

人类补完计划

(美) 考德维纳·史密斯 著 黄彦霖 译
CORDWAINER SMITH

THE REDISCOVERY OF MAN

二十世纪震撼的科幻预言！人类终极进化的补完之路

日本科幻题材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EVA》原型
科幻大师考德维纳·史密斯作品集国内首度公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总目录

[猎人机十一型](#)

[午后女王](#)

[审视者的徒劳人生](#)

[驾驶灵魂号的女士](#)

[当人们落下](#)

[想着蓝色，数到二](#)

[自虚无归来的上校](#)

[龙鼠游戏](#)

[燃烧殆尽](#)

[来自贾斯特伯之星](#)

[错乱时空中的孤独旅人](#)

[萨兹达舰长的罪恶与荣耀](#)

[那战舰金光闪闪——喔！喔！喔！](#)

[小丑镇的死亡女士](#)

[旧地球的地底](#)

[醉 船](#)

[希登妈妈的奇登崽](#)

[阿法拉法大道](#)

[迷失的喵梅儿之歌](#)

[名为楔尤之星](#)

人类补完计划

(美) 考德维纳·史密斯 著 黄彦霖 译
CORDWAINER SMITH

THE REDISCOVERY OF MA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补完计划 /（美）考德维纳·史密斯

（Cordwainer Smith）著；黄彦霖译. — 南京：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2020.5

书名原文：The Rediscovery of Man

ISBN 978-7-5594-0835-8

I. ①人… II. ①考… ②黄… III. ①幻想小说—小

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7552号

人类补完计划

（美）考德维纳·史密斯 著 黄彦霖 译

责任编辑 刘洲原 白 涵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430千字

版 次 2020年5月第1版 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94 - 0835 - 8

定 价 5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猎人机十一型

岁月如滚轮般碾过，地球活了下来。一个被击中的忧伤人类，悄然穿过代表昔日的辉煌遗迹。

1. 一位女士的坠落

即使人们早已忘了要将这般夜晚称作六月，群星仍安静地在初夏的天空中转动。

莱尔德试着闭上眼睛看星星。这是一种让心灵感应者期待又害怕的游戏：当他的心灵触碰到近处星群的影像，随时都可能感觉到天堂对他大大开启，也随时可能跃进恒久坠落的噩梦中。每当他遇上这种恶心、骇人、可怖、窒息又无边无际的坠落感，就必须把脑袋关起来，屏蔽心灵感应，直到能力复原。

他将心灵朝着地球上空的物体伸出。能源耗尽的太空站在多重轨道中飞行，永不停歇地旋转着，那是古代核战残存的遗留物。

他抓到了其中一个。

那个东西古老到没剩下任何低温电子控制器，它的设计老旧得不可思议。使它脱离地球大气层的原因显然是化学试管。

他张开眼，却马上就失去了它的踪迹。

他闭上眼，再次用心灵向外搜寻、摸索，直到找到那古老的遗弃物。当他的心思触及它，下巴的肌肉顿时紧绷。他可以感觉到里面有生物，是跟这台旧时代机器一样古老的生命体。

他立刻联络他的朋友，计算机阿东。

他把目前的信息倒进阿东脑中，阿东也跃跃欲试，他丢回一个轨道，能切进那台旧装置的抛物线航迹，并把它向下拉进地球的大气层里。

莱尔德花费了极大气力。

在看不见的朋友的帮助下，他再次搜索那一堆奔驰于空中、闪闪发光的隐形废弃物，找到那台旧机器，设法推了它一把。

就这样，在离开希特勒帝国一万六千年后，卡洛塔·冯·阿赫特踏上重返人类地球的归途。

这么多年来，她一点都没变。

而地球，变了。

旧火箭跌落。在与大气层相互摩擦四个小时后，靠着低温与时间抵抗一切改变，因此存活下来的古老控制器，终于又开始发挥功效。它们逐渐解冻，开始运作。

飞行路线转成水平。

十五个小时后，火箭开始搜寻目的地。

电子控制器在毫无变化的宇宙时空中独自失灵了几千年，如今又开始寻找德国的领土，试图筛选出纳粹特有的电子通信搅乱器模式反馈。

音讯全无。

机器怎么会晓得呢？毕竟它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就离开了帕尔杜比斯城，跟军队扫荡德国人最后藏身处是同一时间。它怎么会知道这里已经没有希特勒、没有帝国、没有欧洲、没有美国、没有国家了？机器是用德文程序编写，也只有德文的程序。

这并不影响反馈机制。

它们仍寻找着德文密码，但一无所获。火箭上的计算机开始变得有点神经质，像只生气的猴子那样对自己吱吱叫，然后休息一下，又开始吱吱叫。接着，它将火箭导向了某个依稀有些电子反应的物体。火箭开始下降，女孩醒了过来。

她知道自己在一个盒子里，是爸爸将她放进来的。她知道她自己跟父亲所不齿的那些纳粹分子不一样，那些家伙是懦弱的猪猡，而她是来自高贵军人世家、温顺乖巧的普鲁士女孩。父亲命她待在这个盒子里，父亲吩咐她的事，一定要完成。像她这样十六岁的容克阶级^[1]的女孩，这是最高守则。噪声渐渐变大。

电子嗒嗒声爆炸了，变成某种混乱又狂野的咔嚓声。

她闻到某些很糟糕的东西正在燃烧，是某种闻起来很可怕又腐败的东西，例如血肉。

她很怕那是她自己，可是她不觉得痛。

“爸爸、爸爸，我到底怎么了？”她呼喊父亲。

她的父亲已经死了一万六千多年。可想而知，他无法回答。

火箭开始旋转，扣住她的老旧皮带松开了。纵使身在火箭中不比棺材大多少的空间，她仍旧伤痕累累。

她哭了起来。

她还吐了，虽然几乎吐不出什么东西，她滑进了自己的呕吐物中，并因为这极为单纯的本能反应感到恶心、羞耻。

噪声交织成一阵刺耳、尖锐的声响，达到最高峰。她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前向减速器开始喷火。因为金属疲劳，那些喷气管不只是向前喷火，还朝着侧边炸出了管子的碎片。

火箭坠毁时她已失去意识，或许这算是救了她一命。因为，在那种状况下，即便是最轻微的肌肉张力，都会导致肌肉撕裂和骨头折断。

II. 有个笨蛋找到了她

他穿着那身华丽的制服，在漆黑的森林里像野生动物般仓皇疾走。他身上的奖牌和徽章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真正的人类

对政治或治国完全没兴趣，他们把世界政府留给笨蛋已经很久了。

卡洛塔的身体（而非意志）拉动了逃脱杆。

她的身体一半躺在火箭里，一半露在外面。

她的左手臂碰到火箭灼热的外壳，被严重烫伤。

那个笨蛋离开树丛，靠了过来。

“我是七十三区的大行政长。”他按照规定表明自己的身份。

失去意识的女孩没有回应。他在靠近火箭的地方起身，伏低身体，唯恐夜里的不知名危险会吞噬他，然后专心听着嵌在左耳后方头皮下的辐射计数器。他利落地抱起女孩，将她轻甩上肩，转身跑回树丛，然后转九十度角跑了几步，犹豫不决地四处张望（虽然他还不太确定，但是脚步也像兔子般轻盈），奔下了溪谷。

他在口袋里找到烫伤药膏，在她手臂烫伤的地方涂了厚厚一层。那能止痛、保护皮肤，并包覆她的伤口，直到复原。

他朝她的脸上泼冷水，她醒了过来。

“我是谁？”她用德文说。

在世界另一端，心灵感应者莱尔德此时早已忘了什么火箭。如果是他，可能会懂得她在说什么，但他不在这里。丛林

围绕着她，里头充满生命、恐惧、憎恨和无情的致命物体。

那个笨蛋咿咿呀呀地说着他自己的语言。

她看着他，以为他是俄罗斯人。

她用德文说：“你是俄罗斯人还是德国人？你是弗拉索夫将军手下的人吗？我们离布拉格多远？你务必以礼待我，我是个很重要的人……”

那笨蛋注视着她。

他逐渐绽开笑容，脸上漾开纯真无瑕的欲望。真正的人类从不觉得必须抑制笨蛋的生育习性。要在“野兽”“杀无赦”和“猎人机”环伺下生存，对任何种类的人来说都非常困难。真正的人类需要这些笨蛋继续繁殖、带回报告、收集一些必需品，并适当分散世界上其他居民的注意力，好让真正的人类能够拥有宁静和沉思的空间，让他们那高贵但令人疲倦的脾性歇一歇。

这名笨蛋是这个族群的典型。对他来说，食物就代表吃，水就代表喝，女人就代表欲望。

他也一样。

虽然疲倦、困惑、伤痕累累，但是卡洛塔仍认出了那个表情。

一万六千年前，她曾想过可能会被俄罗斯人强暴或谋杀。而眼前的这名士兵是个奇怪的矮小男人，圆滚滚，满脸笑意，就一位苏联大将来说，奖章够多了。她在月光下见到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舒服。可这么单纯又傻气的一个人，实在不像居于高位的将领。可能俄罗斯人都是这样的吧，她想。

他向她伸出手。

虽然很累，但是她还是打了他一巴掌。

这名笨蛋一时间思绪混乱。他知道自己有权把自己抓到的每个女性笨蛋都当成俘虏，但他也知道，要是对真正的女性出手，下场会比死还惨。那这个东西，这股力量，这个从星间降临的存在，她是哪一类呢？

怜悯和欲望有着同等的年岁与激情。当欲望消退，属于基本人性的怜悯便显露出来。

他把手伸进紧身上衣的口袋，捞出一些食物碎屑。

他给了她。

她吃了，然后对他露出信任的眼神，像个孩子。

森林中突然传来一阵爆裂声。

卡洛塔不禁好奇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第一眼看到他时，他满脸关怀。然后他笑着、说话，接着又充满淫欲，可是最后，他的举动很绅士。而今，他的眼神

一片空茫，脑袋、皮肤、整副骨架都专注在聆听上——他在听某个除了爆裂声之外的情况，一些她听不见的情况。他转向她：

“你快跑。你一定要跑。站起来跑——我叫你跑啊！”

她完全无法理解，听着他胡言乱语。

他再次缩身聆听。

然后一脸惊恐地看着她。卡洛塔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但猜不出他是什么意思。

三个长得更怪的小人从树林里冲出，穿得跟他一模一样。

他们像一群在森林大火中逃亡的鹿或麋鹿，因为太拼命奔跑，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双眼直瞪前方，仿佛什么也看不到，这样还能避开树木，简直是奇迹。落叶随着他们从斜坡上往下冲的态势一路散落，他们粗鲁地踏过小溪，搞得花四溅。而在一阵似人似动物的嚎叫声中，卡洛塔身边的笨蛋加入他们。

她对他最后的印象，是他远远地跑进树林中，脑袋因为卖力奔跑而上下摆动。从那群笨蛋奔来的方向，树林里响起一阵神秘又诡异的哨音，隐隐约约、咻咻低响，伴随一阵非常低调的机器运作声。

那股噪声听起来仿佛世上所有的坦克都被压缩成一体，变成坦克的幽魂，然后全塞进某台机械的心脏，它从自我毁灭中

幸存，像幽灵一样在昔日的战场上游荡。

卡洛塔转向那股逐步逼近的声音，试着站起身，却做不到。她迎向危险（每一个普鲁士女孩都注定成为军人之母，她们受到的教导是要面对危险，而非转身背对）。当那个声音靠近，她可以听到一股高亢又疯狂的电子音正低声喋喋不休。这声音让她想到自己某次在父亲研究室里听到的声呐，那是来自帝国秘密办公室的诺那赫特计划。

机器从林子里出来了。

看起来的确像鬼魂。

III. 全人类的死神

卡洛塔盯着那台机器。它有蚱蜢般的腿，十英尺长，仿佛乌龟的身体，以及三颗在月光下焦躁转动的头。

一只隐藏的机器手臂从表层外壳前缘向前弹出，比美洲豹更迅速，比眼镜蛇更致命，安静无声，更胜一只飞掠月色的蝙蝠。它几乎就要打中她。

“不要！”卡洛塔用德文尖叫。机器手臂在月光中倏地静止。

由于动作停得太急，它的金属材质像弓弦一样发出“砰”的一声。

机器上所有的脑袋都转向她。

它看起来像是被某种类似惊讶的情绪震慑，哨音压低，化成一阵柔顺的呼噜声，电子声嗒嗒涌出，越来越强，然后戛然而止。机器膝盖着地跪了下来。

卡洛塔爬向它。

她用德文说：“你是什么东西？”

“对所有反抗第六德意志国之人而言，我是他们的死神，”机器像唱歌一般流畅地说出德文，“若帝国公民想辨识我的身份，型号与编号都写在机壳上。”

机器的跪姿之低，让卡洛塔可以伸手抓住其中一颗头，在月光下查看表壳边缘。它的头和脖子虽然是金属制品，但感觉起来比预期中更轻薄脆弱。整台机器散发出度过漫长岁月的氛围。

“我看不到，”卡洛塔哀声说，“我需要光。”

久未使用的机械结构发出一阵绞磨声，仿佛疼痛般露出另一只机器手臂，一边移动，一边散落几乎结晶化的尘埃。那手臂的末端发着光，湛蓝又充满穿透力，陌生而且诡异。

溪水、森林、小山谷、机器还有她自己，都被那柔和、有穿透力又不伤眼睛的蓝光点亮。那道光甚至给了她某种幸福感。有了光，她就能读了。沿着那三颗头上方的机壳，有一串德文刻着：

第六德意志国武器

艾森豪威尔堡，公元二四九五年

而底下是字体大上许多的拉丁文：

猎人机十一型

“猎人机十一型，这是什么意思？”

“是我。”机器尖声说，“如果你是德国人，怎么可能没听过我？”

“我当然是德国人，你这笨蛋！”卡洛塔说，“我看起来像俄罗斯人吗？”

“什么是俄罗斯人？”机器说。

卡洛塔站在蓝光中猜测、幻想，为已化为现实将她包围的未知情况感到不安。

当诺那赫特计划的物理数学教授（汉兹·霍斯特·里特·冯·阿赫特博士，也就是她的父亲）把她射上天空，他自己则等着苏联士兵来临，让他痛苦死去。他从来没跟她提过第六帝国、她可能会遇到什么，或任何跟未来有关的事。她脑中浮现一个想法：或许这个世界已经灭亡了，那些奇怪的小人也不在布拉格附近，也许她是在天堂或地狱，她已经死了；又或者，假如她还活着，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不然就是原先世界的未来之中，不然就是某种超越人类理解范围的东西，或者是在一个无人能解开的谜团里。

她又昏了过去。

猎人机不知道她已失去意识，还在用十分正经、十分高亢、唱歌一般的德文对她说：“德国公民啊，请相信我会保护你。我就是为此而造的。我会辨识德国思想，并杀掉所有没有真正德国思想的人。”

机器迟疑了一下。它正试图编汇出自己的想法，安静的树林里回荡起巨大、频繁的电子咔嚓声。要从长久未用的字库里，为这既陌生又古老的场合选出适合字眼，并非易事。它站在自己的蓝光中，四周只剩溪水以无人可挡、自顾自向前奔流发出的声音，轻轻缓缓，不问世事。

就连树上成群的鸟儿和昆虫都因这台发出哨音的可怕机器陷入沉默。

对猎人机的声音接收器来说，那些跑出两英里外的笨蛋只剩下非常微弱的啪嗒脚步声。

机器陷入两难：一边是杀死所有非德国人——它长年执行这项任务，对此非常熟悉，而且本来就在进行中；另一边则是它早已忘却的一项古老职责——帮助德国人，不论他们是何种身份。机器又嗒嗒响了一阵子后，再次开口说话。它恍若歌声的德语摩擦音中带有一种奇怪的警告音，是随着它的移动发出的提醒哨音，代表它正用身上的机械与电子构造进行极大的努力。

机器说：“你是德国人。这世上已经很久都没有德国人了。我环绕世界两千三百二十八圈，杀了七千四百六十九个确

定与第六德意志国为敌的人，还可能额外杀了其他四万两千零七个；我进过自动修复中心十一次，那些自称真正的人类的敌人总是躲着我，我已经超过三千年没杀过他们任何一人了。我最常杀的是被称为‘杀无赦’的一般人，但我也经常会抓到笨蛋，然后杀了他们。我为德国而战，但我找不到德国。德国里没有德国人，到处都没有。我只听令于德国人，但到处都没有德国人，到处都没有德国人，到处都没有德国人……”

机器的电子脑似乎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它接连说了“到处都没有德国人”三四百次。

在机器自言自语说着梦话，不断以悲伤且几近疯狂的语气说“到处都没有德国人”时，卡洛塔醒了过来。

“我是德国人。”她说。

“到处都没有德国人，到处都没有德国人，除了你，除了你，除了你。”

机械声终结于一阵单薄的尖叫。

卡洛塔试着站起来。

最终，机器再次找到它想说的字眼：“我——现在——要——做——什么？”

“帮我。”卡洛塔坚定地说。

这道指令似乎启动了这台古老机器的某种操作反馈机制：
“第六德意志国的成员，我没有办法帮助你。若要这么做，你需要的是救援机。我不是救援机，我是猎捕人类的猎手，是为了杀死德意志国所有敌人而设计的。”

“那就找一台救援机给我。”卡洛塔说。

蓝光消失，站起来的卡洛塔被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她的脚在颤抖，猎人机的声音朝她而来。

“我不是救援机。没有救援机了。到处都没有救援机了。到处都没有德国人了。到处都没有德国人，到处都没有德国人，到处都没有德国人，除了你。你必须向救援机求援。现在，我要离开。我必须杀人，杀那些与第六德意志国为敌的人。那是我的任务。我可以永远战斗下去，我该去找个人，并且杀了他。我玩忽职守了。”

哨音和咔嚓声再次响起。

机器踏着跟猫一样轻盈的步伐，以难以置信的优雅姿态越过溪流。卡洛塔在黑暗中专注听着。猎人机走过枝繁叶茂的树影底下，就连去年的干燥落叶也没碰着。

一切突然静了下来。

卡洛塔听到猎人机体内的计算机正痛苦地啪哒啪哒响，蓝色的灯光重新亮起，整座森林成了一片奇怪的剪影。

机器转过身。

它站在遥远的溪边，用仿佛吹笛般沙哑高亢的德文对她歌唱。

“现在起，我每几百年会跟你报告一次我有没有找到德国人。嗯，大概是这样。我也不确定。我的设计是要向军官报告，而你不是军官。但不管怎样，你是德国人，所以我会每隔几百年报告一次。与此同时，请小心卡斯卡斯基亚效应。”

再次坐下的卡洛塔正嚼着笨蛋留给她的那些方方的干燥食物碎屑。它们尝起来像巧克力的仿冒品。她用塞满食物的嘴试图对猎人机大叫：“那是什么？”

机器显然听懂了，因为它回了话：“卡斯卡斯基亚效应是一种美国武器。美国人都消失了，到处都没有美国人了，到处都没有美国人了，到处都没有美国人——”

“不要再重复了。”卡洛塔说，“你说的那个效应是什么东西？”

“卡斯卡斯基亚效应会阻止猎人机、阻止真正的人类、阻止野兽。你可以感觉到它，但看不到也测量不到。它像云一样移动，只有思想干净、生活快乐的单纯人类才能够住在里面。鸟类或普通的动物也可以。卡斯卡斯基亚效应像云一样四处飘，总共有多达二十一至三十四个卡斯卡斯基亚效应在地球上缓慢移动。我曾经把其他猎人机带回去修复和重建，但修复中心找不到问题所在。卡斯卡斯基亚效应毁了我们，所以我们开始逃跑……虽然军官曾经告诉我们不可以逃避任何事物。但如果我们不逃，就会灭亡。你是个德国人，我认为卡斯卡斯基亚

效应也可能会杀掉你。现在，我要去猎捕人类。当我找到人时，我就要把他杀掉。”

蓝光灭去。

机器发出哨音和嗒嗒声，一路走进漆黑安静的丛林夜色。

IV. 与中型熊的对话

卡洛塔毋庸置疑是个成年人。

她离开希特勒德国时，国家正从波希米亚的前哨站开始崩毁。她顺从地让父亲（里特·冯·阿赫特）将她和她的姐妹送进发射器。发射器原本是设计来运送人员和补给品到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一月球基地。

他和他那不长进的兄弟（约哈希姆·冯·阿赫特博士）用安全带把女孩们稳稳地固定在发射器里。

博士叔叔将她们发射出去。

卡拉最先离开，然后是茱莉，然后是卡洛塔。

那天晚上，围满铁丝网的帕尔杜比斯要塞，以及试着躲避红军和美国战斗轰炸机空袭的德意志国防军卡车，在死亡面前画出一条单调的弧线。隔天晚上，就莫名长出这片“不知到底在什么鬼地方”的神秘森林。

卡洛塔昏昏欲睡。

她在溪边找到一块平坦空地，枯叶堆得很高，她没有多考虑可能面临什么危险，就这么睡着了。

当树丛再次分开，她只睡了几分钟而已。

这次来的是一只熊。他站在暗处边缘看着溪水流过洒满月光的谷地。他没有听到笨蛋的声音，也没有听到“冷冷机”（这是他和他的族人称呼狩猎机器的方式）的哨声。确定一切安全后，他甩甩爪子，轻巧地将手爪伸进脖子上用皮绳挂着的皮袋，缓缓拿出一副眼镜，小心翼翼地将它戴在昏花的双眼前。

他在女孩身旁坐下，等她醒来。

她再次闭上双眼，一路睡到破晓。

阳光和鸟鸣唤醒了她。

有没有可能，这其实是来自莱尔德心灵能力的试探？有没有可能，这是他范围宽广的感应力在告诉他，有个女人自一艘古董级的火箭中神秘且奇迹地幸存？有这样一名与其他人种都不同的人类，在曾被称为马里兰的溪边醒来？

卡洛塔醒来，但她生病了。

她发烧。

她背痛。

她的眼皮几乎被白沫粘在一起。自她最后一次站在地表上，这个世界有大把时间发展各种新的过敏原。四个文明社会诞生又消失，它们和它们的武器显然留下了会让黏膜发炎的后患。

她的皮肤发痒。

她的胃不舒服。

她的手臂没有知觉，上面覆盖着一层黑色的黏稠物体。她不晓得那其实是烫伤，外加上笨蛋前天晚上给她敷的药膏。

她的衣服很干燥，并且碎成一片一片，从身上掉下来。

她的状况很糟糕，以至于当她看到熊时，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

她只是又把眼睛闭上了。

她闭眼躺在那儿，又把自己身在何处重新想了一遍。

熊以标准的德文开口说：“你在公有区的边缘，被一个笨蛋所救，还不可思议地阻止了一台猎人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读取德国人的大脑，并了解了‘冷冷机’应该是猎人机——猎杀人类的猎手。请容我自我介绍：我是住在这片树林的中型熊。”

那个声音说的不仅是德文，而且还是最正确的那种德文。听起来就像卡洛塔从父亲口中听了一辈子的那种德国口音。那

是一个男性的声音，自信、稳重、令人放心。她闭着眼，意识到在说话的是一只熊。然后她想起来了：那只熊还戴着眼镜。

她坐起身，说：“你想怎样？”

“没想怎样。”熊和善地说。

他们对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卡洛塔说：“你是谁？你的德文在哪里学的？我会怎么样？”

“请问小姐，您希望我按照顺序回答这些问题吗？”熊问。

“别说傻话，”卡洛塔说，“我才不在乎什么顺序。不管怎样，我饿了，你有什么我可以吃的东西吗？”

熊缓缓答道：“我想你应该不会喜欢吃昆虫的幼虫。我的德文是读取你的大脑学的。像我这样的熊，是真正的人类的朋友，而我们都是很好的心灵感应者。笨蛋怕我们，但我们怕冷冷机。无论如何，你不用担心太多，你的丈夫马上就会到了。”

卡洛塔正走向溪边，想要喝水，他的最后一句话让她停下脚步。

“我丈夫？”她倒抽一口气。

“这应该可以确定。把你带下来的是莱尔德，一位真正的人类。你现在在想什么，他都知道，而我可以看得出来，能找到这样一位既狂野又陌生，但又不会太狂野、太陌生的人类，他有多高兴。现在他在想，你跨越这么多世纪，又把生命的活力带回人类中，你和他的孩子将会非常优秀。他现在正在跟我说，不要把他的想法告诉你，怕你会因此逃跑。”熊轻轻笑了起来。

卡洛塔呆站在那儿，嘴巴大开。

“你可以坐在我的椅子上，”中型熊说，“又或者你可以在这里，等到莱尔德来接你。不管怎样，你都会被照顾得很好。你的病会康复，伤痛会消失，你会重新快乐起来。我是所有熊中最有智慧的一只，所以我很清楚。”

卡洛塔生气、疑惑又惊恐，又觉得自己不太舒服。她跑了起来。

有个厚实的东西击中了她，恍若一阵强风。

不用多说，她知道熊延伸出了自己的心灵，将她紧紧包围。

它的力量冲击了她——砰！就这样。

她从没想过一只熊的心能这么舒服。感觉就像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躺上一张好大好大的床，母亲就在一旁照顾你，你享受被宠爱的感觉，认为无论是什么，都很快会好起来。

怒意从她心里流了出去，恐惧离开体内，不适感开始变得轻微。这个早晨是多么美丽。

她觉得自己好美，然后她转过身。

一名皮肤黝黑的年轻男子从蓝色天空中迅速且优雅地降下。

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那是莱尔德，我的爱。他来了，他来了。我将永远幸福。

那是莱尔德。

她也将永远幸福。

[\[1\]](#) Junker Class: 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国东部贵族，是军国主义者，名字中往往会有一个von（冯）。

午后女王

她苏醒时，在所有事物中，最想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人。她呼唤着他们：“Mutti、Vati、卡洛塔、卡拉！你们在哪里？”像她这样一个好普鲁士女孩，喊这些话时当然是用德文。然后她才终于想起——

距离父亲将她和另外两个姐妹放进太空胶囊，过去多久了？她完全没有概念。即使是她的父亲（里特·冯·阿赫特）和叔叔（约哈希姆·冯·阿赫特博士），都料想不到后来的情况。从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的德国帕尔杜比斯主导整个发射行动开始，这些女孩竟然会进入假死状态长达数千年。但这种事确实发生了。

午后的阳光在战斗树深紫色的树荫中闪烁着澄橘、金黄的光芒。恰尔斯看着这些树。他知道，现在随着黑暗从西边地平线蔓延过来、正由橘变红的夕阳，明天还是会再次燃起沉静的火焰，并发出光亮。

究竟要过多久，这些树才能让那些来自地表及储存在地里的水再次变得澄净？战斗树——真正的人类是这么称呼它们的。这种树会将粗大的根扎进泥土中，找出土壤及下方水源中的放射物质，然后将有毒废物集中在坚硬的豆荚，再让那些光

滑如蜡的豆荚落到地上。然而还得等待多久？恰尔斯没有答案。

但他可以确定一件事：只要碰到其中一棵树，只要直接摸到它，就必死无疑。

他很想折一根树枝下来，但他不敢。不只因为那是一种“禁忌”，更因为他怕生病。他的族人在过去几个世代以来已进化许多，能让他们偶尔不害怕面对真正的人类，还能与他们争论。但疾病不是可以与之理论的东西。

一想到真正的人类，一股毫无来由的沉重感立刻哽住他的喉头。他变得多愁善感、温柔又充满担忧。掳获他的那种想望是某种爱的感觉，但同时他也知道那不可能是爱，因为他以前只隔着一段远远的距离看过真正的人类而已。

那么为什么他会想到这么多跟真正的人类有关的念头？恰尔斯想着，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某个真正的人类就在这附近？

他看着已经变红、可以安全直视的夕阳，觉得大气中有某种令他不安的事物。他呼唤他的妹妹：

“欧姐、欧姐！”

她没回话。

他又叫了一次：“欧姐、欧姐！”

他听到她粗鲁地拨开草丛过来的声音，欧姐有时太没耐性，他希望她有记得避开战斗树。

她一瞬间跑到他面前。

“你叫我吗？恰尔斯？你叫我吗？你找到了什么？我们要一起去哪个地方吗？你想做什么呢？妈妈跟爸爸在哪里？”

恰尔斯大笑不已。欧姐每次都这样。

“一次问一个问题，老妹，你都不怕全身发热死掉吗？居然用那种方式穿过树林。我知道你不信什么‘禁忌’，但会生病这件事是真的。”

她摇着头：“才不是咧。以前或许是那样……我猜以前那都是真的。”她给了他一个台阶下。“但是过去一千年来，你有认识任何一个因为这些树死掉的人吗？”

“当然没有，傻瓜。我还没活到一千年呐。”

欧姐涌上一阵不耐烦：“你知道我什么意思。而且，不管怎样，我觉得这真的太无趣了，我们都会不小心擦过这些树木，所以呢，某天我干脆吃了一个树荚。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傻了：“你吃了一个树荚？”

“对，你没听错。然后什么事都没发生。”

“欧姐，总有一天你会玩太大的。”

她朝他一笑：“你现在是不是要跟我说，其实海床以前也不会长草？”

他生起气来了：“当然不是，我才没那么呆。我知道那些草被放进海里的原因，就跟为什么要种战斗树是一样的，那都是为了吸收掉古人在古时候的大战时代留下的有毒物质。”

他不知道他们吵了多久，但这时，他的耳朵捕捉到了一阵陌生的声响。他知道这是真正的人类在高空中冲来冲去、执行神秘任务时会发出的声音。他知道，要是他太靠近城市，它们会发出不祥的嗡嗡叫声；他还知道，仅存的几台冷冷机穿过荒野时发出的咔嚓声是在警告所有非德国人，它们就要去猎杀他们了。这些盲目的可怜机器总是会轻而易举地遭到蒙骗。

但这个声音不太一样，这是他从来没听过的东西。

那阵哨声爬升，在他听力范围的高频区不断震响。那奇怪的音色旋绕，一下靠近，一下远离。当那声音朝他逼近，恰尔斯满怀恐惧，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接着欧姐也听到了。她忘了他们还在吵架，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恰尔斯，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他听起来充满犹豫，也充满疑惑。

“是真正的人类在进行些什么吗？他们要做什么我们没听说过的事情吗？他们是不是想伤害我们，或者把我们变成奴隶？我们应该不想被抓到吧？恰尔斯，告诉我嘛！我们会被抓到吗？是不是有真正的人类要来了？我好像闻到了真正的人类

的味道。他们以前真的来过一次，抓走了我们一些人，然后对他们做奇怪的事，把他们变得像真正的人类，对不对？恰尔斯，有没有可能，真正的人类又要来了？”

除了恐惧以外，恰尔斯的心里还累积了一定程度对欧姐的不耐烦。她实在太多话了。

噪声持续增强。恰尔斯觉得那是从他头顶正上方传来的，但他什么都没看到。

“恰尔斯，我觉得我看到了。你有没有看到啊？恰尔斯？”欧姐说。

突然之间，他也看见了那个圆圈——一片糊白，像一列大小和音量都不断增加的蒸汽火车。随之增强的声音让他觉得自己的耳膜就要炸开，这是他生活的世界中从不曾有过的事物。

某个念头击中他。那个念头坚实得像一道实体强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重挫他的勇气和男子气概。他不再觉得自己正值强壮的青年期，他连话都说不完整。

“欧姐，那会不会是——”

“是什么？”

“会不会是远古时代那些非常、非常古老的武器之一？它是不是跟传说中的预言一样，要回来消灭我们大家？大家都说他们可能会再回……”他的声音渐弱。

无论那是什么类型的危险，他知道自己都无能为力。既无力保护自己，也无力保护欧姐。

在那些古老武器面前，他们毫无防备。这里不比那儿更安全，那儿的危险也不比这里少。人们依旧活在遥远的亘古武器阴影之下。他听说过，但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恰尔斯握住欧姐的手。

欧姐在面对危险时显得格外勇敢，她把从陷落的岩洞拉起来，拖上岸边。他有些恍惚地想，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想离开水中。她揽住他的手臂，两人并肩坐着。

然后他才意识到，现在要回去找父母或其他族人已经太迟了。他们的家人有时得花上一整天才有办法聚齐，而这玩意儿正毫不退让地持续下降。恰尔斯觉得自己全身无力，甚至不想再说话。他对着她想：我们在这里等就好。而她捏了一下他的手，想了回来：好的，哥哥。

光圈中的长盒子持续下降，势不可挡。

太怪了。恰尔斯可以感觉到某个人类的存在，而且那个人类的心智距离他极近。他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感觉过的心灵质地。他曾在真正的人类从遥远天边飞过来时，读过他们的心。他也了解自己族人的心。他还能辨识大部分的鸟类与走兽。要侦测冷冷机人工大脑中原始的电子饥饿，对他来说也不成问题。

但现在这颗心的质地未经沾染，原始、滚烫，而且封闭。

盒子现在已经非常近。它会坠落在这村，还是下一村呢？里头发出的尖叫声极为尖锐，恰尔斯的耳朵和眼睛因为巨大的噪声和高温而刺痛。欧姐紧握住他的手。

那东西坠毁在地上。

它把陷落的岩洞对面的坡地整个撕裂成两半。恰尔斯突然意识到，要不是欧姐本能地离开岩洞，那个盒子将会击中他们。

恰尔斯和欧姐小心翼翼地站起来。

盒子一定用某种方法减了速。它很烫，但又没热到会让他周围的残木爆出火焰。残破的落叶堆中蒸气四散。

噪声消失了。

恰尔斯和欧姐走到离该物体十人远的地方。恰尔斯构筑出能力所及最清晰的念头，将它朝盒子丢去：你是谁？

那个东西显然没有察觉到自己实际的状态，一个直接针对所有生物的猛烈念头传了出来：

蠢货！蠢货！快帮我！快把我弄出去！

恰尔斯收到了这个念头，欧姐也一样。她在精神上向前跨了一步，发出一个清楚有力的问题，恰尔斯不禁心中讶异。那问题很简单，但结实又坚硬。她想了一个念头：

怎么做？

盒子里再度传来一阵暴怒，换为命令式地乱喊乱叫：把手啊，你们这些蠢蛋。外面有把手。用那些把手放我出去！

恰尔斯和欧姐看向彼此。恰尔斯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想让这个生物出来。然后他又想了想：也许从盒子里散发出的不愉快氛围，是受到监禁所造成。他知道，如果是自己，就不喜欢像那样被关起来。

恰尔斯和欧姐决定冒险。他们一同踏上碎叶堆，小心翼翼走近盒子。盒子又黑又旧，看起来很像老长辈称为“铁”的东西，但从来没人碰过。他们看到了那些把手，凹陷损坏、伤痕累累。

恰尔斯露出一丝微笑，向妹妹点了点头，两人各自抓住一根把手，向上一抬。

盒子的边缘裂开。铁热乎乎，但还不至于无法忍受。在一阵锈蚀的刺耳声响中，那扇属于远古时代的门被掀开。

他们向盒子里望去。

里面躺了一名年轻女人。

她长了一头长发，却没有毛皮。

她身上有一种奇怪、柔软的东西取代了毛皮，却在她站起来的一瞬间四分五裂。

女孩起初看起来很害怕，接着，当她看到欧姐和恰尔斯，便笑出声音。她的念头流了过来，清楚明白，甚至可以说是残忍：在小狗狗面前我应该不用担心自己端不端庄。

欧姐似乎不在乎这种念头，但是恰尔斯被伤到了。女孩用嘴说了一些话，他们听不懂。他们各抓住女孩一只手臂，带着她踏上地面。

他们走到陷落洞口的边缘，欧姐用手势叫那个奇怪的女孩坐下。她照做，然后说了更多的话。

欧姐跟恰尔斯都很困惑，但没多久她就笑了起来。女孩还在盒子里时可以使用意念交谈，现在为什么不行呢？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奇怪的女孩似乎不知道怎么控制念头。她想的每件事都对全世界公开了——河谷、夕阳，以及陷落的岩洞。她好像不知道自己正把脑中每个想法都大声喊出来。

欧姐问这个年轻的女子：你是谁？

那颗滚烫又奇异的脑袋迅速回应：当然是茉莉啊。

恰尔斯在这时插嘴，哪有什么“当然”啊，他用念谈这么说。

我到底在干吗？女孩的念头迅速流动。我竟然在跟小狗人心电感应。

在恰尔斯和欧姐的注视之下，她的想法就这么泼洒出来，当场陷入一阵尴尬。

她不知道怎么关闭自己的想法吗？恰尔斯想。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盒子里时她的头脑感觉那么封闭？

小狗人。我到底是流落到什么鬼地方，才会跟小狗人混在一起？这里还是地球吗？我去了哪些地方？我离开多久了？德国在哪？卡洛塔和卡拉呢？爸爸和妈咪和约哈希姆叔叔在哪里？小狗人啊！

她的脑中顿时充满这些念头。恰尔斯和欧妲可以感觉到那些尖锐的意念，而每当她想到“小狗人”，似乎都伴随一阵残忍的笑声。他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颗脑袋就跟真正的人类中最有智慧者一样聪明，但两者还是不同。这颗脑袋不像真正的人类，心中充满专注奉献，或谨慎得宜的智慧。

然后恰尔斯就想起来了：他的父母跟他提过，曾有一颗跟眼前这个很相像的心。

茱莉持续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倾倒出来，犹如炙热的火花，或大雨里飞溅出的水珠。恰尔斯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欧妲则开始对这个奇怪的女孩感到反感。

但恰尔斯随后发现，其实茱莉自己也吓到了。她叫他们“小狗人”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她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没有直接对着茱莉发散念头，只是暗自想着：就算吓到，也不代表她有权利大大咧咧地对我们想这些伤人的事。

或许是肢体动作泄漏了他的想法，茉莉似乎收到了这个念头。

她突然又噤里啪啦地开始说起那些他们听不懂的话，但字字句句听起来都像在恳请、要求、辩护与谴责。她似乎喊着某些特定的人或物品的名字。诸多话语涌出，都是真正的人类会用的名字。是她父母吗？情人？兄弟姐妹？无论是什么，一定都是她在进入那个尖叫盒之前就认识的人。她被困在那里，待在蓝天之上过了多久呢？

她突然安静下来，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

她指着战斗树。

夕阳已经暗到某种程度，树木开始发亮。柔和的火光渐渐鲜明，一如恰尔斯与先祖有生以来见识过的那样。

茉莉指着树，又开始说话。她重复着一些字眼，听起来像是v-a-s-i-s-d-a-s。

恰尔斯不禁有点急了。她为什么不用想的？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就读不到她的想法。实在很怪。

虽然恰尔斯没有对着她发问，但茉莉依旧接收到了。从她的方向传来一股火焰般的单一念头，仿佛是由这名疲惫又娇小的女人脑中跃出的喷火涌泉：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然后，那个念头稍稍转移了焦点。Vati、Vati，我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到底变成了什么？这个念头中带着一股孤独和凄凉。

欧姐温柔地朝女孩伸出手，茱莉看着她，传回一阵刻薄又可怕的念头。随后，欧姐的手势中蕴含了纯粹的同情心，似乎吸引了茱莉的注意。当她松懈下来，立刻溃堤。原先巨大可怕的念头消失无踪，茱莉哭了出来。她用长长的手臂圈住欧姐，欧姐轻拍她的背，茱莉啜泣得更厉害。

从她的啜泣中，传来一阵可爱、友善的想法，充满了爱，不再是轻蔑：亲爱的小狗狗、亲爱的小狗狗，请帮助我。你们应该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请帮助我吧……

恰尔斯竖起耳朵：有些东西，或有些人正越过坡顶而来。

茱莉发出这么巨大又尖锐的念头，当然会吸引到数公里内所有种类的生命体，甚至会吸引到冷漠而危险的真正的人类。

不一会儿，恰尔斯放松下来。他认出那是他父母亲的脚步声。他转向欧姐：

“有听到吗？”

她微笑着说：“是父亲和母亲。他们一定有听到这个女孩庞大的念头。”

恰尔斯神情骄傲地看着父母靠近，的确可以感到自豪：比尔和凯依一如往常那样敏锐而有智慧，此外，他们的毛色也非

常相配。比尔的毛皮是美丽的焦糖色，只在颧骨、鼻子和尾巴尖端有黑白斑点；而凯依则有一身如初生小鹿般的浅红毛，和她那双美丽的绿眼形成鲜明对比。

“你们两个都还好吗？”比尔在他们靠近时问，“那是谁？她看起来很像是真正的人类。她友善吗？她有伤害你们吗？那些猛烈念头的来源，就是她吗？我们隔着山坡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欧姐咯咯笑了起来：“你问这么多问题，跟我好像噢，爸爸。”

恰尔斯说：“我们只知道有个盒子从天上掉下来，她就在盒子里。你们是先听到盒子落下时发出的刺耳声响，对吧？”

“哪有可能没听到？”凯依笑了。

“盒子就掉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它撞击山坡的位置。”

盒子降落区域一片漆黑，又深又丑，倒下的战斗树在周围乱七八糟地躺成一团，发出暗光。

比尔看向茱莉，摇了摇头：“我不懂，如果撞击这么强烈，她怎么活得下来？”

茱莉又开始用言语说话，但她似乎比较搞清楚状况了，知道乱喊乱叫自己的语言不会有什么帮助。相反地，她开始用想的：拜托，亲爱的小狗狗，请帮助我，请谅解我。

比尔想维持自己的尊严，却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尾巴正像是有自我意志一般摇来摇去。他发现那种冲动实在无法克制。他对着她想回去时，感到不满又快乐：我们当然懂你，也会试着帮你；但请不要把念头想得这么用力又这么鲁莽。它们太耀眼、太尖锐，会伤到我们的脑袋。

茱莉试着降低念头的强度，恳求地说：带我回德国。

这四个非法人族——母亲、父亲、女儿和儿子——互相对望，完全不知道“德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最后，欧姐转向茱莉（年轻女孩对年轻女孩），用念谈说：对我们想想德国，这样我们就知道那是什么。

美得不可置信的影像从怪女孩那里传过来。数个清楚的景象接连浮现，直到这一小家人几乎因为这场展示之宏伟而眩盲。整个远古世界在他们的注视下活灵活现，皎白的城市矗立在绿意围绕的世界；那里没有漠然无生气的真正的人类，相反地，他们在茱莉脑中看到的每个人都跟茱莉很像。他们充满活力，有时甚至有些凶狠，而且强劲。他们很高，直立着身体，手指修长，当然不像非法人族一样有尾巴。他们的孩子都美得超乎想象。

而那个世界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在于：里面充满数量庞大的人。人群比迁徙中的鸟群还浓稠，比洄游时的鲑鱼更拥挤。

恰尔斯自认是个游历广泛的年轻人。除了家人之外，他至少遇见过另外五十个人，还看过真正的人类从头顶上的天空飞过数百次。他时常看见城市发出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亮光，

并不止一次绕着它们的周围行走，直到确定真的找不到进去的路才停下。他喜欢自己所住的溪谷，再过几年，等年纪够大，他就能拜访邻近的其他谷地，替自己找个老婆。

但茱莉脑中的这些景象……他无法想象这么多人要怎么生活在一起。早上要怎么向每个人打招呼呢？他们怎么可能在任何事上达成共识呢？怎么可能还有余力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和需求呢？

其中，有个影像特别鲜明抢眼：装着小轮的箱子沿着平坦滑顺的道路行走，以毫不留情的速度追杀人类。

“原来这就是道路的用途啊。”他暗自吃惊。

在人群之中，他看到了许多狗，它们和恰尔斯的世界的生物长得完全不同。既不像非法人族鄙视的那些远亲（身型修长、长得像水獭），也不像非法人族本身。而比起那些外表跟真正的人类几乎一模一样的改良动物，它们更是完全不同。茱莉的世界中的狗是某种雀跃、快乐、身上肩负某些责任的生物，它们和那里的人关系似乎非常亲密，总一同欢笑、一同哭泣。

茱莉闭上双眼，试着把德国带到他们面前。她极其专注。然而，现在这幅美丽、幸福的画面里加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扔下火焰的可怕飞行物；雷声与噪声；一张正在怒吼、令人极为不快的脸，嘴唇上方有一小撮黑毛；夜色里的火舌；死亡机器轰鸣。在这片巨大的雷响之中，茱莉和另外两个跟她很像的女孩出现了。有个男人正和她们一起走向三个铁盒，那人

显然是她们的父亲。而铁盒长得就像茉莉降落时乘坐的那个。接着便是一片黑暗。

这就是德国。

茉莉跌坐在地。

他们四人温和地探进她的脑中。对他们来说，那就像颗钻石，澄澈透明，一如洒落林间的阳光。但是朝他们射来的光芒不仅仅是反射，而是饱满、明亮、耀眼的事物。当这颗心暂时休息，他们便能深入地看它。他们看到了渴望、伤痛与孤独。他们看到的孤单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忍不住彼此轮流想办法去缓解。爱，他们想，她需要的是爱，以及同类。但他们要上哪儿去找上古之人呢？真正的人类会有答案吗？

“只能这样了，我们得把她带到智慧老熊的家，他能和真正的人类联系。” 比尔说。

欧姐大喊：“但她又没有做错什么事！”

父亲看着她：“亲爱的，我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她是个上古之人，在太空睡了一觉，然后又回到这个世界。她生活的那个世界距离现在已经几千年了。我想，她就是意识到这一点才会休克。我们需要协助，我们这一族也许曾经是狗，她现在就是这样看我们的，但我们不能受到这件事的干扰。无论如何，她还是需要一个家，而我唯一知道的非法人族的屋子，就属于智慧老熊。”

恰尔斯看着他的父母，眼中充满忧虑：“那个狗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一想到真正的人类就感到心情复杂吗？我对她的感觉也很困惑。你们觉得我是真的想被她拥有吗？”

“不是这样的。”他父亲说，“那只是长久以来遗留的感觉。现在，我们的生活由自己主导，但这个女孩对我们来说是个麻烦。我们把她带到熊那里去，至少这么做能让她有个家。”

茱莉仍不省人事，她的体型对他们来说太大了，他们分别抬起她的四肢。虽然很不容易，但他们仍设法将她背起来。经过不到十分之一夜，他们就到达智慧老熊的屋子。他们很幸运，没遇上任何一架冷冷机，或是森林里的其他危险。

他们将女孩轻轻放在智慧老熊的家门前。

比尔大喊：“熊啊，出来，快出来！”

“是谁呀？”屋里传出一阵低吼。

“比尔一家。有个古代人跟我们在一起。出来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从门口流泻的黄色灯光突然缩小，变成勉强可见的亮度。熊庞大的身形出现在门口，站在他们面前。

他从腰带上挂的盒子掏出眼镜，戴在鼻子上，眯着眼睛看茱莉。

“老天保佑我的老灵魂啊。”他说，“又来一个。你们去哪儿找来这个古代女孩的？”

恰尔斯自豪又愉快地说：“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一个尖叫的盒子里。”

熊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比尔开口：“你刚刚说‘又来一个’，是什么意思？”

熊轻轻一颤。“忘掉我说的话。”他对他们说，“我不小心忘了你们不是真正的人类了。请忘掉这件事。”

比尔说：“你的意思是，非法人族不应该知道这件事？”

熊不高兴地点点头。

比尔表示理解：“好吧，如果哪天你可以告诉我们，请告诉我们好吗？”

“当然。”熊回答，“现在，我想我最好先叫管家照顾她。黑尔基、黑尔基，过来。”

有个金发女子现身，紧张地四处张望。她的蓝眼睛显然有些毛病，但似乎还是行动自如。

比尔从门边退开。“那是一个实验人种。”他说，“是一只猫！”

熊对他说的话完全不感兴趣：“你觉得是就是，但你应该看得出她眼睛有缺陷，所以她才能来当我的管家，所以她的名字不是C开头。”

比尔懂了，真正的人类在繁殖下等人的过程中产生的瑕疵品大多都会销毁，但如果它们足以完成某些日常工作，偶尔会有一两个被允许能活下来。熊在真正的人类中有人脉，如果他需要管家，带有缺陷的改良动物就是挺理想的选择。

黑尔基弯下腰，看着动也不动的茱莉，困惑地看着她的脸，然后抬头看向熊。“我不明白，”她说，“这怎么可能？”

“晚点再说，”熊说，“私下谈。”

黑尔基睁大眼睛，用力地看进黑暗，终于意识到狗人一家。“噢，我懂了。”她说。

比尔和恰尔斯有点不好意思，欧姐和凯依则好像完全没注意到。

比尔挥了挥手：“那么，再见了。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她。”

“谢谢你把她带来。”熊说，“真正的人类应该会给你一些回报。”

虽然并非自愿，但比尔感到自己的尾巴又摇了起来。

“我们以后还会再看到她吗？”欧姐问，“你觉得我们以后还能再看到她吗？我爱她、我爱她……”

“也许吧，”她父亲答道，“她知道救她的人是谁，我认为她会来找我们的。”

茱莉慢慢苏醒过来。我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她重新记起了那些片段。小狗人。他们在哪里？她注意到身边有人，便抬起头，正好对上那双焦急地望着她的忧伤蓝眼。

“我是黑尔基，”女人说，“熊的管家。”

茱莉觉得自己仿佛在一间精神病院醒来，一切都那么的不真实。小狗人之后，接着是熊？这个眼睛不好的金发女人肯定也不是人类吧？

黑尔基拍拍她的手。“你一定很疑惑。”她说。

茱莉吓了一跳：“你在说话！你在说话！而且我听得懂？你说的是俄文，我们不是用心电感应沟通。”

“当然，”黑尔基说，“我说的是正统的俄语，那是熊最爱的语言之一。”

“熊最……”茱莉戛然而止，“这太莫名其妙了。”

黑尔基再次轻拍她的手：“当然，是有那么一点。”

茱莉再次躺下，看着天花板。我一定是到了其他世界。

没有，黑尔基对着她想，但你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

熊进到了房里。“好一点了吗？”他问道。

茱莉微微点头。

“我们明天早上会决定要怎么处理，”他说，“我认识一些真正的人类，我想我们最好带你去见冯马克特。”

茱莉像被闪电击中似的坐起身：“你说‘冯马克特’？那指的是什么？那是我的名字啊——冯·阿赫特！”

“我想应该是。”熊说。在床边盯着她看的黑尔基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我确定就是。”她接着说，“你应该喝碗热汤，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早上事情就会解决了。”

茱莉的体内仿佛累积了数年的疲惫。我确实需要休息，她想，我得把事情都想清楚。接着，她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立刻睡着了。

黑尔基和熊仔细地观察她的脸。“实在太像了。”熊说。

黑尔基同意地点点头：“可是我担心的是时间差距。你觉得那会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毕竟我不是人类，我不知道他们会因为什么事感到困扰。”黑尔基回答。她站直身体，延伸到最长。“我

知道了！”她说，“我知道了！她一定是来帮助我们解决暴动的！”

“不，”熊说，“她在时间里待了很久、很久，她到来的时机不太可能是刻意为之。她的确会帮助我们，也一定乐意这么做，但我认为她出现在此时此地只是偶然，应该不是计划好的。”

“有时我以为自己能理解人类某部分的心理，”黑尔基说，“但我想你是对的。我等不及要看她们相见了！”

“没错，”他说，“虽然，我担心那可能会造成另一种伤害。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这样。”

当茉莉从沉睡中醒来，她发现体贴的黑尔基已经在等着她了。

茉莉伸了伸懒腰，而她还不受控制的脑袋就这么发问了：你真的是猫吗？

对，黑尔基想了回来。但你得收敛一下想事情的过程。这样每个人都能读到你的想法。

对不起，茉莉用念谈想着，我还不习惯这种心电感应的方

式。

“我知道。”黑尔基换成德语。

“我还不知道你德文怎么学的。”茉莉说。

“这说来话长。我是从熊那里学的，我想你应该去问他是怎么学的。”

“等一下，我想起睡着之前发生的事了。熊有提到我的姓氏，冯·阿赫特。”

黑尔基扯开话题：“我们帮你做了一些衣服。原本我们试着照你本来的样式去做，但它们碎得太严重了，所以不确定这件新衣服有没有做对。”

她似乎急着想让茱莉感到舒适，所以茱莉立刻向她保证，合身就好了，我想一定可以的。

会合身的，黑尔基用念谈说。我可以跟你打保票。好了，现在，请你在盥洗和用餐之后换好衣服，我和熊会带你去城市。像我这样的下等人不太被允许进入城市，不过我想这次应该能例外。

她生了云雾般的蓝眼的脸庞散发贴心与智慧，茱莉觉得黑尔基应该是她的朋友。我是，黑尔基以念谈说。茱莉再次意识到自己必须得学会控制念头，或者，至少不要一直把它们广播出去。

你会学会的，黑尔基想。只是需要一点练习。

他们走路去城市，由熊领头，茱莉跟在他身后，黑尔基压队。他们一路上遇到两架冷冷机，但熊远远地向它们说了正统的俄语，它们便安静地转过身，悄悄离开。

茉莉被勾起好奇心。“它们是什么？”她问。

“它们真正的名字是‘猎人机’，设计的目的是要杀死那些想法跟第六德意志国不一样的人。现在它们只剩少数几架还在运作，而我们大多人都学会了俄语，就是从……从……”

“嗯？”

“从你马上就会在城市里发现的情况开始。我们先继续走吧。”

他们靠近城墙时，茉莉注意到那阵嗡嗡声，以及一股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强大力量。她的头发全竖了起来，并感到一阵微弱电击产生的刺痛感。很显然，城市周围有一道力场。

“这是什么？”她大叫着说。

“用来不让荒野入侵的静电荷。”熊平静地说，“别担心，我带了一个阻尼器。”

他用右爪举起一个小型装置，按了上面的按钮，面前马上出现一条走廊。

当他们走到城墙边，熊仔细地沿着墙上缘摸索，然后在某个点停了下来，伸手去拿自己脖子上一支形状奇怪的钥匙。

茉莉看不出这段墙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但熊将钥匙插进某个刚找到的凹洞，这段墙面就向上掀开。他们三人走了进去，墙又安静地回到本来的位置。

走在充满尘土的街道上，熊一路催促着他们。茱莉看到不少人，但大多都很冷漠。这些人满脸严肃，对她不屑一顾，和她记忆中剽悍的普鲁士人完全不同。

最后，他们来到一座古老又雄伟的建筑物的门前，门旁题了字。熊催促他们进去。

噢，熊先生，拜托，我可不可以停下来看一看？

叫熊就可以了。可以，当然可以。我想这应该也可以帮助你了解今天要知道的事。

题字是用德文，写成诗的形式，看起来仿佛已经刻在上面数百年。而它确实也是这样，但这时的茱莉不知道。

黑尔基往上看：“噢，首先……”

“嘘。”熊说。

茱莉暗自默念诗句：

青春

消逝、消逝，不断前进

流动

如我们脉中的血……

鲜少存留。

那些灿烂的脸

都被反射着泪的

抹去、

取代，

岁月

就这样过去了。

噢，青春，

再多停留一会儿吧！

再对我们

微笑吧

这可怜的

崇拜你的

一小群人……

“我不懂。”茉莉说。

“你会懂的，”熊说，“幸也不幸，你会懂的。”

某个身穿亮绿镶金边长袍的官员走了过来。“您许久未莅临了。”他恭敬地对着熊说。

“我太忙了，”熊回答，“不过，她过得如何？”

打从这场对话的一开始，茱莉就发现他们没有用心灵感应，而是说德文。怎么这些人都懂德语？她下意识又将念头传了出去。

黑尔基和熊同时传来嘘一声。

茱莉觉得自己仿佛遭到痛骂。“对不起，”她像在说悄悄话一样，“我不晓得该怎么学会那种技巧。”

黑尔基马上就露出同情。“那的确是种技巧，”她说，“但你已经比刚到的时候做得更好了。只是得小心一点，你不能让自己的念头到处乱飞。”

“先别管那个了，”熊说，他转向穿着绿色长袍的官员，“我们可以获得接见吗？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

“您可能得等一会儿，”官员说，“不过我想她永远都愿意意见您。”

茱莉注意到熊似乎对这件事有点自豪。

他们坐下来等待，黑尔基时不时安抚地拍拍茱莉的手臂。

没过多久，官员就再次出现。“她可以见您了。”他说。

他领着他们穿过长廊，来到一间大房间，底部有个高台，上面放了张椅子。“算不上什么宝座。”茱莉心想。那张椅子上坐了一个女人，她好老、好老，老得超乎想象；她满是皱纹的双手已经与爪子无异，但那张枯槁、满是皱褶的脸上仍保有一丝美丽的痕迹。

茱莉莫名升起一股困惑。她认识这个人，但不知道她是谁。因为过去这“一整天”发生的事，她好不容易才有一点熟悉感，现在又要四分五裂了。她抓住黑尔基的手，像是觉得那是这无法理解的世界中唯一熟悉的事物。

女人开口说话，声音年迈而衰弱，但，她说的是德文。

“茱莉，你终于来了。莱尔德跟我说他要带你下来。我好高兴能见到你，看到你平安无事。”

茱莉激动了起来。她知道，她认得，只是不敢相信。太多东西在她重新复苏的这段短暂时间中大大改变。这之中发生了太多事情。

她带着渴望、试探地悄声问道：“卡洛塔？”

她的姐姐点点头：“对，茱莉，是我。这是我的丈夫，莱尔德。”她朝自己身后一名英俊的年轻人点了点头，“他在两百年前带我回到这个世界。返老手术在我们离开地球之后就发展出来了，只是很可惜，身为古代人的我无法进行改造。”

茱莉啜泣起来：“噢，卡洛塔，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相信了。你竟然这么老了！你明明只比我大两岁而已。”

“亲爱的，我过了两百年的幸福日子。他们没有办法让我永生，但至少能延长我的寿命。现在，我让莱尔德带你回来，其实也出于一点自私的原因。卡拉还在外面，但因为她被冻结时只有十六岁，所以我们觉得你会比较适合这项工作。

“事实上，我们把你带下来没让你获得任何好处，因为现在你也会开始变老了。但是，永远处于冻结状态其实也算不上活着。”

“当然不算。”茉莉说，“再说，如果我拥有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我还是会变老。”

卡洛塔倾身亲吻她。

“至少我们还是见到面了。”茉莉叹道。

“亲爱的，”卡洛塔说，“即使相处时间只有这么一点，那也很好。如你所见，我就要死了。这副身体已经让科学家用上一切科技，现在它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需要帮助，我们要帮助反叛军。”

“反叛军？”

“是的。为了对抗‘君子’。他们是华亚人、哲学家，这个地球当今的统治者。而我们不过是他们附属的强化组织，或者说警力——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他们的能力不用于掌控人类的躯体，而是灵魂。这个字几乎已被这个世界遗忘，现在的人们改为使用‘心灵’。君子自称完人，并试图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人类。但他们孤傲、疏远，而且冷血无情。

“他们对所有种族的每个个体进行征召，但人类对此反应冷淡，只有一小群人对君子理想中的完美美学感兴趣。因此，君子运用对于药物和镇静剂的知识，将真正的人类变成一群冷静又漠然的人，以便进行管理与控制。不幸的是，我们……”她顿了顿，朝莱尔德点点头，才继续把话说完，“有几位子孙加入了他们。”

“我们需要你，茉莉。我从远古世界回来之后，就和莱尔德一起尽力将真正的人类从这种奴隶制度解放出来，因为那是奴役；那些生命毫无生命力、失去一切意义。我们以前有个专门用来形容这个状态的字。你还记得吗？‘僵尸’。”

“你希望我怎么做？”

在两姐妹对话时，黑尔基、熊和莱尔德始终保持沉默。

现在，莱尔德开口说话：“在卡洛塔来到我们这里之前，我们都在君子的掌控中随波逐流，对事物冷漠、毫不关心，不晓得作为‘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为生命的唯一目标就是服侍君子。毕竟，如果他们这么完美，我们还能发挥什么其他的作用？所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成了我们的责任。我们维护、保护城市，将荒野阻挡在外，管理药物，等等。某些强化组织还会捕捉非法人族、杀无赦，甚至是真正的人类，以供他们实验之用。

“但现在，有许多人不再相信君子的完美。或者说，我们开始相信比‘人的完美’更高一层的东西。以前我们服务的是人，但我们应该服务的是全人类。

“我们觉得该终结这种暴政了。卡洛塔和我在我们的后人，以及某些杀无赦族群中都有盟友，甚至，如你所见，也有一些非法人族及其他的动物人种。我认为这一定跟从前人类养‘宠物’的时期有关。”

茱莉看着黑尔基，发现她正默默地发出呼噜声。“对，”她说，“我懂你的意思。”

莱尔德继续说：“我们想要建立的是真正的强化机构，形成一个不为君子而为全人类服务的势力。我们确信人类不该再背叛自己应有的模样，我们将创立人类补完组织，是为了仁善，而非操控。”

卡洛塔缓缓点头，年迈的脸庞上浮现忧虑：“我将在几天内死去，而你会嫁给莱尔德，成为新的冯马克特。如果运气不错，等你到了我的年纪，后代和我一部分的后人应该就能脱离君子的掌控，让地球回归自由。”

茱莉再次感到一阵混乱：“我要嫁给你的丈夫？”

莱尔德再次开口：“我深爱你的姐姐超过两百年，我也会同样爱你，因为你和她极为相像。请不要认为我的行为是一种不忠。在我带你下来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这件事好长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因为她将要死去，我会持续对她忠诚。但我们现在需要你。”

卡洛塔表示同意：“这是真的。他让我非常幸福，也会让你在这一生的岁月感到快乐。茱莉，如果没把你的未来安排好，我无法就这么把你带进来。如果让你跟那些遭到下药、处

于镇静剂效力下的真正的人类在一起，你不会快乐的。关于这一点，请相信我。这是唯一的出路。”

茱莉的眼中盈满泪水：“好不容易找到你，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你，这实在是……”

黑尔基轻拍她的手，茱莉抬起头，看到那双仿佛蓝色云雾的双眼溢满同情的眼泪。

卡洛塔在三天后死去，脸上带着微笑，莱尔德和茱莉分别牵着她的手。她吐出最后一口气时说了话，然后握了握他们的手：“再见，在群星之间。”

茱莉无法抑制地啜泣起来。

他们为了丧祭，将婚礼延后七天。城门难得敞开，静电场被阻断。因为就算是君子，也无法控制动物人种、非法人族（甚至一部分真正的人类）对这名从远古世界来到他们之中的女人的感情。

而熊特别悲伤，他对莱尔德说：“找到她的人是我，你知道吗？就在你把她带进来之后。”

“我记得。”

原来这就是熊说“又来一个”的意思，比尔说。

恰尔斯和欧姐、比尔和凯依都在送葬的队伍中。茱莉看到他们，心想，我亲爱的小狗人啊，不过这次，她的念头中充满

慈爱，而非蔑视。

欧姐的尾巴摇了起来。我想了一些事，她对茉莉念谈。两天后，你可以到陷落的岩洞那里跟我碰面吗？

好，茉莉想，并且对自己能如此确定感到自豪。这是她第一次只对接收对象发出念头。当她瞥向莱尔德的脸，意识到他没有读到这个念头时，她便知道自己成功了。

当她和欧姐在岩洞碰面时，茉莉并不知道等着她的会是什么，也猜不到会碰上什么状况。

你必须非常小心地操纵自己的想法，欧姐用念谈说。我们永远不知道君子什么时候会偷听。

我觉得自己已经在学了，茉莉用念谈回答。欧姐点头。

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利用战斗树。真正的人类还是会怕生病，但实际的情况是，我知道那些疾病都已经消失。之前，我每次经过这些树都得提心吊胆，实在很烦，所以决定放手一试，吃了其中一个战斗树的树荚——什么事都没发生。从那之后，我就不怕它们了。所以，如果我们这些反叛军选在战斗树的树林里碰面，那些君子的官员就不会来找我们。他们会害怕，不敢进去抓我们。

茉莉的表情亮了起来。这个方法很好。我可以跟莱尔德讨论一下吗？

当然，他一直都是我们的一分子，你姐姐也是。

茱莉又感到伤心。我觉得好孤单。

别这样。你有莱尔德，还有我们、熊和他的管家。而且，等时间到了后，还会有其他人。好了，我们该道别了。

当茱莉结束和欧姐的会面，从岩洞回来，莱尔德正在和熊及另一个年轻人热烈讨论着什么。年轻人和莱尔德（还有茱莉记忆中年轻的卡洛塔）长得极为相似。

莱尔德对她一笑：“这是你的外孙，也就是我的孙子。”

关于时间和年纪之间的概念，茱莉觉得自己再次受到冲击。莱尔德看起来就跟他的孙子一样年轻。我要怎么习惯这种事呢？她想，结果一不注意就又把念头广播了出去。

“我知道这一切都让你很难理解，”莱尔德牵起她的手，“卡洛塔当初也有些难以适应。不过就试试看吧，请不要放弃尝试，亲爱的，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你，而我——尤其是我——非常依赖你。如果没有你，我没有办法面对失去卡洛塔的事。”

茱莉感到一阵茫然与窘迫。“我的……”她说不出口，“他叫什么名字？”

“噢，抱歉，他叫约哈希姆，跟你叔叔同名。”

约哈希姆对她微笑，快速抱了她一下。“这么说吧，”他说，“我们之所以需要你帮助反叛军，是因为你的姐姐——我的祖母——建立起来的次宗教。当她以上古之人的身份重新回

到地球上，人们以她为中心，发展出一种类似宗教的文化。也是因为这样，她才会变成‘冯马克特’，而你也必须如此。对于与君子政权相左的我们来说，那里是一个集散地。在这个地方，卡洛塔奶奶拥有一座小小的王国，就连君子也无法阻止人们追随她。你应该已经在她的哀悼会上意识到这点了。”

“嗯，我看得出来，所有人都很尊敬她。卡洛塔一向是个正直的人，如果她支持的是反叛军，我想那就是正确的选择。那么，我现在一定得告诉你们欧坦的提议。”她说出在岩洞会面的事。

“这个主意也许可行。”熊说，“真正的人类一向都很小心在观察战斗树的‘禁忌’。不过，我想我有个点子，可以让欧坦的计划变得更好。”他兴奋起来，还把眼镜掉到地上。约哈希姆捡起来。

“熊，”他说，“你每次一兴奋就这样。”

“我觉得这就表示我想到的办法很好。”熊说，“你们想想，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利用冷冷机呢？”

其他人困惑地看着他，莱尔德缓缓地说：“我大概知道你想做什么了。虽然剩下的冷冷机已经不多，但它们只对德文有回应，而——”

“而君子的领导者是华亚人，太过高傲，不愿意学其他语言。”熊微笑着插话。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在战斗树林里建立总部，让其他人知道那里有一位新的冯马克特——”

“再用冷冷机包围树林——”

他们不断接过彼此的话，一个想法开始逐渐成形，一股兴奋感蔓延开来。

“我觉得会成功。”莱尔德说。

“我也这么觉得。”约哈希姆附议。“我会去召集兄弟帮，等你在战斗树安置好后，我们就突袭药品中心，把镇静剂都带进树林，我们可以在那里销毁它们。”

“兄弟帮？”茱莉问。

“就是卡洛塔和我的后人中没加入君子强化组织的人。”莱尔德告诉她。

“怎么会有人想加入他们呢？”

莱尔德耸了耸肩：“贪婪、权势，各种出于人性的理由，甚至是对肉体永生的幻想。我们试过要给孩子们一些更理想的念头，但权力腐化人心的力量太大。你应该懂的。”

茱莉点头，想起了属于她的时代的一张令人憎恶的咆哮面容——他的嘴唇上方有一撮黑色小胡子。

黑尔基和熊、恰尔斯和欧妲、比尔和凯依陪茱莉进入战斗树林中。比尔和凯依起初还不愿意，但在欧妲坦承自己吃了一

个树荚后便同意了。但接下来，比尔的反应就跟普通的父亲一样。

“你怎么可以冒这种险？”他问欧姐。

“我必须这么做。”欧姐说。她的双眼又圆又亮，怒气冲冲地摇着尾巴。

“如果做这件事的是她……”他看向黑尔基。

“我认为好奇心和猫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被夸大了，”黑尔基将自己的身体完整地伸展开，“我们其实非常小心。”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比尔急忙说。黑尔基看到他的尾巴垂了下去。

“那是常有的误解。”她体贴地说，比尔的尾巴便又竖了起来。

抵达树林中心时，他们聚在一起，发食物给每个人。茱莉饿坏了。她在城市时吃的都是人造食品，虽然富含维生素，而且毫无疑问非常健康，但完全满足不了古代普鲁士女孩的胃口。动物人带来的则是真正的食物，茱莉吃得非常开心。

熊特别注意到她的愉悦。他说：“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做什么？”茱莉问，嘴里塞满面包。

“就是对大多数真正的人类下药的方式。真正的人类太习惯依靠人造食物，以至于当君子将镇静剂加入那些合成物，他们根本分不出差异。如果到时兄弟帮成功截断药物供给，希望真正的人类的戒断症状不会太严重。”

“我们的确应该考虑这点，”比尔抬起头，“如果真的产生重度戒断症状，一部分真正的人类可能会为了取得药物而选择加入君子。”

熊点点头：“我就是这样想的。”

莱尔德、约哈希姆还有兄弟帮在几天后才跟他们会合。到这个时候，茉莉已经习惯了由于战斗树的厚枝浓叶变得黑暗的白昼，以及散发温和光芒的夜晚。

莱尔德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很直接地说：“我好想你。我竟然已经这么喜欢你了。”

茉莉红着脸转移话题：“你们，或者该说兄弟帮，成功了吗？”

“当然。我们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打从他们控制大部分真正的人类的心灵，已经过了好几个世代，君子的官员已经变得非常草率了。约哈希姆只要假装自己处于镇静状态，就能自由进出药物室。他在几天之内就把所有药物以安慰剂调包，并全部移交给兄弟帮。我还在想这件事什么时候会被发现呢。”

“照我看，应该是在第一批戒断症状出现的时候。”约哈希姆大胆地提出假设。

这时，某个一直悬在茱莉脑海深处的事情突然浮出：“这里有你的孙子和兄弟帮，但你跟卡洛塔的孩子在哪里？你们有自己的小孩吧？”

莱尔德脸上的表情变得忧愁：“当然有。但因为他们有一半古代血统，所以无法接受回春手术，而且因为某些化学物质结合的效应，甚至也无法延长寿命。他们都只活到七八十岁就过世。这对卡洛塔和我来说是非常伤心的事。亲爱的，如果我们有小孩，你也得做好心理准备，面对这种状况。不过，他们的下一代拥有的古代人血统会被稀释，到时就可以接受返老手术了。就像约哈希姆，他今年已经一百五十五岁了。”

“你呢？”她说。

“我想这对你来说应该不容易——我已经超过三百岁了。”他看着她说。

茱莉无法反驳，但同时也不太能理解。莱尔德看起来是如此英俊、年轻，而卡洛塔却那么老了。

她试着甩开脑中难解的蜘蛛网：“我们现在要如何处理这些镇静剂？”

欧姐从对话的后半段加入。她双眼发亮、激动地摇着尾巴，大声说：“我有个想法。”

“希望这个想法也跟你上一个提议一样好。”莱尔德说。

“我也这么希望。那个，我们为什么不把镇静剂喂给官员吃呢？君子大概永远也不会发现。这样一来，我们也不用考虑要怎么对抗他们了。他们会慢慢死光，或是说……你们觉得……我们能不能把他们送进外太空？送到另一个星球上？”

莱尔德缓缓点头：“你的主意真的都不错。把镇静剂喂给他们，但是，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很适合合作。她的提议让我想到另一个方法。”熊指着欧姐，小心翼翼地戴起他的眼镜。“我这里有一份附近的地形图。除了陷落的岩洞之外，方圆数公里之内都没有任何水源。如果我们把镇静剂全都丢到岩洞，并让兄弟帮的其中一员替君子的官员准备人造食物，而且把食物弄得非常辣，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兄弟帮里的确有人已经渗透到君子里面，但有什么办法能引诱他们去喝水呢？”莱尔德说。

“我听说过，”恰尔斯加入讨论，“古代有一种广受欢迎的香料，会让人口渴。在海洋长满草之前，人们可以在海里找到这种香料，有部分现在还能在海岸上找到。我记得那个东西的名称应该是‘盐’。”

“经你一提，我也觉得好像听过这个说法。”熊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盐’。我们把‘盐’加进他们的食物，然后放风声给他们，说新的冯马克特和反叛军的一个核心成员在这里，引诱他们到树林里来。这

么做风险很大，但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提议——最好的提议的组合。”

莱尔德同意：“就像你说的，是有风险，但应该会成功。就算失败，我们之中也不会有任何人遭到处决，他们只会用药让我们镇静下来。若想获胜，我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机会。再说，要是真正的人类没有振作，不从这种镇静又冷漠的束缚中解脱，我相信整个种族都会在这几百年内绝种。人们已经到了一种什么都不在乎的地步了。”

每个世界都知道最后这个计划该怎么付诸实行。一切都如熊的预测：因为食物里掺了大量盐分，口渴的君子官员争先恐后地喝下陷落的岩洞里的水，迅速进入镇静状态。自战斗树的掩护中涌出的反叛军成员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我有一个兄弟加入了他们。”约哈希姆难过地说。

“你这样想吧，他只是被镇静了，只要能脱离那种状态，我们说不定就能帮助他。”莱尔德揽着约哈希姆的肩膀安慰他。

“也许是吧，但这违反了我所有的原则。”

“我们不能那么傲慢，约哈希姆。有原则是好的，但世上还有个东西叫‘康复’。”

将在未来治理许多不同世界的人类补完组织就这样成立。身为冯马克特的茱莉，理所当然名列于第一首席女士，而她的丈夫莱尔德也是首席之一。

茱莉亲眼见证自己的后裔成为最优秀的太空审视者，并为他们感到骄傲。这时的她已经十分老迈，而莱尔德一如以往，依旧年轻。茱莉的动物人朋友都过世许久。虽然莱尔德从没背弃过她，但她还是非常想念他们。

最后，当她老到连行动都有困难，茱莉把莱尔德唤到身边，抬头看着他英俊的脸庞：“亲爱的，你让我非常幸福，就像你过去对待卡洛塔一样。现在我已经老了，应该很快就要死了，可是你还是如此年轻、充满活力。我好希望我有办法接受返老手术。但既然办不到，我想也该把卡拉带回来了。”

“没错，我也觉得该把卡拉带回来了。”他回答得如此迅速，让她觉得有些受伤。

他迅速地转过身背对她。

“我知道你也会让她快乐，也会非常爱她。”她说，声音里隐约带着伤感。

莱尔德沉默着，直到他重新转向她。

突然间，她看见他脸上出现了一些线条——一些她从没看过的纹路。

“你怎么了？”她问。

“亲爱的，我最后的爱人，”他说，“我承受不起失去你两次。我从医师那里拿到能抵销返老效果的药，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会跟你一样老了。我们一起离开，我们会在太空的某

处和卡洛塔相遇，然后我们要手牵着手，三个人一起变成星星。卡拉会找到属于她的男人，以及属于她自己的命运。”

他们并肩坐着，看着卡拉的宇宙飞船珙从天上缓缓降落。

审视者的徒劳人生

马特尔气坏了。他甚至懒得花时间调配血液，从愤怒的情绪中离开。他凭借直觉——而非视觉——重重地踏着步伐穿过房间。当他看到桌子倒在地上，露西的表情让他知道，桌子倒下时一定发出了很大的声响。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脚有没有断——没有。但身为一个扎扎实实的审视者，他得整个把自己扫描一次。那是一个自发性的反射动作。盘查项目包括脚、腹部、监测仪上的胸腔盒、手掌、手臂、脸，然后再用镜子检查背，而这一切动作，都只是为了让马特尔可以回去继续生气。即使知道太太不喜欢他那刺耳、嘈杂的嗓音（她比较喜欢他用写的），他还是选择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我跟你讲，我一定得进行卷缩动作。我一定要，就算要担心，也是我自己的事，不是吗？”

露西回答时，他只能从她的唇形读出部分句子：“亲爱的……你是我丈夫……全心爱你……危险……这么做……危险……等……”

他面对着她，用喉咙发声，让那刺耳的声音再次给她伤害：“我告诉你，我就是要进行卷缩。”

当他瞥见她的几个表情，就稍微有些懊悔，于是转而温柔一点：“难道你不懂那对我有多重要吗？为了逃离我脑中那可怕的监狱，为了再次当个人——听到你的声音、闻到烟味，重新拥有感觉——感到自己的双脚踏在地上、感觉风吹过我的脸，你不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吗？”

她张着大眼、满怀顾虑的担忧表情，再次将他推回全然的恼怒中。她的嘴唇一开一阖，但他只读到几个字：“……爱你……你自己好……以为我不希望你能重新做个真正的人……为你自己好……太过了……他说……他们说……”

他对她大吼大叫，然后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一定是糟糕透顶。他知道那种声音对她造成的伤害不比嘴里说出来的话少。“你以为我希望你嫁的是一个审视者吗？我不是告诉过你了，我们就跟哈伯曼人一样低等。你听好，我们算是死人。我们得先死去，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有谁会想去外界？你能想象全然原始的太空长什么样吗？我都警告过你了，可是你还是嫁给我。那好，你嫁的对象毕竟是人，拜托你，亲爱的，让我当个人吧。让我听你的声音，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感觉身为人类的温暖，不要管我！”

她的脸上出现虽感到受伤但还是同意了的表情。他知道自己赢了这场争论。他没再出声说话，而是拉起垂在胸口的刻写板，用右手食指的尖锐指甲——这是审视者的沟通指甲——在上头以整齐的速写笔迹写下：拜托你，亲爱的。卷缩线在哪？

她从围裙口袋拉出那条裹在黄金保护层里的长电线，让它的力场球掉落在铺了地毯的地板。身为审视者之妻，她非常服

从，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迅速又尽责地将卷缩线缠绕在他头上，然后一路盘旋，往下围到他的颈子和胸膛。她避开装在他胸口的那些监测仪，甚至闪过监测仪周围的放射状疤痕，它们像污点一样标记了那些去过外界的人。他机械式地抬起脚，让她把线穿过他两腿之间。她把小小的插头“啪”一声压进他心脏判读器旁的高负荷控制器，然后扶他坐下，帮他把手摆好，将他的头向后推进座椅顶端的罩子中。然后，她转过身，正对着他，让他能清楚地读到她的唇。她的表情十分镇定：

“准备好了吗，亲爱的？”

她跪下去，捞起线头另一端的球体，然后冷静地起身，背对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他扫描了她，她的姿势没有透露出任何情绪，只有一股哀伤，是除了审视者之外没有人能察觉出的哀伤。她说了些话，他可以看到她胸口的肌肉在移动，她意识到自己没面对着他，于是转过身，让他能看到她的嘴唇：

“真的准备好了？”

他微笑，表示对。

她再次转过身背对他（他的线要上去时，露西始终无法忍受那个画面），然后把电线绕成的空心球体抛向空中。球被力场捕捉，悬在那儿，霎时亮了起来。就这样，这就是完整的过程了。然后他会在艳红恶臭的怒吼中恢复知觉；他会跨越狂暴的痛觉阈限，再次回归。

当他在上线状态下醒来，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才刚开始卷缩。虽然这已经是这周的第二次，但他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他躺在椅子上，听着空气与房中事物接触所发出的声音流泻进耳里。他听到露西在隔壁房间呼吸，她正把线挂起来，等待冷却；他闻到但凡是人的房里都能闻到的平凡气味：清新、微焦的抑菌灯，加湿器特有的酸甜，他们刚才吃的晚餐的香气，还有衣服、家具和人的味道。一切都让人感到那么愉快。他唱起自己最爱的歌：

这杯敬哈伯曼，高空外界！

高空！外界！高空外界！

他听到露西在隔壁房偷笑，心满意足地听着她走到房门口时裙摆摩擦发出的窸窣声。

她歪着嘴角对他一笑：“你感觉起来还不错。你觉得怎么样呢？”

即使在饱满的知觉包围下，他还是进行了扫描。他用了自己专业技能中最基础的快闪盘点，监测仪传来的信息霎时席卷他的双眼。除了神经压迫程度挂在“危险”等级边缘，此外没什么数值超标。但他没空担心神经盒，卷缩之后本来就会这样，你不可能又要上线，又不要神经盒出现反应。那个盒子迟早会“超载”，然后“死亡”，那就是哈伯曼人的下场。你不可能什么都想得到。曾经进入外界的人，总得付给太空一点代价。

无论如何，他是该担心一下。好歹他是个审视者，而且也知道自已其实还不赖，如果连他都不能扫描自己，还有谁能？这次卷缩还不至于过度危险——是危险没错，但没有过度危险。

露西伸手搓揉他的头发，仿佛读到他的心思，不只是追在它们后面跑。“但你知道，你不需要这么做的！一点也不需要。”

“但我这么做了！”他咧嘴对她笑。

她刻意装出愉悦的心情：“来吧，亲爱的，我们来做点有趣的事。我把东西都备齐了，放在冰箱——你最爱的味道都有，我还有两张充满气味的新纪录片。我自己试过了，是连我都会喜欢的味道。你知道的，我——”

“是哪种？”

“你说是哪种呢？老家伙？”

他轻轻将手放上她肩膀，一跛一跛走出房间。他再也无法在神志清楚、手脚利落的情况下重新感受脚下的地板，以及擦过脸的空气了。这一切，让他觉得只有卷缩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而身为哈伯曼人只是一场噩梦。但他确实是哈伯曼人，他是一个审视者。“你懂我意思，露西……就是你手上的那些味道。你喜欢记录上的哪一种？”

“嗯，我……我……”她谨慎地说，“有些羔羊排的味道真的非常奇怪——”

他打断她：“羔羊排是什么？”

“等你自己闻了再猜猜看。我只能告诉你，那是好几百年前的味道了，是他们从旧书里找到的。”

“羔羊排是一种‘野兽’吗？”

“我才不要告诉你，你得有点耐心。”她笑着扶他坐下，然后将味觉盘在他面前一字排开。他想要先重新回顾一次晚餐，再试一次那些被他吃掉的可爱小东西。这回，他要用已经活过来的嘴唇和舌头细细品尝。

当露西找到音乐缆线，并把线球向上丢进力场时，他又跟她提了一次那些新的气味。她拿出长形的玻璃纪录片，把第一片放进转送器里。

“现在吸气！”

一阵诡异又令人震惊与兴奋的气味在房间扩散，传了过来。闻起来一点也不像这个世界或外界会有的任何东西，但又如此熟悉。他开始分泌唾液，心跳加快。他扫描了自己的心脏盒（果然变快了）。但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在茫然困惑的情绪中，他抓住她的手，直视她的双眼，大声咆哮：

“告诉我！亲爱的！快告诉我，不然我会把你吃掉的！”

“这很正常。”

“什么很正常？”

“你的反应很正常。它的确会让你想吃我。那是肉。”

“肉是谁？”

“那不是人，”她以专业的口吻说，“是野兽，一种以前人们会吃的野兽。羔羊是一种小绵羊，你在荒野里看过绵羊吧？而‘排’就是中间——‘这里’的一部分！”她指着自己的胸口。

马特尔没听到她说什么。他的每个盒子的指针都甩向“警告”区域，有些则是“危险”。他奋力抵抗着正在怒吼的脑袋，他的身体被迫进入过度兴奋的状态。当你（以哈伯曼人的方式）脱离自己的身躯，并用自己的眼睛看着自己的身体，要当个审视者是非常容易的。你可以用那样的状态去控制身体，即使在太空中无穷无尽的痛苦中，也能冷眼地进行宰制。但是，当你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那具躯体，而那个东西正控制着你——你的心灵能够轻而易举地让身体陷入恐慌——这种感觉真的很糟。

他试着回想自己进入哈伯曼装置之前的日子，回想自己因为外界而被切开之前。那时的他是否一直受制于那些从心智涌向肉体、又从肉体再涌回心智的情绪，因而无法进行扫描呢？但是，他那时明明就还不是审视者。

他知道冲击他的是什么东西，即便他被自己血液中的怒吼团团包围，他依旧非常清楚。在犹如噩梦的外界，当他们的船一把将金星烧尽，那些哈伯曼人以赤手空拳抵挡不断崩塌的金属，那股味道曾以强硬的姿态朝他涌来。他把他们都扫描了一

遍：全处于“危险”状态。环绕着他的胸腔盒不断向上冲到“超载”，接着又跌至“死亡”，然而他从一个人移向另一个人，一面推开挡住去路的飘浮尸体，一边努力扫描每个人，然后拼命挣扎着从他来不及推开的断腿中间看出去，然后关上某些人的睡眠阀——那些人的监测仪指针都已无可救药地接近“超载”范围。工人们曾因为他审视者的身份对他破口大骂，他则靠着心中对自己职业的满满热忱，力图在宇宙的剧痛中完成任务，努力让他们都能活着——在那时，他闻过那股味道。那气味越过了哈伯曼断口，越过所有肉体纪律和心智纪律的防线，沿着他重建过的神经一路过关斩将。在那场悲剧最狂暴的巅峰时刻，他大力地嗅闻。他记得，那就像一次糟糕的卷缩，将所有包围他的愤怒与噩梦都串联起来。他甚至曾停下手上的工作来扫描自己，害怕第一效应随时都要发生，突破所有哈伯曼断口，带着宇宙剧痛前来摧毁他。但他撑过去了。他身上的监测仪维持在那里，始终只在“危险”，没朝“超载”靠近。他完成了任务，因此获得一张赞许状。他甚至都要忘了那艘燃烧的宇宙飞船球。

除了那股味道。

现在，那味道又再次涌了上来——那种被火烧过的肉的味道……

露西露出了妻子都会有的担忧神情。她很自然地认为他卷缩过头了，也许马上就要进入哈伯曼人状态。于是她试图表现得轻快一点：“你应该休息一下，亲爱的。”

他低声说：“把、味、道、关、掉。”

她没多加质疑，便关掉了转送器，走到房间另一边开大空调，直到地板吹起微风，将气味全吹到天花板上。

他站了起来，疲惫不堪、浑身僵硬（他的监测仪都正常，除了心跳还是有点快，神经盒仍挂在“危险”边缘）。他难过地说：

“原谅我，露西。我知道我不应该卷缩，我不应该这么快。可是亲爱的，我得稍微逃开哈伯曼人的生活。这个样子的我，到底要怎么再靠近你一些？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活着，却感觉不到自己活着。我要怎么再当个人？亲爱的，我爱你。我是不是从此以后都无法接近你了？”

然而，她的自傲仿佛反射动作，而且一丝不苟：“可你是个审视者！”

“我知道我是审视者，那又怎样呢？”

她开始重复那套说辞，仿佛为了自我安慰，将这故事讲上了一千次：“你是最最勇敢的勇者，最高超的技师；审视者让人类居住的每一颗地球团结一致，它们是全人类的荣耀。审视者是哈伯曼人的保护者，是外界的法官，能让人在那个求死不得的环境中活下来。他们是最尊贵的，连补完组织总长团也会向他们致敬！”

他带着一种无法化解的哀伤反驳了她：“露西，这些话我们都听过，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回报？”

“‘审视者的回报无法衡量，他们是人类最强大的守卫。’难道你都忘了吗？”

“但那是我们的生活啊，露西。作为审视者的妻子，你又能得到什么？你当初是为了什么嫁给我的？我只有在卷缩的时候才像个人，在其他时间里，你很清楚我是什么东西：一台机器，一台由人变成的机器，一个被杀死、然后只因为任务而还有一条命在的人。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

“我当然知道，亲爱的，我当然——”

他继续说：“你觉得我会不记得自己的童年吗？你觉得我会不记得身而为人、而不是哈伯曼是什么感觉吗？走着路，感受自己的双脚踏在地上，感受那种还属于人的利落疼痛，不用时时刻刻观察自己的身体，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死掉——你觉得我会不记得吗？我要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死了？你曾经想过这问题吗？露西？我要怎样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死掉？”

她努力安抚他，试图忽略这场情绪风暴中的不理性：“坐下吧，亲爱的。我帮你倒杯喝的，你太累了。”

他下意识又扫描自己：“不，我没有！你听我说。当我身在外界，必须让整队人马安稳待在太空中，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当我看着他们睡觉，你觉得我是什么感觉？我随时都能感到宇宙剧痛撞击着我身上的每个部分，试图越过我的哈伯曼屏障，然后我必须扫描、扫描、日复一日地扫描，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你觉得我会喜欢持续按时间叫醒所有人，然后让他们因此讨厌我吗？你看过哈伯曼人打架吗？那些壮汉打起架

来，双方都感觉不到痛，总是要打到某方‘超载’为止。你想过这些吗，露西？”他得意扬扬地加了一句，“我每个月只有两天能卷缩一下，当个普通人，你能因此怪我吗？”

“我没有怪你，亲爱的。我们好好享受你卷缩的时候，好吗？坐下，喝点东西。”

他坐下，把手枕在脑后休息，而她用装在瓶子里的天然水果加上食用级生物碱调饮料。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为她嫁给一名审视者感到可惜。然后，又觉得这件事太不公平，于是对于自己可怜她这件事开始生气。

就在她转身把饮料拿给他时，他们两人都吓了一跳——电话响了。它不该响的。他们已经把它关了，但它还是响起，用的显然是紧急线路。马特尔越过露西，大步走向电话，接起来看：冯马克特注视着他。

依据审视者的惯例，马特尔在特定情况下有权不受制式约束，就算是对审视者元老也一样。而他就是其中一位。

冯马克特还来不及开口，马特尔也没管这位老者是否读得懂唇语，直接朝着板面说了几个字：

“卷缩。在忙。”

然后就把开关切了，走回露西身边。

电话又响起。

露西温柔地说：“亲爱的，我可以去问是什么事。来，饮料给你，你坐一会儿。”

“别管它。”她的丈夫说，“没人有资格在我卷缩时打来，他知道的。他应该要知道才是。”

电话再次响起。马特尔气冲冲地起身，走向金属电话板，又把开关打开。荧幕上依旧是冯马克特。马特尔还来不及开口，对方就将沟通指甲举至与心脏盒平行的位置，马特尔又变回原来纪律严谨的模样。

“报告长官，审视者马特尔在此听候指示。”

那双嘴唇严肃地说出：“顶级动员令。”

“报告长官，我上线了。”

“顶级动员令。”

“长官，你没听懂吗？”马特尔用明显的嘴型又说一次，确保冯马克特都能听懂。“我……上……线……了……不……适……合……上……太……空！”

冯马克特重复道：“顶级动员令。向中央配置所报到。”

“可是长官，没有什么紧急情况像这样——”

“没错，马特尔，没有这种紧急情况，从来没有。向配置所报到。”冯马克特露出一丝丝隐约如微光的仁慈表情，补了一句。“不需要解压，就这样去吧。”

这次，被挂电话的是马特尔。他的荧幕变成一片灰蒙。

他转向露西，火气已从声音里消失。她走过来，吻了他，揉揉他的头发。在这种时候，她也只能说：

“我很抱歉。”

她知道他很失望，于是又亲了他一下：“好好照顾自己，亲爱的。我等你。”

他扫描了一次，然后滑进透明的飞行外套，在经过窗前时停下来挥手。她喊着说：“祝你好运！”气流吹拂着他。他则对自己说：

“这是我十一年来第一次感受到飞行。老天，能有活着的感觉真的让飞行变得容易多了！”

中央配置所在遥远的前方发着白光。马特尔仔细观察着，没看到任何来自外界的强光或回程船舰，太空中也没有失控的大火会发出的闪动光芒。一切都很平静，就像节假日的晚上该有的模样。

但冯马克特还是打来了。他发出一道比整个太空层级更高的紧急动员通知。这种东西并不存在，但冯马克特还是这样说了。

马特尔到达后发现，审视者中有半数都到场，有二十几人。他把沟通指甲举起来。大部分的审视者都面对面站着，两两读唇交谈，有几个年纪比较大、较没耐心，就在各自的刻写板上潦草书写，然后把板子塞到其他人面前。所有人脸上都挂着哈伯曼人那种呆滞又死气沉沉的松弛表情。马特尔一走进房间，就知道所有人大概都在各自孤单又隐秘的心中哈哈大笑，想着一些无法以正常的话说出来的事。已经很久没有审视者在卷缩状态下过来开会了。

冯马克特还没来。也许他还在打电话给其他人，马特尔想。电话灯不停闪烁，铃声大响。当马特尔意识到自己是在场唯一能听到那震天响的铃声的人，便觉得非常奇怪，而这也让他了解到，为什么普通人不喜欢跟一群哈伯曼人或审视者混在一起。马特尔到处张望，寻找同伴。

他的朋友小张也到了，但他正忙着和某个上了年纪又暴躁的审视者解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冯马克特会打电话来。马特尔又张望了一会儿，然后看到帕里强斯基。他动作灵活地穿越人群走了过去，好像想表示他就算不用盯着自己的脚，也能感觉到它们。有好几个人以死气沉沉的表情注视他，并试图微笑，但因为没办法完全控制肌肉运动，所以全都歪成一种可怕的鬼脸。毕竟，审视者失去了对脸部的掌控能力，对做表情这件事实在不怎么在行。马特尔对自己说，我发誓，除非我进入卷缩状态，不然我再也不要笑了。

帕里强斯基给他一个要用沟通指甲的手势。他们面对面，他说：

“你都卷缩了还来这里？”

帕里强斯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他吼出来的句子听起来就像从坏掉而且刺耳的电话里传来似的。马特尔愣了一下，但他知道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恶意。这位直率的波兰人脾气比谁都好。

“冯马克特打来。顶级动员令。”

“你有跟他说你卷缩了吗？”

“有。”

“他还是要你来？”

“对。”

“所以这件事不是为了上太空？你没办法去外界对吧？你现在就跟普通人一样。”

“没错。”

“那他为什么要打给我们？”大概是成为哈伯曼人之前留下来的习惯，帕里强斯基在问问题的时候总会挥舞双臂。他的手撞到身后一位老人的背，拍击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但只有马特尔听得到。他本能地扫描帕里强斯基和那位老审视者，他们也扫描了他，接着，那位老人才问马特尔为什么要扫描他。当马特尔要解释他处于上线状态时，老人飞快地走开，把“配置所里有个处于卷缩状态的审视者”这件事给传了出去。

不过，即使是这种带点八卦意味的消息，也没办法让大部分审视者不担心顶级动员令。有个去年才刚进行第一趟运程的扫描的年轻人，他用夸张的动作卡到帕里强斯基和马特尔中间，非常戏剧化地对他们挥舞刻写板：

冯马克特，疯？

较年长的两人摇了摇头。马特尔想起，这个年轻人不久前才刚成为哈伯曼，于是露出一个友善的微笑，稍微缓和了有点凶狠的拒绝氛围。他以正常人的声音说：

“冯马克特是审视者的元老，我相信他不可能发疯。他绝对会先注意到自己盒子的指数吧？”

马特尔得用比较慢的速度把话再重复一次，然后夸大嘴型，那个年轻人才听懂他的意思。年轻人试着微笑，不过又扭成一张滑稽的鬼脸。他抓起刻写板，潦草写下：

你对。

小张从他朋友那里挤了过来。他有着一半中国血统的脸孔在这暖和的夜里仿佛闪闪发光。马特尔想：其实这件事也没那么怪。仔细想想，他们从来没把他们的哈伯曼人配额用完。中国人太喜欢过好生活了，会来扫描的都是比较好的人。小张看到马特尔在卷缩状态，就用声音说话：

“你开例了。放你出来露西一定很生气吧？”

“她还好。小张，这太怪了。”

“什么东西太怪？”

“我卷缩了，而且我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错。你是怎么学会的啊，就是像普通人一样说话？”

“我会对着录音练习啊。老天，你居然注意到了。我想我应该是这个地球，或所有地球中唯一会被误认是普通人的审视者吧。我就靠着镜子，还有录音，找到可以骗过去的方法。”

“但你没办法……”

“不行。我没办法感觉，或者尝、听、闻东西，我没办法像你现在这样。其实说话对我也没多少好处，但我发现这可以让身边的人高兴一点。”

“也许这也能让露西的生活有点变化。”

小张一脸睿智地点了点头：“我父亲坚持要这样。他说：‘你或许认为身为审视者很自豪，但我很遗憾，你根本不是个人。你要会藏拙。’所以我就尝试了。我很想告诉那老头关于外界的事，还有我们在那里做些什么，但他根本不在乎。他说：‘对孔子来说，有飞机就很够了，对我来说也一样。’这老糊涂！古中文也看不懂就这么努力想做中国人。不过他品味不错，而且，就一个活了两百年的人来说，他还挺能东跑西跑的。”

马特尔一想到那画面就笑了起来：“你说他开他的飞机吗？”

小张也笑了。小张对于脸部肌肉的控制力着实惊人。旁人大概不会觉得小张其实是个哈伯曼人，他正以冰冷无情的智慧控制他的眼睛、脸颊和嘴唇。马特尔看着帕里强斯基和其他死人似的冷漠脸孔，心里突然闪过一丝对小张的羡慕。他知道自己看起来还不错，但他当然是这样。他都卷缩了。马特尔转过身跟帕里强斯基说：

“你听到小张说他爸的事情了吗？那老家伙居然在开飞机。”

帕里强斯基的嘴动了动，但发出的声音没有任何意义。他把刻写板拿起来给马特尔和小张看：

嗡嗡嗡嗡。哈哈。好家伙。

此时，马特尔听到外头的走廊传来脚步声，不由自主地朝门望去，其他眼睛也跟着他的视线往那个方向看。

冯马克特走了进来。

所有人重新整队，排成四条平行线，立正站好，彼此扫描。许多人伸手去调整心脏盒开始向上攀升的电化控制器。某名审视者递出了一根断指（这是他旁边的审视者发现的），等待接受治疗，并夹上夹板。

冯马克特拿出他的权杖，杖顶的小方块闪烁的红光穿透整个房间。队伍重整，所有审视者都比出同样的手势：在此听候指示！

冯马克特改变站姿，用以回应，表示：我是元老审视者，听我命令。

所有人的沟通指甲都举起来，呈回应姿势：我们一致同意，且全心托付。

冯马克特举起右臂，让手腕像断掉那样垂在那儿。这意思是：在场有普通人吗？有任何尚未绑定的哈伯曼人吗？是否只有审视者在？

在场的人中，只有卷缩的马特尔听到那阵沙沙作响的怪异脚步。所有人没有移动半步，只是原地后转了一百八十度，以犀利的眼神对视，然后用腰带上的灯照遍房里所有漆黑角落。当他们再次看向冯马克特，他比了下一个手势：

确认完毕。听我命令。

马特尔发现，只有他呈现放松状况。其他人不知道放松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的脑子被关在头颅之中，只跟双眼连接，至于身体剩下的部分，只透过控制非感觉神经和胸口的监测盒进行联结。马特尔还发现，因为他是卷缩状况，所以他以为自己会听到冯马克特的声音，毕竟这位元老已经讲了一段时间的话，但他的双唇之中一片安静（冯马克特从不费心发出声音）。

“当第一批前往外界的人去到月球上，他们找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找到。”唇语如合唱般无声回应。

“他们因此去了更远的地方。去到火星，去到金星。船舰一年一年向外推进，但从未复归，直到太空纪元年。那时，有艘船带着第一效应回来。审视者，我问你们，什么是第一效应？”

“没人知道、没人知道。”

“永远没人知道。因为它千变万化。我们要透过什么才得知第一效应？”

“宇宙剧痛。”合唱继续着。

“下一个迹象是什么？”

“是渴求！对死亡的渴求！”

冯马克特继续问道：“是谁阻止了对死亡的渴求？”

“太空纪三年，亨利·哈伯曼征服了第一效应。”

“那么审视者，我问你们，他做了什么？”

“他创造了哈伯曼人。”

“各位审视者啊，哈伯曼人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由断口造就。将大脑与心脏、肺脏切开；将大脑与泪水、鼻子切开；将大脑与嘴唇、肚腹切开；将大脑与欲望、疼痛切开——将大脑从世界分离，留给双眼，控制血肉躯体。”

“各位审视者啊，肉体如何受到控制？”

“透过设于血肉中的盒子，透过设于血肉中的控制器，透过专为主宰活人身躯设定的读数。躯体倚着读数而活。”

“哈伯曼人要如何活过每分每秒？”

“哈伯曼人靠着控制盒活下去。”

“哈伯曼人从何而来？”

马特尔听着这个问题引来的回应，感到一阵沙哑的巨大吼声响彻整个空间，所有审视者（他们也是哈伯曼人）都不仅是动了嘴型，还加入声音：

“哈伯曼人是人类中的渣滓。哈伯曼人软弱、残忍、容易上当、格格不入；哈伯曼人受判的刑罚更甚于死，哈伯曼人独活于自己脑中。他们因太空而死，也因太空而活；他们控制连接所有地球的船舰。当普通人沉睡于冰冷的运程中，他们则活在剧痛里。”

“各位兄弟、各位审视者，我现在问你们：我们到底是不是哈伯曼人？”

“我们是哈伯曼人。我们被切割为二——大脑与肉体。我们全都进过哈伯曼装置，做好前往外界的准备。”

“那我们‘只是’普通的哈伯曼人吗？”问出这项仪式性的问题时，冯马克特的双眼熠熠生辉。

同样，只有马特尔听见伴随着吼声、整齐划一的回答：“我们是哈伯曼人，但又不只如此、不只如此。我们是依自由意志成为哈伯曼人的天选者，我们是人类补完组织的探员。”

“其他人必须对我们说什么？”

“他们必须要说：‘你是最最勇敢的勇者，最高超的技师。审视者让人类居住的每一颗地球团结一致，它们是全人类的荣耀。审视者是哈伯曼人的保护者，是外界的法官，能让人在那个求死不得的环境中活下来。他们是最尊贵的，连补完组织总长团也会向他们致敬！’”

冯马克特站得更挺：“审视者的秘密职责为何？”

“只依审视者律法服从补完组织。”

“审视者的第二个秘密职责为何？”

“保守我们律法的秘密，消灭被收买之人。”

“如何消灭？”

“‘超载’两次，跌落，然后‘死亡’。”

“如果哈伯曼人死去，有何职责？”

审视者全都紧闭双唇（沉默即为答案）。马特尔觉得这个过程有些无聊——他对这些答案已经太熟悉了——他注意到小张的呼吸太重，于是伸手调整小张的肺部控制器，然后得到对方一个感谢的眼神。冯马克特看到他们干扰仪式的动作，于

是瞪着两人。马特尔放松下来，试图模仿其他人那种仿佛死人、冷冰冰的沉默——处于卷缩状态时实在是很难做到。

“如果其他人死掉，届时又有何职责？”冯马克特问道。

“审视者会一起通知补完组织，审视者会一起接受惩罚，审视者会一起解决问题。”

“如果惩罚太过严厉，又会如何？”

“无船出发。”

“如果审视者不受尊敬，又会如何？”

“无船出发。”

“如果有审视者得不到报酬，又会如何？”

“无船出发。”

“如果‘外人’和补完组织没有随时随地、全心全意将对审视者应有的义务放在心上，又会如何？”

“无船出发。”

“那么，各位审视者，如果无船出发，会发生什么事？”

“所有地球将分崩离析，荒野再度入主，古代机器与野兽重新回归。”

“审视者最为人所知的职责是什么？”

“不在外界中陷入沉睡。”

“审视者的第二职责是什么？”

“永不想起恐惧之名。”

“审视者的第三职责是什么？”

“在小心谨慎的态度下，适度使用尤斯塔司·克兰奇之线。”在这个嘴形的合唱团继续唱下去之前，几双眼睛快速看了马特尔一眼。“只在家中、只在朋友间进行卷缩；仅能为记起回忆、为放松或为生育子嗣而进行卷缩。”

“审视者的承诺为何？”

“在死亡围绕下仍保忠诚。”

“审视者的格言为何？”

“在沉默围绕下仍然清醒。”

“审视者的工作为何？”

“在高如外界之处依然劳动，在深如诸地球处依然忠诚。”

“如何评判一名审视者？”

“我们了解自我，我们虽死犹生，我们以刻写板和指甲交谈。”

“守则为何？”

“守则是审视者友善、古老的智慧。简言之，将对彼此的忠诚铭记在心，并以此为喜。”

这时，照惯例应该要继续回答说：“我们履行了守则，是否有必须交予审视者的工作或讯息？”但冯马克特却说（而且说了两次）：

“顶级动员令。顶级动员令。”

他们对他比出手势，在此听候指示！

每只眼睛都迫切地追随他的嘴唇。冯马克特说：

“你们有没有人听过亚当·史东的研究？”

马特尔看到有些嘴唇在动：“红色小行星。活在太空边缘的‘外人’。”

“亚当·史东向补完组织宣称自己的研究成功，说他找到了滤除宇宙剧痛的方式，说可以让外界变得安全，足以让普通人在其中工作，还可以保持清醒。他说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审视者了。”

整个房间的腰灯都开始闪烁，审视者呼求发言权。冯马克特朝年纪较长的人之一点了点头：“审视者史密斯发言。”

史密斯盯着自己的脚，缓步走入光中。他转过身，让他们都能看到他的脸，他说：“我认为这是谎言，我认为史东是个

骗子。我认为，补完组织绝不能遭到蒙骗。”

他停顿一下，然后回答了底下群众发问的一个问题——有许多人没办法看见发问过程。

“我要援引审视者的秘密职责。”

史密斯举起右手，让所有人注意到这个紧急状况。

“依我之见，史东必须死。”

III

审视者因兴奋而忘我，发出噪声，努力用死气沉沉的身体对彼此失聪的耳朵说话。那些嘘声、低哼、呼喊、尖叫、咕哝和呻吟，令仍处于卷缩状态的马特尔不禁打了个冷战。腰灯疯狂地在整个房间乱闪，审视者朝主席台涌去，在上面成群乱转，争夺注意力，直到帕里强斯基（他完全是靠体型）将其他人撞到一旁，然后转过身对整群人用唇语说话：

“审视者弟兄，给我你们的眼睛。”

站在房内的人不停移动，麻木的身躯彼此推挤，最后还是冯马克特走到帕里强斯基前面，对着其他人说：

“审视者，好好尽审视者的责任！给他你们的眼睛。”

帕里强斯基不善公开发言，他的嘴唇动得太快，挥舞的双手也往往拉走其他人对他嘴唇的注意。尽管如此，马特尔还是跟上了他大部分的语意：

“不能这么做。史东有可能真的成功了。如果他成功，那就代表审视者的终结，也代表哈伯曼人的终结。没有人需要再去外界拼死活，也不会再有人只为了当几小时或几天的人类必须得上线。每个人都会变成‘外人’，没有人需要卷缩，再也不用了。人可以当人，而哈伯曼人能够以体面而且适当的方式——以远古时候人们行刑的方式——被处死，再不需要谁来维持他们的生命，也不用在外界里工作了！再也不会再有剧痛。你们想想吧！再……也……没……有……剧……痛！我们要怎么知道史东是不是真的骗——”结果灯光开始直接对着他的眼睛狂闪（这是审视者对彼此最粗鲁的侮辱）。

冯马克特再度运用他的权威。他站到帕里强斯基面前，对他说了些其他人看不到的话，帕里强斯基从主席台上退下。冯马克特再次发言：

“我想有些审视者不同意帕里强斯基弟兄的看法。我提议，在我们可以进行私下讨论之前，先不使用主席台。我会在十五分钟之后再次召开会议。”

马特尔在冯马克特重新加入人群后就一直在找他。他一边找，一边匆忙地在自己的刻写板上写下一些笔记，等机会就要把板子塞到冯马克特眼前。他是这样写的：

卷缩了。请求执行我现在有的权限，等候传令。

因为经过卷缩，马特尔变得不太一样。他过去参加的会议感觉都像一场鼓舞人心的正式庆典，能够照亮他心中属于哈伯曼人的无止境的黑暗。当他不处于卷缩状态，他对自己身体的

意识，搞不好还比不上的一座大理石半身像对下方基座的注意力。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和其他人一起站上好几个小时，直到简直没有尽头的仪式冲破双眼后方那团可怕的孤寂，他清楚地感觉到，审视者（虽是一群背负诅咒的人们）仍因为他们在职业要求下受到的伤残与毁损，永远受到尊敬。

但这次不一样。在卷缩状态下，他仿佛全副武装般配备着嗅觉、听觉、味觉前来，让他对事物的反应多少更像个普通人。他看到朋友和同事时，仿佛看到一群本性残暴的幽魂，在无法摆脱的地狱中以装模作样的姿态，进行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仪式。一旦成为哈伯曼，这些东西又能造成什么差异呢？为什么要这样去比较哈伯曼人和审视者？哈伯曼人就是罪犯，或是异端分子；而审视者是有绅士风度的志愿者？但实际上他们都处于同一种困境，差别只在于大家认为审视者有资格使用卷缩线回到地球一小段时间，而哈伯曼人则会在宇宙飞船珙入港时直接被切断联结、维持在搁置状态，直到发生某个紧急情况，或出了什么问题，才会再次被叫起来，在这地狱轮班中再当一次差。能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哈伯曼人都非常稀有——他们多半拥有某些特长，抑或是特别勇敢，获得允许，能从那具机械化身躯的恐怖牢笼中注视人类。但是，审视者同情过哈伯曼人吗？在履行职务之外的时间，审视者曾经尊敬过哈伯曼人吗？当某个哈伯曼人因为和审视者相处太久，偷到了几招扫视技巧，学会如何以自己的（而非审视者强加的）意志活着时，身为同样族群、阶级的审视者，除了伸手一扭杀死他们外，他们曾为哈伯曼人做过任何事吗？那些“外人”——也就是普通人——怎么可能了解船里发生什么事？“外人”都睡在各自的筒舱里，处于幸福的无意识状态，一直要到运送目的地的那个地

球才会醒来。“外人”又怎么能理解那些必须在船中活着的人呢？

有哪个“外人”能了解任何关于外界的事呢？他们能理解广阔太空群星那刻薄的美吗？剧痛，从骨髓悄悄蔓延，一如酸痛，随后发展成每个神经细胞、脑细胞和身上所有接触到外部的地方都能感受到的疲惫、反胃，到最后、到最后……生活本身变成剧痛，是极度渴求沉默、渴求死亡所诱发的疼痛。对此，“外人”又能了解多少呢？

他是个审视者。没错，他是。打从一切事物看起来都很正常的初始时期，他就是一名审视者了。他站在阳光下，在补完组织次长面前说出誓言：

“我以我的荣誉和生命发誓效忠人类。我自愿为全人类的福祉牺牲自我，为了接下这危险又严苛的荣誉任务，我在此将自身所有的权利让予受人尊敬的补完组织总长团，以及受人尊敬的审视者兄弟会。”

他是宣誓过的。

他进入过哈伯曼装置。

他记得他的地狱。再没有什么经验比那更糟，那感觉起来仿佛持续了一亿年那么久，而身在其中，他没有一天阖过眼。他学会了如何以眼睛去感受，也学会如何去看，尽管他的眼球后方装了厚重的遮蔽板，其目的是将眼睛和身体其他部位隔开。他学会如何观察自己的皮肤。他还记得，有次他发现自己的上衣湿透，到拉出审视镜后才发现，因为靠在一台正在震动

的机器上，身侧被钻出了一个洞。这种事现在不会再发生了。对于如何判读监测仪，他已经驾轻就熟。他记得前往外界的路程，也记得在触觉、嗅觉、感觉和听觉都失去作用的情况下，那剧痛又是如何钻入他体内。他记得自己杀过哈伯曼人，也保全过其他人的性命，并和可敬的审视者领航员肩并着肩，一连站上好几个月。期间两人都没睡过。他记得在第四地球着陆的情景，也记得自己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任务。那天他恍然大悟，这一切的一切，都不会有任何回报。

马特尔站在其他审视者中间。他讨厌他们移动时笨手笨脚的模样，讨厌他们立定不动时的僵硬外表；他讨厌他们的身体会不自觉地散发出各种奇怪的味道；他讨厌他们因为听不见而发出的低吼、咆哮和粗野叫声。他讨厌他们，还有他自己。

露西怎么能受得了他？在跟她求婚的时候，他任凭自己的胸腔盒指数一连几周呈现“危险”状态，违法带着卷缩线到处走，一次又一次地卷缩，完全不担心自己所有指数都爬到“超载”的边缘。他追求着她，几乎没考虑要是她没说“我愿意”会怎么样。但她说了。

“他们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古书上这么说，但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过去半年，他总共只上线了十八天！即便如此，她还是爱他，现在也还是爱，他很清楚。在他去外界的那几个月，她会一直挂心着他。即便他是个哈伯曼，她仍试着去营造家对他的意义：把食物做得漂亮——虽然尝不到味道；把自己打扮得讨人喜欢——虽然他不会吻她——他最好还

是不要比较好，哈伯曼人的身体跟家具没两样。而露西很有耐心。

然后，现在竟然冒出个亚当·史东！他让刻写板的字迹淡去：在这种时候，他怎么能离开？

老天保佑亚当·史东啊！

马特尔无法压抑，有点为自己感到遗憾。他再也不需要用如山高的责任感让自己撑过两百多年的“外人”时期了（对他来说，则是两百万次的来世）。他可以发懒、放松，忘记高等太空，把外界留给“外人”去顾。只要他够勇敢，可以一直这样卷缩下去。他可以正常地——百分之九十九正常——过上一年、五年，又或是不到一年。但不管怎样，至少能待在露西身边。他可以和她一起深入荒野，野兽和远古机器还在荒野中的暗处里游荡。又或许，他会在狩猎的刺激感中死去，在一台上古的铁制“冷人机”从巢穴中跳出来时对它扔出长矛，或对着那些至今仍在荒野中漫游的杀无赦土著丢掷滚烫的力场球。他还有人生可过，还是可以很体面、很正常地死去，不必在死寂与剧痛中拼命想办法钻出一条细如针尖的出路！

他不安地走来走去。马特尔的耳朵已经习惯一般说话的声音，所以完全不想去读弟兄的唇语。他们似乎得出了某个结论，冯马克特正朝着主席台走去。马特尔找了找小张在哪，跑去跟他站在一起。小张低声说：

“你怎么那么焦躁？简直像飘在水中的水！怎么回事？解压了吗？”

他们两个都把马特尔扫描了一遍，但监测仪很稳定，没有卷缩已结束的迹象。

一道强光爆开，抓住所有人的注意力。他们再次排好队形。冯马克特把那张消瘦的老脸伸入强光中。

“各位审视者、各位弟兄，我在此号召投票。”他摆出“我是元老审视者，听我命令”的姿势。

一道表示异议的腰灯闪起。

是亨德森老头。他走向主席台，跟冯马克特说话，然后——在冯马克特点头允许下——转过头把问题重复一次：

“在外太空，谁能替审视者讲话？”

没有腰灯或手势做出回应。

亨德森和冯马克特面对面讨论了一会儿，亨德森再次面对他们：

“我服从于元老指挥官，但不服从这场兄弟会会议。六十八位审视者中，到场的只有四十七位，其中一个还卷缩上了线。因此，我提议元老指挥官只拥有主持兄弟会紧急委员会，而非正式会议之权力。各位可敬的审视者，是否理解并同意这点？”

众人举手同意。

小张在马特尔耳边悄声说：“差别还真大！谁分得出会议跟委员会的不同？”马特尔同意他的说法，但对于小张在哈伯曼状态下对声音的掌握力之强，讶异不已。

冯马克特回到主席身份：“现在，让我们对亚当·史东一事进行投票。首先，我们可以假设他并未成功，而且所言为假。我们可以从审视者的实际经验中知道这点。宇宙剧痛只是扫描工作的一部分。”

却是最核心的部分，是一切的基础，马特尔心想。

“而我们可以确定，史东无法解决太空戒律所面对的问题。”

“又是这种废话。”小张低声说。只有马特尔听到。

“我们兄弟会的太空戒律维护高等太空不受战火和纷争骚扰，让六十八位训练有素的弟兄掌控高等太空。我们因誓言和哈伯曼人的身份远离地球上所有的情感。

“如果亚当·史东克服了宇宙剧痛，让‘外人’破坏兄弟会，并把地球上的问题和毁灭带进太空，我必须说亚当·史东错了。如果他成功，审视者的人生就只是徒劳了！

“其次，如果亚当·史东没有克服宇宙剧痛，那他将为所有地球带来大麻烦。补完组织和次长给我们的哈伯曼人数量可能会不够驾驶人类宇宙飞船珙。这种荒谬的异端邪说如果传开，到时候就会出现一堆乱七八糟的捏造故事，我们的征召会变得很困难，而最糟的是兄弟会的纪律可能会溃散。

“因此，如果亚当·史东成功，就等同在威胁摧毁兄弟会，应该处死。

“如果亚当·史东没有成功，那他就是骗徒、异端分子，应该处死。

“我动议处死亚当·史东。”

冯马克特比出手势，请敬爱的审视者准备投票。

IV

马特尔慌乱地去抓他的腰灯。早一步猜到的小张事先就把灯拿出来准备好，那道明亮的光线直直打在天花板上，投出了反对票。马特尔掏出灯后，把光向上投射出去，也表示不赞成，然后他看了看四周：在场四十七位出席者中，只看得到五六道灯光。

又有两束灯光投了出来。冯马克特像一具冰冻的尸体般直挺挺地站着，双眼在人群中来回扫视，寻找灯光——又多了几道。最后，冯马克特终于结束投票：能否请审视者计票？

三个年纪较大的审视者来到主席台，跟冯马克特站在一起，扫视整个房间。马特尔心想：这些天杀的死人，他们是要用投票决定一个真实的人——一条活生生的人命的死活吗？他们没有权力这么做。我要把这件事通报补完组织！但他知道自己不会这么做。一想到露西，还有亚当·史东的成功可能为她带来的好处，马特尔差点无法承受这场令人伤心的烂投票。

三名计票员在票数达成一致结果后，便举手以手势比出同样的数字：十五张反对票。

冯马克特礼貌地鞠了个躬，将他们请下台。他转过身，再次以身体姿势表达：我是元老审视者，听我命令。

马特尔一边在心中幻想自己的爱人，一边把腰灯的光打了出去。他知道自己的举动很可能引来任何一个弟兄伸手直接把他的心脏盒转到“超载”。他觉得小张正要伸手抓他的飞行外套，但他躲开了，并且用一名审视者不该有的飞快速度往主席台跑去。他边跑边思考自己应该做出怎样的控诉。他不会有多少发言时间，也没办法让所有人都看见，所以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至少不是现在。他必须诉诸法律。

他跳上主席台，站到冯马克特旁边，摆出姿势：各位审视者，这是违法行为！

他违反发言礼节，依旧保持那个姿势：“委员会没有权力以多数投票决定死刑，要这么做，需要在全体会议上票数达到三分之二。”

他感到冯马克特的身体从后方冲上来，他跌下主席台，撞到地板，弄伤膝盖和充满着知觉的双手。他被人扶起、扫描了一次。几个他几乎不认得的审视者伸手将他监测仪的指数调低。

马特尔感到自己迅速冷静下来，也更超然了些。他讨厌自己冒出这种感觉。

他抬头看向主席台。冯马克特正摆出姿势：整队！

审视者开始重新调整队伍，马特尔两旁的审视者抓住他的手臂，他则对他们大吼，但他们将眼神别开，完全放弃沟通。

房里安静下来后，冯马克特再度开口说话：“有位审视者在卷缩状态下来到这里，各位尊贵的审视者啊，我为此致歉。这并非我们的朋友马特尔——这位伟大又杰出的审视者的错。他受命前来，是我告诉他不用解压的。我的本意是想省去麻烦，不让他浪费时间再进入哈伯曼状态。我们都知道马特尔的婚姻幸福美满，也祝福他这勇敢的企图能有好结果。我欣赏马特尔，尊重他的判断，也希望他出席，我也知道你们都希望他在场，但他处于卷缩状态，不是能够分担审视者崇高职务的状态。因此，我提出一项能在各方面达到公平的解决办法：我们将审视者马特尔依其违纪行为，判为违反会议秩序。如果他是处于非卷缩状态，这项判决是完全无法宽恕的。

“与此同时，为求公平起见，我提议我们也应该讨论由这位杰出但失格的弟兄，以极不恰当的方式提出的观点。”

冯马克特打出手势，请敬爱的审视者准备投票。马特尔试着去拿自己的腰灯，但因为那几只紧抓着他的强壮手臂，他怎么挣扎都是白费。只有一道灯光高高举起：是小张——毋庸置疑。

冯马克特的脸孔再次进入灯光照耀中：“在为了一般提案出席的所有杰出审视者的同意下，我在此动议，敦请本委员会宣布本会拥有会议的完整实权，并请委员会让我为本会可能行

使之一切不当行为负责，同时对下次的全体会议全权负责，但不包括限制性阶级与机密阶级审视者外的任何权力者。”

这次，由于冯马克特的胜算高得显而易见，他以炫耀的气势摆出投票姿势。

寥寥几道灯光亮起。显然远远少于四分之一。

冯马克特再次开口，灯光在他宽阔、冰冷的前额，以及犹如死去般垂下的颧骨闪闪发亮。除去照到微光的地方，以及正对着光的嘴唇，他清瘦的脸颊和下巴有一半都陷在阴影里。因此即使冯马克特表情平静，看起来也流露出残酷神情。据说，冯马克特是某位远古时期女士的后裔。她曾在一夜之中以某种不合理且匪夷所思的方式穿越几百年的光阴。这位冯马克特女士的名字早已成为传说，但她的血和古老的支配欲望仍活在后人无声且专横的体内。马特尔深深相信那些古老的传闻，他盯着主席台，猜想到到底是哪种无法言传的突变，令冯马克特一族成为人类中的掠食者。冯马克特以嘴形大声疾呼（他仍没出声）：

“请尊敬的委员会再次确认针对异端分子及公敌——亚当·史东——的死刑判决。”又是那个投票姿势。

又是小张的灯独自表示抗议。

冯马克特于是下了他最后一步棋：

“我要求，将本次出席之审视者元老指定为本判决负责人，并赋予他权限，任命能彰显审视者意志与威严的一名或多

名行刑人。我请求为行为本身负责，而非手段。这是为了保护人类安危及审视者尊严的高尚行动；但对于其手段，我只能说，这是我们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解法，仅此而已。有谁知道该如何在这个拥挤又众目睽睽的地球上杀死‘外人’的方法？这不只是要卸除沉睡者或升级哈伯曼人的针那类的问题。在这里死去的人和在外界死去的人不同，他们并非自愿。如各位弟兄与审视者所知，在地球上杀人并不是我们平时的任务，你们必须让我去选择我认为最合适的执行者，否则，单单只是知晓此事，就会成为一种叛变。如果单由我一人承担责任，就只有我可能叛变。万一补完组织前来搜索，你们也不必在外人中找叛徒。”马特尔想：那你挑的那个杀手怎么办？他也知道啊——除非——除非你了结了后患。

冯马克特摆出姿势：请敬爱的审视者准备投票。

一道反对的灯光亮起，还是小张。

马特尔仿佛能看见冯马克特那张死气沉沉的脸上残酷、愉悦的笑容——当那个人知道自己得到公义，而该公义还受一群有权力的好战分子支持、当作后盾，脸上就会露出这种笑容。

马特尔试着做最后的抵抗。

然而，抓住他的手纹丝不动，犹如咬紧的钳子，除非主人的眼睛将它们解锁，才会松开，不然这些人怎么有办法月复一月地紧握飞行杆呢？

于是马特尔放声大喊：“可敬的审视者啊，这是司法杀人。”

没有人听到。只有他卷缩，只有他。

但他不管，再次大喊：“你们危害了兄弟会。”

悄然无声。

回音从房间一端传至另一端。没人转头，没人看他。

马特尔发现，那些正两两成对交谈的审视者全都避免和他对眼。他清楚地注意到，没人想看他要说什么。他知道在这些朋友冰冷表情的后方，都藏着同情或讶异，他们都知道他卷缩了——好可笑、好普通、好像人，而且此时暂且不是审视者。他也知道，审视者的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值一提。他知道，只有卷缩的审视者才能亲自理解，这种“讨论出来的”谋杀，会激起“外人”怎样的愤慨与怒意。他知道兄弟会正让自身踏入险境，也知道法律所拥有最古老的特权，就是对死亡的垄断。就算是古代的那些国家，在大战期间（在荒野机器和野兽出现、人们进入外界以前），连那些古人知道这个重点。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唯国家才有杀人的权力。国家都消失了，但补完组织留了下来，而补完组织不会容许地球上有任何超越他们权限的事物存在。在太空里，死亡是一项工作，是审视者的权力。补完组织该如何在但凡醒来就等同死于剧痛的地方执行法律？他们很明智地把太空留给审视者，而兄弟会也识相地没有插手地球事务。而现在，兄弟会竟然把自己弄得像一帮土匪，就跟杀无赦部落那些愚蠢、鲁莽的流氓没两样。

马特尔会知道这点，是因为他卷缩了。若他还是哈伯曼，他就只会用脑，不会以自己的心脏、胆量、血液去思考。其他审视者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

冯马克特最后一次回到主席台：委员会已达成共识，其意志将被执行。然后口头加上一句，“我以元老的身份要求你们的忠诚与沉默。”

这时，那两个审视者放开了马特尔。他一边揉着发麻的手掌，一边甩手指，想办法让冰冷指尖里的血液再次恢复循环。重获自由后，他开始思考自己还能做什么。他扫描自己：卷缩状态还没退，他可能还有一个小时或一整天。坦白说，就算回到哈伯曼状态，他也还是可以继续，只是到时说话就得用手指跟刻写板，会很不方便。他寻找小张的身影，他的朋友正以平和、一动也不动的姿势站在某个安静的角落。马特尔缓慢地移动过去，不想引来任何没有帮助的注意力。他面对着小张，一直走到自己的脸孔进入光照。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不会让他们杀掉亚当·史东吧？你应该知道，如果史东的研究成功对我们会有多大意义吧？再也不用扫描，再也不会会有审视者和哈伯曼人，外界也不会有宇宙剧痛了。我告诉你，如果其他人跟我一样都卷缩了，就会用比较人性的角度看事情，而不是像今天在会议里那种狭隘、疯狂的逻辑。我们得阻止他们。我们该怎么做？能怎么做？帕里强斯基觉得怎样？谁被选上了？”

“你要我先回答哪个问题？”

马特尔笑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能笑的感觉还是很好——感觉像人。“你会帮我吗？”

小张回答，眼睛扫过马特尔的脸：“不会。不。不行。”

“你不帮？”

“不帮。”

“为什么，小张？为什么？”

“我是个审视者，表决已经进行了。如果不是因为处于这种奇怪状态，你也会这么做的。”

“我不是处于什么奇怪状态，我是卷缩了，这最多表示我有能力用‘外人’的眼光看事情，而我看到了愚蠢、鲁莽和自私。这等于谋杀。”

“什么是谋杀？你杀过人吗？你不是‘外人’，你是一个审视者。如果不注意一点，你会为自己将去做的事情后悔万分。”

“那你为什么要投票反对冯马克特？难道你看不出亚当·史东对我们所有人有什么意义吗？审视者徒劳的一生……真是感谢上天。你难道不是这样想的吗？”

“不是。”

“但你跟我说了话，小张，你是我朋友吧？”

“我是跟你说了话，我是你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接下来会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马特尔。我什么都不会做。”

“你会帮我吗？”

“不会。”

“连救史东也不会？那我去找帕里强斯基。”

“不会有用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比你更像个人。”

“他不会帮你的，因为他有职责在身。冯马克特派他去杀亚当·史东。”

话到马特尔嘴边就停了下来。然后，他突然摆了一个姿势：感谢你，弟兄，我出发了。

走到窗前时，马特尔转过头看向房间。他看到冯马克特的视线落到自己身上，于是也向他比出了同样的姿势：感谢你，弟兄，我出发了，然后再补上有元老在场时会用的装饰性敬语。冯马克特看到了他的手语。接着，马特尔便看见那两片残忍的嘴唇开始蠕动，似乎说了几个字：“自己保重。”但他没留下来确认，只是向后退开，奔离窗前。

当马特尔向下飞去，远离窗户的视线范围，便将飞行外套调整至最高速。他用懒散的姿势飞在空中，把自己彻底扫描一遍，调低肾上腺素的摄取量。然后他伸了个懒腰，感受冷风像不停流动的水那样冲刷他的脸。

亚当·史东一定在主降落埠。

亚当·史东一定在那里。

对亚当·史东来说，今晚肯定充满惊喜。他将看到世上第一个审视者叛徒，并因此目瞪口呆。这真是有史以来最诡异的存在。马特尔突然庆幸起自己是在自言自语。审视者的叛徒！马特尔！听起来好怪又好糟糕。那如果是“人类的诚徒！马特尔！”呢？多少算好一点吧。如果这次他赢了，就能赢得露西；如果输了，赔上的也没多少——他只不过是个不受重视、随时可牺牲的哈伯曼，只不过这名哈伯曼刚好是他。但与面前的巨大报酬、与全人类、兄弟会、露西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马特尔在脑中对自己说：“亚当·史东今晚将会有两位访客，两个本是朋友的审视者。”他暗暗希望，帕里强斯基一直会是他的朋友。

“而这世界会如何？”他又想着，“就全看我们哪个先到了。”

一层叠一层的主降落埠灯光从前头的迷雾中慢慢透出。马特尔看到城市的外城塔群，瞥见那抵御荒野——无论是野兽、机器或杀无赦——发着磷光的轮廓。

马特尔再次向众神祇祈祷，保佑他能有好运：“请让我被误认为‘外人’吧！”

V

马特尔在降落埠遇到的问题比预想得少。他把飞行外套披在肩上，遮住监测仪，然后拿起扫描镜，从身体内部妆点脸部。他加强血液和神经的速率及兴奋程度，直到脸部肌肉开始发出光泽，皮肤也泛出一层健康的汗水。他看起来就跟刚飞了一整夜的普通人没两样。

等他整理好衣服，并把刻写板材藏进夹克，就得思考该怎么处理沟通指甲。要是留着指甲，审视者的身份就会曝光。的确，他会因此受到尊敬，但也很容易被指认。补完组织肯定在亚当·史东身边部署了守卫，他也可能被他们拦下来。可是，如果把指甲折断……他不可能这么做！兄弟会历史上，没有哪个审视者自愿把指甲折断，那么做等于递出辞呈，但对审视者而言，没有辞职这回事。离开的唯一选择就是高空外界！马特尔把指甲放进嘴里咬断。他看着那实在不像样的手指，自顾自叹了一口气。

他把手滑进夹克，朝城门走去，并将肌肉强度拉高到正常的四倍。他正要扫描，却立刻想到：他的监测仪都被遮住了。干脆赌一把吧，他想。

守卫用搜索线把他拦下来，线末端的球体倏地抵到马特尔胸口。

“您是人类吗？”一个看不见人影的声音问道。马特尔知道，如果是处于哈伯曼状态下的审视者，他的力场电荷会马上让线球亮起来。

“我是人类。”马特尔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错。他希望自己不至被误会成某个有模仿能力、想要进入人类城市和港埠的冷人机、野兽或杀无赦者。

“请报上姓名、编号、阶级、目的、职务、上次离开时间。”

“马特尔。”他背出自己以前的编号，而非三十四号审视者，“向阳四二三四，太空纪一八二年。阶级：准次长。”他没说谎，这是他实任的阶级。“目的：合法个人事务，不超过城市边界。无补完组织职务。离开主起飞埠时间为二〇一九。”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对方是否相信他，或是转而在主起飞埠确认。

那声音扁平而制式：“城内留待时间。”

马特尔用了标准官腔：“请阁下尽量宽限。”

他站在沁凉的夜风中等待。在头顶上方极远之处，透过云雾间的缝隙，他可以看到那群讨人厌的东西正在属于审视者的天空中闪烁。群星是我的敌人，他想，我征服了星群，星群却痛恨我。哈，这话听起来好古老！听起来像“书”似的。我真是卷缩过头了。

那声音回答：“向阳四二三四之一八二准次长马特尔，依法进入城门。欢迎。请问需要食物、服装、钱或是陪同人员吗？”那声音中没有任何欢迎的情绪，是纯粹的公事公办。若是以审视者的身份进入城市，肯定不会是这样！那些低层职员会跑出来，把腰灯的灯光打在他焦躁的脸上，他们会带着荒谬无比的敬意，装腔作势地说话，然后对着审视者失聪的耳朵大喊大叫。原来这才是身为次长会被对待的方式。其实不算太糟，还算可以。

马特尔回答：“我需要的都有了，但要请城市方面帮个忙。我的朋友亚当·史东在这里，我需要见他。是正当的个人要事。”

声音回答：“您跟亚当·史东有约吗？”

“没有。”

“市方可以帮您找到他。他的号码是？”

“我忘了。”

“忘了？是补完组织的亚当·史东？您真的是他的朋友？”

“真的是。”马特尔在声音中偷偷放入一丝不耐烦，“守卫，要是怀疑，就打给你们次长。”

“当然会怀疑。您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号码？这点必须记下。”那声音又说。

“我们是童年玩伴，他之前跨越了——”马特尔正打算说“外界”，立刻想起这个词只在审视者之间使用。“他先前都在地球与地球间来去，才刚回来而已。我跟他很熟，只是刚好要找他，要传他亲人的话。愿补完组织庇佑。”

“知道了。我们会找到亚当·史东。”

虽然不太可能，但马特尔还是冒着险——力场球也许会发出“非人类”的警示铃——接上夹克里的审视者通话装置。一看到微微抖动的光针正在等待他的讯息，马特尔就下意识用已经钝掉的手指在刻写板写东西。这可不行，他想，然后慌张了一下，直到发现自己梳子上一支一支的梳齿相当锐利，可以拿来写字。他写下：非紧急通话。审视者马特尔呼叫审视者帕里强斯基。

光针抖了一下，发着光的回复文字浮现，然后渐渐散去：审视者帕里强斯基正在执行勤务中，无法联系，通话转由审视者中继站接收。

马特尔关掉通话装置。

帕里强斯基就在附近。他是要直接飞越城墙、触发警铃，然后在可怜的守卫从半空中把他拦下来时，宣称自己有公务在身吗？不，不太可能。那么，就表示应该有一群审视者跟着他一起过来。那群人会装成寻欢作乐的哈伯曼人，要进城找他们能享受的寥寥数种娱乐——比如看新闻上的照片，或去游艺馆看漂亮女人之类的。总之，帕里强斯基就在附近。他没法隐藏

自己的行踪，因为审视者总部已把他登记为执勤中了。他们会记录他去过的每个城市。

守卫的声音又回来了，而且听来充满困惑：“我们找到亚当·史东，也将他叫醒了。但他说不认识什么马特尔，希望您能谅解。您可以早上再来找亚当·史东吗？市方会恭候您的莅临。”

马特尔的借口都用光了。要在没有假身份的状态下伪装成别人，实在有点困难。他只好又重复一次：“请告诉他，我是马特尔，露西的丈夫。”

“如您所愿。”

接着又是一片安静，还有充满敌意的星星，还有帕里强斯基就在附近，而且越来越近的感觉。马特尔觉得自己的心跳变快了些。他偷瞄胸腔盒一眼，把心脏调低一度。虽然暂时还没办法仔细扫描，但他觉得自己冷静下来了。

这次，那个声音听起来蛮高兴的，仿佛刚解决了一件烦人的事：“亚当·史东同意见您，请进入主降落埠，欢迎。”

那颗小线球掉到地上，发出了很大的声响，线路窸窸窣窣退回黑暗之中。一道呈抛物线的细窄光束从马特尔脚下升起，穿过城市，一路通向某座他从没进入过的高塔招待所。马特尔增加了飞行外套的胸口重量，以维持平衡，然后踮着脚尖站上光束。他觉得自己跟呼啸的风擦身而过，直接被送到一扇窗口前。在他眼前，窗口突然大开，仿佛一张正要吞下东西的嘴。

一名城塔守卫站在门口：“久候您多时，请问有携带武器吗？”

“没有。”马特尔说，暗自庆幸他只要靠自己的力量就好。

守卫领着他走过检查荧幕前。马特尔注意到荧幕上快速横过了一道通知，显示已登记下他的监测仪，并将他判定为审视者，不过守卫并没有注意到。

守卫在一道门前停下：“亚当·史东备有武装，这是依据补完组织权限，以及本市自由的合法行为，在此告知所有进入人员。”

马特尔对那人点头，表示了解，然后走了进去。

亚当·史东是个矮小的男子，结实而健康，低窄的额上灰发矗立。他的脸色红润，表情愉悦，仿佛游艺馆里笑嘻嘻的导游，而非去过外界边境，并在没有哈伯曼人保护下对抗过剧痛的人。

他用困惑的眼神盯着马特尔（可能还有点生气），但没有敌意。

马特尔切入重点：“我说了谎，你不认识我。我的名字是马特尔，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但我确实说了谎，还请你宽宏大量，先听我说完。请不要解除武装，你可以直接把武器对着我——”

史东笑了：“我的确是这么做了。”马特尔这才注意到，史东灵巧的胖手正握着一把小型电枪。

“很好，请继续保持警戒，我认为你应该会很乐意这么做。不过，我还是得请你让我们的谈话有点私人空间，我不希望有人旁观，这件事攸关生死。”

“第一件事：谁的生死？”史东的神情仍然平静，连声音都没变。

“你和我，以及所有的世界。”

“你相当神秘，但我也同意私下聊。”史东朝着走廊上喊，“给我点隐私，谢谢。”突然传来一阵嗡鸣声，随后，夜晚有的一切噪声迅速从房内消失。

“好，这位先生，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这里？”亚当·史东说。

“我是三十四号审视者。”

“你是审视者？我不信。”

马特尔拉开夹克，露出胸腔盒回答他的疑问。史东抬头看着他，一脸惊讶。马特尔解释：

“我在卷缩状态。你以前看过这个吗？”

“在人类身上没有，只有动物。这实在太令人惊讶了！但是你来这里要做什么？”

“我要真相。你怕我吗？”

“有这个我就不怕，”抓着电枪的史东说，“但我还是应该把事实告诉你。”

“你真的克服剧痛了？”

史东迟疑了一下，思索要怎么回答。

“快点，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不然我无法相信你。”

“我让船载满生物。”

“生物？”

“对，生物。我不知道‘剧痛’到底是什么，但我在实验中发现，如果送出大量动物或植物，位于中央的生物能活得最久。我建造了一些宇宙飞船珐——当然都是小台的，让它们载着兔子、猴子——”

“那些是野兽吗？”

“对。它们载着小型野兽出去，那些野兽又毫发无伤地回来。它们能活着回来是因为船壁中填满生物。我试过很多种，最后找到某种活在水中的东西：牡蛎，一层一层的牡蛎。靠外层的部位会因剧痛死去，里层的会活下来。乘客则完全没事。”

“但活下来的都是野兽？”

“不只野兽，还有我自己。”

“你吗？”

“我单独进行了太空飞行，穿过你们说的外界——只有我一人，醒醒睡睡，但没受伤。如果你不相信我，就去问你的审视者弟兄。你可以明天早上过来看我的宇宙飞船球，带上其他的审视者同伴，我会非常乐于跟你们碰面，到时我也会为补完组织总团长进行示范。”

马特尔又重复了一次问题：“你自己一个人飞过来的？”

亚当·史东有些不耐：“对，我自己一个人。不信的话，回去查你们的审视者记录，穿越太空的时候，你们从来没把我放在桶子里过。”

马特尔目光炯炯：“我现在才真的相信，原来这是真的。再也不会会有审视者、不会有哈伯曼人，再也不用卷缩了。”

史东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门口。

马特尔没理会他的暗示：“我得告诉你——”

“先生，这件事早上再说吧，你先去享受你的卷缩状态。这不是应该很愉快吗？在学理上，我对这件事很了解，但谈到实务经验我就不行了。”

“没错，是很愉快、也很正常，但那只是暂时的。先不管这个，你听好：审视者已经做了集体宣誓，打算毁掉你和你的

研究。”

“什么！”

“他们开了会、投票、做出决定。他们说，你会让审视者失去存在的必要。他们说，如果失去扫描技能，审视者的生命都将变成徒劳，而你——你会把古代大战再次带回这个世界！”

亚当·史东十分紧张，但仍耍了一下嘴皮子：“你不是审视者吗？所以你现在要来杀我吗？你可以试试看啊。”

“不是这样的，你这笨蛋，我已经背叛兄弟会了。等下我一走，你马上叫警卫，不要让他们离开你身边，我会想办法阻止杀手。”

这时，马特尔看到窗外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史东还来不及转身，电枪就突然从他手中飞了出去。那片影子渐渐定型，变成帕里强斯基的模样。

马特尔知道帕里强斯基做了什么：极速。

他顾不得自己还在卷缩状态，手往胸口一摸，把自己也调至“极速”。一阵仿佛宇宙剧痛的热浪朝他涌来，但又比那更热烫。他站到帕里强斯基面前，拼命让自己的脸能被看见，然后给出手势：

顶级动员令。

史东还在正常速度下，他走到他们身边，像一朵浮云那样缓慢飘开。“不要挡路，我有任务在身。”帕里强斯基对马特尔说。

“我知道，但我要你现在就停手，到此为止——停止、停下来！停止！史东是对的。”

马特尔的视线因为痛楚而淹没在一片朦胧之中，几乎看不见帕里强斯基嘴唇的形状。他心想：神啊、神啊、古代的众神啊！让我撑住！只要让我在“超载”状态再多活一下子就好！帕里强斯基则说：“不要挡着我的路。依兄弟会律法的名义，给我滚开！”然后帕里强斯基比出手势。我以职责之名命令你！

马特尔在糖浆状的空气中哽住呼吸，他再试了最后一次：“帕里强斯基！我的朋友、朋友、我的朋友，停、停下来、停。”

从没有审视者杀过自己人。

帕里强斯基做出手势：你无法胜任该职务，接下来由我接手。

马特尔一边想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边将手朝帕里强斯基的脑盒伸去，将它扭向“超载”。帕里强斯基的双眼闪烁着恐惧与顿悟，身体朝地板落下。

马特尔挤出最后的力气摸向自己的胸盒。在逐渐进入哈伯曼状态或死亡状态时（不过他知道不是后者），他感到自己的

手指打开了速度控制阀，把它调低了。他试着想说话，试着开口：“去找审视者，找人救我，去找审视者。”

但黑暗将他笼罩，令人失去知觉的寂静紧紧将他困住。

马特尔一醒来，立刻看见露西的脸贴在自己脸旁。

他稍微把眼睛睁开，发现自己可以听到——他听得到她喜极而泣的哭声，听得到她将空气吸回喉中时胸口发出的声音。

他虚弱地问道：“还是卷缩？还活着？”

另一张脸出现在露西身旁还不清晰的画面——亚当·史东。他低沉的声音传来，仿佛必须先穿越广大无垠的太空，才能进入马特尔的耳朵。马特尔试着读史东的唇，却读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又转回去用听的。

“不用卷缩。你听懂了吗？不用卷缩！”

马特尔试着用说的：“可是我听得到！我还感觉得到！”就算他们没听懂他的话，也知道大概的意思。

亚当·史东又说：

“你脱离哈伯曼人的身份了。你是我拉回来的第一人。我之前不知道实际上该怎么进行，不过理论上行得通。你该不会以为补完组织会把审视者浪费掉吧？你们都会恢复正常的。在宇宙飞船珙入港之后，我们会尽快让哈伯曼人死去，他们不需

要继续活着了，但审视者可以。而你将是第一个。懂我意思吗？你是第一个。好了，放松一点吧。”

亚当·史东笑了。而在史东身后，马特尔仿佛有看到补完组织其中一位总长的脸，那张脸也对着他笑。接着那两张脸都向上离开，消失在远方。

马特尔试着抬头，想扫描自己，但没办法。露西看着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她依旧露出因为爱而进退两难的表情。她说：

“噢，亲爱的，你回来了！这次你不会再离开了！”

马特尔仍试图想看自己的盒子，最后，他终于以笨拙的姿势在自己胸前挥了一下：那里空无一物，监测仪都不见了。他恢复了正常，而且还好好地活着。

有个烦人的念头在他脑海深处脆弱的平静情绪中逐渐成形。他试着用手指写字，就像一直以来露西希望的那样，但他现在没有尖锐的指甲，也没有审视者刻写板，只能用自己的声音。马特尔费尽了力气，轻声地说：

“审视者？”

“嗯？亲爱的，怎么了？”

“审视者？”

“审视者。噢，对，他们都没事。不过有些人因为进入‘极速’状态，或是试图逃跑，最后遭到逮捕。补完组织把待在地上的那些人全都抓了起来，不过他们现在挺高兴的。亲爱的，你知道吗？有些人甚至不想恢复正常呢，”她大笑着说，“但史东和总长说服他们了。”

“冯马克特呢？”

“他也没事。他会保持卷缩状态，直到能恢复正常。你知道吗，他替审视者都安排了新的工作，你们现在都是太空部副部长了，是不是很棒呢？不过，他自己的职位是太空部长。之后你们都会变成领航员，这样兄弟会和公会就能延续下去。小张现在也正转变中，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她的表情变得忧伤起来，认真地看着他说：“还有件事，我最好现在就告诉你，反正不管怎样你都会担心的。有发生一个意外——只有这一个而已。你和朋友一起去拜访亚当·史东时，你朋友高兴到忘了注意扫描，结果不幸死于‘超载’。”

“拜访史东？”

“对呀。你不记得了吗？就是跟你一起的朋友啊。”

马特尔仍是一脸惊讶。于是她又补充：

“就是帕里强斯基啊。”

驾驶灵魂号的女士

I

那故事是——是怎么样的呢？人人都知道海伦·亚美利加与不老先生的传说，但没人知道实际的经过是怎样。他们的名字犹如闪耀着永恒光亮的珠宝，被深深镶嵌到罗曼史之中。有些时候，他们会被拿来与依璐伊丝和阿贝拉相比（这两人的故事记载于深埋地底的古老图书馆的书册中）。假如是其他年代的人，可能会将他们的人生比喻为开路舰长塔利安诺与德洛里斯·奥女士那丑怪却又甜蜜的恋情。

但在一切要素中，有两项特别突出：他们的爱，以及巨大又轻薄，终于带着人们的躯体飞向群星的铁翼太空帆。

只要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她；讲起她，他们也想到他。他是第一位回航的水手，而她则是驾驶灵魂号的女士。

失去他们的相片对人们来说是件好事。在这段罗曼史中，男主角是个外表非常年轻的男人，性格早熟，当爱情来到他面前时仍生着重病。而海伦·亚美利加，怪胎一个——不过是好的那种。她从出生就活在人们的嘲笑中，个性严肃、庄重，时常陷入悲伤，是个娇小的黑发女子，完全不如后来扮演她的女演员那样高挑自信。

但是，她是一名厉害的水手。这倒是一点也没错。她全心全意地爱着不老先生，为他所做的牺牲就连时间也无法超越或抹灭。也许历史可以刮除他们姓名与外貌上的缺陷，但即使如此，也不过让海伦·亚美利加和不老先生之间的爱显得更加耀眼。

而他们两人——人们一定不能忘记——都是水手。

II

女孩玩着可变形的动物玩偶。她已经不想再让它当一只鸡了，所以她把它拆开来，变回一张毛皮的状态。当它将它的耳朵拉扯延伸，变成一个最理想的形状，那只小动物的样子变得有点奇怪。一阵微风轻轻吹拂动物玩具的侧边，它摇摇晃晃，想稳住自己，然后又心满意足地嚼着地毯。

小女孩突然拍起手来，问了一个问题：

“妈妈，什么是水手？”

“以前有过水手这个职业，亲爱的，很久很久以前，他们是前往星群的勇敢之人，驾驶着第一批带领人们离开太阳的宇宙飞船珙。那些船有很大的帆，我不知道那是怎么运作的，不过光能够推动帆，而单是一趟旅程就会花去他们四分之一的生命。那时的人还只能活一百六十年，亲爱的，光是一趟就是四十年呐。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水手了。”

“当然不用啊，”女孩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你带我去过火星，也带我去过新地球，对不对，妈妈？而且我们去

别的地方也很快，只要一个下午。”

“那是界面重塑，亲爱的。不过那些都是在我们知道怎么重塑界面很久之前的事了。他们还无法像我们一样旅行，所以需要建造巨大的太空帆。他们的帆非常大，甚至无法在地球上建造，必须挂起来，有地球到火星一半的距离那么大。然后呢，有件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亲爱的，你听过世界被冰冻起来时的事吗？”

“没有，妈妈，那是什么？”

“噢，很久以前，其中一张帆飘走，人们试图补救，因为那是他们花了好大力气才打造出来的帆。不过那张帆实在太大了，它挡在地球和太阳中间。那时一点阳光也照不进来，永远都是夜晚，地球变得非常冷，所有原子发电厂都在忙碌运转，空气闻起来开始有点怪。人们很担心，不过几天之后，他们就把那张帆拉走，阳光又回来了。”

“妈妈，那有女生的水手吗？”

这名母亲的脸上闪过一阵好奇：“有一个。等你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听到她的故事。她的名字是海伦·亚美利加，她驾驶着灵魂号，航往群星之间。她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女性。那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那位母亲用手帕抹了一下眼角。

孩子说：“妈妈，告诉我嘛。是怎样的故事？”

这时，那位母亲态度变得非常坚定。她说：“亲爱的，就某些事情而言，你还太年轻。不过等你长大后，我会把它们全都告诉你。”

这位母亲是位诚实的女人，她想了一想，又说：“除非你先自己读到了。”

III

海伦·亚美利加注定在人类历史占有一席之地。只是她的起头挺糟。她的名字本身就是种不幸。

从来没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官方当局同意就这点保持沉默。

她母亲的身份则没什么悬念：她的母亲是著名的女男人，蒙娜·马格瑞姆，她鼓吹失传已久的两性合一理念——高达数百次。她是超越一切界限的女性主义者。所以，当蒙娜·马格瑞姆——独一无二的马格瑞姆小姐——告诉媒体，她将怀有孩子时，这完全是超级大头条。

蒙娜·马格瑞姆做的还不只这样。她对大众诏告自己的坚定信念：所有父亲都不该具名。她宣称说，女人不应连续怀同一名男人的孩子，并建议她们为自己的孩子挑选不同的父亲，让整个种族更多元、更美好。她综合这些理念，声明自己——也就是马格瑞姆小姐——已经替这位必将出生、独一无二的完美小孩挑选最适合的父亲。

马格瑞姆小姐——这位金发蓬松的消瘦女子表示，为了避免毫无价值的婚姻与家族姓氏，她要给她的孩子命名——如果是男孩，就命名为约翰·亚美利加；如果是女孩，就叫海伦·亚美利加。

就这样，小海伦·亚美利加出生，产房外站满通信记者，新闻画面纷纷亮出一张十五千克重的漂亮婴儿的照片。

“是个女孩。”

“完美的孩子。”

“父亲是谁？”

但这只是刚开始而已。蒙娜·马格瑞姆十分好强，在那孩子被拍了上千张照片后，她仍坚持这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小孩。她将孩子完美的部分全翻出来，展现作为母亲的一切愚蠢溺爱，这是身为改革斗士的她认为自己初次意识到的伟大情感。

然而，以艰辛来形容这孩子的处境，恐怕还太含蓄了。

海伦·亚美利加是人类赤手空拳克服逆境的精彩范例。四岁时，她已经能说六种语言，并着手解读火星古文；五岁念书时，其他同侪孩子立刻编出一段童谣：

海伦海伦

胖又呆

不知爸爸

从哪来！

海伦承受了一切。或许是因为某种基因缺失，最后她个头长得娇小结实，成了一个极端严肃的深发女子。在课业挑战和媒体追逐下，她对友谊的态度变得谨慎而冷淡，内心孤独异常。

海伦·亚美利加十六岁时，她的母亲迎来糟糕的结局。蒙娜·马格瑞姆私奔了——她认为那个男人被全人类忽视，却能够成就完美婚姻、当个完美丈夫。这名“完美丈夫”是一名技术纯熟的机器抛光师，已有一位妻子和四个小孩。他会喝啤酒，之所以喜欢马格瑞姆小姐，似乎是因为自然而然产生的同僚情谊，还有被她的母爱光辉吸引。他们私奔时搭乘的星际游艇违反法规，在排定行程以外的时间起飞。男人的太太和小孩通知了警方，最后，他们撞上一艘自动机器驳船，留下两具无法辨识的尸体。

海伦在十六岁时便有极大名气，到十七岁时已被人遗忘，而且非常非常孤单。

IV

那是属于水手的时代。数千颗照相侦察机和测量飞弹带着它们在群星间巡逻，取得各种收获，陆续回返。一颗接一颗的星球游进人类的视野。随着星际搜索飞弹带回照片、大气样本、重力数据、云覆盖率、化学结构等资料，新世界逐渐为人所知。在这些从两三百年的旅程归来的飞弹中，共有三颗带回

关于新地球的报告：那是一颗和地球高度相似又可进行开拓的星球。

第一批出发的水手已是将近一百年前的事了。最初他们从不超过两千平方千米的小型帆开始，然后逐渐增加太空帆的大小。表层隔热和个人舱位载客技术也降低了搭乘者受到的伤害。所以当有一位水手回到地球上，带来的是天大的好消息。那个男人在另一颗恒星的光芒下出生、长大，忍受了一整个月精神与身体上的痛苦，驾驶一艘巨型光压帆船，上面载有几位处于冻眠状态的开拓者，花费四十年的客观时间，穿越广大的星际深空。

人们急着想知道水手是什么模样。他的身体碰到地面时，走起路像熊一样，脖子摆动的方式有些卡，有些僵硬，仿佛是金属做成的。男人看起来不年轻，但也不老。他已经清醒了四十年，全靠药物控制，仅维持必要程度的意识。当心理学家审问他（最先是为了维持补完组织的统治地位，接着则是因为要发布新闻稿），发现那四十年在他认知里显然跟一个月差不多。他从未自愿参与回航，因为那让他平白老了四十岁。他是个年轻人，是个充满希望与愿景的年轻男子，但同时也是一名在痛苦中燃尽了四分之一生命的男人。

此时的海伦·亚美利加刚进入剑桥大学琼恩女士学院。那是整个大西洋岸最高女子学府。那时的剑桥大学重建其旧有传统，新大不列颠人也找回对工程学的敏锐度，重新与他们最初的古老本质搭起桥梁。

当然，那时众人使用的是世界地球语，而非古英语。但能够生活在这么一所重建后的大学，学生都感到十分骄傲，觉得自己就好像考古资料里描述的那样，将黑暗与灾难袭击地球前的一切荣光重新复苏。而海伦在这样的复兴氛围中，稍稍散发出光芒。

新闻媒体以最残酷的方式注视海伦。他们再一次挖出她的名字和她母亲的故事，然后又再次遗忘了她。她将自己投入六种专业之中，最后选择“水手”一职。她刚好是第一位申请成为水手的女子——不但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够年轻又能通过科学知识测验的女子。

在他们真正遇见彼此前，在荧幕上，她的照片早已与他并列。

但事实上她完全不是那种人。她的童年全沉浸在“海伦海伦胖又呆”的痛苦之中，使得她只有在面对专业领域时才能如此好胜。对于已经逝去的优秀母亲，她又恨又爱又想念，但同时也强烈地下了决心，希望自己不要像她一样。于是到最后她与蒙娜成为完全相反的对立面。

她的母亲宽臀、金发、身材高大，是那种因不够女性化而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女人。海伦没想过自己有什么女性气质，她只是想着，如果她再丰满一点，脸或许能圆润一些，但她没有。她有着黑发、深色眼珠、宽而扁的身材，应是来自那位无名父亲的遗传基因。她的老师时常对她感到忌憚；她是个苍白、安静，自我意识强烈的女孩。

她的同学曾经取笑她数个星期，但有时她们又会团结起来，一同对抗粗鲁的媒体。当某篇新闻报道又针对蒙娜写出荒唐文章，绯闻便会在琼恩学院流窜：

“让海伦离这玩意儿远一点，那些人又来了。”

“别让海伦看到那些报道。她是主修科学的人中成绩最好的，别在学位考试前拿这件事去烦她。”

她们保护她，然而她会在报道里看到自己的脸孔——完全是场意外。她的脸旁有个男人的脸，看起来有点像只小老猴，她想着。然后就读到那文字了：“完美女孩想当水手。水手先生是否该跟完美女孩约会？”她无法克制地涨红了脸，无法压抑地感到窘困与愤怒。但她对这一切已经太熟悉了，以至于做不出什么比较少女的反应，比如讨厌那个男人。她知道那不是他的错。这甚至不是新闻社那些爱管闲事的无聊男女的错。只是因为时机正好，因为社会风俗，因为他就是他，而她只能是自己——如果她有办法搞清楚这是什么意思的话。

V

他们的约会（在他们真的开始约会时）恍如噩梦。

有间新闻社派了一位女士告诉她，她得到新马德里为期一周的假期。

跟来自群星的水手一起度假。

海伦拒绝了。

他也拒绝了，不过稍稍被她的想法激起兴趣。她则开始对他感到好奇。

两个礼拜后，新闻社办公室里的一位会计拿出两张纸条给经理——那是要给海伦·亚美利加和不老先生的新马德里奢华之旅优惠券，会计说：“经理，这些是在补完组织登记完发下来的公关品，要取消吗？”那天的新闻版面刚好已经满了，经理觉得自己好像还剩些许人性，没有多加思考就告诉会计：“这样吧，拿去给那两个年轻人。不宣传。我们不插手。如果他们不想看到我们，我们就不出现。让他们去，就这样，去吧。”

那张票又回到海伦手上。此时她刚创下大学里最高分的纪录，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当新闻处的那个女人把票给她，她说：

“你们在玩什么把戏？”

确定没有什么把戏后，她又问：

“那个男人会来吗？”

她说不出“水手”二字——这听起来太像别人谈论她时会说的话——可是她又一时想不起来他另一个名字。

那个女人不晓得。

“我一定得见他吗？”海伦说。

“当然不用。”女人说。那份礼物中没有但书。

海伦笑了，表情凄凉：“好吧，我收下，谢谢。但我先提醒你，只要出现摄影师——只要一个，我就会离开，又或者会毫无理由地消失。这样可以吗？”

“可以。”

四天后，在新马德里的享乐世界，有个擅长跳舞的大师将一名神情紧张又有些奇怪的老人介绍给海伦。老人的头发是黑色的。

“初级研究员海伦·亚美利加。这是来自群星的水手，不老先生。”

他以精明的表情看着他们，露出一个和善但世故的微笑，再补上一些很专业的场面话：

“很荣幸能跟两位碰面，我先退下了。”

他们被留在用餐大厅边。水手先是以犀利的眼神望着她，然后说：

“你是谁？是我见过的人吗？我应该记得你是谁吗？地球上的人太多了。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应该干吗？你想坐一会儿吗？”

对于所有的问题，海伦都回答“是”，但她怎么也想不到，这简单的字会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中被数百位伟大的女演员

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

他们坐下来。

不过后来究竟是什么状况，没有人可以真正确定。

她必须极力安抚他，仿佛他是疗养院里的一名伤员。她向他解释每道餐点，然后在他无法做出选择时帮他向机器人点餐；在他忘了每个人都知道的用餐礼仪时，她温柔地提醒他。例如摊开餐巾时要站起来，或是残渣要倒入溶解盘，银器要放在传送带上等等。

最终，他放松下来，看起来也没那么老了。

她一时间忘了自己也被问过好多次这个蠢问题。她问他：

“你为什么会成为水手？”

他睁大眼睛，疑惑地看着她，仿佛她对他说的是无人知晓的语言，还期望对方能听懂。最后，他喃喃地应答。

“你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跟别人一样觉得我不应该那么做？”

她觉得抱歉，因而下意识将手按在嘴边。

“噢，不，不是。其实是这样的：我也想成为水手。”

他看着她，年迈又年轻的眼中浮上观察的神情。他并不是要瞪着她，只是想理解自己到底听到了什么。他每个字都能听

懂，但当它们组合在一起，又变成一场混乱。虽然这感觉很奇怪，但她没有回避他的眼神。海伦在这名曾驾驶巨大太空帆、航过黑暗群星间的虚无地带的男人身上，再次感觉到一种无以名状的诡异特质。他像个男孩一样年轻——那乌黑的发色便是他被称为不老先生的原因。他的胡须应该已经接受了永久移除，因为此刻他的皮肤就像个保养良好、引人注目的中年女士。虽然充满让人无法忽视的皱纹，却完全看不出任何胡髭——她的社会文化中的男性总在脸上留胡子。他的皮肤尚未经历风霜，便先行老去。那些肌理已然成熟，却看不出来这个人到底长大了没。

由于海伦在成长过程中见过母亲与一个又一个的狂热信徒交往，她成了对人群非常敏锐的观察者。她非常了解，人的脸部肌肉其实就像一本随身携带的隐秘传记，无论你愿不愿意，每个擦身而过的陌生脸孔都能告诉我们他心底最深的秘密。在适当的光线下，若看得够仔细，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过去人生中那些恐惧、希望或愉悦确切发生的时刻；我们得以推测他最不为人知的爱好，以及该爱好造成的结果。我们还可以依着顺序，捕捉到其他人的性格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虽然幽微，但会一直存在着。

这些东西在不老先生身上都不存在。他虽老，却没有岁月的痕迹；他曾长大，却没有成长的痕迹；在这个大多数人于年轻时就经历太多的时代与世界，他虽活着，却也没有真正活过。

海伦从没见过和母亲那么不同的人。在一阵无来由的忧虑和痛楚中，她突然意识到：无论她想不想要，他都将成为她未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在他身上看到一个老得太早的年轻单身男子，将所有的爱奉献给虚空与恐惧，而非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报酬和失望。他拥有一整片能够献给爱人的太空，那片太空却以苛刻的态度消磨他。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老去；老去之后却依旧年轻。

她知道自己从未看过这样复杂的混合体，她甚至怀疑从没有人看过——从来没有。他在生命的最初就拥有大多数人在生命最终才会得到的哀伤、同情与智慧。

先打破沉默的是他：“你刚才是说你想成为一名水手，是吧？”

她的答案（连她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像个无知的少女）：“我是史上第一个通过科学知识测验、又年轻得能够通过体能测试的女……”

“你一定是个很特别的女孩。”他和善地说。这股苦甜交杂的期待感在海伦心里撩起一阵激动。她意识到，这名来自群星、老迈而年轻的男子从没听过那个打从出生就遭到嘲笑的“完美小孩”。他从没听过那个将整个美国认作父亲的女孩——既出名，又特别，却也孤单得要命，所以从来不敢想象自己也能当个平凡、快乐、亲切或单纯的人。

海伦心想，大概也只有像你这种敢航向星空的聪明怪胎，才有办法忘记我的身份，但她只简单地表示：“光是口头上

说‘特别’是没有用的。我已经受够这个地球了，既然死亡并非离开这里的唯一方法，那我想，航向星间可能会好一点。反正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我不像你想的那样……”她差点就要告诉他蒙娜·马格瑞姆的事，但又及时停了下来。

那双充满同情的灰色目光落在她身上。此时此刻，真正控制场面的是他，而不是她。她回望那双眼睛——它们曾待在那个像沥青一样黑暗的小机舱，一睁就是四十年。在他能移开眼神前，散发幽暗光芒的仪表板就像一群炽烈燃烧的太阳，照亮他疲惫的视网膜。他曾经时不时看向舱外那片除去仪表板的景色，那什么都看不到的黑暗。全然的黑与不完全的黑紧紧相接，太空帆像一条长达几里的弧线，吸取了光的推力后，将他和冷冻中的乘客加至几乎无法计算的速度，驶过那片深不可测的沉默之海。而现在，她却主动要求去做这些他曾做过的事。

灰色目光最后被嘴角的微笑盖过。在那张又老又年轻的脸上，在男性化的骨架与女性化的肤质之间，他的笑容带有无尽的慈爱。看到他这样对她笑，她竟有点想哭。这就是人们在群星之间学会的事吗？真诚又深切地关怀他人，超越自身，只为了告诉你什么是爱，而不是要将你像猎物一样吞噬入腹？

他的语调像是经过细细思量：“我相信你。你是我第一个相信的人。很多人都说他们也想成为水手——当着我的面说。可他们并不了解那代表什么意思，我讨厌那样。而你，你不一样。也许你真的会去星空之间航行，但我希望你不要那么做。”

他像是刚从梦里醒来，环视众人所在的豪华房间。镀了金的珐琅瓷机器侍者散发一股不经意的优雅，站在一旁。它们设计的目的就是要一直存在于大家身边，又不能太突兀。这个艺术高度很难达到，但它们的设计者办到了。

那晚剩余的时光就像一首美好的音乐那样自然。他和她去了饭店附近由新马德里的建筑师所打造的永寂海滩。两人聊了一会儿，看着彼此，然后以一股仿佛不属于两人的乐观和确信，与彼此亲热。他非常温柔，在这样一个女性拥有高度发展的世故的社会中，完全没发现自己是她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想要的情人。蒙娜·马格瑞姆的女儿怎么可能想要爱人、配偶或小孩呢？

她在隔天下午实践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自由权利——向他求婚。他们回到那片私人海滩，透过极其精细的天气微调，在西班牙中部的寒冷高原上度过一个波利尼西亚式的午后。

她向他求婚——她真的那么做了。而他用六十五岁的男人能展现的一切温柔与体贴，拒绝了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她没有逼迫他，两人依旧谈着这场苦中带甜的恋爱。

他们坐在人造海滩的人造沙上，脚趾泡在人工加热的海水里，然后在一个视线范围中看不见新马德里的人造沙丘旁躺下。

“能不能让我再问一次，”海伦说，“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成为水手？”

“这回答起来很复杂。”他说，“冒险……吧。至少那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我想见到地球，但负担不起客舱。不过现在我可以下半辈子生活无忧了。我可以用乘客的身份在一个月內回到新地球，而不用花上四十年——眨眼间就进入冷冻状态，被放进隔热舱，送上下一班太空帆船，然后在家乡醒来——航行这工作会有别的傻子去做。”

海伦点着头，没有让他知道，其实她知道这些事。和水手碰面之后，她就一直在查太空帆船的资料。

“你曾在外太空的星间航行过，”她说，“你可不可以——你能不能告诉我外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仿佛注视着自己的灵魂深处。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好像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了过来：

“有些时候——或者说有个几周，你在宇宙飞船里会突然想着这到底值不值得。你会觉得……神经末梢不断向外延伸，直到触摸到繁星。你毫无来由地觉得自己变得很巨大。”他渐渐回到她身边，“当然，这样讲起来很俗，但从此以后，你就会变得不一样了，我不是指外表上，我指的是你会找到或者失去自我。原因就是这样的。”他指着藏在沙丘后方看不见的新马德里，“我无法忍受这一切。新地球一定跟以前的地球有点类似，我猜，它比较有清新的感觉。但在这里……”

“我知道。”海伦·亚美利加说。她是真的知道。地球上稍微有些颓废、腐坏，让人觉得太舒服的空气，对这个来自群星之外的男人一定有点令他窒息。

“比如说，”他说，“你一定不会相信，但有时海水会冷到不适合游泳。我们的音乐不一定都来自机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种不需要刻意置入就能感觉到的乐趣。我得回去新地球。”

海伦沉默了一会儿，专注地让心中的痛楚平缓。

“我……我……”她想说。

“我知道，”他的口气严厉，有些粗鲁地转向她：“但我不能带你。我办不到！你太年轻，还有大好人生等着你过，而我已经把四分之一都浪费掉了——不对，不能这样说，那不是浪费。我也不愿换回那段时间，因为在我心里，它给了一些我从没拥有过的东西，它还把你给了我。”

“但如果——”她再次试图争辩。

“别，别破坏这一刻。我下礼拜就会进入冷冻状态，在个人舱里等待下一班太空帆船。我无法再忍受这一切，况且这可能会让我变得衰弱，如果那样，我麻烦就大了。至少我们还一起拥有这个当下，可以用各自的人生去记得它。别去想其他事。我们无能为力，什么都不能做。”

海伦没有告诉他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当时或之后都没有。她想着从那一刻起就永远不可能拥有的孩子。她本来可以利用那个孩子，她可以用孩子把他绑在身边。他是个正直的男人，如果她告诉他，他会娶她。但即使海伦当时还那么年轻，她对她的爱恋也不允许自己使出这种手段。她想要他自愿跟她在一

起，自愿娶她，因为没有她，他活不下去。在那样的婚姻之中，他们的孩子会带来更高的喜悦。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她可以不指明父亲是谁，独自抚养那个孩子。但她不是蒙娜·马格瑞姆。她太明白身为海伦·亚美利加，同时还要对一个新生命负责，是多么可怕、危险且寂寞的事。而她计划中的未来也没有孩子的一席之地。所以，她做了她唯一能做的事：在他们离开新马德里之前，她容他慎重地向她道别，然后她就离开了。不发一语，也没有流泪。她去了北极一座以“那件事”闻名的娱乐城市，在羞愧、担忧和不断涌来的懊悔中，申请一项保密医疗服务，拿掉那个未出世的孩子。然后她回到剑桥，确认自己将成为第一位航向群星的女人。

VI

当时，补完组织的首席补完阁员是一名叫韦特的男人。韦特并不残忍，但他在外流传的名声也从来不体贴，也不鼓励年轻人去冒险。副官告诉他：“这个女孩想要驾驶开向新地球的宇宙飞船珙。您要批准吗？”

“为什么不呢？”韦特说，“人就是人。她家世不错，教育良好。如果失败，从现在开始算，直到船回来前，我们有八十年可以找出解决办法。如果她成功，刚好可以让某些一直在抱怨的女人闭嘴。”他将身体靠向桌前，“不过，如果她合格了，也出发了，不要派囚犯给她。让囚犯当这种愚蠢旅程的开拓者有点太浪费。你可以拿她这趟赌一下，给她宗教狂热分

子。那些人我们已经太多了。你手上不是还有两三万人在等吗？”

他说：“是的，长官，两万六千两百人。还没算上最近新增的。”

“非常好，”补完组织的首席补完阁员说，“全部都给她，还有那艘新的宇宙飞船珙也给她。船命名了吗？”

“报告长官，还没。”副官说。

“那就命名吧。”

副官一脸茫然。

那名资深官僚脸上横过一抹带着小聪明的笑：“现在就去领那艘船，然后为它命名——它叫灵魂号——‘让灵魂号飞向星空’。如果她想，就让海伦·亚美利加去当她的天使。可怜的小东西，以她那种出生方式和养育方式，她在这个地球上也没办法过什么像样的生活。再说，她的个性已经定型了，这时候再去改正或转变也没有用，不会有任何好处，她只是在做自己，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惩罚她。让她去吧。让她去追逐她想要的事物。”

韦特坐起身，看着他的副官，毅然决然地重复了一次：

“让她去，只要她能合格。”

海伦·亚美利加的确合格了。

医生和专家都试图劝退她。

其中一名技师说：“你难道不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你生命中有四十年的时光，会在一个月内流尽。离开这里时，你是个女孩，到了那里时就成为六十岁的女人。好吧，在那之后你也许还可以活上一百年，但那会很痛苦。你要带着所有人——成千上万的人，你要从地球带他们出去。三万艘个人舱，排成十六列，全跟在你身后。然后你要住在控制机舱里，你需要多少机器人我们都会给你，也许会有十几个。你会有一道主帆，还有一道前帆，你还要进行维修。”

“我知道，书上有写。”海伦·亚美利加说，“我得靠着光来航行，红外线碰到帆就前进，遇到射频干扰就把帆收进来。然后，如果航行失败——我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技师有点生气了：“喂，到时可没有电话能让你打回来抱怨。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出事，大可不必让三万人一起送死，或浪费这么多地球资源。你可以现在跳到水里溺死，或像古书上写的日本人那样去跳火山口。要制造悲剧没那么难，真正难的是在成功到一半时继续奋斗下去。当你面对完全没有胜算的情况，或面对绝望的诱惑，还得一直撑在那里。

“现在，我告诉你，这是前帆的运作方法：那道帆的宽边有两万英里，椎状下收，总长度刚好将近八万英里。收合和展开都由小型伺服机器人执行。伺服机器人是由无线电控制的，

所以你最好少听一点收音机，虽然电池都是原子电池，但它们也得撑过四十个年头。你的性命就全靠它们了。”

“是的，长官。”海伦·亚美利加仿佛极为懊悔。

“你要记住自己的用处在哪里。让你去是因为你便宜，因为一名水手比一台机器轻得多。现在还没有任何万能计算机可以低于一百五十五磅，但你有。让你去纯粹是因为你是消耗品。前往星空的人之中，有三分之一到不了目的地。让你去不是因为你的领导能力，而是因为你年轻。你有一整个人生可以支付，有整个人生可以使用。让你去是因为你的神经还良好。这样你懂吗？”

“是的，长官，我懂。”

“还有，让你去是因为，你得把旅程控制在四十年内。如果我们送自动装置出去，让它们控制那些帆，虽然它们终究会到达目的地，但那要花上一百到一百二十年，甚至更久。到时所有的隔热舱都会沸腾，大部分的人类乘客都将无法复活，或忍下那种热能泄漏。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处理，都会毁掉整趟远征。所以，你记好，你要面对的所有意外或麻烦都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没有别的。那就是你最大的功用。”

海伦露出微笑。她是个矮小的女孩，厚厚的头发极为乌黑，一双棕眼，配上显眼的眉毛。但当海伦微笑，整个人又变回小孩子，而且是很讨人喜欢的那种。她说：“我的功用就是努力工作。我完全了解，长官。”

VIII

预备区的生活虽快，但不急迫。技师们再次敦促她在最后训练的报到日前去放个假，她都没接受他们的建议。她只想出发，她想永远离开地球。她很清楚他们也知道这点，也晓得他们知道她不仅仅是她母亲的女儿，她试图做自己，至少是用某种方式。她知道这个世界不信这件事，但反正，这个世界一点也不重要。

当他们第三次建议她去休个假，便用了“强制性”的建议。她阴郁地度过两个月，最后却有点享受起美丽的赫斯珀里德斯群岛。这些小岛位于百慕大南方，是因地球港的重量而浮出海平面的小型群岛。

她回去报到时状态佳，十分健康，随时可以出发。

资深医官说起话直截了当：

“你真的知道我们要对你做什么吗？我们要让你在一个月內把生命中的四十年挥发掉。”

她点点头，不动声色。他又继续说：“为了要给你这四十年，我们得先减缓你身体的运作。例如单是呼吸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如果要在一个月內吸取等于四十年的空气，你就得快上五百倍。没有一个肺脏能承受这种情况。你的身体必须能循环水分和进食；你吃的大部分东西都会是蛋白质。到时还可能会脱水。另外，你也会需要维生素。

“现在，我们要让大脑慢下来——变得非常、非常慢，让它可以在五百比一的比率下运作。我们不想让你工作不了，毕竟，总得有人控制太空帆。

“所以，如果到时你有犹豫的事，或是开始想一些事情，单是一两个念头就会持续好几周。你的身体也会慢下来，但不同的部位没办法用同样的比率变慢。比方说水，我们会把它降到八十比一，食物则大约是三百比一。

“你没有时间喝四十年分的水，所以我们会让它循环、净化之后再送回你的身体里，除非你打破连接装置。

“你要做的，基本上就是保持清醒一整个月，躺在手术台上，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让人在你身上动手术，同时还要执行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些工作。

“你要观测方位，注意身后那一排排的个人舱和货物，还要调整太空帆。如果目的地还有存活者，他们会自己出来找你。

“至少大多时候都会。

“我没办法保证你一定能把船开进去。如果你没碰到他们，就沿着最远的星球轨道走，看是要自救或是自杀，你自己选。单靠你一个人是没办法让三万人降落在那个星球上的。

“不过你现在有一个实际的任务：我们得直接在你体内建造这些控制装置。我们会先在胸腔的主动脉装设阀门，还要导流身体里的水分；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个肠造口，大概会在你的

髌关节前面。喝水这件事对精神状态而言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大约百分之五的水会让你用杯子喝，其他的就直接进到你的血液里。食物有十分之一也是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就是——”海伦说，“我吃十分之一，其他的用静脉注射？”

“对。”医疗技师说，“我们会把它打进你的身体里。浓缩液就在那边，还原装置在这边；这些管线都以双通路连接，其中一组连到维生器，成为支援你身体代谢循环的装置。当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群星之间游走，这些线路就是你的脐带，就是你的命。

“如果它们坏了，或是你不小心跌倒，你可能会昏迷个一两年。如果发生这种事，就换你的单机系统接手——你背上的那个包包。

“在地球上的时候，它的重量会跟你一样。不过你已经用原型模型练习过了，应该知道在太空中要控制它其实很简单。那大约可以支撑你两个小时的主观时间。因为现在还没人能做出符合人类心理时间的钟，所以我们会给你一个和脉搏相连的计数表，代替时钟，表上会有按照级数标示的记号。假设你看到它是以万为单位在计算脉搏，可以从中判断状况。

“不过，我不确定那会是怎样的状况，但就某种程度而言，应该对你很有用。”他以锐利的眼神看着她，转身从工具中挑了一根发亮的针出来。针的底部有一个圆盘。

“现在，我要说明这个：我们得把这个放到你脑子里。这也是跟化学物质有关的。”

海伦打断他：“你们说不会在我头上动手术。”

“只有这根针。那是唯一让我们进到你脑中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让它慢下来，你才能拥有在一个月内活过四十年的主观精神运作速率。”他发出冷笑。但在意识到她的固执与勇敢，还有那份属于女孩、可敬又可怜的坚毅，他的冷酷态度霎时又变得温和。

“我不会跟你计较这件事，”她说，“这糟糕的程度跟结婚差不多，而星群就是我的丈夫。”水手的身影在她脑中一闪而过，但她没说什么。

技师继续说：“好，我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反正你不用期待自己的头脑能有多清楚，所以干脆别去想了。若想控制太空帆、想完全靠自己活着——即使只是在那外面待上一个月——多少要有点疯狂。麻烦的是，在那一个月里，你会感觉像过了四十年。到时候不会有镜子。不过我想，你应该还是会找到某个有点反光的平面看看自己。

“你的外表不会好到哪里去。每一次你慢下来照镜子，都会看到自己正在老化。这对很多男人来说就已经够糟，我不确定到时的你会出现多严重的问题。

“关于毛发，你倒是比男人简单很多。之前我们送出去的水手都会直接移除毛囊，要不然那些男人不只会淹没在自己的胡须里，还会浪费一大堆营养去长脸上那些毛，而且长了之后

还没有机器可以快速帮他刮干净，又不影响他工作。我想我们应该会抑制你头上毛发的生长。但长出来会不会是同样的颜色，就留待你自己去发现了。你有见过回来的那个水手吗？”

医官知道她见过，但不知道她受到来自群星的那位水手本人感召。海伦稳住呼吸，保持沉着态度，笑着对他说：“我知道你给了他新的头发。你的技师在他头上移植了新的头皮，我记得是你手下的某个人帮他做的。因为长出来的头发是黑的，才让他有了不老先生的外号。”

“那么，如果您可以在下周二完成准备，我们也会准备好的。这样的时间足够吗，女士？”

听到这名严肃的老人称自己为“女士”，海伦感觉很奇怪。但她知道，这不只是普通的称呼，而是对一位专业人士表达敬意的方式。

“周二的话，时间很充裕。”她觉得他应该很老派，才会知道这种古老的星期名称，还拿来使用。这表示他在大学里不仅学了基本学问，也顺便拣了些优雅而无关紧要的冷门知识。

IX

两个礼拜后（也就是机舱里的计时仪显示的二十一年后），海伦转过身，第一万次查看太空帆。

她的背剧烈抽动。

她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脏仿佛一个高速震动装置，正在稳定地发出轰鸣，随着她不断跨越时间的意识滴答滴答响。她可以用非常缓慢的速度低头，看见手腕的计数表面，上头的几根指针正指出她现在的脉搏是数万下。

她能听到自己喉咙因肺部的快速颤动发出的呼啸声。

还可以感觉到那根直接往她颈动脉灌水的巨大管子带来的抽痛。

她觉得有人在她的腹部放了一把火。自动运作的真空管犹如藏在皮肤底下的火红煤炭，连接膀胱和另一条管线的导管则像炙烫的针，正粗鲁地戳着她。她头好痛，视线模糊。

但她还能看见仪器，还能照顾船帆。时不时，她能隐约瞥见巨型绳索般排列着的人群与其后的货物，黯淡得像一扇灰尘组成的雕花窗。

太痛了，她没办法坐下。

唯一能让她舒服地休息的方式是靠在仪表台上，让下肋骨抵着台面，前额疲惫地倚着测量仪。

有一回，她用那姿势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意识到，她醒来时已经过了两个半月。她知道这样的休息一点用也没有。她能在视重表玻璃平面的反射上看到自己移动的脸：那是一张逐渐老去的扭曲脸庞。她模糊的视力注意到手臂上的皮肤在温度影响下变得紧绷——松弛——然后再次绷紧。

海伦再次看向外头的太空帆，决定把前帆收起来。她疲惫地用一台伺服机器人把自己拖上控制台，选择正确的控制开关，然后让它开着，大约一个礼拜。她就等在那里，心脏嗡嗡响，喉头发出生啸，指甲生长着，缓缓迸裂。最后，她检查收起来的帆状况到底对不对，然后再按一次开关：无事发生。

她按了第三次：没有任何反应。

海伦回到主控台前，再次进行判读，查看光的方向，找到一股她应该要接收的红外光压。太空帆的宽面因为移动得比较快，已经逐渐上升到跟光速差不多了；她身后那些密封的个人舱同时抵抗着时间与永恒，正以一种完美的无重力状态游动、摇晃着。

再扫描一次：她的判断正确。

出错的是船帆。

她回到紧急面板前按了下去：没有反应。

她弹射出一架修补机器人，派它去进行维修，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在纸张上打洞，给出指令。机器人出去之后马上就回复了（三天），它的面板回传：不一致。

她送出第二架修补机器人。一样无法作用。

她送出第三架——这也是最后一架。三盏闪亮的灯号瞪着她：不一致。她把伺服机器人移动到帆的另一端，用力拉。

太空帆仍不在正确的角度上。

她心力交瘁，站在那儿，迷失在太空之中，默默祈祷：“主啊，别这样对我，我只是想逃离一个不想要的生活。但为了这艘船上的灵魂，还有为了那些勇敢追求自己的路、奢望着另一个星球光芒的可怜人们，我请求你，主啊，请帮助我。”她全心全意地祷告，希望能得到一些解答。

但事与愿违。她感到困惑，而且孤独。

附近没有太阳。除了狭小的机舱和自己之外，她什么都没有。没有人的遭遇比她更孤单。海伦感到肌肉中传来一阵颤动，还有那阵颤动的余震。一连数天，它们都在进行调整和移动，但对她的大脑而言，其实只是几分钟的事。她倾身向前，强迫自己不能放松，然后想起某个很爱摆架子又爱插嘴的人有在船上放一把武器。

武器拥有方向性，射程范围为二十万英里，可以自动选择目标。

她不懂这是要用在谁身上。

她跪在地上，顺着腹管、喂食管、导尿管和头盔传输线找，每条都接回控制台。她爬进伺服机器人的控制台下方，捞出一本手写的说明书，终于找到武器正确的控制频率。她设定好武器，回到窗户旁边。

到了最后一刻，她想：“也许那些蠢蛋是希望我对着窗外头发射。它应该要设计成可以穿出去又不会伤到窗户才对。

他们应该要把它弄成那样。”

单是这个念头就让她想了一两个星期。

然后，就在海伦要发射武器之前，她一个转身，看见了她的水手——那个从群星而来的水手，不老先生——就站在她身边。他说：“那不是这样用的。”

他站在那儿，清清楚楚，英俊美好，跟她在新马德里看到的他一样。他没有管线，也不因焦虑而颤抖，她可以看到他的胸膛以小时为单位，正常地呼吸起伏。一部分的她知道他只是幻觉，另一部分的她则相信他是真的。她很生气，但又因为此时的愤怒而高兴，所以她任凭那个幻觉给她建议。她重新设定那把枪，让它以较低的能量透过机舱的墙面发射，打中太空帆后面因读数失灵而纹风不动的维修机。

低充能的攻击奏效。看来，造成干扰的应该是所有技术人员都没料到的因素。武器扫除了他们永远也无法弄清楚的这项障碍，将伺服机器人从中解放，开始像发狂的蚁群似的执行它们本来的任务，再度开始工作。而为了解决较小的太空阻碍内建的防御系统，使得它们全速急奔着绕过彼此，跳来跳去。

在一股与宗教极为类似的困惑感中，她觉得来自星光的风再次吹拂在硕大的太空帆上，两张帆一瞬间转向它们应在的位置，刹那间，重力扯了她一下，让她感觉到些许重量。灵魂号重新回到路途上。

“是个女孩，”在新地球上，他们这么告诉他，“是个女孩。她一定只有十八岁。”

不老先生不信。

但当他去到医院，他在那里见到了海伦·亚美利加。

“我来了，水手。”她说，“我也开过船了。”她的脸跟粉笔一样白，仍是二十多岁女孩的神色，但身体已经是个保养良好的六十岁女人。

至于他，因为是坐个人舱回来的，所以没有改变多少。

他眯着眼看她，突然之间，他们像是互换了角色，换成他跪在她的床边，眼泪流得她满手都是。

他含糊不清地对她咕哝着：“我离开你是因为爱你，我回到这地方是因为你永远也不会想追来，就算追来，你一样会是个年轻的女孩，而我则会是个老头。可是你现在不只把灵魂号开了过来，还想要跟我在一起。”

那位新地球的护士不懂这位来自群星的水手有什么过去，只是因为目睹这美好爱情而露出温柔的微笑和对人性的怜悯，静静地退出房间。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在这其中嗅到了一点升职的机会。她打给一个在新闻社的朋友：“我觉得我发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新闻了。如果你来得够快，就可以第一个拿到海伦·亚美利加和不老先生的报道。他们明明才刚见面——但我猜他们在其他地方先见过——就爱上了彼此。”

护士不知道的是，他们已在地球上放弃过一次爱情。她不知道海伦·亚美利加是用多坚决的心才完成这趟孤独的旅程，她也不晓得不老先生——那位水手本人——曾在群星之间那一无所有的漆黑深空中，陪伴了海伦二十年。

XI

后来，小女孩长大、结婚，也有了自己的小孩。那位母亲没有改变，但变形玩偶已经非常、非常破旧了。它还活着，虽然失去了昔日惊人的可塑性，但维持着黄发蓝眼的洋娃娃形象许多年。母亲出于一种理所当然的怀旧，让娃娃穿上成套的亮蓝色套头毛衣和裤子。这只小动物以膝盖为足，用像人类的小手轻轻走过房间，温和地抬起那张与人无异的脸，发出咿咿呀呀声，想喝牛奶。

年轻的母亲说：“妈，你应该把这东西丢掉。它已经没什么用了，而且看起来跟你这些漂亮的老家具一点也不搭。”

“我还以为你很喜欢。”年长的母亲说。

“当然，”女儿说，“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它很可爱。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而且它也不能用了。”

变形娃娃挣扎着用脚站起来，攀住女主人的脚踝。年长的女人温柔地把它抱到一边，放下一碟牛奶和一只顶针大小的杯子。变形玩偶想做一个屈膝礼，就像一开始它受到鼓励时想做的动作。但它滑了一下、摔倒在地，低声啜泣起来。女孩的母亲把它扶正，老旧的动物玩偶开始用顶针沾起牛奶，吸进那没有牙齿、又老又小的嘴巴里。

“妈，你记得——”年轻的女人开了口，又停下来。

“记得什么？亲爱的。”

“以前它还很新的时候，你跟我说过海伦·亚美利加和不老先生的故事。”

“记得啊，宝贝，我应该是说过。”

“你没有告诉我全部的故事。”年轻的女人语带责备。

“当然没有。那时你还只是孩子。”

“那太可怕了。那群人好糟糕，还有水手竟然要过那种可怕的生活。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美化它，还把它当成爱情故事——”

“但它是爱情故事，它就是。”母亲回答的语气很坚持。

“爱情个头啦，”女儿说，“那就跟你和这个破烂变形玩偶一样糟。”她指着在牛奶旁睡着、又小又老但仍活着的娃娃说，“我觉得那真是糟透了。你应该把这东西丢掉，这世界应该把水手都抛弃。”

“别那么绝情啊，宝贝。”母亲说。

“那你别像个多愁善感的老太婆。”女儿说。

“也许我们本来就是啊。”母亲露出一脸深情的笑容。她偷偷把睡着的变形玩偶放到有坐垫的椅子上。在那里，它不必

担心会被踩到或受伤。

XII

外人从来不晓得故事真正的结局。

在他们举办完婚礼的一百多年后，海伦过世了：她走得很幸福，因为身边有她挚爱的水手。她相信，他们既然能够征服太空，或许也能征服死亡。

她的心充满爱、幸福，但也疲惫。在临终前，她的心灵渐渐不清醒了，她提起一个他们已经有几十年没争论过的话题。

“你真的就在灵魂号上，”她说，“在我迷失方向又不知道要怎么用那个武器的时候，你真的就站在我身旁。”

“如果我那时去了，亲爱的，那么无论你到了什么地方，我都会再去一次。你是我最珍惜的事物、是我的心、我的真爱；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士、最大胆的人类。你属于我，为我航行而来，我亲爱的驾驶灵魂号的女士。”

他的话戛然而止，但表情平静。他从未看过任何人走得如此自信而幸福。

当人们落下

“你有办法想象‘人’雨穿过酸雾，降到地上的情景吗？你有办法想象成千上万的人体——没带武器——就这样淹没了那些绝对打不赢的怪物吗？你有办法——”

“那个，这位先生。”记者从中插话。

“不要打断我！你问的都是蠢问题。我说我看到袞洪国这个国家，我看见它拿下了金星。你不如问我这个吧！”

这名记者被叫去，说要叫他找个老人来回忆过往时光，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道宾斯·班奈特会对他发脾气。

道宾斯·班奈特用强势的态度掌握采访的主导权：“你能想象吗？绿色的天空中飘满背着降落伞的‘小还子’，有很多都已经死了。你能想象那些母亲在他们掉下来时发出怎样的哭号吗？你能想象，人们是如何倾盆落下、掉在那些走投无路的可怜怪物身上吗？”

记者小声地问：“什么是‘小还子’？”

“就是‘小孩子’啦。”道宾斯·班奈特说，“我见证了最后一个国家的兴亡，结果你只想问一些时尚打扮什么的。真

正的历史永远不会被写进书里，因为那会太吓人。我想你接下来应该是要问我对新的女性条纹马裤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啊？”

“没有！”记者虽然否认，可是脸红了。那个问题真的记在他的本子上，而他真恨自己竟然脸红。

“你知道袁洪国干了什么好事吗？”

“什么好事？”记者问，试着努力猜测“袁洪国”可能代表什么。

“它拿下了金星。”老人开口时稍微平静了些。

记者非常小声地咕哝：“是吗？”

“你不信？”道宾斯·班奈特非常强硬。

“您在现场吗？”记者反问。

“袁洪国拿下金星的时候我当然在，”老人说，“我就在那里，而且那是我见过最缺德的事。孩子，你知道我是谁吧？我见过的世面比你脑中的知识多很多。可是，当无数‘男的人’‘女的人’和‘小还子’从空中泼洒下来，绝对是史无前例最糟的画面。在地上，那些‘老的人’一如往常——”

记者很有礼貌地打断老人。对他来说，班奈特不只是用他听不懂的外语在说话，阐述的还是一场发生在三百年前的事。

他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挖出一篇故事，然后把摘录出来的段落用现代人懂的语言写出来。

他满怀敬意地问：“您可以从头开始说吗？”

“当然可以。那是在我和特丽莎结婚的时候。特丽莎绝对是你见过最美的女孩。她是冯马克特家的人，审视者里的一大支脉，她父亲是个很重要的人。你看，我那时已经三十二岁了。三十二岁的人总会觉得自己很老，但也不是真的那么老，只是他们自己这样觉得而已。他让特丽莎嫁给我，是因为她是个心思复杂的女孩，需要一个能让她倚靠的男人。那时我们家乡的法院发现她的精神不太稳定，补完组织要求她必须一直受父亲照顾，直到嫁给能合法拥有监护权的人。这对你来说应该都是古老的习俗了吧，小子。”

“很抱歉，老先生，”记者再次打断他，“我知道您已经四百多岁了，不过您也是唯一记得袁洪国攻下金星的人。所以，您说的袁洪国是一个政府，是吗？”

“这个谁都知道吧，”老人怒气冲冲地吼道，“袁洪国算是独立的政府，一百七十亿人口，挤在地球上那一小块地方，大部分的人跟你我一样说英文，但他们也说自己的语言——就是那些我们听起来奇奇怪怪的字。当时他们还没跟任何人混到一起，然后啊，就是在那时候，魏万宗亲自下达命令，人就开始像雨一样落下来了。他们直接从天上掉下，你绝对没看过这种事——”

记者必须一再打断老人，才能一点一点地把故事挖出来。老人一直丢出一堆早已消失在历史中、他也完全无法理解的词汇，所以必须解释解释再解释，才能让这个时代的人看懂。所幸他的记忆力很好，描绘事物的技巧也一如往常那样伶俐敏感。

年轻的道宾斯·班奈特还不晓得特丽莎·冯马克特是他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人之前，他才刚到实验A区没多久。特丽莎十四岁时看起来就已经相当成熟了。冯马克特家的某些人总是如此早熟，很可能与他们好几个世纪前没经过登记的黑户祖先有关。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和久远的时代——也就是人类还能计算年份的时期——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他就像个傻瓜一样爱上了她。

她是如此美丽，实在很难想象她是审视者冯马克特的亲生女儿。那位审视者相当有权有势。

爱情的机遇有时来得很快，而道宾斯·班奈特就这么捡到了一个。因为史坎纳·冯马克特亲自把这个年轻人找来，对他说：“我想让你娶我的女儿特丽莎，但我不保证她会愿意。如果你能得到她的青睐，孩子，那么你将得到我的祝福。”

道宾斯起了疑心。他想知道审视者元老为什么会愿意接纳这么一个初级技术人员。

那位审视者只是微微一笑：“我的年纪远大于你。现在能赐予人们上百年寿命的新药剂圣塔克拉拉问世，如果我在一百

二十岁死去，已经算是英年早逝了。你呢，可以活上四五百岁，但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我的妻子已经过世很久，我们也没有别的孩子，而我知道特丽莎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个父亲。心理学家认为她精神异常。所以，你何不带她到区外走走？我可以给你自由通过穹隆的通行证，你们可以到外头和那些‘老的’打发时间。”

道宾斯·班奈特有种感觉，好像有人给了他一个桶，叫他去玩沙子。他觉得自己遭到羞辱。可是他觉得这和他追求的爱情目的相符，更何况，老人的提议是出自善意。

事情发生那天，他和特丽莎正在穹隆外。两人把“老的”到处推来推去。

除非杀死“老的”，不然这些人没什么危险。你可以打他们，把他们推离本来的地方，或绑起来，但只要过个一阵子，他们就会悄悄溜走，回去做自己的事。人们是透过专精某一学科的生态学家，才终于搞懂“老的”到底都在做些什么。他们轻飘飘地待在距离金星地面两米高的地方，约占直径九十厘米的大小，小心翼翼地吃食。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以为他们的栖息地有辐射，不过这些人最大的问题只是太容易繁殖。虽说为了玩乐把他们推来推去挺蠢的，但那是在这里唯一能做的事。

他们似乎没有与智慧有关的反应。

很久以前有一回，某个被带入研究室进行实验的“老的”用打字机打了一段非常清楚的讯息，那讯息是这样的：你们地

球人为什么不能回地球，别来烦我们？我们明明过得……

这就是三百年来人们从他们身上获得的所有讯息。最可靠的研究推论认为，如果他们认真思考怎么运用脑子，的确可以获得非常高的智能，但由于他们的主动意愿结构与人类心智存在极大的差异，以至于不可能让“老的”像地球上的人一样，对于接收到的压力产生反应。

“老的”这个名称来自一种古老的语言，是“古人”的意思。由于在金星建置第一个前哨基地的是华亚人（奉其领袖魏万宗的命令），所以他们的措辞便留了下来。

道宾斯和特丽莎推着“老的”爬上山丘，俯视一座难以分辨河流与沼泽的山谷。他们全身湿透，空气滤化器也塞住，汗水沿脸颊流下，惹人发痒。由于他们在穹隆外不能吃喝——至少这里的安全等级都不适合——所以这趟只是远足，算不上野餐。虽然和漂亮的女孩一起玩扮家家挺新鲜有趣，但道宾斯开始对这件事有些厌烦。

特丽莎察觉到他的反感，像敏锐的动物一样愤愤地生起气来：“又没人叫你一定要跟我出来！”

“我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他说，“但现在我累了，我想回家。”

“如果你想把我当小孩一样哄，可以，那就跟我玩；又或者你想把我当成一个女人那样对待，也可以，那就好好当个绅

士。不要自己在那边犹豫不决。我只不过想开心一下，你却一副可怜兮兮的中年人的模样委屈自己。我不要这样！”

“你爸爸他——”脱口而出的瞬间他就发现自己说错话了。

“我爸这样、我爸那样，如果你想娶我，就靠自己做决定！”她瞪他一眼，吐吐舌头，跑过沙丘消失身影。

道宾斯·班奈特一阵困顿，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她并没有生命危险，“老的”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他决定让她学个教训，他要自己回去，等她心满意足，就让她自己找路回家。如果真的迷路，区域搜索队也可以轻易找到她。

他走向穹隆大门。

直到他看见大门锁上，紧急照明灯也亮了起来，他才意识到，他犯下一生中最大的错。

道宾斯·班奈特的心沉到谷底，跑过最后几米的路，赤手敲击陶制的大门，直到大门打开一个刚好能让他通过的小缝。

“出了什么事？”他问守门人。

守门人咕咕哝哝，道宾斯听不太清楚。

“像个男人！给我大声点！”道宾斯大叫，“到底怎么了？”

“袁洪国回来了，接管了这里。”

“不可能，”道宾斯说，“他们不能——”但他又自问，他们能吗？

“袞洪国已经占领了，”守门人很坚持，“这整个地方都送给了他们，地球管理局还投票表决通过，魏万宗决定立刻把人都送过来——他们要把他们都送过来了。”

“他们要金星做什么？只要杀一个‘老的’就会污染一千亩的地，要是推开他们，他们也会再晃回来，也没办法捞走。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以前，这里没有人能住。但现在解决距离问题明明还不可能。”道宾斯恼怒地说。

守门人摇了摇头：“不要问我，这是我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大家也很激动。”

不到一小时，天上就开始下起人雨。

道宾斯爬进雷达室，看着上空。雷达观测员正在用手指敲着桌子，他说：“已经有一千多年没见过这种状况了啊。你知道那上面有什么吗？那些是军舰，是最后一次古代肮脏战争留下的军舰，我知道华亚人就在里面，大家都知道。那玩意儿搞得跟博物馆一样，里面没有搭载任何武器，可是你知道吗，有数百万人就这样挂在金星上空，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他话说到一半，就指着其中一个荧幕：“你看，这一小坨一小坨的就是它们，一艘接一艘，最后结成一团。我们从来没看过这种画面。”

道宾斯看着荧幕。正如操作员所说，上头布满光点。

他们看荧幕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叫喊出声：“左下方那乳白色的东西是什么？有看了吗？它……它在倒东西。”他说，“这是从那些点里面洒出来的。你怎么有办法在雷达上看到这些？它应该没办法显示出来的啊，不是吗？”

雷达观测员看着他的荧幕，说：“天晓得，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必须找出原因，我们得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审视者冯马克特走进雷达室，迅速而且熟练地扫视荧幕，然后说：“这可能是我们遇过最奇怪的事，但我有个预感：他们是在把人扔出来——非常、非常多的人。几千几千地扔，或是几十万，甚至以百万计。人们正从那边掉下来。你们两个跟我过来，我们出去看看，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

这时候，道宾斯的良心正狠狠地谴责他。他想告诉冯马克特自己丢下了特丽莎，但他犹豫了，不只是因为抛下她而感到羞愧，也因为不想对一位父亲抱怨他的孩子。于是他说：

“您的女儿还在外面。”

冯马克特严肃地转过身，巨大的眼睛看起来非常宁静，却充满威严。然而，他柔和的嗓音非常有自制力。

“你会找到她的。”然后，审视者用令道宾斯背脊发凉的威胁语气补充说，“等你把她带回来，一切都会没事。”

道宾斯点了点头，就像收到了一道命令。

“我会到外面去，看看能做什么，”冯马克特说，“找我女儿的事就交给你了。”

他们从雷达室下去，戴上超长效型空气滤化器，带着微型探勘设备（这样才能从雾中回来），就这么出发。他们来到大门，门卫却说道：“请您稍等，大人。这里有一通您的电话讯息，请打给控制室。”

审视者冯马克特很清楚自己不是一般人有资格通话的对象，他拿起通话装置，厉声回应。

雷达观测员的影像出现在门卫墙上的通信荧幕：“先生，他们现在就在我们头顶。”

“谁在头顶？”

“那些华亚人，他们下来了。我不知道那上面有多少人，但上方肯定有两千艘战舰，金星其他地方也还有几千艘。他们现在下来了，如果您要看他们怎么到达地面，最好赶快出去。”

冯马克特和道宾斯到了外头。

满天都是不断落下的人。人类躯体从乳色云翳的空中如雨降下，成千上万，他们的塑胶降落伞看起来像一朵朵泡泡。他们就这么落下来。

道宾斯和冯马克特看见一个没有头的男人飘落，降落伞的线将他斩了首。一个女人掉在他们附近。由于空投的关系，她

的喉咙原本用绷带随便包扎着，现在撕裂开，她被自己的血呛得窒息。她朝着他们蹒跚爬来，试着讲话，却只有窒息的哑音随鲜血流出，然后她一头栽在泥淖中。

两个婴儿掉了下来，在他们身边的大人被吹离到他处。冯马克特跑了起来，捡起他们，交给一个刚刚落地的华亚人。那男人看着怀里的婴孩，对着冯马克特丢去一个轻蔑而质疑的目光，把号啕大哭的小孩放在金星冰冷的烂泥中，冷眼一瞥就跑开，好像还有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神秘杂事得做。

冯马克特不让班奈特把小孩捡起来：“走吧，观察就好，我们没办法顾到所有人。”

他们有很多难以理解的社会风俗，这个世界的人都晓得。但也从没听过他们会把男的人、女的人和小还子从被污染的天空倒下。只有袞洪国才会毫无忌惮地操弄人命。“男的人”指的是男人，“女的人”就是女人，“小还子”指的是儿童，而“袞洪国”是过去国家时代留下来的名称，代表类似共和国、州或内阁政府之类的政体。然而不管它是什么，都是在地球管理局辖下、以华亚人的方式运作的华亚人组织。

而袞洪国的统治者是魏万宗。

魏万宗没来金星，只是把自己的人民送了过来。他让他们飘落在金星上，用唯一可能进行星球殖民的武器——人类自身——来对付金星的生态系。人类的双臂可以对付“老的”。这个名称来自最早勘查金星的华亚人先遣队，以“老人”的意思命名。

你必须将“老的”小心翼翼地堆在一起，不能让他们死掉，因为每死一个，就会有一千亩土地遭受污染。他们必须集体圈养在人类躯体和手臂围成的巨大活体栅栏里。

审视者冯马克特冲上前去。

一个受伤的华亚人男性到达地面，他的降落伞就在他身后变扁。他穿着短裤，腰系匕首，腰间还有一个军用水壶。空气滤化器贴在耳边，一根管子插进喉咙。他对着他们大喊了一些听不懂的话，迅速跛着脚离开。

人们一个又一个降落在冯马克特和道宾斯周围的地上。

他们触地后的一两秒内，降落伞就因为自动销毁装置在雾气中像泡泡似的爆开。这个巧妙又有效率的机制是静电的化学效应所致。

一如两人所见，随着那些人们不断掉落，氛围变得沉重。冯马克特一度被掉落的人撞倒在地，后来发现是两个华亚人小孩绑在一起。

道宾斯不停地问：“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去哪里？有人指挥你们吗？”

但他得到的回应只有听不懂的哭喊。时不时，会有人用英文大喊“这边！”或是“走开！”或“继续前进……”但也就这么几句话而已。

这场实验成功了。

那天，有八千两百万人被丢了下來。

经过恍若漫无止境的四小时，道宾斯在这冰寒地狱的一角找到特丽莎。金星虽然暖和，但注视着那些近乎赤裸的华亚人，他觉得自己被折磨得血液都凉了。

特丽莎向他跑去。

她说不出话。

她把头埋进他的胸口不住啜泣，最后他才听懂几个字。“我……我……我想帮忙，可是他们太多、太多、太多人了！”说到最后，她像尖叫一般放声大哭。

道宾斯将她带回实验区。

他们不必交谈。她用动作让道宾斯知道，她需要他的爱，以及他在身边带来的安慰，并决定与他相依相惜，共度一生。

当 they 要离开那一望无垠、仿佛盖住了整个金星的空投地带，好像有某种行为模式逐渐成形：他们开始将“老的”围在一起。

门卫让他们通过大门后，特丽莎静静亲了他一下。现在无须多说什么了。她接着逃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实验A区的人试着走到外面，看看有没有办法对那些开拓者伸出援手——但那是不可能的。开拓者的人数实在太多，数百万人散落在金星的丘陵和谷地，把他们属于人类的脚

趾踩进泥泞与污水中，压垮这颗异星的泥沼，也踏碎了那些奇特的植物。他们不知道要吃什么，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之中没有人能管控这一切。

他们收到的唯一命令，就是把那一大群“老的”赶在一起，并且用手圈住。

“老的”没有反抗。

几个地球日过去，袁洪国派出一辆辆小型侦察车，侦察车载来一批非常不一样的华亚人——之后才来的这些男人穿着制服、受过教育、残酷而体面。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达到目的，不管要付出多少自己人的命，他们都愿意。

他们为殖民地带来指导原则，把人们集合成群——不管这些男人或女人是来自地球的哪里，也不管和他们在一起的小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人们被分派了工作，立刻开始进行。人类的躯体做到机器做不到的事。他们轻轻将“老的”牢牢圈在一起，直到这种生物在荒芜中饿死，直到一个不剩。

然后稻田奇迹般地出现了。

审视者冯马克特简直不敢相信。袁洪国的生化学家设法让稻米适应了金星的土壤。侦察车里的箱子有秧苗，哀戚的人们跨过族人的尸体，手持着作物朝种植地前进。

金星的细菌无法把人类杀死，也无法分解死亡的人体。这个问题浮上台面后立刻获得解决。他们用巨型雪橇把那些落地时出了差错、在掉落途中窒息死亡，或被人践踏而死的男女小

孩带往一个秘密地点。道宾斯怀疑，这些尸体被拿来充当堆肥，在金星土壤中加入类似地球有机物的东西，但他没有将这个推断告诉特丽莎。

工作持续进行。

那些男女轮班工作。到了夜里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就透过触摸和叫喊彼此沟通，在看不见的情形下继续工作。刚培训好的工头大声号令，工人一个个排好队，触碰彼此的指尖，开垦工作就这么持续下去。

“那是一个了不得的故事，”老人说，“一天之内，八千两百万人掉了下来。”

“后来，我曾听魏万宗说，就算其中七千万人死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一千两百万个幸存者，就足以为袁洪国创造太空优势。他们也得到了金星，就这样。

“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男的人’‘女的人和‘小还子’从天上掉下来的景象，还有他们极为惊恐的面容。奇怪的金星大气让他们的脸从平常的黄棕变成绿色，就这么到处落下。”

“你知道吗，年轻人？”即将活到第五个世纪的道宾斯·班奈特问。

“知道什么？”记者问。

“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任何世界都不可能。毕竟现在，袞洪国没有留下任何势力；现在只有补完组织，而他们完全不在乎这支古代人类种族遇上什么事。过去的那些惊涛骇浪我都经历过，那是人们还想有所作为的时候。”

道宾斯看起来就像在打盹儿，却又突然激动地大喊：“我告诉你，天空满满都是人。他们像水一样泼下来，像雨一样下下来。我曾在非洲见过一种骇人的蚂蚁，星际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抵挡它们巡行觅食带来的恐怖。你记住，星辰之间没有一种东西比它们更糟。我看过半人马座 α 星系附近的疯狂世界，却从没见过人雨落在金星上那样的事。一天之内！超过八千两百万人！我亲爱的小特丽莎还在他们之中走丢了。

“但是稻子发芽了，‘老的’就这么死在人们用手臂围起来的墙中。我告诉你，那是人墙啊！是前人倒下、后人前仆后继自愿围出来的人墙！

“即便他们在夜里大喊大叫，也还是人类；虽然打的是一场不能诉诸暴力的仗，他们还是相互扶持。他们也是人，然后他们就这样赢了。那简直是疯了，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们赢了。仅仅凭着人类的手，就做到机器与科学得耗上千年才做到的事。

“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在一场金星的雨中，我看见由某个男的人搭起的第一栋房子。当时我和冯马克特还有神色惨然的特丽莎都在。那是用歪歪扭扭的金星木材盖出来的，其实根本算不上房子。但它就在那儿，由那名脸上带着笑容、打着赤膊

的男的华亚人盖出来。我们来到门口，用英语问他：‘你在这里盖的是什么？避难所或医院吗？’

“那个华亚人对着我们龇牙一笑。‘都不是，’他说，‘这是用来赌博的。’

“冯马克特简直不敢相信：‘赌博？’

“‘当然，’那男的说，‘赌博是人身处异地时第一件要做的事。它能带走藏在灵魂中的焦虑。’”

“就这样？”记者问。

道宾斯·班奈特喃喃地说，他还没讲到他自己的故事咧。他又说：“我几个曾曾曾曾曾孙就要出生了。你看看，有多少个‘曾’啊？但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他们脸上看出我和冯马克特一族的姻缘。特丽莎看过发生的事，她看到人是如何建立世界，只是用的代价比较高。她忘不了那晚——死透的婴儿横在昏暗的泥淖，降落伞的绳索慢慢消散；她听见女的人啜泣，而男的人安慰她们，但带着她们无处可去；她记得冷酷干练的官员从侦察车里走出来。她回到家，看见稻子长出来，然后看到袁洪国是怎样把金星变成属于他们的地方。”

“你自己有怎么样吗？”记者接着问道。

“也没怎样。我没事可做，所以我们把实验A区关了。我娶了特丽莎。

“之后，当我对她说：‘你并没有那么坏’，她终于能接受这个事实，并对我说：‘对，我不坏。’下人雨的那晚，是对所有人灵魂的试炼，也是对她的试炼。她遭遇了一场巨大的试炼，而且也通过了。她曾对我说：‘我见过，我见过那些人掉下来，我再也不想看到有人因此受到折磨。道宾斯，让我跟你在一起，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然后，”道宾斯·班奈特说，“虽然到不了永远，却可以是幸福甜蜜的三百年。我们一起度过第四个钻石婚纪念后，她走了。年轻人，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记者说：“是呀。”然而，当他将这个�故事提交给编辑，却被吩咐要把故事归档收起。因为它的娱乐性不足，观众是不会感兴趣的。

想着蓝色，数到二

I

在巨型太空舰靠界面重塑呼啸星际之间以前，人们必须靠着太空帆，一个星球一个星球地飞行。太空帆是大片的薄膜，在太空中组装而成，架在又长又坚硬的防寒索具上，附有一艘小宇宙飞船珙，供水手控制船帆、查询航线，并看顾密封于各个微型绝热舱中的乘客。这些个人舱仿佛粗大的绳结挂在船后。乘客对航行过程一无所知，只知道自己会在地球上睡着，四十或五十年，甚至两百年后，在另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醒来。

这种方法虽然原始，但很管用。

就是这种宇宙飞船珙让海伦·亚美利加追上不老先生，也维持了审视者在太空中存在已久的权威。当时两百多颗星球都是用这种方式，包括那颗注定财富远超每颗星球的古北澳大利亚星。

而出境港与高塔高耸入天、仿佛结冻核爆云的地球港不一样，它只是一排低矮方正的建筑。

出境港的氛围抑郁、单调、沉闷，效率高。它的墙面选的是红黑色，一如陈旧血迹，纯粹因为那样导热比较快。火箭也

非常简陋，发射处长得跟五金行没两样。地球上也许有几个能对观光客宣传的景点，但出境港绝不是其中之一。在那里的人从事的是真正重要的工作，也能因此得到该有的成就感，并让自己能够因专业而受到尊重。从这里启程的乘客会迅速失去意识。这些人对地球最后的记忆，便是那仿佛医院病房的小房间、一张窄床、某种音乐、某人说话的声音、睡眠，或许还有一阵冷。

他们会在出境港被放入自己的个人舱，然后封起，进入火箭，最后前往要出发的宇宙飞船珙。以往都是这么做的。

新的方式好多了。现在，乘客只要待在舒服的休息室里，玩几场牌，经过一两餐的时间就能抵达。只要你拥有半个星球的财富，或不眠不休连续拿两百年的优等考绩，谁都能办到。

光子帆则不是这样的，在那上头，每个人都像在赌博。

一名肤色白皙、发色明亮的年轻男子正满心喜悦地准备前往新世界。跟他一起出发的还有一位年纪较大，头发略显灰白的男人。另外，船上还载了另外三万人，以及地球上最美丽的女孩。

她本来可以留在地球，但新世界需要她。

她非走不可。

她搭的是光帆宇宙飞船珙，必须穿越永远存在着危险的太空。

有时，太空航行需要用到许多奇怪的工具——某个漂亮孩子的尖叫、死亡已久的老鼠大脑层叠的薄片，或某部计算机心碎时的啜泣。大部分的太空不会给你任何喘息机会，既没有中继休息站，也没有救援资源，也无法进行维修。你必须事先预测所有危险因子，否则一旦发生危险，它们就会要你的命。而最大的危险来源往往是人类自己。

“她好美。”技师一号说。

“她只是个小孩。”技师二号说。

“两百年后就不是了。”一号说。

“但她现在是个孩子，”二号笑了，“像有着蓝色眼睛的洋娃娃，刚要踏进大人的生活。”他叹了口气。

“她会被冷冻起来。”一号说。

“有时不会。”二号说，“系统有时会把他们解冻，他们就会醒来——非醒不可。你还记得‘旧二十二太空号’上发生的案子吗？他们都是好人，只是不该聚在一起，就是因为这样，事情才会变得那么乱七八糟，而且是很下流又残忍的那种。”

他们都还记得旧二十二太空号。搜救队最终靠着信号灯找到它，但那艘地狱般的宇宙飞船珙已在星群间漂流了好长时间，搜救队来得太晚了。

船本身的状态很好，太空帆的角度设定都非常正确。照理来说，整齐地挂在船后方的单人隔热舱中，上千名冷冻起来的沉睡者也该处于极佳状态。只是，他们真的在太空中漂流太久，大部分人都腐坏了。在船舱内（而这就是问题所在），水手早已衰竭或死亡，乘客中的后备人员也被唤醒。这些人要不是处不来，就是处得太多——好过头了，以至于不小心走往错误的方向。这些处于星间却只能待在脆弱狭小驾驶舱里的人，对彼此犯下的罪行前所未见，即使是在地球上存在几百万年的人性缺陷都无法超越他们的创意。

调查人员透过醒来的储备人员重建事件经过，结果全部感到不适。其中两个甚至要求进行“清除”，从此由岗位上退休。

这两名技师看着睡在台上的那名十五岁女孩，非常清楚旧二十二太空号发生了什么事。她算女人吗？还是女孩？如果她真的在飞行途中醒来，会发生什么事？

她的呼吸非常微弱。

两名技师在她身体两侧，互相看了一眼。一号说：“我们最好叫看守人来，这是他的工作。”

“他的话，可以试试看。”二号说。

心志看守人在半小时后愉悦地走了进来。这名男子的编号结尾用的是印尼文数字的十三——堤加-布拉斯。这名老人的外

貌极有魅力：他的轮廓很深，看起来很机灵，大概是第四次复活了。他看到台上的漂亮女孩，倒吸一大口气：

“这是在干什么，她要上船吗？”

“不是，”技师一号说，“是要参加选美比赛。”

“别开玩笑，他们真的要把这个漂亮的孩子送到外界？”看守人说。

“这是种母。”技师二号说，“暮色世界的人长得越来越丑，所以他们向大眼发了讯号，要求送一些长得比较好看的人过去。补完组织现在伸出了援手——这艘船上所有人都是俊男美女。”

“如果她真的那么重要，不是应该要把她冷冻起来、放进个人舱吗？那样她至少还有可能到得了。长着这种脸蛋啊，”堤加-布拉斯说，“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惹上麻烦的，更何况是在船上。有她的编号名称吗？”

“在那边的板子上。”技师一号说，“全都在上面。你应该也会需要其他人的，他们已经全都编列好，准备登船。”

“维希-库希，”心志看守人大声念出那几个字，“意思是‘五一六^[1]’。这名字有点好笑，不过挺可爱的。”他看了沉睡的女孩最后一眼，便开始进行自己的工作，弯腰读起这些将要加入后备机组员名单中的人的病史。读不到十行，他就知道为什么她会被找来担任紧急情况的后备人员，而非整趟航程都保持睡眠状态：她拥有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的“女儿潜能”

这个意思是，只要和她相处几分钟，任何正常的成人都可以（也一定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无论性别。她本身不会任何技能，也没有学习或培训能力，但她能给予比她年长的人心理上的激励，同时，她还能让这些受到激励的人为了活下去而奋力一搏，先是为了她，然后才是会为那些“收养人”自身努力。

虽然只是这样，但已经够特别，足以把她放进驾驶舱。她是古代残留的那些诗意断片最确实无疑的验证，她是“古老地球最美丽的女儿”。

堤加-布拉斯做完笔记时，工作时间已经快结束了。两名技师没有打扰他。堤加-布拉斯转头想再看那位可爱女孩最后一眼，但她不见了。技师二号已经离开，而一号正在洗手。

“你们没冷冻她吧？”堤加-布拉斯大叫着说，“我得把她安顿好——如果防护装置正常运作的话。”

“当然了，”技师一号说，“你还有两分钟。”

“你们竟然只给我两分钟来保全一趟四百五十年的航程！”堤加-布拉斯说。

“你需要多点时间是吗。”除了用词之外，这话之中完全没有要询问的意思。

“我需要吗？”堤加-布拉斯绽开笑容，“不，我不需要，即便等到我死去多年，那女孩都还是会安然无恙。”

“你什么时候会死？”技师一号客套地问。

“再过七十三年两个月又四天。”堤加-布拉斯爽朗地说，“这已经是我第四条命了。”

“我想也是。”技师说，“你很聪明，没有人一开始就是这么聪明，我们都在学习。我相信你会照顾好那个女孩的。”

他们一起离开实验室，爬上地面，回到地球凉爽、平静的夜色之中。

II

隔天稍晚，堤加-布拉斯兴高采烈地走进来，左手拿着一卷贩售规格的影片胶卷，右手则捧了一颗黑色塑胶方块。方块表面的银制触点正闪烁微光。两名技师礼貌地向他打招呼。

这位看守人完全藏不住自己的兴奋与喜悦：

“我已经帮那个漂亮的孩子安排妥当了。等我们帮她处理好后，她不仅可以保留她的女儿潜能，还会比原本的数字更靠近一千——我用了老鼠的大脑。”

“如果经过冷冻，就没办法放进计算机里哦。”技师一号说，“它应该和紧急储存设备一起行动。”

“这才不是冷冻大脑，”堤加-布拉斯气愤地说，“它已经接受过层叠处理。我们用强化细胞让它硬化，然后不断嵌合、压缩，做了大概七千层，每层都有一片至少两个分子厚的塑

胶。这是一只不会腐朽的老鼠。事实上，它可以永远这样思考、运作下去——当然，除非我们接上电，否则它没办法做太多思考。但总之，它拥有思考能力，而且永远不会腐坏。外壳是陶瓷塑胶做的，得用大型武器才破坏得了它。”

“那那些触点……”技师二号说。

“它们不通到里面。”堤加-布拉斯说，“这只老鼠的频率调整过了，与那女孩相通，同步率高至一千。你可以把它放在船上任何一处，外壳已经强化过了，那些接触点只是黏上去而已，它们会对里层对应的镍钢触点供应电力。我跟你讲，这只老鼠可以持续进行思考，直到最后一个人死在最后一颗已知的星球，而且它会永远想着那个女孩，永远永远。”

“‘永远’也太久、太可怕了。”技师一号打了个冷战，“我们其实只要两千年的安全期就够了，要是中间出什么问题，女孩搞不好不到一千年就会开始腐坏。”

“这你不用管，不管有没有腐坏，她都会被保护得好好的。”堤加-布拉斯低下头对着方块说，“你会一直待在维希身边，小家伙，如果她落到旧二十二太空号的处境，你要把情况变成充满冰激凌和西风颂歌的幼儿欢乐派对。”虽然没必要，但堤加-布拉斯还是抬头对技师说，“它其实也听不到我说什么。”

“这不是当然。”技师的回应很冷淡。

他们看着那个方块。这位看守人的确很有资格骄傲，那完全是工程学上的一大杰作。

“你还要对老鼠做什么吗？”技师一号说。

“有。”堤加-布拉斯说，“我要你们用每三分之一毫秒四千万达因，把她整个人生都印进他大脑左侧的皮质叶上，尤其是她的尖叫。她十个月大的时候特别会尖叫，因为嘴巴里长了东西。十岁时，她以为自己的竖井里的空气供给停了，但其实没有，不然她现在也不会在这里。这些她档案里都有，我要这只老鼠记得那些尖叫。另外，她在四岁生日时收到了一双红鞋，给我那两分钟的完整记录。我把解锁关键放进一整季的《玛西牙和月球人》里，那是去年最受少女欢迎的电视剧，维希看过它，现在她要再看一次，而老鼠则会被困在那个循环里。这样一来，她忘掉这出剧的概率大概比雪球在地狱里活下去还小。”

技师一号说：“什么啊？”

“什么？”堤加-布拉斯说。

“你后面说了什么？”

“你是聋了吗？”

“没有，我只是不懂你的意思。”技师有点恼怒。

“我说，‘她忘掉的概率大概比雪球在地狱里活下去还小’。”

“你是这样说没错，”技师说，“不过什么是‘雪球’？什么是‘地狱’？它们跟概率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我知道，”技师二号急忙插嘴，然后开始解释，“‘雪球’是海王星上一种冰的形态，‘地狱’是古夫七附近的一颗星球，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两样东西讲在一起。”

堤加-布拉斯看着他们，露出饶富兴味的表情——像个疲倦的老人。他不想解释，于是只轻声地说：“关于文学的话题，留待改日再谈。总之我的意思是，维希进到老鼠方块之后就会非常安全。老鼠会活得比她、比我们所有人都久，而且没有哪个少女能忘得了《玛西牙和月球人》，尤其如果她们像她这样每集都看两次。”

“她不会把其他乘客都弄到瘫痪吧？那样的话就不太好了。”技师一号说。

“完全不会。”堤加-布拉斯说。

“把力的单位再给我一次。”技师一号说。

“对老鼠，施加三分之一毫秒四千万达因。”

“这种程度连在月球外侧都可以听到呀，”技师说，“你得有许可证才能把这种东西放到别人的脑袋。要向补完组织申请特别许可吗？”

“就为了这三分之一毫秒？”

两人对看了一会儿，技师的前额皱了起来，他的嘴角抽动微笑，下一秒，两人都爆出笑声。技师二号一头雾水，堤加-布

拉斯说：“我要用最大动力，在三分之一毫秒的时间把这女孩整个人生放进去，让她能进到收在这个方块中的老鼠大脑。我问问你，正常人对三分之一毫秒内发生的事物会有什么反应？”

“十五毫秒内——”技师二号正要开口说话，又立刻打住。

“没错，”堤加-布拉斯说，“人对十五毫秒以内的事毫无知觉。这只老鼠可不只是做过嵌合压缩，重点是它还很快；那些层叠薄片的运作速度快到连它自己的神经突触都追不上，把女孩带过来。”

技师一号早就去带人了。

技师二号想了想，回头又问：“这只老鼠死了吗？”

“没死——死了——当然没死。你想问什么？这种事情谁知道。”堤加-布拉斯一口气说完整句话，断都没断。

年轻技师看着美丽女孩躺着的那张躺椅被推进房间。因为冷，她的皮肤从粉红转为象牙白，呼吸也缓慢到肉眼无法察觉。虽然如此，她仍如此美丽。她还没进入冷冻状态。

技师一号开始高声喊道：“老鼠：四千万达因三分之一毫秒。女孩：最大输出率，时间相同。载入量：两分钟。强度呢？”

“都可以。”堤加-布拉斯说，“随便啦。平常做深层性格刻印时用多少就多少。”

“就位。”技师说。

“拿方块。”堤加-布拉斯说。

技师拿起方块，放进女孩头旁一个像棺材的盒子里。

“再见了，永远不死的老鼠。”堤加-布拉斯说，“我死的时候，帮我多想想那个女孩。希望你看了上百万年的《玛西牙和月球人》后不会太腻……”

“记录。”技师二号从堤加-布拉斯那儿接过记录，把它放进一台戏剧播放器。戏剧播放器很普通，但输出线比任何家用的线路还要粗。

“关键码是什么？”技师一号说。

“一首短诗。”堤加-布拉斯把手伸进口袋，“别念出来，要是我们哪个人念错一个字，有可能会被她听见，那样会让她和那只层叠老鼠的联系产生偏差。”

两名技师看着那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几行清楚的旧式字体：

小姐啊，若有男人

来纠缠你，你可以

想着蓝色，

数到二，

再去找一只红色鞋。

他们笑了起来，笑容暖暖的。“非常好。”技师一号说。

堤加-布拉斯有点害羞地笑着道谢。

“两边的开关都打开。”然后他喃喃自语说，“再见了，女孩；再见了，老鼠。也许七十四年后再见吧。”

房里闪过一阵对他们的脑袋而言并不存在的光芒。

月球轨道上，一名领航员想起妈妈的红鞋子。

地球上有一百万人顿时数起“一、二”，却完全想不透为什么要这么做。

某艘航行在固定轨道的宇宙飞船珙，有一只聪明又年轻的长尾鹦鹉开始唱诵着整段短诗，搞得所有船员都在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除了这些之外，就没有任何副作用了。

躺在容器里的她因为一阵剧烈的扭曲拱起背，太阳穴周围的皮肤被电极烧焦了。那鲜红的疤痕与她浅白的肤色产生对比，显得非常抢眼。

方块读取不到那只既生又死的老鼠传来的任何讯号。

技师二号替维希的伤口抹药，堤加-布拉斯戴起耳机，非常、非常轻柔地碰了碰方块的电极，小心翼翼不让它从棺材箱中卡好的位置移开。

他满意地点点头，向后退了一步。

“你确定那个女孩有收到讯息？”

“我们可以在她冷冻之前重新检查一次。”

“《玛西牙和月球人》什么玩意儿的。”

“不可能有错，”技师一号说，“如果有少掉任何东西，我会让你知道。不过这不会发生。”

堤加-布拉斯看了那位非常、非常可爱的女孩最后一眼。七十三年两个月又三天，他自顾自地想。她被赋予了超越地球界限的一千年，老鼠大脑则是一百万年。

维希永远不会见到他们之中任何一人。无论是技师一号、技师二号，或是心志看守人堤加-布拉斯。

但是，直到死去的那天，她都会记得在《玛西牙和月球人》中看到最美的蓝光、进入催眠时那“一、二、一、二”的倒数，以及作为一个女孩在地球（或任何地方）曾见过最美的红鞋。

她在三百二十六年醒来。

盒子被人打开了。

她身上的每条肌肉、每根神经都在发疼。

宇宙飞船珙警铃大作，她非起来不可。

她很想睡。她想去睡，或去死。

宇宙飞船珙仍在不断吵闹。

她非起来不可。

她把一侧的手臂抬到棺材床的边上。在被送到地底接受催眠、冷冻起来之前，她曾在漫长的训练期间练习过如何上下床，她知道该抓哪些地方，也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她侧过身，睁开眼睛。

强烈的黄灯让她再次闭上眼睛。

这回，有个声音在她附近响起，好像是在说：“把吸管放到嘴里”。

维希哼了一声。

那个声音又继续说了些什么。

某种粗糙的东西抵上她的嘴。

她睁开眼睛。

她和光的中间逐渐浮现一颗人类脑袋的轮廓。

她眯起眼，想试图分辨那是不是另外一位医生……不对，她已经在船上了。

她的眼神焦距聚拢在那张脸上。

那是一个非常英俊又年轻的男子的脸。他的双眼注视着她的眼睛。她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既英俊又带着一股同情。她试着看清他的脸，却发现自己脸上不由自主堆满微笑。

对方把吸管推进她的唇齿间，她自动喝了起来。那是某种跟汤很像的液体，不过喝起来有药味。

那张脸说：“醒来，快醒来。现在躺着对你没有好处，快起来动一动，才能尽快掌握身体能力。”

她让吸管从嘴边滑开，喘着气说：“你是谁？”

“崔斯^[2]，”他说，“那边那位是塔勒塔沙^[3]。我们已经醒来两个月了，都在抢救那些机器人。我们需要你帮忙。”

“帮忙，”她喃喃地说，“你们需要我帮忙？”

崔斯的脸皱了皱、扭了扭，绽放出一个令人愉悦的傻笑。“好吧，应该这样说：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第三人的眼光帮我们检查那些我们觉得修好的机器人。还有，我们很孤单。塔

勒塔沙和我相处的时间其实也不久，我们看过了整份储备人员名单，最后决定叫醒你。”他友善地向她伸手。

她坐起身时看到另一个男人——塔勒塔沙，她顿时畏缩了一下，她从没见过长得这么丑的人！他的灰发剃成平头，像猪一样小小的眼睛陷在仿佛流满肥油的眼窝，贼呼呼地向外窥视；脸颊肉垂在怪物般的巨大下颚两侧。除此之外，最糟的是他的脸整个歪了——一边看起来有知觉、很清醒，另一侧却因持续痉挛而扭在一起，让人单是看就觉得身心一同剧痛。她不自觉将手放到嘴边，以手背贴唇。

“我以为——我以为，这艘船上的每个人都应该要长得很好看。”她说。

塔勒塔沙用半张脸对着她笑，另外半张则维持因冻伤造成的僵硬表情。

“是这样没错。”他的声音低沉，倒也不是令人讨厌的音色。“我们都应该是这样，但是呢，总有人的身体会在冷冻的时候坏掉。看来你得花点时间习惯我这张脸了，”他发出冷笑，“我也花了点时间习惯自己——大约两个月吧，很努力地在习惯。总之，很高兴见到你，也许过段时间你也会‘很高兴见到我’。崔斯，你觉得呢？”

“觉得什么？”崔斯露出些微的担心看着他们。

“就这个女的啊，还真是‘婉转’呢，现在年轻人果然直截了当。她刚刚说我不是应该要很帅吗，我就说不是。不管怎

样，她到底什么来头？”

崔斯看向她。“我扶你坐下。”他说。

她起身坐在盒子的边缘。

无须言语，他直接将结了一层薄膜的液体和吸管递给她，她继续吸着肉汤，然后像个小孩一样由下而上偷偷仰望那两个男人。她仿佛第一次遇上麻烦的小猫，双眼流露出天真与烦恼。

“你算是什么呢？”崔斯说。

“我是个女孩啊。”她把嘴唇从吸管上移开。

塔勒塔沙的半张脸浮现一种世故的笑，另外半张只抽动了一下肌肉，但仍没有任何表情。“这我们还是看得出来的。”他冷冷地说。

“他的意思是，”崔斯试着缓和气氛，“你受过什么训练吗？”

她再次移开嘴唇。“没有。”她说。

他们哈哈大笑，两人都是。先是崔斯：他的笑声仿佛塞满世上所有邪恶。接着塔勒塔沙也笑了，虽然因为太年轻，他不太有自我风格，却一样残酷。那笑声里有某种属于男性的、难以理解、危险隐秘的事物，仿佛知道一些所有女孩都必须以痛苦和耻辱为代价才能知晓的事。在那瞬间，他像个男人，而每

一个男人都令女人感到陌生。他们体内充满诡秘的动机，以及暗藏的欲望，而且受到女人不会拥有、也不想拥有的狡黠念头驱使。或许，从他们肢体中显露出来的甚至并非全部。

在维希过往的生命经历中，从没有一件事像这种笑声让她感到如此害怕。但是，她体内百万年来的女性直觉告诉她，她应该忽视其中的邪恶，然后随时警惕接下来可能会有的麻烦，期望眼下的情况终究能够好转。她曾从书上、从录音带中了解性是怎么一回事，但那股笑声与婴儿或爱一点关系也没有。那笑声中带着轻蔑、权力与残酷——是纯粹因身为男人所以才那么残忍，一种特有的残酷。在那一瞬间，她对这两人都起了反感，但这分恐慌又还不足以启动看守人在她脑中嵌入的保护装置开关。反之，她只是低下头，注视那十尺长、四尺宽的驾驶舱。

这就是她现在的家（也可能是一辈子的家）。其他沉睡者就在船上某处，但她没看到他们的盒子。她只有这个小小的空间，还有两个男人——一个笑容温暖、声音好听、有着魅惑灰蓝眼眸的崔斯；另一个是毁容的塔勒塔沙。还有他们的笑声——那差劲、诡秘又阳刚的笑声里头潜藏恶意与嘲弄。

但这就是人生。她想，我得继续过下去。就在此时，就在此地。

大笑完后，塔勒塔沙换了一副非常不一样的嗓音。

“晚点还有时间玩，我们现在得先把事情搞定。光子帆抓不到足够的星光前进到任何一处。主帆也被陨石扯开了，我们

没办法修——至少在那个洞有二十里宽的时候做不到。所以我们应该要‘临时维修’这艘船——我想古时候应该是这么说的。”

“要怎么办呢？”维希哀伤地问。然而就连她都对这个问题提不起劲。由于长期处于冷冻状态，酸疼和痛苦开始围剿着她。

塔勒塔沙说：“很简单。本来帆都披得好好的，但我们被火箭推入轨道，所以一边的光压会比另一边大。其中一面有光压，而另一面几乎没有的状况下，船一定会往某个方向前进，毕竟星际物质很细致，还不足以形成让我们慢下来的阻力。帆会不断远离目前最亮的光源。在最初的八十年，那是太阳，接下来，我们尝试同时撷取太阳以及它后方光团的亮光。现在，因为迎面而来的光比预期中多，如果我们不把帆的背光面对准目标、受力的那面对准恰当的替代光源，我们就会被推离目的地。水手已经死了——大概是出于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船依循自动机制叫醒我们，让导航面板来解释状况，然后……我们就在这里了。我们得把六架机器人修好。”

“机器人出了什么问题吗？它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做这些事，非得把人叫醒？它们应该够聪明，不是吗？”然而她真正想问的是：它们为什么一定要叫醒“我”？虽然她已经猜到可能的原因——这是这两个男人做的决定，不是机器人——但她不想逼他们说出这句话。她还记得那个男性笑声有多丑陋。

“机器人只被设定要修理太空帆，不懂怎么把帆撕开，我们得重新调整，让它们愿意接受我们意图离开可能造成的损

害，然后用我们新加入的工作项目继续航行。”

“我可以要点东西吃吗？”维希说。

“我帮你拿！”崔斯大喊。

“有何不可？”塔勒塔沙说。

在她吃东西时，三人继续拟定工作细项，并且冷静、沉着地讨论着。维希渐渐放松，觉得他们两个开始以同伴的方式对待她。

安排好工作行程后，他们判定，要把那些帆重新拉起、挂好大概得花上三十五到四十二个正常工作日。虽然负责船外工作的是机器人，但那些帆足足有七万英里长、两万英里宽啊。

整整四十二天！

结果这项工作需要的时间根本不是四十二天。差得可远了。

距离完工还有一年又三天。

驾驶舱里的关系没有太多变化。除了发表恶劣评语，塔勒塔沙不会找她麻烦。他在医药箱里找到的东西对他的外表没有什么帮助。不过，至少有某些药吃了后能睡得安稳而深沉。

崔斯成了她的爱人，不过他们的关系是那种属于草地上、榆树下，地球的大地上、涓涓小河边的纯情罗曼史。

有一次，她发现他们在打架，吓得大叫起来：

“停下来！快停下来！你们不要这样！”

他们停下殴打对方的动作，她疑惑地问：

“我还以为你们‘不能’这么做，因为那些盒子、防护装置，还有他们放在我们身体里的那些东西。”

塔勒塔沙用非常丑恶的语气决绝地说：“他们是那样打算的没错，但我好几个月前就把它们都丢到船外了。这里不需要那些玩意儿。”

崔斯的反应很大，仿佛刚刚才发现自己竟走进了古代的公有区界，却浑然无觉。他愣在那儿，瞪大眼睛。等他终于开口说话，声音里充满恐惧。

“这、就、是、我、们、打、架、的、原、因！”

“你说那些盒子吗？那早就没了好不好。”

“可是，”崔斯喘着气说，“每个盒子都应该会受到其他盒子保护——它们应该要保护我们不伤害自己——天啊，上帝保佑！”

“什么是‘上帝’？”塔勒塔沙说。

“那不重要，只是个旧字，我从一个机器人那儿听来的。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你打算怎么做？”他追问塔勒塔沙。

“我？”塔勒塔沙说，“我什么也不做，因为什么事都没发生。”他还能正常活动的那半边脸在狰狞的笑容下扭成一团。

维希看着他们两个。

她完全搞不懂现在是什么状况，然而仍因那并未明说的危险感到恐惧。

塔勒塔沙对着他们发出一阵丑陋又阳刚的笑声。这次崔斯没有加入跟他一起笑，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塔勒塔沙。

塔勒塔沙仿佛表演了一场勇敢却又冷漠的大戏。

“我的班结束了，”他说，“我要去休息了。”

维希点头，试图道声晚安，但一个字也没说出口。她吓坏了，却又极度好奇。在这两种感觉里，其实好奇心更糟。和她一起待在船上的有三十多万人，却只有这两人活着，只有这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一定知道一些她不知道的事。

塔勒塔沙装出一派潇洒，吩咐她说：“明天弄点特别的来大吃一顿吧，小女孩，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然后他就爬进墙里。

维希转向崔斯，想也没想到需要拥抱的竟然是他。

“我好怕。”他说，“我们可以面对太空里的任何事物，却没有办法接纳我们自己。我忍不住认为水手大概是自杀了，

他的看守人应该也崩溃了，现在真的只剩我们了。”

维希下意识环顾整个驾驶舱：“这里跟之前没有差别，就是我们三个，还有这个小房间，以及船外头的外界。”

“你看不出来吗，亲爱的？”他抓住她的肩膀。“那些小盒子能保护我们不被自己伤害，但现在全没了，我们没救了。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护我们不伤害自己——还有什么东西比人更会伤害人？比人更能杀人？还有什么事情会比自己更危险？”

“也没那么糟。”她试着挣脱。

他没有回话，而是把她拉过来，开始撕她的衣服——全功能布料夹克和紧身短裤，跟他的一模一样。她努力抵抗，试图反抗他，然而心里没有任何一丝害怕。事实上，她还比较担心他。在那个当下，她唯一顾虑的是塔勒塔沙可能会醒来，然后试图帮她。那样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

崔斯没有很强硬，很快就停手了。

她扶他坐下，两人一起跌进一张好大的椅子上。

他泪流满面，就跟她一样。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做爱。

他抽噎着，细声细语，把旧二十二太空号的故事告诉她。他说，人们倾进星群之间，让沉潜在内心深处古老的事物再次醒来，让他们的心变得比最漆黑的深太空还要可怕。太空从来

不会犯罪，大自然会不断传播死亡，但只有人类，会把罪恶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没有了盒子，他们就得正视自己的心，注视那无人认识、无垠无底的人心之中。

她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但尽力去理解。

在轮班结束很久之后，他终于睡去，落入那来回重复、一次又一次的喃喃自语中。

“维希、维希、不要让我被自己伤害！我现在该怎么做？现在，就是现在，该怎么让我不会做出可怕的事？我该怎么办？我现在好怕我自己，维希，我也怕旧二十二太空号。维希、维希，你要帮助我保护我自己。我现在该怎么办啊，现在、我现在、我现……”

她没有答案。他睡着之后，她也睡了。黄色灯光明亮地照耀在两人上方，机器人面板测到没有人类正在“开启”状态，于是接手了宇宙飞船珙和帆的全部控制权。

塔勒塔沙在早上叫醒他们。

那天之后，以及随后的每一天，再也没人提起盒子的事。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那两个男人注视彼此的模样，就像看着毫无血缘关系的野兽，维希则开始轮流注视他们。整个房间笼罩一股气氛，似乎在说只要一不小心出差错就可能致命。她从来不知道有这种充满丰沛生命力的东西存在。它没有气味，看不到，也无法以

手触摸。尽管如此，那却是再真实不过的东西，或许，那就是人们所谓的：危险。

她试着对他们都更亲切一点，让自己体内可以少一点那种感觉。但崔斯变得暴躁、满怀嫉妒，而塔勒塔沙则总是那副歪了一边的虚伪笑容。

IV

危险陡然而至。

塔勒塔沙的手盖了上来，把她拉出睡眠箱。

她试图反抗，但他像机器一样无情。

他将她整个人拉出来，翻过身，浮在半空。她整整有一两分钟完全碰不到地板，而他显然正等在那里，意图再次控制她的行动自由。她在空中扭过身体，还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看到崔斯的眼神追着自己的动作旋转。她隔了一秒才意识到自己确实看到了崔斯。他被一条紧急缆线绑住，电缆的另一端就系在墙上其中一根支柱。他比她还要无助。

冰冷而深沉的恐惧向她袭来。

“这算犯罪吗？”她对着虚无的空中喃喃自语，“你现在对我做的事，算是犯罪吗？”

塔勒塔沙没有回话，他狠狠地抓住她的肩膀，将她转向自己。她打了他一巴掌，他则打回去，力道之猛，她觉得自己的

整个下巴变成一道巨大的破口。

她曾经不小心弄伤自己几次，医疗机器人总是会冲过来替她治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类伤害过她。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要伤害其他人？除了男人之间的那些游戏，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根本不会！不应该是这样，但还是发生了。

突然之间，她想起崔斯说过的旧二十二太空号，还有人们在太空中失去自我时会发生的事，邪恶意念在他们内心滋长。在人类演化了一百多万年，这种邪恶仍如影随形——甚至一路跟进太空。

罪恶借着人的身体重新现世。

她试着跟塔勒塔沙说话。“你真的要像现在这样铸下大错吗？在这艘船上？这样对我？”

他的表情难以判读，因为有大半张脸都冻结成一个永不满足、龇牙咧嘴的笑容。他们面对着面，她的脸颊因为那个巴掌热辣辣的，但他完好的那半边脸却看不出被她打后该有的痕迹。那半边脸只显现出力量、警戒，以及某种难以想象、完全不该出现的协调状态。

最后，他仿佛一面在自己灵魂中神游，一面回答了她的问
题；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随我高兴，你懂了吗？”

“为什么不直接问我们？”她设法挤出一些话来。“我和崔斯会完成任何你想做的事，这艘小船上的只有我们，最近的地方甚至在几百万英里外，我们怎么可能不去满足你想做的事？放开他吧，跟我聊一下，我们可以为你做任何事。什么都可以，你有这个权利。”

他的笑犹如疯狂的尖叫。

他用脸贴着她，厉声说话。激动到口沫都飞溅到她的脸颊和耳朵。

“我不要权利！”他对她大吼，“我不要那些本就属于我的东西，我不要什么都按照规矩来。你以为我没听到你们两个每天晚上驾驶舱熄灯后的那些甜言蜜语吗？你觉得我为什么要把方块丢出船外？为什么需要力量？”

“我不知道。”她哀伤且温顺地说。她还没放弃，她想，只要他继续说话，也许说着说着就会把心里的结都解开，再次恢复理智。她曾听过有机器人会烧断自己的回路，好让其他机器人来追杀它们。但她从没想过这也会发生在人身上。

塔勒塔沙发发出一声低吼。这声低吼包含了人类的历史——他对生命感到愤怒，因为它承诺得太多，给得却太少；他对时间感到绝望，因为自己一边受它哄骗，又一边被它捏揉。他向后倒到半空中，让自己朝驾驶舱的地板飘去。带磁性的地毯吸着他衣服布料中如丝般的细铁线。

“你是不是在想‘他可以熬过去的’？”他说。

她点头。

“你是不是在想‘他会恢复理智，然后不再来找我们两个的麻烦’？”

她再次点头。

“你是不是在想：塔勒塔沙啊，只要等我们到达暮色世界，他就会恢复正常，那里的医生也会治好他的脸，然后我们又可以幸福快乐了。你就是这样想的对不对？”

她还是点了头。她听见身后嘴巴被塞住的崔斯发出一阵响亮的呻吟，但她不敢把视线从塔勒塔沙那张腐坏、可怕的脸移开。

“听好了，维希，情况不会这样发展。”他说，语气中的决绝甚至到了冷静的境界。

“你到不了那里的，维希。我要做我必须做的事，我要对你做从来没有人在太空中做过的事，然后把你的身体从废弃口丢出去。在杀掉崔斯以前，我会让他在旁边看，然后——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某种奇怪的情绪——可能是恐惧——让她喉咙的肌肉一阵紧绷。她口干舌燥，几乎说不出话：“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塔勒塔沙两眼发直，好像正注视着自己的内心。

“而我也不知道，”他说，“可是我确定那不是我会想做的事。我完全不想。那些事残暴又麻烦，而且等到一切结束，就没有你或他可以陪我说话了。但是，那是我必须完成的事，那是正义，虽然手段有点怪。你们是坏人，所以必须死。我也是坏人，但如果你们死了，我就不会变得那么坏。”

他露出爽朗的表情抬头看她，仿佛自己非常正常。“你有听懂我的话吗？哪怕只有一丁点？”

“不、不、不——”维希结巴了。她没办法控制自己。

塔勒塔沙盯着她，像是注视着一张将令他犯下罪行的脸庞，几乎是雀跃地说：

“你最好还是要听懂，毕竟要为此而死的人是你，接着是他。在很久以前，你对我做了一件错事，一件很肮脏、让人无法忍受的错事。不是，不是正坐在这里的你。如果要做出当初你对我做的事，现在你的年纪还不够大，也不够聪明。做出那件事的人不是现在这个你，是实际的、真正的你。可是现在，你就要遭受刀割、火烧、窒息死去，再用药救回，然后再次被刀割火烧被痛苦伤害到只要你的身体还能忍下去。等你的身体停止运作，我会穿上救难衣，把你的尸体和他一起推到太空。他可以活着出去——无所谓，我不在乎，反正没穿太空衣不过只是多吸两口气。然后我的正义就算完成一部分了。人们把这叫作犯罪，但其实它就是正义，是从人类内心深处生出的正义。这样你懂吗，维希？”

她点头，摇头，又点头。她不晓得到底该怎么回应。

“然后啊，我还有一些事情得做，”他带着某种愉快的语调继续说，“你知道船外面有什么东西正等着我犯下这些罪吗？”

她摇摇头，让他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

“有三万人正待在各自的个人舱里，跟在这艘船后面。我会把他们两个两个放进来，年轻女孩都是我的，其他的就都扔进太空。然后，我会在那些女孩身上发现——发现我一直以来必须做，却始终一无所知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毫无头绪啊，维希——直到我在太空中遇见你。”

他沉迷在自己的思绪中，声音变得梦幻起来；扭曲的那半边脸始终笑着，而灵活的那半边则看起来沉思着什么，有些忧郁。就是因为这样，她才因此觉得他心里可能还有能说理的部分——只要她反应够快，能想象得到那是什么。

她的喉头仍相当干燥，只能努力地用气音对他挤出几句话：

“你讨厌我吗？为什么要伤害我？你讨厌女孩吗？”

“我不讨厌女孩，”他整个爆发，“我讨厌的是自己。这是我在太空中了解到的。你不是人，女孩都不是人，她们软软的，很漂亮，又可爱，让人想抱在怀里，感觉暖乎乎。但她们没有感情。在脸坏掉以前，我也长得很帅，但那都不重要。一直以来我都知道女孩不是人，她们比较像机器人，全世界的权力都属于她们，却什么都不用烦恼。男人得顺从，得去恳求、

去受苦，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要受折磨、满心抱歉，然后乖乖听话，而女孩只要漂漂亮亮地微笑，或把好看的腿交叉着，男人就会放弃他过往渴望和努力争取来的东西，只为成为她的奴隶。然后那个女孩——”说到这里，他又开始用高昂、尖锐的声音大吼大叫，“然后那个女孩就可以当女人、生小孩，让更多女孩来纠缠男人，让更多男人成为女孩的牺牲者——更多奴隶、更多残忍——你对我好狠啊，维希！残忍到连你都不晓得自己有多残酷。如果你知道我有多想要你，你一定会像正常人一样觉得痛苦。可是你并不痛苦，因为你是个女孩。好了，你马上就会知道答案了：你将受尽苦痛，然后死去，不过，在那之前，你会先了解男人对女人会有什么感觉。”

“塔拉，”她用鲜少使用的昵称叫他，“不是这样的，塔拉，我从来就没有要让你痛苦的意思。”

“你当然没有。”他立刻回嘴，“女孩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这样的人就是女孩。她们比蛇还恶劣、比机器还过分。”塔勒塔沙气得不得了，在这外界深空之中，在这疯狂崩溃的边缘，他猛然站起，速度之快，让他整个人一下子横过空中，还必须在撞到天花板前把自己拦下。

此时，驾驶舱里发出某个声音，两人同时转过头看：崔斯正试图挣脱，但这只让事情变得更糟。维希朝崔斯飞去，但被塔勒塔沙一把抓住肩膀。他把她扳过来。他那张可怜而且悲惨的脸上，有两只眼睛瞪着她。

维希曾经想着死亡可能会是怎样。此时她想：

大概就是这样了吧。

她的身体仍在船舱中跟塔勒塔沙扭打，被手铐和口衔捆绑住的崔斯发出挣扎的低吼，她试着去抓塔勒塔沙的眼睛，但那股关于死亡的念头让她飘开，飘得很远、很远，深深躲进心里。

躲到一个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受人影响的地方。

一段话在深沉、缥缈的无意识中流进她脑海：

小姐啊，若有男人

要来纠缠你，你可以

想着蓝色，

数到二，

再找一只红色鞋。

要想蓝色并不难，她只要把黄色的驾驶舱灯光想象成蓝色就行。数“一、二”则是世上最简单的事。即使塔勒塔沙使尽力气想抓住她还能活动的手，她还是能想起自己曾在《玛西牙和月球人》中看过的那双最美最美的红鞋。

灯光瞬间变暗，控制面板的音量震天价响，对着他们大吼：

“紧急状况，最高紧急状况！人类毁损！人类毁损！”

塔勒塔沙吓傻了，下意识松开了她。

控制台仿佛海妖，不断对他们号叫着警报。计算机中仿佛溢满哭声。

塔勒塔沙直直看向她，换上与先前那股高昂又停不下来的怒意天差地远的语调，冷静而警觉地问：“你的方块——我漏掉你的方块了吗？”

墙上响起一阵敲门声。船外是几百万英里的虚无，什么都没有，却有人从那儿敲着墙。

有个他们从来没看过的人走进船里，穿过双层空心墙，仿佛那不过是一片比较浓密的雾气。

那是个男人，中年，尖脸，身材与四肢都很强壮，衣着很老派；他腰上挂着一整排武器，手里举着一根鞭子。

“你，那边的，”陌生人对塔勒塔沙说，“把他解开。”

他用鞭子的握柄指了指还被绑着、塞住嘴的崔斯。

塔勒塔沙从惊讶中回过神。

“你不是真的，你只是方块的幻觉！”

鞭子呼啸而过，塔勒塔沙的手腕上出现长长一条红色鞭痕。他还来不及再开口说话，血滴已经飘在他身边的空中。

维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的脑袋和体内似乎都一片空白。

她朝着地板的方向一坠，然后看到塔勒塔沙晃动了一下，走向崔斯，开始松开他绳子上的那些结。

当塔勒塔沙拿掉塞在崔斯嘴里的东西，崔斯立刻对着陌生人（而非塔勒塔沙）说：

“你是谁？”

“我不存在，”陌生人说，“但如果我想，我可以杀掉你们任何一个。你最好照我的话做。听好了，你也一样。”他稍微转过身，看着维希补充说，“你也是，因为喊我出来的人就是你。”

三人专注听着，刚才的愤怒已经完全消失。崔斯揉着手腕，甩甩手，让血液恢复循环。

陌生人以优雅的动作转回去，大部分的话都是直接对着塔勒塔沙讲的。

“我是从这位年轻女士的方块中分流出来的。你们有注意到灯光变暗吗？堤加-布拉斯在她的冷冻箱里留了一颗假的方块，把我另外藏在船上。当她对我想出解锁的念头时，会同时产生一瞬的微伏，要求我的终端计算机送出更多电力。我是由某只小动物的大脑制成，但拥有堤加-布拉斯的人格和力量，能够存活十亿年。当电流达到最强时，你们的心智就会产生一股扭曲的力量——那就是我。”他说，并特别跟塔勒塔沙解释。

“我并不存在，但如果我真的需要掏出那把不存在的手枪，对着你的脑袋射击，以我的控制力，完全足以让你的骨头听我命令。到时，你的头壳会出现一个洞，你的血跟脑浆会从里头往外喷——就像现在从你手上流出来的血一样。要是不相信，你可以看看自己的手。”

塔勒塔沙拒绝低头。

陌生人用非常从容的语气继续说：“我的手枪不会射出子弹或射线，不会爆炸，不会跑出任何东西——什么都没有。但你的身体会相信这件事，即使脑袋不信，那也一样；你的骨骼会相信我，不管你到底觉得那是真的或假的。我现在正在对你身上每一个细胞说话，与任何我认为是活着的东西进行沟通。如果我对着你想象一颗子弹，你的骨头就会被那个想象中的伤口拉开，皮肤会破裂、涌出血液；你的大脑会整个喷散开。让它们产生反应的并不是物理上的力道，而是它们与我的沟通联结——最直接的沟通联结。傻瓜啊，那或许不是真实的暴行，但照样能达到我的目的。这样你懂了吗？看看你自己的手吧！”

塔勒塔沙没把眼神从陌生人身上移开，但说话的声音异常冰冷：“我相信你。我想我应该是疯了。你要杀我吗？”

“我不知道。”陌生人说。

“你是人还是机器？”崔斯说。

“我不知道。”陌生人对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维希问，“他们造出你，然后把我和你一起送过来的，有帮你取名字吗？”

“我的名字是施桑^[4]。”陌生人向她鞠了个躬。

“很高兴见到你，施桑。”崔斯伸出手。

他们握手。

“我可以感觉到你的手。”崔斯讶异地看着另外两人。

“我真的可以感觉到他的手。”陌生人笑了，“你们在太空里的这段时间到底都在干吗？我还有工作得做，不闲聊了。”

“现在你是老大，”塔勒塔沙说，“你要我们做什么？”

“我还不是老大，”施桑说，“至于你们，你们要去做你们必须做的事。人类的本性如此，不是吗？”

“但是，请你——”维希说。

陌生人消失了，宇宙飞船球驾驶舱中又只剩下他们三人。崔斯的口衔和绳子终于飘到了地毯上，而塔拉的血仍缓缓浮在一旁的空中。

塔勒塔沙非常沉重且郁闷地说：“好了，我们撑过去了。你们觉得我发疯了吗？”

“‘发疯’？”维希说，“我不懂这两个字的意思。”

“思考受损，”崔斯向她解释，然后转向塔勒塔沙，语气非常严肃。“我认为——”但他的话被控制台打断，小小的铃声响起，有个灯号发出光芒。他们都看到了。灯号上亮着讯息：访客来访。

储藏室的门打开，一个美丽的女人走进驾驶舱，她看他们眼神仿佛认识所有的人。维希和崔斯有点吓到，但只是觉得很怪。而塔勒塔沙却是一脸茫然，面色死白。

V

维希看得出来，那女人穿的洋装样式早在上个世代就消失了——这种款式现在只能在故事盒里看到。裙子的后背全空，一整片用色大胆的彩妆从女人的脊椎部位向外扩散；而洋装的正面就跟其他款式一样，从镶在胸前较低而且丰腴的部位的磁铁垂片垂缀而下。不过，女人的垂片位置在锁骨上方，所以洋装拉得很高，散发一丝老派的拘谨。肋骨下方的垂片则在原位，固定着下方那一大片宽松柔和的裙摆，仿佛未经熨烫定型过裙褶：她戴着来自异世界的珊瑚项链和手镯，个个都成对。她看也不看维希，直接走向塔勒塔沙，说话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反驳且蛮横的爱。

“塔尔，乖一点，你最近不太听话啊。”

“妈妈，”塔勒塔沙倒抽了一口气，“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别跟我顶嘴。”她的语气十分严厉，“当个乖孩子，照顾好那个女孩。那个小女生在哪儿？”她四下张望，终于看到了维希。“就是这个女孩。”她补充道，“当个乖孩子，对那女孩好一点儿。要是你不乖，妈妈会伤透心，妈妈的人生都会完蛋；你会伤透妈妈的心，就像你爸那样——不要让我再说一次了。”

她倾身吻他额头。就在那瞬间，维希似乎看到他两边的脸扭了一下。

女人站起身，环顾四方，对崔斯和维希礼貌地点点头，然后就走回储藏室，顺手将门带上。

塔勒塔沙跟在她后面冲了过去，奋力拉开门，然后又“砰”一声将它甩上。崔斯在他身后喊：

“别在里面待太久，你会冻僵的。”

崔斯转头对维希说：“这都是你的方块做出来的。那个施桑，他是我看过最强大的守护者，你的看守人一定是个天才。是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吗？”他用头示意了一下那扇紧闭的门，“他曾经跟我提过一次，虽然讲得很含糊，不过他是妈妈带大的。他出生在小行星带，但她没把他交出去。”

“你是说他‘自己的母亲’？”维希说。

“对，遗传学上的母亲。”崔斯说。

“好恶心！”维希说，“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

塔勒塔沙回到房间，对他们不发一语。

那个母亲没再出现过。

不过，那个烙印在方块里的拟真人施桑，仍不断对着他们展现他拥有的权威。

玛西牙在三天之后出现，和维希聊了半小时，聊她和月球人的冒险故事，然后就又消失了。玛西牙从来没假装自己是真的。就一个真人而言，她长得太美了：瀑布似的浓厚金发，像皇冠一样缠绕在她形状完美的额头上方，深色眉毛在棕眼上方形成一道弧线，再加上那股让维希、崔斯和塔勒塔沙都好喜欢、调皮又可爱的微笑。玛西牙大方坦承，自己是故事盒剧集中的虚构女主角。塔勒塔沙已经从幻影施桑和他的幽灵母亲造成的震惊中冷静下来。他问了玛西牙问题，似乎急于搞懂这现象的原理。

她也非常乐意回答它们。

“你是什么东西？”他以命令的语气问，完好的那半边露出的亲切笑容比阴着一张脸还可怕。

“我只是一个小女孩呀，傻瓜。”玛西牙说。

“但你不是真的。”他强调。

“的确不是，”她坦白承认，“但你是吗？”她的笑声快乐，很女孩子气，像个将迷惑的大人用矛盾困住的青少年。

“听着，”他继续说，“你知道我的意思。你只是维希在故事盒里看过的某个东西，可是你却跑了出来，送了她几只想象中的红鞋子。”

“你可以等我走了再去摸摸看那些鞋子。”玛西牙说。

“那表示它们是方块用船上的东西做出来的。”塔勒塔沙自信满满。

“也是有这种可能噢。”玛西牙说。

“我是不懂船，但我猜他就是这样做的。”

“不过，就算鞋子是真的，你却不是，”塔勒塔沙说，“当你‘离开’我们的时候，会去哪里？”

“我不知道。”玛西牙说，“我只是来找维希的。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想应该就是回到我来这里之前的地方吧。”

“那里是哪里？”

“哪里都不是。”玛西牙说，她看起来很立体又很真实。

“哪里都不是？所以你承认自己也什么都不是啰？”

“如果你希望要我是那样，我就是啰。”玛西牙说，“不过我觉得这种讨论实在没太大意义。在你来这里以前，你又在哪里？”

“这里？你是说上这艘船以前吗？我在地球上。”塔勒塔沙说。

“那在来到这个宇宙之前呢，你在哪里？”

“我还没出生，所以不存在。”

“这样啊，”玛西牙说，“其实就跟我差不多，只是有些细节不同。在我存在之前，我不存在；当我存在时，我就在这儿。我是维希的人格发出来的回音，负责让她记得自己是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孩。就是这样啰！”

玛西牙又开始回头讲她和月球人的冒险，维希着迷地听着那些并不收录在故事盒版本中的故事。玛西牙说完后，握了握两个男人的手，轻轻啄了维希左脸颊一下，穿过船壳，走进太空那仿佛会啮人又教人发狂的虚无中。太空帆在天堂般的景色中遮去一小块，形成一个毫无星光的菱形。

塔勒塔沙用拳头击打自己另外一只手：“科学已经发展得太进步，为了以防万一，他们绝对可以杀了我们。”

崔斯极为冷静地说：“那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又算什么？”

塔勒塔沙陷入忧郁，沉默不语。

幻影出现的第十天过后消失了。方块拥有的能力将它导向一个决定性的决策点。很显然，方块和宇宙飞船珙的计算机以某种方式填补了彼此的资料。

这回，走进来的是一名太空舰长。灰发，满是皱纹，精神抖擞，因为承受过千万个世界的辐射而皮肤黝黑。

“你知道我是谁。”他说。

“是的，长官，您是舰长。”维希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塔勒塔沙说，“而且我不确定我不该相信你。”

“你的手好了吗？”舰长促狭地问。

塔勒塔沙不发一语。

舰长要求所有人的注意：“听着，现在的你们无法活着抵达航线上的任何星球。我要崔斯设定间隔为九十五年的巨型塑时，然后我会看着他替你们两个设定一次五年的值班期，这时间应该足够去设定太空帆、检查缠在一起的个人舱绳，然后送出报告信标。这艘宇宙飞船玕应该要有个水手，但这里的设备不够把你们任何一个人变成水手，所以我们得让你们三人都睡在冷冻床上，然后把赌注下在机器人的驾驶技术上。你们的水手是死于血栓，机器人在叫醒你们之前，就把他推出驾驶——”

崔斯的表情抽动了一下：“我以为他是自杀的。”

“完全不是。”舰长说，“现在，听好了：如果你们服从命令，大约三个睡眠周期后就能到达目的地，不听的话，就永远也到不了。”

“我无所谓，”塔勒塔沙说，“但这个小女孩得在还能活着的时候到达暮色世界。有其中一个突然跑出来的幻影叫我要好好照顾她，不要管其他的事，这么做的确是对的。”

“我也这么觉得，”崔斯说，“在看到 she 跟另外那个叫玛西牙的孩子说话前，我完全没意识到她还只是个小孩。也许有天，我会有个像她这样的女儿。”

对于这些话，舰长没有说什么，但这个睿智的老人对他们露出一个欢欣愉悦的笑容。

一个小时后，他们将整艘船检查一遍，三人准备要躺上各自的冷冻床。舰长过来对他们做最后的道别。

塔勒塔沙直接说道：“长官，我真的忍不住想问：你到底是谁？”

“我是一个舰长。”舰长马上回应。

“你懂我的意思。”塔拉疲倦地说。

舰长似乎检视了一下自己的体内：“我是被你们称为‘施桑’的人格，是从你们的脑中创造出来，暂时性的人工人格。施桑还在船上，但他躲着你们，避免受到你们伤害。他身上刻印了某个男人的性格印纹，那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个名叫堤加-布拉斯的男人。他身上同时带有五六个强大的太空警官的人格，以防哪天会需要用到那些技能。施桑靠着少量静电维持戒备，若有需要，他的触发机制会向船上的供电系统要求更多电力。”

“但他是谁？你又是谁？”塔勒塔沙继续说，语气近乎恳求，“在我差点犯下极为严重的罪行时，你们这些幽灵就这样冒出来救了我。难道你们只是幻觉吗？你们是真的吗？”

“这已经算是哲学问题了。我是科学创造出来的，这种事我不懂。”舰长说。

“拜托，”维希说，“能不能告诉我们，对你而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指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你觉得它‘像’什么。”

舰长陷入萎靡，仿佛所有的训练与纪律都从他身上消失，好像突然变得非常苍老。“我想，在说话或做事的时候，我感觉就跟其他的舰长没两样，但只要一停下来想这件事，我就会发现自己变得非常沮丧。我知道我只是你们脑中的回音，是输入方块里的那些经验和知识的产物，所以我想，我还是会做真实的人类会做的事，其他的就不去深究太多。我做的都是我分内该做的，”他挺起腰、站直身体，重新变回自己，然后又重复了一次，“都是我分内该做的。”

“那么，施桑，”崔斯说，“你觉得他怎样？”

一阵敬畏的神情——几乎可说是恐惧——在舰长的脸上蔓延开：“他？噢，他啊。”因为声音里的惊叹情绪，他的语气似乎变得丰富，在宇宙飞船珙小小的驾驶舱中不断回荡。“施桑，他是所有念头的发想者，是活过生命本身的‘活者’，是所有事物的操作者。他比你们最强烈的想象更强大，他让我从你们的脑袋里活了起来，事实上——”舰长用尽最后一分力

气，“他是一颗用塑胶层层叠加、保护起来的老鼠大脑！而我根本不晓得自己是谁！大家晚安！”

舰长整了整头上的帽子，直接钻进船壳。维希跑向观景窗，但船外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当然，也没有什么舰长。

“除了听话之外，”塔勒塔沙说，“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照做了。三人爬上各自的冷冻床，塔勒塔沙帮维希和崔斯接上正确的电极，然后才躺下接上自己的。盖子降下时，他们亲昵地叫着彼此的名字。

然后便沉沉入睡。

VI

在航行的终站，暮色世界的居民将个人舱匣聚集起来，收起太空帆，并接纳了宇宙飞船珙，直到确定所有的沉睡者都安然落地，才将他们唤醒。

一起在驾驶舱里入睡的那三人一起被叫醒。维希、崔斯和塔勒塔沙忙着回答死去的水手以及如何修补太空帆等问题，还有他们在旅途中遇到的那些甚至没时间相互讨论的麻烦事。港口的医生想办法将塔勒塔沙的脸复原，他看起来又老又年轻，然而气质异常高贵。维希终于发现原来他长得这么英俊。最后，则是崔斯找到了一点空档，跑来跟她说话。

“再见了，小鬼。”他说，“回学校读点书，替自己找个好男人吧，很抱歉。”

“抱歉什么？”维希心中突然升起一股令她感到糟糕透顶的恐惧。

“抱歉我在出状况前跟你那样亲热。你还只是个孩子，但是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他用手指梳过她发间，转身离开。

她站在那儿，在某个房间的正中，突然感到极度孤独。她希望自己能哭得出来。在这趟旅程中，她到底帮上了些什么忙呢？

塔勒塔沙悄悄来到她面前。

他伸出手，她握住他。

“这需要一点时间，孩子。”他说。

他也叫我“孩子”？她默默地想，然后礼貌地对他说：“也许我们会再见面，这个世界挺小的。”

他整张脸亮了起来，露出一个难以置信的欣喜笑容。光是因为那半边脸不再瘫痪，一切就变得非常不同。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老。不是真的老。

他的声音稍微有些紧张：“维希，别忘了，我都记得。我记得差点发生的那件事，我记得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什么——也许我们真的看到了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我们不会再看到

它们了。但我要你记住，你救了我们所有人。你救了我，崔斯，还有跟在后头的三万多人。”

“我？”她说，“我做了什么？”

“你帮了我们一把，让施桑开始运作。这些都是透过你才完成。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诚实、善良和友善，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么聪明，没有一颗方块能起任何作用。这些并不是因为某只死掉的老鼠对我们展现奇迹，而是你的心和你的善良救了我们。方块只是为你加上声光效果而已。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在，下场就会变成两个死人拖着三万具腐败的尸体，一路航进偌大的虚空。你救了我们所有人，也许你自己不知道，但你确实这么做了。”

某个公务职员拍了拍他的手臂，塔拉很有礼貌却也坚决地对那人说：“请稍等一下。”

“就这样了。应该吧。”他对她说。

她压不住一股想唱反调的念头。虽然很可能一开口就会让情况变得很不愉快，她还是说了：“那你……那时候……说的那些关于女孩子的话呢？”

“我记得。”他的脸一阵扭曲，仿佛瞬间又回到本来那副丑陋的模样。“我记得。但我错了。是我错了。”

她看着他，脑中默想着蓝色的天空，想着他身后的两扇门，和她行李箱里的红色鞋子，但没有任何奇怪的事情发生。没有施桑、没有声音、没有神奇的方块。

除了——他又转身回来对她说：“这样吧，让我们先确定下礼拜还能见到面。柜台那些人可以告诉我们之后会到哪里去，我们去问他们，这样以后就还能找得到彼此。”

他们一起走向入境柜台。

[1] 来自芬兰文。“viisi”为五，“kuusi”为六。

[2] Trece：西班牙文的十三。

[3] Talatashar：来自阿拉伯文（thalāth ‘ashar）与中文（Sh’san）的十三之合并。

[4] Sh’san。来自中文的十三。

自虚无归来的上校

1. 赤裸与孤独之人

我们从医院门板的窥视孔看进去。

哈肯宁上校又把睡衣脱掉、脸朝下、赤裸裸地躺在地板上。

他的身体硬邦邦的。

他把脸狠很向左转动，脖子上的肌肉看得一清二楚；他的右手从身体旁伸出来，手肘弯曲成直角，前臂和手掌直指上方；他的左臂也笔直地指向外面——不过手掌和前臂是朝下，跟身体平行。

他的双腿用滑稽的姿势模仿奔跑的动作。

只不过，哈肯宁并没有在奔跑。

而是平躺在地板上。

感觉就像是，他正努力地把自己从三次元挤出去，只躺在二次元世界，平平扁扁。格鲁斯贝克后退，把窥视孔的位置让给季马费耶夫。

“我还是觉得他需要来个裸女。”格鲁斯贝克说。他的脑子老是在想这些单纯的事。

我们用上了阿托品，也动手术，还有洋地黄属中所有的麻醉药、电疗、水疗、次音速热冲击疗法、视听冲击、机器催眠和气体催眠。

这些对哈肯宁上校完全无效。

我们要是把他拉起来，他就躺下；给他穿衣服，他就脱掉。

我们带他太太来看过他。在全世界都宣称他以英雄的身份死于浩瀚的虚无太空中时，他曾为他哭泣。然而他奇迹似的归来，震撼了地球七国，以及金星和火星上的移民基地。

哈肯宁以前隶属补完组织研究室团队，他们是他们开发的新式装置的试驾飞行员。

他们称那个装置为“塑时机”，但有一小群人称之为“界面重塑”。

虽然那东西的目的很简单，但我完全无法理解它背后的理论。大致来说，该理论试图将生物体压缩成二维结构，并让这个活生生的躯体与附属其上的物质，跳跃到远得不可思议的太空深处——也就是以我们现在的科技至少要花一世纪才能到达的最近恒星，半人马座 α 。

戴斯蒙（也就是哈肯宁）在补完组织总长团底下，拥有名誉上校的头衔，是我们最好的太空领航员之一。视力完美、心智冷静、体能精湛、经历一流。还有什么好挑剔的？

人类用了一架不比一般家用电梯大多少的宇宙飞船珙，把他送上太空一分钟——而他就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在数百万远距观众注视着航道的状况下——消失了。

我们猜测，他已经开启了塑时功能，成为第一位进行界面重塑的人。

再没人看过那架飞行器。

但我们找到了上校，一块肉都没缺。

他赤裸地躺在纽约中央公园，就在古遗址往西约一百英里的地方。

而且躺成我们在医院病房看到的那个可笑姿势：一只人形海星。

四个月过去，我们对上校的理解甚微。

让他活着不难。我们从直肠和静脉大量喂食他医疗生存必需品。他没有阻止我们，也不会抵抗，除非我们把衣服穿在他身上，或是让他离开平面太久。

如果长时间维持直立状态，他人会清醒一点——恰好能让他进入疯狂状态，或沉默状态，或趾高气扬坏脾气，开始反抗

护士、约束衣，以及任何挡了他路的东西。

有一回，那可怜的男人被折磨一整个礼拜，扎扎实实被绑在帆布里，每分每秒都在试着挣脱，好回到那个噩梦一般的姿势。那段日子恍如地狱。

上礼拜，他妻子来看他，但结果也不怎样——至少跟格鲁斯贝克这礼拜会提出的提议没差多少。

上校完全不在意她，就像他一点也不在意我们这些医生。

如果他真的从群星之间、从月球以外的寒冷地带、从进入深太空必会感受到的恐惧之中回来；如果他真的去过世上所有活着的人从未知晓的空间，并以一种看起来是他，但其实完全不是他的状态回来，按照现今人类拥有的这些陈腐知识，我们又怎能妄想将他唤醒呢？

当季马费耶夫和格鲁斯贝克不知道第几千次探视完上校，回来向我报告，我告诉他们说，我认为正常的方式应该无法在该案例身上取得任何进展了。

“我们重头来过吧，这男人在这里，但他又不可能在这里。因为没有人可以从群星之间回归——还赤裸得像刚出娘胎一样——而且轻轻从太空降落到中央公园，连个擦伤都没有。由此得证，他其实不在那个房间里，我们其实也没在讨论任何事物，也没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对不对？”

“不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转向比较一板一眼的格鲁斯贝克：“那就换你的方式来说。他在这里：大前提。他不可能在这里：小前提。我们不存在，证明完毕——这样有比较好吗？”

“报告长官、医生、主席、领导者，没有。”格鲁斯贝克说。即使火大，还是谨守礼仪。“您想让这个案子的脉络无效化，然后将我们导向非正统疗法。主啊！天国在上啊！长官！我们不能再朝那个方向去了。那人疯了。他是怎样进到中央公园，都没关系，这个问题要问工程师，而不是问医生。他发疯的这件事才是医学范围。我们可以试着去治疗，或不要去治疗，但如果把医学跟工程混在一起——”

“也没那么糟。”季马费耶夫温温地插了话。

作为同事，他的年纪比较大，有权用较短的头衔称呼我。他转向我：“我同意你的话，安德森——长官、医生。这个男人的身心状态已跟工程学混在一起。毕竟他是第一个搭塑时机出去的人，不管是我们、工程师或其他任何人，对于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其实一点概念也没有。工程师找不到机器，我们找不到他的意识，请把机器留给工程师处理吧。在这件事上，让我们坚持医学立场，好吗？”

我不发一语，等着他们消气，等他们冷静到可以跟我讲道理，而不只是出于绝望，乱吼乱叫。

他们看着我，绷着一张脸，保持沉默，想让我自己主动提出这件令人烦厌的事。

“把病房的门打开，”我说，“看他那个姿势也是跑不到哪里去，他就只想躺平而已。”

“躺得比长城上的苏格兰煎饼还要平，”格鲁斯贝克说，“但是，一直让他那样平平的，也不会有任何进展。他曾经是人类，唯一能让人成为人的方式，就是要带出他属于人类的一面，而不是让他维持在外太空时被硬加在身上的诡异平面姿势——不管他到底去了什么鬼地方。”

格鲁斯贝克好像一瞬间想到什么笑点，一下子笑歪了嘴：“我们可不可以说他躺在外太空的地板上呢，长官、医生、主席、领导者？”

“还算贴切，”我说，“你之后再试试你的裸女计划，但坦白讲，我不觉得那会有效。除非摆成那种怪姿势，不然那男人的脑容量连最基本的无脊椎动物都比不上。只要没在动脑，就等于没在看；没在看的话，不管是女人还是什么东西，他都看不到的。他的身体是没问题，问题在脑袋。我还是认为，关键在于怎么进入他的脑子。”

“或进入他的灵魂。”季马费耶夫低声说。他的全名为赫博·胡佛·季马费耶夫，来自全俄罗斯最虔诚的地区。“有时候你就是没办法不理睬灵魂啊，医生……”

我们进入病房，站在那儿，束手无策地看着那个赤裸的男人。

这名病人的呼吸悄然无声。他双眼大张（我们始终无法让他眨一下眼睛，连开闪光灯也没有用）。当他被拉离平面状态，会表现出一种怪异的原始野性，智力可能不超过吓坏、恐慌又发疯的松鼠。假使让他穿上衣服，或改变姿势，他就会疯狂抵抗，对着一切物体和人拳打脚踢。

可怜的哈肯宁上校啊！我们三人是地球上最好的医生，却对他束手无策。

我们甚至尝试研究他抵抗的方式，想看看他在挣扎时肌肉或眼球运动的模式，是否能透露他曾去过哪里，或遇到什么经历。但那也一无所获。他打斗的样子就像九个月大的婴儿。虽然使出大人的力气，但章法全无。

我们从没听过他发出任何声音。

他打斗的时候呼吸会很沉重，唾液有如沸腾，在嘴角边上发泡；他的手会笨拙地扯开我们替他套上的上衣、袍子和助行器；挣脱手套和鞋子的过程中，有时手脚的指甲会刮下自己的皮肤。

他总是回到同样的姿势：

躺在地板上。

面朝下。

手脚呈“万”字。

这就是从深太空回来的他。第一个成功返回的人，却又不算真的回来。

当我们无助地杵在那儿，季马费耶夫提出了那日第一个认真的提议：

“你们敢不敢试次级心灵感应者？”

格鲁斯贝克一脸震惊。

这个方式我只敢在脑子里想想。次级心灵感应者的名声很差。因为，假使他们被证实并不拥有完整的交流能力，不算真正的心灵感应者，就应该来医院报到，让我们把他们的能力拿掉。

他们大多会（实际上也真的）因为古律而躲着我们。

因为不完全的心灵感应能力，他们成为最糟糕的庸医和冒牌货。他们假装能与死者说话，把精神病人当成精神病人在看，只医好几人，却搞砸超出十倍的病例，而且总的来说，他们打坏了良好社会秩序。

可是现在……如果其他方法都没有效……

II. 次级心灵感应者

一天之后，我们回到哈肯宁所在的医院病房，几乎站在同样的位置。

我们三人围在地板上那具赤裸身躯旁边。

有第四个人跟我们一起。是一个女孩。

找到她的是季马费耶夫。她是他的宗教团体“后苏维埃东正教徒”里的一员。你可以从他们说盎格鲁语的方式听出来。因为他们用的是古英语里的“汝”，而不是“你”。

季马费耶夫看着我。

我非常隐讳地对他点了头。

他转向女孩：“姐妹，汝可助之？”

那孩子顶多十二岁。小小的女孩，有着长而尖的脸，唇形柔软，还有一双机灵的灰绿色眼睛；深色的长发垂在肩上，她的双手细长，脸上表情丰富。面对眼前这个迷失在自身的疯狂中的裸男完全不显讶异。

她跪到地上，直接对着哈肯宁上校的耳朵轻柔说话。

“汝有闻乎，兄弟？我前来相助。我乃汝之姐妹勒安娜。我乃汝于神爱之中的姐妹。我乃汝生于血肉的姐妹。我乃汝于苍穹之下的姐妹。我乃前来相助的姊妹。我乃汝之姐妹，兄弟。我乃汝之姐妹。若稍清醒，我就能助汝一臂之力。清醒，倾听汝之姐妹之言。为了望与爱，清醒，清醒，让爱进入。清醒，让爱使汝更加清醒，清醒，好让众人触及于你。清醒，以再次赋归，归于人之国度。人之国度乃好善之国度。人之友谊乃好善之物。汝之姐妹即为汝友，以勒安娜为名。汝之友在此。清醒，倾听汝善友之言……”

我边听，边看到她用左手轻柔地比了一下，示意我们离开房间。

我对着两位同事歪了歪头，表示该去走廊了。我们踏出门外，但没走远，以便继续观察。

女孩无尽的吟唱持续不停。

格鲁斯贝克全身紧绷地站在那里，用力瞪视着她，仿佛把她看成正规医学领域的入侵者。季马费耶夫则试着想露出亲切、仁慈和宗教的气势，但到最后也忘记了。以至于只是看起来一脸兴奋。我则有些疲惫，并开始思考我可以在什么时机让那个孩子停下来。这情况看起来实在不会有什么进展。

但她帮我解决了我的烦恼。

她突然哭了出来。

她边哭边说话，声音被啜泣截断，泪水从眼角流至颊上，滴落在脸庞正下方的上校脸上。

上校看起来仿佛陶土做成的模像。

我可以看到他正在呼吸，但双眼瞳孔不会移动。他并没有比过去这几周更有生气——并不更有生气，也并不更无生气。

毫无变化。女孩最后停止哭泣，不再说话，走向走廊上的我们。

她直接对着我说：“汝勇者乎？安德森，长官、医生、主席、领导者。”

这是个傻问题。谁知道这种问题要怎么回答啊？我能说的只有：“应该是吧。你想要做什么？”

“我要尔等三人——”她的话语有一股神圣如女巫的力量，“我要尔等三人戴上光束锚定头盔，与我共入地狱。这个灵魂已然迷失。受我从未听闻之力量冻结——冻结于群星之外，星群于是处捕捉了它，据为己有。汝见此可怜之人、可怜之兄弟虽身处吾等所在，其灵魂实悲啜于星群间邪恶罪孽之中，迷失于神爱与人类之友善以外。而汝，勇者之人，长官、医生、主席、领导者，可愿与我一同行入地狱？”

除了说好之外，我还能说什么？

III. 归来之人

那夜稍晚，我们从“虚无”之中回来。光束锚定头盔共有五顶。这个粗糙的仪器能对心灵感应进行机械式的校正，能把其中一人的神经突触抛给另一个人，好让我们五人的思想都能同步。

那是我初次接触格鲁斯贝克和季马费耶夫的内心。他们令我大大吃惊。

季马费耶夫极度纯洁，干净、简单，一如清洗过的床单。他是这样一名朴素的人，日常生活的急迫与压力完全没有进入他心里。

格鲁斯贝克则非常不同。他就像一座挤满猫头鹰的谷仓。生气勃勃喋喋不休，暴力愤怒。他内心的某些部分相当脏乱，其他部分则很干净。他的生命力有些脏臭，却又明亮；活力充沛、鼓舞人心。

我从他们那儿捕捉到自己内心的回音。对季马费耶夫来说，我有些高冷神秘；在格鲁斯贝克眼中，我则像一大块坚实的煤炭。他无法看进我内心太深的地方。实际上，他也不想。

我们全都朝着勒安娜的感知而去。就在触抵勒安娜心智的途中，我们遇见了上校的心。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糟糕的东西。

那是全然原始的欢愉。

身为医生，我曾见识过欢愉——带着毁灭性的吗啡，致命而且有害的芬奈，甚至是深埋在活体大脑中的电极。

身为医生，我曾被要求观看罪大恶极者在法律准许下自杀。进行方式非常简单：我们在他们大脑的愉悦中枢放一条细电线，那个罪犯就会把头靠近适当相位和电压的电场。一切再简单不过。他会因为数小时的欢愉而死。

而这比那更糟。

这种欢愉甚至不属于人类。

勒安娜就在附近某处，我在她说话的时候捕捉到她的思绪：“吾等必须前往彼处，尔等长官、医生、主席、领导者。

“吾等必须一同前往彼处，吾等四人，前往无人之处，前往虚无，前往痛苦的希望与内心，前往此人可能归来的痛苦之中，参见比这片宇宙更伟大的力量，参见曾将他送回家园的力量，去到非所在之所在，寻找非力量之力量，要求这非力量之力量放过他的心，将它给予吾等。

“尔等若愿意，便随我去；随我前往万物之终结，随我前往——”

突然之间，我们的心智中出现一片闪电般的光亮。

那是灿烂的闪光，明亮又精致、斑斓又温和。它遍布在所有事物上，那纯粹的色彩仿佛瀑布，调性柔和，但又明亮至极。光来了。

“光来了。”我说。

好怪。

然后它不见了。

就这样。

整个过程发生之快，快到无法称为刹那间——它似乎比刹那还短暂——如果你能理解那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五人都觉得好像被扶了一把、被注视着。我们觉得自己成了玩偶或宠

物，被握在远超人类想象的巨大生命形式中。而那个生命体注视着我们四人——三名医师与勒安娜——看到我们和上校，似乎意识到上校必须返回他的同类身旁。

因为，最后起身的是五个人，而非四个。

上校浑身颤抖，但头脑清楚。他还活着，并且再次恢复为人。他非常虚弱地说：

“我在哪里？这是地球的医院吗？”

然后跌入季马费耶夫的怀中。

勒安娜已经溜到门外了。

我随着她出去。

她转向我：“长官、医生、主席、领导者，我只求别道谢、别提金钱、不引注意，并对经历之事不提一字。我的能力来自主恩典之仁慈，以及人之善意。我不应侵犯医学领域。若非汝友季马费耶夫以寻常怜悯之心求助于我，我不会前来。向汝的医院邀功吧，长官、医生、主席、领导者，汝等应该忘了我。”

我口吃了：“但、但是报告？”

“随汝所愿，别提到我。”

“可是我们的病人……他也算是我们的病人，勒安娜。”

她绽开了一个甜美的少女笑容，仿佛孩童般亲切：“若他需要我，我会来到他身边。”

这世界变得更好，却没有因此更有智慧。

塑时机宇宙飞船珙下落不明，上校的归来也从未有合理解释。上校再也没离开过地球，只记得自己在月球附近按下按钮，接着就在医院里醒来，期间消失的四个月，毫无缘由。

而全世界只知道他和妻子没来由地收养了一名奇特且美丽的女孩。她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但灵魂蕴含超乎常人的温柔与宽容。

龙鼠游戏

1. 入座

做锚定传递这一行实在是够蠢的选择。昂德希尔火冒三丈，将身后的门关上。要是人们不懂得感谢你的付出，何必穿这一身制服，弄得自己活像个军人？

在椅子上坐定后，他后仰靠着头垫，把头盔拉下来，罩上前额。

他等待锚定传递装置暖机，一边思考在外走廊遇到的女孩。那女孩看到了他，又带点鄙视地看了看昂德希尔。

“喵。”她只说了这个字，别的话都没讲。但是光这样就让昂德希尔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把他当成什么？呆子？懒鬼？还是穿制服的小喽啰？难道她不晓得每进行半小时锚定传递，他就得在医院躺至少两个月吗？

装置暖机完毕，他感到周围的太空成为格状，他处在一个巨大、立体的网格中央，旁边空无一物。他可以感觉到，在虚

无之中有着宇宙独有的空洞感，令人隐隐作痛的恐惧感，以及每回只要碰上一丝惰性微尘，心中都会产生的焦虑感。

他慢慢放松，逐渐感受到太阳令人安心的稳定性。月球与各个熟悉的星群则像上了发条一样，持续绕着他转。我们的太阳系相当简洁，相当优雅，就像古代的布谷鸟钟那样，总发出亲切的嘀嗒声与令人放心的杂音，火星那几颗古怪的小卫星像老鼠般疯狂绕圈，它们规律的轨道运行是一种保证，告诉大家一切如常不变。但昂德希尔也知道，黄道面上方远处，有大约半吨的尘埃正在人类航道外飘浮。

现在这里没有必须对抗的事物，没有会扰动心灵的事物，没有什么东西会来把灵魂从肉体扯离、让它在血一般黏腻的瘴气中垂着湿淋淋的根。

没有插手太阳系的力量。他可以就这么一辈子戴着锚定传输装置，当一名小小的心灵感应航天员，感受着太阳就在他心上搏动、燃烧，以热气和暖意保护着他。

伍德利走了进来。

“世界照常运作，”昂德希尔说，“没什么好报告。难怪人类要等到界面重塑航行开始之后，才研发锚定传输装置。在这个地方和温暖的太阳待在一起，一切都太美好、太宁静了。每个正在旋转、绕圈的东西你都能感觉到，又舒服，又精确，又简洁。有点像是坐在自己家里似的。”

伍德利只是哼了一声。他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人。

昂德希尔的兴致依旧很好，他继续说：“像古时候的人那样生活一定很不赖，我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用战争毁了自己的世界。他们不必界面重塑航行，不必奔波在星际间讨生活，不用躲老鼠，或玩这种你捉我逃的游戏。他们那时不可能发明锚定传输，因为根本没必要嘛！你说对不对，伍德利？”

“嗯哼。”伍德利还是只用声音带过。他二十六岁了，还有一年就能退休，早就选好了一块农场。他在这行已经辛苦撑了十年，和最优秀的锚定传递员共事，他保持理智的方式就是对工作有太多想法，什么时候有突发状况，直接去面对处理。平常没有紧急事件，绝对不去想工作的事。

伍德利在“伙伴”中从来不是大受欢迎的人。那些伙伴并没有很喜欢他，有的甚至对他反感。他们怀疑他有时会对伙伴心生歹念，但因为没有一个伙伴曾清楚思考过要投诉，所以总长和其他锚递人员就不太管他。

昂德希尔还在赞叹着这个行业，意犹未尽讲个不停。“界面重塑时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不觉得那有点像挂了吗？你有见过谁的灵魂被抽出来吗？”

“灵魂抽出只是一种比喻，”伍德利说，“毕竟，这么多年来也没人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灵魂。”

“我可是有见过一次喔，我看过多格水木支离破碎时的模样。那时他身上流出一种奇怪的东西，看起来湿湿的，有点黏，像是出血——你知道他们怎么处理多格水木的吗？他们把他带走，移到我们都没去过的医院顶层，高高地摆在那儿，跟

其他人一起。所有被外界的老鼠抓到后还能活下来的人，都会被送到那里。”

伍德利坐下来，燃起一根古时候的烟管，管子里烧着的东西叫烟草。抽这种东西是很糟的习惯。不过，这样的他看起来相当豪迈潇洒。

“你听好，年轻人，不需要担心那种事。锚定传递技术一直在改良，伙伴的能力也在提升。我看过一些伙伴在不到一毫秒的时间就锚炸了两只位在四千六百万里外的老鼠。假使人类自己执行锚定炸射，至少会受限于人脑操作锚定光束所需的四百毫秒反应时间，我们根本来不及炸飞那些老鼠，同时还要保护好界面重塑宇宙飞船珙。不过，这些伙伴改变了战局。一旦上手，它们的反应就比老鼠还快，而且永远都会比老鼠快。当然了，要让伙伴共享你的心灵的确很不舒服。”

“它们也不好受啊。”昂德希尔说。

“不必管它们好不好受，它们不是人，它们自己的事让它们去担心。我见过的锚递员中，跟那些伙伴厮混、最后发疯的人，比被老鼠抓到的还多。你认识的人里面被老鼠抓到过的有多少个？”

昂德希尔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指。调整好的锚定传输装置照过来的强光打在指尖上，又绿又紫。他开始数起那些宇宙飞船珙。伸出大拇指：有一艘，安卓美达号（仙女座号），船员和乘客连人带船全没了。食指和中指：营救舰艇四十三、五十六号被发现时，锚定传递装置已经烧毁，船上人员不分男女老

幼，不是死了就是发疯。无名指和小指头，再加另一只大拇指：最早被老鼠毁掉的三艘战舰。当时的人才刚发现太空底下（就是某个比太空更低的地方）有某种难以捉摸的凶恶生物在活动，下一秒钟马上被摧毁。

界面重塑的感觉很奇怪，它感觉起来像——

像一些非常幽微、非常细小的东西。

有点像触电时的微微刺痛。

有点像酸酸的蛀牙初次咬合的疼痛。

有点像一道闪光扫过，稍微刺眼。

就是在那瞬间，重达四万吨、漂浮在地球上方的宇宙飞船珙突然莫名其妙地消失，或者也可以说它进入了二次元，然后重新出现在半光年到五十光年以外的地方。

然后，在某个时刻，当他坐进作战控制室，锚定传输装置就绪，太阳系在他脑中依旧持续运作，那道奇怪的光就这么闪了过去。只消一秒，或是一年（他永远弄不懂主观时间到底过了多久），然后，他就外界之中涣散：在星间那片可怕的开阔空间中。星星在他的感应心灵中就像一颗颗的青春痘，星球群离他极远，触不到，读取不了。

在这样的外太空里，有着阴森可怕的杀手伺机而动。人类刚开始探索星际空间时，从没遇过这种恐怖的死神。那些“龙”显然是因为恒星的光芒才不敢靠近。

龙，人们是这么称呼它们的。一般人察觉不到，也毫无感觉，除了界面重塑的振动外，接下来只剩死亡瞬间的重击，或是突然袭向人心的疯狂，带来一阵痉挛不止、颤动不断的黑暗高音。

但对心灵感应者而言，那就是龙。

心灵感应者察觉到看似空无一物的空旷漆黑太空出现某种带有威胁的事物，直到那阵剧烈、毁灭性的精神波袭来，乃至摧毁宇宙飞船珙上所有生物的心智，其相隔不到一秒。这短短一瞬，心灵感应者会感知到某种事物，一如古代传说中的龙，它是最难捉摸的狡猾野兽，是确实存在、最恐怖的恶魔，是由星间空洞、稀薄的物质，以某种手段结合对生命体的渴求与憎恶，得出的产物。

直到有艘船侥幸逃过一死，才带回相关讯息——这艘船上凑巧有个心灵感应者备好光束，意外朝着无辜的太空微尘发射。结果那条龙就这么从他心灵的全景视域消散无踪。至于其他乘客——也就是那些没有心灵感应的人——只是继续他们的旅程，浑然不知自己刚刚捡回一命。

自那之后，事情就简单多了，大致上来说。

界面重塑宇宙飞船珙上会载着心灵感应者，他们借由“锚定传输装置”——一种针对人类心智改良的心灵感应放大器，将探触感知的范围放大到无比宽广。锚定传输装置会通上电驱动，变成小型的自走光电炮，以光束将问题一次解决。

光束可以毁得掉龙，让宇宙飞船珙有机会重塑，回到三次元形态，继续飞越、飞越、再飞越，从一颗星跳航到另一颗。

突然之间，人类获胜并存活概率从一比一百的绝对不利，变成六比四的相对优势。

这样还不够。心灵感应者接受训练，进步至超人般敏锐的程度。必须在不到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侦测到有龙出没。

不过，人们发现龙能在两毫秒内瞬移一百万英里，比人类心智启动光束炮的反应还要快。

人类尝试让船随时包覆在光的防护中。

这种防御不久后便失效。

当人类逐渐了解龙族，龙自然也在研究人。不知怎么，它们成功将自己的身躯压成二维，然后以平直的轨迹迅速闯入。

对付它们需要高密度强光，光照必须达到恒星的强度。这种强光只有光爆炸弹才能产生，于是锚定炸射技术便出现了。

锚定炸射的原理来自引爆反应强烈的微型光核炸弹。将里面几盎司的镁同位素，转换成纯粹的可视光辐射。

人类的胜算持续增加，但是宇宙飞船珙还是难免损伤。

情况曾一度恶劣，连搜救人员都不愿寻找失事的宇宙飞船珙，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看到怎样的惨况——真的很可怕。你去搜救，却只是带回三百具等着埋葬的尸体，以及另外两三百

个痴呆的疯子。心智毁损到完全无药可救，接下来的人生都需要人喂养、帮忙洗澡、哄他们入睡、叫他们起床。日复一日。

心灵感应者曾试图进入这些受龙残害的伤员内心，但他们什么都没发现，只有不断从生命源头的原始火山中喷涌出来、如烈焰火柱般的恐惧感。

后来，“伙伴”登场了。

人和伙伴能联手完成“一个人”做不到的事。

人有智慧。

伙伴动作够快。

这些伙伴会搭乘比足球还小的小艇，跟在宇宙飞船珙外侧。它们会和宇宙飞船珙一起进行界面重塑，六磅重的小艇跟在船侧，随时准备出击。

伙伴的小艇移动敏捷，每一架都搭载了几十个比顶针还小的锚定炸弹。

锚定传递员靠心灵连动投射机制，将伙伴直接抛向那些龙——如字面意思，真的就是将它们丢出去。

对人来说像龙的生物，在伙伴的心中只是巨大的老鼠。

在冷漠空无的太空中，伙伴还是会依据原始本能行动。它们的本能与生命起源一样古老。它们发动攻击的速度比人类更

快。攻势一波接一波，直到与那些大老鼠战至你死我亡。而且，几乎绝大多数的战斗都是伙伴获胜。

宇宙飞船珙的星际跨跳航行有了安全保障，商业交易大幅增加，各殖民地人口上升，于是需要更多经过专业训练的伙伴。

昂德希尔与伍德利属于第三代锚定传输员，不过他们总觉得自己的技巧一直非常成熟。

借锚定传输装置在心中载入太空的空间，再载入猫伙伴的意识，并调整、收紧心灵，一切只为一个终极目标：与龙恶战一场。然而人的神经突触无法长时间承受这些操作，所以每次只要战斗，昂德希尔就得休养两个月，也是因为这样，伍德利才会只工作十年就得退休，他们还年轻，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但他们还是有极限。

选对猫伙伴非常关键，决定能选到谁的签运实在重要。

II. 洗牌

月木老爹和一个名叫薇丝特的小女孩走进房间。他们是另外两名锚定传输员。作战控制室所配置的人类成员现在全到齐了。

月木老爹是个脸色红润的四十五岁大叔，原本过着下田务农的平静生活，直到四十岁那年，政府当局才（非常迟的）发现他的心灵感应能力，并允许他以高龄入行，从事锚定传递工

作。他干得非常好，但是对这种工作而言，这个年龄简直是史诗等级。

月木老爹看着一脸阴郁的伍德利，还有沉默不语的昂德希尔，开口问道：“小伙子，你们今天都还好吗？准备好要大干一场了吗？”

“老爹每次都想大干一场。”那个名叫薇丝特的女孩咯咯发笑。她年纪非常非常小，笑声听来尖锐，而且幼稚。如果有人最不该出现在这野蛮又猛烈的锚定轰炸战，大概就是她了。

昂德希尔曾看过伙伴之中最无精打采、动作也最迟缓那只，在结束与薇丝特的心灵联结，竟然高高兴兴地离开。他很惊讶。

伙伴通常不太在乎自己这趟旅程要和哪个人类的心灵配对。人类心思复杂，而且不知怎么，总是乱七八糟、非常夸张——它们好像就是这么看人类的。虽然从没有伙伴质疑过人类的心智较优越，但它们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伙伴喜欢人类，愿意和人并肩作战，甚至为他们牺牲生命。不过，若是某只伙伴喜欢上某个特定的人——就像哇鸣队长或梅女士喜欢昂德希尔——就与智商无关，而是因为性格和感觉了。

哇鸣队长觉得昂德希尔这个人的脑子很蠢——关于这点，昂德希尔清楚得很。哇鸣队长喜欢昂德希尔真正的原因，来自他心里的那份情感——就是他的亲切与友善，不时闪现于潜意识的令人愉快的特质，一点点的调皮与幽默，以及面临危机时

的兴奋感。至于那些语言文字、历史典籍、思想观念和科学理论——昂德希尔可以在心中感到哇呜队长反射回来的印象——全是没用的废渣。

薇丝特小姐看看昂德希尔：“我敢打赌，你一直在摸彩球上涂了什么黏黏的东西。”

“我才没有！”

昂德希尔觉得自己耳根子发烫，非常不好意思。他还是见习生的时候曾想在抽签时作弊。那时候他特别喜欢一只伙伴，是只名叫“萌”的可爱年轻妈妈。和它合作真的轻松很多。它和昂德希尔非常亲昵，感情好到昂德希尔可以不在乎锚定炸射有多辛苦，完全忘记自己受训可不是为了跟伙伴共享美好时光。他们应该要做的是一同拼死作战。

作弊一次就够你受的了——他被抓到，为此被嘲笑了好几年。

月木老爹拿起人造皮革做的杯子，摇摇里头的石骰。这玩意儿会决定他们在这趟旅程搭档的伙伴。长者优先。他率先丢出骰子。

老爹的表情皱了一下，他抽到一只贪婪的硬汉老猫，满脑子都是食物，脑中有一整片浮着腐臭的鱼的海洋。月木老爹说，他有一次抽到这只贪吃怪咖，那些臭鱼的影像刻进他心底，气味浓烈又恶心，害他好几个星期打嗝都带着鱼肝油味。不过这贪吃鬼对冒险的兴趣跟对鱼一样大——它杀了六十三条

龙，是现役伙伴中的最高纪录。因此，就算付给它与它那身肥肉等重的黄金，都非常值得。

下一个抽签的是薇丝特。她抽到哇呜队长。知道自己抽到哪个伙伴后，她笑了开来。

“我喜欢这只，”她说，“和它一起作战很好玩。它到了我心里之后会有种毛茸茸的感觉，很舒服，很可爱。”

“哇靠，什么毛茸茸很舒服，”伍德利说，“我也和它心灵连通过，这家伙是整艘船上最好色最下流的，没有之一。”

“肮脏的男人。”女孩说，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事实。

昂德希尔看着她，打了个冷战。

他不懂她和哇呜队长相处怎么有办法这么镇定。那家伙真的满脑子都是纵欲的念头。哇呜队长在激战中要是一亢奋，就会产生混杂了龙族、致命老鼠、爽快的性爱、鱼腥味，以及空间转换的冲击交错影像，在昂德希尔和哇呜队长各自的脑中纠结错。他们的意识在那个当下会透过锚定传输装置相互联结，某种人类与波斯猫的古怪合成兽就此诞生。

昂德希尔想着：和猫共事就是会有这种麻烦。只可惜，你找不到其他生物能取代伙伴的职务。对于进行心灵感应联结，猫什么问题都没有。它们也够聪明，能因应战斗需求，只是它们的欲望与动机和人类完全不同。

只要你想出一些具体形象给它们，这些猫就会友善黏人；一旦你念起莎士比亚、柯尔格罗夫的文句，或试图向它们说明宇宙，猫伙伴就直接收合心智，呼呼大睡去。

想想实在有点好笑，在太空作战中冷酷又有智慧的伙伴，竟然和人类在地球上千年来当宠物养的是同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有好几次，昂德希尔回到地球看到一般的猫，一时忘了那不是能心灵感应的作战伙伴，还恭敬地朝它们行礼，脸都丢大了。

昂德希尔拿起皮杯，掷出骰子。

运气不错，他骰到了梅女士。

在合作过的伙伴中，梅女士的心思最细腻。就波斯猫而言，它完全展现出精心培育、血统纯正与心灵进化的顶峰。它比任何人类女性都要复杂难懂，而那种复杂融合了情绪、记忆、盼望，以及对事物的各种细致的辨别——是一种无须言语就能归纳别类的智慧。

第一次接触这只猫的心灵时，昂德希尔被那样澄澈的心灵吓到了。昂德希尔和它一起回顾它的童年，熟知它的每次交配，勉勉强强看见所有和它联合作战过的锚递员，他甚至看见了自己它在它心中的形象——容光焕发、开朗有神、充满魅力。

他甚至觉得自己接收到一丝丝遐想。

昂德希尔既渴望又带点讨好地想着：真可惜，我不是猫。

伍德利拾起最后一颗摸彩球。什么样的人，就抽到什么样的猫——是那只臭脸又怕人的公猫，他跟活力四射的哇呜队长是天差地远。伍德利的这只伙伴是船上所有猫之中最没有灵性的，它是一只心思笃钝又野蛮的低等动物。就算会心灵感应，也改变不了它的本性。它只是一个堪用的战斗员，没别的好处了。

伍德利哼了一声。

昂德希尔用奇怪的眼神瞄他。伍德利除了哼哼地发牢骚，到底还会什么啊？

月木老爹看着其他三人说：“你们该去带自己的猫伙伴了。我会通知开路舰长，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外界。”

III. 发牌

昂德希尔转开梅女士笼子的组合锁，轻柔地叫醒她，抱入怀中。梅女士慵懒地拱起背，伸展爪子，开始发出呼噜声，然后她想了一下，决定不如舔舔昂德希尔的手腕。昂德希尔还没戴上锚定传输装置，所以他和猫的心灵尚未连通，不过他多少能从梅女士胡子的角度与耳朵的摆动看出，对于他们又能配对合作，她感到非常高兴。

虽然没使用锚定传输装置时，人类的话语对猫完全没有意义，但昂德希尔还是对她说着话。

“可爱的小东西，竟然让你在这种冰冷空虚的地方晃荡，还送你去猎捕那些大老鼠，简直是暴殄天物。那些老鼠比我们

所有人的体积加起来都庞大、个性也更狠毒。这样打打杀杀的生活也不是你自愿的，对吧？”

梅女士舔舔他的手作为回答，呼噜呼噜直叫，用松软的长毛尾巴搔过他的脸颊，然后转过身，金黄色眼睛一闪一闪地看着他。

他们凝视彼此好一会儿。其中一人蹲着，另一个则撑着后腿站起来，用前脚爪子攀着对方的膝盖。这一人一猫互望，阻隔在他们中间的则是没有任何话语可言传的远阔。然而，他们的情感只需相望一瞬就可跨越。

“该进去啰。”他说。

梅很听话地走到她的球形托盘，爬了进去。昂德希尔亲自将迷你版的锚定传输装置安稳地套在她的脑袋下方，并确定她的爪子都包上了衬垫，这样在战斗激烈时才不会割伤自己。

昂德希尔轻柔地问她：“准备好了吗？”

在装置的活动最大范围内，梅女士梳理着自己的毛，并在关住她的小格子里温柔地喵喵叫，算是回答。

昂德希尔一翻手关上盖子，看着密封胶在边缝涌现。接下来几个小时，梅都得和这个抛射弹头焊接在一起，直到完成任务，工作人员才会用小型切割电弧把她弄出来。

昂德希尔把整个抛射弹头拿起，将它滑进发射管，关上门、扳上锁，自己也就座，然后戴上锚定传输装置。

他又一次拨动开关。

昂德希尔坐在一间小舱房里，窄窄窄窄、暖暖暖暖，另外三人的身体移到他身边，天花板上的明亮灯光仿佛能够触摸，沉沉压在他闭起的眼皮上。

随着装置热起，房间逐渐消失。其他人不再是人的形状，而变成发光的小火团，像余烬一般，燃着暗红色火焰；生命体的意识在其中燃烧，像乡间的壁炉中置许久的炽红炉炭。

当装置更热，他可以感到地球就在下方。船滑远了，他感受到月球在遥远的另一端如常运转；他感受到群星，感受到太阳温热、明确的光；那能够使恶龙远离人类原乡的美好光芒。

最后，他全神贯注投入其中。

因为心灵感应能力，他“现身”在几百万英里内的区域中。现在，他可以触摸稍早注意到的那团远在黄道带上方的灰尘。随着一股柔和的暖意，梅女士的意识朝他的意识流注而来。她的意识温柔而澄澈，对他的心灵而言浓烈一如香油，教人放松、令人安心。他可以感觉到她的欢迎。其实也不算什么念头，只是原始的接纳情绪。

他们终于又合为一体了。

而在昂德希尔心中某个遥远的小小角落，那个地方就像他童年时见过最精致小巧的玩具，他仍能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房间与宇宙飞船珙，也知道月木老爹正拿着话筒和负责船舰的开路舰长通话。

在他的耳朵辨识出那些字眼前，进行感应中的心灵就抓取到它们要表达的意思。那些话语真正的声音慢慢跟随它们的意念，就像沙滩上先亮起一道闪电，接着雷声才自远方跨越海面而来。

“作战控制室就绪，界面重塑准备完成，以上报告。”

IV. 战局

对事物的体验，梅女士的反应比他快，这点总让昂德希尔有些吃味。

他绷紧了身体，随时准备接受界面重塑时那短暂而酸楚的刺激感。不过，在他的神经还来不及辨别前，他就收到了梅的预告。

地球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他因此盲目摸索了好几毫秒，才在心灵视域右后上方的小角落找到太阳。

这次跳得真远，他想，照这样子，再跳个四、五下就能到目的地了。

宇宙飞船珙外的几百英里处，梅女士的心绪传了回来：“好温暖，好宽大，是巨人！勇者，好亲切，好温柔，还有巨大的伙伴。和你在一起真好，真好，真好，暖暖的，热热的，现在开打，现在冲吧，和你一起真好。”

昂德希尔知道，其实梅不是在用语言思考，那只是梅的猫脑子在咿咿呀呀发出声音，然后他的心灵再将那清晰易可爱的

娃娃猫语转成可以理解的意思。

他们并没有沉迷在这你来我往的亲切招呼中。昂德希尔的感应一路延伸，远超过梅女士的感官范围。他警戒着有无异物靠近宇宙飞船珙。能这样一心二用实在相当有趣，他可以一边使用戴着锚定传递装置的心灵扫描太空，同时又感觉到她四处乱窜的心思。梅女士正在想她以前的一只猫儿子。金色脸孔，前胸满布密绒绒的柔软白毛。

正在搜索时，他收到梅的警告讯息。

我们再跳一次！

他们照做。宇宙飞船珙已经移动到第二个界面，星图都那么陌生，太阳落到不知道多远的后方，即使是距离最近的星星，都遥不可及。在这么开阔、空洞、令人厌恶的太空，正是龙最活跃的地方。他将心灵感应再延伸得远一些，再远一些，侦测、找寻着一切威胁，随时准备要将梅女士甩向可能出现的危险。无论何时何地。

突然间一股恐惧感在他心里陡长，如此剧烈、明确，具体到他整个身体都扭曲了起来。

那个叫薇丝特的小女孩似乎发现了什么——一个庞大、细长、黝黑、锐利、贪婪、可怖的东西。她把哇呜队长抛射过去。

昂德希尔设法保持思绪清晰。“小心点！”他用心灵感应大喊，试着让梅女士移到别处。

他感知到战场一角属于哇呜队长的愤怒欲望；那肥大的波斯猫正在靠近那片威胁到宇宙飞船珙及乘客的带状尘雾，并发射出光爆弹。

炸裂的光束都是差一点点就击中。

那团尘雾压缩起来，从一条魮鱼的模样转为长矛状。

整个过程不到三毫秒。

月木老爹用人类的话语说了些什么。那个声音仿佛从沉甸甸的罐中向外缓缓淌流的冰冷糖浆：“船——长——”昂德希尔知道他要说的是：“船长，加速！”

不过，这场战斗不用等月木老爹说完话就会结束了。

一毫秒后，梅女士也参战。

猫伙伴的敏捷与巧劲在此派上用场。她的反应比他快，可以清楚看到超大老鼠正朝她扑来。

她精准地发射光爆弹。换作是昂德希尔，肯定会发生误差。

他虽连接了她的心，却跟不上她的反应。

他感到这来自外星的敌人在他意识中撕开一道伤口。那跟地球上会受到的任何疼痛都是不一样的——赤裸裸、令人发狂，仿佛从肚脐中央烧烫起来。他痛得几乎要在座位上扭动。

但事实上，他连扯动一丝肌肉的时间都没有，梅女士便已展开反击。

五颗平均分布于十万英里之中的光核爆弹同时炸开。

心灵与肉体上的痛楚都消失了。

在梅女士手起刀落的同时，剧烈而可怕的征服兽性流淌在她的心灵之中，只有那么一下，不过他还是可以感觉到。原本被认为是超大太空鼠的猎物在瞬间毁灭，猫儿们总是很失望。

然后，他感觉到她的伤势，疼痛与恐惧迅速袭击他们，而那场比眨眼更短暂的战斗开始又结束。一瞬间，界面重塑伴随的强烈酸蚀刺痛又涌上。

宇宙飞船珙再次跳跃。

他能听见伍德利对着他想：“你休息一下，接下来换我和这老浑蛋接手。”

又发生两次刺痛。是跨跳。

他完全不确定自己在哪，直到加乐多尼亚太空泊台的灯火在下方亮起。

昂德希尔带着超乎想象的疲惫，努力将自己的心思接回锚定装置连线，轻柔且细心地把梅女士的抛射弹头接回发射管。

她累得半死，不过他能感觉得到她的心跳，听见她的喘息，还能大致意识到她从心底向他传来的感激。

V. 结算

他们将他安置在加乐多尼亚的医院。

医生很亲切，但也很坚持：“你真的被龙碰触到了。在被龙刮伤的人里面，你是我见过最靠近的，但也因为那瞬间太短，所以要分析清楚那时候发生了什么状况，得花上许多时间。总之，要是龙接触你的时间再多十分之几毫秒，我想你我现在就会进精神病院。挡在你前面的到底是什么猫？”

昂德希尔觉得从医生口中吐出来的每个字都很慢很慢。比起心灵直对心灵的那种快速、精准又明确的畅快思绪，言语实在太麻烦。可是，像医生这样的一般人只能借由语言沟通。

他想出声讲话，但嘴巴动起来很笨重：“别用‘猫’来称呼我们的伙伴，称呼他们正确的方式是‘伙伴’。我们是一起作战的队友。你要知道，我们都叫他们伙伴，而不是猫。我的伙伴还好吗？”

“我不晓得，”医生的语气很抱歉，“我们会帮你确认一下。另外，老兄，你放松点，这时只有多休息才会有帮助，你有办法自然入睡吗？还是需要我们给一些安眠药？”

“我睡得着，”昂德希尔说，“我只想知道梅女士怎么了。”

护士插嘴，语气中带着一丝反感：“你都不关心其他人吗？”

“他们没事，”昂德希尔说，“我被送进来前就知道他们没事。”

他伸展手臂，吁出一口气，对他们笑了笑。他感到他们稍微放松了一点，开始把他当个人对待，不只是病患。

“我没事，”昂德希尔说，“我只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看我的伙伴。”

——他突然有个可怕的念头。昂德希尔瞪大眼睛看着医生。“他们没有把她和船一起送走吧？”

“我马上去确认。”医生握了昂德希尔肩膀一下，意图安抚他，然后就离开了。

护士把餐巾从盛着冰果汁的高脚杯上拿掉。

昂德希尔试着对她微笑。这女的好像有点不对劲，真希望她不要在这里。一开始她表现得很友善，现在又冷淡了起来。会心灵感应就是这么麻烦，昂德希尔想，就算没有进行联系，你还是会持续去感知探触。

突然，那护士转身朝向他。

“你们这些锚定传递员！你们这些家伙！还有你们的猫！都该死！”

就在她的怒火渐渐平息时，昂德希尔窜入她心中。他看见自己闪闪发光，犹如英雄，身穿直挺平顺的麂皮绒布制服，头

上戴的锚定传输装置就像镶着珠宝的古代王室皇冠。他的面貌英俊，散发霸气，打心底散发出一股得意的光彩。他看着自己的形象，觉得陌生又遥远。他透过这护士憎恶的眼光看自己。

护士心里偷偷厌恶他，她讨厌他，因为她觉得，他很骄傲、很古怪、很有钱。比像她这样的人过着更舒服、更体面的生活。

昂德希尔切断透视她心灵的能力，把头埋进枕头。他脑中浮现了梅女士的身影。

“她是只猫，”昂德希尔想，“没错，只是这样而已——她是一只猫！”

可是，在他心里她不只是只猫，她很快，比什么都快；她聪明伶俐，优雅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她幽静沉默，对你别无所求。

要到哪里才能找到比得过她的女人呢？

燃烧殆尽

I 德洛里斯·噢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而且不只悲伤，还很可怕。因为，要想进入外界，透过飞行以外的方式飞翔，在群星之中移动，仿佛夏夜里游荡于树叶间的蛾，真的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

在那些能够驾驶巨型太空舰、进行界面重塑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比马格诺·塔利安诺舰长更勇敢、更强壮。

如今，审视者已经消失了好几世纪，类乔纳斯效应成为轻而易举就能掌控的小事。对巨型宇宙飞船珙上大部分的乘客来说，要跨越几个光年，就像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那样简单。

移动对乘客来说非常容易。

对船员来说就不是了。

尤其是每一个舰长。

但凡进行过星际旅程的类乔纳斯太空舰舰长，都承受过鲜有人知的沉重压力。相较于古代人靠着单帆穿越的平静海洋，

要在太空中度过困境需要的技巧，更像在波涛汹涌的水域间领航前行。

吴-范恩斯坦号，它是同等级的船舰中最优秀的。而它的开路舰长便是马格诺·塔利安诺。

人们常说，他光用左眼的肌肉就能航过地狱。当仪器设备全都失效，他能用人脑在太空中开出一条路……

这位舰长的妻子是德洛里斯·噢。她的名字源自日语系，这是远古时候某个国家所用的语言。德洛里斯·噢曾经很美，美到能让男人无法自己，美到让所有睿智的男士都变成蠢蛋，美到将年轻男子拖进欲望与渴求的梦魇中。无论去到哪里，都会有男人为她争吵、大动干戈。

但德洛里斯·噢骄傲的程度超乎常理，超越所有自尊心的界限。她拒绝当时相当普遍的返老手术。她本人一定也曾想恢复个大约一百年的青春。在希望与恐惧中，在镜中的容貌能让大家看到之前，也许她曾这么对自己说过。“我就是我。‘我’一定不只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在这细致的皮肤以及同样美丽的下巴、颧骨线条以外，一定还有更特别的特质。

“如果不是‘我’，男人爱的又是什么？如果我不让青春的美消逝，活了一辈子却不接受肉体老化带给我的一切，我有可能知道自己是谁，或真正了解自己的本质吗？”

后来，她与舰长相遇，嫁给他，两人的浪漫情事在四十颗星球间引起讨论，甚至瘫痪了半数的太空航线。

那时的马格诺·塔利安诺才要开始发挥天赋。我们可以向你保证，太空是非常粗暴的——太空这个地方就像有着狂野的风暴推波助澜的水域，其中的险境只有心最细、动作最敏捷又最勇敢的人才能征服。

而这些人中的佼佼者、能够超越同侪、打败最优秀的年长前辈的人，就是马格诺·塔利安诺。

对他而言，娶到四十个世界中最美的人，可以比拟依璐伊丝与阿贝拉之间的婚礼，或是海伦·亚美利加和不老先生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浪漫爱情。

年复一年，世纪复世纪，开路舰长马格诺·塔利安诺的太空舰队变得越来越美。

随着船舰技术逐渐升级，他却总能拥有顶级的船只。塔利安诺领先其他开路舰长的幅度之大，人们已经认定，如果全人类最优秀的太空舰不能由他掌舵，绝对无法在充满崎岖与不确定的二维宇宙中航行。

每一个收路舰长都以能与他在太空中共航为傲。虽说他们的责任只有检查舰艇的维护，并负责在一般太空时进行上下载。但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一个跟开路舰长充满奇幻与冒险的世界比起来相当不入流的世界——他们还是高普通人一等。

马格诺·塔利安诺有个非常时髦的侄女，以用地名取代自己的名字，被称为“南方大屋的蒂姐”。

蒂姐登上吴-范恩斯坦号之前，已经听过非常多德洛里斯·噢的故事。听说她这位婶婶曾在婚前掳获诸多世界的男人心。不过，蒂姐还是被接下来降临在她身上的事件杀个措手不及。

德洛里斯很有礼貌地欢迎她，不过这里所谓的礼貌，大概可以比喻为一架专抽焦虑又丑陋的情绪的泵；而她的友善，大抵是世上最枯燥的模仿秀；她欢迎她的方式跟攻击没两样。

这女人是怎么回事？蒂姐心想。

像是要回应她心中的想法，德洛里斯大声地说：“终于碰到一个没打算把塔利安诺从我身边抢走的女人了，很好，我爱他，你相信吗？相信吗？”

“当然了。”蒂姐说。她看着德洛里斯·噢崩坏的脸，以及她眼中满满的恐怖梦魇，蒂姐突然意识到，德洛里斯已经超越噩梦的疆界，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满心懊悔的恶魔，成了从丈夫身上吸取生命力、充满占有欲的鬼魂。她害怕人的陪伴，憎恶一切友谊，即使只是跟熟人随便聊聊都不愿意，因为她害怕永恒，害怕一旦没了界线，就会发现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是。她担心，要是没有马格诺·塔利安诺，她将比星群之间最深暗的漩涡更茫然、更不知所措。

马格诺·塔利安诺走了进来。

他看着自己的太太跟侄女。

他一定已经习惯德洛里斯·噢了。因为在蒂姐眼中，德洛里斯就像一只全身沾满泥块的爬虫动物，浑身散发无法抑制的

饥渴与暴怒，抬起充满伤疤和毒液的脑袋。但对马格诺·塔利安诺来说，站在他身这位巫婆般的可怖女人，仍是他在一百六十四年前追求并娶回的美丽女孩。

他吻了吻那已然枯萎的脸颊，抚摸犹如干燥纤维的头发，然后看着那双被贪婪与恐惧纠缠的双眼，仿佛注视着深爱的孩子，并温柔地轻声说：

“对蒂姐好一点，亲爱的。”

然后他便穿过船舰大厅，走进那神圣又隐秘的界面重塑室。

收路舰长正等着他。他们正在雪曼世界的外围。充满香气的微风从那颗甜美的星球上吹拂而来，送进舰上敞开的窗户。

身为同级舰中顶级的吴-范恩斯坦号，它完全不需要金属船壁；外观打造成仿维农山庄的古老史前建筑。当它在星际间航行，整艘宇宙飞船珐会包覆在一层拥有自我再生能力的刚性力场中。

乘客已在船上度过好几小时的愉悦时光。他们在草地上漫步，享受宽敞的大房间，并在令人赞叹的模拟大气底下闲谈聊天。

但是，只有界面重塑室中的开路舰长才知道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在锚定传递人员的围绕之下，开路舰长领着太空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压缩，不断在太空中剧烈又疯狂地跳跃。有时是一光年，有时是一百光年。他跳啊跳啊跳啊，直到这艘宇宙

飞船球在舰长的心智引领下通过数百万充满危险的世界，并从预定目的地钻出来，犹如即将交相叠起的羽毛那样，轻轻柔柔地安顿、降落、融进这片经过细心润饰装点的乡村景致，使乘客可以轻松地在结束旅途，恍若刚在这宜人的河畔老屋度过一段悠闲的午后时光。

II 消失的定位板

马格诺·塔利安诺朝锚定传递队员点头致意，收路舰长则一脸谄媚，即使还在从界面重塑室的门廊上，就先对他鞠躬。塔利安诺露出严肃却又友善的表情看着他，正式而且简洁地问：

“准备好迎接类乔纳斯效应了吗？”

“准备好了，舰长先生。”收路舰长把腰弯得更低。

“定位板都就位了？”

“就位了，舰长先生。”

“乘客都安置妥当了？”

“安置好、清点过人数，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做好心理准备，舰长。”

接着——也就是最认真的最后一个问题：“锚递人员都熟悉了锚定工具、准备好进行战斗了吗？”

“随时可以迎战，舰长先生。”收路舰长说完，便退了出去。马格诺·塔利安诺对着锚递队员轻轻一笑，他们脑中全都掠过同一个念头：

这个和蔼的男人怎么有办法和德洛里斯·噢——那个老妖婆结婚那么多年？那个巫婆啊，那个可怕的东西，以前怎么可能是个大美人？那种怪物连女人都算不上，居然有人说她是那个偶尔会出现在四维荧幕上的德洛里斯·噢？那个跟女神一样妩媚又艳丽的德洛里斯·噢？切。

不过，即便跟德洛里斯·噢结婚多年，塔利安诺仍是如此亲切。也许，她的寂寞和贪婪曾有一度如梦魇般不断吸着他的血，但他的坚强仍能支撑住两个人。

他可是驾着顶级宇宙飞船珥舰在群星之间航行的舰长啊，不是吗？

在锚递队员纷纷微笑回礼问候后，他以右手压下太空舰的金色的仪式性杠杆。整艘太空舰上只有这个开关是机械式的，其他控制器都已改采心灵感应或电子式的了。

界面重塑室中，黑色的天空逐渐变得清晰可见，他们四周的空间组织就像瀑布底不断冒着气泡的水域，朝上方喷涌而去。而在重塑室外，乘客仍安稳地走在充满清香的草地上。

马格诺·塔利安诺直挺挺地坐在开路舰长的舰长椅上。他可以感觉到，正对着他的墙面在三百或四百毫秒后就会显示出某个结构，告诉他目前所在的位置，并让他知道接下来该如何移动。

开路舰长靠着脑中的脉冲移动宇宙飞船珙，这面墙就是他最强大的辅助工具。

这面墙是由许多定位板组成的动态格状结构。一英寸有十万张，层层叠叠压成一片网格。墙面会预先选取航程中所有可能的偶发事件。每次更新，就会带领船舰穿越人类还一知半解的广大时空。一如往常，太空舰飞跃出去。

墙面即将聚焦于新的星星之上。

马格诺·塔利安诺等待墙面告诉他自己现在的位置，准备（在墙的帮助下）将太空舰弹回恒星空间的结构，然后再从那儿对着目的地进行超远距跳跃。

但这次什么事都没发生。

空的？

几百年来，他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慌张。

不可能是空的，不可能“什么都没有”。总会聚焦在某个东西上。定位板永远都会聚焦在某个东西上。

他以心智探入定位板，然后在一阵超越常人哀伤极限的绝望中意识到，他们迷路了——他们比过往任何一艘迷路的船舰更茫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犯下的错误——整面墙上的定位板都长得一模一样。

最糟的是，紧急返航板不见了。他们卡在一群从没见过的星星之间；它们可能有五亿英里那么近，但也可能有四十秒差距那么远。

定位板迷失了方向。

他们会死的。

最多几个小时，太空舰就会失去动力。寒冷、黑暗与死亡终将笼罩他们。而这就是一切的终局，是吴-范恩斯坦号的终局，是德洛里斯·噢的终局。

III 黑暗的古老大脑的秘密

吴-范恩斯坦号界面重塑室外的乘客对于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他们正在虚无中漂流。

德洛里斯·噢坐在一张古代摇椅上前后摇晃，憔悴的脸庞毫无生气地盯着流过草地边缘的假河。南方大屋的蒂姐坐在一块垫子上，就在她婶婶的膝旁。

德洛里斯正在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某次旅行，当时她仍美得充满活力，那时的她，还是个对一切都不甚满意的年轻女子。

“守卫杀了船长之后，跑到我住的舱室跟我说：‘你现在就得嫁给我，我为你放弃了一切。’我跟他说：‘我从来没说过我爱你啊。你这样卷入争斗，感觉是很惹人怜爱，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的美貌的一种致敬，可是这不代表我下半辈子就都属于你啊，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

德洛里斯·噢叹了口气——那是干枯又丑陋的一口气，仿佛一阵低于冰点的寒风，吹得冻僵的树枝喀啦喀啦响：“所以啊，蒂姐，你长这么漂亮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女人得先做自己，才能真正了解你的本质。我知道我家的老爷、我的丈夫——就是开路舰长——他会爱我，是因为我的美貌已逝。只有在外表的美都消失后，才会剩下‘我’来让他爱，对吧？”

这时，某个奇怪的人影走到阳台廊道上。那是一名全副武装的锚定传递人员。通常他们根本不该离开界面重塑室，出现在乘客面前更是从未发生。

他向两位女士鞠了躬，以极为礼貌的语气说：

“两位女士，能否请您到界面重塑室来一趟？如果不介意，我们亟需您现在去见开路舰长一面。”

德洛里斯的手马上捂到嘴边。她悲切的手势十分纯熟，就跟蛇以毒牙咬人一样。蒂姐觉得，她的婶婶等着灾难降临的瞬间应该已经等上一百多年了。她渴望自己老公崩毁的程度，应该就跟某些人渴望着爱，而另一些人渴望死亡。

蒂姐没说话。德洛里斯也不发一语。很显然，她改变了想法。

她们安静地跟着锚递人员进入界面重塑室。

厚重的门扉在身后关上。

马格诺·塔利安诺仍然挺直着坐在他的舰长椅中。

他话说得非常慢，声音听起来就像上古时代的留声机，以极慢的速度播放着唱片。

“我们在太空中迷了路了，亲爱的。”那冰冷幽魂似的声音说。舰长还处于开路时的恍惚状态。“我们在太空中迷了路，我想，如果能用你们的头脑帮我，也许能想到回去的办法。”

蒂姐想要说话。

有个锚定传递队员告诉她，“你就说吧，亲爱的，有没有想问的问题呢？”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回去？虽然这也许很丢脸，但总比死掉好，不是吗？我们现在就用紧急返航定位板回去吧，马格诺·塔利安诺已经完成了上千趟成功的旅程，全世界都会原谅这次失误的。”

那名挺讨人喜欢的年轻锚递队员以亲切的语气说话，像个通知某人死期或是必须截肢的医师：“发生了一件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南方大屋的蒂姐：所有的定位板都是错的，它们都是同一个模样，而且每个都状态不佳，不足以进行紧急返航。”

此时，两个女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了。她们知道，自己将像从布料上被扯下的丝线那样，遭这片太空撕裂；她们会随着时间流逝，一点一滴死去，肉体也会在分子层级东消失一块、西消失一块。又或者，如果开路舰长不想缓慢死

去，决定弃船自杀，她们会在一瞬间死去。再不然，她们也可以祷告，如果她们有宗教信仰的话。

锚递队员对着僵直的开路舰长说：“我们似乎在您的大脑边际看到熟悉的结构，请问可以让我们仔细看看吗？”

塔利安诺非常缓慢又非常严肃地点了点头。

锚递队员立定不动。

她们注视着。虽然表面上什么事都没发生，但她们知道，有些极为重要的事正在眼前发生，只是肉眼看不到而已。锚递队员的心灵深深探入开路舰长已然冻结的心智中，在神经突触间搜寻可能的出路，连最细微、最隐蔽的线索都不放过。

几分钟过去，感觉却像几个小时。

最后，那位锚定传递队员开口了：“我们进到了您的中脑，舰长，在您的古皮质边缘有一个星群结构，跟我们目前位置左后上的区块很相似。”他紧张地一笑。“我们想知道，您是否能靠着大脑把太空舰开回去？”

马格诺·塔利安诺露出悲伤的眼神看着问话的人。他不敢脱离那种半恍惚状态，因为这艘船是靠着这种状态才能维持静止不动。他再次用极为缓慢的速度对他们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能不能只靠自己的脑袋就把船飞回去吗？那么做的话，我的大脑将会烧光，船到最后还是会迷路。”

“但我们现在就迷路了！迷路了！迷路了啊！”德洛里斯·噢尖叫着，脸上突然有了活力——因为心中丑恶的希望、对毁坏的渴求，还有恨不得速速迎接灾难降临的心情。她对着丈夫大叫了起来。“快起来吧，亲爱的，我们一起去死，至少这样我们可以永远属于彼此——你想想那可以多久呢？可以到永远啊！”

“为什么要死？”锚递队员柔柔地说，“蒂姐，请你告诉他。”

“为什么不试试看？长官？叔叔？”蒂姐说。

马格诺·塔利安诺慢慢将脸转向侄女，那空洞的声音再次响起：“如果我这么做，不是变成傻子、幼童，就是死。但我愿意为你这么做。”

蒂姐曾研究过开路舰长的工作内容，她非常清楚，如果一个人失去古皮质，那么在智力上虽能维持理智，情绪却会变得疯狂。当大脑最古老的部分消失，个体在掌握攻击性、饥饿与性欲的基本能力也会跟着失控，无论是再凶猛的动物或再聪明的人，都会变得同样低能——他们会像婴儿一样善良，花上一辈子的时间，与无穷尽的欲望、玩乐、温和个性还有永远无法满足的饥饿共处。

马格诺·塔利安诺并未拖延等待的时间。

他缓慢地伸出手，轻轻握了握德洛里斯·噢：“你不用怀疑，我在将死的这一刻依旧是爱你的。”

但是，她们两人什么都没看到。她们顿悟，自己其实是被叫来让马格诺·塔利安诺看上最后一眼的。

某位安静的锚定传递队员将传动电极插进去，抵至马格诺·塔利安诺舰长的古皮质。

界面重塑室又恢复了生气，奇异的天空在他们周围旋绕，像一碗正在搅动的牛奶。

蒂姐这时发现，在没有机器帮助的状态下，她原本微弱的心灵感应能力能完整地发挥出来了。她可以透过心灵，感觉到那片已然死去的定位板墙，并感应到吴-范恩斯坦号在太空之间跨跳产生的轻微晃动。这艘太空舰就像正要过河的人，脚踩结冰的石头，从一块跳到另一块。

奇怪的是，她甚至能知道她叔叔脑中古皮质的那部分终于——永永远远——燃烧殆尽了。静止在定位板画面上的那些星群结构，将永远活在他组成复杂的记忆中。借由锚定传递人员的心灵感应能力，他正在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地燃烧自己的大脑，好让他们找到通往目的地的路线。这是他的最后一趟航程。

德洛里斯·噢露出超越人类所有表情的饥渴脸庞，贪婪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他的脸慢慢放松，渐渐变傻了。

蒂姐可以注意到他的中脑就要被烧光。在锚定传递人员的辅助下，这个时代最聪明的脑子代替了搜索装置，让太空舰最

后一次停进了港内。

突然之间，德洛里斯·噢跪了下去，在丈夫的手边啜泣起来。

一位锚递队员抓住蒂姐的手臂。

“我们到达目的地了。”他说。

“那我叔叔怎么办？”

锚递队员对她露出奇怪的表情。

她发现他直接对着她说话，但没有动嘴。他使用心灵感应与她的心灵沟通。

“你看不出来吗？”

她茫然地摇着头。

锚递队员加重语气，对着她再次丢出念头。

“你没感觉到吗？在他大脑烧坏的同时，你也得到了他所有的技巧。你现在也是一位开路舰长了，而且是我们之中最好的舰长。”

“那他呢？”

锚递队员以念头向她致哀。

马格诺·塔利安诺从座位上站起来，在他的妻子——人生伴侣德洛里斯·噢的引领下走出界面重塑室。他的脸上带着白痴似的平易近人微笑，而这也是他在一百多年来头一次，因为感到害羞，以及心中傻气的爱，笑得直发抖。

来自贾斯特伯之星

庆祝太空探索届四千年的庆典后不久，安格瑞·J. 贾斯特伯发现了贾斯特伯之星。然而，这起发现却是一场悲剧性的错误。

贾斯特伯之星的居民是一种具备中阶心灵感应能力的高智慧生命体，接触之后，他们立刻读取了安格瑞·J. 贾斯特伯的脑袋，以及他的一生，并以他最近一次离婚作为题材，创作一部歌剧。这搞得贾斯特伯非常尴尬。

歌剧的高潮是他的妻子拿茶杯扔他——这不只让地球文化的形象变得有点不佳，这位带着补完组织代理总长身份，并且成立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安格瑞·J. 贾斯特伯尴尬地发现，自己给这些居民的印象并非地球较高等的样貌，而是一些令人不快的私密情事。

随着交涉慢慢展开，其他窘境也逐一浮现。

贾斯特伯之星的居民自称“阿皮基乌斯”，看起来很像特大号的鸭子，有四至四点六英尺那么高。阿皮人的翅膀尾端演化出并列的拇指，如桨的形状足以让他们用来进食。

贾斯特伯之星在某些方面与地球相当契合：居民不诚实、对美食热衷，并且具有能秒懂人心的能力。在贾斯特伯要返回地球的前夕，他发现这些“阿皮”复制了他的宇宙飞船珐琅。要想隐瞒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复制得像一个模子印出来，所以，在地球人发现贾斯特伯之星的同时，阿皮也发现了地球。

真正悲剧的发展，是在阿皮跟着贾斯特伯回家时才揭露：他们有一种界面重塑宇宙飞船珐琅，能像他的船一样轻轻松松地在虚无太空里航行。

贾斯特伯之星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其生物化学与地球异常相似。阿皮能感受人类所感受的色香味，能确实体会人类音乐的乐趣，还能吃遍、喝遍眼前一切事物，这样的智慧生命体，人类是初次遇见。

迎接最早来到地球的阿皮一族的那些大使，多多少少受到了惊吓。他们发现，就一群初来乍到的贵宾而言，这些外星访客对于慕尼黑啤酒、卡芒贝尔干酪、墨西哥薄饼、安吉拉卷以及上等炒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好胃口，完全超越对重要的文化、政治或战略事务该有的兴趣。

补完组织针对这项特殊事件派出补完阁员代表——亚瑟·强恩，他委派了一位名为卡尔文·德瑞德的补完组织探员，担任地球首席外交官，负责处理此案。

德瑞德施和一位似乎是阿皮领导者的大人——施梅克斯特——进行接触。但，这是一场极为不幸的会晤。

德瑞德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高贵的殿下，我们很高兴能欢迎您到访地球。”

施梅克斯特只说了“那些可以吃吗？”接着就开始吃起卡尔文·德瑞德礼服外套上的塑胶纽扣。因为，即便德瑞德还来不及开口说这不能吃，它们看起来实在非常诱人。

“啊，别吃这个，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施梅克斯特说。

德瑞德看着他的礼服垂下，整个大开，于是提议：“容我为您提供一些食物？”

施梅克斯特表示：“噢，当然好。”

于是，施梅克斯特变便一边吃着一份意大利餐点、北京菜肴、红烧辣味四川菜、日式寿喜烧、两份英式早餐、北欧小菜以及四份全套、外交等级的俄式开胃菜，一边听着来自补完组织的提案。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无法打动他。尽管饮食习惯粗俗无礼，施梅克斯特依旧非常精明。“我们两边的武器对等，不能开打。听着……”他提出了他的看法，以胁迫的语气命令卡尔文·德瑞德。

卡尔文·德瑞德用上过去学到的方法，纹丝不动；施梅克斯特也纹丝不动。

刚开始德瑞德还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他就意识到，自己正受到这位外星访客低等但强大的心灵操控能力玩弄，身体被拗成一个僵硬的姿势，无法控制。他整个人僵在那儿，直到施梅克斯特哈哈大笑放开他。

施梅克斯特说：“你看看，我们很合：我可以定住你，无论你怎么挣扎都逃不了。如果你们想打过来，我们伸伸舌头的就能让你们全趴在地上。我们要搬到这里，跟你们住在一起。我们的星球也不小，你们也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们想聘一大堆你们的厨师，现在你们就只能跟我们对半分，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这件事真的没得谈了。亚瑟·强恩对其他补完阁员回报。就现况而言，他们对这群来自贾斯特伯之星的讨厌鬼束手无策。

他们把贪婪的心控制得很好，这是他们自己说的。来到地球的阿皮人差不多七十二万个。这些家伙横扫这个世界每一间酒行、餐馆、小吃店、饮料店和娱乐中心，吃下爆米花、苜蓿、新鲜水果、活鱼、连翅带膀的鸟类；吃掉所有还在准备、刚煮好或罐装的食物，还吃了食品浓缩液和各类用药。

除了拥有比人类多吃数倍食物的能力，他们的抵抗力其实跟一般人没两样。几千个阿皮得了各种荒唐的地区流行病（病名都很荒唐），比如长江猛流、德里腹泻、罗马唉唉叫之类的。另外几千个则因为生病，必须用古代帝王使用的方式才能让自己舒服一点。尽管如此，他们仍源源不绝地涌来。

没人喜欢他们。但也没有讨厌到想开打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实际上，他们之间的交易次数非常少。他们用稀有金属买了一大堆食品，但母星上的经济体系却鲜少生产那个世界真正需要的物品。人类的城市早已发展完备，够舒适也够腐化，以至于一些文化相对单调的种族——像是贾斯特伯之星的居民——也不会太注意。“阿皮”这个字逐渐发展出别的意涵，指称没礼貌、贪婪还有即刻付款等等让人讨厌的事物。虽然即刻付款对信用社会是种粗鄙的行为，但总的来说，还是比没付要好一些。

这两个种族之间的悲剧始于赵女士那场不幸的野餐会。赵女士拥有久远的古中国血脉，并因此自豪。她有自信能满足施梅克斯特及其他阿皮的胃口，让他们可以开始讲点道理。她安排的宴会内涵与规模之浩大，可说是史无前例——这里指的是经历多次战争、文化崩坏又重建之前的时候。她还联络了全世界的博物馆，就为了要食谱。

晚宴在全世界的转播中展开了。这个场地设于一座古中国式亭楼之中，干燥竹材与纸糊的墙面极为梦幻，还有纯正古风的茅草屋顶，使用真正的蜡烛的纸糊灯笼照亮全场，五十位受邀的阿皮基乌斯贵宾犹如古代神像，闪闪发光。他们的羽毛在烛火中闪烁光芒，说话时还会愉悦地拍打自己桨状的拇指，一边使用心灵感应，一边利落地从谈话对象的脑中汲取适合的地球语言。

这出悲剧的源头来自火。火焰点燃了亭楼，破坏了晚宴。赵女士被卡尔文·德瑞德救出来，阿皮四处逃窜，所幸全员生还，除了施梅克斯特。他让烟给呛到了。

他发出一声心灵感应中的尖叫，在全人类、全阿皮，以及范围内所有动物的嘈杂声响中回荡。刹那间，电视边全世界的观众都接收到一阵像是混了尖锐鸟叫、狗吠、猫喵和水獭哭嚎的噪声。某只孤单的熊猫还发出了一声异常高亢的咕哝声。不久后，施梅克斯特就仙逝了。真是太遗憾了。

地球的领导人站在一旁烦恼，想着该如何处理这场悲剧。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补完阁员正注视着这惊人又恐怖的一幕。身为一位冷酷、纪律严谨的探员，卡尔文·德瑞德走向亭子的残骸，他的脸部表情极为扭曲，让人无从理解其中的含义。直到他四度舔了自己的嘴唇，他们才注意到一道口水沿着下巴流下：他胃口大开。在一股（不带任何内疚的）力量牵引下，赵女士也紧跟了上去。

她完全失去理智了：她的眼中闪着光芒，像只猫般地悄悄走近，左手揣着碗和筷子。

全世界正看着荧幕的观众都没看懂那是什么意思，两名受到惊吓而困惑的阿皮也跟上去，想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卡尔文·德瑞德突然伸出手，把施梅克斯特的身体拖了出来。

大火已将施梅克斯特处理妥当。他身上的羽毛一根不剩，在完全干燥的竹子、纸张及成千上万的蜡烛引起的烈焰下，他火烤熟透。电视台的转播人员灵机一动，开启了气味按钮。

刹那间，地球上，每个为了要看这场出人意料又有趣的惨况转播的群众，都闻到一股人类永难忘怀的味道——烤鸭香。

那是超乎任何想象、世上最美味的香气。数百万张嘴同时滴下口水。此时，全世界的人类都将眼神从电视机前转开，想找找看附近有没有阿皮。当补完阁员下令停掉这恶心画面的同时，卡尔文·德瑞德和赵女士开始大快朵颐施梅克斯特——那位火烤阿皮基乌斯。

在接下来二十四小时内，地球上大部分的阿皮都上了菜盘。有的火烤、有的佐以蔓越莓酱，有的则用美国南方的油炸菜式。性格严肃的地球领袖对这种野蛮行为的后果感到害怕。他们一面觉得这种行径实在离谱，一面擦着嘴，再追加一份鸭肉三明治。

阿皮本来可以对人施加阻碍，让人活动受阻。但是，对于严重受到本能缺陷影响的人，对于注视着阿皮、并被超越一切文明教化的狂暴饥饿感驱动的人，这个能力完全无效。

补完阁员设法找到施梅克斯特的副官和一些剩下的阿皮，将他们送回他们的宇宙飞船珙。

看守他们的士兵舔着嘴，队长甚至想问一下能不能在护送这些国宾时制造一点意外事件。很可惜，只是绊倒阿皮是没办法。

法害他们摔断脖子的。而阿皮人为了保命，也努力朝人类丢出一些强烈的心灵阻碍。

其中一个阿皮太过愚蠢，竟然要求吃一份鸡肉色拉三明治。结果某位因为听到食物名字而激起食欲的士兵，差点把他活生生拔下一只翅膀来。

仅存的几名阿皮基乌斯生还者就这样回去了。他们喜欢地球，也喜欢美味的地球食物，但只要一想到住在上面的凶残人类竟这么泯灭人性，会吃鸭子，就觉得非常可怕！

离开的阿皮人将身后的太空通道一并关上时，补完阁员也发现了这件事——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没人仔细地去了解一下他们关闭通道的方式，或到底拥有什么防御系统。这些边流口水边满心羞愧的人类无心认真追究。相反地，他们正努力地拿鸡、鸭、鹅、鸽子、海鸥、可尼西斗鸡和其他口味的三明治，尝试复制贾斯特伯之星居民那种无与伦比的美味。很可惜，没有一个够地道。但在理智正常的状况下，人类也还不至于那么野蛮，只为了把另一个星球的居民当作珍馐野味就展开入侵。

在后来的会议中，补完阁员高兴地相互告知（也公告全世界），阿皮基乌斯人已把整个贾斯特伯之星都锁起来，并且没有跟地球进行任何进一步交涉的意愿。阿皮的科技似乎也只能让人类的眼和嘴找不到他们，其实和人类的技术相去不远。

阿皮人几乎全被遗忘。直到一位星际贸易处的机要秘书看到某个甲烷行星上的冰寒智慧种族订购了四万箱的慕尼黑啤

酒，他觉得非常意外。他猜，买家应该是批发商，而不是一般消费者。他在主管的指示下将相关事宜保密，并批准了啤酒的运航命令。

船无疑是开往贾斯特伯之星，但对方并没有拿任何国民来换。

档案就此关闭。餐巾折得好好的。贸易与外交事务也到此告一段落。

错乱时空中的孤独旅人

时间在此

时间亦曾有过

时间继续前行，继续后退

那个在这里，或到处

留住时间的枢纽

到底是什么呢

啊，时空枢纽

是个神秘的地方

人们从很久以前便寻找着它

而在太空中的某处

他们至今仍在追寻

但塔斯科的旅程结束了……

他早到了，他找到了路

——引自《傻子蒂姐之歌》

一开始，只要是非生存必需，或用以维持穿梭艇运作的机具，他们就全都丢弃。接着丢的是蒂姐珍爱的蜜月旅行纪念品。（像她这么幼稚，总是会将这些玩意儿看得比设备还重要。）然后，他们只留下维生所需最低限度的营养备料，其余的全数抛除。都做到这个地步，塔斯科心里有数：还是不够，穿梭艇必须再减轻重量。

记得行前，补完计划次长就说了——而且语气非常冷峻：“休假和老婆去进行时空穿梭？你白痴啊！真不晓得这种‘时空蜜旅’的蠢主意是你还是她想出来的。每个观测者都会盯着你们俩看，感觉像是跟了一群躁动的暴民。‘时空蜜旅’，哼，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身旁这女人羡慕你能时间旅行？别傻了，塔斯科！你明知道时空穿梭艇的设计乘载单人，你甚至不需要亲自跑这一趟，我们可以派冯马克特出这趟任务。他又没有家累。”塔斯科记得，当时他一听见冯马克特的名字胸中就突然生出一股妒火，这忌妒之强烈，超越一切，让他瞬间下定决心要自己执行任务。他提议出航寻找时空枢纽一事已经闹得众人皆知，怎可能临阵退缩？补完计划次长一定是从塔斯科当时的表情猜到了他的想法。他浅笑一下，表示他懂得这个心情，但还是对他强调。“听好，塔斯科，你是搜寻时空枢纽的不二人选，只有你才有这个本事，但是，千万别带你老婆同行，如果想要，以后再带她去。首次探勘必须自己一个人。”然而，塔斯科也想到那时蒂姐低声娇气地请求说：“亲爱的，

你答应过人家……”那时的她身子绵软得像小猫，轻轻偎着塔斯科，眼神牢牢地盯着塔斯科的视线。

的确有人先警告过他，但最终，当悲剧发生，他依旧难以接受。他当然可以留妻子在家守候，但新婚第一天就让她独守空闺，到底还结什么婚呢？他当然可以让冯马克特代替他出航，但从此以后他将一辈子怨怼自己。而蒂姐又会怎么看待他？关于这点，他心里很清楚：蒂姐深爱着他，为他痴迷。自从两人交往，塔斯科一直是蒂姐心目中的英雄。要是失去了英雄光环，他在蒂姐心中还剩下什么？塔斯科不敢也不愿再想下去。他深深依恋着蒂姐。

如今，他们其中一人必须牺牲，永远迷失在时空之中。塔斯科望着此生至爱，我一辈子爱你，但眼下这情况，我们的一辈子在地球上只是短短的三天。在脱除了时间的虚空，我还能继续爱你吗？哪怕只有几分钟，他也要让这永恒的别离晚些到来，他装模作样，好像在找其他可以丢掉的器材，然后透过阀门，将剩余的营养备料抛掉一人份。好，就决定是这样了。蒂姐走到他身边。

“塔斯科，这样可以了吗？现在穿梭艇是不是不会太重了，能载我们离开时空枢纽？”塔斯科静默无语，只是将蒂姐抱紧。蒂姐，我做了不得不的决定……他想着，喔！蒂姐，我再也不能拥抱你了。

他轻柔地抚摩蒂姐的头，细心地把她头发淡如月色的美好弧线梳理好，然后放开了她。

“蒂姐，做好接手的准备。我必须让你活下去，亲爱的。除非再减去一个人的重量，否则穿梭艇走不了，我们都会死在枢纽里。你得将这一切带回去，把穿梭艇和先前收集的数据资料都送回去。这已经不是你我生死的问题了，你要知道，我们都为人类补完计划效命……”

蒂姐没有放开塔斯科的手，只是在他怀中微微后倾，好看清他的脸。她眼中泛着泪，充满怜爱与惊恐，双唇因激动而颤抖。她是这样可爱，而且——该死——她看起来多么无助啊！但她一定能做得到——一定得做到！蒂姐没有马上答话，只是努力让自己双唇不再发抖。但她一开口说的就是塔斯科最不愿意听到的话。“不行，亲爱的，拜托不要，我无法接受……求你不要离开我！”

塔斯科的动作完全出于下意识。他伸手捂住她的嘴（甚至用了点力）。她的眼神和嘴边理所当然闪过一丝气愤，但终究又平复下来，再次哀求。

“塔斯科、塔斯科，别对我这么残忍。就算我们得死在一起，我也能坦然面对。请不要离开我，我求你不要离开，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塔斯科想着，遗忘之神在上，这话说得还真好！

他尽可能轻声细语地回答她。“像我刚刚说的，总得有人把穿梭艇开回我们所属的时空。我们找到了枢纽啊，你看！这就是时空枢纽啊！”

他指向时间解析仪，指针在正一千万比一与负五百万比一之间微微前后摆动：“你仔细看，一分钟二十年到一分钟负十年，只要载重量减轻，穿梭艇就有机会脱离出去，所有能丢的我们都丢了，现在该丢的是我。我好爱你，就跟你爱我一样。你看我走心里会难受，我要离开，你又何尝好过？我好想和你共度一生一世，甚至直到永恒。但蒂姐，你必须为我做这件事……和穿梭艇一起平安地回去。别再为难我了。尽量维持在左次正规或然时空；如果没办法，就继续试着在时间回流时减速。”

“可是，老公……”

他很想温柔些，却说不出话来。没时间了，这趟蜜月旅行根本是场豪赌，赌上的是他们自己的人生。而现在，这趟旅行和他们的命都报销了。地球时间三天！补完计划还在继续进行，每一位总长与补完阁员都在盼望，若能找到时空枢纽的位置，要牺牲百万条人命都值得。蒂姐可以的，只要这艘舰艇再减去一个人的重量，就算是她也能办到。

塔斯科匆匆吻别，短促到没能给她留下任何印象。他非常心急——越早脱离穿梭艇，蒂姐成功返航的机会就越大。但蒂姐看着他，眼神似乎还盼他再待一会儿、多说一些话。那神情让塔斯科觉得她会出手拦阻。塔斯科接上头盔内的扩音器。

“再见。我爱你。我必须尽快离开，请照我的话去做，别阻止我。”

“这样子你会死的，塔斯科……”蒂姐哭了起来。

“也许吧！”他说。

“亲爱的，不！别走，别急着走！”蒂姐伸出手想抱他。

塔斯科使劲将她推回驾驶座。他有点生气，因为蒂姐连让他把事情做好、让他为她牺牲都不愿意，非得这样大哭大闹。

“亲爱的，”他说，“我不想再重新解释，但我说不定能活下来，我要前往住满仙女的星球，然后活上一千年。”

他有点希望蒂姐会吃醋或发发脾气……或至少有其他情绪，可是蒂姐对这蹩脚的笑话并不领情。她默不作声，泪流不止。船舱内闷热的气流冒出一缕烟雾，两人都转头看向操纵面板。或然时空筛选器正在发亮，塔斯科面不改色，庆幸蒂姐并不明白指数代表什么意义。这下子，我就算活下来也没人能找到我了，塔斯科想，总之我必须快点离开，越快越好！

隔着闪亮的防护衣，塔斯科对蒂姐挤出一个微笑。他用金属指套碰碰她手臂，然后在蒂姐来不及阻止他前就退到弹离阀口，用力把门关，摸索着找到弹射控杆，按下按钮。他按得很用力。

雷声响起，像水流一般冲刷过去。就这样，他熟悉的世界、妻子、属于他的时间，还有自己，全都一去不复返……塔斯科在时间乱流层中无目的地飘浮着。以前曾有人在或然时空之间迷失，但没有人回来过，塔斯科猜想，这些人应该撑过去了。如果是这样，那他也可以。但他又想，这些人当初也离开了自己的妻子与爱人吗？他们也认为自己遭逢巨变吗？我和蒂

姐原本不必来这一趟的。虚荣、骄傲、善妒、固执。他们还是来了。而现在，他成了错乱时空中的孤独旅人。

他觉得自己像一颗在波浪塑胶顶棚上蹦蹦跳跳的小石子，在不同的或然率间弹过来、弹过去，连自己是朝着正规或解体时空都无法分辨。说不定，他仍滞留在左次正规的某处。

震荡感消失，他猜想还会有更多冲击。

再来一撞。就是这猛烈的一撞。

塔斯科觉得自己不再紧绷。或然时空在他周围渐渐固定，他听着头盔里的筛选器运作，将他写入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时空组合中。这玩意发出一种低回的声音，这是他在练习时空跨跳时从未听过的。当然，现在不是练习，塔斯科不曾离舱到或然时空的间隙，也从来没有在时间乱流层中漂流过。

他感到重力与方向作用力，知道自己回到了原本的一般空间。他的脚触到地面，静静站好，试着让自己放松，等着世界在身旁成形。但整个状况有点不对劲，包围他的灰色空间呈现一片灰，是时间快速倒转时会出现的状况。他以往驾驶穿梭艇时，每次选定某个或然时空，等待筛选器给他可供降落的缺口时，总要盯着窗外那浓重灰浊不断咒骂。而现在，他明明失去动力、无船可驶，怎么可能进行时空回溯？

除非——

除非时空枢纽在将他甩出去时，也在他体内注入了时间动量。可是，即便如此，他应该是要减速才对。他的时间比率下

降了吗？但感觉起来还像是一万比一的高速时间流，甚至更快。

当下的处境占据他所有思维，他连稍稍去想蒂姐都很困难，另一个忧虑接踵而来：他自己的时间耗速如何？防护衣外头的时间流得这么快，里头的时间流速也在提升吗？他的营养备料可以撑多久？塔斯科试图感觉自己的身体，去察觉自己的饥饿感，或任何一丝生理感受。自动营养补给系统有跟改变的时间速率同步吗？他灵光一闪，用脸靠向面罩摩擦，看看自己的胡楂在离开穿梭艇之后还有没有继续长。

他有了一脸胡子。整整一大把。

但塔斯科还来不及考虑这件事，最后一个撞击“轰”一声降临。他晕死过去。

醒来时，他仍旧维持站姿，某种支架撑着他。谁设置的？怎么办到的？他的视线仍一片灰蒙，这意味他的生理时间和外在环境时间尚未同步、等速。这实在教他难以忍受，应该有慢下来的方法才是。头盔感觉好重，他不考虑这么做是否有危险，直接把面罩扯了下来。

空气很甜，但非常、非常浓密。他努力地克制自己不要吸，但一点用也没有。

他的时间仍在高速冲刺，超越任何离开船舱、全身暴露的情况下能承受的流速。他往下看，发现自己的胡子晃来晃去，不断抽长；他感到指甲变长、变弯，抵住手掌、传来刺痛。应

该有自动剪除系统，但时间实在太快。他握紧手掌，硬生生折断指甲。脚指甲在靴子里显然已经挤裂了，虽然脚不太舒服，但还耐得住那挤压。况且，除了忍耐之外，他没什么别的办法。

强烈的困倦感使他警觉到，自动营养补给系统赶不上他经历的时间流速。他奋力把金属手套贴上腰带，用力将备用食物罐转出来。他感到针头刺穿腹部皮肤，他又转了一次，直到一阵营养液的暖流传来，让他知道养分已经注射到血管里。他的体力顿时开始回升。

他看着模糊的建筑景象在身边闪现成形，仅仅存留片刻，又渐渐消散。他现在能多看到一点周遭的环境，知道自己大概是在某种洞穴入口或大门通道上。不过，这些建筑有些古怪，它们变化的方式和他以前在时间流中见过的相反。建造时，一开始应该要缓缓冒出头，接着在岁月推移中，全部变得单调、灰蒙蒙一片，然后一闪即逝。此刻他强打精神，提醒自己：他正在时光倒退，而且大概没有任何人类曾像他回溯得如此急速、猛烈，时间又这么长。

时间流快速收缓，一栋建筑出现、将他包围。不久后他又移至外头，接着又再次回到里面。突然间，前方一道强光灿烂。

塔斯科发觉自己置身于巨大宫殿中，似乎被高高地摆放在正中央的座位，身旁开始以规律的节奏出现一大群发亮的东西。那是人群吗？他们移动的样子不太寻常，走路的方式怎么这么怪异、这么不自然呢？

光源持续出现，这栋建筑也变得扎实，他眯着眼，努力想看得更清楚，可是他动弹不得，唯有眼球还能灵活运转。他手脚的指甲持续生长、挤裂，胡须不停抽长。他想，似乎该再折一支营养针注入血管，他的皮肤痒得受不了。还有时间可按下营养备料的供给钮，但他却发现自己的手臂渐渐不听使唤，于是惊慌了起来。虽然食粮足以帮他度过太空中的寒冷，他却连手指都动不了一一而这只是他离开穿梭艇几分钟内的事。（蒂姐啊蒂姐，你已经脱离时空枢纽了吗？你有没有及时离开呢？希望我有把承重算对……）

周遭的宫殿建筑仍未有变化，他急着朝不同方向扫描，想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在哪一段时空。

我还活着，他想。从未有人从时间乱流层出来。这是大事一件。从没有人能脱离时间之外，又再次回来。

他还在减速。前方的光仍稳定亮着。他发现自己的视野清楚一些了。他面前有某种类似图片的东西。这是什么？油画板？一系列的油画——是远古时期的画作。

他看得更用力、更细心，认出左上角的板子上是他自己：塔斯科·马龙。画面中的他穿的太空防护衣闪闪发亮，身下是一个大理石扶手宝座。不过他们给了他一对翅膀——硕大皎洁的翅膀。仿若古代圣教传说中的天使。作画者还在他的头周围加上光环。下一张画板则画出了他现在的感觉：装束光彩依旧，但容貌显得衰老又疲倦。

放在较低位置的那些画作也同样令人纳闷，第一幅是一地苔藓或青草，某种冷光体正在上头发着光，第二幅则有一具站在框中的骷髅。

虽然精神相当疲乏，但他仍试图解读这些画面。

他身旁的混浊人影逐渐清晰，偶尔几乎能看得见其中几个独立个体。画作的色彩越来越明亮，亮到闪耀着鲜艳、清楚的色彩，然后消失。

完完全全地消失。

他又老又累，但仍费力绞尽脑汁，试图了解真相。他的生理时间完全错乱了，一分钟像几年那么长，他的念头在出现的当下立刻成为久远的回忆。但他还是了解到了真相：

他仍在时光倒流。

他已经跨过抵达这个时空并重新复活的时间点了。这座宫殿的建造、他的肖像被加上翅膀与光环，做了这些的生命体精确地预测到他的复活。

他不久于人世了，他就要死在这个远古的文明中。

再过一段时间（在他真正死亡的前几百年），他这属于外星异种的骨骸将会散逸、消融到这个时空场域系统中。而所谓消融，意指它们将光芒四射，并重新聚集；这些残屑遗骸肯定碰不得，而且难以掌控，打造这座宫殿的人和他们的先祖会目睹灰屑聚成骨骼，骨架拉提、直立，变成一具干尸；接着干尸

转为遗体，遗体化为老人，老人回返青春之貌——重新恢复成他刚刚脱离时空穿梭艇时的样子。原来啊原来，他降落在自己的墓地、自己的寺庙里了。

而这个时空的人见证过的那些事迹，并且记载在他的神殿画作上，那些他都还没有做到。

在疲倦之中，他感到一股令人厌倦、来自远古的骄傲带来的兴奋感：他明白，他确实会完成这些人忠实记录下来的神迹。他知道自己将再度年轻、荣耀加身，但最后又会消逝无踪。这些他都经历过了，就在几分钟前，或者几千年前。

他体内的时间冲击撕扯身体，产生剧痛，营养针好像没效了，他的身体脏器有种干瘪的感觉。

这座建筑似乎正一边逼近他，一边发出光亮。

无数年岁朝他挤来，戳刺不断。他心想：我是塔斯科·马龙，我曾是神，我仍会成为神。

不过他脑中最后一个念头并不是什么宏伟壮丽的景象，而是一缕皎亮洁白的头发，以及偏转一侧的脸颊。他在自己脑中疼痛又茫然的寂静虚空中大喊：

“蒂姐！蒂姐！”

扭曲变形的时空穿梭艇出现在人类补完组织的定年埠口，干部官员与工程技师都慌忙赶来，打开舱门。驾驶座上的年轻女子双眼茫然失焦，脸色苍白，泪都哭干了。大伙儿想将变得

痴呆的她抬出舰艇，她却死命地抓紧操纵杆，念诵一般反复说着：

“他跳出去了。塔斯科跳出去了。他跳了，孤孤单单的，在时间乱流里飘啊飘……”

虽然心情沉重，作业人员还是轻轻将她扶起、抬离，这样他们才能把穿梭艇上那些变成稀世珍宝的仪器都拆下来。

萨兹达舰长的罪恶与荣耀

别读这篇故事，直接翻过去吧。虽然你可能已经听过了，它还是可能让你不太舒服。人人都会讲这个令人极度不快的故事，“萨兹达舰长的荣耀与罪恶”有上千种不同的版本，但千万别相信这就是真相。

不是真的，完全不是。这里面一点真实性都没有。你不会找到阿拉霍西亚星球，也没有克拉普特这种民族，也没有哪个世界叫“猫土”。这些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从来没发生过。你最好忘掉。别待在这地方，去读点别的吧。

1. 故事的开头

他们派萨兹达舰长乘荚壳宇宙飞船珙，前去探索银河系的最边境。他的宇宙飞船珙虽被称为巡逻舰，却只载了他一个人，其他所需全由携带备品里的安眠药和方块提供。单是舰长自己的幻觉就能造出一大群亲切的家伙呢。

补完组织甚至让他选择想要怎样的幻想旅伴。每个旅伴都来自一个装有小动物大脑的陶瓷方块，而每个大脑都印刻上一个货真价实的人类性格印纹。

身材矮胖、笑容爽朗的萨兹达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要求：

“给我两个厉害一点的保安官。船我还可以控制，但假使要去到那种未知地区，我需要帮手来处理那些可能发生的怪麻烦。”

装备官对他一笑：“我从没听过有巡逻舰长想要保安官。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们只是累赘。”

“也还好吧，”萨兹达说，“我就不觉得”

“你不想要带几个棋手吗？”

“我只要用闲置的计算机就能下棋了，”萨兹达说，“只要把供能降低，它们就会输我；能源全开，就能让我输得一塌糊涂。”

装备官看了萨兹达一眼，眼中没有敌意，只是露出私密又露骨的表情。“其他方面的陪伴呢？”他问，声音里有着奇怪的刺探意味。

“我自己有书，”萨兹达说，“有几千本。我只会离开地球时间几年而已。”

“不过，就你的主观感觉来说可能会像几千年。虽然你返回地球时，这些时间又会全部回溯。”装备官说，“但我指的不是书。”他用同样一种怪腔怪调的窥探语气，又重复了一次问题。

萨兹达毫无顾虑地摇了摇头，手指梳过头发，蓝眼直率地看进装备官眼中：“如果不是书，你指的是什么？领航员吗？”

我已经有啦，更别提乌龟人了。只要话讲慢一点，然后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回答，他们会是很好的同伴。别忘了，我还去过……”

装备官直接挑明，说出他的提议：“舞娘、女人、情妇，你一个都不要吗？我们也可以直接做一个你妻子的方块，把她的性格印纹印上去，这样你每个礼拜醒来时都能有她陪伴。”

萨兹达一脸厌恶，仿佛马上就要吐满地：“爱丽丝？你现在是要我带着她的鬼魂到处跑吗？那等我回来的时候，真的爱丽丝会怎么想？拜托别跟我说什么‘可以把太太放到某只老鼠的脑子上’，这根本是想叫我精神错乱。光是去到那个空间和时间像海一样把你包围的地方，我就觉得够崩溃了。我要尽量让自己的脑子保持清醒。别忘了，我以前也出去过，回到真的爱丽丝身边，会是我回家最大的动力。”说到这里，萨兹达的语气里充满暗示与刺探。他补充说：“请不要告诉我有一大堆巡逻舰长都带着幻想出来的老婆到处飞来飞去。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有够恶心。很多人这样吗？”

“我们是来帮你把装备放上船，不是要讨论其他长官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只是觉得，有个女性同伴在船上陪在舰长会比较好，就算是幻想出来的也一样。否则，要是你在星群之间找到某些拥有女性形体的‘东西’，可能会变成你的巨大致命伤。”

“星群之间？女人？你在胡说什么鬼！”萨兹达说。

“再奇怪的事我们都遇过了。”装备官说。

“不可能有这种事。”萨兹达说，“我预期会碰到痛苦、疯狂、扭曲变形、无止境的恐慌、对食物极度渴求——而且我也可以面对。它们都会出现，但女人不会。那里不会有女人。我爱我老婆，才不想从自己脑子里幻想出一堆女人。反正呢，我会带上乌龟人，他们也会带自己的小孩。到时候我就完全不缺参与家庭生活的机会，还可以给那些孩子办圣诞派对什么的。”

“那是什么派对？”装备官问。

“我从某个外界飞行员听来的有趣古代仪式。在每个主观时间年，你都要发礼物给所有的孩子。”

“听起来不错呢。”装备官的声音有点累了，他进行最后一次确认，“所以你还是不想带方块女人上船？你可以等到真的需要她的时候再把她启动。”

“你没飞行过对吧？”萨兹达问。

“没有。”装备官说。这下换他紧张了。

“这艘船上的每样事我都得考虑。我是个开朗的人，个性也亲切，就让我好好和乌龟人相处一下吧。他们不怎么活泼，但至少很体贴，而且性格悠悠哉哉。两千多年的主观时间是一段很长的时光，不要再叫我决定其他事情，管好这艘船就够忙了。我以前跟乌龟人相处过，所以你别管我们。”

“好吧，萨兹达，你是舰长，就照你说的做。”装备官说。

“很好。”萨兹达微笑，“你可能因为这工作遇上很多怪人，但我不是他们。”

两个男人露出微笑，达成共识，完成装载的工作。

实际操控宇宙飞船珙的是乌龟人。他们的老化速度非常缓慢。当萨兹达航行在银河系外缘，并在冷冻床里睡上几千年的主观时光，乌龟人会一代接一代地繁衍下去。他们会训练自己的孩子操纵宇宙飞船珙，述说在再也见不到的地球上发生的事，然后正确地对计算机进行判读，仅在需要人类介入，或需要人类的智慧时才把萨兹达唤醒。而萨兹达只会偶尔醒来，完成该做的工作，然后又睡回去。对他来说，自己不过是离开地球几个月而已。

不过几个月！然而，在经过主观时间一万年后，他遇到了那颗警报胶囊。

它看起来就像普通的求救胶囊——偶尔，会看到那个东西被射进太空，像是要提醒人们在宇宙之中的命运到底能有多悲惨。这颗胶囊显然航行了很长一段距离。萨兹达就是从这里听到关于阿拉霍西亚的故事。

故事是假的。那支生活在阿拉霍西亚星上、充满恶意又痛苦的种族，将所有脑力及狂野的本性都用于一个目的：该如何吸引并捕获一位来自旧地球的普通飞行员呢？那颗胶囊仿佛展现出丰富性格的美丽女子，以低沉的女性嗓音唱诵着那则故事。其实，故事是真的——至少某部分是。其中的吸引力也是真的——至少某部分是。萨兹达一边听着，让故事像是精心编

曲的伟大歌剧那样深深印入大脑的神经纤维。然而，要是他曾经听过真正的故事，情况就会大大不同。

大家都知道阿拉霍西亚到底出了什么事，大家知道那颗曾是天堂、如今却堕入地狱的星球真正悲惨且痛苦的故事。我们知道，在群星间，在那个最遥远、最恐怖的地方，究竟发生什么事。

萨兹达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马上逃跑。可惜的是他无法得知我们现在知道的真相：

如果阿拉霍西亚人没有跟踪人类回到地球，要是没有将那股深不见底的哀恸，把超越纯然的疯狂的糟糕事物，以及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瘟疫带到我们之中——要是他们没这么做，我们就不会遇到这些糟糕透顶的阿拉霍西亚人。他们最终都成了非人的存在。虽说，在他们本性中最深、最无法磨灭的角落，其实仍有人性存在。阿拉霍西亚人会唱着颂歌，赞美自身的畸形，宣扬他们做出的可怕行为。但在他们真正的歌曲中——也就是那些抒情民谣，同一个词句像副歌一般不断回响：

人啊，我为你哀伤！

他们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并因为曾纠缠过人类而自我厌恶。

或许，他们到现在也还在纠缠、追寻着人类。

时至今日，补完组织花了极大的心力，不让阿拉霍西亚人再找到我们。他们沿着银河系的边界布下误导网络，确保那些

迷惘颓堕的人无法循线找来。补完组织知道，他们必须保护我们以及其他人类世界，不受阿拉霍西亚那群畸形怪物的伤害，并且也落实了这项措施。我们完全不想和阿拉霍西亚扯上关系。就让他们找，总之是找不到的。

可是，萨兹达哪会知道这些呢？

那是人类第一次得知阿拉霍西亚人的存在，而他拥有的仅是一则讯息。讯息里的魅惑歌声唱着魅惑之歌，使用正确又清晰的古老通用语，叙述一则哀伤、罪恶、让人类至今无法忘怀的故事。这是萨兹达听到的，也是其后的人们听闻的。它要传达的重点非常简单。

阿拉霍西亚人其实就是拓荒者。最初，他们驾着太空帆船出航，身后挂满豆荚似的个人舱体。那是进入太空的第一种方法。

然后，人类让技巧高超的技师驾驶界面重塑宇宙飞船珙，向外航行。那些技师曾探入宇宙深处又再复归，四处寻找人类。

当航行的距离实在太远，他们就会改搭新式船体：一种由许多个人舱组装成的庞大荚壳宇宙飞船珙，就像萨兹达的宇宙飞船珙的巨型版。船上的沉睡者会全被冰冻起来，只有机器清醒。发射后的宇宙飞船珙以超光速在太空底部飞行，然后随机钻出，在适合居住的目标上降落，落地生根。这是场豪赌，而勇敢的人会甘冒风险。如果宇宙飞船珙没找到目标，他们的机器可能就这样一直在太空中航行下去，直到船上的躯体在极低

温的保护下一点点腐坏；直到每颗冷冻脑袋里微弱的光线渐渐熄灭。

由于旧地球以及它的子星都无法舒缓的人口过剩问题，荚壳宇宙飞船珙是解决的手段之一。一艘艘荚壳宇宙飞船珙把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大胆而鲁莽，或许抱着浪漫情怀，或者单凭意志行动——有时甚至是罪犯——送进了群星之间。我们一次又一次失去这些宇宙飞船珙的音讯，每当那些后来出发的高级探索队又找到一个类地行星（这些人来自拥有完整系统和组织的补完机构），又总会在那里遇上某种人类的遗迹、城市或文明。有高等也有低等，有部落或家族。那些荚壳宇宙飞船珙曾经到过此处，远超人类所到过最远的边界。它像一只濒死的昆虫那样坠到星球上，唤醒它的乘客，接着裂开，然后因为运输任务完成而自我毁灭，让那些重获新生的男男女女在这个世界定居下来。

对所有来到阿拉霍西亚的男人和女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地方。它的海滩美丽，悬崖伟耸升起，仿佛连绵不绝的海岸线；两颗又白又大的月亮高挂天空，还拥有一个距离不会太远的太阳。机器测试过大气和水后，就会把旧地球的生命形式撒入空中和海里，好让人们一觉醒来听到来自地球的鸟叫，知道来自地球的鱼已适应了这里的海洋，正徜徉其中、准备繁衍。这里的生活看起来如此舒适、富足，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对阿拉霍西亚人来说，情况真的发展得非常、非常顺利。

这是事实。

到此为止的故事，都是胶囊说的。

接下来的故事开始有了变化。

胶囊没有说出发生在阿拉霍西亚那可怕又可怜的真相。它编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谎言。从胶囊中以心灵感应传出来的声音，听起来有如一位成熟、温暖、喜悦的女人：刚步入中年，是个辩才无碍的女低音。

它的个性如此真实，萨兹达几乎因为有机会和它说上话满心感谢。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知道自己正受到欺骗、逐渐走入对方的陷阱呢？

那声音听起来没什么不对劲。

“然后，阿拉霍西亚的疾病袭击我们，”它说，“不要降落。保持距离。保持跟我们的通信，告诉我们该怎么配药。我们的孩子都死了，毫无征兆。这里的农产丰富，小麦长得比地球更金黄，李子更深紫，花朵更皎白——一切都很好，除了人……”

“我们的孩子都死了……”那个女性的声音转成啜泣。

“有任何症状吗？”萨兹达想着。然后，那个胶囊仿佛听得到他的问题，继续说了下去。

“他们死了，找不出线索。我们的医学能力测不出任何东西，科学家找不出答案，他们就这样死了。我们的人口正在减少，人类啊，请不要忘了我们！不管你是谁，赶快来，现在就

来，带能帮忙的人来！但是记得，为了你们的安全，请不要降落。请待在外面，透过荧幕看我们，并把这群人类之子在诡异偏远的太空中迷失的故事带回家乡！”

这的确是个非常奇怪的故事！

但事实真相比这更怪异，而且更丑陋。

萨兹达被那讯息说服了，信以为真。他之所以被选中这趟旅程，就是因为他天性善良聪明，又勇敢。那个声音所提出的请求同时触发了这三项特质。

后来，过了很久以后，当萨兹达被捕，调查员这样问他。
“你这笨蛋！为什么没有先验证过那则讯息？你居然为了一个愚蠢的哭诉，拿全人类的安全去冒险！”

“那才不愚蠢！”萨兹达反驳，“那颗求救胶囊的女人听起来悲伤又悦耳，而且那个故事我确认过，也是真的。”

“你跟谁确认的？”调查员的声音冷漠无起伏。

萨兹达回答时似乎既疲倦又哀伤：“我的书、我的知识。”他不情愿地再加上一句，“还有我自己的判断……”

“那你的判断正确吗？”调查员说。

“不正确。”萨兹达说。那三个字悬在空中，简直像是他这辈子说的最后几个字。

后来，萨兹达自己打破沉默：“在我设定好航线、再次睡着之前，我启动了方块里的保安官，让他们查验那个故事。他们找到实际在阿拉霍西亚上发生的事，交叉比对出求救胶囊的故事模式，然后我一醒来，他们就把事情真相告诉我。”

“然后你怎么做呢？”

“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也预期自己会因此受罚。那时我的船壳外已经围满阿拉霍西亚人，他们抓到了我的船，也抓到了我。我怎么知道那女人说的美丽、悲伤的故事只有前二十五年是真的，我怎么会知道，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女人，只是个克拉普特。竟然只有前面二十五年啊……”

阿拉霍西亚人在最初的二十五年里一切顺利——然后疾病就来了。但其中细节跟求救胶囊说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无法理解到底怎么回事，不懂这样的事为什么发生在自己身上，不懂那种病为什么等上二十年三个月又四天。但无论如何，他们大限已至。

我们认为，一切都跟他们太阳中的辐射有关。或者，也可能是那种特殊的太阳辐射和某种化学物质结合的结果。荚壳宇宙飞船珙上的机器没有分析出那种物质，而它就这样散播开。疾病入侵。虽简单，却势不可挡。

阿拉霍西亚人有医生、医院，甚至具备某种程度的研究能力。

但研究的速度不够快，不足以应付这场灾难。它单纯却残暴、庞大无比。

它让女性特质成为患癌的病因。

地球上所有的女人都在同一时间罹患癌症。癌细胞在她们的嘴唇、乳房和腹股沟成长，有时会沿着下颚的边缘、嘴唇的外缘，身体上柔软的部位延伸。癌有很多种形式，但基本上都相同，都跟某种能穿透进入人体的辐射有关。辐射会让特定种类的脱氧皮质固酮转变成某种地球未知、绝对致癌的亚型妊娠二醇，迅速侵权掠地。

最先死去的是小女婴。女人挨着自己的父亲和丈夫哭泣，母亲对儿子道别。

其中一位医生也是女人。她是一名坚强的女子。

她冷酷地从自己的身体切下活体组织，放在显微镜下；她采集自己的尿液、血液、唾液，最后得出答案，那就是：没有答案。无论如何，这跟真的得到解答相比，可以说好，也可以说坏。

假如阿拉霍西亚星的太阳真要杀死所有雌性生物，让雌鱼翻着肚皮漂在海面，让趴在永不孵化的蛋上的母鸟歌声更刺耳、更狂乱。假如，所有雌性动物都只能痛苦地躲在巢穴里哀叫咆哮，那么，人类女性就不该温驯地走入死亡。那位医生名叫阿丝姐蒂·克劳斯。

II. 神奇的克拉普特

女性人类应该能做到雌性动物所不能的事：她可以转为男性。在宇宙飞船设备的帮助下，阿拉霍西亚人造出数量庞大的睾固酮，将每一个还存活的女孩和女人转成男人。她们全被安排接受大量的注射，脸庞逐渐变得粗犷，每个人都比原先多长了点肉；她们的胸膛转成平坦，肌肉鼓胀，不到三个月全成了男人。

有些低等的生命体活了下来，因为它们还没发展出明确的性别特质。对它们来说，只要靠着特定的有机化学就能存活。植物在鱼类消失后遍布海洋，鸟群不见，但昆虫活了下来——蜻蜓、蝴蝶、突变蚱蜢、各种甲虫和其他昆虫挤满整个星球。失去女人的男人，以及从女人的身体改造而成的男人，正并肩一同工作。

他们相识，却发现彼此的相遇成为无法言说的哀伤。现在，丈夫和妻子都留满胡子，身材健壮好斗、充满渴望，而且总是忙于工作。那些小男孩多少都意识到，等他们长大后，再也无法找到爱人或娶老婆、结婚，或生女儿。

但这样的世界不足以让阿丝妲蒂·克劳斯医生停止鞭策自我，也无法阻止她继续挖掘自身的聪明才智。她成为阿拉霍西亚的男人以及男性女人的领袖，驱策他们向前，让他们尽力生存下去，把那分冷酷运用在所有人身上。

（如果克劳斯医生还有点同情心，她或许会让他们死去。但她的本性不容她拥有同情。她只能用才华、冷酷与严格的性格，对抗这个试图摧毁她的宇宙。）

死前，克劳斯医生终于完成了一套精心编码的遗传系统。她能透过外科手术将一点点男性组织植入腹部，就放在腹膜壁内侧，和肠胃挤在一起，然后透过人造子宫、人工化学以及人工授精，让男人能够借由辐射和热能怀上男性的宝宝。

毕竟，如果所有的女孩都注定会死去，要她们又有什么用呢？阿拉霍西亚上的人们都这样活了下去。从那场悲剧活下来的第一代因悲伤与失望失去理智，送出了讯息胶囊，希望这些讯息会在六百万年后到达地球。

作为新的探险者，他们都赌了这一把。这些人把宇宙飞船开往没有任何人到过的偏远地带，找到了一颗不错的星球，却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他们还在银河系里吗？还是说，其实他们已经跨跳到邻近的另一个银河？没人知道。旧地球的原则之一，就是只给探险队基本的必需设备，因为旧地球害怕他们某天会采取激进武力进行文化变革，或发展成某个背叛地球并回头摧毁地球的侵略性帝国。地球永远都要确保自己处于优势。

第三、第四、第五代的阿拉霍西亚人还是一般人，他们全是男性，还拥有人类的记忆和书籍，也认得“妈妈”“姐姐”“甜心”“宝贝”等词汇。只不过，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些字代表什么意思了。

假使人类身躯在地球上花了四百万年进化，那么他们能做到的事就比我们的大脑、性格或是个人欲望更多。阿拉霍西亚人的身体开始替他们做决定——既然女性拥有的化学物质意味迅速死亡，他们也只能草草埋葬偶尔产下的女婴死胎，于是，

他们的身体开始自行调整。阿拉霍西亚的男人变成雌雄同体，并给自己取了一个难听的外号——“克拉普特”。他们从没感受过家庭生活的美好，于是一个个都成了趾高气扬的小公鸡，在爱之中掺杂着杀戮，在歌曲中混入好斗之心。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打磨武器，在正常的地球人绝对无法理解的诡异部族制度中，争夺复制繁衍的权力。

但他们活下来了。

即便这种生存方法是如此激烈、凶残得令人难以理解。

不到四百年，阿拉霍西亚人就发展出以战斗部族为主的社会制度。他们还是只有那颗星球，绕着同个太阳公转，住在同一个地方，并拥有几艘自制的太空飞行器。因为缺少人类人格中最基础的男女平衡根基，以及家庭，他们的科学、艺术和音乐只能在一些突然顿悟的疯狂的天才身上，一边偏斜，一边往前推进。他们不曾去爱、去希望或生育；他们虽活下来，却变成怪物，而不自知。

阿拉霍西亚人根据自己对旧人类的记忆，打造关于旧地球的传说。在那些记忆中，女人是一种应该被杀死的残缺体，是必须被抹除的畸形，而他们所记得的家庭，则是一旦遇到都必须立刻消灭、肮脏可憎之物。

阿拉霍西亚的人成为留着大胡子的同性恋者。嘴唇红艳、耳环华丽、发质柔顺，而且很少有老人。他们会在自己的族人变老前杀掉他们。但凡无法从爱、休息及慰藉中得到的东西，他们就以斗争与死亡去交换。阿拉霍西亚人编造出许多歌曲，

宣称自己是旧人的末裔、新人的创始，并这么唱着：若有遇到人类的那一天，他们将会怀抱满满的恨。“悲哀的地球啊，谁让你活该遇见我们。”他们这样唱着。与此同时，却又出于某种潜意识，在每首歌中都加入一句他们自己也困扰不已的词句：

人啊，我为你哀伤！

他们为人类哀伤，却同时计划攻击所有人。

III. 陷阱

萨兹达上了讯息胶囊的当。当他回到睡眠舱，指示乌龟人把巡逻舰开往阿拉霍西亚——无论那地方到底在哪儿。他并非因疯狂或任性才这么做，这对他来说是个谨慎的决定。之后，他也因这个决定接受听证、审判，最后接受比死亡更可怕的惩罚。

这一切，他都难辞其咎。

在寻找阿拉霍西亚的过程中，他从没有一刻停下来思考一件最基本的事：他根本没有能力阻止这群唱着歌的阿拉霍西亚野兽一路尾随、跟他回到地球，并将它变成废墟。他们的疾病可能会传染，而他们凶狠的社会结构也可能摧毁地球的人类社会，并让地球和其他人类世界化为废墟。萨兹达完全没有想过这点。所以，许久之后，他为此在听证会接受审判，并得到惩罚。这些我们晚点再说。

IV. 抵达

萨兹达在阿拉霍西亚的轨道上醒来，立刻知道自己做错决定。陌生的宇宙飞船珙犹如来自陌生洋域里的藤壶，紧紧抓住他的船身。他赶紧呼叫乌龟人按下控制钮，但毫无作用。

无论那些异种人是男是女、是野兽或天神，他们都有足够的技术，可以瘫痪这艘宇宙飞船珙。萨兹达霎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然，他想过要把自己跟船同时摧毁，但担心要是自杀成功，却没有及时毁掉船，那么这艘装载着最新武器的新型巡逻舰，就会落入正在舰身外壳上走来走去的家伙手里——不管他们到底是谁。他没办法冒这种人死船在的风险，因此必须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此时此刻，实在不能继续遵循地球规则。

他的保安官（一位以人形现身的鬼魂）以低沉又快速的震惊语气将整个故事对他说一遍：

“他们是人，长官。”

“比我更像人。”

“我是鬼魂，是由死去的大脑编织出的回声。”

“而这些是真正的人，萨兹达舰长，但是，他们是能脱逃到宇宙间的人类中最糟的一族。您必须消灭他们，长官！”

“我没办法。”萨兹达边说边努力把自己弄清醒，“他们还是人类。”

“那么您就得击退他们，长官，以任何必要的手段，什么方式都好。请您阻止他们、拯救地球，然后对地球发出警

告。”

“那我怎么办？”萨兹达问，但立刻发现自己问了很自私的问题，涌上一股抱歉。

“您会为此捐躯，或受到惩罚，”保安官的语气中有满满的怜悯，“而我不知道何者更糟。”

“现在吗？”

“现在、立刻。您没有时间犹豫了，完全没有。”

“但那些规矩……”

“您在很久以前就破坏规矩了。”

的确有规矩存在，只是萨兹达把它们都抛到了脑后。

那些规矩啊，为了普通时刻、普通环境及普通危险订下的那些规矩。

但这是由人类亲手调制，受人脑发动驱策的一场噩梦。监视器上显示出那些疯狂的人，他们是从来不晓得女人为何物的男人，是只为贪欲与争斗而生的男孩，有的是只要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接受、也不敢相信、无法容忍的家庭结构。船外的这些“东西”是人，但也不是人。他们有着人类的脑袋、人的想象力，以及人的复仇能力。即便勇敢如萨兹达，也因为太害怕而本能地没有回应他们。

萨兹达可以感觉到，当巡逻舰上的女性乌龟人意识到那些人是谁——就是那些捶打着船、唱着歌，大声喊着要“进去、进去、进去”的人——全都因恐惧而一脸痛苦。

于是，萨兹达犯下了一项罪行。对补完组织来说，允许组织内的官员犯罪、犯错或自杀，是值得骄傲的事。补完组织以行动保住人类的大脑，以及“选择”存在的意义。他们为人类尽的心力没有任一台计算机可以企及。

他们教给手下许多黑暗的知识，就是在文明世界不被理解、普通的男女不得接触的事。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补完组织的干部——那些舰长、次长和总长——必须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如果他们忘记，所有人类都将灭亡。

萨兹达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他进入巡逻舰的武器库。较大的那颗阿拉霍西亚月亮适合生命生存，他能看到上头已经长出地球的植物与昆虫。从监视器上可以得知，阿拉霍西亚的男性女人还没居住到那颗星球，他焦虑地大喊，对计算机发出要求：

“告诉我它存在多久了！”

计算机回答说：“超过三千万年。”

萨兹达的船上有着各种奇怪的资源，他拥有地球上几乎每一种动物的双胞胎或四胞胎。这些来自地球的动物都装在不比药用胶囊大多少的迷你胶囊中，各自以精子和卵子的状态存在，随时准备配对播种、繁衍。同时，他还拥有小型的“生命

炸弹”，能够容纳任何种类的生命形式，给予他们一线活下去的生机。

他走进资源库，抓了八对、总共十六只Felis domesticus——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地球种家猫——就是繁殖用于心灵感应，或放在宇宙飞船珙上当辅助武器，让锚递人员透过心灵加以操纵，用来击退“危险”的猫。

萨兹达改造它们。他进行改造的指令码就跟把阿拉霍西亚的男性女人变成怪物的一样丑恶、一样可怕。他的指令如下：

不要进行纯种繁殖。

发明新的化学效应。

为人类服务。

发展文明。

学习说话。

为人类服务。

在人类召唤时，你们要为他们服务。

回去，然后再回来。

服务人类。

萨兹达并非以口头给予这些指令，而是将它们直接刻进这些动物的分子结构，织入这些猫的遗传与生物编码。接着，萨兹达犯下了违反人类法律的罪行。他的船上载有一部时空感应装置——一台时空扭曲器。通常只会用来回溯一两秒，用在让船舰免于毁灭的情况。

阿拉霍西亚的男性女人这时已凿穿了船壳。

他可以听到他们的高声吆喝，狂乱地彼此兴奋尖叫，将他视为他们终于找到的命定宿敌，也就是第一个前来征服他们的旧地球怪物；他就是阿拉霍西亚的男性女人将要复仇的邪恶对象。

萨兹达保持冷静，完成猫咪的遗传工程编码，把它们装入生命炸弹。他调整时空感应装置的控制钮，让本来应该将八万吨的宇宙飞船珙送回一秒前的装置违反规则，将一批不到四公斤质量的东西送回两百万年前。他把猫群发射到阿拉霍西亚那颗没有名字的月亮上。

并把它们送回了过去。

他知道自己不需要等太久。

他也就没有。

V. 萨兹达打造的猫土

猫群来了。它们的船舰在阿拉霍西亚光秃的天空中闪闪发光，并以小型战斗船发动攻击。这些不久前才诞生的猫被赋予

两百万年的时间，去追寻刻印到它们脑中、打进脊髓神经、鲜明地刻蚀在体内的化学物质和个性中的天命。它们变成某种类人种族，拥有语言能力、智力，胸中怀抱希望与使命。他们的任务是联系萨兹达，并拯救他、遵守他的命令，并破坏阿拉霍西亚。

猫族宇宙飞船珙发出指令：

“今年今日就是我们实现承诺的时刻。猫族进攻！”

阿拉霍西亚人等了四千年，终于等到这场战斗。猫族对他们展开攻击。两艘猫族飞行器认出萨兹达，猫们向他报告：

“噢主啊！噢天神！噢，万物的创造者！时间的司令、生命的起源啊！我们自一切初始便等待着要服侍你，求你使我们专心敬畏你的名、顺服你的荣光！求你让我们为你而生、为你而死。我们皆是你的子民！”

萨兹达大叫着，把讯息传递给所有的猫：

“袭击克拉普特——但别把他们杀光！”

他又重复：“袭击他们、阻止他们，直到我逃掉。”他驾着船飞进虚无太空，溜走了。

猫族跟阿拉霍西亚人都没有追上来。

故事结束。哀伤的是，萨兹达回来了，而阿拉霍西亚人还在那里，猫也还在。补完组织也许知道他们在哪儿，也许不知

道。但无论如何，人类都不会想知道真正的答案。培养出比人类更高等的生命体违反人类一切法律。或许那些猫就是这种生物。或许，有人会知道阿拉霍西亚人到底有没有打赢那场仗，知道他们是否杀了那些猫、吸收猫族的科技，正在某处找寻我们，在星群间像盲人一样刺探，等着遇到我们这些真正的人类，去恨、去杀我们。或者——也许——赢的其实是猫。

或许，猫族被印刻上某种奇怪的任务，基于诡异的希冀之心，服侍着它们根本认不得的人。它们或许会把我们全都当成阿拉霍西亚人，并且认为只有某个再也不会见到的特别的巡逻舰长能拯救它们。猫们再也不可能看到萨兹达，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下场。

VI. 萨兹达的审判

萨兹达的审判在所有开放世界受到巨大关注，判决过程被记录下来。他在不该介入的时间介入，未经等待、没有寻求建议和增援，就去搜索阿拉霍西亚人。但去解决千百年来的痛苦是他该做的事吗？这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那些猫。我们透过巡逻舰上的记录可以看到有东西从彼端的月亮出现；有太空飞行器，以及某种能发出声音、和人类大脑沟通的东西。但因为那些东西是直接对着接收端的计算机说话，所以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它们说的是不是地球的语言。也许，它们是用某种心灵感应能力在进行沟通。总之，萨兹达的罪名在于他成功了。

——因为他把猫丢回两百万年前，并在它们的基因中编入了以下指令：生存下去、发展文明，前来拯救。萨兹达在不到一秒的主观时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的时空感应装置发射出那颗小型生命炸弹，落在阿拉霍西亚上空的巨大月亮潮湿的远古大陆。而当这整件事还没来得及被记录，那颗生命炸弹立刻以一整支舰队的形式回来。打造出这支舰队的甚至是一支（虽然源自猫，但已经存在了）两百万年之久的地球种族。

法庭剥夺了萨兹达的名字，说：“你将不再能被称为‘萨兹达’。”

法庭剥夺了萨兹达的军阶：“你将不再能担任本军队，或任何隶属于帝国或补完组织之太空海军的舰长。”

法庭剥夺了萨兹达的生命：“前舰长萨兹达，你将不能活着。”

然后，法庭又剥夺了萨兹达的死亡：“你将前往楔尤星，那是极恶极耻之人所在之处，而且你永远不能回来。你将在人类的鄙视与憎恶中前往彼方。我们不会惩罚你，我们完全不想再知道任何与你有关的事。你会继续活下去，但对我们来说，你已不再存在。”

这就是整个故事。悲伤，而且美丽。补完组织为了各种不同的人类，告诉他们这都不是真的，只是一个民谣、传说。

或许，真的有关于这些事情的记录存在。或许，阿拉霍西亚星那些疯狂的克拉普特正在某个地方繁衍着他们那些男孩的下一代，永远都以剖腹的方式，以奶瓶喂养长大。他们每个世代的男人都只认得“父”，而不晓得“母亲”这个字的意思。当然，也有可能，阿拉霍西亚人会穷尽疯狂的一辈子，与一心服侍某个永远无法回来的人类的智慧猫族，打一场永不停歇的仗。

这就是整个故事。

而后续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那战舰金光闪闪——喔！喔！喔！

战情始自天外。

对付罗姆·索格的战争发生的时间，是在爆发肥猫丑闻的二十年后。当时地球上每个人不可或缺的圣塔克拉拉药剂来源一度断绝，这场仗打得迅速又惨烈。

旧地球上的人贪腐又狡猾，打仗用的都是伪装过的武器。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只有把武器藏起来，才能将长久以来流传下来的古物——主权——给维持好。在人类社群中，这个东西至关重要。地球人之所以战胜，其他人之所以落败，就是因为地球领袖总是将生存考量摆在首位。不过，这次战事终于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受到威胁了。

罗姆·索格之战一直对外保密，直到那艘传闻已久、被描述得极其夸张的黄金战船再度被提起为止。

↓

补完阁员在地球集会，会议主席先环顾四周，才开口发言。“好了，诸位，我们全都收过罗姆·索格的贿赂，大家都被私下买通过——我个人就收过六盎司纯度百分百的锶——有没有人收过价码更高的东西啊？”

整个议事厅的议员纷纷报上自己收了多少贿赂。

主席转向秘书交代道：“把这些贿赂品项列入记录，然后把记录标示为‘不存在的机密’。”

其他人点点头，表情严肃。

“现在我们必须开战，只是贿赂当然不够。罗姆·索格老是威胁要侵略地球——听他发狠话是也没怎样。不过，我们当然不能让他说的话成真。”

“主席，您用来制止这家伙的计划，”一位年长议员脸色阴沉，低声发问，“难道是要派出黄金战舰？”

“正是。”主席一脸认真。

房中响起一波接一波的低吟与赞叹。黄金舰队曾在几世纪前出动，对付一头异种生物。这些战舰藏在虚无太空的某处，只有少数几个地球官员知道传闻到底有几分属实。即使是补完阁员的层级，议会还是不清楚该战舰确切的形貌。

“只要一艘战舰就足以应付。”补完阁员会议的主席这么说道。

确实如此。

II

几个星期后，待在自己星球的独裁者罗姆·索格才察觉局势有变。

“你随便说说的吧？”他说，“你不会认为那是真的吧？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战舰——黄金舰队不过是传说——连照片都没看过一张啊。”

“陛下，这儿有张照片。”部属回答。

罗姆·索格看看照片：“这是假的，是加上后制特效的照片。船身尺寸变造过，长宽比例有问题，没人能拥有这么大的船舰！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来！就算造出来了也无法操纵，总之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他又呱呱碎嘴，念了好几句，才发现根本没人看他，属下都在看照片。

他镇定下来。

胆子最大的部属接续发言：“陛下，这战舰长达九千万英里，闪耀火焰般的光芒，移动极为迅速，让我们连接近的机会都没有。可是，它却闯入了我军舰队中央，几乎要碰到我们的战船——然后在那里停留了两千或三千分之一秒。我们认为它确实到过那儿。我们观察到甲板上有生命迹象：有几道光束在那儿摇晃。他们跑来窥探我们，然后就又消失到虚无太空去了——九千万英里啊，陛下，旧地球还是有威胁性的。我们不知道那艘战舰正进行什么活动。”

众官员盯着首领，忧心忡忡又怀抱希望。

罗姆·索格叹了口气：“如果势必要战，我们绝不逃避，就算是那种对手，我们也能毁掉它。毕竟在广阔的星际间，再巨大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九英里、九百万英里和九千万英里，有什么差别？”他又叹了一口气。“不过，一艘战舰有九

千万英里长真是大得可怕，真不知道他们打算拿这艘船来做什么。”

他真的是一无所知。

III

对地球的热爱给人带来的影响是很神奇的——也可以说神奇，甚至可以说恐怖……就拿提德斯科来说吧。

提德斯科的名气非常大。他穿着一身装饰浮夸的工作罩袍，佩戴珠光宝气的职权识别勋章，名闻遐迩。就连对这类事不太关心的开路舰长也知道这个人打扮招摇。提德斯科很懒惰，他放荡奢靡的生活方式也是相当出名。接获通知时，他正是平常那副死样子。

当时他正躺在喷射气垫上，大脑的愉悦中枢联结着刺激电流，深深陷在欢愉感里。他公寓里的美食、女体、衣饰、藏书，都被他抛到脑后、完全遗忘，电流在他脑中引发的愉悦成为他的唯一乐趣。

这愉悦感实在太舒服了，提德斯科已经接上电流连续二十个钟头都没停，大大方方违反最大愉悦限度规定：六小时。

然而，当讯息传至他脑中——这都是靠着内建在提德斯科脑中，用以传输极机密讯息的超微晶体输送。毕竟，有些机密就连用想的都会有被拦截的危险——提德斯科便奋力从一层又一层的极乐感受与无意识挣脱出来。

黄金舰队！我们需要黄金舰队——地球有危险了。

提德斯科拼命醒过来。地球有危险了。他勉强按下切断电流的按钮，爽快地吐了口气。当他回到冷酷的现实世界，叹了几声，然后看一眼身处何处，立刻转而投入手边的工作。没有多久，他就做好准备，随时等待补完阁员的差遣。

补完阁员议会主席派舰队司令官提德斯科指挥黄金战船。这艘战舰比大多数星球更巨大，本身就是一只令人瞠目结舌的怪物。几百年前，从银河星系某个不知名的偏远地方来的异种入侵者，就是被它吓跑的。

司令官在舰桥上来回踱步。船舱很小，只有二十乘三十英尺，操控区也不超过一百英尺，其余部分就只是佯装成船舰的金色包覆层，里面全是结实、轻薄的海绵，再用许多细线拉过表面覆盖，伪装成坚硬的金属，以及强力防御外壳。

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船身真的长达九千万英里。

这是个庞大的空壳，这艘船，是人类构想出来最大也最唬人的假货。

数百年来，它都停泊在星际间的虚无太空，等着服役，等待派上用场。此时此刻，它毫无防备，不带任何支援地前行，去迎战罗姆·索格这个独裁者与战争狂人，以及他那批能打硬仗、货真价实的舰队。

罗姆·索格违反太空守则。他杀了那些锚定队员，囚禁开路舰长，利用叛乱分子与刚入行的新手，让他们大肆抢劫星际

间航行的船只，将掳获船只全面改装成战斗舰艇。他的计划堪称完美，特别是在这个没尝过战争滋味，更不晓得有人敢向地球宣战的星系。

行贿、诈骗、洗脑宣传——他样样都来。并希望地球在他行使武力威胁之前就先败退。然后，他发动攻击。

随着攻击展开，地球的态势改变。那些收贿的贪官恶棍开始善尽自身职责，又变回人类的领袖与守护者。

提德斯科以前是个娇贵的富家子弟，但战争使他变成了雄心万丈的将领。他调动史上最大战船，就像在挥舞网球拍。

他犀利且迅速地切入罗姆·索格的舰队。

提德斯科让战船右转、往北，接着朝上，命令结束。

他出现在敌军面前，然后又躲开他们。下潜、前进、右转，命令结束。

他再一次出现敌军面前，全人类的安危都仰赖这艘空壳战舰，敌军只要有一发炮火命中它，就会戳破这个假象。提德斯科的任务就是让他们无法击中。

他不是傻子，他正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一场奇特的战斗。但他心中也不禁纳闷，双方真正的交战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

乐福鸭王子的姓氏古怪，这是源自他有一位真的很喜欢鸭子的中华细亚祖先。这位长辈最爱北京烤鸭——多汁的烤鸭酥皮总会让乐福鸭王子遥想先祖享用美食的快乐。

他的另一位长辈（某位英国女士）曾对他说：“‘乐福鸭爵爷’，这名号很适合你！”于是，这名字就被高高兴兴地纳入家族姓氏。乐福鸭爵爷有艘小船。这艘小巧的船只有个简洁又散发恐吓意味的名字：任何人。

太空登记档案里没列入这艘船，他本人也不隶属太空防卫指挥部，这艘小艇只挂名在数据侦查局底下，登记在名为“地球财政所属‘机动交通工具’四之三”的清单上。他的船有非常阳春的防御装备，和他一起上船的还有个痴傻的时空感应者。对于他的最终关键战术，这人可说是不可或缺。

随行的还有一名监控者。那人一如往常僵直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绝不分心想别的事情，也不分神留意其他东西。他的心灵就像录音带，会下意识自动记录这艘船即将执行的每一个机械动作，而且，一旦乐福鸭与时空感应白痴企图脱离地球当局管辖，或叛变跟地球作对，监控者就会将他们跟这艘船一起摧毁。监控者生活得很辛苦，不过总比因为犯罪被处决好。监控者不会惹麻烦。乐福鸭还带了一小批武器，是针对罗姆·索格所在星球的气压、天候与种种特别状况，精挑细选出来的。

他另外带了一个能发动心电脉冲的能力者：一个哭哭啼啼、可怜兮兮的疯女孩。补完阁员十分无情，拒绝医治她：比

起让她融入完整的人类社会，她的天赋在不受保护的状态下能发挥得更好。她本身就是第三级带病干扰源。

V

乐福鸭领着他的小艇，接近罗姆·索格的星球大气层。他已经为了取得船长职位花了不少钱，所以决心要赚回来。要是这趟冒险行动能成功完成任务，他不只能赚回付出去的钱，还可以大捞一笔。

地球的补完阁员是一群统治腐败世界的腐败人类，不过他们早就学会利用贪腐达到内政与军事效用，一点也不打算容许任何失败。万一乐福鸭输了，那就别让他回地球，因为他到时的下场可不是贿赂就能了事。但反正监控者也不会让他逃掉。可是，如果他成功完成任务，说不定会跟旧北澳大利亚星人或卖锇鎔的商人一样有钱。

乐福鸭的船只现身了一会儿，让无线电有足够时间触及这颗星球。他走到船舱另一头，甩了那女孩一巴掌，女孩便开始发狂。在她兴奋到顶点的时候，乐福鸭往她头上盖了一顶头盔，接上宇宙飞船珙的通信系统，让她特异的心绪电磁辐射飞速覆盖整颗星球。

这女孩拥有改变机运的能力，而她也做到了。片刻之后，那颗星球——不管水中或水面、不管是天上还是半空、每一寸表面——一切机运都有点变调。“也许会争吵”变成真的吵起来，“可能发生意外”就变成真的发生意外。霎时间，厄运在几乎可说是单纯巧合的概率下横行，一分钟之内，坏事接连爆

发。乐福鸭的船移动位置时传来喧哗声，这是最关键的时刻——他将船下探到大气层内，很快就被发现行踪，大批武器犹如饿虎扑羊冲上来，猛烈凶狠，连空气都要燃烧起来，令星球上的所有生物发出哀号。

地球人拥有的防御武器完全挡不住这种猛攻。

乐福鸭并不防守。他抓着时空感应者的肩膀，狠捏了这可怜的傻子一下。当她惊慌想逃，便一瞬间将整艘船都一起带走。乐福鸭的船退回被侦测到行踪前三四秒钟的时空，罗姆·索格星球上所有的武器全扑了个空，因为它们根本找不到攻击目标。

乐福鸭做好准备，放出自己的武器——虽然是不怎么体面的武器。

补完阁员喜欢假高尚、装正直；爱贪财也是事实。但遇上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会把钱财、信用点数，甚至是面子都抛到脑后。他们拼起来就跟地球远古时候的动物没两样——死中求生、必定见血。乐福鸭放出的是一种传播速率极快的有机与无机质混合毒素。这个星球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也就是一千七百万人），都会在今晚毙命。

他又搥了痴呆的时空感应者一掌，那可怜虫低声呜咽，船又往回倒退两秒。

他放了更多毒素，感到机械继电器正朝他靠近。

他把船开往星球另一侧，最后再来一次时空倒退，卸下最后一批剧毒致癌物，然后“啪”一声消失到虚无太空。没有任何人事物到得了那里，乐福鸭远远甩掉了罗姆·索格。

VI

提德斯科的黄金战船悠然航向这个垂死的星球。罗姆·索格的战斗机朝它逼近——它们开火，它就闪躲——这样巨大的一艘飞行器，无论此处任何一颗肉眼可见的恒星都没有它大，而它居然能移动得这样敏捷。在那些战舰靠得更近时，他们的无线通信传来了：

“首都全毁。”

“罗姆·索格驾崩。”

“北部地区没有回应。”

“中继站里的人民纷纷死亡。”

舰队移开了，开始彼此沟通，然后举手投降。黄金战舰再次现身，又消失。显然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VII

战舰司令提德斯科回到自己的公寓，又要接上直通大脑愉悦中枢的电流。当他在喷射气垫上躺好，原本要按下按钮接通电流的手却停住了。他突然顿悟：他早已得到了快感。仔细想想黄金战船以及他刚刚达成的一切——他独自一人以狡猾的战

略欺敌，放手一搏，即便没有一个世界、没有一个星系对他投以赞叹眼光——这一切比通电的享受更强大。他瘫回喷射气垫，想着黄金战船，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VIII

在地球上，补完阁员从容且优雅地宣告黄金战船已消灭罗姆·索格星球所有的生命。各个人类世界都来电致意，而乐福鸭、时空感应白痴、病原小女孩与船上那名监控者，都被带到医院，抹除他们刚刚那些战绩的所有记忆。

乐福鸭来到众补完阁员的面前，仿佛能感觉到自己刚在黄金战船上服完役，却完全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他不晓得什么低能的时空感应者，连他自己那艘小小的“机动交通工具”都忘了。当补完阁员赐予他最高荣誉勋章和一大笔钱时，他泪流满面。他们告诉他说：“你在军中表现杰出，可以解编退伍了。人类将永远感谢你、祝福你……”

乐福鸭回到自己的家，非常讶异自己竟然做出这么伟大的贡献。在他人生接下来的几百年中，他不断疑惑着：怎么可能有人——比方说他自己——立下天大的功劳、成为盖世英雄，却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办到的呢？

IX

在某个非常遥远的星球上，一架罗姆·索格巡航舰上的生还者在遭到拘留后获得释放。地球直接下达特急命令，让他们的记忆错乱失调，这样一来，他们才不会泄漏自己是如何被地

球军击败。有个不死心的记者紧跟着其中一名太空舰艇员想要访问，花了好几个小时灌酒，狂喝到烂醉，幸存者的回答还是那句话：

“那战舰金光闪闪啊！喔！喔！喔！那战舰金光闪闪啊！喔！喔！喔！”

小丑镇的死亡女士

I

你应该已经听过这个故事的结局了——第七代补完阁员杰斯寇斯特演出的那出磅礴大戏，以及猫族女孩喵梅儿如何发起那庞大的密谋。但你不知道的是它的开头。你不知道初代杰斯寇斯特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号，是出自他母亲补完女士格洛克对犬族女孩汪乔安的人生故事之恐惧与启发。当然，你更不可能听过藏在汪乔安背后另外的那则故事。那则故事有时会跟所谓的“无名巫女”连起来。但这个说法极为荒谬，因为事实上，她是有名字的，一个古老而充满禁忌的名字——艾琳。

艾琳是个错误。她的诞生、人生和事业都是个错误。那颗红宝石就是个错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安方，回到那儿的和平广场——或说起源广场——那个一切开始的地方；让我们回到那个坐落于黄色太阳下，光辉、明亮、鲜红、干净却又死气沉沉的广场。

这里是原始地球，又称“人土”，地球港在此笔直向上，刺进比山还高的飓风云层中。

安方的规模接近城市，它是现存唯一一座仍拥有前原子时代名称的城市。它的另一个名字是“密雅密法拉”，没什么意义，但听起来比较可爱。数千年来，未曾有过车轮跑动的远古车道在此平行前进，沿着旧东南那一大片、一大片温暖、明亮的干净沙滩不断延伸。

人类规划中心的总部就在安方，也是错误发生的地方：

一颗红宝石颤动一下；两张电气石网没有及时校正激光射线；某颗钻石注意到错误，错误和修正结果被同时送进总机计算机。

“错误”被分配到南鱼座III的一般生育账户，分类进“业余治疗师、女性、以在地资源校正人类生理状态”的专业技能。早期，在某些宇宙飞船珙上，这样的人会被称为“巫女”，因为她们总能施展出一些无法解释的治疗手段。这些业余治疗师对先锋开拓者来说拥有不可计量的价值，但在已然安定的后理斯曼式社会，她们就成了可怕的毒瘤。在这里，因为有良好的环境条件，疾病全数消失，意外的发生概率几乎为零，而医疗工作则成为某种形式。

在这样的时代里谁还需要巫女呢？就算她是个好巫女也是一样。在拥有上千床位的医院中，所有员工都渴求临床实务经验……但所有病床中只有七张上面躺的是真人（剩下的床位躺的全是让护理人员练习、以免气氛低落的仿生机器人）。当然，他们也可以去治疗下等人类，但法律明定，任何动物（即使你是下等人类）都不能进入人类的医院。下等人类只是有着人类形体的动物，负责从事沉重苦力活，这是已臻完美的经济

体制视为“caput mortuum”的工作——也就是渣滓。而当下等人类生病，补完组织便会（在屠宰场里）好好“处理”他们。毕竟，繁殖新的下等人类继续工作，永远比修理生病的要容易许多。除此之外，医院提供的关怀爱护可能会让他们有某些错误的概念：比如以为自己是人类之类的。以宏观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样的话可就糟了。因此，当人类的医院空空荡荡，下等人只要打上四个喷嚏，或是随便吐个什么东西，就会马上被带走，而且被“治好病”而始终躺在空病床上的机器人病患则永无止境地生着人类会生的病、受着人类会受的伤。这种情况剥夺了巫女存在的必要性，无论是继续繁衍或训练新巫女，都是一样。

但那颗红宝石还是颤动了，程序确实出了错——南鱼座III得到了一个“业余治疗师、一般、女性、即刻可用”的出生编号。

在很久之后，当整件事尘埃落定，成为历史里的一连串细节时，人们开始调查艾琳的来历。在当初激光射线产生抖动时，同个命令的原始与修正版本被同时送进了计算机。计算机也立即发现矛盾，并将两份文件都提交给一位人类管理员。管理员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人类，担任那个职务已达七年。

那时的他无聊透顶，正在研究音乐。他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离开那个职位，于是便每天每天地计算距离获得自由的那天还有多久。当时，他正在改编两首流行歌，其中一首叫《大竹子》，是不刻意雕琢、试图勾起男性“原始魔力”、风格赤裸的歌曲。另一首是《艾琳，艾琳》，跟一名女孩有关。歌词的大概意思是希望她别再折磨她可爱的小爱人。两首都不是什

么特别的歌，却在此刻同时对历史造成了影响。起初只是一个小涟漪，后来则成了滔天巨浪。

这位管理员兼音乐家有大把时间可以练习。毕竟他在过去七年中从没真遇过什么紧急状况。计算机时不时会传来一些报告，不过这位音乐家只要叫计算机自己把错误改过来就好，它可以正确无误地完成工作。

艾琳的意外发生那天，管理员正在精进吉他指法。吉他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乐器，据说可追溯到太空纪元前的时代。他弹了第一百〇一次的《大竹子》。

计算机发出一阵音阶声响，表示发现某个错误。想当初，管理员还惶惶惴惴地死背着所有处理方针，但七年后的现在他早就都忘光了。就算有警示，大概也只是形式而已，他想着，应该不是真的很重要。反正无论管理员是不是在值班，计算机还是会自己把错误纠正过来。

因为没人回应计算机发出的音阶，所以它便继续打响第二阶段的警铃。装在房间墙壁里的扩音器发出一阵高昂、清晰的人类嗓音（声音的主人是某个过世几千年的员工）：

“警告，警告！紧急情况。尚待更正！尚待更正！”

虽然那部计算机的年纪也很老了，却从来没听过它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答案——音乐家的手指开始在吉他弦上快乐地狂奏，清楚又狂放地对着它唱出一段无论是哪台计算机都不敢置信的奇怪讯息：

敲呀敲那根大竹子！

为我敲呀敲呀敲那根大竹子！

计算机急忙催动自己的数据库和计算中心，寻找与“竹子”有关的代码，试图厘清这个字跟当下状况的联结——想当然失败了。可计算机没有放弃，继续纠缠管理员。

“指令不明。指令不明。请更正。”

“闭嘴啦。”男人说。

“无法遵行。”计算机说，“请重复陈述、请重复陈述、请重复陈述。”

“请闭嘴。”男人说。但他知道计算机不会照做。他没有多加思考，又回到另一首曲子，把歌词的头两行连唱了两次：

艾琳、艾琳，

治好那疼痛吧！

艾琳、艾琳，

治好那疼痛吧！

基于“真正的人类不会重复错误”的假设，“重复”此事被设定为计算机中的安全措施。虽然“艾琳”不是校正代码编号，但因为它重复了四次，显然是在确立对“业余治疗师、女

性”的需求，于是计算机便判断自己送出的状态报告已经过真人修正。

“已接受。”计算机说。

这三个字将管理员的注意力从音乐上抽回来，不过已经太迟了。

“接受什么？”他问。

计算机没有回应。除了从换气风扇中吹出微湿暖风时发出的细微声响，此外一片寂静。

管理员看向窗外。他看得到呈现一小块黯淡血红的安方和平广场；而海洋躺卧在更远处，一片无垠的美丽，以及乏味无趣。

管理员平静地叹了口气。毕竟他还年轻。“应该没关系吧。”他想，然后又拿起自己的吉他。

（三十七年后，他终于发现那是有关系的。彼时，其中一位补完组织总长：补完女士格洛克。她派了一名补完组织次长去调查汪乔安的来历，随后发现巫女艾琳就是造成这一切麻烦的源头。于是她又派他去调查艾琳到底是如何进到这个井然有序的宇宙。于是仍是音乐家的管理员被挖了出来，但对整件事一点印象也没有。他们给他催眠，但他还是什么也不记得。次长提出紧急申请，于是音乐家便被施予警用四号药物——“找回记忆”。他立刻记起了一整件蠢事，但仍坚持那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状况被上报给格洛克女士，她指示负责人，表示应

该让音乐家知道汪乔安在南鱼座发生的那件骇人又凄美的故事——也就是你现在听的这个故事。然后他便哭了。因为这样，他没有受到惩罚，但格洛克女士下令，只要他还活着，那些记忆就会继续留在他脑中。)

男子拿起吉他，而计算机则开始进行后续工作。

它挑出一颗人类受精胚胎，标上那个奇怪的名字“艾琳”，然后在其遗传码中编入强大的巫术天分。它在她的个人资料卡上勾选医疗训练，并安排太空帆船送至南鱼座III，然后释放到那颗行星上，以开始进行服务。

艾琳就这样出生了。不被需要，也不被关爱，没有任何能帮助或伤害人类的技能。在人生的一开始她便陷入困境，没有一点用处。

关于艾琳在意外中诞生这件事其实并不特别。意外总会发生。真正特别的是，她能一次次成功逃过人类为自我保护、在社会中设下的安全装置，让自己不被修改、矫正或杀死。

她在不被需要、毫无用处的情况下悠闲度过人生中那些贫乏的无聊岁月。她丰衣足食，拥有许多住所，有计算机和机器人伺候、下等人随她指挥，还有人保护她不受他人伤害，甚至不会受她自己伤害（若真有需要）。但她永远找不到事情可做。因为没有工作，她也没有时间去爱上些什么；没有工作或爱，也就没有希望。

要是她曾遇上适合的专家或官方当局，他们就能为她进行改造，或重新训练，将她变成一位受社会接受的女人。但她从没找过警方，警方也从未找上她。她没有办法自行更正设定，她完全无能为力。那是早在安方就为她决定好的事——遥远的安方啊，那是一切初始之地。

颤动的红宝石、失职的电气石，以及未受到应有帮助的钻石。就这样，女子自诞生就受到诅咒。

II

许久以后，当人们开始创作关于狗族女孩汪乔安的奇异旅程之歌，众多吟游诗人和歌手便揣摩起艾琳当初的心境，为她编出了一首《艾琳之歌》。歌里的故事或许不完全为真，却能表达艾琳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在她自己举动造成汪乔安后来那些奇异旅程之前：

其他女人恨我。

男人从不碰我。

我就是我自己。

我要成为巫女！

妈妈从不温柔。

爸爸从不严厉。

小孩的话语难忍。

我要成为巫女！

人们从不指名道姓。

小狗从不怕我。

噢，我就是这样啊！

我要成为巫女。

我会让他们到处回避。

永远不敢朝我靠近。

他们就是这样而已？

我要成为巫女。

让他们尽管攻击。

这顶多伤到毛皮。

只有我能了解自己。

我要成为巫女。

其他女人恨我。

男人从不碰我。

我就是我自己。

我要成为巫女！

这首歌夸大了事实。女人并不讨厌艾琳——她们根本视若无睹。男人也不会刻意回避，他们同样没注意到她的存在。艾琳在南鱼座III上也没什么机会遇到人类的小孩，因为所有托儿所都设在地下很深处，以躲避随时变动的辐射和严苛的气候。这首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艾琳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不是人类，而是下等人，并让自己重生为一只狗。但实际上，她做这个举动的时间点并不是在一切的开头，而是在尾声。那时，汪乔安的故事开始在群星之间流传，被加油添醋了许多民间故事和传说般的全新转折。她并没有发疯。

（“疯”是一种罕见的病状。是因为人的心智无法跟上周遭环境变化造成的。在遇见汪乔安之前，艾琳曾经濒临这种状态。艾琳不是唯一的病例，但她的情况确实罕见——而且真实。当她被所有成长的可能性排挤，连她的人生都背叛了自己。艾琳的心志开始内钻，躲到她所知唯一能让自己安全的地方，生了精神疾病。不过，无论如何，“疯”比X好多了。X对每个病人来说都不同，它既个人又私密，而且重要性超乎一切。艾琳的“疯”还算普通，真正有问题的是刻在她脑中的那个注定好的天职。“业余治疗师、女性”，被设定成拥有果断、独立、自主的工作能力，而且动作极为迅速。这全是在崭新星球上应该要有的工作特质。她们一开始就没有被设定成会征询别人意见的个性，因为在大多地方，她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征询。艾琳完全发展成他们当初在安方就替她安排好的模样，甚至与刻印进她脊髓液中每一种化学条件如出一辙。她就是自己最大的阻碍，但她从来不知道原来她不是自己，原来她不应

该活着——原来她的存在不过是一颗震动的红宝石外加某个弹着吉他又粗心的年轻男子犯下的错误。相对于意识到这些事实，发疯可能还仁慈许多。）

后来她找到了汪乔安，整个世界便转动了起来。

她们在一个被昵称为“世界边缘”的地方相遇。那是下城区和白昼的交界，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地方。但南鱼座III本来就是一颗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诡异星球，这里有捉摸不定的天气，并因为人性的反复无常，建筑师用上了风格强烈、手法怪诞的建筑风格。

艾琳带着隐藏在心中的疯狂于城市中穿行，寻找能够给予帮助的病人。她之所以被标记、刻印、设计、诞生、培育、训练长大，就是为了这项任务。但她一事无成。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聪明的人善于维持疯狂，一如他们善于维持理智——甚至可以说非常擅长，而她从没想过放弃自己的目标。

一如人土地球上的居民，南鱼座III的人都有着算得上同样等级的美貌。只有活在太空深处那些难以来到这世界的人类族系，才会不得不因为要尽力适应生存环境，让自己变得丑陋、疲惫、样貌参差不齐。艾琳看起来跟街上那些聪明、俊美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她的头发乌黑、身材高挑、四肢修长、躯干短，头发从高窄的方额直直梳向后。她的双眼是奇异深邃的蓝，嘴型应该很美，但她从来没笑过，所以没人说得那是美或丑。她的站姿直挺，充满自信——但话说回来，其他人也是

这样。因为缺乏交际能力，她的双唇总是尴尬，双眼则像古代雷达那样不停来回扫视，搜寻那些她带着满腹热忱想服务的病患、穷人与伤者。

她哪有时间不快乐？她连快乐的时间都没有。她让自己深深相信快乐是在童年结束便会消失的东西。有些时候，在某些地方——或许是喷泉于阳光下潺潺细语，或叶片在南鱼座的春季仿佛爆开一般生长时——她会觉得人们应该像她那样，为自己的年龄、阶级、性别、才能和职业编号产生的困境负责。她会认为，在她凑不出时间快乐的同时，其他人应该要尽可能幸福快乐。但她最终还是会放下这些念头，在各个斜坡与街道上寻觅自己仍未出现的责任，走路走到脚拱发疼。

然而，比历史更老、比文化还顽固的人类肉体自有其智慧所在。人们的身体里写满古老的生存策略，因此在南鱼座III上，即使艾琳完全没有意识到此事，她仍拥有这些技能——传承自祖先，他们曾在难以置信的久远过往中称霸那颗恐怖的地球。艾琳确实疯疯的，但同时，她也有一部分始终质疑着自己的疯狂。

或许，当她从水岩路朝购物酒吧的热闹广场走去时，心中正充满这种智慧。那时她发现了一扇被人遗忘的门。那扇门是奇特的旧式建筑结构，使得机器人只能清扫它附近的区域，无法一路打扫、擦亮到门前，于是陈年的灰尘与蛋糕般光滑的亮面便形成一条细窄、扎实的线，如密封胶般躺在底部的门缝前方。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任何人曾跨过这道门。

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禁止进入的区域会同时以心灵感应及标志标上记号，而其中最危险的那些，则会有机器人或下等人类守卫。除此之外，任何没被禁止的区域都可以进入。因此，虽然艾琳没有权力打开那扇门，但她也没有义务不去开。所以她打开了门——

纯粹是一时兴起。

至少她自己是这么以为。

这个动作与后世在歌谣中赋予她那种“我要成为巫女”的动机完全不同。那时的她还没那么疯、没那么绝望，身份也还没那么高贵。

这个开门的动作改变了她的世界，也改变了数千地球上即将出生的未来世代。但就过程本身而言，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纯粹是一名极为沮丧、有点不快乐的女子，因为太过疲惫，突然做出这个举动，仅此而已。而其他任何的描述都是经过修改、润饰和加油添醋的。

的确，她在开门时吓了一跳，但不是因为后来的民谣歌手和历史学家加到她身上的那些原因。

她的讶异来自门开启后的那道阶梯，以及阶梯引领她来到那片景致与阳光——那是在任何世界里都想不到的景象。她正站在新城看向旧城。整个新城都漂浮在旧城上方。当她看进“门内”，便能看到城市底下的那片日落。美得令人意外，美得令她屏息。

一扇开启的门（后面竟藏着另一个世界！）而在此处，那熟悉的旧街道干净、漂亮、宁静，是一无是处的她每日庸庸碌碌的地方。

彼端是未知，而此处是她已知的世界。她那时不懂“仙境”或“魔幻世界”这类的字眼，如果懂，她就会用它们来形容这样的场面。

她看向右边，然后又看向左边。

没人注意到她或门。夕阳刚刚在上方的城市露脸，下方的城市却早呈现一片带着金光的血红，仿佛冻结的巨大火焰。艾琳不知道自己正拼命地嗅着空气，也不知道自己眼泪盈眶，颤抖着就要落下，也没意识到嘴角绽开一朵温柔的笑容——这么多年来第一个笑容。她疲惫紧绷的脸变得极为可爱。她太热衷于周围的景象了。

路人自顾自地行走，前方有个下等人的身影——女性，可能是猫族——远远绕路避开一名悠闲的真正的人类；远方，一架警用扑翼机正缓缓振翅，绕着其中一座高塔飞行；除非里面的机器人警察用望远镜看，或他们之中有着常会担任警员的罕见鹰种人，否则他们是看不见她的。

她穿过门，伸手把门再次带上。

虽然她不知道，不过许多尚未发生的未来光景却在这个瞬间拥有了存在的可能：那在未来数个世纪中熊熊燃烧的反叛之火、导致人类与下等人死亡的奇怪死因、将还未出生的补完阁

员姓名更换的母亲，以及“咻咻咻”从超乎人类想象之处归来的宇宙飞船珙，等等。而始终在那儿等着人类注意到的第三宇宙，也因此提早进入人类的认知——全因为她、那扇门，以及她接下来踏出的几步路、即将说出的那些话，以及将要见到的那个孩子。（后来的民谣作者会在歌曲里叙述整个故事，不过顺序却反了过来。开头是他们所知的汪乔安以及艾琳做了哪些举动，将全世界点燃。但最原始的事实却是一名孤独的女人走进一扇神秘的门，如此而已。其余皆是添油加醋。）

她站在阶梯顶端，门在身后关上，未知城市的金色夕阳在她面前蒸腾，她看到呈巨大壳状的新卡玛城朝天空拱起，也看得出这里的建筑比她刚才所在处的更老旧，彼此之间没那么协调。她并不知道有句话叫“如诗如画”，不然就会这么形容了。她不知道任何能用来形容脚下这片平静景色的话语。

视线所及，一个人都没有。

有个火警探测器在远方一座老旧高塔的顶端规律来回跳动。除此之外，她放眼望去，只见脚下的金黄色城市及一只在前方不远处的鸟——那是鸟吗？还是被强风扫落的巨大树叶？

在恐惧、希望、期待，以及对于陌生事物好奇的驱使下，她怀抱着心中无人能知的隐秘目的，继续走下去。

III

楼梯还剩九阶，有个小孩等在楼梯最底部，是个大约五岁的女孩。

小女孩身穿亮蓝色罩衫，一头红棕卷发，并有着艾琳看过最精致可爱的手掌。

艾琳的注意力忍不住全集中到她身上。接着，小孩抬头看她，然后缩到一旁。艾琳知道那双漂亮的棕眼代表什么意义，也知道那股对于信任的强烈恳求，还有面对人类做出的畏缩举动是什么意思——她不是小孩，而是一只有着人类外表的动物，应该是狗——她正等着学会如何说话、工作，为人类提供实用的服务。

小女孩站起来，虽然很想跑走，但仍努力站定。艾琳突然有种感觉：这个小狗女孩其实还没决定是要跑向她或逃离她。艾琳不想跟下等人类扯上关系，有哪个女人想呢？但她也不想吓到这个小家伙。毕竟她还那么小，还很年轻。

她们彼此对峙了一会儿，小家伙犹豫不决，艾琳则完全放松。接着，那个动物女孩说话了。

“问她。”她说，是命令的语气。

艾琳有些惊讶。动物从什么时候开始会下令了？

“问她！”小家伙又说了一次，指着一扇写着“游客服务”的窗户，然后就跑走了。她变成裙子上的一抹蓝，以及奔跑起来的凉鞋发出的白光，就这么消失踪影。

艾琳无言地站在那儿，困惑地站在一座荒凉、空旷的城市中。

窗户对她说：“你就过来吧，你知道自己会这么做。”

那个成熟而充满智慧的嗓音，来自某个历练丰富的女子，她的话锋中藏着某种愉快的笑意，语调里带着一丝同情与热诚。那个命令也算不上什么命令。其实打从一开始，那就是只有这两个聪明女子才会懂的聪明的私人玩笑。

虽然有台机器在跟自己说话，艾琳并不感到讶异。语音功能早已在她生活中提供过无数指示，但她仍不确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情况。

“有谁在里面吗？”她说。

“有，也没有，”那声音说，“我是‘游客服务’，我会帮助走过这条路上的每个人。你迷路了，不然不会在这里。把手放进我的窗口吧。”

“我刚才的意思是，”艾琳说，“你是人还是机器？”

“取决于你的看法。”声音说，“我现在是个机器，但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是个人。事实上，我还是个身份高贵的女士——补完女士之一。然后我的大限到了，他们便问我：‘我们能不能做一台刻印你整个人格的机器呢？这样会对服务台非常有帮助。’我当然答应了，他们便复制成现在这个备份，然后我过世，遗体遵照礼仪，被发射进太空……接着我就在这里啰。待在这玩意儿里的感觉满怪的，我在这里头，看着这一切，跟人说话，给他们建议，让自己不要闲下来，直到有天，他们建了新城。所以，你觉得呢？我还算是我吗？”

“夫人，我不知道。”艾琳退了几步。

那个温暖声音里的幽默感消失，开始发号施令：“那就把你的手给我吧，让我能辨识你的身份，并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我想我应该会爬回楼梯，穿过门，回到上城去。”艾琳说。

“难道四年来第一个和我说话的真人要这样耍我吗？”窗户里的声音说，语气里有某种命令意味，但依旧保有温暖和幽默感，还有寂寞。便是那寂寞让艾琳下了决定。她走进窗户，把手平放在窗台上。

“你是艾琳，”窗户大叫了起来，“你就是艾琳！所有世界都在等你。你来自安方，一切起始之地——货真价实的旧地球上的安方和平广场！”

“对。”艾琳说。

那个声音因为热情而沸腾了：“他正在等你！噢，他已经等你好长一段时间了。还有你刚才遇到的那个女孩，那就是汪乔安。故事开始了，这个世界再次迎来一个伟大的时代。当一切尘埃落定，我就算死也无憾。噢亲爱的，真抱歉，我把你搞糊涂了：我是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而你是艾琳，你的编号最初是以七八三结尾，本来不应该在这个星球上——这里全是编号结尾是五跟六的重要人物。你是一名业余治疗师，来错地

方，不过你的爱人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一一而且你还没谈过恋爱！这实在太令人兴奋了呀。”

艾琳快速看了看四周。随着落日渐沉，老旧的下城变得越来越红，金色光芒越来越少。她回头看，身后的楼梯实在高得可怕，而顶端的门看起来非常小。也许，门在她关上时就锁上了；也许，她再也无法离开这座古老的下城。

那扇窗户一定正以某种方式观察着她，因为庞嘉·阿夏希女士的声音变得温柔了起来：

“坐下吧，亲爱的，”窗户里的声音说，“以前我还是我的时候，其实有礼貌多了，不过我已经很久、很久不是我了。现在的我是一部机器，虽然我觉得自己没变……请坐吧，也请你原谅我。”

艾琳四下环顾，看到身后路旁有张大理石长椅，便乖乖坐下。她在楼梯顶端感受到的那股快乐又再次涌上来。如果这台聪明的老机器对她真那么清楚，也许它能告诉她该怎么办。那个声音说的“不该在这个星球”是指什么？“爱人”又是什么？还有“他现在正要来找你”？它刚才是这样说的吧？

“亲爱的，深呼吸。”庞嘉·阿夏希女士说。也许她已经死了几百或几千年，但还是保有属于贵族的那种权威与和蔼。

艾琳深吸一口气。远处海面上有朵巨大的红云漂浮在高空，仿佛一只身怀六甲的鲸鱼，就要触到上城的圆弧边界。不知道云有没有可能拥有感觉呢？她想。

那个声音好像又说了什么呢？

但它显然在复述自己的问题：“你知道自己一定会来这里吗？”窗户里的声音说。

“当然不知道，”艾琳耸肩，“我只是看到一扇门，因为没什么事好做，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在门里看到了一整个新世界。这里很诡异，但很漂亮，所以我没有那么慌张。如果是你，难道不会有同样的反应吗？”

“我不知道，”那声音坦承，“我已经不是我自己很久了，现在真的只是一台机器。我还活着的时候可能也会那么做。我知道很多，但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我真能看到未来，又或者，只是因为我属于机器的那部分能准确计算出可能性，所以让我看起来仿佛能预测未来。我知道你是谁，还有你会遇到哪些事——你最好梳一下头发。”

“为什么？”艾琳说。

“他要来了。”庞嘉·阿夏希女士高兴地说。

“谁要来了？”艾琳变得有些不耐烦。

“你有镜子吗？我希望你看一下自己的头发——我不是说它不好看，只是可以更好看一点。你一定会希望自己看起来在最好的状态。过来的那个人当然是你的爱人。”

“我没有爱人，”艾琳说，“在我至少完成一部分的人生志业之前，还不会被分配到爱人，而我现在甚至还没找到自己

的志业。我不是那种会向补完组织次长要求梦中爱人的女孩，至少拥有真正的资格之前不会有。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但自尊心还有一点。”艾琳火气上来，调整了自己在长椅上的姿势，把脸从那扇能洞悉一切的窗户前转开。

窗户接下来说的话语气认真，动机也诚挚，以至于艾琳的手臂泛起了一片鸡皮疙瘩：“艾琳呀艾琳，你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艾琳在长椅上转了半圈，看向窗户。她的脸被渐沉的落日光芒照得通红，只能讶异地睁着眼睛。

“我不懂你到底在说什么……”

那个声音像是不顾一切地继续说：“仔细想想，艾琳，仔细想——‘汪乔安’这个名字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吗？”

“我猜那是某个下等人类，一只狗，‘汪’就是那个意思，不是吗？”

“她就是你刚才遇到的小女孩。”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说，仿佛这是什么了不起的消息。

“是。”艾琳不假质疑。她是个有礼的女子，从来不跟陌生人吵架。

“等一下，我要把我的身体拿出来，”庞嘉·阿夏希女士说，“天晓得我上次穿它是什么时候，但不管怎样，这应该会让你跟我的相处容易一些。请别介意那些衣服，都是旧东西

了。不过身体应该还是能正常运作。这是汪乔安故事的起点，就算我得亲自帮你梳头，也要让你头发整齐一些。在那儿等一下，女孩，在原地等我，这得花点时间。”

云朵开始由深红转成猪肝黑，艾琳还能怎么办？她坐稳了长椅，把鞋子踢到人行道。下城里那些老式街灯亮起对比鲜明的光，吓了她一跳。它们的阴影不像阶梯上方的城市那些新式街灯那么细致，能将白日渐次融入明亮清晰的夜晚，不会有天色突然改变的感觉。

小窗户旁的门“咿呀”打开，年代久远的塑胶全碎在人行道上。

艾琳愣在那儿。

她知道自己大概下意识认为会看到一头怪物，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位跟她差不多高、身穿老式服饰的迷人女子。陌生女子有着一头乌亮的黑发，看不出最近（或现在）有无疾病，或者曾受过严重伤害。她也看不出她在行走、取物或视力有任何损伤。（其实，在这个当下，艾琳不可能进行什么检查、嗅闻甚至找出任何问题，但这是她自出生起就植入体内的身体检查程序——她曾用这份清单快速筛检自己遇见的每个成人，她生来就被设计成“业余治疗师，女性”。即便没有任何病人需要她照顾，她还是善尽职责。）

不过，坦白说那具身体的状况确实非常良好，肯定花了比平时高四五十倍的运送费用。它的人类外形被造得极为真实：嘴里有货真价实的牙齿，话语则是由喉咙、上颚、舌头、牙齿

和嘴唇合作产生，而不只是从装在脑中的麦克风发出来。这副身体简直是博物馆等级的作品，也非常有可能是庞嘉·阿夏希女士本人生前的复制。当它笑起来，效果惊人，言语都无法形容。补完女士穿着某种旧时代的服装——那是一件厚重蓝布做成的高级连身裙，折边、腰际和胸前都绣了金色的方形花纹。她还配了另一件颜色较深、暗金色的成套斗篷，也绣上同样的蓝色方形纹饰；她的头发向上盘起，插了一支镶了宝石的发梳，看起来相当自然，只是有半边盖满灰尘。

机器人笑了起来：“很久没有当自己了，我都过时啦。不过亲爱的，我想，跟这身老骨头说话应该会比跟那扇窗说话容易许多……”

艾琳安静地点了点头。

“你知道这不是我对吧？”那具身体说。这问题倒是切中要害。

艾琳摇了摇头。她真的不知道。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认真地看着她：“这是一具机器身体，不是我。你看着它的眼神好像觉得它是真人。还有，我也不是我。虽然这个事实有时会令人心痛。但你知道机器人也会心痛吗？我可以的。但我真的不是我。”

“你是谁？”艾琳对着这美丽的老女士说。

“在我死掉以前，我是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就跟我刚才告诉你的一样——现在我则是一台机器，也是你命运的一

部分。我们会帮助彼此，并改变所有世界的命运——甚至可能有办法将人性重新带回给人类。”

艾琳困惑地看着她。这不是普通的机器人，这东西（不管它到底是什么）看起来像真人在说话。她位高权重，温暖和蔼，而且似乎知道很多关于艾琳的事。从来没人在乎过艾琳。还在地球上时，育儿院里的代母护士就曾说：“又一个巫女小孩，而且还很漂亮。像她们这样的孩子不用花太多心思照顾。”然后便放她自生自灭。

至少，艾琳现在可以面对一张不是真脸的脸，再说，庞嘉·阿夏希女士的魅力、幽默感和历练也都没有消失。

“我……我……现在要做什么呢？”艾琳支吾起来。

“什么都不用做，”死去已久的庞嘉·阿夏希女士说，“只要等着迎接你的命运。”

“你是说我的爱人吗？”

“没耐心！”死亡女士的声音发出跟人很像的大笑，“也太急了，将爱人摆在命运前面。不过我还是小女孩时也是这样。”

“可我该怎么做？”艾琳继续追问。

她们现在已完全笼罩在夜色之中。街灯兀自照耀空荡脏污的街道。有几条门廊正在黑暗中呈现长方形的亮光或阴影（它们都在一条街左右的范围外）。那些离街灯很远的门是亮的，

门内的灯光耀眼如白昼；离街灯很近的门则一片阴暗，来自上方街灯的光芒会压过它们自身的亮光。

“穿过那扇门。”这位慈祥的老太太说。

但她指着的却是一片白色深浅不一的墙面。那地方明明没有门。

“但那里没有门。”艾琳说。

“如果有门，”庞嘉·阿夏希女士说，“你就不需要我来告诉你要走这边了，对吧？你确实需要我。”

“为什么？”艾琳说。

“因为我已经等了你好几百年。这就是原因。”

“这哪算答案啊！”艾琳反驳。

“这绝对算是答案。”女人笑了起来。当她毫无敌意的时候，真的完全不像机器人，而带有一种成熟大人的善良和沉着。她抬头看向艾琳的双眼，直接而温柔地说：“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就是知道。因为我现在是一台非常老旧的机器，而不是因为我已经死了——那倒是无所谓。你将进入棕黄走廊，你会想着你的爱人、做你该做的工作，然后人们会去猎捕你，但最后你仍会得到幸福，懂吗？”

“不，不懂，我不懂。”艾琳说，但她还是把手伸向那位温柔的老太太。老太太握住她的手，触感既温暖又充满人性。

“你不需要懂，只管去做。我知道你会的。所以，既然你已经要去了，就去吧。”

艾琳试着对她微笑，但她这一生从没像现在这么烦恼，并对自己的忧虑产生高度自觉。最终，有些事真的发生在她身上——关于她这个人、关于她自己。“我该怎么进入那道门？”

“我会把它打开，”女士放开艾琳的手，笑着说，“然后你就能在爱人对你念诗时得知他的身份。”

“哪首诗？”艾琳问。她害怕着一扇可能根本不存在的门，忍不住拖延时间。

“它的开头是‘我认识你、爱过你、拥有你，就在卡玛……’你会知道的。进去吧。刚开始可能会有点麻烦，不过等你遇到猎人后，一切就会不一样了。”

“你以前进去过吗？我是说你本人？”

“当然没有，我是一台机器。”年老的女士说，“那整个地方都会对意念进行反制，没有人看得到、听得到，或能发出念头甚至说话，无论在里面或外面都一样。它是古代大战的遗留物，在那个时候，任何一丝微小的念头都可能毁灭整个世界。补完阁员英格洛之所以建造那地方，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那是我活着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你可以进去——你会进去的。门就在这里。”

机器人老太太没再等待，径自对艾琳露出一个诡异又扭曲的善意微笑。半是自豪、半是抱歉。她用指尖紧抓住艾琳的左

手腕，两人朝着墙壁走了几步。

“这里——就是现在！”庞嘉·阿夏希女士用力把艾琳推了出去。

被推向墙壁的艾琳整个人缩起来，在意识到之前便穿了进去。各种气味如战吼般朝她袭来。空气灼热、灯光昏暗。那里头的景象诡异，看起来就藏在宇宙某处的痛苦星球的相片。后世诗人试着以诗描述进到门内的艾琳，开头是这样的：

那里有棕黄、有湛蓝

有洁白的与更洁白的

都在隐藏着禁入的

小丑镇中心。

那里有可怕的，以及更令人恐惧的

都在棕黄走廊里。

实际真相其实简单许多。

身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天生巫女，她立刻察觉出这是怎么回事：那些人——她眼前所见的人——都生病了。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她。

但此时的她仿佛世上最讽刺的笑话，因为她没办法治疗任何一人：他们没有一个是人类。全是动物，是拥有人类

形体的“东西”下等人类，是渣。

而她打从骨子里就被设定永远不能协助他们。

她不晓得自己双腿的肌肉为什么会带着她向前，但它们确实那么做了。

那个场面像是许许多多的相片。

不过是不久之前，但庞嘉·阿夏希女士感觉已经是非常久远的事了。而卡玛本城——那个位于上方十层楼高的新城，则好像一直都是场梦。只有这里……只有这里才是真的。

她直盯着那些下等人。

而那些下等人竟也回看她，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她从来没遇过这种事。

他们并没有吓到艾琳，只是让她惊讶了一下。艾琳思忖恐惧可能会晚点才来。也许很快，但总之不是在这里，不是现在。

IV

某个看起来像是中年女子的东西直直朝她走来，一把抓住她。

“你是死亡吗？”

艾琳盯着她：“死亡？你是什么意思？我是艾琳。”

“该死！胡说八道！”那个看起来像女人的东西说，“你是死亡吗？”

艾琳不知道“该死”是什么，但她很确定，算这些东西而言，“死亡”指的就是“生命的终结”。

“当然不是，”艾琳说，“我只是个人，一般人会叫我巫女。我们完全不想跟你们这些下等人扯上关系，完全不想。”艾琳看到这个像是女人的东西有着硕大又柔软的凌乱棕发，一张汗红的脸，以及一口只要笑开就会露出来的歪牙。

“他们都这么说，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死亡。要不是你们人类把受了污染的机器人送进来，你觉得我们怎么会死？你们那么做，我们就会全部死光，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会有其他下等人类找到这里，把这里打造成避风港，在里面活上几个世代——一直到像你这样的死亡机器又来铲平这座城市，把我们再次杀光。这里是小丑镇，是属于下等人类的地方。你没听过吗？”

艾琳想从那个女人身旁走开，但发现自己的手臂被抓住——下等人类竟然抓住真正的人类——这种事在以前绝对不会发生——有史以来从没发生过这种事！

“放开我！”她大声斥责。

女人似的东西放开她的手，转向其他人。她的声音变了，不再尖锐高亢，而转为低沉，带着疑惑：“我分不出来……或许这真的是人。现在是在开玩笑吧？她迷路了，结果在这里遇

到我们——还是说她就是死亡？我不知道。最亲爱的查理，你觉得呢？”

她喊的那个男人站了出来。因为智慧和提高了警觉，他的面容闪闪发亮。艾琳想，要是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那个下等人类可能会被当成一名充满魅力的人类。他仿佛从来没见过艾琳，直勾勾地看着她。（事实上他也真的是没看过。）但接下来，他的眼神变得既锐利又诡异，让她开始觉得不舒服。他开口说话，声调活泼、高亢、清楚又友善。就这个悲惨的地方而言，他的声音简直像是讽刺。仿佛这只动物从一开始就被设定成以人类习惯的方式说话，并以说客为业。他就是你会在故事盒中看到的那种人。他会告诉你一些既非良善、也不重要，纯粹只是听来睿智的警句；而他英俊的外表本身就是一种畸形。艾琳猜想，他也许是源自山羊。

“欢迎，年轻的女士，”最亲爱的查理说，“现在你进到这里，打算怎么出去呢？梅布尔，如果我们把她的头转个一百八十度。”他对着第一个出来迎接艾琳的下等女人说，“八次十次之后就会掉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活上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直到尊贵的大人、亦即我们的创造者来找我们，然后将我们全部杀死。你觉得呢，年轻的小姐？我们应该杀死你吗？”

“杀？你是说结束生命？不，你不能那么做，这是违法的。就连补完组织都没有权力不经审判就那么做——何况是你。你只是个下等人类。”

“但如果你走出那扇门，”最亲爱的查理露出充满了小聪明的笑容，“我们会死的。警察会在你脑中读到棕黄走廊的事，然后他们会把毒药灌进来，或是直接在这里洒满疾病，让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全都死掉。”

艾琳直瞪着他看。

虽然怒意高涨，却并未对他的笑容或说服的语调有任何影响。然而他眼窝和额前的肌肉却显露出他的压抑。这使他露出一个艾琳从没看过的表情：那是一种超越理智界线的自制力。

他也瞪了回去。

她并不怕他。下等人不能扭真正的人类的头。那违反所有规定。

突然间，一个念头击中了她：或许，在非法动物无时无刻不在等待死亡突然降临的地方，普通的规定并不适用。她眼前的这个生物极为强壮，甚至可以把她的头顺时针或逆时针转上十次都没问题。她以前曾在解剖课上学过，可以确定地说头一定會在过程中掉下来。艾琳饶富兴味地看着他。动物本能的恐惧已从她自身的设定中被排除，但艾琳发觉，她还是极度厌恶这种随意终结生命的情况。也许是“巫女”训练起了一点帮助，艾琳开始试着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人，于是脑中便浮现“诊断：长期侵略行为、目前受挫，引发过度刺激及精神官能症。过往营养不良病史：可能有荷尔蒙失调”。

她试着换个全新的态度说话。

“我体型比你小，”她说，“所以不管是以后或现在，你都不能‘杀’我。我们不如彼此认识一下吧。我是艾琳，从人土地球被指派到这个地方。”

这段话的效果惊人。

最亲爱的查理退了几步，梅布尔的嘴完全合不起来，其他人则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有一两个脑筋动得比较快的，便开始对旁边的人窃窃私语。

最后，最亲爱的查理对她说：“欢迎，尊贵的女士——我可以称呼你女士吗？我想应该不行。欢迎，艾琳，我们听从你的命令，我们会做你交代的任何事。你当然可以进来，因为你是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送来的。过去一百多年来，她一直告诉我们会有人从地球过来，一个是以动物名称、而非以编号为名的真正的人类，所以我们应该要养育一个名为汪乔安的孩子，随时做好准备，编织命定的结局。不好意思，请坐。你想要喝水吗？我们没有干净的容器，住这里的都是下等人类，所有东西都被我们用过了，所以对真正的人类来说，都已经受到污染了。”他突然想到某件事，“宝贝宝贝，你的窑里还有新的杯子吗？”他显然看到有人点了头，因为他马上又继续说了起来。“那就去拿，我们的客人要用，记得用钳子，新的钳子。不要碰到它。从小瀑布的顶端装水，这样我们的客人就能喝到一杯不受污染的水，干净的水。”他散发出强烈的好客之心，感觉起来有多可笑，同时就有多真诚。

艾琳完全不好意思说她其实不想喝水。

她等待着。他们都在等。

此时，艾琳的眼睛已经开始习惯黑暗，可以看到地道大部分都被漆成褪色、肮脏的黄，以及一种相对较浅的棕。她不禁怀疑，到底是什么个性的人会选这么丑的配色。地道里似乎充满十字岔口，她可以看到发着光的拱门沿地道持续延伸，而人们在那里迅速走进走出。如果只是浅浅的壁龛，没人能走得那么泰然自若，因此她非常确定那些拱门还通向其他地方。

她也看得到下等人类。他们看起来真的非常像人，偶尔有一两个会返祖成动物形态——有个马族男子的鼻口长成如他祖先的大小；有个鼠族女人的五官就跟正常人类一样，却有着仿佛尼龙的白色胡须，脸颊两边各有十二至十四根，约二十厘米长。其中有个动物长得非常像人类——那是一名美丽的年轻女子，坐在走廊八九米远的一张长椅上，注意力完全不放在群众、梅布尔、最亲爱的查理或艾琳身上。

“那是谁？”艾琳朝着那个美丽的年轻女子点了一下头。

梅布尔先前质问艾琳是不是“死亡”时看起来压力很大，此时她终于放松，口若悬河地说着话，态度跟这个环境十分格格不入。“那是克劳莉。”她说。

“她负责什么？”艾琳问。

“她有她的自尊。”梅布尔说。她诡异的红色脸庞既愉悦又热切，软软的嘴唇一边说话一边喷着口水。

“所以她什么都不用做吗？”艾琳说。

最亲爱的查理过来插嘴：“在这里大家没有义务一定要做什么事，艾琳女士——”

“叫我‘女士’是违法的。”艾琳说。

“抱歉，人类艾琳。在这里大家没有义务一定要做什么事，在这里的人都是违法的。这条走廊本身就是一个思绪避难所，所以没有念头可以出去或进来。等等！注意天花板……就是现在！”

一道红光横过天花板，然后消失。

“只要有任何东西起了和走廊相左的念头，天花板就会放出射线。”最亲爱的查理说，“这条走道在外面被登记为‘污水池：有机废物’，所以从这里流出去的细微生命感应还不至于不合理。这是一百万年前的人为了当时的目的打造出来的。”

“一百万年前还没有人在南鱼座III。”艾琳反驳。但为什么呢，她想，她为什么要反驳他呢？他又不是人，他只是一只忘了被丢进焚化炉、会说话的动物。

“很抱歉，艾琳，”最亲爱的查理说，“很久以前我就应该告诉你，我们下等人类没什么机会去学习真正的历史，但我们懂得使用这条地道。某个带有黑色幽默的人把这里命名小丑镇，我们会在这里活上二十或一百年，然后人类或机器人就会找到我们，把我们全部杀光。就是因为这样，梅布尔才那么生气。她以为你是这次的死亡，但你不是，你是艾琳。这真是

太好、太好了。”他那狡猾又太过聪明的脸庞散发可以轻易读出的真诚。而他自己应该会为这种真诚感到有些惊讶。

“你还没告诉我那个下等人女孩为什么会这样。”艾琳说。

“那是克劳莉，”他说，“她不会做任何事。我们这里没有谁非得做什么不可，反正到头来，我们都死定了。她比我们其他人再更诚实一点，她有她的自尊，她会奚落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立场，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矮人一截。我们认为她是我们之中的重要成员。我们都有自己的自尊，虽然还是满绝望就是了。但克劳莉的自尊全来自她自己，不需要做任何事去证明。某种程度上，她也等于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惹她，她也不会来管我们。”

艾琳想着，你们这些奇怪的东西真的太像人类了，但却又那么不熟悉，好像你们必须先“死”过，才能了解“活着”是怎么回事。不过，她真的说出口的只有：“我从来没遇过这样的人。”

克劳莉一定是感觉到他们在讨论她，因为她用了一种带有剧烈恨意的眼光迅速瞥了艾琳一眼。克劳莉长得相当美丽，却用密实的敌意与蔑视将自己锁在里面。她的眼神开始游走。艾琳觉得，自己好像只要被骂完就会马上被遗忘，她似乎不再存在于任何事物的心中。她从来没感受过像克劳莉这样难以靠近的距离感。但即便如此，无论她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做成，以人类的角度来说依旧非常可爱。

一位全身盖满鼠灰色毛发、凶巴巴的老太婆向艾琳冲了过来（她就是被派去倒水的那个宝贝宝贝），她正用一对长长的钳子夹着一只瓷杯。

杯里有水。

艾琳接下杯子。

六七十个下等人类全看着她喝水，也包括她在外面看到的那个蓝裙小女孩。水很好喝，她一饮而尽，终于把一股气吐了出来，仿佛地道中的每个人都在等着这一刻。艾琳正要放下杯子，老鼠女人的动作却比她还快。她停下艾琳做到一半的动作，用钳子从艾琳手中拿走杯子，好让杯子不会被下等人摸到，受到污染。

“做得好，宝贝宝贝，”最亲爱的查理说，“现在我们可以说话了。在我们好好招待新来的人之前，先不谈正事，这是我们的习惯。我就坦白说吧，如果最后我们发现这整件事是个误会，可能还是得杀了你。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真的要杀你，我会把一切做得恰到好处，完全不带一丝恶意。好吗？”

艾琳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好不好。她开始想象自己的头被扭掉的模样——在下水道里，被一群连存在的资格都没有的东西结束生命——除了疼痛跟丢脸，似乎还会是个非常混乱的场面。

他继续解释，完全没给她辩驳的机会：“假设事情如我们所愿，假设你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埃斯特·艾琳或埃莉诺’——那个将会对汪乔安做出某件事、帮助并解救我们所有人、赋予我们生命——真正的生命的人，那我们该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对我的这些想法到底是打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会是‘埃斯特·艾琳或埃莉诺’？我跟汪乔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是我？”

最亲爱的查理瞪着她，仿佛不敢相信她的问题。梅布尔整个眉头都皱了起来，好像找不到正确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宝贝宝贝利用老鼠的鬼祟特性溜到人群后面，四处张望，仿佛希望站在后排的某人开口接话。她是对的。克劳莉把脸转向艾琳，用看不到边界的高傲态度说：

“我之前不知道真正的人类到底是孤陋寡闻还是愚蠢，但你似乎两者都是。我们所有的讯息都是从庞嘉·阿夏希女士那里得来的。因为她已经死了，所以不会对我们下等人类有偏见；也因为她无事可做，所以她可以百万次、百万次地为我们运算所有可能性。我们都知道最有可能的未来是什么——突然被疾病或毒气杀死，或者是被巨大的警用扑翼机拖到屠宰场。但庞嘉·阿夏希女士找到了一个可能性——会有个名字和你相似的人来，一个拥有古老姓名而非编号名称的人类。那个人会和猎人相遇，然后她和猎人会教给下等人类的孩子汪乔安一个讯息，那个讯息会改变所有的世界。我们养了一个又一个名叫汪乔安的小孩，就这样等了一百年，然后你出现了。或许你就

是那个人，但你看起来不像是个能做出一番事情的人。你有擅长什么吗？”

“我是个巫女。”艾琳说。

克劳莉的脸上藏不住讶异：“巫女？真的吗？”

“对。”艾琳有点害羞。

“我没办法当巫女，”克劳莉说，“我有我的自尊。”她转开脸，把自己的五官死死地锁成常年受伤的不屑表情中。

最亲爱的查理也不管艾琳会不会听到他说的话，直接对着旁边的人轻声说：“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她是巫女，一位人类巫女。或许最伟大的那天已经到来！艾琳。”他以谦逊的语气说，“你能否照看我们一下呢？”

艾琳看了。当她停下来思考自己在哪里，一想到卡玛城空旷、老旧的下城区就往外头，心中便一阵不可思议。它就在这片墙外而已，繁忙的新城也只在三十五米高的空中。这条走廊自成一个自己的世界，感觉起来就像单一世界，有着自己的丑陋黄棕色、昏暗老旧的灯光，还有封闭环境中混合成一体、令人难以忍受的人类与动物恶臭。宝贝宝贝、克劳莉、梅布尔和最亲爱的查理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是真的。但对艾琳而言，他们都非常遥远，他们都在非常、非常外围的地方。

“让我离开，”她说，“有一天我会再回来。”

最亲爱的查理显然是此处的领导人，他露出恍惚的神情，说：“你不明白，艾琳。你唯一可以‘离开’的方式，就是迈向死亡，没有其他方向了。我们没办法让你离开这扇门，尤其是在庞嘉·阿夏希女士将你推至我们面前的此刻。要么你迎接自己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让一切妥妥当当；你爱我们、我们爱你，不然——”他恍惚地补充道，“就是由我亲手杀了你——此时此刻。我可以让你再喝一杯干净的水，但仅此而已。你的选择并不多，人类艾琳。你觉得，如果你走到外面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想什么都不会发生。”艾琳说。

“什么都不会发生！”梅布尔嗤之以鼻，原先的愤慨又回到脸上，“警察会驾着他们的扑翼机飞到这里——”

“然后他们会夹走你们的脑子。”宝贝宝贝说。

“然后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是谁。”一个之前没说过话，身高很高的苍白男子说。

“然后我们都会在一个小时内死光。”克劳莉在椅子上说，“最多两个小时。这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吗，艾琳女士？”

“还有，”最亲爱的查理补充，“他们会切断庞嘉·阿夏希女士的线路，这样就连那个已死的亲切女士的录音都会消失，这世上再也不会有慈悲降临到我们身上。”

“什么是‘慈悲’？”艾琳问。

“很显然是你没听过的东西。”克劳莉说。

老鼠婆婆宝贝宝贝走到艾琳旁边，抬头看着她，从黄色的齿间轻轻对她说：“别被他们吓到，孩子。死亡才不会管那么多，无论在你们还是真正的人类的那四百年，或是矗立在转角给我们这些动物的屠宰场，都是一样。死亡看的是时间，而不是内涵，它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别害怕，勇往直前，就能找到爱与慈悲。只要你能找到它们，就会发现它们比死亡更丰硕。一旦你找到它们，死亡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还是不懂‘慈悲’，”艾琳说，“不过我想我知道爱是什么，而我难以想象自己会在充满下等人类的老旧地道找到我的爱人。”

“我说的不那种爱啦。”宝贝宝贝大笑，挥着长了爪子的手，把试图插嘴的梅布尔拨到一边去。她年迈的鼠脸因为丰富的表情而亮了起来。艾琳突然可以想象还年轻、身材修长却灰扑扑的宝贝宝贝在鼠族下等男人眼中是什么模样。宝贝宝贝继续说了下去，年老的五官因涌上热情而变换年轻的色彩。“我说的爱不是爱人，小女孩，我是指对你自己的爱，对生命的爱，对所有生命的爱——甚至是对我的爱——你给我的爱。你可以想象我在说什么吗？”

艾琳被疲倦感淹没，但仍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她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满脸皱纹的老鼠婆婆，她的脏衣服，红红的小眼睛。她心中短暂存在过的美丽年轻鼠族女人已然消失，只剩下眼前这名粗鄙无用的老东西，以及她野蛮的要求和毫无意义的

辩解。人类从没爱过下等人类。他们会使用他们，就像对待椅子或门把。什么时候门把会要求古代的那种人权特许了呢？

“不行，”艾琳平静而冷淡地说，“我永远无法想象自己会爱你。”

“我就知道。”克劳莉坐在她的椅子上说。声音中隐隐有着成就感。

最亲爱的查理摇了摇头，仿佛在清理眼前的画面：“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控制南鱼座III的人是谁？”

“补完组织，”艾琳说，“我们一定得继续讨论这个吗？让我走，或是杀了我——这一点都不合理。我进来这里时就已经很累了，现在更像是度过一百万年那么累。”

梅布尔说：“那带她一起去吧。”

“好吧，”最亲爱的查理说，“猎人在那儿吗？”

一直站在人群后方的小女孩汪乔安说话了：“他从另一边来，就在她从正面进来的时候。”

艾琳对最亲爱的查理说：“你骗我，你说这里只有一条路。”

“我没有说谎。”他说，“对你、对我，或是庞嘉·阿夏希女士的朋友来说，这里只有一条路，就是你来的这条。另一条路是死亡。”

“你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他说，“那条路会通到你不认识的人所拥有的屠宰场——那些在南鱼座III上的补完阁员；比如芬提谢克思大人——刚正不阿，无同情心；比如莫里诺大人——认为下等人类是潜在的危险因子，根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比如格洛克女士——她不懂该怎么祈祷，但努力地想了解生命的奥秘，只要在规则范围内，她就不介意对下等人类展现一点仁慈。然后还有艾瑞贝拉·安德伍女士——没有任何人类可以理解她心中的正义。就算下等人类也没办法。”

“她是谁？——我是说，她那诡异的名字是从哪里来的？那里面都没有编号，简直跟你或我的名字一样乱七八糟。”艾琳说。

“她来自古北澳大利亚，使春的世界，外租给补完组织。她遵循的是她故乡的法律。猎人能通过那些房间和补完组织的屠宰场。但你可以吗？我可以吗？”

“不可以。”艾琳说。

“那就继续吧，”最亲爱的查理说，“迈向你的死期，或是迎接伟大的奇迹。我可以为你带路吗，艾琳？”

艾琳沉默地点了头。

老鼠婆婆宝贝宝贝拍了拍艾琳的袖子，眼中燃起一股奇怪的希望。当艾琳走过克劳莉的椅子旁，那个高傲美丽的女孩面

无表情地直视她，眼神致命又严肃；而狗女孩汪乔安仿佛接到邀请，自动加入这支小小的队伍。

他们往下走，往下又往下。虽然实际上还没走到半公里，但那些棕黄色调无穷无尽，下等人类毫无规律可循、无人纠正的奇怪外貌，还有恶臭和浑浊空气的环绕下，艾琳觉得自己仿佛已把熟悉的世界都抛在身后。

事实上，她也很的确如此，只是她从没想过自己的猜测竟然一点也没错。

V

在走廊底端，有一扇金制或黄铜制的圆形大门。

最亲爱的查理停了下来。

“我不能再前进了，”他说，“你和汪乔安得继续走。这是隧道和上层宫殿之间的前厅，猎人就在里面。走吧，你是人类，所以没事的，如果是下等人类，就会死在里面。去吧。”他用手肘轻轻推了她一下，拉开滑门。

“可是这个小女孩……”艾琳说。

“她不是小女孩，”最亲爱的查理说，“她只是一只狗——就像我，也不是人，只是一只上了色、东拼西凑、裁成人样的山羊。如果到时你回来，艾琳，我会像敬爱神一样爱你——或者我会杀了你，视情况而定。”

“视什么情况？”艾琳问，“还有，什么是‘神’？”

最亲爱的查理马上对她露出狡黠的微笑，非常不诚恳，却又非常友善，两者皆是。那大概就是他原来个性的特征吧。

“如果你真的去挖，会在其他地方得知究竟什么是神。但不是从我们这个地方。至于我说的情况……不用等我说明，你自己就会知道。现在快去吧，接下来几分钟内整件事就会结束了。”

“可是汪乔安……”艾琳追问。

“如果事情不如预期，”最亲爱的查理说，“我们永远都能养另一个汪乔安来等待另一个你。庞嘉·阿夏希女士答应过我们的。进去吧！”

他粗鲁地推了她一下，她几步踉跄，穿进门里。强烈的光芒令她晕眩，而干净的空气尝起来就像离开个人舱那天喝到的清水，令人愉悦。

小小的狗女孩小跑步跟在她身边。

那扇或许是金、或许是黄铜的门在她们身后哐当关上。

艾琳和汪乔安肩并肩站着，看着前方高处。

有非常多著名画作都描绘过这个场景。大部分作品把艾琳画成衣着破烂，属于巫女的脸庞扭曲痛苦，与史实出入非常大。当艾琳从另一端进入小丑镇，她身上穿的是自己的日常裤裙、宽松上衣，并带着两个一组的斜背肩包。那是当时南鱼座

III上的常见裙装。而既然她没做什么会破坏衣服的事，想必离开时也是同样穿着。至于汪乔安——嗯，每个人都知道汪乔安长什么模样。

接着猎人便与她们相遇。

猎人与她们相遇，开启了新的世界。

他是个稍矮的男子，有着一头黑色鬃发，生了一对与笑容相呼应的黑眼，宽肩长腿，走起路来迅速而确实。他的双手静静放在身侧，看起来完全不像曾经结束过一条生命（即使只是动物的）那样强硬、无情。

“上来坐吧，”他向她们打招呼。“我正在等你们两个。”

艾琳狼狈地朝上走去，“你在等我们？”她有些讶异。

“没什么特别难的，”他说，“我开了监视器——就是隧道里的那台。它的连线路径有受保护，警方没法偷看。”

艾琳顿时全身僵直地停下脚步，她身侧站在一步之遥的狗女孩也停了下来。艾琳试着把自己的身高挺到最高，差不多就要跟他一样了。这并不容易，毕竟他站在离她们四五步远的地方。她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可能平淡些，然后对他说：

“那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他们说的一切。”

“当然，”他微笑着说，“我怎么会不知道？”

“可是，”艾琳支支吾吾，“关于你会和我在一起这件事呢？你也知道吗？”

“这我也知道，”他又笑了，“这件事我已经听了大半辈子。上来吧，坐，吃点东西。如果我们要创造历史，今天晚上还有很多事要做。你要吃什么，小女孩？”他温柔地对汪乔安说，“生肉还是人类的食物？”

“我已经是个完成品了，”汪乔安说，“所以我要吃巧克力蛋糕配香草冰激凌。”

“如你所愿。”猎人说，“来吧，你们两位都是，过来坐下。”

她们走到楼梯最顶端。那里有张摆设妥当的奢华桌子正在等待她们，桌边有三张沙发椅。艾琳张望着是哪个人要跟她们同坐，直到坐下之后，她才意识到他邀的是那个小狗女孩。

他看到她脸上露出讶异，但没有直接点破。

相反地，他开始对汪乔安说话。

“小女孩，你知道我是谁，对吧？”

女孩绽开微笑，并在艾琳与她相遇后第一次放松下来。狗女孩不那么紧绷时，其实美得非常亮眼。她一脸警觉，却又平

静，有种潜在的焦虑——这些都是狗的特质。但现在这孩子看起来就像完整的人类，而且比原来年纪还要更成熟许多，白净的脸上是两颗黑乎乎的深棕眼珠。

“我看过你很多次了，猎人。你跟我说过如果我就是汪乔安会发生什么事，包括我会传达怎样的讯息，以及必须面对的大规模审判，还解释过我可能会死——也可能不会。但总之，人类和下等人类会记得我的名字长达千年。我知道的每件事几乎都是你告诉我的——除了其他我不能告诉你的事情外。你也都知道，但你不会说出来，对吧？”小女孩恳求着。

“我知道你去过地球。”猎人说。

“不要说！拜托不要说！”女孩哀求起来。

“地球！那个人土吗？”艾琳大叫，“群星在上——你是怎么去的？”

猎人打着圆场：“别逼她，艾琳。那是个大秘密，而她想要继续守着。你在今天晚上知道的将会比任何凡人女子知道得更多。”

“‘凡人’是什么？”艾琳问。她不喜欢这些古字。

“就是拥有会终结的生命。”

“那也太傻了吧，”艾琳说，“每样东西都有终结的一天，看看那些违法活超过四百年的可怜家伙，看他们把自己搞得多惨。”她环顾四周。色彩艳丽的红黑布帘从天花板直垂到

地，而在房间的一边，有着她从来没看过的家具。它长得像桌子，但正面有几片既扁又宽的小门，分别延伸到左右两侧，以从没见过的木头材质与金属装饰得极为华丽。不过，她有比家具更重要的事情得讨论。

她直盯着猎人——脏器没有疾病；左臂早期受过伤；暴露在太阳光下有点太久；可能需要近视矫正——然后质问他：

“我也被你抓到了吗？”

“抓到？”

“你是猎人，你会猎东西。我想，抓到东西之后就是要杀掉他们。刚才那个下等人——就是称自己为最亲爱的查理的山羊。”

“他才没有！”狗女孩汪乔安大叫，打断艾琳。

“才没有怎样？”艾琳说，因为被插嘴而有些生气。

“他从来没有那样叫过自己。其他人——我是说下等人类——他们才那样叫他。他的名字是巴尔塔萨，可是没人会用这个名字。”

“这有什么关系呢，小女孩？”艾琳说，“我讨论的是我的命。你的朋友说，如果某件事没有发生，他就要拿走我的命。”

汪乔安和猎人都沉默不语。

艾琳听见自己的语调混入了某种有些刺人的激动情绪。“你早就知道这件事！”她转向猎人，“你在监视器里听到了。”

猎人的声音平静得出奇，他安抚她：“我们三人在今晚结束之前还有事要做，但如果你这么害怕担心，我们就没办法完成。我认识下等人类，但也认识补完组织的大人和女士——这地方所有的补完阁员——莫里诺大人、芬提谢克思大人、格洛克女士——还有那个古北澳人。他们会保护你的。最亲爱的查理会想杀你，是因为他担心英格洛隧道会被发现——就是你们刚才经过的地方。我有办法保护你们两个：他，还有你。对我有点信心吧？那应该不会多难，是不是？”

“可是，”艾琳抗议，“那个男人——那只山羊——不管他是什么。总之，那个最亲爱的查理说，在我上到这里跟你在一起后，那件事马上会发生。”

“如果你们这样一直讲话，哪有可能发生任何事？”小汪乔安说。

猎人微笑。

“没错，”他说，“我们聊得够多了，现在，我们得成为情人了。”

艾琳整个人跳了起来：“不是跟我，你想都别想，只要她在这里就不可能，在我找到该做什么事之前也不可能。我是个巫女，我有应该要做的事，虽然我一直不知道是哪件事。”

“看。”猎人很冷静。他走向墙边，用手指着一个结构复杂的圆形图案。

艾琳和汪乔安都朝他看去。

猎人继续发出指令：“你有看到吗，汪乔安？你真的有看到吗？岁月流转，就为此时，小女孩，你有看到吗？有看到自己在里面了吗？”

艾琳看向小小的狗女孩，汪乔安的呼吸几乎停止，她直盯着那个左右对称的奇怪图腾，仿佛那是一扇能通往众多迷人世界的窗户。

猎人尖起声音大吼：“汪乔安！乔安！乔乔！”

小女孩完全没有反应。

猎人走到女孩旁边，轻轻在她脸颊上打了几下，然后再次大吼。汪乔安仍盯着那复杂的图案。

“现在我们可以亲热了，”猎人说，“那个孩子正在某个充满快乐梦境的世界里。那花纹叫曼陀罗，是久远到无法想象的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能把人类的意识锁在一个地方。汪乔安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们，除非你和我先做爱，否则我们没办法让她走向自己的命运。”

艾琳不自觉遮住嘴，努力数算自己出现了什么症状，借此保持思绪稳定，但没有用。她体内蔓延开一股放松的状态，那是她在童年之后就不曾感觉过的幸福与宁静。

“你之前是不是觉得，”猎人说，“我会亲自猎捕猎物，然后再用双手杀死他们？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猎物都是高高兴兴来到我身边吗？或者，动物死时的尖叫全是因为心中愉悦吗？我是个心灵感应者，领有执照，而且我现在的执照就是死去的庞嘉·阿夏希女士发给的。”

艾琳知道这场讨论已到尾声。她颤抖着，快乐的同时却又害怕，然后她跌进他的臂中，让他领着走向这漆黑又金黄的房间一角的沙发。

一千年后，她将一边吻着他的耳朵，一边对他喃喃说着她甚至不晓得自己会说的甜言蜜语。那一定是无意间从故事盒中听到的吧，她想。

“你是我的爱，”她说，“我的唯一，我的亲爱的。永远、永远不要离开我，永远不要抛下我。噢，猎人，我实在好爱你！”

“我们会在明天结束前分开，”他说，“但我们会再次相遇。你知道现在才经过一个多小时吗？”

艾琳双颊绯红。“我……”她结巴着说，“我，我饿了。”

“当然，”猎人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叫醒那个小女孩，一块吃些东西。到时历史就要发生，除非现在有人进来阻止我们。”

“可是，亲爱的，”艾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继续吗——就算只有一会儿也好？一年？一个月？或一天？我们可以暂时把小女孩放回隧道。”

“这没办法，”猎人说，“不过我可以唱那首歌给你听，那首关于我们的歌那是我刚刚想到的。它在我脑中累积很久，我这边想一点，那边想一点，直到现在才真正拼凑起来。你听。”

他以双手握住她的手，悠然自在又坦诚地看进她眼中，完全没有一丝心灵感应的迹象。

他对她唱了那首被我们称为《爱过你并失去你》的歌。

我认识你、爱过你、

拥有你，就在卡玛。

我爱过你、拥有你，

又失去你，我的宝贝！

水岩的阴暗天空

朝我们罩下。

美人啊，只有我们的爱

能如闪电照亮天空！

我们拥有的时间短暂，
是灿烂紧凑的一小时——

我们尝遍喜悦
却又遭逢拒绝。

属于我俩的传说
是苦乐参半的故事，
像一发子弹那么短
又像死亡那样长。

我们相遇、我们相爱，
并徒劳策划
要自苦闷的战役之中
拯救出美。

时光不为我们停留，
分分秒秒，毫无怜悯。

我们曾经相爱、曾经迷失，
世界未曾因此停滞。

我们曾经迷失、曾经亲吻、

曾经彼此离别，我的宝贝！

我们曾拥有的一切，

亲爱的，请谨记心中。

属于美的记忆

以及属于记忆的美……

我爱过你、拥有你，

又失去你，我的宝贝！

他在半空挥舞指尖，在房内制造出一阵仿佛管风琴的柔软乐音。她以前就听过音乐光束，但从没有人为她弹奏过。

当他终于唱完歌，已经泣不成声。一切都是那么真实、美好，令人心碎。

猎人本来一直用左手握住她的右手，现在却突然放开，站了起来。

“让我们先完成该做的事，晚点吃些东西。有人在接近我们了。”

他快步走向小狗女孩，她还坐在椅子上，张着茫然的双眼看着那个曼陀罗。他温柔地将她的头用手紧紧固定，把她的视

线从花纹移开。她在他的掌中挣扎了一会儿，接着便完全清醒了。

她笑着说：“噢，好舒服啊。我睡着了。有过很久吗，五分钟吗？”

“不只，”猎人温柔地说，“现在，我要你抓住艾琳的手。”

若是在几个小时前，艾琳肯定会反对和下等人握手这种奇怪的举动，不过现在她没说什么，直接照做了。她正满怀爱意注视着猎人。

“你们不需要知道太多，”猎人说，“你，汪乔安，将会取得我们心智及记忆中的一切；你将会成为我们——我们两人——永远永远；你将迎向属于你的光荣天命。”

小女孩颤抖着说：“就是今天吗？”

“没错，”猎人说，“未来的世代将永远记得这一晚。”

“而你，艾琳，”他对她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好好爱着我，然后不要轻举妄动，懂吗？你会看到一些混乱的东西，可能还会很可怕，但那都不是真的。你尽管站着不动就是了。”

艾琳不发一语点着头。

“以第一遗忘之主，”猎人说，“第二遗忘之主及第三遗忘之主之名，以人民之爱，赐予众人生命。赐予众人简洁之死以及真相的爱……”他的话语字字清晰，但艾琳完全无法理解。

无数时光起始之日，就在此刻。

她非常清楚。

她不晓得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她就是知道。

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穿着那副亲切的机器人身体，从坚硬扎实的地板中爬了出来，走近艾琳，悄声说：

“别害怕，别怕。”

害怕？艾琳想。这太有趣了，完全不是会让人害怕的时刻。

此时，仿佛为了回应艾琳，一股清晰有力又阳刚的嗓音突然凭空冒出：

这是属于勇敢共享的时刻。

这些话语响起，仿佛刺穿了一颗泡泡，艾琳觉得自己的人格和汪乔安开始融合。倘若这只是一般心灵感应，感觉起来一定很可怕。但现在却完全无关意念沟通，它就是存在。

她变成了乔安。她可以感觉到那具穿着干净衣服的小小身躯，并再次体会到属于女孩的躯体是什么模样。她想起自己也

曾经拥有这样的身躯，竟是如此愉快而熟悉，仿佛那是非常久远以前的事。那个孩子的脑海仿佛一座有着彩色玻璃窗在闪闪发亮的巨型博物馆，里面堆满如山高的美丽事物及宝藏，充满在静止空气中缓慢扩散的奇异香气。汪乔安的心智能够回溯到上古人类的风采与荣耀——她曾是一名补完阁员、是驾驶宇宙飞船珙的猴族男子、是亲切却已死去的庞嘉·阿夏希女士的朋友，以及庞嘉·阿夏希本人。

难怪这孩子感觉起来深沉又诡异，因为她活过了所有的时代。

在这两人共有的疲惫中，有着闪耀光芒的终极真相。她脑中一个无名、清晰又响亮的声音说道。这是属于你和他的时刻。

艾琳发现自己对庞嘉·阿夏希女士放入狗女孩心智中的催眠暗示产生反应——他们三人在心灵感应中接触的那刻，也触发了这些暗示的所有效力。

有那么几分之一秒，她除了对自己感到讶异之外什么都感觉不到。她只看得见自己——每个细节、每个秘密、每个念头及感觉，以及肉体的轮廓。她以好奇的心情意识到自己胸前的乳房、来自腹部肌肉的紧绷感，正将她女性专有的脊椎拉直、站立起身——

女性的脊椎？

为什么她会觉得自己拥有女性的脊椎呢？

接下来，她马上就知道原因了。

她循着来自猎人心中的意识漫游过自己的身体，再次啜饮、享受，再一次疼惜那身体。只是，这次是由内而外。

不知为何她知道，狗女孩正安静无声地从他们身上吸收真正的人类之间那种细微的差别。

即使在这样的错乱谵妄中，艾琳还是感到难为情。这或许只是场梦，但仍有点太过头了。她开始关闭自己的心，确有一股念头冒了出来，告诉她或许该把手从猎人和狗女孩那儿抽走。

偏偏此时，火开始蔓延……

VI

火焰从地上窜起，以难以理解的方式灼烧他们。艾琳什么也没感觉到，但她能察觉到女孩的触碰。

烈焰围绕着女爵，又是花招，那个凭空出现的声音开始说起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火苗围绕着柴堆，陛下，另一个声音说。

我们就只有炙热了，小鬼，第三个声音说。

突然间，艾琳想起地球，但不是她记忆中的地球。此时的她既是汪乔安，又不是汪乔安。她是一名高挑、健壮的猴族男子，看起来和真正的人类几乎一模一样。她 / 他正穿越安方的

和平广场——也就是旧广场，一切开始的地方——心中突然升起强烈的警觉。她 / 他注意到有什么不同了：这里少了某些建筑物。

真正的艾琳心想：“所以这就是他们对这孩子做的事——在她身上刻印其他下等人的记忆，就是那些见识过、去过各地的人的记忆。”

火熄灭。

突然间，艾琳又看到那个由黑色和金色组成的房间，干干净净、平稳无风，但只有一下子，直到带着白色浪花的绿色海洋又涌进来。海水冲刷他们三人，但他们连一点也没湿。绿色海洋包围他们，没有任何压力，也不会让人无法呼吸。

艾琳成了猎人。巨龙漂浮在南鱼座III的天空。她感到自己晃过一座小丘，哼着爱与渴望之歌。她拥有猎人本人的心智和他的记忆。龙察觉到他，向下飞来。它巨大的爬虫类翅膀比夕阳更美、比兰花更娇贵，在空中温柔拍打出仿佛婴儿的呼吸韵律。她不只是猎人，她也是龙；她感到那两个心智彼此交会，接着巨龙便死于极乐与欢欣。

海水莫名退去，汪乔安和猎人也是。艾琳不在房间里了。她变成紧绷、疲惫、充满烦恼的艾琳，在无名街道上寻找着各种绝望的目的地。她必须做到那些永远无法完成的事。错误的我、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她的心呐喊着：可是我好寂寞、我好寂寞、我好寂寞啊！房间又回来了。猎人和小女孩的手也是。

雾气升起——

这是另一个梦吗？艾琳想。还没结束吗？

但某处又传来另一个声音，吱嘎乱叫，仿佛一把切骨的锯刀，仿佛一部毁损的机器，却仍以带破坏性的高速摩擦。那是邪恶又恐怖的声音。

或许，这就是隧道里的下等人类将她错认的真正的“死亡”。

猎人放开了她的手，她则放开了汪乔安。

一名陌生女子出现在房间里，身上穿着旅行者的紧身衣，斜肩背着一条代表官方的佩带。

艾琳盯着她看。

“你们将会受罚。”那个可怕的声音说道。现在她知道那声音是来自那个女人。

“什、什、什么？”艾琳舌头打结了。

“你们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调整一名下等人类的设定。我不知道你是谁，但猎人不应该这么愚蠢。当然了，这只动物也必须处死。”女人看着小汪乔安说。

猎人碎念了几个字，仿佛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他一边向那个陌生人打招呼，一边向艾琳解释：

“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安德伍。”

艾琳无法向她鞠躬敬礼，就算她想，也没办法。

真正出人意料的是小狗女孩。

我是乔安，你的姐妹，她说，这里没有你说的动物。

艾瑞贝拉女士似乎没听到。（而艾琳分辨不出自己听到的到底是说出来的口语，或是直接传送到心中的讯息。）

我是乔安，我爱你。

补完女士艾瑞贝拉甩了甩头，仿佛被一盆水泼到身上：“当然，你是乔安。你爱我，而我也爱你。”

人类和下等人类因爱而相亲。

“爱……当然了，爱。你是个乖巧的小女孩，你说得很对。”在我们再次见面、再次相爱前，乔安说，你会忘记我是谁。

“好的，亲爱的。改日再会。”

最后，汪乔安确实地开口说话了。她对猎人和艾琳说：“都结束了。我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我该做什么了。艾琳，你最好跟我一起走。晚点见，猎人，如果我们活下来的话。”

艾琳看着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她像棵树似的站着不动，仿佛一名瞎眼的女人。猎人露出那聪明、善良却又凄然的微笑对

艾琳点点头。

小女孩领着艾琳向下、向下再向下，直至那扇能将她们带回英格洛隧道的门前。当她们穿过铜门，艾琳听到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对猎人说：

“你到底一个人在这里做些什么？房间里有股怪味。你有带动物进来吗？你杀了什么东西吗？”

“是的，夫人。”猎人说。汪乔安和艾琳走入门中。

“你说什么？”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大喊。

猎人想让另外两人听到他说的话，便故意拉高分贝。

“一如以往，夫人，我以爱杀人，”他说，“这次则杀死一整个制度。”

她们走出门时，仍听到艾瑞贝拉女士以威严的嗓音不断质疑着猎人。

乔安领在前头。她拥有漂亮孩子的身体，人格却满是刻印在心智中所有的下等人类的意念。艾琳完全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情况。乔安仍是那个小狗女孩，但她同时也是艾琳和猎人。不过她们现在的关系倒是毋庸置疑：那个已不再是下等人的女孩将带领她，而艾琳（无论她还是不是人类）则要跟随着。

门在她们身后关上，她们回到棕黄走廊。大部分下等人等都在那里，有几十个人盯着她们。老旧地道中混杂动物和人类

的浓厚气味，朝她们扑鼻而来，仿佛黏稠的胶状物，或缓慢的海浪。艾琳觉得自己的太阳穴正在酝酿着头痛的前兆。但她实在太紧张了，管不了那种小事。

汪乔安和艾琳，她们与下等人类对峙了一会儿。

你们应该都看过以这个场景为基础创作的画作或戏剧，而其中最著名的，毋庸置疑是圣希歌南达那幅精彩的《一笔画下》——整片背景布满均匀的灰，左侧带一小撇棕与黄，右侧则是黑与红，画面中间则有一条几乎像是污点的白线，某种程度暗示着困惑的女孩艾琳，以及蒙受厄运的小女孩乔安。

理所当然，第一个开口的是最亲爱的查理。（此时的艾琳已不再把他看作羊人，他就是个真诚友善的中年男子，勇敢对抗自己糟糕的健康状况和崎岖的人生。她开始看出他笑容里那种渲染力和魅力。但为什么呢？艾琳想，为什么我之前没这样看过他呢？是我变了吗？）

艾琳还来不及找到答案，最亲爱的查理已经开口说道：“他成功了。你是汪乔安吗？”

“我是汪乔安吗？”女孩问隧道中那群畸形、怪异的人，“你们觉得我是汪乔安吗？”

“不！不！你是应允之女，你是与人类沟通的桥。”一名黄发老太太大喊，艾琳不记得自己之前有见过她。女人猛地在汪乔安面前跪下，想握住她的手，小女孩旋即以沉默却坚定的

姿态也握住她的手，让那女人把整张脸都埋在女孩的裙里放声大哭。

“我是乔安，”女孩说，“而我不再是狗。你们现在也都是人了，是我的族人，如果你们愿与我共死，便会以人的身份死去。想想，这比以往好上多少呢？而你，鲁丝。”她对着脚边的女人说，“别哭了，站起来，为此而喜悦吧。在这样的时刻，我会与你并肩而站。我知道你的孩子都被人类带走杀死了，我很抱歉，鲁丝。我没办法让他们复生，但我可以让你成为人，我甚至从艾琳之中创造出了一个人。”

“你是谁？”最亲爱的查理说，“你是谁？”

“我是你一个小时前放出去，任由她走向生或死的那个小女孩。但现在我是乔安，不是汪乔安，我为你们带来武器；你们是女人、你们是男人，你们全都是人，所以你们可以使用那个武器。”

“什么武器？”那是克劳莉的声音，从群众的第三排传了出来。

“生与共生。”乔安说。

“别捉弄我们，”克劳莉说，“那到底是什么武器？不要光是说空话。自从有了下等人类，我们得到的就只有空话和死亡。人类给我们的就是这些——甜言蜜语、精致的规则和冷血谋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别说我是人，我不是。我是野牛，我很清楚。我是被制造成人类模样的动物。给我别的理由去杀戮，让我为此而战、为此而死。”

小乔安仍穿着艾琳初次见到她时穿的那件蓝色罩衫，幼稚的躯体和矮小的身材让她看起来十分不协调。她俯视整个房间，举起手。此时，在克劳莉说话时冒出的众多窃窃私语一瞬间停下，回归寂静。

“克劳莉，”她的声音一路贯穿至大厅最尾端，“愿现在的你能得到平静。”

克劳莉整张脸都变了。她觉得乔安跟她说的话根本莫名其妙，但看在她的面子上什么也没说。

“先别跟我说话，亲爱的大家，”小乔安说，“先听听我说就好。我为你们带来共生，它比爱更强大。‘爱’是一个艰辛、哀伤又肮脏的字，它是一个无情的字，一个老去的字。说了很多，保证的却很少。我为你们带来的比爱更强大。如果你活着，就只是活着，但如果你与之‘共活’，那么你就会知道其他生命也在——你们两人、你们之中的任何人、你们所有的人都在。不要做任何事，别去抢、别去抓、别占有，‘存在’就好。这就是武器，没有火焰、枪支或毒药能阻止它。”

“我想相信你，”梅布尔说，“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要信我，”小乔安说，“静静等待事情发生就好。让我过去吧，善良的人们，我得睡一下了。艾琳会在我睡着时照顾我，当我醒来，我就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不再是下等人类。”

乔安开始向前移动——

一声狂暴的嗥叫划破走廊。

每个人都到处找着声音来源。

那声音就像鸟打斗时发出的尖叫，但却是从他们之中发出来的。

第一个发现的是艾琳。

克劳莉拿着一把刀，在那声哀号停止时，她朝乔安冲了过来。

野牛女和狗女孩双双倒地，衣裙纠结，那巨掌将刀举起两次，第二次时刀身便是红色。

艾琳可以从身侧燃烧的灼热感得知，自己一定被刺中了一刀。她不确定乔安是不是还活着。

下等人男人把克劳莉从女孩身上拉开。

克劳莉整张脸因愤怒而泛白：“只会说空话、空话、空话，她这些话会害死我们。”

一个高大又肥胖的男人走到抓住克劳莉的人身边，除了正面的熊鼻外，他的头和身体看起来就跟人类没两样。熊男以惊人力道赏了克劳莉一巴掌，她失去意识、跌倒在地，那把沾满鲜血的刀也掉在老旧、磨损的地毯上。（艾琳立刻自动想：稍后给予营养剂、检查颈椎、无出血症状。）

有生以来第一次，艾琳发挥身为巫女的所有功用。她帮其他人一起脱下小乔安身上的衣服，浓稠的紫黑血液从她的肋骨下方涌出。那娇小的身躯看起来痛苦又脆弱。艾琳把手探进左侧的包包，拿出手术用雷达扫视笔。她把笔举至眼前，开始扫描伤口附近的血肉：腹膜被刺穿了、肝脏受到刀伤、大肠上层皱褶有两处穿孔。一看到这种状况，艾琳就知道该怎么做。她把旁观的人群推到一旁，开始工作。

她先将伤口由内而外翻开、固定，开始处理肝脏受的伤。一小剂能重新编码的粉末喷剂黏着脏器，这是为了要强化受损器官的自主恢复能力。她探测、按压、挤压，总共花了十一分钟。

乔安在手术完成前就醒了过来，喃喃说着：

“我要死了吗？”

“并没有，”艾琳说，“除非这些人类药物对你身上的犬类血液来说有毒。”

“是谁做的？”

“克劳莉？”

“为什么？”女孩说，“为什么？她也受伤了吗？她在哪里？”

“跟她应该要受的折磨相比，差得多了，”羊人——最亲爱的查理说，“如果她活下来，我们会治好她、审问她，然后

杀了她。”

“不，你不会，”乔安说，“你要爱她，你必须爱她。”

羊人一脸困惑。

他用困惑的脸转向艾琳。“最好看一下克劳莉，”他说，“欧森那一巴掌可能害她挂掉。你也知道的，毕竟他是头熊。”

“我看得出来。”艾琳冷淡地说。不然你以为他看起来像什么？蜂鸟吗？

她走到克劳莉身旁，一碰到她的肩膀就知道自己遇上麻烦了。眼前的躯体外表看起来或许像人类，但底下的肌肉结构却不是。她猜是实验室让克劳莉拥有强大韧性，并保留水牛的蛮力和顽固，出于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的原因。艾琳拿出一条大脑连接线，想看看她的心志是否仍运作如常。那是一条近距离心灵感应线，能够进行简单的心灵连接。当她把手伸向克劳莉的头，想黏上连接线时，本来不省人事的女孩突然又生龙活虎。她整个人跳起来，对着艾琳大喊：

“不要！你别想！别想偷看我，你这肮脏的人类！”

“克劳莉，不要动。”

“别对我发号施令，你这怪物！”

“克劳莉，这种话很难听。”听到这么年幼的孩子发出如此威风凛凛的嗓音，实在让人毛骨悚然。不过纵使乔安仍幼小，仍能掌控全场。

“我才不管什么好听难听，我知道你们都恨我。”

“那不是真话，克劳莉。”

“你本来是狗，现在却成了人，你生来就是叛徒，狗族总是选择站在人类那边。你在进去那个房间、变成别的东西之前就很讨厌我了，现在你还打算把我们全部杀掉。”

“我们的确可能会死，克劳莉，但我不会那么做。”

“随便。不管怎样，我知道你讨厌我。你从以前就恨我。”

“你也许不信，”乔安说，“但我始终都是爱你的。你是我们整条走廊里最漂亮的女人。”

克劳莉大笑，那笑声让艾琳起了鸡皮疙瘩：“就算我相信这种话，如果我真觉得人类会爱我，我又该如何活下去？如果我相信你，就得把自己撕成碎片、拿脑袋去砸墙，因为——”笑声转为啜泣，但克劳莉尽力忍住，继续说下去，“你们这些东西居然笨到不晓得自己是怪物。你们不是人类，你们永远也不会成为人类。我是你们其中一员，我还算诚实，会承认自己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渣滓，我们无足轻重，我们是比机器还低贱的东西。我们是藏在泥土里的灰尘，当人类杀死我们，一滴眼泪都不会掉。我们以前至少还躲藏着，现在你跑出来，

跟你驯服的人类女子——”克劳莉快速瞥了艾琳一眼。“你现在居然连这都想改变。可以的话，我会再杀你一次。你这杂碎、荡妇——你这条狗！你还穿着这小孩的身体做什么？我们连你现在是谁都弄不清楚。你有办法告诉我们吗？”

在克劳莉没注意的时候，熊人走到她的身边，随时准备在她靠近小乔安时再次把她扇倒在地。

乔安直视他，仅靠着一个眼神命令他不准出手。

“我累了，”她说，“我累了，克劳莉。我才不到五岁，现在却感觉一千多岁了。我现在是艾琳，也是猎人，更是庞嘉·阿夏希女士。我知道很多事，比我以前认为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好多。我还有事得完成，克劳莉，因为我爱着你，也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死。但拜托，好心的人啊，请让我先休息一下。”

熊人站在克劳莉右侧，有个蛇族女人则悄悄站到她左边。她的脸蛋好美，又好像人类——但有条细窄、分岔的舌头在嘴里伸伸吐吐，仿佛将熄的火焰。她有着发育完好的肩膀和臀部，但胸前一片平坦，穿着一件挂在胸前空荡荡的金色胸罩。她的双手看起来仿佛比钢铁更坚硬。克劳莉朝着乔安走去，那个蛇族女人发出一阵嘶嘶声。

那是属于旧地球蛇类的嘶嘶声。

刹那间，走廊里每个动物人呼吸都慢了一拍。他们全注视着那个蛇族女人，她则直盯着克劳莉，再次发出嘶嘶声。在狭

小的空间听见那种声音是多么令人厌恶的事啊。艾琳看到乔安像只小狗一样紧绷起来，最亲爱的查理仿佛早已做好准备，一步跳到二十米外，艾琳则感到一阵攻击、杀戮、摧毁的冲动升起。那声“嘶嘶”挑战了每个人的神经。

蛇女平静地看着周围，非常清楚自己引起什么样的注意。

“亲爱的大家，请别担心，我是以乔安的名义为我们所有人这么做。只要克劳莉不伤害乔安，我就不会伤害克劳莉；但如果她伤害了乔安，或任何人伤害了乔安，那他们就得对付我了。你们都很清楚我是谁，我们蛇人力气大、脑子聪明，不懂得害怕是何物。你们知道我没法生育，人类必须从普通的蛇身上把我们一个一个制造出来。别惹火我，亲爱的大家。我想要多了解乔安带来的这种新的爱，当我在这里，你们一个都别想伤害她，听到了吗？一个都别想。你要是试了，就是死。我想，在我死前大概可以把你们所有人都杀掉，即使你们全都同时攻击我也是一样。大家听到了吗？别动乔安——这也是对你说的，软弱的人类女子，我也不怕你——那边那个，”她对熊人说，“把小乔安抱起来，给她找张安静一点的床。她得休息了，安静一下。你们所有人也给我安静一点，不然全都得跟我交代。”蛇族女人的黑色眼珠在每个人脸上转了一圈，她向前走去，人群便自动在她面前分开，仿佛她是一群鬼魂之中唯一的实体。

她眼神在艾琳身上停留了一下下，艾琳和她四目相对。说实在，那不是令人舒服的事。那双没有眉毛或睫毛的黑眼里充满智慧，却没有情感。熊人欧森怀里抱着小乔安，顺从地跟在蛇女身后。

小女孩在经过艾琳身旁时不断试图保持清醒。她喃喃说着：“让我长大，拜托让我长大，现在就把我变大一些，拜托，让我长大，现在就要。”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艾琳说。

小女孩挣扎着想维持清醒的意识：“我还有事情要完成。我的工作……可能还得赴死。如果我还是这么小，一切就没用了。让我长大。”

“可是——”艾琳再次抗议。

“如果你不知道，就去问补完女士。”

“什么补完女士？”

停下脚步让她们说话的蛇女此时插嘴。

“当然是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啊。死掉的那个。要是补完女士是活的，你觉得她除了把我们全杀掉之外还会做其他事吗？”

蛇族女人和欧森把乔安抱走后，最亲爱的查理走向艾琳，说：“你要去吗？”

“去哪？”

“当然是去找庞嘉·阿夏希女士啊。”

“我？”艾琳说，“现在吗？”她强调了语气。“当然不要。”艾琳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话吐出来，仿佛那是某种律法。

“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几小时前我根本不知道有你们存在。那时我还不懂‘死’的意思，以为所有东西到了四百年就应该消失，因为这就是规律。过去几个小时危险四伏，大家随时随地都在威胁其彼此，我好累好想睡，全身也好脏，我得打理一下自己，而且——”

艾琳突然咬着嘴唇停了下来。她本来要说：我的身体已经因为猎人和我的那场梦中做爱累坏了。但这跟最亲爱的查理没关系。他已经像只发情的山羊，脑子跟痴汉一样，一定不会认真看待这件事。

羊人非常温柔地说：“你这是在缔造历史，艾琳，而在缔造历史的时候，是没办法把每个小细节都照顾到最好的。你是不是比之前的自己更快乐、也觉得更重要了呢？是吧？难道你还是几个小时前遇到巴尔塔萨的自己吗？”

艾琳点点头，被他话中的认真唤了回来。

“那就再累着、饿着，全身脏一下吧，只要再一下下就好。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你可以去找庞嘉·阿夏希女士，找出我们必须为小乔安做什么。等你带着更多指示回来，我会亲自照料你。这个隧道的生活机能比它的外表看起来好多了。英格洛的房间有你需要的所有东西，那是英格洛在很久以前建造的。再多工作一下吧，然后你就能好好地吃、好好地休息。这里什么都有，但你必须先帮乔安。你很爱乔安，对吧？”

“当然，当然爱。”她说。

“那就再多帮我们一些。”

怎么帮，透过死亡吗？她想。透过谋杀吗？还是犯法？可是——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乔安。

就这样，艾琳走向那扇伪装起来的门，再次回到开阔的天空下，看到上卡玛巨大的碟形结构伸向古老的下城区。她和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聊了一会儿，获得指示和其他讯息，她把它们记下来，以便再告诉其他人。不过她自己已经累到无法去思考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摇摇晃晃走向她觉得是那扇门的位置，靠在上面。但什么事都没发生。

“再撑一下，艾琳，再撑一下，但动作快点！当我还是我自己的时候，我也曾这么累过。”庞嘉·阿夏希女士坚定的轻声细语传了过来，“快点！”

艾琳退了几步，仔细看着墙面。

一道光打在她身上。

她被补完组织找到了。

她拔腿朝墙冲去。

门缝只开了一刹那，最亲爱的查理以强壮、温暖的手把她拉了进去。

“那道光！那道光！”艾琳大叫，“我要害死所有人了！他们看到我了。”

“还没呢。”羊人露出机灵、歪斜的笑容，“或许我没上过学，但我聪明透顶。”

他朝内门靠近，回头打量了艾琳一会儿，然后把一具人类大小的机器人塞进门里。

“这样就行了，一台跟你差不多大的清道夫：记忆库全空、大脑毁损，只剩单纯的行动机制。如果他们下来找他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東西，只能找到这个了。门这边藏了好几架这种东西。我们平常不太出去，但只要出去，拿这些来掩护就挺方便的。”

“接下来，”他抓住她的手臂，“你可以在吃东西的时候告诉我，我们到底要怎样让她长大。”

“谁？”

“当然是乔安啊，我们的乔安。你之所以出去就是为了要搞知道这件事。”

艾琳必须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智，才能想起庞嘉·阿夏希女士针对这件事说了什么。但没有多久她就记起来了。

“你需要一艘个人舱，还有果冻浴、麻醉剂，因为那会痛。然后花四个小时。”

“很好。”最亲爱的查理边说边领着她进入隧道深处，更深处。

“但如果我已经把事情搞砸，”艾琳说，“这又有什么用呢？补完组织看到我进来了，他们会追过来的。他们会杀掉你们每一个人，甚至包括乔安。猎人现在在哪儿？我是不是应该先睡一下？”她感到自己的嘴唇因为疲倦而麻麻的。自从决定在水岩路和购物酒吧之间的小门入场冒险，她就没有休息或吃过任何东西了。

“你很安全，艾琳。你很安全。”最亲爱的查理说，那张狡猾的笑脸充满温暖，柔顺的嗓音里也有着相当真诚的说服力。可是他自己倒是一个字也不相信。

他觉得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但没必要吓到艾琳。除了那个本来就怪得要命的猎人外（他跟动物很像），艾琳是唯一站在他们这边的真正的人类。至于庞嘉·阿夏希女士——她确实是很亲切仁慈，可是她也是死人。

他正在自己吓自己，因为对于恐惧的恐惧。说不定，他们已经全部完蛋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没错。

VII

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安德伍呼叫补完女士格洛克。

“有东西窜改了我的心智。”

格洛克女士感到非常震惊。她把问题丢回去。进行彻底检查。

“做过了，什么都没有。”

没有？

格洛克女士更震惊了。那就要发出警报了。

“噢，不，不，不要。那只是一次友善、不带恶意的变更。”身为古北澳大利亚人，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安德伍其实相当重视礼仪：即使是以心灵感应联络，她传给朋友的字句也永远都很完整，她从不丢出任何未经琢磨的念头。

但这完全是违法的。你是补完组织的一分子，这是犯罪呀！补完女士格洛克想。

作为回应，她得到一阵咯咯笑声。

“你是在笑吗？”她问。

“我只是想到，好像有位新任的补完阁员刚好从补完组织过来这里，可以请他帮我看一下。”

格洛克女士行事极为循规蹈矩，而且容易大惊小怪。我们才不会那么做！

艾瑞贝拉女士径自想着：是对你才不会这么做，亲爱的，你这老古板。然后对着她的通信对象送出：“那就算了吧。”

在困惑与忧虑之中，格洛克女士发出意念：嗯，好吧。中断？

“同意。中断。”

格洛克女士皱着眉头。她拍了一下墙壁，发出意念：行星中心。

有个男人独自坐在桌前。

“我是补完女士格洛克。”她说。

“是的，尊贵的夫人。”他回答。

“维安狂热周期，一度，一度就好。直到取消。清楚了吗？”

“清楚，夫人。整个星球吗？”

“是。”她说。

“您想要提供理由吗？”他的语气很敬重，但也很形式化。

“一定要吗？”

“当然不是，夫人。”

“那就留白吧。通话完毕。”

他敬了个礼，影像随后便从墙上淡去。

她把自己的心智提高到能进行清晰通话的层级。补完组织专线——补完组织专线。我已下令启动维安狂热周期，并调升至层级一。理由：私人顾虑。你们认得我的声音，也知道我是谁。格洛克。

远在城市另一端，一架扑翼机正拍着翅膀，缓缓沿街道飞行。

里面的机器人警察正在拍摄一台印象中失控得极为巧妙的清道夫机器人。

清道夫刚刚以将近三百公里的时速在街上狂飙，然后发出塑胶在石头上摩擦的声音停下，并开始清扫人行道上的灰尘。

当扑翼机器人靠近它，清道夫又再次狂飙，以极高的速度绕过两、三个转角，然后又停下来做那愚蠢的工作。

当这件事三度发生，扑翼机内的机器人便对清道夫射出一颗阻碍弹，然后飞下来，用扑翼机的爪子把它提起。

它仔细地观察它。

“鸟的大脑，旧型，鸟的大脑。还好他们之后都不用这个了，搞不好真的会伤到人类。像我现在就是以老鼠进行刻印——而且是一只有很多、很多个大脑的真老鼠。”

它带着坏掉的清道夫朝中央垃圾场飞去，已经瘫痪但仍有意识的清道夫还在试图清掉抓着它的铁爪上的灰尘。

在下方，旧城因着那奇怪的几何灯光渐渐在视线外缘扭曲、模糊，而沐浴在柔和永动光中的新城则兀自发光，抵御南鱼座III的夜色。在它们之外，永恒的海洋正因其中的风暴而沸腾。

在真正的舞台上，众演员对这般过场实在有点无能为力。一夜之间，乔安从一名五岁孩童被煮成十五六岁的高挑少女。虽是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但那台生物机的确发挥了很好的效果，在不改变心智的情况下把她变成了一位生气蓬勃、身强体健的年轻人。要演出这样的场景对任何女演员来说都不是易事，而故事盒在这点就发挥了它的长处。它能够用各种特效来展演那台机器——闪烁的光芒、闪电似的灯光，或是气氛神秘的射线等等。但事实上，那台机器看起来比较像浴缸，里面装满能把乔安整个人盖住的沸腾咖啡色果冻。

同一时间，艾琳正独自在富丽堂皇的英格洛房间中狼吞虎咽。那些食物都放了非常、非常久了。作为一名巫女，她有合理原因怀疑它们的营养价值，但它们至少能止住饥饿。小丑镇的居民宣称，这间房间对他们来说是“禁地”，其中原因就连最亲爱的查理也说不清。他只是站在门口告诉她该怎么找到食物、把床从地板上叫出来，还有怎么打开浴室。所有设备都非常旧，完全不会对意念或轻拍有任何反应。

然后，发生了一件怪事。

当时艾琳洗了手、吃了东西，正准备要洗澡——她已经快把身上的衣服脱光了。她想，反正最亲爱的查理只是动物，不是男人，所以没关系。

接着她突然意识到，这有非常大的关系。

他或许是下等人类，但对她来说依旧是男人。她一路脸红到了脖子上，快步跑进浴室，大声对着他说：

“你走开。我洗完澡就要睡了。如果真的非不得已再叫我起来，不要太早。”

“好的，艾琳。”

“然后——然后——”

“如何？”

“谢谢你，”她说，“非常谢谢你。你知道的，我从来没跟下等人说过‘谢谢’。”

“没关系，”最亲爱的查理微笑着说，“大部分真正的人类都不会这么做。好好睡吧，亲爱的艾琳，醒来之后就准备好迎接大事降临吧。我们会从无数天空中摘下一颗星星，并在数千世界中燃起火焰……”

“你说什么？”她的头从浴室的转角冒出来。

“只是一种比喻，”他笑着说，“意思是，到时候你的时间将会很紧迫。好好休息吧。别忘了把衣服放到女仆机里，小

丑镇上的都已经坏掉了。不过，因为我们没用过这间房间里的，所以你那台应该还能用。”

“是哪一台？”她说。

“有红色盖子跟金色把手那台，直接打开就好。”留下最后这个洗衣提示后，他便让她休息，自己转身离去，回头规划牵涉数千亿条生命的命运。

当艾琳再次离开英格洛房间，他们告诉她早上已经过了一半。但她怎么可能分得出来？棕黄走廊里的黄灯阴沉又老旧，就跟之前一样昏暗而臭气冲天。

人们看起来似乎不太一样了。

宝贝宝贝不再是老鼠婆婆，成了一个具有相当魄力又极为温柔的女子；克劳莉像危险的人类敌军那样盯着艾琳，美丽的脸蛋看似淡然，底下却藏着憎恨；最亲爱的查理一派愉悦、友善，散发强大的亲和力。即便欧森和蛇女的五官很奇怪，艾琳也觉得自己能从那两张脸读出他们的情绪。

经过几个异常有礼的问候，她问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一个新的声音说话了——一个她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艾琳看向墙上的某个壁龛。

庞嘉·阿夏希女士！还有——她旁边的那个是谁？

虽然她问了那个问题，但心中其实已经知道答案。那是乔安。亭亭玉立，只比庞嘉·阿夏希女士和艾琳矮半个头。那是全新的乔安：强壮、快乐、平静，但她也依旧是原本那个亲爱的小汪乔安。

“欢迎，”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说，“欢迎来到属于我们的革命。”

“什么是革命？”艾琳问，“还有，我以为你因为念头反制机制而没办法进来这里。”

庞嘉·阿夏希女士举起自己的机器人身躯后拖着的一条电线。“我装了这条线让我能使用这个身体，现在不需要小心翼翼了，现在，需要提心吊胆的是我们的对手。‘革命’是一种改变体制和人民的方法，这就是其中之一。你先请，艾琳。往这里走。”

“你是说去死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庞嘉·阿夏希女士发出和善的大笑。“你已经这么了解我了吗？你认识我在这里的朋友，而作为一名活在不需要巫女的世界里的你，你很清楚自己此前过的是怎样的人生。我们都可能会死，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死前做了什么。现在，要迎向自己命运的是乔安，你则会带领我们走到上城，然后乔安就会接手，我们就会知道之后的发展。”

“你的意思是，这里所有的人都会一起去吗？”艾琳看向下等人们，他们开始沿着走廊排成两列纵队。只要队伍中有牵着孩子的母亲（或是怀中抱着更小的孩子），那块地方就会像

气球一样凸出；队伍里偶尔也会出现几个身形巨大的下等人，把两边横挡住。

他们以前什么都不是，艾琳想，我也什么都不是。而现在，我们全要一起去完成某件事，即使我们可能因此被终结……是“可能”吗，她想，正确的说，应该是“一定”。但如果乔安真能改变所有世界——就算只有一点点，就算只改变了其他人，也值得了。

乔安开口——她的声音也跟着身体一起长大了，但其中的甜美还是跟之前的狗女孩一样——那个十六小时前（感觉像是十六年前啊，艾琳想）才在英格洛隧道初次和艾琳见面的小女孩。

乔安说：“爱不是只保留给人类的特别物品。爱是不傲慢；爱没有真正的名字；爱是生命自身，而我们拥有生命。我们不能靠斗争获胜。人类的数量比我们多、枪比我们多、跑得比我们快、战斗能力比我们好，但创造我们的不是人类。不管创造出人类的是什么，也一并创造了我们。你们都知道，但我们会愿意说出那个名吗？”

人群中传出几声“不愿意”和“永远不会”的喃喃细语。

“你们等我等了很久，我也等了很久。或许这就是我们迎向死亡的时刻。但是，我们会以人类在最初时的方式死去，一如他们的生活变得舒服而残酷之前那样。他们活在麻木中，死于睡梦里。那不是一场好梦，如果他们醒来，就会知道我们也是人。你们愿意与我并肩吗？”他们喃喃说着“愿意”。

“你们爱我吗？”他们再次喃喃同意，“我们是不是该出去迎向白昼了呢？”人们高声欢呼。

乔安转向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这一切是否如你所愿？如你安排？”

“是。”机器人体内亲切的死去女子说，“乔安会带领你们，艾琳会在她之前赶走机器人和普通的下等人。当我们和真正的人类相遇，你们要爱他们。如此而已。你们要爱他们，如果他们杀了你，你也要爱他们。别管我了，乔安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准备好了吗？”

乔安举起右手，好像对自己说了些什么。人们朝她鞠躬行礼，一个个低下了头，低下那大小不同、颜色也不同的脸庞、口鼻和吻。遥远后方传来某个婴儿尖着细细的声音发出一声喵呜。

在她转身带领队伍前进时，乔安突然转向人群。

“克劳莉，你在哪儿？”

“这里，在中间。”远处传来一个清楚而冷静的声音。

“你现在能爱我了吗？克劳莉？”

“不，汪乔安，并不像你还是一只小狗时那么喜欢。可是，这些人也是我的同胞，就像他们也是你的同胞。我很勇敢，我还能走，我不会惹麻烦。”

“克劳莉，”乔安说，“当我们和人类相遇，你会爱他们吗？”

每张脸都转向那个美丽的野牛女孩。艾琳勉强能看到站在阴暗走廊远处的她，她看得到女孩的脸面因为情绪激动，已变得苍白。

她分不出那是因为愤怒还是恐惧。

最后，克劳莉终于说：“不，我不会爱人类，我也不会爱你。我有我的自尊。”

乔安一如坐在寂静床畔的死亡本人，非常、非常轻柔地说：“那么你可以待在后方，克劳莉。你可以待在这里。也许机会不大，但还是个机会。”

克劳莉看着她。“我祝你不幸，狗族女子，也祝和你站在一起的堕落人类不幸。”

艾琳踮起脚尖，想看会发生什么事。克劳莉的脸突然消失了，往下一倒。

蛇族女人一路挤到前方，站在乔安身边，让其他人可以看到，用清晰脆亮、仿佛金属的声音高声说着：

“唱首《可怜、可怜、克劳莉》吧，大家；唱《我爱克劳莉》吧，亲爱的大家。她死了，我刚才杀了她，这样我们才能浸在完整的爱中。我爱你们。”蛇女说。她那属于爬虫类的五官完全看不出任何爱或恨的痕迹。

乔安开口，显然是经过庞嘉·阿夏希女士提醒。“我们确实爱着克劳莉，亲爱的大家。为她哀悼，然后继续前进吧。”

最亲爱的查理轻轻推了艾琳一下。“嗯，你要带队。”

在恍惚与困惑中，艾琳走向前方。

当她经过那个令人赶到陌生的乔安（她是这么高又这么熟悉），感到一阵温暖、幸福和勇气。乔安对她露出满脸微笑，悄声对她说：“称赞我吧，人类女子。我是只狗，狗这一百万年来都是为了人类的称赞而活。”

艾琳回答：“你做得对，乔安，你做得非常对！我支持你——现在我该继续前进了吗？”

乔安点点头，眼里充满泪水。

艾琳领着队伍前进。

乔安和庞嘉·阿夏希女士跟在后方。这是一场由狗族和死去的女士带领的游行。

其他下等人类呈两路纵队，依序跟上她们。

白昼的阳光在开启密门时泛流进走廊，艾琳几乎能感觉到满载腐烂气味的空气与他们一同倾泻而出。她回头，最后一次看向隧道，看到克劳莉的身体孤零零地躺在地板上。

艾琳转向阶梯，开始逐步往上爬。

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支队伍。

他们往上爬时，艾琳听到庞嘉·阿夏希女士的电线在石头与金属上拖行的声音。

当艾琳抵达最顶端的门前，她突然犹豫不决、恐慌起来。“这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她想，“我身边一无所有——我做了什么好事？猎人？猎人，你在哪里？你背叛我了吗？”

乔安在她身后温柔地说：“去吧！去，这是一场以爱为名的战争，继续前进。”

艾琳打开通往上层街道的门，街上满是人潮。三架警用扑翼机在前方空中缓缓振翅。这数量有些不寻常。艾琳再次停了下来。

“继续走，”乔安说，“远离那些机器人。”

艾琳进攻，革命开始。

VIII

革命维持了六分钟，前进了一百一十二米。

下等人一涌出那扇门，警察便从各地飞来。

第一个飞抵的警察像只大鸟，大声问着：“表明身份！你们是谁？”

艾琳说：“走开。这是命令。”

“表明身份。”长得像鸟的机器说，然后用中间的镜头瞳孔从高空斜睨艾琳。

“走开，”艾琳说，“我是真正的人类，这是我给你的命令。”

第一架警用扑翼机显然开始用无线电召来其他同伴，然后一齐向下飞到巨大建筑物中间的走道。

许多路人停了下来。大多数人脸上没有表情，只有少数几个看到这么多下等人聚集在同一处，露出兴奋、有趣或恐惧的表情。

乔安大声喊了出来，她尽可能以清楚的旧通用语说：

“亲爱的人们，我们是人类。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下等人类开始用像是升了半音的怪异曲调吟诵“爱、爱、爱”。真正的人类开始退缩。乔安亲自示范，张手去拥抱一个跟她差不多高的年轻女子。最亲爱的查理则抓住一名人类男子的肩膀，对着他大喊：

“我爱你，亲爱的同胞！相信我，我是真的爱你——见到你真好。”人类男子因为这样的肢体接触吓了一跳，然后又被羊男声音中炫目的温暖而吓坏，整个人陷入讶异状态，嘴巴大开、全身无力地站在那里。

遥远后方有个人发出尖叫。

一台警用扑翼机拍着翅膀飞回来。艾琳分不出来那是她赶走的三架之一，还是另一架新的。她等它靠近到足以喊话的距离，好让叫它离开。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担心起所谓的“危险”到底会以什么方式呈现？那台警用扑翼机会对她射出子弹吗？还是对她喷火？还是会抓起尖叫的她，用铁爪把她带到某个能让她变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却再也无法变回自己的地方？“噢，猎人啊猎人，你现在在哪？你是不是忘记我了？你是不是背叛我了？”

下等人类仍持续向前，和真正的人类混在一起；拉住他们的手或衣服，并不断重复唱着那怪异的旋律：

“我爱你。噢，拜托，我爱你们！我们是人，我们是你的姐妹和兄弟……”

那个蛇族女人没有什么进展。她用比铁更坚硬的手爪抓住了一名人类男子，但艾琳还没看到她说话，男子马上昏死过去。蛇族女人把他像大衣一样挂在臂上，继续找其他人来“爱”。

艾琳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他要来了。”

“谁？”艾琳对庞嘉·阿夏希女士说。其实她心里非常清楚她指的是谁，只是不想承认。艾琳又忙于去看那台盘旋的扑翼机。

“当然是猎人。”机器人发出死亡女士的亲切嗓音。“他会来找你，你会没事的。我的线已经拉到最长——别看，亲爱的，他们就要再次把我杀死了，我怕那景象会让你不舒服。”

十四名足型机器人如军队般走进人群。真正的人类似乎因此重新振作起来。有些人开始溜进周围的门里。不过大部分的人都还被一群下等人类团团围住，震惊恐慌——尤其这群下等人还抓着他们，此起彼落唱着什么爱啊爱的旋律。他们来自动物的天性全在嗓音中表露无遗。

机器人队长完全没注意到这些。它朝着庞嘉·阿夏希女士走去，却发现自己被艾琳挡住去路。

“我命令你，”她带着热情，因她是个完满了职责的巫女，“我命令你离开这个地方。”

它用镜片做的双眼犹如漂浮在牛奶里的两颗黑蓝大理石，看着她的时候似乎视线模糊、难以对焦。机器人没有回答，只是直接冲过她身边，速度快到她的身体都来不及想到要拦住他。他直接走向亲切但已经死亡的庞嘉·阿夏希女士。

艾琳一阵困惑，突然才发现补完女士的机器身体似乎比之前更像人类。机器人队长与她对峙着。

这，则是我们都记得的场景，它是第一个录下完整影像的事件：

身上带有金色与黑色的队长以乳白的双眼直盯着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

补完女士穿着和蔼亲切的旧机器人身体，举出一个命令的手势。

心急如焚的艾琳半转过身，仿佛想抓住队长的右臂。但因为
她转头的速度太快，一头黑发在转身时于空中飞甩。

最亲爱的查理正对着一个鼠灰色头发、个子矮小的英俊男
子大喊：“我爱、爱、爱你！”男人正在吞口水，说不出话。

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接着，就发生了那件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现在都相信），
而且令群星与众多世界措手不及的事。

叛变。

机器人叛变。

它们在光天化日下违命抗令。

从录像中不容易听出它们说了什么，但我们最终还是能成
功辨识一点。警用扑翼机的记录装置在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
的脸上定位出一块方形区域，唇语读者可以清楚看到那些对
话，非唇语读者则能在观看盒的第三或第四次播放带听到对
话。

补完女士说：“进行复写。”

队长说：“不行，你不是机器人。”

“自己来看，来读我的大脑：我是机器人，也是女的人类
——你不能违抗人类，而我是人类。我爱你，除此之外，你也

是算人。你好好想想。我们是爱彼此的。你试试看，试着攻击。”

“我——我没办法，”机器人队长说，乳白色的双眼似乎因兴奋而开始旋转，“你爱我？意思是我是活着的吗？我存在吗？”

“有了爱，你就存在，”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说，“你看着她。”补完女士指向乔安，“就是她为你带来了爱。”

机器人转头看，它违反了法律，它的小队也跟它一起转头。

它回头看向补完女士，并向她鞠躬。“如果现在的我们不能听从你的命令，也不能违背其他人的话，那么你就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事了。”

“那就做吧，”她哀伤地说，“但要知道你们这个举动的用意何在。重要的不是你背离了两条人类的命令，而是正在做出选择——是你，就是这点让你成了人。”

队长转向自己那队与人类一样大小的机器人小队。“你们听到了吗？她说我们是人。我信任她，你们信吗？”

“信。”他们以整齐划一的声音大喊。

影像就停在这里，但我们想象整个事件最后的走向。艾琳站在机器人队长后方，动作停顿了一下，而其他的机器人向前走到她的身后。

最亲爱的查理不再说话，乔安则正要举起手比出祝福的动作；她温暖的棕色小狗眼睛因怜悯与理解而睁大。

人类写下我们没看到的部分。

机器人队长显然是这么说的。“挚爱与亲爱的人们，再会了。我们抗命，将要死亡。”他朝着乔安挥手。它到底有没有说“再会了，尊贵的女士和解放者”，我们不是很确定。第二句或许是某些诗人编出来的，但我们很确定它说了第一句。

同时，在所有历史学家和诗人的一致同意下，我们也很肯定接下来的话。它转向队友，说：

“自爆。”

十四名机器人——黑金配色的队长，外加十三名银蓝配色的足型士兵——刹那间在卡玛城的街道上爆成炽白色的火焰。它们启动自己的自杀按钮，引燃藏在脑袋里的铝热雷管。在没有任何人类命令的情况下，遵从来自另一名机器人（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的身体）的命令。当时的庞嘉·阿夏希女士也并未拥有任何人类的授权，相反地，她的依据是某个一夜之间长成大人的狗女孩乔安的只字词组。

十四道白色烈焰让人类与下等人类纷纷别开了眼。此时，一台特殊的警用扑翼机降落在那些光芒旁，从中走出两位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安德伍以及葛罗克。她们举起前臂护住眼睛，挡住正在燃烧的濒死机器人。她们没看到猎人——此时他已神秘地进到街道上方的某扇窗，正以手遮住双眼，从指缝间偷看。而在众人目光仍旧茫然之时，大家可以感觉到格洛克女

士的心智正在接管事件指挥权，并发出强烈的心灵感应冲击。那是她身为补完组织总长的权力。

有些人（并非全部）还感觉乔安将心智里的外围电颤延伸出来，与补完女士格洛克会面。

我在此号令——格洛克女士发出意念。她持续对所有生物敞开心智。

“你确实这么做了，不过我爱——我爱你。”乔安想着。

最高阶级的力量相遇。

然后她们协商。

革命结束。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事，不过乔安开始要求人们来与她会合。这跟诗里所写的人类和下等人类融合完全不同；融合发生的时间点要晚得多，甚至比喵梅儿的时代还晚。那首诗确实很美，但可说是错误连篇，你可以自己去评断：

你应该问我，

我、我、我

因为我懂——

我曾经

活在东岸。那是

男人不是男人，
女人不是女人，
而人不是人的日子。

南鱼座III上根本没有东岸；而人类 / 下等人类的危机是在这件事很久以后才会发生。这场革命失败了，但历史却抵达一个新的转折点：两名补完女士之争。她们因为过于震惊，忘记要关起自己的心智：自杀机器人、爱着全世界的狗，这是前所未闻的事。让这些违法的下等人到处晃已经够糟了，竟然还有这些新玩意儿——天啊！

全数销毁，补完女士格洛克说。

“为什么？”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安德伍想。

故障，格洛克回答。

“他们不是机器啊！”

因为他们是动物——是下等人类。销毁！销毁！

接着，便出现了那个创造出我们时代的答案。它来自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安德伍，而整个卡玛城都听到了：

也许他们就是人类。他们必须经过审判。

狗女孩乔安跪倒在地。“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你们可以杀死我了，亲爱的人们，但我爱——我爱你

们！”

庞嘉·阿夏希女士悄声对艾琳说：“我本以为我应该会死——完全死透。但竟然没有。我曾见过世界转变，艾琳，现在你与和我一起见证它们转变了。”

下等人听见这两位伟大补完女士之间的高音量心灵感应，一来一往，陷入一片安静。

真正的士兵从天而降。他们如鹰一般俯冲，扑翼机在高空盘旋。士兵跑向下等人类，开始用绳子将他们绑起来。

一名士兵瞄了一眼庞嘉·阿夏希女士的机器身体，用一根棒子碰了碰它。棒子因为高热而转成樱桃红，机器身体则因为被抽走热能，瞬时倒地，成为一堆冰晶。

艾琳穿过冰冷的残骸和又红又烫的棒子。她看到猎人了。

她错过了走向乔安的士兵，没注意到他正要绑住她。但士兵啜泣着退了下来，不断低声说道：“她爱我！她爱着我！”

指挥着空降士兵的补完阁员芬提谢克思大人不顾乔安说了什么，只是拿绳索将她绑了起来。

他冷笑着回答，“你当然爱我啦——你是只好狗，而且就快要死了，小狗狗，但在那之前，你会遵从命令的。”

“我会的，”乔安说，“但我是狗也是人。人类，敞开心胸吧，你会感受到的。”

而他真的那么做了——他打开自己的心智，感到一股爱朝他排山倒海而来。他吓了一跳，向后高举起手，正要拿手刀往乔安的脖子上用力敲，以最古老的方式将她杀死。

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安德伍发出意念：不，你不会这么做的，那孩子会得到一场适切的审判。

他回看着她，瞪着眼睛：总长不会攻击总长，尊贵的女士。放开我的手。

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公开对他发出意念：所以就是审判。

他忍着怒意对她点头，不愿在有这么多外人在场的时候对她进行念想或说话。

一名士兵把艾琳和猎人带到他面前。

“长官、主人，他们是人类，不是下等人，但他们脑中却有猫的念头、羊的念头和机器人的念头。您想要进行查看吗？”

“有什么好看？”芬提谢克思大人说。他的一头金发如同古代画中的柏德神，大多数时候也同等傲慢。“莫里诺大人已经到了，我们所有人都齐了，现在就可以在这里进行审判。”

艾琳感到绳子咬进手腕，她听见猎人正对她喃喃说着一些安慰的话，但其实她听不太清楚。

“他们不会杀我们的，”他喃喃地说，“虽然到了最后，我们会希望他们这么做。每件事都按照她所说的进行，而且——”

“‘她’是谁？”艾琳打断他。

“她？当然是那位亲爱的女士，那位死后被刻印在机器上的人格，而且只凭着这样就创造出奇迹——死亡女士庞嘉·阿夏希。不然你以为是谁告诉我要怎么做呢？为什么我们要等你来将乔安推上伟大的地位？为什么身在地底小丑镇的那些人会不断养育一个又一个的汪乔安，希冀着希望与奇迹某日将会发生？”

“你知道吗？”艾琳说，“在一切发生之前……你就知道了吗？”

“当然，”猎人说，“不是所有细节，但多多少少知道。她在死后有几百年的时间都待在那台计算机里，所以有空去思考千百万个念头。她知道如果事情发展下去会发生怎么样，而我——”

“你们这些人闭嘴！”芬提谢克思大人怒吼。“你们在那边念个不停，这些动物都焦躁起来了。闭嘴，否则我就打晕你们！”

艾琳沉默下来。

芬提谢克思大人上下打量着她，因为被迫在另一人面前泄漏怒意而感到羞耻。他默默又加了一句：

“审判就要开始了。就是高的那位补完女士要求的那场。”

IX

你们都听过那场审判，所以也不需要再卖关子。圣希歌南达有另一幅出自他古典时期的画作，朴实却精准地表现出整个场景。

街上站满真正的人类，全都推来推去，挤着想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打发时间，以及因日子太完美的无聊。他们的名字全是一串编号或数字代码，人人俊美健康，快乐到一种沉闷的境界。他们之间甚至个个相像，拥有同样亮眼的外表、健康的身体，也同样无聊。他们都有总计四百年的时间可活，即便那些士兵士气高昂地做了几百年无谓的练习，也还是没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战争。这些人都很美，但他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同时（虽然他们没有意识到）也非常绝望。我们可以从画里清楚看到这点。圣希歌南达的表现手法极为巧妙。他让他们随意排列成队，并在那些漂亮却了无生气的五官打上属于白日的平静蓝光。

而在描绘下等人的技巧，这位画家展示了他真正的天分。

乔安整个人浸浴在光中，浅棕头发以及咖啡色的小狗眼睛充满温柔与仁慈。他甚至以此表现出她体态的新生与强壮，在仍是处女时便决意赴死；虽然只是小女孩，却无畏无惧。她轻盈的站姿展现出对爱抱持的态度；双手向外朝向法官，也是爱的展现。就连微笑也充满了对爱的自信。

还有那群法官！

画家也画了他们。芬提谢克思大人已再次冷静下来。但因为整个宇宙是如此窄小，容不下自己，他细窄的双唇表现出无尽的怒意。补完阁员莫里诺外表慵懒，充满智慧、重生过两次，但在惶忪双眼及温噉的笑容背后，却有着蛇一般的机警。身为在场最高的真正的人类，补完女士艾瑞贝拉·安德伍，从坐姿便可看出她古北澳人的自尊，以及因身怀巨富所产生的傲慢与善变，在透露出她真正想审判的是其实同袍的法官，而不是囚犯。最后，则是一脸迷惑的补完女士格洛克，在这场她完全搞不清状况的命运大戏中，她皱着眉头。画家把这些都表现出来了。

如果你愿意前往博物馆，也能看到真正的影像记录。实际上的场面虽然不如那幅著名画作那么戏剧化，但自有其价值在。在过世这么多世纪后，乔安的声线仍奇异地撼动人心。那声音来自一名被塑造成人类的狗，同时也属于一位伟大的女士。那肯定是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的影像教她的，同时还包括了英格洛棕黄走廊上方的前厅，她从艾琳和猎人那儿学到的许多事物。

这场审判的对话也留存了下来。其中许多段落在众世界里变得非常著名。

乔安在受质问时说：“但人生的责任就是寻找比人生更重要的事物，并以自身换取更崇高的良善。”

对于判决，乔安这样认为：“我的身体是你们的财产，我的爱则不是；我的爱为我所有，而且，我将在你们杀死我时依旧热烈地爱着你们。”

士兵在杀死最亲爱的查理后，试图砍下蛇女的头未果，直到其中一名士兵想到：可以将她冷冻成冰。那时，乔安说：

“我们是你们带往群星之间的地球物种，为什么要把我们当成陌生人？我们曾经共享同样的阳光、同样的海洋、同样的天空，我们都来自人土；就算我们全都还待在那个故乡，你们要怎么确定我们无法迎头赶上你们？我的同胞是狗，在我的母亲被你们捏塑成人形之前，它们就一直爱着你们。难道我该停止对你们的爱吗？所谓奇迹，不是你们从我们身上制造出人，而是我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明白这件事。现在，我们是人，你们也是。你们将会对在我身上做出的一切感到抱歉，但请记住，我连你们的忧愁也会爱着，因为，那之中将会诞生出更伟大、更善良的事物。”

莫里诺大人仔细地问：“什么是‘奇迹’？”

她的回答是这样：“地球上还有你们尚未寻得的知识，尚有无名之主的真名，还有藏在时间之中、无人发现的秘密。只有死者与未降生之人能在此刻得知，而我两者皆是。”

我们都对这个场景十分熟悉，却从来没真正懂过。

我们都知道芬提谢克思大人和莫里诺大人是怎么看自己的行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维护既定的秩序，也在录像中表明

了这一点。唯有在能够沟通基本概念时，人类心智才能共存。即便到今日，也还没有人找出能将心灵感应直接录进机器的方式。我们拥有一些断简残篇，或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从来没有够好的记录能让我们了解伟大人物之间彼此交流的讯息。这两位男性总长试图留下关于该事件的所有信息，教导粗心大意的人们，不可以玩弄下等人类的生命；他们甚至想让下等人类了解，它们之所以能从动物变成人类最高等的仆人，是依据何种规则和计划。关于在那之前几个小时里发生的混乱，就算补完组织总长之间要达成共识都不容易了，对一般大众来说更是不可能。即使格洛克女士设法当场捉住汪乔安，在棕黄走廊中发生的那些事还是令人们措手不及。机器人警察叛变事件中提出的问题，肯定也会让大半银河系陷入辩论之中。此外，狗女孩提出的观点确实有理论上的逻辑；如果它们被抽离、整理成合适的脉络，只剩纯粹的文字，就非常可能对粗心大意或敏感的心灵造成影响。一个错误的观念可以像突变的细菌一样散播开，要是投注了足够的注意力，在被阻止之前，搞不好已经从一个人的脑袋冲到半宇宙之外——看看过往那些毁灭性的流行以及愚蠢的时尚——就连在最有秩序的时代都能对人类造成阻碍。今日的我们深深知道，多样性、灵活变化、危险，然后再加一些点缀用的恨意，就能令爱与生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绽放。我们现在知道，当你生活的世界混杂着一万三千种由死去已久的古老过往复苏的旧语言，绝对比只使用单一语言好得多——旧通用语冰冷、完美，到一种毫无趣味的境界。我们现在知道芬提谢克思大人和莫里诺大人所不知道的许多事，但在断定他们的愚蠢与残酷以前，我们必须记得，人类也花了数世纪才解决下等人类的问题，并对“生命”在人类族群内部的定义达成共识。

终于，我们拥有两位补完阁员本人的见证。他们都活了非常久的时间，而在他们迎向生命终点之前，也都对汪乔安事件的光环感到忧虑及困扰。因为它盖过了他们在位的漫长时光中那些没发生的糟糕事——为了保护南鱼座III，他们使尽全力将这些事都压了下来。同时，他们也因为自己被描述成草率、残酷的人类感到痛苦。事实上他们不是那样的。如果他们知道，在今日，乔安在南鱼座III上的人生会和喵梅儿的故事，或驾驶灵魂号的女士的罗曼史一起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浪漫故事，那他们应该不只会失望，更会理所当然地对人类的轻浮发怒。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厘清这立场的就是他们自己：芬提谢克思大人担下火刑的责任，而莫里诺大人也同意自己在决策的过程中给予支持。他们两人在多年后又重新看了当时的影像，认为艾瑞贝拉·安德伍女士所说或所想的念头里——

有某个东西让他们做出那种事。

只是，即便以录像重新唤起记忆，他们也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甚至曾以计算机分析整场审判的每个字、每个转折，但依旧无法准确厘清最重要的关键时刻。

而补完女士艾瑞贝拉——从来没人质疑过她——没有人敢。她回到自己的古北澳大利亚星，被圣塔克拉拉灵药带来的巨大财富围绕，而永远不会有星球愿意以每日二十亿个信用点数为代价，让自己的调查员拥有被送到古北澳星的特权，只为访问一大堆固执、天真又富有的古北澳农民。反正，那些农民不管怎样都不会愿意和外来者交谈。古北澳人会对未经他们邀

请的宾客收取天价的许可费，所以我们也无法得知艾瑞贝拉·安德伍女士在回家之后到底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古北澳人表示不愿对此多加评论——还有，如果不想只活短短的七十年，最好不要惹毛唯一能制造使春的星球。

至于补完女士格洛克——那可怜的小东西，她发疯了。

她疯了好些年。

人们是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些，但也无法从她那里得到任何评论。后来我们才晓得，她所做的某些怪异举动，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知的补完阁员杰斯寇斯特王朝的一部分。他们在补完组织两百多年的期间不断鞭策自己、屡屡建功。但对于乔安的案子，她无可奉告。

这场审判让我们知道了一切——也让我们显得一无所知。

我们认为自己很清楚汪乔安在成为乔安的这一生中所有客观事实；我们知道补完女士庞嘉·阿夏希曾不停歇地对下等人类呢喃尚未来临的正义。我们知道艾琳那可悲的一生，以及她在这个事件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当下等人类在第一次繁衍起来的那几个世纪，许多非法的下等人是如何运用近似于人类的智慧，以及动物般的狡诈和语言天赋，在多场人类宣称下等人类数量过多引发的战火中存活下来。从各方面来说，棕黄走廊事件都不会是唯一特例。我们甚至知道猎人发生了什么事。

至于其他下等人类——最亲爱的查理、宝贝宝贝、梅布尔、蛇女、欧森，以及其他——我们，以及审判本身的录

像。他们没受到任何人的审判，因为他们都在被判定为不需要听其证词时当场处死。如果当证人，他们可以多活几分钟或一小时；但作为动物，他们早就等同已死。

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但又是多么一无所知。死亡很简单，虽然我们倾向把它藏起来。死亡的方式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科学，死亡的时间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课题——无论你活在有四百年寿命的旧星球，或是疾病和意外都重获自由的激进新星。至于死亡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它仍能以震慑前原子时代人类的方式震慑现在的我们。他们曾将装有死者遗体的盒子盖满整片农田，这些下等人类的死法是什么动物都不曾有过的：他们带着欣喜、满怀愉悦。

一名母亲抱起她的许多孩子，让士兵将他们全部杀死。

她一定是鼠族种源，因为她的七胞胎全有着极为相似的外貌。

录像让我们看到那名士兵准备行刑的画面。

鼠族女人微笑对他致意，抱起了她的七个小婴儿。金发婴儿戴着粉红或蓝色软帽，全都有着发光的脸颊和明亮的小眼睛。

“把他们放在地上，”士兵说，“我要把你和他们都杀掉。”我们可以从影片听到他紧张又不容辩驳的尖锐声线。他补上一句话，仿佛觉得必须对下等人类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要有秩序！”他补充道。

“我抱着他们，没关系的，士兵先生。我是他们的母亲，如果能和母亲近一点，死的时候也会比较轻松一点。我爱你，士兵先生。我爱所有人类。即使我的血属于老鼠，而你属于人类，你还是我的兄弟。来，杀了他们吧，士兵先生，我没办法伤害你呀。你不明白吗？我爱你，士兵先生。我们共享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希望、同样的恐惧，死亡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乔安教我们的事。死亡不是坏事，士兵先生，只是有时出现的方式不好。但在杀了我和我的孩子之后，你就会记得我了。你会记得现在的我是爱你的——”

我们可以在影像上看到，士兵再也承受不住。他抽出武器，将女人打倒在地，婴儿四散在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靴跟高高抬起，用力踩进他们的脑袋里。我们可以听到小小的头颅破碎时潮湿的“噼啪”，以及他们死时一下子断掉的婴儿哭嚎。我们还看得到那名鼠族女人最后的身影。当第七名婴孩被杀死，她再次站了起来，向士兵伸出自己的手，想与他相握。她的脸上满是尘土与瘀青，一道细细的血液自左颊流下。即便到现在，我们知道她是一只老鼠、一名下等人类、一头改良动物、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甚至历经这么多世纪，还是能感觉到她升华为我们身而为人更高的存在——她以人类的身份死去，而且心满意足。我们知道她已战胜死亡，而我们还没。

我们可以看到士兵以令人惊悚的恐惧神情直盯着她，好像她单纯的爱是某种难以理解的外星装置。

我们可以在记录上听到她的下一句话：

士兵，我爱你们每个人。

若是使用得宜，他的武器应能在瞬间将她杀死。但他没有。他拿着热能分离器殴打她，仿佛那只是一根木棍，而他是个野蛮人，不是卡玛城精良护卫兵的一分子。

我们也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

她在他的击打下倒地。她用手指着——一直直指向被火焰和浓烟团团围绕的乔安。

鼠族女人发出最后一声尖叫，对着机器人的摄影机镜头，仿佛她的话不是说给士兵听，而是说给全人类：

“你们杀不了她——你们无法杀死爱。我爱你，士兵，我爱你。你没办法杀死这个。记得——”

他的最后一击直接打中她的脸。

她向后倒在人行道。如我们在影像中所见，他直接踢中她的喉头。士兵诡异地不乏也不倦，持续踩着，将全身的重量压上她脆弱的脖子。他一边摇晃，一边往前踩，接着我们看到他的脸，占满整个摄影机。

那就像一个啜泣的孩童，因为伤痛而困惑，也因为知道将有更多伤痛而震惊不已。

他开始执行自己的职责，那个慢慢脱轨、越来越不对劲的职责。

这个可怜人。他一定是新世界中第一名试图以武器对抗爱的人之一。在战斗的刺激中，爱是一种酸蚀又强大的成分。

所有下等人类都以这种方式死去。他们大多挂着笑容，一边说着“爱”，或是喊着“乔安”。

熊人欧森被留到最后。

他死得非常诡异。他死于大笑。

那名士兵举起子弹投掷器，直接瞄准欧森的额头。子弹直径为二十二毫米，初速仅每秒一百二十五米。若以这种方式，他们就能制服反抗的机器人或邪恶的下等人类，无需承担任何射穿建筑物的风险，或不小心伤到建筑物中、不在视线范围的真正的人类。

在机器人录下的影片中，欧森似乎非常清楚自己将面对什么武器——他可能是真的知道。以前的下等人在出生后到被清除前，总是常年与如影随形的暴力和死亡共处。在我们手上的影像中，他并未显露出一丝害怕。熊人开始大笑。他的笑声温暖、厚实又放松——就像一名愉快的养父发现做错事且羞愧不已的孩子时发出的亲和笑声。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孩子正暗暗希望其实没有惩罚的存在。

“开枪吧，人类。你杀不死我的，人类，我在你心中，我爱你。这是乔安教我们的。听好，人类。对爱而言，死亡并不存在。哈哈哈，可怜的家伙，别怕我。开枪啊！你这不幸的家

伙。你会活下去的，你会记得，一直记得，永远记得。是我让你成为人类的，伙伴。”

士兵声音沙哑地说：“你说什么？”

“我是在拯救你，人类，我要把你转化成真正的人类。以乔安之力，以爱的力量。可怜的家伙！如果等待让你这么不自在，那直接开枪吧，反正迟早都要这样。”

这次我们不会看到士兵的脸，但他紧绷起来的背肌和脖子却泄露了他内心的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那张巨大宽厚的熊脸被缓慢却沉重的子弹撞上，向外绽放成一朵庞大的红花。

然后摄影机就转到别的东西上了：某个已具有相当完整人类外形的男孩。可能是只狐狸。

他比婴儿大，但只是一个下等人的孩子，还没大到能够理解乔安不朽之教诲的重要性。

他是整群人中唯一像个正常下等人类的。他挣脱、逃跑。

他很聪明。他逃进围观的群众之间，这样士兵就没办法在不伤到真正的人类的情况下，对他射出子弹或热能分离器。他跑啊跳啊躲啊，为自己的性命奋力抵抗。

最后，是其中一名围观者将他绊倒——一个戴着银色帽子的高跷男子。狐狸男孩倒在人行道上，擦破了手掌和膝盖。当

他抬起头想看攻击他的人是谁，一颗子弹利落击中他的脑袋。他倒在前面一点的位置，死了。

人们会死。我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看过他们在濒死之屋里羞愧而安静地死去。我们曾经看过其他人走进四百年的房中，里头既无门把，旁边也无相机。我们曾看过许多人死于自然灾害的影片，那是机器人团队为了记录和后续调查拍的。死亡并不罕见，但却使人非常不愉快。

但这次，死亡的本质并不一样。所有下等人都没有对于死亡的恐惧。（除了狐狸男孩之外，他还没大到能理解的程度，也没有小到能在自己母亲的怀里等待死亡。）他们自愿赴死，无论身体、声音和举止都充满了爱与平静。他们的生命没有久到能看见乔安本人发生了什么事，但这都不重要了。无论如何，他们对她有十足的信心。

爱与良善之死，这的确是新的武器。

而克劳莉（连同自尊一起）全错过了。

调查人员后来在地道中发现了克劳莉的遗体，可依此重新建构出她曾和谁接触，以及她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实际形体的庞嘉·阿夏希女士所在的计算机在审判过后又多活了几夭，当然，她最终仍被找到并拆解。当时没人想到要问问她的意见和最后遗言，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恨得咬牙切齿。

因为这样，所有的细节都清楚了。封存的档案中甚至保留了艾琳经过审判并进行清洗后的长期审问及回答。但我们依旧

不知道“火”的概念从何而来。

在影像记录者看不见的某处，召开该场审判的四名补完组织总长的谈话一定传开了。因此引起鸟类（机器人）部长的抗议。他是卡玛城的警察局长，一名叫作费西的补完组织次长。

影片里记下了他的出现。他从画面的右边走入，朝四位总长鞠躬敬礼，并举起右手，比出“请求中断”的传统手势。那个高举的手掌呈现出奇怪的扭曲角度，让后来的男演员觉得难以重现。尤其当他们试图将乔安和艾琳的整个故事浓缩成一幕剧。（事实上，他完全不晓得未来世代会钻研他随性的出场方式——甚至比给其他人的注意力还多。诚如我们现在所知，整起事件都被讲得毛毛躁躁、非常急迫。）

补完阁员莫里诺说：

“中断拒绝。我们正在进行裁决。”

但鸟类部长还是开口了。

“尊敬的大人与女士，我要说的事情能当作你们的决定依据。”

“那就说吧，”格洛克女士下令，“但简短一些。”

“关闭监视器，摧毁那只动物，给观众洗脑。让你们自己忘记这一小时的记忆。这整件事都带有危险性。我不过是个扑翼机管理人，负责维持良好秩序，但我——”

“我们听得够多了，”芬提谢克思大人说，“管好你的鸟，我们会负责让世界运作完善——你怎么敢‘像个总长’一样思考？我们承担的责任是你连想都想不到的。退下。”

画面中的费西退下，面色阴沉。在众多作品的这一幕中，你可以看到部分观众正在离开。那是午餐时间，而且他们饿了。他们完全不晓得自己将会错过历史上最伟大的暴行，此后，更有超过一干部关于此事的歌剧将落于纸上。

接着，芬提谢克思将事件推向最高潮。“要求得更多知识，而非更少——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听到一项建议，不如楔尤星那么糟糕，但是仍能在文明世界中当成借镜。你，那边那个——”他对鸟类部长费西说，“去拿油跟喷雾来，立刻就去。”

乔安用同情和渴望的表情看着他，但没说什么。她猜想着他将要做什么。作为一名女孩、一只狗，她讨厌那件事；但作为革命分子，她张开双臂，庆贺自己任务即将完满。

芬提谢克思大人举起了右手。他弯起无名指和小指，将拇指放在上面，剩下的两根手指则直直向外伸出。在当时，这是属于总长之间的手势，意思是“私人联络通道、心灵感应、即刻”，从那之后，这被下等人类引用，作为他们对政治统一的标志。

四名总长进入恍惚状态，陆续提出自己的判决。

乔安开始以温柔的声音唱起歌，带着一点宣示，仿佛狗嚎，唱着下等人类曾在离开棕黄走廊的最后一刻唱的没什么曲

调的歌。她的歌词并不特别，只是不断重复“人们，亲爱的人们，我爱你们”，就跟她从来到卡玛城地表后一直在传达的讯息一样。但她用的方式却在接下来几世纪中不断受人仿效。无论用什么方式，至少有上千首歌词和旋律都自称《乔安之歌》，但没有一首达到原始记录中那令人揪心的哀伤。那歌声一如她的个性，是独一无二的。

那是一种极为沉痛的请求，就连真正的人类都竖耳倾听，把视线从四个固定不动的补完组织总长身上转往正在唱歌的棕眼女孩。有的人则是完全无法忍受。他们依着真正的人类的习性，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里，然后心不在焉地回家吃午餐。

突然间，乔安停了下来。

她的声音清楚响彻人群之中，她高声叫着：

“终局近了，亲爱的人们。终局近了。”

每双眼睛都移向那两名补完阁员和两名补完女士。在这场心灵感应会议之后，艾瑞贝拉·安德伍女士看起来一脸冷酷，格洛克女士则因无法言说的哀伤而神情憔悴。另两名大人则很严肃，充满决心。

开口说话的是芬提谢克思大人。

“我们已对你进行审问，动物。你的罪行重大：你违法地活着，对此，应处以死刑。你以某种我们不了解的方式干扰机器人，对于这种全新的罪，你的惩罚应该重于死刑；我提出前往紫星，作为惩处的建议。同时，你也说了太多违法又不恰当

的言论，破坏人类的幸福及安全；对此，你的惩罚为再教育，但有鉴于你已经有两项死刑，此项并不重要。在我宣布判决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大人，如果你今天点燃了一把火，它将存在人类心中，永不被扑灭。你们可以摧毁我，可以拒绝我的爱，但你们无法摧毁自己的良善，不管它会令你有多愤怒——”

“闭嘴！”他怒吼着说，“我要听你求情，而不是长篇大论。你将死于火刑，就在此时此刻——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爱你们，亲爱的人们。”

芬提谢克思对着鸟类部长点了点头，后者将一个桶子和喷雾拖到街上，放在乔安面前。

“把她绑到柱子上，”他下令，“喷上喷雾、点燃——影片记录器对好焦了吗？我们要完整记录这个场景，让世人知道，如果下等人类再这样做，他们将会看到人类对所有世界的掌控力。”他看向乔安，双眼似乎失了焦。他用陌生的嗓音说：“我不是坏人，狗女孩，但你是一只不好的动物，而我们必须拿你杀鸡儆猴。你懂吗？”

“芬提谢克思，”她大喊着，省去他的头衔，“我替你感到悲伤，我也爱你。”

听到她这些话，他的表情又再次变得阴沉愤怒。他放下右手，比出劈砍的姿势。

费西比出同样的手势，负责桶子和喷雾的人便开始“嘶嘶嘶”将油雾喷洒在乔安身上。两名守卫早已用临时做出的锁链将她绑在灯柱上，并确保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让群众能一目了然地看到。

“火。”芬提谢克思说。

艾琳感到身旁的猎人猛缩了一下身体。他似乎因太过用力而整个人紧绷。对她而言，那感觉就像从地球旅行到这里，解冻之后从隔热舱中拿出来——胃部一阵不适、脑袋一片混沌，各种情绪在体内来回震荡。

猎人轻声对她说：“我试着跟她的心智进行接触，想让她死得轻松一点。但有人早了一步。我……我不知道那是谁。”

艾琳看着他。

火被带了过来。突然之间，火碰到油，乔安像火把一样整个人熊熊燃烧。

X

汪乔安在南鱼座III受的火刑只经过非常短的时间，但每个时代都不会忘记这一刻。

芬提谢克思做出那件史上最残酷的事。

他透过心灵感应入侵，压抑她的人类心智，只留下最原始的犬族心灵。

乔安没像殉道的女王一样平静站着。

她挣扎着想摆脱舔舐而上的火舌，像只受苦的狗一样哀鸣尖叫。动物的大脑（无论再怎么聪明）也无法理解人类的残忍无情。

然而整个结果却跟芬提谢克思计划的相反。

人群开始向前推挤——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同情。他们避开街上的开阔区域，死去的下等人类被杀掉之后就倒在那里，有的躺在自己的血泊，有的被机器人拗成两半，有的剩下一堆冰冻的结晶。人们跨过已死的，要去看将死的。但这并非什么没看过奇观的无聊愚民在围观，而是活着的生命对于陷入危险与颓倾的另一条生命的注目，出于深沉的本能。

就连抓住猎人的手臂、押住艾琳和他的守卫——就连他，也不自觉地向前踏了几步。艾琳发现自己站在群众的第一排。燃烧的油那刺激陌生的味道让她不断抽着鼻子，狗女孩濒死前的嚎叫仿佛将她的耳膜往大脑推挤、撕裂。此时的乔安在火焰中翻滚、扭动，试图躲避比衣物更贴近她的烈焰。一股恶心又奇怪的气味传到人群里，有些人甚至从没闻过燃烧中的肉的气味。

乔安倒抽了一口气。

在接下来几秒的寂静中，艾琳听到她从来不曾预期听到的声音——成年人的哭泣声。男人和女人都站在那儿哭，却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哭。

芬提谢克思来回顾盼人群，被困在自己干下的失败事中。他不晓得，那名杀戮经验比他少上许多的猎人，此时正违法偷看着这位补完组织总长的心灵。

猎人悄声对艾琳说：“等下我会再试一次。她值得更好的下场……”

艾琳没有问那会是什么，她也同样在啜泣。

人群开始发现有名士兵在大叫。他们花了好几秒才把视线从燃烧濒死的乔安身上移开。

那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也许，他就是几分钟前补完阁员下令收押乔安收押，无力以手铐顺利把她绑起来的士兵。

他正在大叫——疯狂、粗野地大喊着，并对芬提谢克思大人挥舞拳头。

“你是个骗子！懦夫！是个愚蠢的人，我要向你挑战——”

芬提谢克思大人注意到那名男子，还有他正在喊的话。他从深层的专注中退出，在这狂暴的瞬间，语气相对平淡。

“你是什么意思？”

“这只是一场疯狂的表演。这里没有女孩，没有火，什么都没有。你为了某种可怕私人理由，让我们所有人产生幻觉。我就此向你发出挑战，你这禽兽、懦夫、蠢人。”

若是在平常，即使是补完阁员，也要接受他人挑战，或是借由清晰的讨论来调整自己的作为。

但这不是在平常的时候。

芬提谢克思大人说：“这都是真的，我并未欺瞒任何人。”

“如果这是真的，那乔安，我支持你！”年轻的士兵尖叫。在其他士兵来不及关掉喷嘴前，他跳进喷油口前方，一步跃进火中，站在乔安身边。

她的头发已被烧尽，但五官仍清晰可见。她不再像小狗一样哀号尖叫，因为芬提谢克思被打断了。她对着那名自愿站在她身边、开始燃烧的士兵，露出最最温柔、最女性化的微笑。接着她皱起眉头，仿佛身边即便围绕着痛苦与恐怖，她还有件事得记得去做。

“就是现在！”猎人悄声说。他对芬提谢克思大人进行猎捕，满脸肃杀氛围，一如当初他猎捕南鱼座III上的原住外星心灵。

群众无法得知芬提谢克思大人到底出了什么事。他退缩了吗？疯掉了吗？（事实上，猎人用尽了心智中每一分力量，短暂将芬提谢克思带往天空。在天上，他和芬提谢克思都是长得像鸟的雄性野兽，正对着底下遥远、遥远地景之中藏着的雌性狂野鸣唱。）

乔安自由了，她知道自己自由了。

她把自己的讯息传出去。那个讯息将猎人和芬提谢克思同时击出念想之外，那个讯息流经艾琳，甚至使得鸟类部长费西的呼吸平静下来。她呼喊得如此大声，以至于在那个小时中，来自另一个城市的讯息不断涌入卡玛，询问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以念头发出一则讯息，而非话语。但若将它写成文字，大概是这样的：

“亲爱的，你们杀了我。这是我的命运。我带来的是爱，而爱必须以死贯彻。爱不多问、不做任何行为。爱不思考。爱是了解你自己，并了解其他所有人事物。去了解，令他们欢喜。亲爱的，我为你们而死——”

她最后一次张开眼睛和嘴，吸入赤裸的火焰，然后向前一软。那名士兵在衣服和身体燃烧起来时还保有一丝勇气，此时他跑出火场，全身是火地朝着他的小队跑去。一声枪响停下他的脚步，直直向前一倒。

人们的哭声填满街道。那些温驯合法的下等人类厚着脸皮，一个个站到人们中间，也在哭泣。

芬提谢克思大人疲惫地转向同事。

格洛克女士仿佛一座冻结在悲伤之中的雕像。

他转向艾瑞贝拉·安德伍女士。“我似乎做错事了，尊敬的女士。请你接手吧，拜托你。”

艾瑞贝拉女士站了起来。她呼唤费西。“把火灭掉。”

她望向人群。她硬朗、真诚的古北澳人五官让人猜不出她的想法。艾琳看着她，想到有一整个星球都充满这样坚韧、固执但同样聪慧的人，不禁颤抖了起来。

“结束了，”补完女士艾瑞贝拉说，“人类，离开；机器人，清理现场；下等人类，返回工作岗位。”

她看着艾琳和猎人，“我知道你们是谁，也猜到你们做了什么。士兵，把他们带走。”

乔安的身体已经烧得焦黑，那张脸看起来已经不太像人类了。最后的火焰烧去她的鼻子和眼睛，属于年轻少女的胸脯正以一种令人心痛的傲慢姿态，显示她曾年轻过、曾是个女人。但现在她死了，就只是尸体而已。

因为她曾是个下等人类，所以士兵本来应该要把她装进盒子。但相反地，他们向她致上战争的荣誉礼仪；那本来是在战时对同胞或重要的公民行的礼。他们拿出一张担架，把又小又黑的身体放在上面，用自己的旗帜盖住那具身躯。没有人叫他们这样做。

他们的士兵领头爬上通往水岩的路，军队的宿舍和办公室就在那里。当时，艾琳看到他也哭了。

她问起他的想法，但猎人只摇了摇头，止住她的问题。

他后来告诉她，那名士兵可能会因为跟他们交谈而受罚。

当他们到达办公室，他们发现格洛克女士已经在那里了。

格洛克女士已经在那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变成一场噩梦。她已经走出自己的悲伤，开始着手调查艾琳和汪乔安的案子。

格洛克女士已经在那里……她在他们睡着时等待。她的影像（又或许是她本人）在无止境的审问中坐镇。死去的庞嘉·阿夏希女士、生错地方的巫女艾琳，还有未经调整过的男人“猎人”。对于见到他们，她特别感兴趣。

格洛克女士已经在那里……她问了他们所有的细节，自己却什么都没说。

除了一次以外。

在仿佛没有尽头的官方工作后，她爆发了一次。很个人、很私密。“反正等我们完成一切后，你们的心智就会被清洗干净，所以你们知道多少也无所谓——你们知道这伤害到我了么？我！狠狠伤了我内心深处相信的一切！”

他们摇摇头。

“我要去养个小孩。我会回到人土去做这件事，然后自己进行基因编造。我要叫他杰斯寇斯特。那是一种古语，俄语的一种，意思是‘残酷’。这是要用来提醒他我们从何而来、为何在此。然后他——或他的儿子，或是他儿子的儿子会将正义带进世界，解决下等人类的难题。你们觉得呢？——算了，当我没问。这不关你们的事，不管怎样我都会这么做。”

他们怜悯地看着她，但因为他们也深陷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实在无力给她更多同情或建议。乔安的遗体被彻底磨碎、吹入风中，因为格洛克女士担心下等人类可能会造出神坛来。毕竟她自己就是这么想的。而她知道，如果连她都受到诱惑，那下等人类受到的诱惑一定更大。

至于其他人——那些乔安的领导下将自己从动物转变成人，随后跟着疯狂而愚蠢队伍离开英格洛隧道、进入卡玛上城的其他人——艾琳从来不晓得他们的遗体最后怎么样了。那么做真的很疯狂吗？真的很愚蠢吗？如果他们继续待在原本的地方，或许还会有几天、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可活，但机器人迟早会发现他们，而他们也迟早会像害虫那样被消灭。（或许他们本来就是害虫。）又或许，他们所选择的死法是比较好的。乔安确实说过：“但人生的责任就是寻找比人生更重要的事物，并以自身换取更崇高的良善。”

最后，格洛克女士唤了他们进来，说：“再会，你们两个——我还道再见呢，我真傻，从现在算起一个小时之后，你们就不会记得我或乔安了。你们会完成在这里的工作。我替你们安排了一项可爱的职业：你们不必住在城市里，你们会成为气象观测员，漫游在山丘之间，观察计算机来不及解释的微小变化。你们会有完整的一辈子，一起去散步、野餐和露营。我提醒过技师要非常小心，因为你们深爱着彼此，我希望当他们重新排列你们的突触后，那份爱还能和你们同在。”

他们分别跪下，亲吻了她的手。之后，两人不曾再见过她。在后来的几年中，他们有时会看到一架时髦的扑翼机轻柔

地在营地上空飞翔，机侧有位优雅的女士正往外头看。他们没有任何记忆可以判断那是不是从疯狂中康复的格洛克女士，正在天空照看着他们。

他们的新人生，也是他们最后的人生。

关于乔安和棕黄走廊，什么记忆都没留下来。

后来的两人都对动物极为疼爱，但这也可能是他们本来的特质，即使他们从没参与亲爱的庞嘉·阿夏希那狂野的政治赌注，可能也会一样。

后来曾发生过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名在小型谷地中工作的男性象族人，他奉命为补完组织的某个重要官员打造一座可能一年只会瞄上一两眼的精美岩石庭院。那时艾琳正忙着监控天气，猎人也忘了自己曾经会打猎，以至于两人完全没想过要偷看那名下等男人的心灵。那名象人是个大块头，身高是一般男人总身长的五倍，刚好到许可身形的上限。他总会对那两人露出友善的微笑。

一晚，他带了水果来送给那两人。是水果呀！对他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这是就算等一年也申请不到的外界珍品。象人露出庞大又害羞的大象微笑，把水果放下之后就准备要走了。

“等一下，”艾琳大喊，“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啊？为什么是我们？”

“为了乔安。”象人说。

“谁是乔安？”猎人说。

象人怜悯地看着他们：“没关系。你们不记得她了，但我记得。”

“乔安做了什么吗？”艾琳说。

“她爱你们，她爱我们所有人。”象人说完，迅速转过身，因为他已无话可说。他极为灵巧——就一个应该手脚笨重的人而言，非常惊人。象人快速爬上上方那堆看起来相当完美的石块，离开了。

“真希望我们认识她，”艾琳说，“她听起来是个很好的人。”

就在那年，未来将成为第一代补完阁员杰斯寇斯特的男人出生。

旧地球的地底

我需要一只临时的狗

去跑一场临时的步

在某个临时的地方

例如地球！

——出自《危险的商人》

|

在这宇宙里，有着像道格拉斯-欧阳这样异于其他已知星球的行星群。它们会全部聚成一团，围着它们的太阳，沿同一条轨道运转。宇宙里也有像地球上的绅士自杀队这样，会赌上自己性命的人。可怕的是，他们赌的目标有时比自己的命还不值。这些人对抗着真正的人类，从没体会过、形形色色的地球物理学；这里有爱上一些男人的女孩，完全无视自己的命运将变得多么严苛和可怕；这里有努力不懈让人类维持本性的补完组织，也有曾在人类复兴计划之前走过城市林荫大道的城市居民。这些居民过得快乐——他们必须快乐。因为，如果他们被

人发现自己不快乐，就得接受安抚、下药，然后不断改造，直到再度快乐起来为止。

这是讲三个人的故事：一人是胆敢进入地域，在死前不断自我对抗，名叫太阳小子的赌徒；一人是心满意足死去的女孩桑图娜；以及预知到一切，却从来没想到要插手的古老神祇，补完之主，史多·奥丁大人。

音乐贯穿整个故事。地球政府和补完组织谱出的乐曲柔软甜美，温和如蜜，尾音浓稠恶心。禁止绝大多数人进入的地域散发狂野与违法的气息。而在这之中，最糟糕的是来自核区的疯狂赋格及错乱旋律。在人类面前紧闭了十五个世纪后，它意外开启、被人发现、登门踏户！而我们的故事，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展开。

II

茹女士在几个世纪前就说过：“真知的碎片早被发现。在人类最初始的时期，连飞机都还没出现的时代，充满智慧的老子便称：‘水无为而穿万物。寻道无为。’后来，有位古代君王也这么说：‘有一种音乐，存在于所有事物背后，即使灵敏的耳朵从没听过那首引领着、推促着我们的音乐，我们仍终其一生依循那些旋律跳舞。快乐，一如梦中见到的阴影，亦能温柔地杀死人。’我们得先成为人，才能快乐，以免生死枉然。”

史多·奥丁大人讲话则比较直接。他向几个私密好友点破真相。“在大部分的世界——包括地球——人口都在下降。人

们会生孩子，但却不是真的想要。我自己就曾当过十二个孩子的第三个父亲、四个孩子的第二个父亲，以及——我想应该也是很多孩子的第一个父亲。我有对工作的热忱，却错把它当成是对生命的热忱。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的人都想要变快乐。那很好，我们带给他们的就是快乐。

“在过去几个沉闷又廉价的幸福世纪中，所有的不快乐都遭到矫正、调整、杀死。这种快乐简直枯燥到让人难以忍受，里面没有任何一丝悲伤的刺痛、狂怒的醉意，或是因恐惧而生的愤怒。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尝过怨恨呢？那酸楚、冰冷的古老味道？那才是真正让远古之人的生活充满意义的东西。他们假装过得幸福快乐，但实际上却每天面对悲伤、狂热、愤怒、憎恨、敌意和希望！那些人繁衍的速度像疯了似的，一边在群星之间扩张，一边却私下——或公开——想把彼此杀掉。他们的戏剧里都是谋杀、背叛或是禁忌的爱。现在我们没有谋杀了，也想象不出爱之中有哪个部分是禁忌的。你们可以想象墨金人和他们那片高速公路网络吗？现在，我们不管飞到哪里，有谁能对那张由巨大高速公路构筑而成的网络视若无睹？那些道路已经废弃、受损，但还是在那里，从月球上就可以看到那些讨厌的玩意儿。但你可别以为那是路。你要想，那些在路上奔驰过的数百万辆交通工具，被贪和怒和恨填满的人们，靠着熊熊燃烧的引擎错身而过。他们说，光是在路上，每年就有五万五千人因此而死，几乎可以说是战争了！以前他们其实就是这样，没日没夜赶工，只为打造出让其他人以更快的速度赶路的东西！他们和我们不同，绝对更狂野、肮脏、自由。又或许，

也以某种我们无能从事的方式追求生命。我们现在可以轻易用比他们快上千倍的速度去到某处，但在这个时代，还有谁会大费周章去任何地方？有什么必要？这里跟那里都是一样，除非你是战士、技师或者……”他对着他的朋友露出微笑，继续说，“……或者是补完组织的补完阁员，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之所以前往他方，都是因为补完组织，而不是那些普通人会有普通原因。普通人没有理由去做任何事。他们做的是我们认为适合他们、能让他们幸福、快乐的工作，真正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人和下等人类了。他们会走路、会做爱，但从来不会不快乐。”

“他们没这个能力！”

补完阁员女士蒙娜并不同意。“活着不可能像你讲得这么糟。我们不光是觉得他们快乐而已——我们知道他们是快乐的。我们用心灵感应直接去看他们的脑袋，让机器人和监测者监控每个人的情绪波动，不是在没有参考样本的情况下空口白话。人们随时都会变得不快乐，我们也会随时纠正他们。当然，时不时会有连我们都无法纠正的可怕意外发生。人们太不快乐时就会尖叫大哭，有时甚至就不说话，或是直接死掉，不管我们能为他们做多少。可是你不能说这些都不是真的！”

“然而我就是这个意思。”史多·奥丁大人说。

“是什么意思？”蒙娜的音量大了起来。

“我说，这种快乐不是真的。”他坚持。

“你怎么能这样？”她对他大吼。“证据明明摆在眼前！那是我们提出来的，是隶属补完组织的大家在很久之前深思熟虑后一起下的决定，是我们每个人亲自去搜集的。难道我们——难道补完组织会错吗？”

“会。”史多·奥丁大人说。

这次，整个议会都沉默不语。

史多·奥丁央求他们，“看看我提出来的资料吧。人们不在乎自己到底是不是第一父亲或第一母亲，说到底，他们根本不知道哪些孩子是自己的。没有人敢自杀，因为我们让他们过得太快乐。但我们有花上任何时间去让那些会说话的动物——那些下等人类——变跟人类一样快乐吗？下等人会自杀吗？”

“当然。”蒙娜说，“他们都被预先设定成能够自杀，只要受的伤严重到不能快速修整，或者没法完成指定的工作，就会自杀。”

“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他们会不会因为私人，或不是来自我们的原因自杀？”

“不会。”纽鲁诺大人开口。他是一位年轻、聪慧的补完阁员。“他们太忙了，都在拼死工作，好继续活下去。”

“一个下等人类能活多久？”史多·奥丁说，温和的语气中带着虚假。

“谁知道？”纽鲁诺说，“可能半年，可能一百年，也可能几百年。”

“如果他不工作，会发生什么事？”史多·奥丁大人脸上露出一个友善又狡猾的笑容。

“我们会杀了他，”蒙娜说，“不然我们的机器警察也会这么做。”

“那么，那只动物知道这件事吗？”

“你是说，知道如果他不工作就会被杀吗？”蒙娜说，“当然。我们跟所有下等人说的都一样：不工作就得死……这跟人类有什么关系？”

纽鲁诺大人陷入一阵沉默，脸上逐渐露出聪慧、哀伤的笑容。他开始察觉史多·奥丁大人将导引出的那个尖锐且可怕的结论。

但蒙娜没发现，而且她还继续强调她的论点。“大人，”她说，“你断定人们是快乐的，也承认他们不喜欢变得不快乐，这似乎是在暗示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抱怨快乐本身？难道它不是补完组织能为人类做出最棒的事吗？那是我们的职责。你认为我们失败了吗？”

“没错。我们正走在失败的路上。”史多·奥丁大人茫然地看着整个房间，仿佛他是在这里独自一人。

他们是他们之中最年长、也是最有智慧的。所有人都在等他开口。

他轻轻呼了口气，再次对他们露出笑容。“你们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吗？”

“当然，”蒙娜思考半秒，“从现在开始算起七十七天后。这时间也是你自己公布出来的。补完阁员大人，如你所知，把私人事务带到补完组织的会议并不是我们的习惯。”

“抱歉，”史多·奥丁说，“我这么做不是单纯想违反法律，而是想提出一个观点。我们都做了宣誓，要维护人类的尊严，但现在却用枯燥且令人绝望的快乐扼杀人类。这种快乐里有着秘密——因此新闻遭到禁止、宗教受到压抑，所有历史都变成官方独有。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失败的证据，也是我们誓言要爱护的人类失败的证据。我们败在生命力，败在力量，败在数量，败在活力。我只剩下一点时间可活了，所以我将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

纽鲁诺大人仿佛已经猜到了答案。此时他以一种充满智慧的忧伤语气问道：“你要去哪里解决这个问题？”

“我将会……”史多·奥丁大人说，“下到地域。”

“地域？不、不行！”许多人都喊叫了起来。某个声音补了一句：“你有豁免权。”

“我会先放弃豁免权，然后前去该处。”史多·奥丁大人说，“对一个已经活了一千年，又选择让自己只剩七十七天活

的人，谁还能对他怎样？”

“但你不能这么做！”蒙娜说，“可能会有罪犯想抓住你、复制你，到时我们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你上次听说人类之中出现罪犯是什么时候？”史多·奥丁说。

“他们可多了，外部世界到处都是。”

“但在旧地球上呢？”史多·奥丁问。

她支吾起来，“我不知道。但一定曾经有过罪犯。”她环视房间，“你们都不知道吗？”

一片安静。

史多·奥丁大人凝视着所有人。他眼中露出聪慧与敏锐的神色，曾让每个世代的补完阁员都恳求他再多活几年，好多给他们一些协助。以前他都同意了，但就在他这一生的最后一年，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他拒绝了所有人，亲自挑选死期。他并没有因为做了这件事而丧失本来的权威，但他们一个个避开他的凝视，因为尊重他的决定，安静地等待着。

史多·奥丁大人看着纽鲁诺大人。“我想你已经猜到我要在地域做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要去那里。”

“地域不适用任何法律，没有任何惩罚，是一个保留区。一般民众可以在那里做他们想要做的事，而不是我们觉得

他们应该做的事。我听到的是这样：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些非常龌龊而且毫无意义的事。但如果是你，也许能看出这些事情的本质。也许，你能找到解药，治疗人类那快乐到疲惫的状态。”

“非常正确，”史多·奥丁说，“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去。在我把官方事务准备妥当之后，就会出发。”

III

他真的出发了。因为他的脚已经太过虚弱，没法带他走多远，所以他搭乘地球有史以来最奇特的交通工具。由于只剩下九分之二年可以活，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重新移植新腿上面。

他乘坐的是一顶由两名罗马勇士扛着的开放式轿子。

那两名罗马勇士其实是机器人，体内完全没有一滴血液或活体组织。这是最简便却也最难制造的机器人。因为它们的大脑必须置于胸膛——以数百万张极为精细的薄片层层压制，并刻印上生命历程——一个位高权重、能力强大，并且过世已久的人。它们被打扮成罗马士兵，从胸甲、长剑、罗马战裙、胫甲护具、凉鞋到盾牌，应有尽有。一切全因为史多·奥丁大人的一时兴起，想以此表达他将为同胞一探历史边界的缘故。他们的身体全是由金属打造，极为强壮，能够捶烂高墙、跳过深渊，以手指摧毁任何人类或下等人，或用等同发射导弹的精确度扔出剑矢。

弗拉维乌斯——站在前面的那位战士——曾是补完组织14-B的领袖。那是一个极为隐秘的间谍部门，连补完阁员中都鲜少有人知道它的位置或职责。在过世之后被刻印在机器人脑海之前，他曾是研究整个人类种族历史的研究负责人，但现在，他只是一架迟钝却讨人喜欢的机器，抬着两根椅架，等着主人再次唤醒那强大的心智，让他再次回到睿智、亢奋又机警的状态。唤醒他的方式很简单，史多·奥丁只要对他说一句简短的（但已无人知晓）拉丁词组“Summa nulla est”就成了。

站在后方的战士——利维乌斯，曾是一名当过将军的心理学家。他赢过许多战役，直到某天，他在大限之日到来前就选择死去。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战斗就是对于挫败的自己的抵抗与挣扎。

他们两“人”，加上史多·奥丁大人高超的智力，组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队伍。

“地域。”史多·奥丁大人下令。

“地域。”他们异口同声，缓慢而高亢地复诵，提起轿子前后的支撑杆。

“然后核区。”他补充。

“核区。”他们平平的嗓音融为一体。

突然，史多·奥丁感到身下的椅子向后倾斜——利维乌斯小心翼翼地将他那端的支撑杆放到地上，走至史多·奥丁身边，以摊开的手掌向他敬礼。

“请准许苏醒。”利维乌斯以平板、机械式的声音说。

“Summa nulla est。”史多·奥丁大人说。

利维乌斯的面容霎时活了起来。“您不能去那里！补完阁员大人！您得为此放弃自己的豁免权，还会遇上各式各样的危险。哪里什么都没有——现在还没有。但总有一天，他们会从地底冥府倾巢而出，和你们人类进行一次货真价实的战役——但不是现在。现在他们只是一群可怜的家伙，沉浸在诡异的不快乐里，用你从未想象过的方式亲热——”

“我们先不要管你认为我想象了什么，你实际上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这一点意义也没有，大人！您只剩一点点时间可活，在死之前为人类做些更伟大、更光荣的事吧。我们两个可能会被关掉，但想在您离开之前多替您分担一些工作。”

“就这样吗？”史多·奥丁说。

“大人，”弗拉维乌斯说，“您也把我唤醒了。但我说，尽管去吧。历史正在下方重演。在那里发生的事，是补完组织内的诸位大人想都没想过的。现在就出发，在您死前去仔细看一看。也许您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我和我同事的意思不同。如果我们认真去找，那个地方的确就跟每一个太空一样危险——但至少那里很有趣。在这个世界——所有壮举都被做过了、所有创意都被想出来了——要找到能激起纯粹的人类好奇心着实困难。我已经死了，这点您很清楚，但即使是我，即使是这样的机器大脑，都能感受到冒险对我的呼唤、危险对我的拉力，

还有未知事物的吸引。别的不说——下方的人正在犯罪，而诸位大人却忽略了这一点。”

“是我们自己选择忽略的。我们不是笨蛋。”史多·奥丁大人说，“我们想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给了那些人时间，以便了解他们在脱离监控后会做到什么程度。”

“他们甚至生了小婴儿！”弗拉维乌斯激动地说。

“我知道。”

“他们想办法弄到了两台无照的实时通信机。”弗拉维乌斯大喊。

史多·奥丁一脸镇定。“噢，所以难怪地球信用机构的交易结余一直被泄漏出去。”

“他们还有一块刚果固态氦！”弗拉维乌斯又喊。

“刚果氦！”现在换史多·奥丁大人哇哇叫了，“不可能！那太不稳定了。他们可能会把自己害死啊，甚至可能会伤到地球！他们要拿它做什么？”

“做音乐。”弗拉维乌斯说，语气平静了点。

“做什么？”

“音乐，歌曲。可以用来跳舞，很好听的噪声。”

史多·奥丁大人激动得口沫横飞：“马上带我过去。太乱来了，竟然把刚果固态氦放在下方，这简直就跟只为了玩跳棋而消灭一颗殖民行星一样糟糕。”

“补完阁员大人。”利维乌斯说。

“是。”史多·奥丁说。

“我撤回我的反对。”利维乌斯说。

史多·奥丁冷漠地说：“谢谢。”

“他们在那下面还藏了别的东西。刚才我说不希望您去时没提这件事，因为这样可能激起您的好奇心。他们有神。”

史多·奥丁大人说：“如果接下来要变成某种历史课，那你们改天再帮我上吧。现在就回去睡觉，然后把我带下去。”

利维乌斯站在原地。“我是认真的。”

“神？你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作神吗？”

“能够推动全新文化模式的人或概念。”

史多·奥丁大人倾过身。“你本来就知道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弗拉维乌斯和利维乌斯说。

“我们看到他了。”利维乌斯说，“十分之一年前，您要我们随意走动三十个小时，于是我们换上普通的机器人身体，

最后跑到地域里面。我们感应到刚果固态氦在运作，所以想说得到下面去察看一下。通常，刚果固态氦用来将星球维持在本来的位置——”

“别跟我说这些，这我都知道了。那个人是男的吗？”

“是个男人，”弗拉维乌斯说，“一个将阿肯那顿的一生复制了一次的男人。”

“谁是阿肯那顿？”史多·奥丁大人问。他熟知历史，但他想知道这两个机器人到底了解多少。

“一个国王。高高的，长脸厚唇，他在原子能源出现的很久很久以前统治过埃及的人类世界。在最初的众神里，由阿肯那顿创造的是最完善的。那个男人正在慢慢重现阿肯那顿的整个人生。当时已经创立了一个崇拜太阳的宗教了。他对‘快乐’大为嘲讽，人们都会听他说话——他们还开补完组织的玩笑。”

利维乌斯补充：“我们还看到了爱上他的那个女孩，年纪非常轻，但是很漂亮。我认为，她拥有的能力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让补完组织想得到——或消灭她。”

“他们都能创造音乐，”弗拉维乌斯说，“就用那块刚果固态氦。而那个人——神——那个新的阿肯那顿，大人，不管您想要用哪种方式称呼他——他会跳一种奇怪的舞，看起来像是拿绳子把一具尸体绑起来，仿佛木偶那样舞动。那大大影响着他周围的人，就跟世上最厉害的催眠术一样强大。我是机器人，但那支舞甚至连我都能影响。”

“那支舞有名字吗？”史多·奥丁问。

“我不知道叫什么，”弗拉维乌斯说，“但我记得那首歌。我有完整的召回记忆。您想听吗？”

“当然。”史多·奥丁大人说。

弗拉维乌斯单脚站着，将手臂向外一甩，扭成某个诡异又难以置信的角度，开始用高亢且尖锐的嗓音唱了起来，既迷人却又引人反感，简直可说污辱了男高音：

跳起来吧，亲爱的人们，我会为你们呼号。

跳吧号叫吧，我会为你们哭泣。

我哭泣因为我是哭泣的人。

我是哭泣的人因为我哭泣。

我哭是因为白日已经消失，

太阳消失，

家园消逝，

时间杀死爸爸。

我杀死时间。

世界是圆的。

白日奔逃，

云朵四散，

星群现影，

山是火焰，

雨是热的，

热是蓝的。

我完蛋了。

你也一样。

为号叫的人跳起来吧，亲爱的大家。

为哭泣的人跳出去吧，亲爱的大家。

我是哭泣的人因为我为你们而哭！

“够了。”史多·奥丁大人说。

弗拉维乌斯行了一个礼，又恢复原本和蔼可亲的冷淡表情。在抬起前端椅杆前，他回头看了一眼，提出最后一个高见：

“这首歌用的是斯凯尔顿诗体。”

“别再跟我讲历史知识了，快把我带过去。”

机器人照做。没有多久，他们就顺着地球港底部城市的斜坡舒舒服服地晃荡下去。地球港，这座奇迹之塔，脚下踩着古代遗留至今、杂乱蔓延的城市，顶端仿佛就要触碰到人类上方那湛蓝、清澈的虚无天空中的层积云。史多·奥丁在那奇特的交通工具上睡着了，完全没注意到经过的人都在盯着他看。

两人带着史多·奥丁大人进到城市地底深处更深处，然后再往下，他断断续续地在许多陌生地方醒来。那儿的气压甜腻，味道温暖却恶心，以至于他觉得鼻子吸到的空气都是脏的。

“停！”史多·奥丁大人轻声呼唤。机器人停了下来。

“我是谁？”他对他们说。

“您已宣布了自己的死期，大人，从现在起的七十七天，”弗拉维乌斯说，“不过，目前为止，您的名字仍是史多·奥丁大人。”

“我还活着？”补完阁员问。

“对。”机器人异口同声。

“你们死了吗？”

“我们没死，我们是机器，刻印了曾经活过的人类心智。您想调头吗，补完阁员大人？”

“不，不要。我现在想起来了。你们是机器人：利维乌斯，心理医生、将军；弗拉维乌斯，秘密历史学家。你们有人类的心智，但却不是人类？”

“没错，大人。”弗拉维乌斯说。

“那我——我——史多·奥丁——怎么可能还活着？”

“这就得让您自己去体会了，长官，”利维乌斯说，“虽然老年人的脑子有时可以很奇怪。”

“我怎么可能还活着？”史多·奥丁盯着周围的城市地景，“当认识我的人都死光，我怎么还能活着？他们烟雾般的幽魂飞快穿过走廊，仿佛云朵经过的残像；他们曾在这里，爱过我、认识我，而现在他们死了，就像我太太艾琳，她刚离开学校时还那么美、那么年轻，是个棕眼的孩子，小美人一个。然后，时间摸了她一下，她就随着时光的旋律跳起舞来。她的身体变得丰满、老迈，我们修理身体，但最后她还是逃不过死亡的束缚，去了我即将要去的地方。如果你们已经死了，应该可以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能告诉我，当这些男男女女的身体、心智、声音和音乐从巨大的廊道、坚硬的路面飞逝而过后，到底去了哪里。我和我的同胞像是短暂路过的幽魂，在草率的时间狂风将我们吹走之前，只有几十或几百年可用。像我这样的幻影，到底是怎么打造出这座扎实的城市、惊人的引擎，还有永不熄灭的辉煌灯光？我们每个人停留的时间都那么短暂，又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这你们知道吗？”

机器人没有回话，他们的系统并没有内建同情的功能。但史多·奥丁大人仍激昂地对他们发表长篇大论：

“你们现在要带我去一个野蛮之地、自由之地——或许还是个邪恶之地。那里的人也正在迈向死亡。所有人都会死，就像我也将死一样。如此迅速，如此明确又简单。我在很久以前就该死了。我就像曾经认识我的那些人，曾经信任我的兄弟与同事，我像曾经给我慰藉的女人，或让我爱得又痛苦又甜蜜的那群孩子，那都不知道多少年前了。他们现在早已不在。时间碰了他们一下，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我可以看到自己认识的每个人奔跑过走廊，看到他们年幼如同婴孩，看到他们志得意满、聪明又事业有成，成熟自信；我看到他们在时间找上门时变得苍老扭曲，然后匆匆离世。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又该怎么活下去？当我死了，我会知道自己曾经活过吗？我知道有的朋友会以冰冻沉眠，试图骗过死亡，对死亡说谎，冀望着某个他们自己也不了解的东西。我曾经活过一段人生，这我很清楚。然而什么是人生呢？这里玩一点，那里学一点，选择得宜的几句话，一些爱，一些痛苦，很多很多的工作、回忆……然后尘土飞扬，阳光照耀——这就是组成我们的一切——我们，我们这些征服群星的人！我的朋友都在哪里呢？当认识我的人被时间卷走，仿佛几块碎布，被暴风推向黑暗与遗忘，我曾一度深信不疑的‘我’又在哪里？告诉我！你们应该要知道的！你们是被赋予了人类心智的机器，你们应该要能以旁观者的身份知道我们该怎样衡量自己。”

“我们是由人类制造出来的，”利维乌斯说，“人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拥有什么，如此而已。我们怎么有办法回应您

的讨论呢？无论我们的心智多强大，这都跟我们的本质不合。我们不会伤心、不会害怕、不会愤怒；我们知道这些情绪的名字，却感觉不到；我们有听到您说的话，但却不懂这些话真正的意思。您是在告诉我们生命是什么感觉吗？如果是，那么我们早就知道了。那没什么，也并不非常特别。鸟有生命，鱼也有。能够说话，把生命扭曲搅乱，弄成一道谜题的是你们人类。你们把一切搞得太复杂了。提高音量并不会让真实更真实——至少，对我们来说不会。”

“带我下去。”史多·奥丁说，“带我去地域，去那个已经多年没有体面人士进入的地方。我要在死之前好好评断那儿。”

他们抬起轿子，继续沿着无尽的斜坡缓缓下行，奔向地球内部热气蒸腾的秘密之地。街上的人类行人越来越稀少，剩下的都是下等人类。通常是大猩猩或猿类种源。他们拖着一些未知的宝物（都是从尚未被编纂的人类历史宝库偷挖出来的），艰难地向上攀爬，经他们身边。有时，石子路上会出现金属车轮狂啸而过的声音，那是下等人类在高处的某个中点把宝物卸下来后，坐在手拉车里直接滑回坡下。据称，古代的人类小孩也会用这种方式玩手拉车，只不过下等人类用的是较大型又荒诞可笑的版本。

一声甚至不能算是耳语的命令声再次使两名罗马勇士停下脚步。弗拉维乌斯转过身，发现史多·奥丁确实是在叫他们两个。他们踏出椅架支杆，一左一右来到他身边。

“我可能现在就要死了，”他轻声说，“在这个时间点，这实在是太麻烦了。快把我的迷你我拿出来！”

“大人，”弗拉维乌斯说，“我们机器人受到严格禁止，不能碰触任何人类的迷你替身。我们只要摸到，就得立即自毁！即便如此，您还是想要我们去做吗？如果是的话，您要我们之中的哪一个执行呢？决定权在您手上，大人。”

IV

他思考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久到机器人都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因为凝滞的潮湿空气和附近传来的蒸气与油污恶臭而挂了。

最后，史多·奥丁大人终于回过神。“我不需要帮忙了，把迷你我的袋子放在我腿上就好。”

“这个吗？”弗拉维乌斯问，以极为谨慎的方式举起一个棕色的小手提袋。

史多·奥丁大人用难以察觉的幅度轻微地点了点头，细声说：“请小心帮我把它打开。如果你们的设定是不要碰到迷你我，那就别碰。”

弗拉维乌斯扭着袋子的扣环。这个动作对他来说非常难以控制。机器人并不会害怕，不过他们的智能被设定为要避开危险。试着把袋子打开的弗拉维乌斯发现自己脑中狂飙着各种疯狂的可能性。史多·奥丁想要帮他，但那双老迈的手掌颤抖又无力，连带子的顶端都碰不到。弗拉维乌斯继续努力尝试，说

服自己地域和核区也有各自的风险。虽说在他身为人类的一生中曾碰触过许多迷你替身，包括他自己的，但对机器人形态的他而言，这件可能会摸到迷你替身的任务是他做过最危险的事。这些迷你替身是“生物脑波与内分泌分析仪”的模型形式，它们被塑造成诊断对象的微型复制人。

史多·奥丁轻声对他们说：“这样不行。让我起来吧，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身体带回去，然后告诉那些人我错估自己的时间。”

在他说话的同时，袋子弹开了。袋子里躺着一个小小的男人，全身赤裸。那是史多·奥丁本人的复制品。

“我们打开了，大人。”另一边的利维乌斯大叫，“请让我引导您的手去摸它，这样您就会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虽然机器人禁止碰触迷你替身，不过他们可以在人类的同意下，去触摸那名人类。利维乌斯用设计成与人手无异，却拥有数吨握力的铜塑手指拉过史多·奥丁的双手，放到迷你替身上。弗拉维乌斯迅速流畅又灵活地撑起主人苍老疲惫的脖子，将他的头直立起来，让这位年事已高的补完阁员能看到自己的手在做什么。

“有哪个部分死了吗？”老迈的补完阁员对着迷你我说。声音稍清楚了些。

迷你替身发出微光，让右大腿上缘外侧及右侧臀瓣上显现出两个漆黑的点。

“器官保存状况呢？”补完之主对着迷你我说。计算机再次回应他的命令，迷你的身躯闪烁紫色光芒，接着褪成一片均匀的粉红。

“我在这身体里面还留了一些紧急生命力，义肢之类的。”史多·奥丁对那两名机器人说，“帮我设定，快点！帮我设定。”

“您确定吗，大人？”利维乌斯说，“您确定要在只有我们三人的情况下，在地下隧道做这件事吗？我们半小时内就能把你带到真的医院，那里有专业的医生可以替您做正式检测。”

“我说了，”史多·奥丁大人重复，“帮我设定。我会在你做的时候盯着那个迷你我。”

“您的控制钮是在原本的位置吗，大人？”利维乌斯问。

“要转几圈？”弗拉维乌斯问。

“脖子后侧，上面覆盖的皮肤是人造的，会自动封闭。转十二分之一圈就够了。你身上有带刀吗？”

弗拉维乌斯点头。他拿起腰带上的锋利小刀，轻柔地在补完阁员的脖子上试探着，然后迅速确实地一转，又把刀子放下。

“有效！”史多·奥丁的声音活力充沛，两名机器人甚至同时向后退了一步。弗拉维乌斯把刀放回腰带里。前一刻还昏

昏沉沉的史多·奥丁，现在竟然不须帮助就能自己拿着那具迷你我。“瞧瞧，两位！”他大叫。“你们虽然是机器人，但还是能看见真相，大声说出来。”

史多·奥丁把迷你我举在自己面前，拇指和其他手指都放在医疗人偶的腋下。机器人看向那具迷你替身。

“看看上面写什么。”他用清楚洪亮的声音对他们说。

“义肢！”他对着迷你我大喊。

那具迷你身躯从原先的粉红变成一团有点浑浊的颜色。他的双脚都转为瘀血般的漆黑乌青，而腿、左臂、其中一眼和一耳及头盖骨，则呈现蓝色，显示义肢所在的位置。

“已知疼痛！”史多·奥丁对着迷你替身喊。小人偶身上的光变回粉红。这具迷你身体与人体所有部位一模一样，包含细节——生殖器、脚指甲，甚至睫毛。没有任何部位出现代表疼痛的黑色。

“潜在疼痛！”史多·奥丁大喊。人偶闪烁，接着身体的大部分转为核桃木般的深色，但其中某些部位明显较淡，是深红色。

“潜在衰竭可能——一日！”史多·奥丁继续喊着。小小的身体恢复成本来的粉红，有些微弱的光在他大脑底部亮起来。但只有这里而已。

“我没事，”史多·奥丁说，“我还撑得下去，就像过去那几百年，我也撑过来了。就让我维持在高生命力输出模式吧，我还可以再撑几小时，就算真的不行了，其实也没什么损失。”他把迷你替身放回袋子里，挂在轿子的门把上，对勇士下令：“前进！”

勇士盯着他，仿佛他并不存在。

他顺着他们的视线，发现两人正死死地盯着他的迷你我。它变黑了。

利维乌斯以机器人能发出最沙哑的嗓音问：“您死了吗？”

“完全相反！”史多·奥丁大喊。“我可能稍微死了一下，但在这个当下，我还活着！迷你我显示的只是我身体现在的疼痛总指数，不过生命的火焰还在我体内熊熊燃烧！看着吧，如果把迷你我放到一边……”人偶闪烁一阵柔和的粉橘，史多·奥丁大人把盖子盖上。

两名勇士别开视线，仿佛正在看某个邪恶的化身，或一场大爆炸。

“向下！伙计们！向下！”他大声喊道。在机器人走回各自的支撑架，好继续往地球内部更深处前进时，他叫错了他们的名字。

他们向下奔跑，顺着无穷无尽的斜坡前进。他做了几个乱七八糟的梦，然后稍微醒来一会儿，刚好看到黄色的墙面向后飞逝。他望着自己干枯衰老的手，仿佛因为这里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像爬虫类，而不是人类。

“我就要变成一只又老又干又无聊的乌龟了呀……”他喃喃说着，但音量很微弱，机器人没听到。机器人向下奔跑，在一段漫长、枯燥的混凝土斜坡上，小心翼翼不要在斜坡上漏出的古代油质层滑倒，不慎让他们宝贵的主人翻倒。

斜坡在某个极深极隐秘的地点岔开了路。向左，是通往一个开阔的舞台，其中的阶梯大概能让上千观众同时参与某场永远不会举行的大会；向右，则进入一条狭窄坡道，坡道钻向上方后，便朝着远处蜿蜒曲折而去，沿途充满黄色的灯光。

“停！”史多·奥丁叫道，“你们有看到她吗？你们有听到吗？”

“听到什么？”弗拉维乌斯说。

“从地域传过来、由刚果氦发出的拍子和节奏啊。晕眩又刺耳，令人难以置信。音乐穿过了好几层厚的坚实岩层，朝我们传来——还有那个女孩。她等在一扇永远都不该被打开的门边——我现在就能看得到她啊。还有，那诞生在星际间，完全不适合人类之耳的音乐，有听到吗？”他大吼着，“你们都没听见吗？那个节奏——就是从地底深处违法取得的刚果氦金属发出来的啊？哒吧嗒吧嗒——就是那种永远没人听得懂的音乐啊？”

弗拉维乌斯说：“大人，除了这条走廊上的空气震动以及您本人的心跳，我什么都没听到。噢，还有某个东西……有点像机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个！就是那个！”史多·奥丁大喊，“你说的那个‘有点像机械的声音’，是不是一组拍子，由五个各自分开而且截然不同的声音组成的？”

“不，不是的，长官。不是五个。”

“你！利维乌斯，你还是人的时候心灵感应能力很强，对吧？变成机器人的你有留下任何一点能力吗？”

“没有，大人，完全没有。我的感官很敏锐，同时还切进补完组织的地下无线电，但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

“没有五拍节奏吗？里头的每个音符都清楚地分开，拉出了短短的尾音，然后被刚果氦那难听的曲调赋予了意义和形状，然后跟我们一起困在这块又厚又扎实的石块里，不是吗？你们什么都没听到吗？”

这两名看起来像是罗马勇士的机器人摇摇头。

“但我能透过这个石头看到她：胸脯如同熟透的梨，深棕色的双眼像刚切开的桃核。我还可以听到他们唱歌，搭配刚果氦可怕的声响，把那些奇怪又无聊的五诀歌词唱成了某种庄严雄伟的歌。你们听听这歌词——现在听我复诵感觉一定很蠢，因为那首让人毛骨悚然的音乐本来是没有这些词的。她的名字叫桑图娜，她正注视着他。也难怪她会看得目不转睛，毕竟他

比大部分男人都要高，还能把这种愚蠢的歌唱成某种令人恐惧的奇怪曲子：

瘦吉姆。

暗无日。

恐怖。

他的名字是耶巴义，但现在叫太阳小子。他有着一张长脸，嘴唇厚，就跟那个人一样——那个第一个提出单一、唯一主神的人。阿肯那顿。”

“法老阿肯那顿。”弗拉维乌斯说，“在我还是人类的时候，这个名字就响彻我们工作的地方。那是秘密，是最初伟大古老帝王的其中之一。您看到他了吗，大人？”

“我可以透过这块岩石看到他，从这块岩石，我可以听到从刚果氦中产生的那些呓语。我几乎可以走到他在的地方。”史多·奥丁大人步出轿椅，在廊道坚硬的石墙上轻轻打着拍子。黄色街灯发着幽光。在这偏远的地道中，老到不能再老的老人正迷迷糊糊地做着狂野的梦。两名勇士无所适从，因为在那之中有着某种纯属于人类的境遇，他们的长剑再锋利，也无法刺穿；就算他们曾经身为人类，拥有刻印在超微型化大脑上的人格，依旧无法理解这些事物。

史多·奥丁靠着墙，呼吸沉重，用嘶嘶作响的刺耳嗓音对他们说：

“这些低语不可能被忽略。你们难道没听见刚果氦又发出那种疯狂的五拍音乐吗？听听这首的歌词，是另一首五诀。愚蠢、干扁的字被承载它们的乐音赋予血肉与脏器——就像这样，你们听啊：

尝试。争斗。

哭泣。死亡。

离别。

“你们也没有听到这段吗？”

“容我用无线电向地球表面寻求建议？”其中一个机器人说。

“建议！建议！我们还需要什么建议？这里是地域，再跑上一个小时就可以进到核区的中心了。”

他爬回轿子里命令道：“跑吧，伙计，跑！那一定在这片狭窄又曲折的石地某处，肯定不超过三四公里。我会告诉你们方向。如果我停下来，就把我的身体带回地表，让他们给我办一场精彩的葬礼，把我用火箭棺材射进太空，沿着单向航线，永不再回归。没什么好担心的啊，你们都是机器——就只是机器。不是吗？不是吗？”他的尾音尖锐起来。

弗拉维乌斯说：“只是机器。”

利维乌斯说：“只是机器。但是——”

“但是什么？”史多·奥丁大人严厉问道。

“但是，”利维乌斯说，“我知道我是一台机器，我很清楚自己只有在还是活人的时候才有感觉。我有时候会觉得，你们人类是不是做得太过头了——就是对我们机器人。然后，也许对下等人类也做得太过分。以前没有这么复杂。曾经有段时间，所有会说话的东西都是人类，其他不会说话的东西就不是。我想，你们可能已经无路可走了。”

“如果你在地表上说这种话，”史多·奥丁大人严肃地说，“你的头可能早被内建的自动照明镁弹烧掉了。你应该知道，在上面的时候你们都受到监视，不能有这种违法的念头。”

“当然，我再清楚不过。”利维乌斯说，“而且我还知道，我死掉的时候一定是人类，不然也没法成为现在的机器人。上次死的时候对我没有太大影响，我想，下次死的时候也不会差多少。但无论如何，当我们进到地球内部这么深的地方，很多事都无所谓了。当我们进到这么深的地方，一切都会不一样。我从以前就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内里会这么大、这么病态。”

“那跟我们进到多深的地方无关，”补完阁员生气地说，“而是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地域，是所有法令都被废除的地方，然后再往下，越过那里，就是核区。那是从未有过法律的地方。快带我下去，现在就走！我要去看那个有着阿肯那顿脸孔的奇怪音乐家，还要跟崇拜他的女孩桑图娜说上几句话。马上动身吧，小心点，往上点，然后再往左偏一点。如果我睡

着，别担心，继续前进。等我们靠近刚果氦的音乐，我就会自己醒来。如果它还在这么远的地方我就能听到，想想接近它时会怎样！”

他靠回椅背。机器人抬起轿子的支架，开始往指示的方向跑过去。

VI

他们跑了一个多小时，中途略有耽搁。一来是跨越漏油管及破损路面时脚步快不起来，二来是因为有道光芒变得越来越亮，亮到他们不得不从包包里拿出太阳眼镜戴上。这两名全副武装的勇士配罗马头盔，再配上太阳眼镜，那画面看起来实在太诡异了。（当然，更诡异的是他们的眼睛其实不是眼睛；机器人的双眼就像在两钵闪闪发光的墨水中载浮载沉的白色圆珠，看起来阴沉又混浊。）机器人看了看他们的主人——似乎还没被吵醒，于是把他袍子的一角紧紧扭成某种绷带状物，遮住他的眼睛不受强光照射。

这道新出现的光让通道上的黄色灯泡黯然失色，仿佛是把整片北极光压缩后，再从远古遗留至今的饭店地下通道投射出来。两名机器人都不晓得那道光的来源是什么，却发现它正以五拍的节奏闪烁。他们一边半走半跑朝世界的核心过去，音乐和光就变得越来越强，就连机器人都开始觉得吵闹刺眼。这里的大气控制系统一定很强，因为即使在这么深的地方，地球内部的高温却一点也没影响到他们。弗拉维乌斯完全不晓得他们到底背向地表多少公里，但他知道，这种距离对行星而言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一般行进路程来说却是非常、非常远。

史多·奥丁大人突然在轿子上坐起来。机器人把脚步放慢，他却不开心地对他们说：“继续走、继续走，我自己来就好。我还有力气做这些事。”

他拿出自己的迷你替身，在通道里循环照射的小型极光底下研究起来。迷你我不断变换着颜色，进行诊断。补完阁员对诊断结果相当满意，于是用稳健又衰老的手指拿起刀尖，对准后颈，把紧急生命能源的输出等级调得更高。

机器人安分地执行自己被交付的任务。

那些光线朦朦胧胧，有时连走路都变得困难，令人很难相信曾有数十或数百（甚至数千）人类走过这条路，穿过这些鲜为人知的通道，最终进入核区的核心地带，那个没有任何限制的地方。但是，这两名机器人一定要相信——因为他们自己以前就来过这里。虽然现在几乎完全不记得上次是怎么走到这里的。

而那音乐啊！它以前所未有的力道在他们身上规律拍打，五音一组，弹奏着五声音调。（那是一种五言诗体，是狂野的猫族流浪艺人喵保罗在几个世纪前，边弹着喵特琴边发展出来的。）诗体本身的形式富有含意，而且强化了猫族的敏锐，又结合属于人类的那种令人心碎的智慧。也难怪人们会一路找到这个地方来。

在人类所有历史中，人类精神中最激烈的三种力量——宗教信仰、虚荣的报复心、纯粹的邪恶——几乎能衍生出任何事物。就像在此处，人类因着恶的名义，循路找进不该被发现的

地底深处，并利用此处进行狂放、下流之事。一切都是受到这音乐的召唤。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乐，它以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扑向史多·奥丁和他的抬轿勇士。先是穿透坚实的岩块向他们奔来，然后在迷宫般的地下通道里掀起回音，以及回音的回音，乘着漆黑又沉重的空气不断前行。走道里的灯光仍旧昏黄，但电磁发光的频率正好对上音乐的节奏，让本就平淡的光线看起来更加微弱。音乐控制了一切事物，缓慢了时间，将所有生命唤到它身边，来到那两名机器人上次到访时未曾意识到的强烈程度。

就连见多识广的史多·奥丁都不曾听过这样的音乐，那满溢着重拍节奏，压迫感，以及从刚果钷金属中涌出，整齐划一、不断重复的音符。那种金属从来不是为了制造音乐而生；那是一大团被细致的磁力网格困住的物质和反物质，目的是要抵御最偏远、最外围的太空中可能存在的一切危险。而现在，有一小块这样的金属在旧地球的体内，不断发出奇怪的节奏。音乐的波动、烧灼、炽热，乘着仿佛要活过来的石块，与荡漾在空中的回音叠加，就像一首透过沉重石壁传来的欲望挽歌，哀鸣、呻吟着它的汹涌和渴求。

史多·奥丁猛然醒来，盯着前方。明明一物都不能见，却又知晓一切。

“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大门和那个女孩了。”他说。

“您怎么会知道？大人？您从来没见过这里吧？”利维乌斯说。

“我知道，”史多·奥丁大人说，“我就是知道。”

“您戴着豁免的羽饰。”

“我戴着豁免的羽饰。”

“这是否表示，我们——您的机器人——在这核区之中也是自由的？”

“你们想干吗就干吗，”史多·奥丁大人说，“只要做好我说的事情就行了，否则我会杀了你们。”

“如果要继续走下去，我们能不能唱首下等人的歌？”弗拉维乌斯说，“这么做或许能让我们脑中不会一直充满可怕的音乐。这曲子里什么情感都有。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我们没有情绪，却还是会受它影响。”

“我已经没办法用无线电跟地表联络了，”利维乌斯毫无来由地插上一句，“我想我也得唱一下。”

“就唱吧，你们两个。”史多·奥丁大人说，“但脚步不要停下来，否则你们就死定了。”

机器人放声唱了起来：

我吃掉自己的怒意。

我吞下自己的伤悲。

无论痛苦或是衰老，

都不得缓解。

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辛劳一生。

我谨守本分。

就算没妻子陪伴

也正视死亡。

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们这些下等人

推啊，挤啊，坠落一地。

会有碰撞的

还有雷声，就等

我们的大限降临。

虽然这首歌有着古老风笛那种粗野的刺耳感，但即便是这样的旋律，也无法抵销从四面八方不停冲撞而来的，理智又狂暴的刚果氦节奏。

“挺煽动的嘛，这歌，”史多·奥丁大人语带嘲讽，“但就音乐本身来说，我也比较喜欢它，多于这地底深处到处乱钻的噪声。继续走吧，继续走，我得在死前亲自解开这个谜。”

“石头传来的音乐对我们来说有点难以承受。”利维乌斯说。

“它的力道似乎比几个月前来的时候强多了。是有哪里跟之前不一样吗？”弗拉维乌斯问。

“这就是谜团所在。我们让这些人拥有地域，却不受管辖，把核区让给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但这些普通人却因此创造——或者说遇上了某种非比寻常的力量。他们把新事物带进了地球。搞不好，我们三人会在这件事尘埃落定前就先死掉呢。”

“我们不太可能像您讲的那样‘死掉’。”利维乌斯说，“我们是机器人，刻印在我们体内的那些人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了。您刚才的意思是要把我们关掉吗？”

“我也许会吧，不然也会有其他东西这么做。你们介意吗？”

“介意？您是指我们会不会对此产生感觉吗？我不知道。”弗拉维乌斯说，“我以前觉得，当您用‘*summa nulla est*’那句话开启我们的一切潜能的时候，我就能对这个世界产生真实且完整的体验，但现在我们一直听到的这阵音乐，影响力却像是同时说出一千次密语那么强。我开始想要重视自己的

生命，同时，好像也开始懂了你们说的‘害怕’指的是什么。”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利维乌斯说，“这股力量跟我们在地球上熟知的都不一样。在我还是军事家的时候，有人跟我提过道格拉斯-欧阳星群那种不可名状的危险，而我觉得，也许它们之一现在正在我们身边，就在这个地道里。它不是地球创造的东西，也不是由人类发明出来的，就算经过计算，机器人也无法与之比拟。那是某种充满野性而强悍的东西，透过刚果固态氦被带进这个世界。看看我们身边吧。”

最后这句话其实有点多余，因为地道本身已变成一道不停跳动、活生生的彩虹。

他们在地道中转了最后一个弯，抵达那个地方——

苦难国度的最后一道边界。

邪恶乐声的源头。

核区的尽头。

他们非常确定。因为这里的音乐让他们双眼盲目，灯光则令他们震耳欲聋。他们的感官撞击在一起，全搞混了。这里就是刚果固态氦所在之处。

那儿有一扇布满歌德纹饰的巨门。不管要穿过这扇门的人类是谁，都有点太大了。有个身影独自站在门里，从巨门另一端溢出的灿烂灯光在她的胸脯上打出强烈的明暗对比。

他们看见门内有一间极为宽广的大厅，地板上盖满凌乱四散的破烂衣物——而衣物里其实有人，一个个神志不清；在人群上方（以及人群之间），有个身形高大的男人正拿着某个闪闪发光的東西在跳舞，按照自己的节奏不停来回踏步、跳跃、扭身、旋转。

“Summa nulla est，” 史多·奥丁大人说，“我要你们把大脑潜能调到最强。你们现在进入最高警戒了吗？”

“是的，长官。” 利维乌斯和弗拉维乌斯齐声回应。

“武器准备好了吗？”

“我们不能使用武器，大人，” 利维乌斯说，“那跟我们的程序指令相悖。但您可以使用它们。”

“我不认为，” 弗拉维乌斯说，“我完全不同意。我们身上装备的是地表的武器，它们从来不是为了在地底深处使用而设计的。可是这阵音乐、这种催眠力、这些光——谁知道它们会不会让我们和我们的武器出什么状况？”

“别怕。” 史多·奥丁说，“我来搞定。”

他拿出一把小刀。

当刀身在舞动的光线下闪闪发光，站在门口的女孩才终于注意到史多·奥丁和他那两位奇异的同伴。

她对他说。话语穿过厚重的空气，澄澈，但是带有死亡的口音。

VII

“你是谁？”她说，“竟然把武器带到核区的最后一道边界。”

“这只是一把小刀，女士，”史多·奥丁大人说，“就算用上它，我也伤害不了任何人，我是个老人了。看好，我要把紧急钮的设置调高了。”

她好奇地看着他把刀尖抵上自己的后颈，扎扎实实转了三大圈。她盯着他说：“你很奇怪，大人，也许你会为我和我的朋友带来危险。”

“我不会危害到任何人。”他的声音饱满、中气十足，让机器人不禁惊讶地回头看他。史多·奥丁把自己的紧急生命能源调得非常、非常高，在这种速率下，他搞不好只剩一两个小时的生命；但同时，这也让他的肉体 and 心智再次拥有全盛时期的力量。他们看着那个女孩。毫无疑问，她对史多·奥丁说的话照单全收，仿佛某种不可颠覆的信念或准则。

“我发誓。”史多·奥丁说，然后继续讲下去，“你知道这些羽毛代表什么意义吗？”

“我看得出来你是补完阁员，”她说，“可我不知道那些羽毛的意义……”

“意义是放弃豁免。任何人——只要他有办法，都可以杀了我或伤害我，不用担心会受到惩罚。”他露出一个凝重的微笑，“当然了，我也有权利反击，而且我确实懂得如何搏斗。我是补完阁员史多·奥丁。女孩，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爱上了里面的人——如果他还算人的话。”她停了一下，因为犹豫而噘起嘴。那双可爱的嘴唇瞬间因深至灵魂的迟疑而噘起，看在眼里实在是件奇怪的事。她站在那儿，比刚出生的婴孩还要赤裸，脸上的妆容充满挑衅，而且相当不适合她。在这虚无偏远的地底深处，她全心全意将自己投入在爱之中，但追根究底，她仍只是个女孩，是个普通人。她还是能和另一个人类进行沟通，并迅速建立起关系，就像现在这样。

“当 he 从地表带着那一小块刚果氦回来，他还算是个人，大人。几个星期前，那些人还会跳舞，但现在只会躺在地上，动也不动。可是他们又还没死。我也摸过那块刚果氦，还用它制造了一些音乐，但现在，他就要被音乐的力量给吞噬了，他将不停息地一直跳舞。他不出来见我，我也没胆子进到那个地方，跟他在一起。我想，我终究也会变成一坨躺在地板上的东西吧。”

那阵令人难以忍受的音乐渐次增强，让她的话再也接不下去。她停下来，等它过去，身后的房间迸出一道紫光，朝他们过来。等到刚果固态氦的音乐稍微减弱，史多·奥丁问她：“他这样独自带着身上那股怪力跳多久了？”

“一年？两年？谁知道。我刚到这里就忘记时间了。就算在地表上，你们这些补完阁员也不让我们拥有时钟和日历。”

“我们曾经亲眼看过你跳舞，就在十分之一年前。”利维乌斯插嘴。

她瞄了它们一眼——飞快迅速、面无表情。“你们就是不久之前跑到这里的那两个机器人吗？你们现在看起来也太不同了，简直像是古代的士兵。我完全不懂这到底是想干吗……总之，也许是一星期，也许是一年。”

“你在下面做什么呢？”史多·奥丁温柔地问。

“你觉得呢？”她说，“其他人又为什么要下来呢？你们补完阁员把不会流动的时间、死气沉沉的生活以及毫无未来的希望强加在地表的人类身上，而我想要逃离那一切。你们让机器人和下等人类去工作，却把真的人类冷冻在快乐之中；充满绝望、无处可逃。”

“我果然是对的！”史多·奥丁大叫着，“我是对的！虽然我就要因此而死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女孩说，“难道就连你这样的补完阁员，下来这地方也是为了要逃避绑住所有人、毫无意义的希望吗？”

“不是，不不不。”他说。刚果氩乐声中的光线不断变换，在他脸上刻画出前所未见的窗花图案。“我的意思是，我曾跟其他补完阁员说过，在地表生活的人们也正在经历同样的事，你现在说的完全就是我想要告诉他们的事。总而言之，你以前是怎样的人呢？”

女孩低头看了一眼未着衣物的身体，仿佛此时才发觉自己全身赤裸。史多·奥丁可以看到红晕从她脸上往脖子、胸前扩散开来。她非常小声地说：“你不知道吗？在这里，我们永远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有规则？”他问，“即使在核区里你们也有规则吗？”

她发现，他并不知道问这种问题很不恰当，顿时整张脸又亮了起来。她热切地解释：“这里没有任何规定，有的只是彼此间的谅解。在我离开正常世界，踏进地域边界时，有人这样跟我说。我猜他们没跟你说，只是因为你是补完阁员。又或者，他们正忙着避开你的战争机器人。”

“我下来的时候没遇到任何人。”

“那他们就是在躲你，大人。”

史多·奥丁看着他的勇士，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但弗拉维乌斯和利维乌斯不发一语。

他转回来看着女孩：“我无意刺探，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人？不需要太明确的细节也没关系。”

“还活着的时候，我只活过那一次，”她说，“我没活到可以被复生的时代来临。机器人和某个补完组织的次级专员曾检查过我，看我是不是能接受补完组织的训练。他们说：大脑容量很够，就是没什么个性。关于这件事，我想了很久。‘没什么个性。’我知道我无法自杀，但我也不想活着，所以每次

只要觉得有监测者在扫描，我就会装作很快乐，然后再慢慢找到下地域的路。这不是死，也不是生，但至少可以逃离永无止境的快乐。我下来这里的时间还没有很长——”她指指他们上方的地域，“然后就遇到他了。我们很快就爱上彼此。他说，地域其实没有比地表好多少，他那时就来过核区了，因为他想找一种有趣的死法。”

“你说找什么？”史多·奥丁仿佛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

“有趣的死法。这是他说的，也是他想出来的。我跟着他到处跑，两人沉浸在爱里；当 he 去地表找刚果氦，我就在这里等他。我以为他对我的爱可以让他不再去想那个什么有趣的死法。”

“这是全部的事实吗？”史多·奥丁说，“还是说，这只是你单方面的说法？”

她支支吾吾地表示抗议，但他没再重复问题。

史多·奥丁大人不发一语，严厉地看着她。

她退缩了，开始咬着嘴唇，最后终于说：“不要这样，你弄痛我了。”她的声音穿透所有乐声与光线，极为清晰。

史多·奥丁大人看着她，一脸无辜：“我什么事也没做。”但他继续盯着看。毕竟能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女孩是蜂蜜色的。即使在那些光与阴影底下，他仍然可以清楚看见她是多么一丝不挂。她全身上下没有一点毛发——头发、眉毛，

虽然从他站的距离看不太出来，但大概也没有睫毛。额头上方，勾勒出两道金色眉型，让她的脸上仿佛永远都挂着一副嘲弄的表情。她把嘴唇涂成金色，好让自己每次开口都仿佛能吐出名言锦句；上眼皮也涂上了金彩，但下眼睑则黑得像炭。整张脸综合起来，便成为某种在人类过往经验中前所未见的。带有色欲的哀伤，永无止境的放纵欲求。她是为了某种遥远目的而活的女子，是困在陌生群星中的人类自身。

他站在那儿，盯着她看。如果她还留有一点人性，这个举动迟早会逼她不得不做出些什么。而她也的确那么做了。

她再度开口：“你到底是谁？你活得太快、太激烈。要不要进来跳舞呢？就跟其他人一样。”她朝着敞开的大门比了比。地上散乱着衣着凌乱、不省人事的身躯。

“这也叫跳舞吗？”史多·奥丁大人说，“我不这么觉得。这里真的有在跳的只有那个男人，其他人只是躺在地上。让我再问一次吧：你怎么没一起跳呢？”

“因为我要的是他，不是舞。我叫桑图娜，他曾经拥有我，让我深陷充满人性、平凡又普通的爱中。但他现在成了太阳小子，每天都和躺在地上那些人一起跳舞——”

“这哪叫跳舞？”史多·奥丁大人打断她，摇着头，一脸凝重地说，“在我看来差得远了。”

“你看不出来吗？你真的看不出来吗？”她大叫。

他固执又严肃地摇着头。

她转过身，看向后面的房间，拉开嗓门，用高亢清澈、极具穿透性，甚至能切开刚果固态氦音乐的声音大叫。

“太阳小子、太阳小子！听我说！”

那名踩着八字步、快速移动的舞者完全没有停下，不断拍击夹在腋下的金属的手也没有减缓的迹象。金属在光芒中闪烁着，失去焦点。

“爱人啊，我的心啊，我的男人！”她再次大喊，比刚才更嘹亮、尖锐，也更强硬。

连续不停的音乐和舞蹈节奏被切断，跳舞的男人节奏明显变慢，朝他们的方向移动。此时，内部的房间、大门，以及外部大厅的灯光变得稍微稳定了，史多·奥丁因此可以能清楚看到那个女孩。她真的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毛发。他也可以看到那名舞者了：年轻男子很高，因为承受非常人的苦难而形体消瘦。而他的心智却像一片闪耀着无数粼光的水面。

舞者急切又生气地说：

“你叫我？你已经这样喊了上万次了。想要就进来，但不要叫我。”

他一开口，音乐便完全淡去，地板上一坨坨的人开始骚动、呻吟，跟着醒来。

桑图娜慌张着结巴：“不是我，是这些人。他们其中有个人很强，他说他看不出这些人是在跳舞。”

太阳小子转向史多·奥丁，“如果你想，就进来一起跳吧，反正都到这里来了，跳一下也无妨。你的那些机器人——”他对那两名机器人撇撇嘴。“不管怎样，他们大概是跳不起来的吧，不如把他们关掉。”说完，舞者转身要走。

“我不会跟着跳，但我想要看。”史多·奥丁的温和中带着强硬。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年轻人——他不喜欢他皮肤上的点点磷光，不喜欢他揣在怀里的危险金属，也不喜欢他神气活现的走路方式，透露出一种不顾一切的鲁莽。无论如何，就这么深的地底来说，这里的光线实在太多，而他得到的解释又太少。

“原来这位老兄是个偷窥狂。你都已经是这样的老人了，还真下流。还是说，你只是想发扬一下人类的本性？”

史多·奥丁觉得自己的火气升了起来：“先生，你到底是谁？竟敢用这种态度说人类？你自己都不能算是人类了，不是吗？”

“谁知道呢？谁又在乎呢？我可以拍出宇宙共有的音乐，把所有能想象到的快乐都送进这房间，而且又慷慨地跟我的朋友分享。”太阳小子指向地板上乱躺的人堆。没有了音乐，他们开始痛苦地扭动。史多·奥丁现在能比较清楚看到房间里的景象了。他发现地板上那一坨坨其实都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年轻男子，其中掺杂几个女孩。所有人看起来都病恹恹的，虚弱又苍白。

史多·奥丁反驳，“我不喜欢这种场面。现在我有点想抓住你、拿走那块金属。”

舞者以右脚为轴心转了起来，仿佛要夸张地往外跳出一大步。

史多·奥丁大人走进房间，站在太阳小子身后。

太阳小子转了一整圈，刚好转回来正对史多·奥丁。他把补完阁员推出门外，坚定且不容抗拒，让他倒退三步。

“弗拉维乌斯，去拿金属。利维乌斯，抓住他。”史多·奥丁吼出命令。可是两名机器人都没有动作。

史多·奥丁往前走，想要自己去抢刚果氦。因为在紧急输出钮上扎实地转了几圈，他的感官和力量都受到强化。但他只踏了一步便在门口停下来，无法移动。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上一次这样，是被医生放进手术机。他们发现他有部分头骨因陈年累月的太空辐射，加上老化影响，发展出骨癌，整个手术过程他都被束带和药物瘫痪，让他们把半边头骨换成义体。但这次没有束带、没有麻药，只有太阳小子召唤出的同等强大的力量。太阳小子在那些穿着衣服躺在地上的身躯中间跳出一个巨大的八字，嘴里唱着歌——是机器人弗拉维乌斯在上方遥远的地表曾唱过的那首歌——关于哭泣之人的歌。

但太阳小子并没有哭泣。

他的脸仿佛苦行僧，十分消瘦，并因为一个充满嘲讽的咧嘴笑容而扭曲。当他唱到与悲伤有关的桥段，实际表现出来的却根本不是悲伤，而是对于寻常人类哀伤情绪的嘲弄、大笑和轻蔑。刚果氦闪烁，发出的极光几乎要让史多·奥丁目盲。房间中央还有另外两面鼓。一面声音高亢，另一面更高亢。

刚果氦的声响回荡着：蹦——塔嗯、顿、顿——啾！

在太阳小子伸手拨弄时，看起来比较大又比较普通的那面鼓会发出一连串细碎的喋喋不休——叮格铃叮、叮格铃叮、咚个隆咚、叮格铃叮！

而比较小、长得也比较奇怪的那面鼓，只会发出两声很像吼叫的单音：喀——喏、喀——喏、喀——喏！

当太阳小子再次跳着舞走回来，史多·奥丁觉得自己似乎听到那个桑图娜在呼喊太阳小子，但他没有转头去看她是不是真的在说话。太阳小子在史多·奥丁面前站定，双脚仍在摇晃、舞动，两手拇指和手掌从闪闪发光的刚果固态氦中折拉磨扯着，弄出一连串带有催眠效果的不和谐音。

“想要我？老头，你失败了。”

史多·奥丁大人想说话，但口中和喉头的肌肉却不听使唤。他想着：这到底是什么力量？竟然能抵消所有不寻常的施力，却能让他的心脏继续跳动、肺部继续呼吸、大脑（无论是自己的或义体的部分）继续思考。

男孩继续跳着舞，他朝外移了几步，然后又踏着舞步回到史多·奥丁旁边。

“你戴着豁免权羽毛，表示我现在随时可以杀了你。如果我真那么做，蒙娜女士、纽鲁诺大人和你那些朋友永远不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史多·奥丁有办法撑开自己的眼皮，就会因震惊而睁大眼睛。这个活在地底深处、沉迷于宗教迷信里的舞者，竟会知道补完组织的秘密会议，他讶异不已。

“即使看得这么清楚，你还不相信自己眼前的景象。”太阳小子的语气严肃了起来，“你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个疯子意外把刚果固态氦带到地底深处，然后又不小心发现，用它可以创造出某种奇迹吗？愚蠢的老头！一般的疯子才没有能耐把这块金属带到这里，还能平平安安，没让自己跟金属一起炸掉。我做的这件事没有任何人能办得到。你会想说，啊，如果这个叫作太阳小子的赌徒不是人，那他会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太阳的力量与音乐带到地底？谁有办法让这世上的可怜虫同时做一场疯狂又快乐的梦，并让他们的生命渗透进成千上万种时空，还有成千上万个世界？如果做到这些的不是我，又会是谁？——你不用开口问，我对你脑中的想法一清二楚。但我这人生性大方。我还是会为你跳舞，就算你不喜欢我也一样。”

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双脚始终没停过。舞者突然旋转而去，在地板上那些可怜身躯的上方腾空跳跃、拱起了背。

他经过大鼓，随手一摸：叮格铃叮、咚个隆咚！

左手刷过小鼓鼓面：喀——喏、喀——喏！

然后，他两手同时抓住刚果固态氢，手腕使力，仿佛要将它撕碎。

音乐在整个房间爆开，雷电闪闪，人类的感官彼此交杂、渗透，史多·奥丁感到空气扫过皮肤，仿佛冷冽又潮湿的油。跳着舞的太阳小子开始变透明。透过他，史多·奥丁看到一片不属于地球（且永远也不会是地球）的大地景象。

“夜明、冷光、白炽、萤烁，”跳舞的男人吟唱着，“这些是道格拉斯-欧阳星群中的各个世界，由七颗行星组成的紧密群体，全围绕着同一颗太阳在宇宙中旅行。那是属于狂暴磁性与恒久落尘的世界，它们自身的不规则轨道造成持续变动的磁性，也让星球的表面不停更迭，这些陌生世界中的星群的舞动，比任何人类星球能编出的舞蹈更狂野——人类的星球共享的或许是同一个意识，但并非智慧——那些陌生的星群横跨所有空间时间，索求陪伴，直到赌徒如我，深入这个洞穴，找到它们。把它们遗弃在这里的人是你，亲爱的史多·奥丁大人，当时你告诉机器人说：

“‘我不喜欢这些星球的模样。’很久以前，你对着机器人这么说过。史多·奥丁，‘看看它们，人们会生病，或疯掉。’很久、很久以前，你这么说过，史多·奥丁。‘把这些知识随便找个计算机藏起来，丢到一边。’你这么下令，史多·奥丁，在我出生很久以前。而所谓随便找个计算机，就是现

在你背后角落的那一台。可惜，你没办法转头看。我长途跋涉，来到这个房间，想找个有趣的自杀方式，例如当那些蠢蛋发现我终于逃离这一切的时候，可以轰爆他们脑袋的东西。那时，我在一片黑暗中，用几乎和现在一模一样的方式跳着舞——再加上十二种不同药物。既放纵，又自由，而且非常、非常敏锐——然后那部计算机就对我开口了，史多·奥丁。那是你的计算机，不是我的。它开口对我说——你知道它说了什么吗？

“我就告诉你吧，史多·奥丁，因为你就要死了。你把紧急生命能源的输出调高，就是为了打败我，但我却让你站得直挺挺的，一动也不动。如果我只是一般人的话，做得到这种事吗？我可以重新变回实体，你看好了。”

一阵彩虹色的和弦与音调尖声传来，太阳小子再次扭转刚果固态氦，让整个大厅里里外外开满上千种色彩的光花，而地底深处的空气则弥漫着某种旋律，像是从未被人类心智发现，因而显得有些神经质。史多·奥丁大人——困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他的两位机器人勇士也被冻结在半步之遥的身后——觉得自己的死亡将要白费，并开始猜测，自己会不会在死前被这个舞者搞得失聪又失明？扭曲的刚果氦在他前方大放光明。

太阳小子倒退着跳舞，穿过地板上的身躯。他倒退走的舞步带着某种奇怪的节奏，让他虽然在音乐和自己的双脚带领下退回内室中央，看起来却像在一场激烈的竞走比赛中向前冲刺。他的身体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跳跃，低着头，仿佛正在研究

踩在地板上的双脚，刚果固态氮高举在他颈后斜上方，他的两脚的膝盖则像马那样抬得极高，看起来更平痛苦。

史多·奥丁大人觉得自己又听到那个女孩开始喊叫，但听不清楚内容。

鼓声再次响起：叮格铃叮、叮格铃叮、咚个隆咚！然后是喀——喏、喀——喏、喀——喏！

当所有的混乱平息，跳舞的男子说话了。他的声音尖锐怪异，像是用错误的机器播放出的粗糙录音。

“与你说话的是无名之物，你可以开口了。”

史多·奥丁大人发现自己的喉咙和嘴唇又能动了，便不动声色，像个老兵一样偷偷动了动脚和手指——毫无反应。只能发出声音。他开口问出最显而易见的问题：

“无名的‘东西’，你是谁？”

太阳小子瞥向史多·奥丁。他挺直身体，沉稳地站着，只有脚在动——而且身体其他部位完全没受到影响，只有脚迅速且疯狂地抖动着。很显然，道格拉斯-欧阳星群、刚果固态氮、超人般的舞者，外加地板上那些扭曲又幸福的躯体保持不可言说的联结，这种怪舞不可或缺。而他的表情全然镇定，近乎悲伤。

“我被告知，”太阳小子说，“必须告诉你我的身份。”

他在鼓群周围舞动：咚个隆咚、咚个隆咚！喀——啑啑！
喀——啑，喀——啑啑！

太阳小子高举刚果固态氦，猛然一扭，金属发出一阵巨大的呻吟。如此狂暴、凄凉的声音，一定会穿过数公里的距离，抵达他们头顶上方的地球表面，史多·奥丁非常确定；但与此同时，他严谨的判断力也正不断告诉他自己，这种奇怪的念头绝对只是他幻想出来的。如果真有任何声音能穿越重重障碍，抵达地表，那个声音的力道也绝对大到能撞碎天花板，砸得他们满头碎石。

刚果氦不断变换着光谱上的色彩，最后静止，显出一道仿佛湿润、暗沉的肝脏那般接近深黑的红。

在死寂的一瞬间，史多·奥丁大人发现自己脑中被塞入一大堆故事。既没有顺序，也不是由文字所叙说组成。关于这间大厅的过往故事就这么进入了他的记忆，仿佛一直都在那里；前一刻他还对这些一无所知，下一个瞬间就觉得自己似乎早就听过整个故事。接着，他发现自己的行动能力回来了。

他向后跌了三四步。

两名机器人也在此时恢复自由，马上转过来站到他身边。他松了一口气，让他们用手夹到他腋下，把他抱起——下一秒钟却发现自己被亲了个满脸。

他依稀能感觉得到女人的嘴唇在自己塑胶制的脸颊留下浅浅吻痕。是那个奇怪的女孩——那个漂亮、光头、全身赤裸、

双唇金闪闪，等在门边朝他们大叫的女孩。

虽然他浑身疲惫，又因为突然入侵脑中的新知识感到震惊，但史多·奥丁立刻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孩子，你是为了救我才大喊。”

“是的，大人。”

“你有办法直视刚果固态氦，不因它而屈服吗？”

她点头，但没说话。

“你的意志力有坚强到让你能不走进那个房间吗？”

“这不是因为意志力坚强，大人，我只是爱他，在里面的是我的爱人。”

“你等多久了？孩子，好几个月？”

“我也不是一直在这里。当我需要吃喝、睡觉或是做自己的事时，我就会上到走道。在那里，我甚至有镜子、梳子、镊子和化妆品，可以让我把自己打扮漂亮，扮成太阳小子可能会喜欢的样子。”

史多·奥丁大人别过头，看向身后。音乐低低的，很微弱。除了哀伤氛围外，还带有某种尖锐的情绪。太阳之子正将刚果氦从一手递到另一手，他的舞步和缓、漫长，包含了许多爬行和伸展的动作。“听到我说话了吗，跳舞的家伙？”史多·奥丁大喊，补完阁员的气势又冒出来了。

太阳之子似乎没打算说话或改变路线，但小鼓却出乎意料地“喀——喏、喀——喏”响起了来。

“你，还有藏在你后面的那个人——如果这女孩离开这里，并且忘记他和这地方，你们会放过她的，对吧？”史多·奥丁对正在跳舞的舞者说。

史多·奥丁恢复行动能力后，大鼓就一直沉默地叮格铃叮、咚个隆咚。

“可是我不想走。”女孩说。

“我知道你不想，但你会看在我的面子上这么做。等我完成该做的工作，你马上就可以回来。”她站在那里，不发一语。于是他继续说下去。

“我的其中一名机器人利维乌斯，他刻印的是一位精神学家将军的人格，他会和你一起逃跑，但我会命令他忘记这个地方，以及和这里有关的一切。Summa nulla est。有听到我说的话吗，利维乌斯？你会和这个女孩一起离开，并且忘记这一切。跑走，并且忘记。你也会离开这里，并且忘记这些，亲爱的桑图娜，不过，如果你想要、也需要，从现在开始两个地球日之后，你就能再次回想起足够让你回到这里的记忆；否则，你就去找蒙娜女士，她会为你安排下半辈子的生活。”

“大人，你答应我了，只要我有这个念头，两天两夜之后就能回来。”

“现在就走，小女孩，快走，一路跑到地表。利维乌斯，有必要就抱着她，总之别停！跑！快跑！这件事情影响到的可不只她一个。”

桑图娜认真地看着他。即便裸体，她的神情依旧那么纯真。她眨着眼睛，将泪水压过，金色的上睫毛和黑色的下睫毛在中间交会。

“吻我，”她说，“然后我就会走。”

他倾过身吻了她。

她转过头，最后一次看向那不断舞动的爱人，然后迈开步伐，奔进地道。利维乌斯跟在她身后，姿态优雅，没有任何疲倦。他们二十分钟后就能抵达地域的上层边界。

“你看得出来我在做什么吗？”史多·奥丁对舞者说。

这次，舞者和他身后的力量甚至不愿回答。

史多·奥丁说：“水。我的轿子里有个水罐。带我过去，弗拉维乌斯。”

机器人勇士把苍老又颤抖的史多·奥丁带到轿子旁。

VIII

史多·奥丁大人接下来使出的计策改变了人类未来数世纪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炸毁了一个位于地球核心的巨大洞窟。

他用了补完组织最神秘的技巧。

他开始进行“三思”。

即便只要有机会就进行训练，能够熟练地三思的人也只有寥寥几个。人类有幸，史多·奥丁大人就是成功习得这项技能的其中一人。

他启动三思系统。在最顶层，他若无其事地探索起一整个古老的房间，然后在较低一层的心志意识里，计划要对持有刚果固态氮的舞者进行出其不意的攻击。而在第三层（也就是最下层），他在眨眼瞬间就决定了自己必须做到些什么，然后，就只能寄望自律神经系统能自动补完剩下的细节。

他给出以下命令：

弗拉维乌斯得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并做好随时攻击的准备。

他必须取得那台计算机，让它记录下整个事件——包括他所知的每一件事。同时告知计算机该对史多·奥丁没思考到的部分提出怎样的对策。整个反击行动的大致架构在史多·奥丁的脑中停留了千分之几秒，然后就从他的意识淡去。

音乐声转成怒吼。

白色的光芒包围住史多·奥丁。

“你想伤害我！”太阳小子在哥特风的大门另一侧大喊。

“我的确想伤害你，”史多·奥丁坦承，“但那只是一时的念头，实际上，我并没有做出什么。你大可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我会监视着你的。”舞者狞笑着，小鼓同时“喀——喏、喀——喏”响了起来。“不要离开我的视线，当你准备好要进入这扇门，就叫我一声，或直接用脑袋想，我会去找你，帮你进来。”

“很好。”史多·奥丁说。

弗拉维乌斯仍抱着他。史多·奥丁把注意力全放到太阳小子演奏的音乐上，那首歌既新颖，又狂野，世上所有历史中都没有相似的旋律。他想，如果能回敬舞者自己的歌，或许能吓他一跳。与此同时，在史多·奥丁丝毫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他的手指已经开始执行行动的第三部分。史多·奥丁打开了机器人胸口的一个小盖，直接对机器人层叠的大脑进行控制。那只手自行更动某些变量，命令机器人在四分之一小时内杀死范围内除下令者外所有的生命体。弗拉维乌斯并不晓得自己被下达了这样的指令，而史多·奥丁也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手做了什么。

“带我去旧计算机那里，”史多·奥丁对机器人弗拉维乌斯说，“我想知道我刚听到的那个诡异故事有几分真实性。”史多·奥丁一直想让这个使用刚果氦的人被他自己的音乐震慑。

他站到了计算机前。

他的手（根据先前收到的三思命令）打开计算机、按下按钮，开始记录下整个场面。计算机老旧的继电器回过神来，执行命令。你几乎能听到它发出一声咕哝。

“显示地图。”史多·奥丁对计算机说。在他身后远处，舞者的步伐变成带着猜疑的小跑步。

地图出现在计算机上。

“好极了。”史多·奥丁说。

整片地底迷宫在他眼前展开。他们正上方有一条古老的密封抗震轴——那是个笔直而且空心的管状井，宽两百米，高数公里；轴的最顶端有个盖子，把海床上的泥沙和海水挡在外头；而在底部，因为唯一的问题只有气压，所以已被一种伪装成岩石的塑胶挡起来，让任何可能经过该处的人类或机器人都不会想爬进去。

“好好看着我做了什么。”史多·奥丁对着舞者大喊。

“正在看着呢。”太阳小子说。但他那嘹亮的回应，却像是因困惑而有些纠结的怒吼。

史多·奥丁摇了摇计算机，右手手指开始在上面飞快移动，下达一项详细而且具体的命令。而他的左手（依照先前三思的指示）则在计算机侧边的紧急控制面板上用程序写下两条简单而清楚的行动方针。

太阳小子的笑声在他身后响起：“你向上头要求送一块刚果固态氦下来给你吗？住手！停下，在你签上名字和补完阁员权限之前给我停下。申请上只要没签名就没事，地表上的中央计算机只会觉得，那是核区里的某个疯子在无理取闹。”但接下来他就因为紧张而提高了音量，“为什么那台计算机回复你‘谨遵办理’？”

史多·奥丁大人面不改色地撒了谎：“我不知道。也许他们真的要给我另外一块刚果氦，好用来对抗你手上那块。”

“你骗人。”舞者大喊，“过来门这里。”弗拉维乌斯引导史多·奥丁大人走向那扇美得太过夸张的拱门。舞者不断跳跃，一脚带向另一脚，刚果固态氦则闪耀出某种暗沉、警戒的红色。此时那低低缓缓的啜泣乐声，仿佛是由人类一切愤怒与猜疑混合而成的新赋格。错乱、迷茫、让人永难忘怀，就像和尤翰·赛巴斯汀·巴哈的第三号布兰登堡协奏曲完全相对的无调性音乐。

“我到这里了。”史多·奥丁的语气相当轻松。

“你就要死了！”舞者大吼。

“进入核区之后，我已经把自己的紧急能源开关调到最大，在你第一次提醒我之前就已命在旦夕了。”

“那就快点进来吧，”太阳小子说，“这样你就永远不会死了。”

史多·奥丁扶着门缘，让自己坐到石头地上。他坐在那儿，把自己调整得舒舒服服，然后才继续说下去：

“我要死了——这是事实，不过我宁可不去。只要我死的时候在这里看你跳舞就行了。”

“你在干吗？你做了什么事？”太阳小子狂吼着。他停下舞步，往门口走来。

“如果想要，尽管读我的思绪。”史多·奥丁说。

“我早就看了，”舞者说，“可是，除了你也想要拿到刚果氦跟我一较高下之外，我什么都看不到。”

就在此时，弗拉维乌斯开始暴走。他转身跑回轿子，俯身，然后又跑向门边，两手各拿了一颗巨大的实心铁制轴承。

“那个机器人在做什么？”舞者大喊，“我可以看透你的脑袋，但你现在明明没有对他下指令！他打算要用那些铁球来扫除障——”

攻击开始，他倒抽一口气。

弗拉维乌斯的手臂拥有六十吨臂力，他的手在空中呼啸而过，朝太阳小子丢出第一颗钢铁飞弹，动作快到眼睛跟不上。太阳小子——或说藏在他体内的神秘力量——像虫子一样迅速地往旁边一跳。铁球犁过地上两具衣着破烂的人类身体，其中一个死时发出了沉沉的一声“呼噜”，而另一个则悄然无声：

那具身体的脑袋早在冲击的第一时间就整个被扯掉了。舞者还来不及说话，弗拉维乌斯便丢出了第二颗铁球。

这次球砸进了门廊。那股让史多·奥丁和他的机器人麻痹的力量再次回归，铁球咆哮着冲进门内，停在半空中，然后又咆哮着被扔回给弗拉维乌斯。

飞回来的铁球没打中弗拉维乌斯的头，但摧毁了他的胸口——他真正的大脑就在那里。机器人在停止运作前发出了一阵闪烁的灯号。死亡之际的弗拉维乌斯用尽最后力气抓起那颗球，再次丢向太阳小子。机器人的运作终止了，沉重的大铁球失去控制，击中史多·奥丁的右肩。史多·奥丁感到一阵痛楚，他抓过迷你我，把所有的疼痛都关掉；他看向自己的肩膀——整个报销了。从仍属于有机体的地方流出的血，和义体流出的液压油汇聚在一起，融成一道移动缓慢的厚重液体，从他身侧缓缓洒下。

舞者几乎忘了自己还要跳舞。

史多·奥丁想，不知道女孩跑多远了呢。

这时气压突然发生了变化。

“这空气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会想到那女孩？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读我的心。”史多·奥丁大人说。

“我要先跳舞，把力量重新抓回来。”太阳小子说。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舞者抱着刚果氦，仿佛想让整个石洞崩塌。

濒死的史多·奥丁大人闭上眼，感到死亡令人如此平静。世界的火光和噪声仍然绕在他身边，仍那么有趣，但都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

刚果固态氦发出的上千道彩虹不停变换，以至于在太阳小子回头读取史多·奥丁的心时，已经接近完全透明。

“我什么都没看到。”太阳小子的语气充满忧虑，“你的紧急能源开关调得太高，马上就要死了。但这一切却似乎与你无关。这些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还听到有人在远方怒吼。你的机器人失控了，可是你却只是心满意足地看着我，一边等死，好像松了口气……这太奇怪了。而且，你明明可以跟我们一起活上无数时日，却还是想照着自己的预定赴死！”

“一点也没错。”史多·奥丁大人说，“我想照我自己的意思结束这条生命。但你还是为我跳舞吧，用刚果固态氦为我跳一支舞，然后听我把你的故事重新告诉你一次，就像你之前告诉我一样。可以在死前把事情讲清楚，是我的荣幸。”

跳舞的男人迟疑了，正打算要跳，但又转身看着史多·奥丁。

“你确定你想要现在就死吗？在这里，我可以借由刚果固态氦的帮助，获得被你称为道格拉斯-欧阳行星群的力量，只要我的舞没有停，你就可以过得舒服一点，而且还是能在你想要

的任何时间死去。紧急能源开关比我能动用的力量弱太多，我可以现在就直接将你移过门槛……”

“不必。”史多·奥丁大人说，“只要在我死时为我跳舞就好，这是我的决定。”

IX

世界因此翻转。数百万吨的水朝他们涌来。

空气迅速上升，几分钟内，地域和核区就会被淹没。史多·奥丁很高兴自己注意到舞者所在的房间正上方有一道气井，他没让自己再进入三思，去推想浸泡在汹涌咸水里的刚果氦物质和反物质会有什么状况。四千万吨什么的……他想，觉得自己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问题想通了，却在作古以后才又记起一点枝微末节。

太阳小子正在重现太空世纪前的各个宗教。他唱颂了圣歌，双眼向上看，双手拿着刚果氦，举向太阳；他弹奏了旋转着的苦行僧用的不绝于耳的音乐，他敲了属于绑在两片木板上的男人的教堂钟声，还有另一种殿寺的钟鸣，寺中圣人已处于时间之外，而这纯粹是因为他看到了时间，并踏了出去。接着，太阳小子又继续演出旧世界崩毁之后，让人类受尽磨难的那些褻渎行为。

乐声持续。

光也一样。

在太阳小子展示着人类寻求众神、太阳神和其他神祇的漫长历史时，大片模糊的阴影也如游行队伍般随之在侧。他无言道出了人类最古老的秘密——人类假装畏惧死亡，但他们其实真正不懂的是生命本身。

太阳小子一边跳舞，史多·奥丁一边把太阳小子的故事重新述说一次：

“太阳小子，你逃离地表，是因为那里的人全是沉浸在可悲的狂喜中的笨蛋，既幸福却又无趣。你逃离那里，是因为你不想变成养殖场里的鸡，在无菌的环境下繁殖，安稳地被塞在准备好的房子里，死了就冻起来。你加入其他也在地域里寻求自由的人，他们可怜、聪明、永远没有停下来的一日，你学会了他们的药、酒精和香烟，你认识他们的女人，参与他们的狂欢，也清楚了解他们玩着什么游戏。但这都不够。你成为绅士自杀队，一个寻找着有趣死法的英雄，希望那能在自己身上烙印自我的独特性；你向下深入，进到核区——这世上最不受人重视、最令人厌恶的地方。你一无所获，只找到老旧的机器和空旷的地道，偶尔有几具木乃伊或白骨。这里只有安静无声的光线，以及空气穿过地道时发出的窃窃私语。”

“我现在听到水声了，奔腾的水声。”舞者说，舞步未停，“你没听到吗，正在等死的补完阁员大人？”

“就算听到我也不在乎。我们回到你的故事吧。你来到这间房间，因为那些奇怪的门饰，让它看起来像个很适合轰轰烈烈死去的地方，也刚好就是你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家伙追求的玩意儿。唯一的问题是，死这件事实在没什么花招，除非其他

人知道你是刻意这样做，也知道你要怎么做。总而言之，因为要爬回你朋友所在的地域实在太远，所以你就睡在这台计算机旁边。

“夜里，在你睡梦中，计算机对你唱着：

我需要一只临时的狗

去跑一场临时的步

在某个临时的地方

例如地球！

“你醒来时，很讶异自己竟然梦到一种全新的音乐形式。那音乐是如此狂放，让人不禁因它的甜美与邪恶而战栗。那音乐给了你目的：偷刚果固态氦。

“在来到地底之前，你就是个聪明的人，太阳小子，然后，道格拉斯-欧阳行星群找到了你，将你的聪明放大千倍。你和你的朋友——这是你告诉我的，或者说，在半小时前，你背后的那个存在告诉了我——你和你的朋友偷了一台次空间通信控制器，找到道格拉斯-欧阳行星群，然后对于你们所见的景象鬼迷心窍——满天虹彩、遍地冷光、向上奔流的瀑布。

“然后你确实拿到了刚果氦。刚果氦是被双性磁力网格分层压成的物质和反物质，有了它，那个来自道格拉斯-欧阳行星群的幽魂便可以让你独立于生命的循环之外，不再需要食物或休息，甚至不需要空气和饮水。道格拉斯-欧阳行星群已经很

老了，它们需要你来当联结。我不知道它们对地球和人类到底有何计划，但如果这个故事流传下去，未来的世代将会称你为‘危险商人’，因为你利用了正常人类对危险的欲求，以催眠和音乐让其他人走火入魔。”

“我听到水声了，”太阳小子打断他，“我真的听到水声了！”

“别管它，”史多·奥丁说，“你的故事更重要。总之——你跟我——我们能怎么做呢？我就要死了，将沐浴在一大摊血和臭气之中，而你也没办法带着刚果固态氦离开这房间。听我说吧。也许那个道格拉斯-欧阳星群的本体，不管它以前是什么玩意儿——”

“现在仍是。”太阳小子说。

“不管它现在是什么，或许都只是想找到精神上的伙伴。你就继续跳吧，你这家伙，继续跳吧。”

太阳小子在鼓声的伴随下跳着，咚个隆咚、咚个隆咚！喀——喏、喀——喏！喏！而刚果氦的音乐更是回荡在坚实的岩块之中。

远处的那个声音持续不停。

太阳小子停下来瞪他。

“是水。真的有水。”

“谁知道呢？”史多·奥丁说。

“看呐！”太阳小子尖叫着高高举起刚果固态氮，“快看！”

史多·奥丁大人用不着看，他知道，的确有几吨混杂泥巴的水汹涌地冲进地道（而且还只是开始而已），流进他们的房间。

“可是我该怎么做？”太阳小子继续高声尖叫。此刻，史多·奥丁觉得说话的仿佛不是太阳小子，而是那股来自道格拉斯-欧阳行星群的力量，正透过中继站发出声音。那是一股试图与人类建立友谊的力量，只是它找错了人，发展了错误的友谊关系。

太阳小子重新要回了控制权。缤纷的光芒打在逐渐上升的水面，他舞动的双脚溅起浪花。叮格铃叮、叮格铃叮！大鼓说。喀——喏、喀——喏！小鼓说。蹦、蹦、顿、顿、唧，刚果固态氮说。

史多·奥丁感到自己苍老的双眼模糊，但仍能看到那名舞者狂放的闪烁身影。

“这样死，挺好的。”死时，他这么想。

X

在遥远、遥远的上方，在星球的地表，桑图娜感到脚下的陆块开始起伏晃动，东方的地平线暗去大半，混浊着泥巴的火

山蒸气从平静、湛蓝、被阳光照得波光粼粼的海中喷射而出。

“一定一定不能再发生这种事！”她想到太阳小子、刚果固态氦，还有死去的史多·奥丁。

“有些事一定得改变。”她对自己说。

而她也的确做到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她带回疾病、危险和苦难，以此让快乐对全人类的意义更为深刻。她是打造人类复兴计划主要的设计师之一，而她最为人所知的名号就是：爱丽丝·摩尔女士。

醉 船

这也许是漫长的太空史中最悲伤、最疯狂也最狂野的故事。以前从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这话是真的——没人以那种速度和这种方式旅行过如此长的距离。当人们第一次见到故事中的英雄，会觉得他看起来就跟普通人没两样。但第二次再看——噢！那就完全不同了。

至于女主角——她个头娇小，一头浅灰色金发，聪明、自信——带着创伤，没错，创伤，就是这个词。即使在她最顺遂的时候，看起来也仿佛需要安抚，或要人帮助。只要有她在身旁，男人总会感觉自己更像男人。她的名字是伊丽莎白。

谁能想到，她的名字竟会在组成第三宇宙的那片荒芜死寂中回响得如此嘹亮又清晰呢？

他驾着一艘非常、非常老的旧式火箭，用它飞过、逃过、跃过任何机器无法达到的距离。你可能会觉得他的速度之快，甚至能撼动天空中的穹顶，也因此古老的诗歌献给了他一人。“众星扔掷矛枪，泪洗天堂。”

他飞得如此之快、距离如此之远，最初人们还不敢相信。他们觉得，那只是玩笑，是流言蜚语搞出来的闹剧，是打发时间的夏日午后狂想。

现在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了。

而我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也会永远记得。

兰博。第四地球的亚特·兰博。

他追随着他的伊丽莎白，一路追到宇宙之外，去了人类无法到达、从未去过、不敢去也不愿想的地方。

他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办到了这些事。

一开始，人们自然把这当成笑话，编出一些跟这趟旅程有关的无厘头歌曲。

“我太震撼了，快帮我挖个洞！”第一个人这么唱。

“快用深土色的号码打电话来！”另一个人这么唱。

“褚红小丑的船啊在哪里？”第三个人这么唱。

然后，世界各地的人突然发现这故事是真的。有人就这么傻在那里，浑身鸡皮疙瘩；有的则迅速转过头，去做他们每天的日常琐事。人们发现了第三宇宙，并刺穿了它，他们的世界从此变得和以前不一样。即便结实的岩块，也能成为一扇敞开的门。

太空原本是如此干净、空旷、整齐，现在看起来却像一团几千、几百万光年的木薯布丁——黏黏稠稠糊糊，不适合呼吸，不适合遨游其中。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人人都以各自的方式推波助澜。

I

“是他来找我的。”伊丽莎白说，“那些机器试图治疗我身上那些可怕的致命疾病，把我的人生弄得一团糟，所以我死了——然后他来找我。”

II

“是我自己去的。”兰博说，“他们耍了我、骗了我、玩弄我，但我拿到了船、乘了船，然后到了那个地方。没人要我这么做。我很气，但我还是去了。然后我也回来了——不是吗？”

他说的没错，即便他在地球的草地上蜷曲、哀号，他的船迷失在太空中极为遥远或大约在半个银河以外的地方（但是吊诡的地方在于，也可能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他说的依旧没错。

但凡与第三宇宙有关，谁能说得清？

回来的那人，是去寻找伊丽莎白的兰博。他爱着她。因此，这趟旅程属于他，功劳也属于他。

III

可是，在很多年后，当克鲁戴塔大人以柔和的嗓音，自信满满地告诉他的朋友时，他说：“实验属于我。是我设计的，是我挑选了兰博。我试图找到一个符合那些特定条件的人，简直要把挑选器搞疯了。而且，是我让火箭按照那个老旧计划打造出来——就是人类第一次稍微跳离太空用的玩意儿。他们就跟飞鱼一样，从一道浪跳向另一道——但不过做了这种事就以为自己是老鹰。如果我用的是一般的界面重塑船，一定会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回音，然后消失不见；一离开银河宇宙，就消逝在混乱与毁灭之中。但我没冒这个险。我把火箭放在一座发射台上，而那个发射台本身就是一艘星际宇宙飞船珙！然后呢，既然用的是古老的火箭种类，我们就要把一切都做到位——整台机器外观都用旧式字体印满神秘文字。我们甚至把组织的名字‘人类补完组织’的缩写——I和O和M——清清楚楚写在上面。”

“但我怎么可能知道，”克鲁戴塔大人继续说，“事情进展比我们预想得还要顺利，兰博还从拴接处把整个宇宙撕开，把船抛下，只因为他全心全意爱着伊丽莎白，那么义无反顾又那么激烈？”

克鲁戴塔叹了口气。

“我懂，但也不太懂。我就像那个古代人一样——就是那个要驾船环游世界却走错方向，最后却发现新世界的哥伦布。而他发现的大陆就是澳洲——还是美洲之类的。我跟他差不多。我用那艘旧火箭把兰博送出去，然后他找到通过第三宇宙

的方法。现在呢，没人知道有谁会挤破那道门跑过来，或突然从凭空出现在我们面前。”

克鲁戴塔睿智地又补上几句话：“不过，讲这种故事又有什么用呢？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知道这件事，但我在里头扮演的角色实在不怎么光荣。故事的结尾倒是非常好，你可以写首诗歌，赞颂一下那间瀑布旁的小屋，以及其他人送给他们的可爱孩子。但关于结局之前的事——就是他如何无助、失神地出现在医院，找着他的伊丽莎白——那就太悲伤、太诡异、太令人害怕了。我很高兴瀑布小屋的一切最后有个美好的结局，但那是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走到那一步。而其中有些部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的……像是接触到赤裸原始太空的赤裸皮肤，以眼睛驾驶某种比光还快的机器——你知道什么是蛮羊吗？那是一种曾经生活在旧地球上的古老羊种，然后，在几千年后的现在，孩子们胡乱唱的某首童谣就是拿它做押韵。那个物种已经消失了，但韵脚留了下来。有一天，兰博的故事也会变成这样。每个人都会知道他的名字，还有醉船的一切。但他们会忘记他在科学上跨过的里程碑，用一架哪里都去不了的旧火箭寻找伊丽莎白……噢，你说那首童谣？你没听过吗？都是些胡扯啦。内容是这样的：

拿枪指着可怜的家伙。

（你说的是火腿的火还是火鸡的火？）

朝快死的蛮羊开一枪。

（爸爸，别问她为什么或怎么样！）

“不要问我‘火腿’跟‘火鸡’是什么，那也许就跟牛排或沙朗一样，是古动物身上的某个部位。不过呢，现在孩子还是会说这些词。以后呢，他们也会一样拿兰博和那艘喝醉的船这样玩——他们可能还会说伊丽莎白的故事，但永远也不会提到他怎么到达医院。那段故事太可怕、太真实又太哀伤，而结局又收得太好了。他们在草地上发现他——我提醒你，他是全裸地躺在草地上，而且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的！”

IV

他们在草地上发现赤裸的他，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甚至不晓得克鲁戴塔大人曾经发射了古老火箭，前往比空无一物的尽头更遥远的地方，火箭上还写了字母I、O、M。他们不知道这人就是兰博，是那个穿越了第三宇宙的人。先是机器人发现了他、带他进来，并把它们所做的一切都以照片留存。这是它们的程序设定，好确保任何不寻常的事都有被记录下来。

然后，护士在露天的房间里发现了他。

因为他没死，所以他们认为他是活的。但同时，他们也无法证明他真的活着。

谜团的难度提高了。

医生被叫进来——不是机器，而是真正的医生。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人。平民医生季马费耶夫、平民医生格鲁斯贝克，以及指挥官本人，冯马克特长官（也是医生）。他们接下了这个案子。

（没有人知道，在医院另一边等待的，正是昏迷中的伊丽莎白。他为了她跳入太空、穿越群星，但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年轻的男人不会说话。当他们在人口查询机跑着他的虹膜纹和指纹，才发现他是在地球上受孕，接受冷冻，并以未出生婴孩的状态送到第四地球去。他们花费巨额的款项，以“实时讯息”向第四地球进行查询，但查到的资料只有这样：医院里躺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年轻男子，已自一艘进行星际旅行的实验性宇宙飞船珙失踪。

失踪。

但没有宇宙飞船珙，连点讯号都没有。

可是他就在这里。

他们站在宇宙的边缘，不确定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们是医生，医生的工作是修复或重建人类，而不是把他们用船送来送去。这样的他们怎么会知道第三宇宙的任何一件事？尤其，他们只知道人们会用界面重塑船旅行，却完全不晓得有第三宇宙存在。他们的双眼看到的是工程问题，却试图在其中寻找疾病；他们为他进行治疗，但他其实健康无虞。

他只是需要时间而已。他需要时间，从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旅程中带给他的震撼中回神。可是医生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希望能加快他的复原速度。

当他们让他穿上衣服，他便会从昏迷状态进入一种机械式的痉挛，并把衣物脱掉。脱光衣服后，他使用此粗野的姿势躺在地上，拒绝进食或说话。

整个宇宙的能量都在他们用针管喂他食物时，以新的形式从他体内向外发散——如果他们有机会知道的话。

他们把他独自放在一间上锁的房间，透过窥视孔观察他。

即使心灵空荡、身体僵硬、毫无意识，他仍是个长相好看的年轻男子。他的金发极淡，眼珠是浅蓝色，但五官很有个性——下巴方正，嘴型洒脱，带着坚毅、与忧郁。即便没有意识，深深刻于脸上的线条都能看得出他曾在愤怒的边缘度过许多时日，或好几个月的时间。

到了第三天，他们持续到医院研究他，这位病人也丝毫没有任何变化。

他再次撕去睡衣，脸朝下，赤裸地趴在地上。他的身体僵硬、紧绷，就跟前一天一样。

（一年后，这个房间将成为博物馆。会有铜制的牌子写着：兰博曾在离开前往第三宇宙的旧式火箭后，躺卧此处。但医生对于眼前的难题仍一无所知。）

因为脸朝着左边转去，他脖子上的肌肉变得清晰可见。他的右手笔直地从身体一侧伸出，延展的左臂则形成一个精确的直角；左前臂和手掌僵硬地与上臂形成九十度；他的双腿滑稽地做出奔跑的动作。

格鲁斯贝克医生说：“在我看来，他很像是在游泳。把他放到水池里看看他会不会动好了。”面对问题时，格鲁斯贝克有时会选择比较激烈的解决方法。

季马费耶夫站到窥视孔前。“他还在痉挛。”他喃喃地说，“我希望这可怜的家伙在皮质保护下降后不会感到太痛苦。如果这个人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又该怎么抵抗痛苦呢？”

“你怎么认为？长官？医生？”格鲁斯贝克对冯马克特说，“你看到了什么？”

冯马克特完全不必看。他比另外两位医生来得早，早就安静地透过窥视孔观察病人很长一段时间了。冯马克特是个聪明人，有着良好的洞察力以及直觉。他在一个小时中做出的推测，可能比机器分析上一整年还多。他开始理解，这是种没有任何人得过的病。不过，还是有些疗法可以让他们去尝试。

三位医生都试了一遍。

他们尝试催眠、电疗、按摩、次音速疗法、阿托品、手术、洋地黄属的所有品种，还有一些在轨道上培养因而快速突变的准麻药病毒。当他们试着结合气体催眠和电子强化心灵感应者时，开始得到回应。这表示病人的心智仍在活动中。不然一颗死去的大脑应该会像一团脂肪组织，连条神经也没有。其他尝试则没有任何结果。催眠气体显示波动，应是因为逃离恐惧与痛苦造成的。心灵感应者回报说，她瞥见了一片陌生的天空。（医生立刻把心灵感应者交给太空警察，让他们以编码制

造她在病人脑中看到的星群样式，但却无一符合。那位心灵感应者虽然机灵，但毕竟无法记得足够的细节，以进行领航图扫描比对。)

医生重新回到药单上，尝试一些古老但简易的项目——相互抵销的吗啡和咖啡因、一种会让他做梦的激烈按摩法，让心灵感应者提取那些梦境。

当天没再得到更多结果，隔天也没有。

与此同时，地球官方开始感到不安。他们想（而且想法相当正确）：医院方面十分尽责做出证明，表示该病人在被机器人在草地上找到的前一刻，完全不存在这个地球上。那……他到底是怎么出现在那片草地的？

地球领空完全没有入侵报告，没有金属摩擦大气、产生白炽光弧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从第二宇宙驾着钢琴状宇宙飞船珙过来的巨大势力。

（克鲁戴塔用了超光速宇宙飞船珙，正像蜗牛一样缓慢地爬向第一地球。他铆足全力冲刺，想看看兰博会不会比他先到。）

第五天，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V

伊丽莎白过世了。

在很迟以后，这件事才在仔细比对医院记录后被发现。

医生只知道：病人被移到走廊上，盖着床单的身躯在滚轮病床上一动也不动。

突然之间，病床停下。

一名护士发出尖叫。

厚重的钢材与塑胶墙面向内弯折，一股沉默又缓慢的力量正把墙壁往走廊里面挤。

墙面裂开。

出现一只人类的手。

一个反应比较快的护士大喊：“推床！把那些床推开！”

其他护士和机器人照做。

在向上凸出的地板和向内拉扯的墙面连接的地方，病床犹如大批跨浪的船只那样摇晃。平静的灯光闪烁，机器人出现了。

第二只人类的手穿墙而过，两手朝着不同的方向推开，把墙壁像沾湿的纸张那样撕裂。

那来自草地的病人把头伸了过来。

他茫然地上下张望走廊，眼神失焦，皮肤因受到开放太空的烧灼发出奇怪的红棕光芒。

“不要。”他说。就那么两个字。

但大家都听到了那两个字。虽然音量不大，仍穿透整座医院。内部通信系统传送着这两个字，整个空间里的开关全被关掉。慌乱的护士和机器人（以及那些前来协助他的医生）急忙冲上前，把所有机器重新打开——泵、呼吸器、人工肾脏，甚至包括用来维持空气清净的小马达。

而在遥远的天空中，一架飞行器正转得头昏眼花。由三重安全装置保护的“关闭”突然被切到关闭，所幸驾驶机器人在坠地前又让它重新运作。这名病人似乎不知道自己的话语竟会造成这种影响。

（后来，全世界都知道这是“醉船效应”的一部分。那个男人已发展出一个能力，能把自己的神经系统当成机器开关来使用。）

走廊上，充当警卫的机器人终于到达。机器人戴着附有衬垫的无菌丝绒手套，双手握力可达六十吨。机器人靠近病人，它接受过精心训练，能辨识心智错乱者或精神病人可能造成的危险；稍后，在它的报告中，它会说自己在每种感官都收到了“极度危险”的讯号。它本来要以令人无力抗拒的握力抓住病人，并把他送回床上，但有鉴于空气中弥漫着高度危险的氛围，机器人不愿冒险。它的手腕里藏了以压缩氩气运作的皮下注射手枪。

它朝着站在墙上巨大破口中全身赤裸的神秘男子伸出手，手腕里的武器发出嘶嘶声，一波剂量极高的康达明（现今宇宙中最强大的麻醉药）穿过兰博脖子上的皮肤。病人倒下。

机器人轻柔地抱起他，把他抬过裂开的墙，一脚踢坏门锁，再踢开门，将病人放回床上。机器人听到医生走来的声音，便用巨大的手掌把钢墙拍回原位。其实是可以稍等一下，让工作机器人或下等人去做就好。不过，还是先让这部分的建筑物回到正常角度，看起来会好一点。

冯马克特医生先抵达，随后是格鲁斯贝克。

“发生了什么事？”他大吼大叫，平时的冷静瞬间崩毁。机器人指着被扯开的墙壁。

“他把它撕开了，我把它放回去。”机器人说。

两位医生回头去看病人。他又爬下床回到地板，但呼吸轻柔而自然。

“你给了他什么东西？”冯马克特对着机器人大喊。

“根据四十七之B项条文，”机器人说，“康达明。这种药不应在医院外被提及。”

“我知道，”冯马克特心不在焉地说，看起来有些不高兴，“你可以走了。谢谢你。”

“向机器人道谢并非常理，”机器人说，“不过如果你想要，也可以在我记录里写一个嘉奖。”

“快给我夹着尾巴滚！”冯马克特对着献殷勤的机器人怒吼。

机器人眨了眨眼睛，“这里的人都没尾巴，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你是在说我。我该离开了，告辞。”他用一种奇怪却优雅的姿态在医生周围跳呀跳，下意识摸摸损毁的门锁，仿佛希望自己能把它修复。但一看到冯马克特瞪他的眼神，便马上离开了房间。

片刻之后，一阵微弱的重击声传来。两位医生听了一阵子，决定放弃——机器人正在外面的走廊，“温柔地”把钢筋地板拍回本来的形状。它是一名整洁机器人，大概是经由扩增后的鸡脑所驱动，因此，只要说到整理环境，它就会变得非常顽固。

“两个问题，格鲁斯贝克。”冯马克特长官说。

“任凭差遣，长官！”

“病人把墙壁推向走廊时站在哪个位置？还有——他哪儿来这种力气做这种事？”

格鲁斯贝克困惑地眯起眼，“您提到这件事我才想起来：我完全不懂他是怎么办到的。事实上，他不该有这种能力。但他还是做了。您的另一个问题是？”

“你觉得康达明怎么样？”

“危险——这是毋庸置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上瘾的话会——”

“在没有皮质活动的状况下，还会上瘾吗？”冯马克特打断他。

“当然，”格鲁斯贝克立刻回答，“组织成瘾。”

“你找找看吧。”冯马克特说。

格鲁斯贝克在病人身旁跪下，用指尖触摸着，寻找肌肉末梢。他感觉到它们组织成头骨的基础、肩膀的最外侧，以及背部的条状区域。

然而，他起身时一脸疑惑。“我从来没摸过哪个人类的身躯是长这样的——我甚至不确定它还算不算人类。”

冯马克特不发一语，两位医生相视无言，格鲁斯贝克在老者的冷静目光下感到有些慌张。最后，他终于开口：

“长官、医生，我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

“你说说看，”冯马克特冷淡地说，不带一丝鼓励，也没有警告意味，“你指的是？”

“这不是医院第一次做这种事。”

“什么事？”冯马克特说。那对可怕的双眼让格鲁斯贝克几乎想话再吞回去。

格鲁斯贝克有点激动，即便没有旁人，他仍倾过身对着冯马克特细语。这些话脱口而出，仿佛恋人之间不合礼仪的暧昧暗示。

“杀死病人——长官、医生——杀死他。他的数据已经够多了，我们可以从地下室把尸体弄出去，加上伪装。如果治好他，谁晓得我们到时候放出去的是什么东西？”

“谁晓得呢？”冯马克特的声音里不带任何情感，“但这位公民、这位医生，你说，医师的第十二项责任是什么？”

“‘不玩弄法律，以医者的身份持续治疗，把属于国家或补完组织的财产，还给国家和补完组织。’”格鲁斯贝克叹了口气，收回建议，“长官、医生，我收回我的话。我刚刚不是医生，而是另一个政府和政客的人格。”

“那现在？”冯马克特问。

“我治疗他，或等他治好自己。”

“你会选择哪一项？”

“我会试着治疗他。”

“怎么做？”冯马克特说。

“长官，” 格鲁斯贝克哀求道，“请不要拿这件事来攻击我的弱点！我知道你欣赏我是因为我的大胆和自信，但请不要在我们连他从哪来都不知道时，要我‘照我的方式做’。如果是平常的案子，我可能会给他伤寒和康达明，并派驻心灵感应者。但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见过的新案例，我们是人，他却可能已经不是了。也许他代表人类与某种新力量的结合体——他是怎么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他被放大——或缩小——多少次？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或他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可能用治疗人的方式，治疗这种冰冷得像宇宙、灼热得像太阳，而且又充满距离感的漠然？我们知道要怎么治疗肉体，但这已经不能算是肉体了。你自己摸摸看，长官！你会摸到从来没有人摸过的东西。”

“我摸过了。” 冯马克特说，“你是对的，我们花半天试看看伤寒和康达明。十二个小时后在这里碰面，我会告诉护士跟机器人这段时间要做些什么。”

离开时，他们都看了一眼地板上那名肤色灼红（摆出展翅高飞姿势）的人形。格鲁斯贝克带着厌恶与恐惧看向那具躯体，冯马克特则面无表情，只淡淡地勾起一丝怜悯的微笑。

护士长在门旁等着他们。格鲁斯贝克对长官所下的命令感到惊讶。

“护士小姐，这栋医院里有没有防御式的库房？”

“有的，长官，” 她说，“以前我们的记录还没上传到球状计算机时，都存在里面。那里现在是空的，但有点脏。”

“清干净，装一条通风管进去。你的军事保全是谁？”

“我什么？”她有些惊讶，声音都尖了起来。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军事保全。你们这间医院是由谁保护的？部队和士兵在哪里？”

“长官啊！医生啊！”她大喊着，“我的长官兼医生啊！我是个老女人，有幸在这里工作到三百多年了，但我从来没想到这种事——我要士兵干吗呢？”

“找到他们，要求他们待命。他们也是专家，只是技能和我们不一样。让他们进入待命状态，今天结束前可能就需要用到他们。以我的名字为授权，告诉他们的中尉或中士。现在，这些是我要你用在这个病人身上的药物。”

她边听他说，眼睛也一边越睁越大，不过这名女子接受的训练严谨，只是点着头，逐条听他说完。到最后，她的眼神似乎非常哀伤而疲惫，但因为她是受过训的专业人士，对冯马克特的技术与智慧有着偌大的崇敬。同时，她也对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的年轻男子有着一分母性的温柔怜悯。那男人始终躺在厚重的地板上，在没有一个活人能想象到的群岛间不停游动。

VI

危机于当晚降临。

病人在库房内墙磨出了手印，但没有逃脱。

在医院明亮的走廊中，士兵的武器闪闪发光，使得他们看起来高度警戒——不过，他们就像所有值勤中却又没有任何行动的士兵，非常非常无聊。

他们的中尉倒是兴奋得很。他手中的电枪发出嗡鸣，像只危险的昆虫。而冯马克特——他其实比中尉以为的更了解武器——看到电枪被设在“强”，足以瘫痪上下五层楼或方圆一公里的所有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对中尉表达感谢，然后就进入了库房，身后紧跟着格鲁斯贝克和季马费耶夫。

在这个地方，病人依旧在游泳中。

他的手臂变成拔河式的姿势，双脚不断踢着地板。仿佛在其他层楼游泳只是为了要保持漂浮状态，现在却发现了前进的方向，只是速度非常缓慢。他的每个动作都相当紧绷、僵硬，好像得考虑很久，以至于在短时间内看起来好像完全没在移动。撕开的睡衣就躺在他旁边。

冯马克特环顾四周，思考这个男人竟能在钢墙留下手印，究竟是有多大的力量。他记得格鲁斯贝克的警告：杀死病人，不该让全人类暴露在想象不到的新风险下。但是，虽然他能理解那种感觉，却无法允许这种建议。

医生烦躁地想——这个男人究竟要去哪里？

（去伊丽莎白那里，事实就是这样，他要去仅在十六米外的伊丽莎白那里。不久之后，人们终于理解兰博一直想做的事——在跃过了无数光年、回到她身边后，他只想跨越那十六米

的距离，去见他的伊丽莎白。去到属于他最亲切、最深爱，最需要他的人身边！）

康达明没有留下它特有的强烈疲倦及发光皮肤。或许伤寒成功将其抵销。兰博看起来确实比先前更有活力了些。通用讯息系统里传出一些名字，不过那对冯马克特来说仍没有任何意义。但它会的。它总有一天会。

此时，提前听了简报的另外两位医生正忙着处理机器人和护士安装的仪器。

冯马克特对着两人喃喃地说：“我觉得他似乎比较好了。站开一点，我想试试看用喊的。”

现场太忙，他们只能点点头。

冯马克特朝着病人大叫：“你是谁？你是什么东西？你从哪里来？”

出乎意料，地板上的男人以忧伤的蓝眼迅速地朝他瞥了一眼，但没有其他沟通的迹象。他的四肢仍持续抵着库房里坚硬的水泥地游动，医护人员替他绑上的两条绷带再次松脱，他的右膝盖因为来回移动而瘀青、刮伤，在地板留下一条六十厘米长的血迹——有些是旧伤，已变成黑色并且凝固；有些才刚弄到，还新，而且还湿润。

冯马克特起身，对格鲁斯贝克与季马费耶夫说：“我们来看看他感觉到痛苦时会怎么样。”

两人无须提醒，立刻往后退了几步。

季马费耶夫对着一台站在门口的白色珐琅制小型勤务机器人挥了挥手。

疼痛网——一只脆弱的金属线笼——从天花板掉了下来。

身为资深医师，冯马克特的责任是承担最危险的风险。现在病人完全罩在电线网里，但冯马克特四肢伏地，用右手拉起网子一角，把自己的头探进去——就在病人的头旁边。冯马克特医生的袍子垂到干净的水泥地上，碰到了病人彻夜“游泳”后留下的黑色血迹。

现在，他的嘴离病人的耳朵只有几厘米。

冯马克特说：“噢。”

网子发出哼鸣。

病人停下缓慢的动作，拱起背，凝视着医师。

格鲁斯贝克和季马费耶夫医生看到冯马克特的脸色随着疼痛机的冲击变白了点，但他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平静而且大声地对着病人说：

“你是谁？”

病人无起伏地说：“伊丽莎白。”

这答案十分没头没脑，但声调却很理智。

冯马克特把头从网下移开，对着病人大吼，“你是谁？”

裸着身子的男人回答，字字清晰：

“一盏，一盏，小亲亲，我在天上吊点滴！”

冯马克特皱起眉，低声对机器人说：“更痛苦。提高到最终级。”

网子里的身躯猛烈摆动，试图回到在水泥地上游泳的姿势。

在网里受苦的人发出一阵巨大而粗野的刺耳哭号，“伊丽莎白”四字听起来就像从无穷远的地方不断回荡过来，因为尖吼而扭曲。

毫无道理。

冯马克特吼回去，“你是谁？”

带有个声音——清澈、饱满，出人意料——从蜷曲在疼痛网下的身躯中传出，回答了三位医生：

“我是被运送的人、被撕裂的人、被骗的人、深潜的人、倾斜的人、绊倒的人、翻倒的人、跌倒的人、被翻转的人、被夹住的人、被撕裂的人、被诓的人——啊！”他的声音断掉，变成哭喊，然后，尽管强烈的疼痛网就覆盖在身上，他又回到地板上开始游了起来。

医生抬起手。疼痛网立即停止哼鸣，并高高拉起。

他感觉到病人的呕吐物。还真快啊。他只扬了扬起一边眼皮，反应相当平常。

“退后。”他对其他人说。

“对我们两人都施加痛苦。”他告诉机器人。

网子降到他们两人身上。

“你是谁？”冯马克特直对着病人的耳朵吼，把男人的身体从地板上半抬起来。他不晓得这个能撕开钢墙的身体怎么可能用某种方式……把站着的两人撕成两半。

男人又开始胡言乱语：“我是最多的人、送信的人、主持的人、鬼魂之人、滨海之人、吹嘘之人、吃药的人、总结的人、烧坏的人、烘烤的人，不！不！不要！”

他在冯马克特的臂中挣扎。在格鲁斯贝克和季马费耶夫想上前营救长官时，病人以冷静、清晰的语调补了几句话：

“你的方法是对的，医生——或者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继续发烧，拜托，更多疼痛，拜托。还有那些可以对抗疼痛的药剂。你在拉我回来。我知道我在地球上，伊丽莎白就在附近。看在老天的分上，把伊丽莎白找来给我！但不要催我。我需要很多时间才能复原。”

那声音中的理智令格鲁斯贝克吃惊。他没有等待首席医师冯马克特的命令，直接下令收起疼痛网。

病人又开始胡言乱语：“我是三人、我是男人、我是树人、我是我人、我是三人、我是三人……”他的声音渐弱，昏了过去。

冯马克特走出库房，有些踉跄。

同事抓着他的手肘，撑住他的身体。

他疲倦地朝他们一笑：“希望这不会违反规定……我想我可能需要一点康达明……难怪疼痛网能把病人叫起来，根本连死人都会抽筋啊！拿些酒给我。我的心脏已经年轻了。”

格鲁斯贝克扶他坐下，季马费耶夫跑过走廊，去找医疗用酒。

冯马克特喃喃地说：“我们要怎么找到他的伊丽莎白呢？那可能有成千上万人——而且他还来自第四地球。”

“长官、医生，因为您的关系，奇迹出现了。”格鲁斯贝克说，“您竟然进到那网子底下、抓住了机会让他开口说话。我不可能再看到这种事了。经历过今天，对任何人来说够讲一辈子了。”

“但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冯马克特疲惫地问，满满的疑惑。

这个问题不需要任何答案。

克鲁戴塔大人抵达地球。

他的驾驶员将飞行器降落之后，立刻精疲力竭地倒在控制台上。

而在微型宇宙飞船珙中随着飞行器一同航行的护卫猫，有三只已死，一只昏睡，第五只则正呼噜呼噜地狂叫。

当港口官方为了查明授权，试图让克鲁戴塔大人的速度减缓，他行使了顶级动员令，以补完组织的名义接管军队指挥权，逮捕肉眼可见除部队指挥官外的所有人，并征调指挥官带他去医院。港口的计算机告诉他，有个兰博“查无来处”，曾神秘地出现在那家医院的草地上。

在医院外，克鲁戴塔大人再次动用顶级动员令，将所有的武装人员纳入自己管辖，命令一台记录监视器覆盖他的所有行动，以防之后被送上军事法庭。他还逮捕视线范围内的所有人。

全副武装的士兵脚步沉重，在战斗命令下前进，追上正带着酒赶回冯马克特身边的季马费耶夫。他们神情紧张地小碎步跑，全都戴着电头盔。武器吱吱作响。

护士冲上前，想把侵入者赶出去，却在刺痛的电击射线无情擦过他们身体时逃回来。整座医院陷入骚动。

克鲁戴塔大人后来承认，他做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决定。

“两分钟大战”瞬时爆发。

你必须了解补完组织的运作模式，才会知道怎么会搞成这样。补完组织是一群能够自我存续、拥有极大权力，而且规律严苛的人。人人都是低等、中等和高等正义的综合体，只要他觉得必须维护补完组织、保持各世界间的和平，该做什么他就一定会去做。但是，如果他犯错或发生过失——嗯，那么情况就会非常不一样了。在紧急情况下，任何补完阁员都能致令一位阁员于死地。不过，假使责任是落在他身上，他这么做也等于宣判自己的死刑，也算是羞辱了自己。在紧急情况下遭到杀害，以及证实犯下错误的补完阁员，承认犯错和否认犯错的唯一差别在于：错误的一方会被登记到一份极度可耻的名单。而以正当理由杀死其他补完阁员的人（如果之后的审查能够证明），则会被放进一份非常荣耀的名单——但仍会被杀死。

不过，如果有三位补完阁员，那情况又不一样。这三位大人会组成一个紧急法庭。如果他们出于善意共同行动，并对计算机及补完组织报告，虽然无法免受责难，或降回公民身份，但不需受到刑罚。七位补完阁员——或在特定时刻、特定政府之特定星球上的所有补完阁员——则超然于任何批评，除非他们的行动在后续的翻案审判中被证实有错。

这就是补完组织的状况。补完组织有一句恒久不变的口号：进行观察，但不去影响；遏止战争，而不要发动；执行保护，但不去控制；而在所有原则之上，要活下去！

克鲁戴塔大人侵占了军队——那不属于他，属于人土政府的轻型常规军——因为他害怕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险，可能来自那个由他亲手送往第三宇宙的人。

他完全没想到，在他的指挥下——在由机器心灵感应、无懈可击的通信网络支援，开放又私密的优势力量——从补完组织于古代大战诞生起就不断完善，数千年来受权谋、挫败、隐秘、胜利及绝对经验强化的力量。

这样的军队竟然会被拔除。

撤销中……撤销完毕！

这是补完组织在开始记录前就使用过的命令。有时，他们能掌握决胜关键，令反对者的优势不再，另外的部分则靠援引武器时灵活且致命的动作，大多数则倚赖渗透他人的机械与社会，任意而行。一旦全面掌握，他们抛弃控制权的速度就跟取得时一样迅速。

然而克鲁戴塔临时征召的部队就不是这样了。

VIII

战争在眨眼间开始。

两支小队进入伊丽莎白在医院中躺的区域，她正等待着，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能重建这副残破躯体的凝胶澡盆。

但这两支小队突然改变步伐。

后来生存下来的人都无法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在事后——全都因严重的精神错乱受到折磨。

在那个当下，他们都接收到一股逻辑清楚、指示明确的命令，要他们转而保护那个女人所在的区域，反击位于正后方的主要部队。

医院建筑物本身非常结实，不然的话，应该会整个崩垮，或在火海中倒下。

走在前面的士兵突然转身，倒地掩护，拿起电枪扫射跟在自己身后的同胞。那种电枪会针对有机物质引爆，对无机物其实无害。它们的动力来自各个士兵背上的继电器。在这个转折点的头十秒钟，二十七位士兵、两位护士、三名病人以及一位老人丧命，其他还有一百零九人在这最初的交火中受伤。

部队指挥官没见过战场的模样，但受过精良训练。他迅速在建筑物的对外出口周围部署预备军，并将自己的亲信，蓝斯戴尔中士领导的小队派至地下室，让他们从地下直升到该女性病患所在处，找出敌人身份。

直到那时，他都还不知道其实是领头部队倒戈，跟自己的同伴打了起来。

后来在审判时，他作证表示自己的心智没有受到任何诡异的干扰。他只知道，手下遇到预期外的敌方武装抵抗——对方身份不明，而且拥有跟他们一样的武器。他觉得，既然克鲁戴塔大人是为了要跟未知敌手战斗才带上他们，那么，他预设补完阁员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所以，那些人是敌方没错。

不到一分钟，双方势力就失去平衡。火力不断朝他的部队移进。领先的队伍尽管有部分负伤，仍迅速转向，和站在正后方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犹如一条移动快速的隐形线，将双方的军力隔开。

通风管里开始充斥着人体溶解产生的油腻黑烟。

病人大声尖叫、医生发出咒骂、机器人到处踩踏，护士不断尝试呼唤彼此的名字。

当部队指挥官看到由自己派上楼的蓝斯戴尔中士，战斗顿时结束。那位队长带头从女性病患区冲出来，直接攻击自己的长官！

指挥官保住了自己的命。

空气发出巨响向他挤来，他扑倒在地、滚到一旁。蓝斯戴尔的电枪发出放射线，杀光空气中所有的细菌。指挥官把头盔耳机的音量转到最大，并调到士官专用频道，然后突然有了一个灵感——他以命令的口气说：

“干得好！蓝斯戴尔！”

蓝斯戴尔回传的声音之微弱，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我们不会让他们进到这区的，长官！”

“好，现在放轻松，撑住。我就在这儿。”部队指挥官大声却平静地回话，完全泄漏自己认为该中士已经发疯的想法。

他换到其他频道，对离自己最近的那些人说：“停火。掩护。等待。”

一阵尖叫从耳机里爆出。

蓝斯戴尔，“长官！长官！我现在才知道我打的人是你——长官，它又来了。小心啊！”

武器刺耳的嗡鸣声瞬间停下。

医院里的人群持续混乱骚动。

一位别了资深徽章的高大医生缓步朝指挥官走来：“你可以站起来，带着你的士兵出去了，年轻人，这场战斗是大错特错。”

“我不听你指挥。”年轻的指挥官打断他，“我听令于克鲁戴塔大人。他从人土政府征召这支部队。你是谁？”

“你应该向我敬礼的，队长，”医生说，“我是地球医疗后备军的冯马克特上将。你不用等克鲁戴塔大人了。”

“他在哪里？”

“在我床上。”冯马克特说。

“您床上？”年轻的指挥官一阵惊愕，喊叫出声。

“在床上。彻底麻醉了。我已经把他安顿好，他之前兴奋过头了。把你的人带出去，我们会在草坪上治疗伤员。除了那

些被直接命中、已经蒸发的人之外，几分钟后你就可以在楼下的冷藏室查看死者。”

“但是战斗？”

“是错误。年轻人，总之是那样——”

“什么叫总之是那样？”年轻的指挥官刚经历过一团混乱的战斗，忍不住大叫了起来。

“那是一种没有人看过的武器。你的指令遭到拦截，四支部队只是在对抗彼此。”

“我可以看出来，”指挥官打断他，“我一看到蓝斯戴尔攻击我，我就知道了。”

“但你知道是什么东西控制他吗？”冯马克特温和地说，一面拉着指挥官的手臂，引他往医院外走。队长很顺从，因为他想快点听到冯马克特接下来要说什么，所以完全没注意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我想我知道，”冯马克特说，“那是另一个人的梦，属于一个很清楚该如何把自己变成电、塑胶或石头的梦。那是从第三宇宙来到我们这里的梦。”

年轻的指挥官默默点头，他受到的冲击太大了。“第三宇宙？”他喃喃自语。仿佛有人告诉他说，人类等了一万三千年，从来没遇到外星入侵者——但那些入侵者现在就在草地上

等着他。在此之前，第三宇宙还只是数学上的概念，是冒险小说的白日梦，不是事实。

冯马克特完全没打算多问年轻指挥官什么。他轻柔地抚过年轻人的脖子后方，给他打了一剂镇静剂。冯马克特把他领到草地上，年轻的队长独自站在那儿，开开心心对着天上的星星吹口哨。在他身后，他的手下、军官和士兵整顿幸存者，并让受伤的人接受治疗。

“两分钟大战”结束了。

兰博脑中那个伊丽莎白陷入危机的梦境停下。即便处于因病而发的深层睡眠，他仍能辨认出走廊上沉重的脚步声是武装人员移动的声音。他的大脑建立起一道保护伊丽莎白的防卫措施，接管先锋部队的指挥权，并让他们阻止主要军队。渗透到他身上的第三宇宙力量让他轻易做到这一切。虽然，他完全不晓得自己做了什么。

IX

“有多少死者？”冯马克特问格鲁斯贝克和季马费耶夫。

“大约两百。”

“有多少死亡事件无法撤销？”

“那些蒸发的成烟的：十二个，也可能是十四。其他死者都可以治疗，但大部分需要新的性格印纹。”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冯马克特问。

“不知道，长官。”两人同答。

“我知道——我觉得我知道。不对，我确定知道。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一章，而且是由我们的病人兰博做的。他接管了部队，让他们互相攻击。那位冲进来的补完阁员——克鲁戴塔。我已经认识他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搞出来的，他以为军队会有帮助，却完全没料到会导致他们自己受到攻击。然后，还有其他原因。”

“其他原因？”他们同时出声。

“兰博的爱人——他在找的那个人——她一定在这里。”

“为什么？”季马费耶夫问。

“因为他在这里。”

“您现在是假设他来这里是由于自己的意愿吗，长官？”

冯马克特露出属于他的族人特有的狡猾微笑。那几乎成了冯马克特家族的正字标记。

“我现在的假设都无法证明。

“第一，我假设，他是靠着某种我们猜不到的力量，直接赤裸裸地从太空中来到这里。

“第二，我假设，他是因为想要某个东西才来这里：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人，而且她一定已经在这里了。晚点我们可以去清查这儿所有的伊丽莎白。

“第三，我假设，克鲁戴塔大人知道这件事。他把军队领进这栋建筑物，一看到我就开始狂吼乱叫——对于疲劳所出现的歇斯底里症我非常熟悉——你们也一样，我的弟兄。所以，我用康达明让他一夜好眠。

“第四，我们就别再去打扰那位病人了吧。之后的听证会和审判就够他受的了。这个太空很擅长在适当时机把所有事情搅乱成一团。”

冯马克特是对的。

他一向如此。

后来真的有审判。

所幸，旧地球不再允许报纸和电视新闻，不然的话，光是发现西密雅密法拉的主楼医院出了什么事，一般大众就会被以倍数成长的暴动和恐惧吓坏。

X

二十二天后，冯马克特、季马费耶夫和格鲁斯贝克被传唤至克鲁戴塔大人的审判庭。整整七名补完阁员陪审团到场，为克鲁戴塔进行听证，以及可能处以死刑的判决做万全准备。三位医生同时代表伊丽莎白、兰博以及侦查长的证人。

从死亡状态归来的伊丽莎白极为美丽，就像一名拥有成熟女人身躯的新生儿。兰博的眼神离不开她，但每一次，当她对他露出友善、平静又疏远的微笑时，他便一脸困惑。（她被告知，自己曾是他的女人，而她也做好心理准备相信此事。但当语言重新被安装进她的脑中，她却没有任何关于他，或过去六十小时外的记忆。另一方面，对他而言，他仍处于无法流畅使用言语，并充满压力的状态。关于这件事，医生还不甚了解。）

侦查长名叫斯达蒙。

他要求陪审团起立。

他们照做。

他严肃地面向克鲁戴塔大人：“你，克鲁戴塔大人，有义务迅速且清晰地对本庭做出回答。”

“是的，大人。”他回答。

“我们拥有摘录的权力。”

“我同意您拥有摘录的权力。”

“你应如实陈述，不然等同说谎。”

“我应如实陈述，不然等同说谎。”

“如果你想，还是能针对事实及看法、见解说谎，但不得谎报人际关系。然而，若你确实说谎，等同主动将自己的姓名

载入耻辱名册。”

“我了解此庭及其权力。我若想要，则会说谎——虽然我不觉得自己需要这么做，”此时，克鲁戴塔对着他们露出一个疲惫却聪颖的微笑，“但我不会谎报人际相关事宜。若我确实说谎，等同主动接受耻辱。”

“你是否受过作为补完阁员的完善训练？”

“我所受的训练极其完善，我也深爱补完组织。事实上，我跟您以及您身旁所有尊贵的人一样，我就是补完组织。在今天下午，只要我还活着，我都将做出良善的行为。”

“你们相信他吗？各位？”斯达蒙问。

陪审团的成员点了点长了尖角的头。为了这个场合，他们都穿了正式礼服。

“你和这个叫伊丽莎白的的女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审判庭的成员看到克鲁戴塔脸色一白，他瞬间屏住呼吸。“尊敬的大人啊！”他喊着，但没有进一步回答。

“这是规矩，”斯达蒙坚定地说，“你得立刻回答，否则就死。”

克鲁戴塔稳住心神。“那么，我要答了。我本来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兰博爱她。我把她从第四地球送到地球，那时我

就在这里。然后，我告诉兰博她遭到杀害，处于绝望的濒死边缘，等着他来带她重返生命的绿野。”

“那是实话吗？”斯达蒙说。

“庭上与各位大人，这是谎话。”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为了激起兰博的愤怒，给他一个超出一切的原因，让他恨不得以无人达到的速度迅速来到地球。”

“啊——啊——”兰博发出两声凄厉的哭喊。与其说是人的喊叫，其实更像动物。

冯马克特看着他的病人，觉得心里也升起一股怒气。兰博来自第三宇宙深处的力量又开始运转。冯马克特打了个手势：为了让兰博冷静，他身后的机器人已经过重新设计。虽然，为了让它比较接近白光闪闪的医院勤务兵，他们在它的外表上上了一层珐琅，但实际上那是一台高功率的警用机器人。使用老狼经过电子化的冷冻中脑皮层打造而成。（狼是一种少见的动物，长得有点像狗。）那名机器人摸了一下兰博，他头一垂，深深睡去。冯马克特医生感到内心的愤怒渐散。他轻轻抬手，收到讯号的机器人立即停止释放发作性睡眠射线。兰博睡着了，伊丽莎白忧虑地看着那个大家都说属于她的男人。

补完阁员的视线从兰博身上移回来。

斯达蒙冷冷地说：“你这么做的理由是？”

“因为我希望他通过第三宇宙。”

“为什么？”

“为了要证明这件事可以做到。”

“那么，克鲁戴塔大人，你肯定这个男子穿越了第三宇宙？”

“是的。”

“这是谎话吗？”

“我有说谎的权力，但我没有这么做的意愿。我以补完组织之名起誓，我告诉你的是实话。”

陪审团的成员倒抽了一口气。现在再也没有退路了——一个可能是，克鲁戴塔说的是实话，此前所有旧时代将在此终结，开始一个属于所有人类种族的新纪元。另一个可能是，他在人类所知最强大组织的眼皮底下公然撒谎。

斯达蒙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他原先带着嘲弄、轻浮又睿智的嗓音中出现一股仁慈的新情绪。

“那么，你认为这个男人可以仅凭着这身臭皮囊，从我们的银河系外归来？不靠工具，没有能源？”

“我没有那么说，”克鲁戴塔表示，“也许其他人会认为我讲过这种话。但容我告诉您，各位大人，我连续界面重塑了十二个地球昼夜。你们可能还记得厄尔前哨站在哪里——我这

么说好了，我有一个优秀的开路舰长，他带着我从那里向外远程跳跃四次，直直深入星系间的星系际空间。我把那个男人留在了那里。而当我回到地球，他已经在这里约莫待了十二天了。因此，我假设，他的旅程大致上是瞬间完成。当这里的医生在医院外的草地上找到他，按照地球时间，我正在回到厄尔的路上。”

冯马克特举手，斯达蒙大人给他发言权。“各位长官与补完阁员，我们并没有在草坪上找到这个男人，找到他的是机器人。但即使是机器人，也没有看到或拍到他抵达的模样。”

“我们知道这点，”斯达蒙生气地说，“我们也知道在那十五分钟内没有任何东西、靠任何方式到达地球。继续说，克鲁戴塔，你跟兰博的关系是什么？”

“他是我手下的受害者。”

“说清楚！”

“他是我用电脑找出来的。我问计算机，有没有哪里可以找到内心带着巨大愤怒的男人。然后我得知，第四地球的愤怒指数被维持在高点，因为那里需要大量开拓家和探险者，愤怒对这样的人来说是很强的存活特质。当我到达第四地球，我命令官方寻找超过合法愤怒值的边缘人。他们给了我四个：一个体型太大，两个已经太老，这个男人是我唯一可用的实验候选者。所以我选了他。”

“你跟他说了什么？”

“他吗？我告诉他，他的宝贝死了，或正在濒死边缘。”

“不是，不是，”斯达蒙说，“我指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你在一开始用什么方式让他愿意跟你配合？”

“我告诉他说，”克鲁戴塔十分平静，“我是补完阁员，他若不即刻服从，我就亲手杀了他。”

“你是依哪项规定或法条做出这种行为？”

“资料保密。”克鲁戴塔大人立刻回应，“这里不属于补完组织的心灵感应者，我请求推迟回答，直到拥有受到完整屏蔽的空间。”

数位陪审团成员点头，斯达蒙也同意他们的看法。他改变提问的方式。

“所以，你强迫这名男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是这样没错。”克鲁戴塔大人说。

“如果这件事情这么危险，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做？”

“各位补完阁员，可敬的大人，实验的本质，就是不应在首次试验时投入实验者。亚特·兰博确实穿越了第三宇宙，我也会在适当的时机，踏上他曾走过的路。（至于克鲁戴塔如何做到，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改日再说。）如果我当时去了，并且失踪，就等于终结了关于第三宇宙的试验。至少，是终结我们这个时代能有的试验。”

“告诉我们，在主楼医院的硬仗过后，在重新遇到亚特·兰博之前，你最后一次看到他确切状况是如何。”

“我们把他放在一艘样式最古老的火箭，就像古人第一次冒险进入太空时那样，我们也在火箭外表写了字——啊，那真是结合工程与考古学的美丽作品啊！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正确复制了下来，采用的模型可以追溯到一万四千年前帕罗斯基人和墨金人彼此进行太空竞赛的时候。火箭是白色的，旁边附带一台红蓝色的起重架。我不是说那些字有多重要，但IOM三个字母就写在火箭上。那艘火箭不知道去了哪儿，可是乘客却坐在这儿。它在升空时吐出火焰、大团火焰变成火柱，然后降落场就消失了。”

“这个所谓的降落场，”斯达蒙悄声说，“那是什么？”

“一艘修改过的界面重塑宇宙飞船珐。曾经有船在太空中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消逝，直接化成了乳状，还有其他船则是整艘直接消失。工程师针对这点进行修改，拿掉了所有为了进行环绕航行、维生或舒适设置的装置。降落场是为了维持那三四秒才存在的，最久就是这样。我们改放进十四台界面重塑装置，全部串联起来运作，好让这艘宇宙飞船珐能做到其他船在进行界面重塑时做的事——丢掉我们熟悉的维度，从某个未知的宇宙中挑出新的——它会用这庞大的动力脱离人们所说的第二宇宙，进到第三宇宙。”

“对于第三宇宙，你当时有何期望？”

“我觉得那对我们的宇宙来说是一种普世的、实时的概念。其中的任何物体间的距离都相等。就像兰博，他因为想要再见到他的爱人，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从厄尔前哨站外的虚无太空，移动到她所在的医院。”

“而克鲁戴塔，是什么让你这么认为？”

“直觉，大人。如果你要为此杀我，我很乐意。”

斯达蒙转向陪审团，“各位大人，我想你们应该比较想判他长生不死，让他背负伟大责任与丰硕奖赏——而且因为这别扭又复杂的想法感到疲惫，是不是？”

尖礼帽缓缓移动，陪审团的成员站了起来。

“而您，克鲁戴塔大人，将会沉睡直到审判结束。”

有个机器人摸了他，他便睡着了。

“五分钟，”斯达蒙大人说，“之后传下个证人。”

XI

冯马克特试着不让兰博以证人的身份受传。他在中场休息时激烈地与斯达蒙大人争论：“各位大人关闭我的医院、绑走我两个病人，然后你们现在还要折磨兰博和伊丽莎白——就不能放过他们吗？兰博现在根本无法回答出前后连贯的答案，而伊丽莎白看到他受苦，可能还会有精神创伤。”

斯达蒙大人对他说：“医生，你有你的规则，我们有我们的。这场审判的所有细节都被记录了下来。除非我们发现兰博拥有毁灭星球的能力，否则不会对他做出任何事。当然，如果他真的有，我们会请你把他带回医院，让他安乐死。但我不认为这种事会发生。我们想要听听他的说法，好对我的同事克鲁戴塔进行审判。要是没有这么严谨的内部纪律，你觉得补完组织有可能留存下来吗？”

冯马克特难过地点了点头，走回格鲁斯贝克和季马费耶夫旁边，小声而忧伤地对他们说：“兰博躲不掉了。我们只能这样。”

陪审团再次集合。他们戴上了尖尖的法庭帽，房间里的灯光暗下，换成诡异又散发正义氛围的蓝光。

机器勤务兵帮兰博坐上证人席。

“你有义务迅速且清晰地对本庭做出回答。”斯达蒙说。

“你不是伊丽莎白。”兰博说。

“我是斯达蒙大人，”侦查长说，当下决定省去形式，“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兰博说。

“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地球。”兰博说。

“你会说实话，还是说谎？”

“谎言，”兰博说，“是人类所能共享的唯一真实，所以我会告诉你谎言，一如往常做的那样。”

“你可以报告你的旅程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公民兰博？”

“文字无法描述。”

“你记得你的旅程吗？”

“那你记得自己两分钟之前的脉搏吗？”兰博反问。

“这不是在开玩笑，”斯达蒙说，“我们认为你曾经去过第三宇宙，并且需要你替补完阁员克鲁戴塔作证。”

“噢！”兰博说，“我不喜欢他。我从来没喜欢过这人。”

“尽管如此，你还是必须告诉我们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应该这么做吗？伊丽莎白？”兰博转去问那个坐在听众席里的女孩。

她口齿清晰地说：“应该。”她的声音非常清楚，响彻整个大房间，“告诉他们，好让我们可以找回以往的生活。”

“那我就告诉你。”兰博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克鲁戴塔大人是什么时候？”

“那时我被脱个精光、塞进火箭里。在厄尔前哨站向外跳跃四次的位置。他站在地上，对我挥手道再见。”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火箭升空——那感觉非常奇怪，不像我曾经搭过的任何飞行器。我承受了很多、很多的重力。”

“然后呢？”

“引擎继续发动，我被朝外丢进太空。”

“那是怎样的情况？”

“我把穿越太空要用的工作船、衣服和食物都留在身后，去到一条并不存在的河流。虽然看不见，但我感觉到周围满满的人。他们对着家畜射箭，是红色的人。”

“你那时在哪里？”一名陪审团成员问。

“在一个没有夏天的冬季里；在仿若孩童心灵的虚无里；在一块从大陆被扯下的半岛上。我就是船。”

“你说你是什么？”同一个陪审团成员又问。

“箭鼻，头锥，船本身。我那时醉了——它那时醉了。我就是那艘醉船。”兰博说。

“你去了哪儿？”斯达蒙继续。

“一个有诡异的灯笼仿佛睁着愚笨双眼的地方。那里的海浪来回冲刷古今所有死者。星群成了一片池塘，而我徜徉其中。那里的蓝成了酒液，但比酒精更强，比音乐更狂，是用好多好多好多红色的爱酿造的。我看到人们以为自己看过的事物，但真正见识到它们的是我才对；我听见磷光在歌唱，潮水从海洋中涌来，像疯狂的牛群正在扒找出路，它们的蹄子拍在礁岩上。你一定不会相信，但我找到了比这里更巨大的佛罗里达，那里的花有人的皮肤，还有大猫的眼睛。”

“你到底在说什么鬼话？”斯达蒙大人问。

“在说我在第三宇宙找到的事物。”亚特·兰博打断他。

“信不信由你。这些是我记得的一切。也许是梦，但我拥有的就是这些了。我在那之中度过一年又一年，但又像是眨眼瞬间。我梦过绿色的夜晚，感觉过那个地平线会化成大瀑布的地方。我变成那艘船，遇到了孩子们，带他们游览埃尔多拉多，那是金色的人居住的地方。溺死在太空中的人缓缓冲刷过我身边。所有失落的宇宙飞船珙都没顶于此，而我是静止于其中的船。虚幻的海马在我身旁奔驰，属于夏季的月份降临，太阳落下。我走过星星的群岛，错乱而谵妄的天空为漫游者开启。我为自己而哭。为人类啜泣。我想成为那艘下沉的醉船。我沉没、跌落。草坪对我而言犹如湖泊。有个忧伤的孩子四肢着地，在其中驾驶一条脆弱如春蝶的玩具船。我无法忘记被遗忘

的旗帜带有何种尊严，或一座牢狱的傲慢，或游泳的商人——然后我就在草地上了。”

“这或许有点科学价值，”斯达蒙大人说，“但司法不在乎这种事。对自己在医院交战时做的行为有何解释？”

兰博迅速回答，而且看起来神志清楚，“我做的那些，其实不是我。我没有做的那些，我也不能说。让我走吧，我已经受够你们还有这个宇宙——这些大人、这些大事。让我睡，让我好起来。”

斯达蒙举起手要求肃静。

陪审团成员都注视着他。

当下，只有几位心灵感应者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让这人走吧，也让那个女孩走。让医生们也走吧。但等等先把克鲁戴塔大人再带回来，他的麻烦还没完，而且我们还想再加上几笔。”

XII

补完组织、人土政府以及主楼医院的主管机关之间，人人都希望兰博和伊丽莎白拥有快乐的生活。

随着兰博康复，他在第四地球上的许多记忆都回来了。那趟旅程则在他脑中渐渐淡去。

当他开始了解伊丽莎白，反而变得讨厌起她来。

这不是他的女孩——他那个大胆、挑逗，属于市集与山谷、属于雪皑山丘和长途航行的伊丽莎白。这个她温驯、甜蜜、哀伤，充满无可救药的爱，是别人。

冯马克特将这个问题调整好了。

他把兰博送到赫斯珀里德斯的娱乐之城。那里的那些大胆又狂放的女子不断追着他，因为他有钱又有名。

几个星期后（那是非常短暂的几个星期），他马上想要回自己的伊丽莎白了。他为了那个异常害羞的女孩撑着脆弱的身子航过太空、从死亡中将她带回来。

“告诉我实话，亲爱的，”他曾以严肃的神情问过她一次，“害你丧生的那场意外是克鲁戴塔大人安排的吗？”

“他们说他不在此，”伊丽莎白说，“他们说那真的是意外。但我不确定。只是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这些现在都不重要，”兰博说，“克鲁戴塔已经去和星星做伴，去惹他自己的麻烦。而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瀑布，还有彼此。”

“没错，亲爱的，”她说，“我们有彼此。不用面对什么梦幻的佛罗里达。”听到这个来自过去的典故，他眨了眨眼睛，没说什么。就一个曾经穿越第三宇宙的人而言，除了别在穿回第三宇宙，他对生活没什么要求。有时他会梦见自己又变成了火箭——那艘踏上不可思议之旅的老旧火箭。让其他人去

追寻吧！他想，让其他人去！我有伊丽莎白了，我好好地活在这里。

希登妈妈的奇登崽

道困阻窃；

道顺助窃；

道畅止窃。

——范·本鲁

|

月亮转动，女人注视着，月球赤道上的二十一个面被照得闪亮亮。她是希登妈妈，古北澳的武装女头目。她负责警备。

她的脸色红润，金发闪耀，年龄不详。她的眼睛湛蓝，胸膛结实，拥有一双强健的臂膀，看起来就像母亲。但她唯一的孩子已在好几代前死去。如今，她不只是某个人的母亲，更是一个星球的母亲。那些北澳人睡得相当安稳，是因为知道有她关照他们。而那些“武器”，则深陷于漫长、不健康的熟睡里。

这晚，她第两百次瞥过收到警告的银行。但银行仍悄无声息。

虽然没有什么危险的征兆，她却觉得宇宙某处好像有个敌人，等着要来打击她和她的世界，要来夺取北澳人无限的财富。她不耐烦地喷了口气。来吧，渺小的男人，她这么想。来吧！前来受死，别让我等。

她意识到自己的荒谬念头，不禁笑了笑。

她等着他。

但他并不知道。

这人可是相当悠闲。这名盗匪——班加康门·波札。关于放松的艺术，他可是十分擅长。

在堤攸星的桑维尔，不会有人怀疑他不是在那绚烂紫星照耀下长大的盗人公会资深狩猎人；没有人会发觉他身上有股来自薇欧拉·西格利亚的气息。“薇欧拉·西格利亚，”茹女士曾经这么说，“它曾是世上最美好的地方，而今却成为最腐败的地方。那里的人曾是人类的典范，现在却个个成为小偷、骗子和杀手，你在白天就可以闻到他们灵魂的气味。”茹女士已经过世很久，虽然她相当受人敬重，但她还是搞错了。没人闻得出盗匪有什么气味，这点他很清楚。他犯下的“错”事不比靠近鳕鱼群的鲨鱼更多。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存下去，他所接受的教养让他学会不择手段活下去，必须不停掠夺猎物。

不然他还能怎么活？当光子帆从太空退场，界面重塑宇宙飞船开始在意星际航道飒飒响起，薇欧拉·西格利亚早就破产了。他的祖先被遗弃在荒野行星上，任其自生自灭，但他们不

甘受死，于是改变自己的习性，成为人类的掠夺者，借由时间与遗传适应那些非生即死的艰苦差事。而他，盗匪中的霸主，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人。

他是班加康门·波札。

他曾发誓，就算是死，也要抢一次古北澳——他完全不打算葬身于此。

堤攸是一个自在又悠哉的中继星球，桑维尔的海滩风和日丽。运气，还有他自己，是他的两个武器：而他打算好好将两者派上用场。

北澳人是会杀人没错。

但他也会。

此时此刻，在这迷人海滩上，他是一个开开心心的观光客。等到事情结束，他将成为兔群里的雪貂，鸽群中的老鹰。

班加康门·波札，这么一个盗贼与狩猎人，却完全不知道有人正在等待他。那个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就做好了万全准备，要为了他特地召唤死神。

波札仍很平静。

希登妈妈一点也不平静。她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却还无法清楚察觉。

一只“武器”打了个鼾，她把它翻过身。

而在千星之外，班加康门·波札正在微笑，一面走向海滩。

II

班加康门给人的感觉就像观光客，晒黑的脸庞显出一股安逸与得意，有着内双眼皮的眼睛显得沉静，帅气的嘴型即便没有迷人的笑容，嘴角依旧稍带笑意。他浑身散发一股吸引力，没有丝毫尴尬或不自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步伐轻快，乘兴踩过桑维尔的海滩。

海浪卷了进来，白色浪冠就像地球母星的浪头，因为他们的世界与人土如此相似，桑维尔人感到自豪。他们几乎都没见过人土，但个个都听过一些历史的片段。一旦想到远古政体的影响力至今遍及宇宙深处，大多数人还是会被那毫无来由的焦虑影响。他们不喜欢地球上那个古老的补完机构，却对它戒慎畏惧。这道浪花或许令他们想起地球美好的一面，但对于不那么美好的另一面，则没人想记得。

这个男人就像旧地球美好的那一面，没人能察觉到他不为人知的影响力。当他沿着海滨漫步，桑维尔的人都未加思索对着他直笑。

氛围宁静，周遭的一切也静谧，他的脸朝太阳，闭上眼睛。温暖的阳光穿透眼皮，随着舒服而令人安心的感受，将他照亮。

班加康门梦想着要干一桩史上最大窃案——这事儿很多人都盘算过。他梦想着要从人类史上最富裕的世界盗取巨额财宝，他想象着，当他把那笔财富带回薇欧拉·西格利亚——也就是他从小长大的星球——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班加康门的脸从向阳面转过来，懒洋洋地望着海滩上的人。

眼下还没有半个北澳人。他们很好辨认：红肤而高大，运动神经绝佳，但同时又散发一股特有的愚钝、不经世事与强悍。班加康门为了这桩窃案已经演练了两百年，薇欧拉·西格利亚的盗人公会延长了他的寿命。他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实现整个星球的梦。那个可怜的星球曾一度成为经贸路线的枢纽，如今却沦为掠夺与窃盗的偏远温床。

眼前，有个北澳女子从旅馆出来，下到海滩。他等待着、观望着、幻想着，心中怀抱着一个没有任何一个成年澳大利亚人愿意回答的问题。

“到现在，我还是叫他们‘澳大利亚人’。实在有趣。”他想，“那个古老得要死的地球给这些富有、勇敢的强者取的名字，他们那些好斗的后代占据了大半世界……如今，却变成全人类眼中的暴君；他们握有财富，把持着圣塔克拉拉灵药，他人的生死全仰赖他们和北澳人之间的贸易。我不会这么做，我的同胞也不会。对其他人而言，我们可是狼一般的存在！”

班加康门从容地等待着。因为受到恒星的光照射，晒黑的他虽然已两百岁，看起来却只有四十，即便就一个游客的角度，他也穿得太随便。从外表打量，他很有可能是跨域推销员、高级赌客或太空港的副经理，甚至是某个在贸易航道上执

行勤务的警探……但他都不是。他是一名盗贼——而且是很优秀的那种。人们会愿意亲手把财产交给他，只因为他的金发灰眼，沉着镇静又令人安心。班加康门等待着，眼前的北澳女子朝他瞥了一眼，带着毫不遮掩的猜忌。

她眼里见到的景象大概能足以令她收起戒心吧——她就这么走过了。女子回头对着沙丘喊：“快来啊，乔尼，我们可以在这儿游泳。”有个大约八岁或十岁的小男孩越过沙丘顶端，向他母亲跑来。

班加康门紧绷起来，犹如眼镜蛇；他眯着眼，眼神变得锐利。

这就是他的猎物。不要太小，不要太老。如果肉票年纪太小，他就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如果年纪太老，又没什么用处。北澳人的战斗力举世闻名，成年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过于强大，无法下手。

就班加康门所知，所有接近北澳人之星的盗贼——也就是那些试图劫掠古北澳梦幻世界的人——不是失联就是身故，没有人留下只言片语。

但他很肯定，成千上万的北澳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不但知道，而且有时还会拿来开玩笑。在他还是个小毛头时就听过这些笑话了；而今，他的岁数早就超过那些连答案的边都沾不到的老家伙。寿命是昂贵的，他现已步入他的第三条命，而那些命是他的人民老老实实买单的。他们这些善良的贼将辛苦偷来的钱散尽，拿来换药，就为了让他们之中最厉害的盗贼继续

活下去。班加康门不喜欢动粗，但如果暴力能成就史上最大的窃案，那他很乐意。

那个女人又看了看他，他脸上一瞬闪过的邪恶面具已经褪去，换上一张和善的脸。班加康门冷静下来，在放松的顷刻间，女人认为这个人应该讨人喜欢。

她以北澳人特有的尴尬与踌躇，微笑说道：“在我下水的时候，可以请你顾一下我儿子吗？我想我们应该在旅馆见过面。”

“可以啊，”他说，“我很乐意。来吧！孩子。”

乔尼走过向阳的沙丘，迎向死亡——来到坏人触手可及之处。

但他的妈妈已经转过身了。

班加康门·波札训练有素的手伸了出去，抓住那孩子的肩膀。他把男孩转向他、制伏住，在孩子哭出声前用针将吐真药打了进去。

乔尼只感受到痛，接下来，随着强大的药性发挥作用，他觉得颅内像被人重重捶了一下。

班加康门望过水面。那个妈妈还在游泳。她似乎回头看了他们一下，显然不怎么担心。对她来说，孩子只是看着某个陌生人随意秀出来的东西。

“小朋友，”班加康门说，“现在告诉我，外防有什么？”

男孩没有反应。

“外防有什么，小朋友？外防有什么？”班加康门一再复述，但男孩还是没有反应。

一阵惧意传来，令班加康门·波札不寒而栗。他意识到自己把人身安全全赌在这座星球，用这个计划，赌一个破解北澳人秘密的机会。

他受到简易心灵装置所阻——这孩子被下了用来抵御攻击的制约，任何强迫取用信息的意图，都会带来全面失语的条件性反射。这个男孩是真的说不出话。

孩子的母亲转过身大喊，湿湿的头发在阳光下柔顺闪亮：“没事吧？乔尼？”

班加康门代替孩子向她挥手。“太太，我在拿我的照片给他看，他很喜欢呢！你慢慢来，别急。”孩子的母亲犹豫了一下，转身慢慢往水中游去。

乔尼被药勾走了魂，轻轻坐在班加康门的膝盖上，像个病弱者一般。

班加康门说：“乔尼，你就要死了，如果你不把我要知道的事说出来，你会死得很难看。”在他的束缚下，男孩虚弱地

挣扎。班加康门再次重复：“如果你不把我要知道的事说出来，我就要动粗了。外防有些什么？——外防都有些什么？”

孩子挣扎个不停，班加康门不禁意识到，这男孩之所以反抗，是为了遵从他被给予的指令，而不是为了脱身。他让孩子溜过双手中，男孩接着伸出手指，在濡湿的沙地上写字。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显现。

一个男人的身影赫然出现在身后。

班加康门原本警戒着，准备随时转身击杀对方或逃跑，但他突然溜到那孩子身旁的地上。“这谜题太有趣了，真是不错啊。再多告诉我一点！”他对着经过的成年人笑了笑。那个男人是个陌生人，好奇地扫了一眼，但在看到班加康门愉悦的神情，又看到他这么温柔而惬意地陪着小孩玩，也就有些放下心来。

男孩的手指仍然在沙上写着字。

一道谜语在笔画与字句中显现：希登妈妈的奇登崽。

那个女人正要从海里回来，孩子的母亲充满疑惑。班加康门摸摸外套的袖子，拿出第二根针，上头涂了一层浅浅的毒。实验室得让花上几天或几周才能化验出来。他直接把针刺入男孩的大脑，让针朝上，滑进发线边缘的皮肤底下，头发遮住了细小的针孔。那根极其坚硬的针就这样滑进头骨边缘下方。孩子死了。

这一手干净利落。班加康门若无其事地把沙地上的秘密擦掉。那女人越来越靠近，他朝着她大喊，声音听起来满满忧虑：“太太，你最好过来一下，你儿子好像发烧昏倒了。”

他把男孩的尸体还给他母亲。她脸色一变，整个人又惊又惧，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在这惊惧的一刻，她直直望进他的双眼。

二百年来的演练奏效……她什么也没有看见。这名凶手的眼中没有露出杀戮的凶光，这只披上鸽子羽翼的老鹰，把真正的面目掩盖在训练有素的神情里。

班加康门用专业且自信的态度放松下来——他准备要杀了她，尽管他并无把握杀死成年的北澳女人。他慷慨地伸出援手：“你在这里陪他，我赶回旅馆求救。我马上回来！”

一个转身，他拔腿就跑。一名海滩服务生看见他后向他跑去。“这里！有小孩病倒了！”他大声喊叫着来到那名母亲身旁，正好看见她脸上困顿难解的悲怆，以及一些超越了悲怆的情绪——是猜疑。

“他不是生病了，”她说，“他死了。”

“怎么可能？”班加康门用深刻的眼神注视着，感受着，逼迫自己的同情心灌注到身体姿势与脸上每一条肌肉，然后显露出来。“这不可能！我几分钟前才跟他说话的，我们还在沙滩上玩解谜游戏。”

那名母亲用一种空洞、断续的声音说话，仿佛再也无法发出正常人类的话语，并将永远沉浸在这因为意外悲痛所致的走调之中。“他死了，”她说，“你亲眼看见他死，我想我也看见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孩子明明吃过灵药，他还能活上一千年，现在却死了……你叫什么名字？”

班加康门说：“埃尔登，业务员埃尔登，女士。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了。”

III

“希登妈妈的奇登崽。希登妈妈的奇登崽。”

这句蠢话在他脑海中悬绕。希登妈妈是谁？她是谁的妈妈？奇登又是什么？该不会是把“野猫”听错了吧？野猫崽不就是小猫吗？还是说，是什么别的东西吗？

难不成他杀了一个笨蛋，最后换得一个笨答案？

他还要跟那个满心猜疑、神志错乱的女人待在这儿几天？他还得在旁边看多久？他想回去薇欧拉·西格利亚，他想把那个诡异的秘密带回去给他的人研究——到底谁是希登妈妈？

他强迫自己离开房间，走下楼。

由于大饭店中有着一股一成不变的舒适无趣感，其他房客对他产生了好奇：他就是在海滩上看着那个孩子挂掉的人。

船上大厅的八卦人士盘踞在此，罗织出他杀死那个孩子的荒诞传闻；其他人则反驳这些传闻，表示自己非常清楚埃尔登的为人。他可是业务员埃尔登呐！这太荒唐了！

尽管每艘船上都有开路舰长，他们只要在心里自言自语一下就能穿梭星际；尽管，人们不断在各个世界来去——但只要他们有足够的钱，能让艰辛的旅程变得仿佛在风中曳行、轻飘飘的落叶，人都不会想改变。班加康门非常清楚，自己面临非常悲惨的困境。但凡意图求得解答，都会直接触发北澳人所设的保护装置。

古北澳非常富有，这是众所皆知。他们聘雇的佣兵、防御间谍、秘密探员和警报装置，遍及星际。

即便是人土，即便是无人能负担的地球母星本身，也被生命之药所收买。一盎司的圣塔克拉拉灵药浓缩、结晶化后会成为“使春”，可以提供四十年到六十年的寿命。而以盎司和磅为单位，输入地球其他各区的使春，却是以吨为单位，精炼回售北澳大利亚。凭着如此珍宝，北澳人拥有的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囊括超乎金钱能描绘的财力极限，可以买下任何东西。他们能拿别人的生命来付钱。

几百年来，这些人都透过地下献金，买通外国人为他们效力，保障自己的安全。

班加康明站在大厅里，“希登妈妈的奇登崽。”

可以抵得上千个世界的智慧与财富就困在他脑中，但是，他却不敢问任何人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突然之间，他灵光一闪——

现在的他，仿佛突然想到一场不错的游戏，或是正想到一个不错的声东击西法，抑或某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同伴，又或是某道尚未尝过的全新料理——他想到一个令人兴奋的好点子。

有一种消息来源是不会说话的——图书馆。至少，他可以调查比较显而易见的事，找出死掉的男孩透露给他的秘密中，有哪些已是公开领域的知识。

如果，他可以在这些字词当中找到任何线索，那么他所赌上的人身安全，以及乔尼的命，就不算白费。“妈妈”“希登”和“崽”都有其特别的意义，甚至“奇登”。他可能还有机会突围，从北澳人那儿捞上一把。

他兴致勃勃地踩着轻松的步伐，转动停在他右脚边的球，轻快地朝设置在撞球间后方的图书馆移动，走了进去。

这座图书馆是老式风格，身在极其高档的旅馆中，架上甚至摆了真的用纸做成的书，装帧什么的一点也不缺。班加康门穿过房间，看到这里有两百册的《银河百科全书》，便取下“希”字条目的那一册。他打开书，从封底倒着翻回来，搜索“希登”这个名字——找到了：本杰明·希登（A.D. 10719—17213），古北澳的拓荒先驱，普遍认为是防御系统的发起人之一。就这样。班加康门继续在书页中扫描，接着找“奇登”这个字。可是它既不收于百科全书，也不在图书馆保存的任何目

录——这个罕见的字没在任何地方出现过。他走出图书馆，上楼，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崽”根本就不存在，大概是那个小男孩自己写错了。

他要冒险一试。那个丧子的母亲坐在门廊边的一张硬背椅上，因为太过混乱和忧虑，对任何事都视若无睹。有个女人正在跟她说话，他们知道她的丈夫要过来。班加康门走上前，试着向她致意，但她完全没有看见他。

“太太，我要走了。我得前往下一个星球，但我会主观时间二到三周回来。如果有急事需要我，我会把我的通信地址留给这边的警方。”

班加康门离开垂着眼泪的母亲。

班加康门离开安静无声的旅馆，弄到了一张太空港的优先通行证。

虽然他突如其来申请离境签证，一派轻松的桑维尔警方也没做出任何限制。毕竟，他有身份、有钱，与客人发生冲突也不是桑维尔人的作风。班加康门登上宇宙飞船珙，往客舱走去，打算在里头歇息个几小时。此时，有个男人站到他身边。那是一个年轻的男子，发型中分，身材矮小，有着一双灰眼。

这个男人是北澳秘密警察在当地的特务。

即使是像班加康门这样训练有素的盗贼，也没认出身边的人是警察。他从未料想那座图书馆早被动了手脚，罕见的北澳

字词“奇登”本身就是一道防线：搜索字词就会触动这小小的警报。他踩中陷阱了。

陌生人向他点头示意，班加康门也点头回应。“我在出差，等待下一个工作。最近生意实在不太好啊……你呢？”

“我无所谓，钱不是我在赚。我叫利弗，是个技术人员。”

班加康门打量着他，这男的是技术人员，没什么。他们客套地握了握手，利弗说：“等会去酒吧找你喝一杯，我想先休息一下。”

界面重塑的瞬闪要通过船身时，他们双双躺了下来，没什么交谈。接着便是一阵闪烁。我们从书本及课堂所学得知，宇宙飞船珙在进行二维跳跃时，太空躁动本身会经由某种方式被输入计算机；这当中的转换，就是透过宇宙飞船珙的开路舰长所操控的。

这些他们都知道，可是都察觉不到。他们只会感觉到一阵轻微的疼痛。

在通风系统的喷洒中，空气布满镇静剂。他们都预料到自己将感到有些晕晕沉沉。

盗贼班加康门·波札受过药物中毒及心智混乱的抗性训练，任何心灵感应者只要企图对他进行读心，都会遭受强烈的本能抵抗，这是在训练初期就植入下意识的机制。但波札不懂要如何防范来自普通骗子技师的行为；对薇欧拉·西格利亚的

盗人公会来说，训练自己的人防范骗子根本没有必要。利弗已和北澳取得联系——北澳，他们的钱横跨整个星际，在成千上万个世界里，都有他们为了抵御入侵者布下的警戒。

利弗开始闲聊：“我希望我可以去个比这趟旅游还远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去奥林匹亚，在奥林匹亚可以买到任何东西。”

“这我也听过，”波札说，“不过说起来有些好笑，那个地方对生意人来说没什么贸易赚头，不是吗？”

利弗笑了，笑声由衷且快活。“贸易？他们不做交易，只交换。他们在那里转卖、变造、上色、注记从其他世界偷来的赃物，那就是他们的生意。那里的居民都是瞎子啊，奇怪的世界。但只要去到那里，就能拥有任何想要的东西。你想想看啊，老兄，”利弗说，“在那地方待上一年可以做多少事？除了我和几个游客以外，那里每个人都是瞎的，他们还会以为那些钱只是某人搞丢的，或是船难残存的，或者来自某个失落的殖民地（不用说，那当然是有人清理出来的），然后‘砰’一声，就都跑到奥林匹亚了。”

奥林匹亚没他说得那么好，利弗也不懂为什么他的工作是要把杀手引向那里。他只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为入侵者指路。

在他们两个都还没出生不知多少年前，那个代码就被植入各类目录、书本、货箱及凭据中。“奇登”看起来就像什么错别字，其实是北澳人外部防御月球的假名。只要有人使用这个

假名，警报便蓄势待发，整个系统的神经组织就变得像白炽灯丝那样炽热又快速。

等到他们准备去酒吧找东西吃时，（在这么多地方中）班加康门几乎忘了提到奥林匹亚。那只是他在路上新认识的过客，此时他已告诉自己，他得先回薇欧拉·西格利亚取得信用额度，然后搭上将要让他发财的航班，去拿下整个奥林匹亚。

IV

在他母星的家乡，波札成为某个高贵、诚挚庆典上的主角。

盗人公会的长老欢迎他，向他道贺：“孩子，还有谁能像你这样完成这些事呢？这是从未有过的一着棋，你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局面。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名字，还有某只动物，马上从这里着手吧。”盗人议会打开他们自己的百科全书，翻过“希登”的条目，找到“奇登”这个字的参考资料。没有人知道，那是来自他们世界的特务植入的讯息饵。

那个特务在几年前受到引诱，就跟其他人一样。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稍微荒淫了一阵子，逼不得已被迫吐实，然后受威胁遣返回家。这些年来，他总在等待着那令人忐忑的密令。（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是从北澳情报机构派发出来的。）他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能这么轻易地清偿在其他世界欠下的债——他们只不过寄来了一个页面，要他把它加进百科全书。他加上，然后回家，为此精疲力竭、心神耗弱。对一个盗贼而言，那段充满恐惧和等待的岁月太难承受，他常常因此喝得酩酊大醉，就

怕自己会受不了而自杀。与此同时，百科全书里的那些书页——包括针对他的同僚稍稍调整过的部分——就那样持续待命。虽然整个条目都是新增上去的（而且还是错的），但根据百科全书上的变更注记，那只是一次普通的修订。

以下段落曾经修订一次，修订时间为再发行二十四年后：

关于北澳“奇登”一字的记述，便是利用有机的方式在地球变异的羊体内诱发疾病，提取病毒，再精制成圣塔克拉拉灵药。关于“奇登”一词，无论是指疾病本身，以及疾病因外部疗法出现疗效时的参考术语，都曾于一时蔚为风潮。一般认为这与本杰明·希登（北澳创始先驱之一）的职业有关。

盗人议会宣读完条目，议会议长便说：“我已经把你的文件备妥，你可以拿去试试看。打算去哪儿？过境纽汉堡吗？”

“不是，”班加康门说，“我打算试试奥林匹亚。”

“奥林匹亚还不错，”议长说，“放松一点，失败的机会也就是千分之一罢了。但如果你真的失手，我们可能都得为此付出代价。”

他苦笑着将自己在薇欧拉·西格利亚上所有劳力与资产的空白抵押文件递给班加康门。

议长用鼻孔喷气，嗤地笑一声。“既然我们都得这样老老实实，才能让你在贸易行星上借到足够的钱，假如你又把一切都输掉，到时我们可就会很惨了啊。”

“不用怕，”班加康门说，“有我罩着！”

有些世界是毫无梦想可言的。但被方云笼罩的奥林匹亚并非其中之一。在奥林匹亚，男人和女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因为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于吾等能见时，”纳奇达戈说，“明即为痛楚之色。若汝眼犯汝，便将其取出；错不在眼，乃在元神。”

这样论调在奥林匹亚很常见。那些居民已经失明很长一段时间了。如今，他们觉得自己比未盲人更优越，雷达线能触发他们的大脑，让他们感知到放射线，就像有的动物人会在脸上挂鱼缸一样自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图像轮廓鲜明，而他们需要这样的鲜明；他们的建筑以不可思议的角度耸立。在按照数据和几何图形精细调整过，仿佛万花筒一般持续变化的天气下，那些失明的孩子唱着属于他们的歌。

波札独自走在那儿，付钱给从没有活人曾经见过的讯息。他的梦想盲目地翻腾着。

在锐利的云朵及水波一般的天色里，奥林匹亚一如某人的梦境那样游过他身边。他无意在此逗留，因为在北澳周遭黏滞、活跃的宇宙中，他还有一场生死之约。

在奥林匹亚的那段时间，班加康门着手准备袭击古北澳的工作。到达星球的第二天，他非常幸运地遇见一个叫作拉曼德的人。他确信自己以前听过这个名字。不是在盗人公会麾下的成员，而是某个在星际间恶名昭彰的狂徒。

也难怪他会找上拉曼德。在过去一周里，他的枕头仿佛在他睡觉时诉说了十五次拉曼德的故事。每当他做梦，都会梦到北澳人反情报组织在他脑中植入的东西。他们早他一步先到了奥林匹亚，并打算让他除了应得的报应外什么也得不到。北澳警察并不残酷，他们只是想挺身保护自己的世界，并为被杀死的孩子复仇。

在拉曼德同意之前，班加康门与拉曼德最后会面、达成协议时的过程实在非常戏剧化。

拉曼德拒绝和班加康门同行。

“我不会从这里跳到任何一处，或袭击任何目标，或偷任何东西。我是很鲁莽没错，但我从来不会自找死路，可现在你却要我这么做。”

“你想想我们能得到什么——想想那些财富！我告诉你，这钱比其他人尝试的任何案子都多！”

拉曼德大笑。“你以为我没听过这种话吗？你是个坏蛋，我也是个坏蛋，但我不干任何虚无缥缈的事。我要现款落袋。我是打手，你是小偷，我不会过问你想干什么勾当……但我得拿到钱先！”

“我还没有得手。”班加康门说。

拉曼德站了起来。

“那你就不该来跟我谈。因为，不管你想不想雇我，现在都得花上一笔钱来让我闭嘴了。”

协议的阶段开始了。

拉曼德看起来很丑，是个软弱又普通的人。但若非他历经种种麻烦事，不会变得那么坏。罪恶像是没有尽头的工作，它要求你投入，并往往会直接显露在你的面貌上。

波札盯着他，轻松一笑，不带一丝轻蔑。

“当我从口袋拿东西，给我掩护。”波札说。

拉曼德没有回应好或不好，也没有亮出武器，只是将左拇指缓缓横过手掌外缘。班加康门看懂了这个手势，却没有退缩。

“你看，”他说，“行星的承诺。”

拉曼德大笑。“这种话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拿去啊。”波札说。

雇佣兵拿起那张层层压制而成的卡，睁大了眼。“这是真的，”他倒抽一口气，“这是真的！”他抬起头来，（虽然难以理解）但变得更加友善了。“我以前从来没看过这东西——你的条件是什么？”

在此同时，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奥林匹亚人不断经过他们，身上穿的都是对比鲜明的黑与白，披风和帽子上净是令人难以

置信的几何设计。两个正在议价的人忽视当地居民，全神专注在彼此的协商上。

班加康门觉得这是一件风险平稳的交易。他以薇欧拉·西格利亚全星球为期一年的服务做抵押，换取拉曼德队长无条件的服务。（他曾是帝国海军内宇宙巡逻舰队的一员。）班加康门递交抵押契据，为期一年的服务抵押就写在上头。即使远在奥林匹亚，也有能将协议传回地球的账务机，使得整个星球的盗贼都受到这份抵押的承诺的约束。

“这，”拉曼德想，“就是复仇的第一步了。”等这个凶手失踪后，他的子民就得老老实实在地付出代价。拉曼德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担忧地看着班加康门。

班加康门将他的目光误认为友善的象征，回之以优雅、迷人且从容的笑容。在这愉快的时刻，他伸出右手，向拉曼德致上热切又正式的祝贺，表示协议达成。他们握手，但波札永远不会知道他到底达成的是一场怎样的交易。

V

“地茫茫呦，灰草连延天，小亲亲，不要靠近堰。不见山，或低或高，只有坡陵和不绝的灰。就看见斑斑驳驳的闪烁，在星带上绽放。

“那是北澳。

“所有的泥泞的胶着不再，一切辛苦、等待与苦痛不再。

“红黄色的羊躺在蓝灰色的草地上，云在离头顶很近的地方涌过，就像铁管架起了世界的屋顶。

“带上你挑的那些病羊，老兄，疾病就是你的报偿。打喷嚏，老兄，这样就会得到一颗星球，如果问我呦，就要在永生之地咳出一点位置来。如果嫌这地方太疯狂，像你这样的傻蛋和白痴又该住在哪儿？就是这儿了吧。

“那就是书啊，男孩。

“如果你没见过北澳，就说没见过；就算你看见了也不会相信。

“航图说它叫古北澳大利亚。”

在这世界的中心，有一座守卫这个世界的农场。那就是希登的家。

它的四周围绕塔楼，塔与塔之间悬挂的电线有的摇摇晃晃地垂落，有的正闪烁着光——那是地球居民所制造的金属都无法企及的光；塔群中间是一片开阔的土地，一万两千公顷的混凝土，雷达探测器延伸进混凝土那光滑表面下几公里处；射线穿透分子，来来回回地扫描。农场上还不只这些呢。它的中心有一群建筑物，那是凯瑟琳·希登工作的地方。她继承守卫这个世界的家族任务。

细菌进不来也出不去，所有食物都来自空间传送机。里面住着一群动物，这群动物只依赖她一人。如果她突然死去——无论是否因为运气不佳，或是因某只动物的攻击所致——这个

世界的政府依旧拥有她本人的完整摹写，可以在催眠状态下培养出新的动物照料者。

这个地方会有灰风从山上席卷而下，在灰色混凝土表面疾驰横穿，刮过雷达塔群；众人头上总是挂着那颗抛光切面后，展现令人着迷的姿态的月亮。风（本身就是灰的）挟带强大冲击吹袭建筑物，接着奔过开阔的混凝地，往山坡那端呼啸而去。

建筑物外的山谷不需要太多伪装，看起来就跟北澳其他地方一样。混凝土本身经过稍微润色，看起来就像一片贫穷、饥饿、自然的脏泥。就是这个农场、就是这个女人，加起来就成为人类所构筑出史上最富裕的世界的外防。

凯瑟琳·希登望着窗外，默默想着自己的事。“四十二天前，我到市场去，在那里听到了吉格舞曲，真是令人感到愉快的一天。”

噢，在市集日的那天散步，

还能看见我的人民多么得意又快活！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尽管年轻时她见识过许多世界，还是喜欢这些灰色的山丘。她转身回到建筑物里，回到住在里头的动物和那些职责的身旁。她是唯一的希登妈妈，而这些，是她的奇登崽。

她在它们之间移动。它们是她和父亲从人土运出的地球貂里挑选出来的。它们培育自最凶猛、体型最小也最疯狂的个

体。这些貂本来是为了防范羊群的其他掠食者才引入（羊群是用来培养使春），但它们生来就相当疯癫。

几个世代以来，精神疾病已深深在这些貂的体内扎根。它们活着只为了死；而唯有死，才能让它们继续活。这些就是北澳的奇登，它们是一种混合恐惧、愤怒、饥饿和性欲的动物，会啃食自己，或彼此，会吃掉自己的幼崽，或人类，或任何有机体。它们是那种会在感觉到爱的时候呐喊杀意与欲望的动物；是那种天生就激烈、愤怒、嫌恶、憎恨着自己的动物。这些貂之所以能幸存至今，是因为它们醒来的时间全都躺在沙发上，爪对爪牢牢绑紧，让它们无法伤害自己或伤害彼此。希登妈妈在每只貂的一生中只会让它醒来一下下，受育种，然后赴死。她一次只唤醒两只。

那天下午，她走在笼子间，这些动物深深地沉睡，营养剂注入它们的血液，有时甚至活了多年都未醒。过去，她会在公的半醒、母的被激起勉强能受精的性欲时，为它们进行人工繁殖。她得亲自把幼崽从熟睡中却得生产的母兽身体里拉出，然后在几周的幼兽期养育幼崽，直到它们显现出成貂的天性。比如，它们的双眼因激动、狂乱而变得鲜红；在那尖锐、骇人的细微哭声中开始充满情绪，并响彻整栋建筑物。还有，当它们扭着整洁干净的毛茸茸小脸，转动着疯狂而明亮的眼睛，收紧锋利而尖锐的爪子。

这次，她没叫醒任何一只，反之，她把绑着它们的带子束紧，移除营养剂，给了延迟发作的刺激性药物，让它们在被惊醒时跳过刚刚起床的迷糊，瞬间清醒。

最后，她给自己一剂分量很多的镇静剂，靠在椅子上等待即将到来的鸣声。

当震动与鸣声齐发，她必须再次执行过去已做过上千次的事。

她要让整间实验室发出难以忍受的噪声。

数以百计的突变貂将醒来。清醒后，它们会处于混合饥饿、憎恨、狂怒和性欲的生命体中，被绑着它们的带子束缚，奋力想击杀彼此——包括它们的幼崽和自己，甚至包括她；它们会攻击每个地方的每样东西，并尽其所能持续下去。

她很清楚这一点。

在房间中央有个协调器。协调器是一种能够进行直接移情的中继站，可接载较简单的心灵感应讯息，而希登妈妈的奇登崽浓缩后的强烈情感，将全部流入协调器之中。

然后，那些（远超忍受范围的）暴怒、憎恨、饥饿和性欲会立刻被放大。接着，这些波段会再被工作室外眺望山脊的高塔心灵感应控制器增幅，喷射而出，向上跃出实验室所在的谷地；而希登妈妈的月亮会以几何级数转动，成为接载反射情感的球形中继站。

情感波会从多面体月亮传到其他十六颗卫星（它们是天气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范围不只太空，还涵盖附近的子空间。北澳人已设想到一切。

希登妈妈的发射机因警报而开始震动。

鸣声来了，她觉得自己的拇指麻掉了。

一阵噪声尖声吵闹。

貂醒了。

顷刻间，房里充斥着叨叨絮语、擦刮、嘶嘘、嗥叫和号啕。

在动物的叫声底下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仿佛冰雹落在冰冻的湖面，那是某种嘶嘶沙沙、噼里啪啦的声响；是上百只貂用它们的爪子企图挖穿金属镶板的声音。

希登妈妈听见一阵咕噜咕噜的水声，有一只貂成功松开自己的爪子，并开始抓自己的喉咙。她认得出毛皮和血管被撕裂的声音。

她听着那个声音慢慢停下，但还无法确定，其他貂发出太多杂音。但总之，貂少了一只。

她坐在那里，屏蔽住部分的心灵感应中继传导，但不是全部。她感到某个古怪而疯狂的梦刺穿自己（但她都这么老了）。她想到除了自己之外可能在受苦的所有人，心底一阵兴奋——他们没有受到北澳人通信系统内建防御的屏蔽，想必一定极度痛苦。

她因为被遗忘已久的欲望赶到一阵猛烈悸动。

她渴望着那些已经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的事，承受着上百只动物心中传来的一阵阵恐惧。

在这一切的底下，她的理智正不停发问：“我还能忍受多久？我还得忍受多久？主啊，善待你在这世上的子民吧！善待又老又可怜的我吧！”

绿灯亮起。

她按下椅子另一边的按钮，一阵气体嘶嘶响。当她逐渐失去意识，她知道她的奇登崽也将失去意识。

她会在它们醒来之前醒来，然后继续她的工作：检查还活着的，清掉那只把自己气管挖出来的，带走那些死于心脏病的。重新安置，包扎伤口，让它们活着、睡着——睡得开开心心——让它们在睡梦中繁殖，然后活下去，直到下次鸣声响起，唤醒它们，去保卫那受宝藏祝福，也受宝藏诅咒的原生世界。

VI

一切进行得相当顺利，拉曼德找到了一艘非法的界面重塑宇宙飞船珙——这可不是什么小成就。界面重塑宇宙飞船珙的许可证非常严格。在某些充满坏蛋的星球，要想弄到非法宇宙飞船珙，很容易花掉一辈子的时间。

拉曼德已经挥霍掉大把大把的钱，而且是班加康门的钱。

盗匪之星老老实实存下来的钱已经轧下去，并拿去付给伪造出来的庞大债务，以及虚构的交易往来中。这些交易将存入船只的计算机，而那些货物和乘客将搅进上万个世界的贸易交易之中，几乎无法追查。

“让他吃点苦头。”拉曼德对一个同伙说。他表面上是罪犯，私底下是北澳人特务。“这是拿好的钱去做坏事，所以最好多花他一点。”

在班加康门起飞之前，拉曼德又发了一封讯息。

他是直接透过开路舰长传出去的。这项职务通常不用来传带讯息。那个开路舰长是北澳舰队的中继指挥官，收到严密的命令，不能泄漏身份。

这个讯息涉及界面重塑许可证，以及另外二十多片可抵押薇欧拉·西格利亚数百年的使春。舰长说：“我不必把它发出去。答案是‘好’。”

班加康门走进控制室——这违反了规定，但反正，他雇用的本来就是一艘违反规定的船。

舰长凶恶地看着他：“你只是个乘客，给我出去。”

班加康门说：“我的游艇已经登船，我是这里唯一不受你们管的人。”

“出去！如果你在这里被抓到，可是要罚钱的。”

“不要紧，”班加康门说，“我会付钱。”

“你会吗？”舰长说，“你才付不出那二十片使春。荒谬！没有人拿得到那么多使春。”

班加康门想到了自己就快要拥有的上千片使春，放声大笑。他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界面重塑宇宙飞船珙搁在后头，自行出击，然后经过那些奇登，再次回归。

他之所以拥有权力和财富，全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将如同探囊取物。如果可以获得千倍回报，那么抵押二十片使春对这个星球而言，实在是很低的代价。舰长回答，“这一点不值，你实在不值得为二十片使春冒险来到这里。但是，如果值的是二十七片使春，那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进入北澳人的通信网。”

班加康门紧绷起来。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自己会死。这一切准备，这所有演练——先是海滩上死掉的男孩，然后是赌上的信贷，现在却出现一个出乎意料的手！

他决定正面迎击。“你知道些什么？”班加康门说。

“没什么。”舰长说。

“你说了‘北澳’。”

“我是说了。”舰长说。

“如果你说出北澳，那你一定猜到了。谁告诉你的？”

“如果你寻找的是无限的财富，还能去哪儿？如果你过得了这关，对你这样的人来说，二十片使春根本不算什么。”

“那可是三十万人工作两百年才换得到的。”班加康门正色说。

“过了这关，你可以拿到的可不只二十片使春，你的族人也是。”

班加康门想了想成千上万片的使春，“对，这我知道。”

“如果过不了这关，你还有卡片。”

“没错。好吧，把我弄进网里吧。我会付出那二十七片使春的。”

“卡片给我。”

班加康门拒绝了。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贼，对盗窃行为总会有所警觉。但他又想了想：这是他生命中的一大转折关键，总得在某些人身上赌一把。

看来非得把卡片押进去不可了。“我会把它做好登记，然后还给你。”由于班加康门太兴奋，没有注意到卡片被送进了复印机，这笔交易已被记录，传回奥林匹克中心，然后被地球上的某些商业机构以薇欧拉·西格利亚为抵押品，贷下未来的三百年。

班加康门拿回卡片，觉得自己真是个小偷。

如果他死亡，这张卡将会丢失，他的族人也不必付钱；如果他赢，就可以用自己的荷包付出那一点点的钱财。

班加康门坐了下来。开路舰长对他的锚定传递员做了个示意，船身摇晃了一下。

经过半小时的主观时间，头上戴着空间感知头盔的舰长对路线进行感应、抓取及推测，感觉就像循着一梯一梯的石阶，就回到自己的家——他不得不做出正在摸索航路的模样，否则班加康门很可能会猜到自己正落入双面特务的手中。

但舰长训练有素，就跟班加康门的训练一样厉害。

特务和盗匪共乘并行。

他们进行界面重塑，进了通信网内，班加康门跟他们握握手。“只要我打个电话，你就可以兑现交易了。”

“祝你好运，先生。”舰长说。

“祝我好运。”班加康门说。

他爬上他的太空游艇。在实际的空间中不到一秒钟的期间，北澳广袤无垠的灰色区块赫然出现。那艘看起来像座简陋仓库的宇宙飞船珙消失在界面重塑中，只剩太空游艇。

游艇向下坠去。

随着下坠的态势，班加康门历经了一段混乱又恐怖的骇人情况。

他根本就不知道下面有个女人，但她却能清楚感觉到一件事：他正接收着被大幅增强的奇登怒火。他的心神与意识在如此冲击下颤抖不止，主观经验不断延展，使得一两秒钟就像痛楚、晕醉、昏沉了好几个月。他被自己人格形成的浪潮击倒。月球中继站将貂的心智抛掷向他，使他大脑突触扭曲变形，让那些可能发生，却从未发生的惨事栩栩如生显现在他眼前——然后，他那颗聪明的脑袋就在过载的压力下空了。

他皮质下的人格倒是多留了一会儿。

他的身体挣扎了几分钟；他因欲望与饥饿而发狂，在驾驶座上拱起身体，用嘴狠狠咬入自己的手臂。在欲望驱使下，他以左手撕扯着脸，将左眼扯了下来。在充满野性的尖叫声中，他试图啃噬自己……而且其实算是成功。

希登妈妈的奇登崽使出势不可挡的心灵感应，耗尽他的脑子。

突变的貂完全苏醒了。

中继卫星使用那些貂被培养出来的疯狂意识，毒害他周围一切空隙。

波札的身体没有活多久。几分钟后，他的血脉偾张，头部向前一倒，游艇无力地朝原本要袭击的仓库落下。

北澳警方把它挖了出来。

那些警察自己也病了，所有人都一样。他们个个脸色苍白，其中一些人还吐了。他们从心灵感应带最薄最弱的地方进来，但那就足以伤害他们。

他们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只想忘记一切。

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警察看着尸体说：“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能把人搞成这样？”

“他做了错误的选择。”警察队长说。

年轻的警察说：“做了什么错误的选择？”

“他试图来抢我们，孩子。我们受到保护，但不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保护。”

年轻警察觉得自己受到羞辱，处于爆发边缘。他将视线从班加康门·波札的尸体移开，几乎要出口顶撞他的上司。

年长的人说：“没事，他算死得很爽快了。这就是不久前杀了那个小乔尼的人。”

“噢，是他吗？报应得这么快？”

“是我们把他带过来的。”老警官点了点头，“我们让他自己去找死路；我们就是这样活过来的。也是不多轻松，对

吧？”

通风扇轻轻柔柔地响着，动物再次入眠，一股气流骤下，吹在希登妈妈身上。心灵感应过继器还在运作，她可以感到自己、小屋、月亮多面体以及那些小小的卫星。至于盗匪，则完全没有迹象。

她蹒跚地走着，身上的衣物都汗湿。她需要冲个澡，还有换一些干净的衣服。

远在人土，贸易信用回路器正在大声尖叫，试图引起人类注意。补完组织的一位年轻次长走到机器前，伸出手。

机器利落地将一张卡片落进他指间。

他看着这张卡。

“借方‘薇欧拉·西格利亚星’，贷方‘地球总局’。转开信用状‘北澳星账户’——四百兆人类纪年。”

虽是独自一人，他仍在空荡荡的房间自顾自吹了两声口哨。“在他们结清这笔账以前，我们早就死光光了。有使春或没使春都一样！”接着，他跑去跟朋友讲这个奇怪的消息。

而那台机器因为没有拿回卡片，便又做了一张。

阿法拉法大道

早些年，我们沉醉在幸福之中。大家都是这样，尤其是年轻人。那是人类再发现的头几年，补完组织深深探入地底的宝库，借此重建古老的文化、古老的语言，甚至是古老的问题。先祖对完美的追求，曾如梦魇一般将他们迫至崩溃边缘。而今，在杰斯寇斯特大人和爱丽丝·摩尔女士的带领下，古代文明崛起，仿佛从旧日时光之海中浮现的众多巨大陆块。

我自己呢，则是这一万四千年来第一个在信上贴下邮票的人。我带维吉妮雅去听了第一场钢琴独奏会。当霍乱在塔斯马尼亚释出，我们都在观看器上关注。我们看到塔斯马尼亚人在街上跳舞，因为他们已无须接受任何保护。每个地方、每件事都变得令人兴奋，每个地方的男男女女都在努力，要建立一个更不完美的世界。

我走进医院时还是我自己，出来时就成了法国人。当然，我记得自己以前的生活——我都记得，但也都不重要。维吉妮雅也是法国人，我们所拥有的未来岁月就像熟透的果实，垂在恒夏果园，列在我们眼前。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以前，我可能会在睡前这么想着：政府给了我四百年的时间，从现在起的三百七十四年，他们会停止使春的注射剂，然后我就会死。而现在，我知道什么都可能发生。安全装置全都关上

了，疾病到处肆虐。要是够幸运，有希望和爱，我可以活上一千年——或者可能明天就会死去。我是自由的。

我们无时无刻都尽情作乐。

维吉妮雅和我创造了古代世界几乎完全殒落后的第一份法文报纸。我们可以在新闻甚至广告中找到乐子。某些文化面的东西很难重现，比如若要谈论只剩名字的食物，就相对困难。但在地底深之又深的地方有不间断工作着的类人胎膜和机器人，他们让地表世界充满足够的新奇事物，让希望填满每个人的心。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但又不完全是假的；我们知道，当疾病夺走根据统计应当减去的人数，那疫情就会结束。当事故率升得太高，就会自动停下来。我们知道，补完组织会在大家背后照看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相信，杰斯寇斯特大人和爱丽丝·摩尔女士是以朋友的身份，与我们一起进行这场游戏，并非利用着我们，把我们当成竞赛中的牺牲品。

就拿维吉妮雅来说吧！她以前的名字叫“曼娜莉玛”。那是她出生编号的代码音译。她个子很小，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结实，只差一点就能说是圆润丰满；她有满头细致的棕色卷发，一双红眼深邃绚丽，唯有眯眼迎向太阳时，阳光才能让那虹膜中的宝藏显露出来。我早就知道她，却不曾真正认识她。我常常见到她，却从来没有真正看见她。直到成为法国人的那天，我们在医院外头相遇。

我很高兴能见到熟人，使用旧的通用语交谈，但说得不是很顺。而且，我边说边觉得她不再是曼娜莉玛，而是某个古

老、罕见又奇特的人，好似从过去那富丽堂皇的世界来到后世徘徊。我只能结结巴巴地：

“你现在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呢？”

她以同样的语言回答：“叫我维吉妮雅。”

我注视着她，然后坠入爱河。这是我命定的人生。在她犹如少女的温柔和青春背后，藏着某种强大不羁的事物。那双坚定的红眼中仿佛有命运之神对我细细低语，那双眼睛试探着我，没有犹豫，充满惊奇，一如我们对横在眼前的新世界做的试探。

“我有这个荣幸吗？”我边问边向她伸出臂膀，就像在进行催眠学习时学到的那样。她挽住我的手臂，我们一起走出医院。

我哼起一支调子，它随着古法语浮现在我脑海中。

她轻轻拽着我的臂膀，抬头对我微笑。

“这是什么？”她问，“还是说，你也不知道？”

歌词轻柔又不受控制地来到我唇边，我轻轻地唱，让她的卷发盖住我的声音。就像人类再发现赋予我的一切，我唱起在心中浮出的流行歌：

她不是我本来寻觅的女人。

遇见她完全是场意外。

她说的不是正统法语，
而带着马提尼克的含糊口音。

她没有钱，她不时髦。

但拥有最迷人的眼神，

那就是一切。

突然间，我忘词了。“我好像忘了接下来要怎么唱。这首歌叫《马库巴》，和某座被古法国人称为‘马提尼克’的美丽岛屿有关。”

“我知道在哪里！”她大喊着说。她被赋予的记忆跟我是一样的。“你可以从地球港上看见它！”

我们一下子被拉回原本熟知的世界。地球港位于一块小型大陆东缘，屹立在一座十二英里高的基座上。在地球港顶部，补完阁员仍在已毫无意义的仪器间工作。船只从星尘间悄然入港，我看过照片，但从没去实际看过——事实上，我认识的人中完全没有人去过地球港。为什么要去？我们可能根本不受欢迎。更何况，你永远可以在观看器上看到照片，而且一样很清楚。对曼娜莉玛来说——对我亲爱又惹人怜的曼娜莉玛——去那个地方相当令人费解。我不禁觉得，以前那个完美世界中的每件事，其实不如表面那样简单明了。

维吉妮雅（新的曼娜莉玛）本来想用旧通用语说话，最后却放弃了，改用法语说：“我姑姑——”她指的是某个跟她有

亲戚关系的女子。几千年来，从没人有过姑姑。“是一个信徒，她曾带我到阿巴丁格那儿，感受它的圣洁之气和好运。”

旧的那个我有些震惊，变成法国人的我则对此有些忧虑。这个女孩居然在人类变得诡异之前就做过这般异常的事。阿巴丁格是一部早就废弃的计算机，是地球港之柱的一部分。类人胎膜把它当成神，而人们有时也会去看它。这种行为本身实在是俗气又令人生厌。

又或者曾经是这样。直到一切又再次变得新鲜。

我压下语气中的烦躁，问她说：

“那里如何？”

她轻轻地笑了，但笑声中蕴藏某种使我心寒的颤音。倘若旧的曼娜莉玛有秘密，新的维吉妮雅会做出什么行为呢？我简直要憎恨起让我爱上她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命运，让我觉得她碰触我臂膀的手是我与永恒之间的联结。

她对我微笑，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地面上的路正在修整，于是我们沿着斜坡，走进地下一层。依照法律规定，真正的人类、原祖人和类人胎膜都能在此走动。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从来没离开出生地，并走超过二十分钟。这个斜坡应该还算安全。最近原祖人已经越来越少，这些来自星群间的人尽管是真正的人类，却为了适应上千个世界的环境，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至于类人胎膜，虽然不少长得很漂亮，但那其实是我们道德上的缺陷。他们是由动物培育成的人类，和机器人一同扛下真正的人类都不愿意做的烦琐杂务。有流言说，他们

甚至会和真正的人类杂交繁殖。我完全不希望我的维吉妮雅暴露在有这种家畜在的地方。

她始终挽着我的手臂。当我们沿斜坡向下走，进入一条繁荣的过道，我抽出自己的手臂，搂住她的肩膀，将她拉近。这里的灯光充足，相当明亮，比被我们抛在身后的日光还要清晰——然而却是无处不诡异、到处都有威胁。如果是在以前，我会立刻转身回家，不会让自己暴露如此恐怖的东西之中。但在这个当下、在这样的时刻，我不忍心与刚刚寻获的爱人分离，同时也害怕着如果我回到在塔楼里的住所，她可能也会回去她自己的家了。无论如何，成为法国人让我多了一点追求危险的刺激感。

老实说，路上的人看起来很普通。有许多忙碌的机器人，有些是人形，有些则不是。我没看到任何一个原祖人。除此之外的人——因为他们让路给我们，所以我知道那些是类人胎膜——看起来就和地面上真正的人类没什么不同。有个外貌亮丽的女孩对着我挤眉弄眼。我不喜欢那种目光——俏皮、狡黠、挑衅，过度出挑，超过了界限。我怀疑她有狗的血统。犬种人在类人胎膜中是最轻佻随便。狗人里甚至出了一个哲学家，录制了一卷磁带，表示狗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历史朋友，所以它们有权比其他形式的生命体更亲近人类。我看到这卷磁带时心想，把狗培育成苏格拉底的模样也太幽默了。但到了这地方，在这地下层的顶端，我就不确定自己还是这么想了。如果他们之中有某个无赖开始耍流氓，我能怎么办？杀了他吗？但这样就会有法律上的状况，补完组织的副局长肯定会来找我喝茶。

维吉妮雅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她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开始问我地下顶层的事。我以前只来过一次，而且还是在小时候。但她的惊叹在我耳边不断起落，实在是非常令人心醉。

接着，事情就发生了。

起初我以为那是人。他在地底光线的掩盖下矮了一截，但靠近后，我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的肩膀肯定有五英尺宽，额头上有又红又丑的疤，看得出那原本长在那儿的角从头骨上被挖掉。他是个类人胎膜，显然源自牛种。坦白说，我不知道这种有问题的家伙竟然会被留下。

而且他喝醉了。

他走近时，我可以听见他心中的杂音……他们不是人，他们不是原祖人，他们不是我们——他们在这里干吗？他们脑子里想的那些字是什么意思……他以前没用法文心灵感应过。

这很糟。对他这样的人来说，会讲话没什么特别，但只有少数的类人胎膜懂得心灵感应——他们做的通常是特殊的工作，例如一些在只能透过心灵感应传达指令的地底深处的工作。

维吉妮雅紧贴着我。

我在心中以熟悉的通用语说：我们是真正的人类，你得让我们过去。

对方没有回应，反而发出一声咆哮。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喝了什么东西而喝醉，总之，他收不到我传达的讯息。

我可以看到恐慌、无助与憎恨在他的思绪里成形，接着，他舞动着双手，以一种像要撞毁我们身体的气势朝我们冲了过来。

我集中意念，将“停止”的命令投射给他。

没有用。

一阵恐惧袭来——我意识到自己丢给他的命令用的是法语。

维吉妮雅尖叫。

牛人迫近眼前。

他在最后一刻偏了方向，仿佛什么也没看见地经过我们身边；他发出的吼声充斥在巨大通道，他把我们抛在后头。

我仍搂着维吉妮雅，转身去看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让他放过我们。

我眼前所见之事怪异至极。

我们的身影沿着廊道往反方向跑远——在我的身影奔跑时，黑紫色的披风飞在静止的空中，而维吉妮雅紧跟着我，金色连衣裙在身后飘动。那形影十分逼真。牛人是追着他们。

我困惑地望着这个景象，想起人们说的话：守护屏障已不会再保护我们。

有个女孩静静站在墙边，我几乎将她错认成雕像。她说：

“请别过来。我是猫。要耍他是很简单的。但你们最好回地上。”

“谢谢，”我说，“谢谢。你的名字是？”

“有差吗？”那女孩说，“我不是人。”

我觉得有些受到冒犯，于是坚持地说：“我只是想跟你道谢。”跟她说话时，我看见她的明亮与美丽，如同火焰。她的皮肤白净，有着奶油般的颜色；而那头长发——比人类的秀发更为细致——那是波斯猫的狂野金橙色。

“我是喵梅儿，”女孩说，“我在地球港工作。”

我和维吉妮雅闻言都愣住了。猫人的地位在我们之下，应该避而远之，但地球港却在我们之上，应该尊而敬之。那……喵梅儿算是哪一边？

她笑了起来。我觉得她的笑容比维吉妮雅的微笑更顺眼，她仿佛揭开了一个情欲知识的新世界。我知道她并不想对我怎样——看她的态度举止就知道了。也许，她只懂得这样笑。

“别那么拘谨，”她说，“不必在意。你们最好赶快走，我听见他回来了。”

我转身寻找那个喝醉的牛人。没看到他的身影。

“从这里上去吧，” 喵梅儿说，“这是紧急逃生梯，可以把你们带回地面。我不会让他跟过去的。你是说法语吗？”

“对，” 我说，“你怎么——”

“快走，” 她说，“抱歉，是我多问了。快！”

我走进小门，有道旋梯通往地面。走阶梯有失我们身为真人的尊严，但在喵梅儿的催促下，我别无选择。我点点头，向喵梅儿道别致谢，拉着身后的维吉妮雅步上楼梯。

到了地面，我们停下脚步。

维吉妮雅喘着气：“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我们现在安全了。” 我说。

“才不安全，” 她说，“一想到不得不跟她说话，就让人觉得脏！”

维吉妮雅觉得喵梅儿比喝醉的牛人更糟糕——但她似乎觉得我有所保留，因为她又说：

“遗憾的是，你会再见到她的……”

“啊？你怎么知道？”

“我并不知道，”维吉妮雅说，“我猜的。但我总是猜得很准，非常准。毕竟，我去看过阿巴丁格。”

“亲爱的，我刚刚还在问你那里怎么样呢。”

她不发一语，摇摇头，沿街走开。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她走。我不禁有些烦躁。

我有点生气地又问了一次：“那里怎么样呢？”

她仿佛自尊受伤的少女：“没有什么怎么样，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是向上爬了很久。是老太婆逼我跟她去的，结果那天机器却不见客。总而言之，我们受到许可，从一个升降井下来，然后又回到颠簸的地面，一整天都浪费了。”

她一口气讲完，而且还不是看着我说。好像觉得这个回忆有些令人难堪。

然后，她把脸转向我，红色的双眼注视着我的眼睛，仿佛正在搜寻我的灵魂。（灵魂，属于我们法语的一个词，旧通用语里完全没有类似的字。）她目光闪动，恳求着我。

“在这全新的一天，请你不要这么无趣。让我们好好对待全新的自己。保罗，如果我们要当个法国人，就做一些真正的法国人会做的事。”

“咖啡店！”我大喊，“我们需要咖啡店！而且我知道哪里有。”

“哪里？”

“过了地下二层，在机器人出现的地方。那里的类人胎膜获准能隔着窗户看我们。”尽管旧的我大多将他们当成窗子或桌子，但“被类人胎膜盯着看”这样的想法，却让新的我感到非常有趣。旧的我从没遇过任何类人胎膜，但我很清楚他们不是真正的人。即使他们看起来像人类，也会讲话，却是用动物培养来的。如果不是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变成法国人，我无法意识到他们也能很丑，也能很美，可以美如画，或者更胜于画，更能浪漫。

维吉妮雅显然也想到了这点。她说：“他们很可爱啊。那间咖啡店叫什么？”

“油油的猫。”我说。

油油的猫。我怎么也想不到，它会将我们带往一场噩梦，困在水之中，导向呼啸的狂风中？我怎么想得到，这会跟阿法拉法大道有关？

如果我知道，这世上不会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去到那里。

其他新的法国人比我们早到达这间咖啡店。

一名留着浓厚褐色小胡子的服务生为我们点餐。我仔细端详，看看他是不是因服务技巧高超而获准在人群中工作的类人胎膜，但他不是，他就只是机器人。虽然他洪亮的声线里有着跟老巴黎人一样的热诚，设计师甚至为他内建了一个小动作，

让他在紧张时会以手背去抹胡子，还让小小的汗珠悬在他的前额发际线下。

“女士、先生，啤酒吗？还是咖啡？红酒得等到下个月。每到十五分和四十五分会出太阳，四十分会下五分钟雨，到时您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伞了。我是阿尔萨斯人，您可以跟我说法语或德语。”

“什么都行，”维吉妮雅说，“你决定吧，保罗。”

“啤酒，谢谢，”我说，“我们都要金色啤酒。”

“没问题，先生。”服务生说。

他转身离开，用力将布甩上手臂。

维吉妮雅眯起眼睛，逆着太阳。“我希望现在就下雨，我从没见过真正的雨呢。”

“宝贝，要有耐心。”

她认真地转过身：“保罗，‘德语’是什么？”

“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我读过一篇报道，他们说明年会将它重新复苏。但是当个法国人不是挺好的吗？”

“是还不错，”她说，“比当个数字编号好多了。可是保罗——”然后她停下，因为困惑而眼神迷离。

“嗯？亲爱的？”

“保罗。”她说。她从内心深处由衷呼唤我的名字——那真诚超越了新的我，超越旧的我，甚至超越塑造我们的补完阁员一切的算计。那是一声充满希望的呐喊。我伸向她的手。

我说：“亲爱的，你什么都可以跟我说。”

“保罗，”她几乎要哭出声，“保罗，为什么一切来得这么快？这是我们的第一天，觉得可以就这么跟对方共度余生，做那些结婚要做的事——不管那是什么。我们好像该找个牧师或什么的……但说真的，我完全不懂。保罗、保罗、保罗……一切为什么会这么迅速呢？我想爱你，真的爱你，但我不希望是被设定爱上你。我希望这是真正的我。”她说话时虽然声音很镇定，泪水却从眼中涌出。

然后，就是我所谓的错误选择。

“宝贝，不用担心，我敢肯定补完阁员已将一切都编订完善了。”

就在这个瞬间，她失控地大声哭出来。我从没见过成年人哭泣。这感觉很奇怪，也很可怕。

坐在隔壁桌的一个男人走过来站在我身旁，但我没理他。

“亲爱的，”我试图跟她讲道理，“亲爱的，这件事我们可以解决——”

“保罗，让我走，这样我也许就能真正属于你。让我走个几天，或几周，或几年。然后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

真的回来，你就会知道那是真的我，不是机器设定好的编程。上帝啊，保罗——上帝在上！”她的声调变了。“但什么是上帝？保罗？他们给了我们说话用的文字，但我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在我身边的男人说话了。“我可以带你去见上帝。”他说。

“你是谁？”我说，“谁说你可以插嘴？”我们还说旧通用语时，完全不会讲出这种话。看来，当他们赋予我们新的语言，也在其中嵌入了个性。

陌生人依旧客气——他跟我们一样是法国人，但脾气很好。

“我的名字——”他说，“叫作马克西米连·马赫特。我曾经是个信徒。”

维吉妮雅的眼睛亮了起来。她盯着那个男人，心不在焉地擦了擦脸。他高大精瘦，晒得黑黑的——他怎么这么快就晒黑了？一头红发，留着跟机器人服务生简直一模一样的胡子。

“女士，你提起上帝，”陌生人说，“上帝一直都在——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里面。”

就一个看起来如此世故的男人而言，他这段话真的是很怪。我站起身要向他道别，维吉妮雅已猜到我要做什么。她说：

“你人真好。保罗，让他坐下吧！”

她语带恳求。

机器人服务生带着两个锥形玻璃瓶回来，金色液体上面覆盖泡沫。我以前从没见识过啤酒，但我知道它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我把假装的钱币放在托盘上，收下找回来的假零钱，给了服务生假小费。补完组织还没设计出给所有新文化各自使用的币别，所以你是没办法用真正的钱来购买吃喝的东西。食物和饮料都是免费的。

机器人抹抹胡子，用（红白格子花纹）餐巾轻拭额头上的汗水，探询地望着马克西米连·马赫特。

“先生，您要坐这里吗？”

“对。”马赫特说。

“需要我为您服务吗？”

“有何不可？”马赫特说，“只要这些好心人同意就可以。”

“好的。”机器人用手背抹抹胡子，消失在吧台的阴暗处。

从头到尾，维吉妮雅都没有把目光从马赫特身上移开。

“你是教徒吗？”她问道，“你像我们一样被塑造成法国人，仍然是信徒吗？你怎么知道你就是你？我为什么会爱保

罗？补完阁员和他们的机器是不是真的能控制我们体内的一切？我想当我自己。你知道该怎么当‘我自己’吗？”

“女士，我当不了‘你’，”马赫特说，“这对我来说是何等荣幸。但我正在学习如何当我自己。你瞧。”他转过来对着我。“我变成法国人已经两个礼拜了，我知道有多少属于我自己，有多少是给予我们语言和风险的新程序加进来的。”

服务生带着一个小烧杯回来。那个杯子立在一根杆上，看起来就像地球港的邪恶微缩模型。里面的液体是乳白色的。

马赫特向我们举杯：“祝两位健康！”

维吉妮雅盯着他，仿佛又要哭出来了。在他和我啜饮时，她擤了擤鼻子，把手帕收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表演擤鼻子的动作。但那似乎与我们获得的新文化相当契合。

马赫特对着我们两个笑开，仿佛要开始演讲似的。时间到了，太阳准时跳出来，阳光在他身上打出一圈光环，让他看起来像个魔鬼——或是圣人。

但先开口的是维吉妮雅。

“你去过那里？”

马赫特微微扬起眉毛，皱了皱，说：“对。”他的声音极轻。

“那你听到了吗？”她接着问。

“对。”他露出阴郁表情，似乎有些不安。

“它说了什么？”

他向她摇了摇头，作为回答，仿佛有些东西不该公开谈论。

我想插话，想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维吉妮雅完全不理我，继续追问：“但它真的有说些什么？”

“对。”马赫特说。

“重要吗？”

“女士，我们别谈这个了。”

“一定要谈，”她哭着说，“这可是攸关生死的事。”她的手指紧紧交握，指关节都变白了。她的啤酒还摆在面前，丝毫没动过，在阳光下逐渐变得温热。

“好吧，”马赫特说，“你可以问……但我不保证会回答。”

我忍不住了：“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维吉妮雅以鄙视眼神看着我。但即使如此，她的鄙视也是对情人的鄙视，没有过去那样寒冷遥远。“拜托，保罗，你不会懂得，先等等吧。马赫特先生，它对你说了什么？”

“我，马克西米连·马赫特，会和一名订婚的红发女孩同生共死。”他斜着嘴笑了，“我甚至还不知道‘订婚’是什么意思哩。”

“我们会弄清楚的。”维吉妮雅说，“它是什么时候说的？”

“‘它’是谁？”我对着他们大叫，“我的上帝，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马赫特看着我，在说出“阿巴丁格”时压低了音量，然后对她说：“上个星期。”

维吉妮雅的脸一阵惨白。“所以那是真的——是真的！真的！亲爱的保罗，它什么也没对我说，但它对我姑姑说了一些我永远忘不掉的事！”

我温柔地紧紧拉住她的手臂，试图看进她眼中——但她却看向了别处。我问：“它说了什么？”

“保罗和维吉妮雅。”

“然后？”我说。

我简直要不认识她了。她紧抿嘴唇，没有生气。状况不太一样，或者说更糟。她进入一种充满压力的紧绷状态。我想，这也是我们数千年来从没见过的状态。“保罗，若你跟得上，就去想想这个简单的事实吧。机器把我们的名字给了那个老太婆——但它在十二年前就告诉她了。”

马赫特突然站起身，椅子倒地，服务生朝着我们这边跑来。

“就这样吧，”他说，“我们全都一起回去。”

“去哪儿？”我说。

“去阿巴丁格那儿。”

“为什么是现在？”我说——分毫不差的，维吉妮雅脱口而出。“它还在运作吗？”

“它从不休息，”马赫特说，“只要你从北边走。”

“你是怎么到那里的？”维吉妮雅说。

马赫特一脸忧愁地皱了眉头。“只有一个办法：阿法拉法大道。”维吉妮雅站了起来，我也是。

然后，就在起身的同时，我想起来了：阿法拉法大道。那是一条悬在半空的废弃道路，就像蒸气痕迹一样缥缈。它曾是可列队游行的正式大道，征服者由此下到地面，贡品也由此上达天听。但它早已倾圮，失落于云雾间，与世隔绝近百世纪。

“我知道那里，”我说，“那是条废弃的道路。”

马赫特没讲话，只是盯着我瞧，仿佛我是个局外人。

而维吉妮雅只是平静且脸色苍白地说：“走吧。”

“但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

“你这蠢蛋！”她说，“如果我们没有上帝，至少还有一台机器。补完组织唯一无法理解的古早遗物。它或许能透露未来，或许不是机器，总之，它肯定来自不同的时间。亲爱的，我们就不能利用它一下吗？如果它说我们‘是’我们，我们就是‘我们’了。”

“如果它没这么说呢？”

“那我们就不是了。”她因为悲痛而沉着一张脸。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不是我们，”她说，“那就只是补完阁员编写出来的玩具、娃娃或木偶；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但如果阿巴丁格——那个在十二年前就认识保罗与维吉妮雅这两个名字的阿巴丁格——只要它说我们是我们，那我就不在乎它到底是预言机器，或神，或魔鬼，或是其他东西。我都不在乎，至少我拥有真相。”

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马赫特领在前头，她则跟着走，我在一字纵队的最后。我们离开油油的猫的阳光。离开时，一阵小雨下了起来，店里的服务生，一下子露出了机器人的原貌，直直盯着前方。我们穿过地下层的边缘，进入高速公路。

离开高速公路后，我们发现自己进入一整区美丽的住宅——全是废墟。树群自己钻进了建筑物中，鲜花恣意蔓延过草坪，穿过敞开的门，在没有屋顶的房中灿烂绽放。当地球人口

下降，城市变得宽敞空荡，谁还需要这么一幢处在空旷郊野中的房子呢？

有一瞬间，我好像看到了一家子类人胎膜（包括小孩），并在我们艰难跋涉过松软的碎石路时盯着我看。又也许，在房子边上出现的那些面容，只是我的幻想。

马赫特不发一语。

维吉妮雅和我手牵着手走在他身边。在这趟奇怪的远足中，我本来可以开开心心，但她紧紧用手握着我，不时咬着下嘴唇。我知道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她的朝圣之路。

（在古代，朝圣代表的是步行前往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地方的动作，非常有益身心。）我不介意跟着。事实上，当她和马赫特一决定从咖啡店离开，那两人就无法阻止我跟着来。但我也是用不着那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对吧？

马赫特到底要什么？

马赫特是谁？短短两星期内，那颗脑袋究竟学到什么样深刻的想法？他怎能比我们先进入这个充斥危险和冒险的新世界？我并不信任他。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孤单。一直以来，只要我的意念触及补完组织，某些保护装置就会猛烈而全面地将我的心武装起来。心灵防备抵御一切危险，医治所有伤痛，带我们迎向人人都配给的十四万六千零九十七天。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却得依赖他，而非那一直以来守护、保护着我们的力量。

我们从破败的道路转入一条宏伟大道，路面是如此光滑无瑕，没有任何东西长在上头，除了尘土散落在地上的几个小角落。

马赫特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他说，“阿法拉法大道。”

我们陷入一阵沉默，望向失落的帝国公路。

在我们左方，大道隐没在一道平缓的曲线中，通往我长大成人的城市极北处。我知道北边还有另一座城市，可是忘了它的名字——何必记得？那肯定跟我住的地方一模一样。

但在右方——

大道右方急上升，就像一面陡坡隐没在云里，而在隐没处的稜口边上，存在一丝灾厄的气味。我无法确定，但这条大道一到那儿，就仿佛被难以想象的力量整段剪除，而阿巴丁格就矗立在云外某处，那个能解答所有问题的地方。

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

维吉妮雅紧紧依偎着我。

“我们回去吧，”我说，“我们是城里的人，对废墟一无所知。”

“只要你想，就可以的，”马赫特说，“我只是想帮个忙。”

我们两人都看着维吉妮雅。

她用红色的眼睛注视着我，眼中流露恳求之情，比起女人或男人，甚至是全人类都更古老。在她开口之前我就知道她要说什么了：她会说她一定得知道。

马赫特闲散地弄着碾碎脚边的几颗松软的石子。

最后，维吉妮雅开口：“保罗，我不是单纯追求冒险，但我之前说的都是认真的。是不是真有那一点点可能，我们是被‘告知’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的幸福，如果属于我们的自我，全来自计算机的执行运作，或在我们睡觉和学法语时对着我们说话的机械音，那还算什么生活？回到古老的世界或许很好玩。我想那一定真的很有趣。我知道，你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快乐，在今天之前我从未怀疑过。如果那真的是我们，那么我们就真的拥有某些美好事物，而我们也有权弄清楚。但如果不是——”她突然哽咽。

我想要说：“如果不是，也会一样的。”可是，当我将她拉近，马赫特不祥而阴沉的面容却越过维吉妮雅的肩膀看着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紧紧抱着她。

马赫特脚下有细细的血流出来，被地上的尘土吸干。

“马赫特，”我说，“你受伤了？”

维吉妮雅也转过身。

马赫特对着我扬起眉，冷漠地说：“没有呀。为什么这么问呢？”

“有血——就在你脚下。”

他瞥了瞥。“喔，那个啊，”他说，“那没什么，只是某种不会飞的非鸟生物的蛋。”

“住手！”我以心灵感应遏止他，用旧通用语。我根本没想到要试着用新学来的法语发念。

他诧异地退了一步。

在这一无所有之地，某则讯息突然进入我脑中：“谢谢你谢谢你好棒请回家谢谢你好棒走开人坏人坏人坏。有动物或鸟在某处警告我要提防马赫特。”我以意念随口向它道谢，便将注意力转向马赫特。

他和我彼此对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吗？我们现在算人了吗？自由是否也涵盖猜忌、恐惧和憎恨的权力？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那些代表被遗忘的罪恶的词汇进入我心中：暗杀、谋杀、绑架、疯狂、强奸、抢劫……

我们以前从不知道这些事，但我却感觉到了这一切。

他以非常公平的态度对我说话。为了避免被对方的心灵感应读取，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防卫自己，因此沟通管道只剩下同

理心和法语。“这是你的主意，”他真是谎话连篇，“或者，至少是你女人的……”

“难道是因为这世界遭到谎言入侵，我们才会这样莫名其妙被骗上云端？”我说。

“这是有原因的。”马赫特说。

我轻轻将维吉妮雅推向一旁，把自己的心防备好，以至于反心灵感应仿佛头痛一般。

“马赫特，”我说，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里带有动物般的咆哮，“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里。否则我就杀了你。”

他没有退缩，只是面对着我，准备放手一搏。他说：“杀？你是指要让我死吗？”但那话语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我们没有人知道要怎么打架，但他作势抵抗，而我作势攻击。

在我的思维护盾底下，一阵动物的思维钻了进来：好人好人抓他的脖子没有空气他啊呀没有空气他啊呀像破掉的蛋……

我完全没思考这念头来自何处，直接接受了建议。这么做很简单。我走到马赫特身边，伸出双手，勒住他的喉咙，使力拧。他试图推开我的手，又试图踢我，而我只是紧紧抓着他的喉咙不放。如果我曾是补完阁员或者开路舰长，或许会知道怎么搏斗。但我没有当过，他也没有。

当一阵突如其来的重量抓住我的手后，一切便结束了。

我吓了一跳，放开来。

马赫特不省人事。那就是“死”吗？

不可能。因为他又坐起来了。维吉妮雅跑向他，他揉揉喉咙，并用粗鲁的声音说：

“你不该那么做的。”

这给了我勇气。“说，”我朝他吐了口水，“说你为什么要我们过来，否则我会再弄一次。”

马赫特虚弱地咧嘴一笑，把头靠在维吉妮雅的手臂上。“因为恐惧。”他说，“恐惧。”

“恐惧？”我知道法语的这个字——peur——但不知道意思。这是指某种不安或动物性的惊慌吗？

此时我已敞开了心智思考，他便以思绪回应：对。

“但为什么你喜欢？”我问。

这很好吃，他想。它让我感到恶心、兴奋、充满生命力，就像某种强效药，几乎和使春一样美好。我以前上去过那里，在那个很高的地方。我吃了很多恐惧。那感觉既奇妙、又糟糕、也美好，全部杂在一起，我在一个小时里活过上千年。我想要更多，但我想，如果和其他人一起，一定会更刺激。

“我现在就要杀了你。”我体内的法国人说，“你非常……非常……”我得想一下适合的字眼。“你非常邪恶。”

“不要，”维吉妮雅说，“让他说下去。”

他跳过口语，直接朝我投射意念：这是补完阁员从不让我们拥有的东西——恐惧、真实。我们醉生梦死，连下等人那些动物都比我们更有生命力。机器人没有畏惧，而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是以为自己是人的机器人！而现在，我们自由了。

他看见我心灵中浮现一道原始、赤红的怒意，于是改变了话题。我没有骗你，这是通往阿巴丁格的路，我到过那里，它还在运作，位于方向的它永远不会休息。

“它还在运作，”维吉妮雅大叫，“你看，他也这样说，它在运作！他说的是真的。喔，保罗，拜托，我们继续走好吗！”

“好吧，”我说，“我们继续走。”

我扶他起身。他看起来挺尴尬的，就像有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被别人发现。

我们走上坚不可摧的大道，路面踩起来挺舒服的。

在我的心灵深处，那只看不见的鸟（或其他动物）以意念对我叨念：好人好人让他死把水带走把水带走……

那时，我、她和他迈步向前，维吉妮雅走在我们两人之间。我没有留意。真的没有留意。

我希望我有。

我们走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挺新鲜：知道没有人守护我们，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而且正在没有天气机器的帮助下移动，真的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们看见很多鸟，发现当我向它们投射意念时，它们的心灵会吓一跳，并且封闭起来。它们是自然出生的鸟，是我从来没看过的品种。维吉妮雅问我它们叫什么，我就硬是把我们用法语学过的鸟名都拿来用，也不管那到底符不符合事实。

马克西米连·马赫特的心情也愉快了起来，甚至为我们唱了首歌（虽然有点走音），大意是说，我们往高处走，而他往低处，但他会在我们之前抵达苏格兰——这没道理，但那活泼的旋律让人很愉快。每当他在前头和维吉妮雅与我拉开一段距离，我就会把《马库巴》那首歌做些变化，在她可爱的耳边轻声唱出那些乐句：

她不是我本来寻觅的女人。

遇见她完全是场意外。

她说的不是正统法语，

而带着马提尼克的含糊口音。

我们乐于进行这样的探险和自由，直到肚子开始咕咕叫，麻烦也随之开始。

维吉妮雅走到一根灯柱前，用拳头轻轻敲，说：“喂我。”基本上，那根柱子应该要打开，提供我们一顿晚餐，或者告诉我们接下来几百码哪里会有食物。但它没有。它什么事都没做，这东西一定是坏掉了。

就这样，我们展开一场敲打柱子的游戏。

阿法拉法大道现在大约比周围的乡村高了五百米，野鸟在我们下方盘旋。铺筑过的路面尘土很少，杂草丛也更少，没有塔架在底下支撑的宏伟道路迂回穿入云里，像一条飘扬的缎带。

我们打腻了柱子。里面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维吉妮雅变得焦躁不安：“现在回头于事无补，搞不好往另一个方向找食物还更远……真希望你身上会带点东西。”

我怎么会想到要带吃的呢？谁会在身上带吃的啊？当食物到处都是，谁会想到要带食物？我亲爱的爱人真是不讲理，但她是我的爱人，因为乱发脾气的这种可爱瑕疵，我更加爱她了。

马赫特不停敲着柱子（一部分是因为他不想卷进我们的争吵），结果却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

有一瞬间，我看见他没什么特别地俯身向前，对着一盏大灯的柱子谨慎又利落地施以重击；下一刻，他却像狗一样吠了起来，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向上坡冲去。在他消失在云端之前，我听见他好像大声嚷嚷着什么，但全都含糊听不清。

维吉妮雅注视着我：“你现在要回去了吗？马赫特跑掉了，我们可以说是我太累。”

“你真的吗？”

“当然，亲爱的。”

我笑了，心中有点生气。是她坚持要我们过来，现在她却打算转头放弃，只是为了讨好我。

“没关系，”我说，“它离这里应该不远了，我们继续。”

“保罗……”她站得离我很近，红色的眼眸带着忧虑，好像试图透过眼睛直视到我的心底。我向她传送意念：你希望我们这样说话吗？

“不要，”她用法语回答，“我想要一次只说一件事。保罗，我是真的想去见阿巴丁格，我必须去，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但与此同时，我也不想去。那上头有些不对劲。我宁愿在错误的情况下拥有你，也不愿失去你。我们可能会出事。”

我焦急地问：“你是不是产生了‘恐惧’的感觉？就是马赫特说的那个？”

“喔，没有，保罗。完全没有。这感觉并不令人兴奋，反而像是机器里有什么东西坏掉——”

“你听！”我打断了她。

前方的云雾深处传来一阵类似动物的哀号。声音中有言词文字，肯定是马赫特发出来的。我以为我听到了“小心”，但当我以心灵对他进行探索，因为距离的关系却开始打转，我不禁头晕目眩。

“亲爱的，我们跟上去。”我说。

“好，保罗。”她说，声音中带有某种混杂幸福、顺服和绝望的情绪。

我们动身前，我仔细地看了看她。她的的确确就是属于我的女孩。天色已昏黄，灯没有亮。在璀璨的黄色天空中，她的红色卷发被染成金色，一双红眼的虹膜更近漆黑；年轻却饱经风霜的面容，似乎比我此生见过的任何脸孔都值得深入探索。

“你是我的。”我说。

“是的，保罗，”她如此答道，接着灿烂一笑，“你说出来了！真是太好了。”

围栏上有一只鸟，以锐利的目光看着我们，然后飞走。也许它不喜欢人类说的蠢话，便径自扑向底下的幽暗空间。我看见它飞得更低更低，懒洋洋地挥动翅膀。

“亲爱的，我们不像鸟儿那么自由，”我对维吉妮雅说，“但是我们比过去一百个世纪的人都更自由。”

她挽着我的手臂，对我一笑。那就是她的回答。

“现在，”我又说，“我们要追上马赫特。用手臂紧紧抱着我，我要敲看看这根柱子，就算没拿到晚餐，搞不好可以搭个便车。”

我感觉她抱紧了自己，便敲了那根柱子。

那是哪一根呢？顷刻间，无数柱子从我们身边飞过，令人眼花缭乱。我们正快速移动着，但脚下的地面却稳固如山。就算是地下的服务楼层，我也没见过这么快的道路。维吉妮雅的连衣裙被风吹得猛烈，声音噼里啪啦，像是弹手指的声音。我们一下子就进到云里，然后又从云中出来。

我们眼前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云层在上下分开，偶有蓝天从中穿透。我们稳稳向前，古代工程师一定将通道设计得十分精巧。我们不断向上、向上、再向上，却不觉头晕。

我们又到了另一片云。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电光火石间。

有个黑色物体迎面冲来，猛击中我的胸口。我是在过了很久之后才意识到那是马赫特的手臂，他试着要在我们穿过云层时把我拉住。但接着我们就进了另一片云，我还来不及开口对维吉妮雅说些什么，便又受到第二次重击。那种痛楚难以承受，我这辈子还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接着，不知道为什么，维吉妮雅突然往我身上倒来，摔到了前方。她用力拉着我的手。

我想要叫她别拉了，因为很痛，却一口气上不来。于是我努力按她的希望去做，而不是跟她争辩。我努力朝她的方向移去，但就在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脚下空空如也——没有桥，没有喷射通道。什么都没有。

我挂在大道边缘，在断裂路面的上缘，除了一些环形电缆外，下面什么也没有。而在电缆下方——那遥远遥远的底下——有条不知道是河还是路的细小缎带。

我们在浑然无觉的状态下跳过路面上的巨大裂口，所幸我没有跌得太远，胸膛还能压在路面上缘。

这些疼痛都不算什么。

再过一会儿机器人医生就会来治疗我了。

这时，我看见维吉妮雅的表情，突然想起这里没有机器人医生、没有我们的世界、没有补完组织。除了风和疼痛之外，空无一物。她在哭。我花了点时间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亲爱的，你死了吗？”

由于人们一向会在自己被安排好的时间离开，所以我们两个都不确定“死”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那代表着生命终结。我试着告诉她我还活着，但是她一直在我身体上方晃来晃去，不停想把我拖离坠落的边缘。

我用手把自己撑起来坐好。

她跪在我身边，亲吻我的脸。

我的那口气终于喘过来了：“马赫特在哪儿？”

她回头看：“我没看见他。”

我也试着想看，但她不让我做其他动作。“你好好地留在这里，我再到处看看。”

她勇敢地走到被截断的大道边缘，朝裂口下方望了一眼。云层在我们身边快速飘过，仿佛被抽风机抽走的烟雾。她从那些云雾的缝隙中间看下去，大声地说道：

“我看见他了。他看起来很好笑，就像博物馆里的虫一样，在电缆上爬着。”

我奋力用手和膝盖让自己靠近她一些，也跟着她看过去。他就在那里，像一只沿着线段移动的小点，而鸟儿正在他下方翱翔。这景象看起来非常非常不安全。也许，他是浸淫在为了要一直“快乐”所需要的“恐惧”中。但不管那是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想要那种“恐惧”。我要的是食物、水和机器人医生。

但这些这里都没有。

我挣扎着起身。维吉妮雅试图帮我，但我已经站起来了。她也只能碰碰我的袖子。

“我们继续吧。”

“继续？”她说。

“去阿巴丁格那儿。那上头可能会有友善的机器人，待在这里只能受寒风吹，况且，灯也还没熄。”

她皱起了眉：“但马赫特？”

“他要到这里还得花上几个小时。我们可以再回来。”

她顺从了我说的话。

我们再次走上大道左方。在我敲打每根柱子的时候，我要她紧紧抱着我的腰。这路上肯定有给旅客用的重新启动装置。

敲到第四根，它开始运作了。

我们在阿法拉法大道上往上奔驰着，狂风再次抽着我们的衣服。

路向左转，我们几乎要摔出去。我赶快抓回平衡，想扭到另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就停了下来。

这，就是阿巴丁格。

一条散落着许多白色物体的走道——旋钮、拉杆，以及好多个跟我的头差不多大的残缺球体。

维吉妮雅站在我身边，沉默不语。

跟我的头差不多大？我踢了踢其中一颗，然后就明白了——而且可说是非常确定——那是什么。这是人。人体里面的部分。我从没见过这些东西——还有那个，那个在地上的绝对是手。沿着墙面，还有上百个像这样的物体。

“来吧，维吉妮雅。”我保持平淡的语气，把思绪隐藏起来。

她不发一语地跟上，对地上的东西很是好奇，但似乎没有认出来。

而我……我正看着那堵墙。

最后，我发现了它们——那些属于阿巴丁格的小门。

其中一扇门上写着“METEOROLOGICAL”。这不是旧的通用语，也不是法语，但看起来非常相似，所以我知道那和大气的运作有关。我把手放在门的面板上，面板变成半透明，显示出一串古代文字。先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数字，后面接上一些毫无意义的字词，然后出现：

Typhoon coming.

我学的法语没有教我“coming”是什么，但“Typhoon”显然是指台风：一种大型的大气扰动。我想，这让天气机器处理就好，和我们没有关系。

“这没用。”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她说。

“大气会遭到扰动。”

“噢，”她说，“这对我们来说没差，不是吗？”

“当然没差。”

我试了试隔壁写了“FOOD”的面板。当我的手碰触到小门，墙里发出好似叫痛的嘎吱声，仿佛整座塔都在反胃。门开了一点点，一阵可怕的恶臭涌出，然后门又关上。

第三个门上写“HELP”。我碰它的时候什么事都没发生。也许，这指的是古代的某种征税手段？我摸了它，但也没有得到什么。第四扇门比较大，底部有个部分已经打开。在顶端，这扇门的名字叫“PREDICTIONS”。对那些认得古法语的人来说，这个字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那个意思。写在底部的名字则比较神秘，上头写着“PUT PAPER HERE”。我猜不出那是什么意思。

我试着用心灵感应：什么都没发生。一阵风吹过我们，一些钙化的圆球和旋钮在路面上滚动。我再试一次，竭尽全力寻找那些因早已逝去的意念留下的印记。我心中响起一阵尖叫——一声听起来不像人类的细长尖叫。就这样。

我的确因此心烦意乱。我并没有感觉到“恐惧”，但我担心维吉妮雅。

她正盯着地面瞧。

“保罗，”她说，“那个，地上那些奇怪的东西里面，那不是人类的外皮吗？”

我曾在博物馆看过一张古代的X光片，所以我知道这张皮毛还包裹那些提供人体内部结构的材料。上面没有球状物，所以我很确定他死了。以前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为什么补完组织会让它发生？但话说回来，补完组织一直将塔的这面设为禁区。或许，违反规则的人会遭遇某种我无法理解的独特惩罚。

“保罗，看，”维吉妮雅说，“我可以把手伸进去。”

我还来不及阻止她，她已经把手伸进写着“PUT PAPER HERE”的扁平开口里。

她尖叫起来。

她的手卡住了。

我试着拉出她的手臂，可是没有变化，她开始因疼痛而喘着。突然间，她的手被放开了。

一串文字清楚地刻在她的皮肤上。我将披风撕下来包住她的手。

她在我身边啜泣，我又把她手上的包扎解开。于是，她在包扎解开的同时看见自己皮肤上的字。

那些字以清楚的法语写着：你一辈子都会爱着保罗。

维吉妮雅让我拿披风包扎她的手，然后抬起脸让我亲一下。“这值得，”她说，“保罗，一切苦难都值得。现在我知道了。让我们找找回去的路吧。”

我又亲了她一下，安慰她：“你一直都很清楚，不是吗？”

“当然，”她破涕为笑，“补完组织不可能连这种事都能做到。这部老机器好聪明喔！保罗，它是神还是魔鬼？”

那时的我还没有读过这两个词，所以只是轻拍她当作回答。我们转身离开。

直到最后一刻，我才想到自己还没试过“PREDICTIONS”功能。

“等我一下，亲爱的，我撕一小块绷带。”

她耐心等着。我把绷带撕下一块，大概有我手的大小，然后在地上捡起一个曾经属于人的组件。那应该是一只手臂的前端。我折回头，把布伸入开口槽，可是，当我转向那扇门时，有只好大的鸟儿坐在那里。

我用手把鸟推到一边，它对我呱呱叫，甚至威胁似的用叫声和尖锐的喙驱赶我。我赶不走它。

我试着使用心灵感应：我是真正的人类，走开！

那只鸟的晦暗心灵在刹那间抛给我一串“不不不不不！”除此之外就没了。

我趁着机会，以拳头用力打它，它摇摇晃晃跌到地上，在路面那些白色垃圾中重新站稳，然后张开翅膀、乘风而去。

我把那块布伸了进去，在心里默数到二十，然后拉出来。

上面的字清清楚楚，可是意义诡异：你会再爱维吉妮雅二十一分钟。

她听起来很快乐，似乎已经没有了对预言的疑虑，但因为手被写上了字的疼痛而有些颤抖，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到我这里。“亲爱的，它说了什么？”

我刻意不小心让风吹走破布，它像鸟儿般振翅飞走。维吉妮雅也看到它被吹走了。

“噢，”她失望地大喊。“我们搞丢它了！那上面怎么说？”

“就跟你的一样。”

“但是保罗，是哪些字呢？它究竟是怎么说的？”

在爱与心碎中或许也带了一点“恐惧”。我对她撒了谎，轻轻说道：

“它说‘保罗会永远爱维吉妮雅’。”

她对我嫣然一笑。她丰腴的体态迎风而立，既坚定又幸福，再度成为幼时我在街区里注意到的那个胖乎乎又可爱的曼娜莉玛——同时又不只这样。她还是我在这个新世界中新发现的爱人。她是我的马提尼克小姐。那讯息很荒谬，我们在“FOOD”开口槽那儿都能看到，机器坏了。

“这里没有食物和水。”我说。事实上，围栏边还有一摊水，可是满是吹落在地的人体组件。我没有心思喝。

维吉妮雅是多么开心，尽管手受了伤，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依然兴高采烈地走着。

我想，二十一分钟。到这边大概花了六个小时，如果我们还留在这里，就要面对不可知的危险。

我们精神奕奕地沿阿法拉法大道往下走。我们见到了阿巴丁格，而且还“活着”。我不觉得自己“死了”，但这些字早就没有意义，所以我很难想象那是什么意思。

斜坡是如此陡峭，我们像马那样昂首阔步，风以惊人的强度吹拂着脸。它一直这样——这里的“它”就是风。但我是到一切都结束后才查到“通风口”这个词。

我们从没亲眼见过整座塔——从古代的喷射通道把我们放下的地方看去，那就只是一面墙，塔剩余的部分被云遮蔽，而云就像在巨大物体前飞舞的碎布。

天空的一边是红的，另一边则是污渍般的黄。

大滴大滴的水开始打在我们身上。

“天气机器坏掉了。”我大声对维吉妮雅说道。

她试着回喊，但话都被风带走。我重复刚刚说的“天气机器坏掉了”。尽管风正将头发甩上她的脸，天上掉下来的零碎水滴也在她焰金色的长袍上打出斑斑点点，她还是幸福满满地点了点头。这些都无所谓。她攀住我的手，我们一步一步往下，抵抗着下坡的冲力、稳住自己时，她一脸开心地对着我笑。那双红眼充满信心与生命力。她看见我在看她，便亲了亲我的上臂，而脚步没停。她知道的，她永远都是我的女孩。

来自天上的水（我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真正的“雨”）倾盆落下，霎时也把鸟给包在里面。一只大鸟猛然振翅，迎向呼啸的风。尽管它的飞行时速可能有好几里格，但它还是设法在我面前停了下来。面前的它呱呱乱叫，然后就被风给吹走。然而这只鸟刚离开不久，另一只鸟就撞上我的身体，我才要低头看它，但它却马上被狂风给带走，我只得到一声它明亮而空洞的心中的感应回音：不不不不！

现在是怎样？我想。鸟的建议实在很有限。

维吉妮雅拉住我的手臂，停了下来。

我也停了下来。

阿法拉法大道断裂的边缘就在面前，阴沉的黄云游过断处，仿佛有群毒鱼赶着要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维吉妮雅在大叫。

我听不到，所以俯身，让她的嘴可以快碰到我的耳朵。

“马赫特在哪里？”她大喊。

我小心翼翼地将她带到马路左侧，那边的围栏能稍微保护我们，抵挡住狂风，以及掺杂其中的水。这时，我们都无法看太远。我让她跪了下来，将自己的身子压低，依她身旁。落下的水都打在我们背上，而围绕我们的灯光转成黯淡污秽的黄色。

我们依然有能见度，只是有限。

我很想就这么坐在围栏的庇护之中，可是她轻轻推了推我，希望我们可以为马赫特做点什么。然而那超乎我能力所及，就像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一样。如果他能找到庇护，那他就会很安全；但如果他还在外面那些电缆上，狂暴的推进气流会在瞬间把他带走，那么马克西米连·马赫特这个人就再也不会存在。他会“死”，而且他体内的零件会把某块空地染成白色。

维吉妮雅相当坚持。

我们爬到边缘。

一只鸟对准我的脸飞掠过来，极为扎实，就像子弹。我退缩，被一只翅膀擦到脸颊，那刺痛感有如火烧。我完全不知道羽毛竟能这么硬。如果这些鸟以这种方式撞击阿法拉法大道上

的人，我想它们的心理机制肯定坏掉了。它们是不可以这么对待真正的人类的。

我们匍匐而行，终于爬到了边缘。我想将左手指甲卡进围栏的石质材料，但那是平的，除了装饰性的凹槽外，没有可以抓的地方。我的右臂揽着维吉妮雅，先前在途中撞上路缘受的伤还没好，使得爬行变得疼痛难耐。在我迟疑的时候，维吉妮雅已经向前推进。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我们被黑暗包围。

风和水如拳头般击打我们。

她的长袍拉扯着她，像一只担心主人的狗。我想让她回到围栏的遮蔽处，这样可以在那里等待大气扰动结束。

突然间，一道光照亮了我们。那是野生的电力，也就是古代人所谓的“闪电”。后来我发现，在天气机器无法触及的区域，这种现象相当频繁。

明亮而迅速的光芒打亮了一张凝视着我们的白色脸庞。悬在下方电缆的他嘴张得开开的，肯定是在大吼大叫。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表情是“恐惧”还是“幸福”。他脸上是满满的激动。明亮的光熄灭了，我仿佛听到一声呼喊的回音。我以心灵感应探触他的心，但那儿什么都没有，只有几只晦暗、顽劣的鸟儿，正将意念投注给我：不不不不不！

维吉妮雅在我手臂底下绷紧。她扭动着，我用法语向她大喊，可是她听不见。

于是我改用心灵。

有人在那里。

维吉妮雅的心猛地对我发难，满满的嫌恶：那个猫女，她会碰到我的！

她扭了一下，突然之间，我的右臂一空。即便灯光昏暗，我也能看见闪烁微光的金色长袍在大道边缘一闪而过。我以心灵探出去，捕捉到她的哭喊：

“保罗！保罗！我爱你！保罗……救我！”

随着她身体的坠落，思绪也随风消逝。

那人是我们在回廊初次遇见的喵梅儿。

我来找你们两个，她将意念投注给我，虽然鸟儿不是真的很在乎她就是了：

鸟跟这些有什么关系？

你救了它们。在那个红发男人想杀光它们的时候，你救了它们的幼雏。我们都在担心，不晓得你们这些真正的人类在获得自由后会对我们做些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你们之中有些人很坏，会杀掉别的生命；有些人则很好，会保护生命。

我想着，是不是这里的一切都是有好有坏？

或许我不该卸下自己的防备。人类没必要学会战斗，但类人胎膜必须要懂。他们在争斗中繁衍后代，为麻烦的事情付出努力，即使只是像喵梅儿这样的猫女孩，她击中我下巴的拳头仍重得像机器活塞。要在“台风”之中带我横越电缆，唯一的办法（无论是不是猫），就是让我身体放松，并且失去意识。再说，她并没有用来麻醉的东西。

我在自己的房间醒来，感觉非常舒适。机器人医生就在房里。

“你受了惊吓，我已和补完组织次长取得联系，你要的话，我可以抹掉你最后一天所有的记忆。”

他的表情相当愉快。

狂风在哪儿？而像巨石一样在我们周遭不停下坠翻腾的大气呢？不受天气机器控制倾泻而下的大水呢？那件金色的长袍，还有马克西米连·马赫特——那张疯狂渴望恐惧的脸，他又在哪儿？

我想着这些，但机器人医生没有心灵感应，它什么也读不到。我恶狠狠地瞪着他。

“属于我的真爱，”我大喊，“她在哪里？”

机器人没有讥讽的能力，但这个机器人却尝试想这么做：“你说那个没穿衣服、一头炽烈秀发的猫咪女孩？她去找衣服

穿了。”

我瞪着他。

他古板又狭隘的机器脑开始编织起属于他的龌龊遐想：
“先生，我真的得说，你们‘自由人’变得实在太快了……”

谁想跟机器争论？跟他回嘴不值得。

但另一台机器呢？二十一分钟。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它怎么会知道？我也不想和那台机器争论。它肯定是一台幸存下来的强大计算机——也许本来是用于古代战争。但是我一点也不想去追究这点。有些人可能会称它为神，而我则不会把它当一回事。我不需要“恐惧”，也不打算再回到阿法拉法大道。

但你听听看啊，我可怜的心！——经历这些，以后还能去咖啡店吗？

喵喵儿走了进来，机器人医生离开。

迷失的喵梅儿之歌

她干了件好事，是她，
一块污点遮住大钟，是她，
但她爱上了原祖人啊，
那件好事是什么，又在哪儿？

——引自《迷失的喵梅儿之歌》

她是个萝莉女郎，而他们是真正的人类，是造物之主，但她敢与他们斗智，而且还能胜利。这种事是前所未有，日后也肯定不可能发生。但她确实是赢了。她的体质不是由人类萃取而来，只是具备了人的外形，源头依旧是猫，名字中有个“喵”字。她叫喵梅儿，父亲是喵梅金塔。当她与有法律条文当靠山的补完阁员进行心机斗争，最终是由她获胜。

事情发生在地球港。那是高楼中的高楼，自成一座小城，高达二十五公里，矗立在地球湖海西端。

杰斯寇斯特在第四阀门外有个办公室。

杰斯寇斯特喜欢晨曦，但大部分补完阁员都不喜欢，所以他要有中意的办公室和公寓没什么困难。他主要使用的办公室空间深九十米，高与宽各二十米，后方就是“第四阀门”，整面门几乎达一千公顷，螺旋状，像只大蜗牛。杰斯寇斯特的公寓虽然大，然而，在包围地球港那密密麻麻的建筑物里，看起来不过是格小鸽笼。地球港坐落于此，像一只超巨大的红酒杯，从地底岩浆层延伸进高空的大气层。

地球港是人类在机械使用热潮时期的产物。虽然在历史连贯期最开始时，人类就会使用核子火箭，但要乘载离子动力与核子动力的星际飞船，或是聚集光子帆船，组成星际舰队，仍得借助化学燃料火箭。人们没耐心用这种方式一点一点把东西射上天空，于是发明了百万吨级的火箭——结果就是，等推进器脱离后就会掉下来砸毁某处。后来，戴梦尼人从天外某个地方回到地球，他们祖先的家乡，然后教导人类使用防水、抗压、长时间不锈且耐用的材质建造火箭——然后就离开了，再也没回来。

杰斯寇斯特经常在自己公寓四处看，想象着压缩在其中、嘶嘶叫的白热气体从阀门中涌出，流进他的房间以及其他六十三个相同的房间，不知道会是什么景象。不过，现在的他拥有厚重的木造后墙，而阀门本身则成为某些野蛮生物居住的空旷洞穴。现在再也没人需要那么大的空间，这些隔间就够好用了。空荡荡的阀门实在派不上用场。现在，界面重塑太船会静静从各个星星那儿开进来，依法律规定停靠地球港，不制造出任何噪声，当然也没排放什么热气。

杰斯寇斯特看着远在下方的高空云朵，自言自语地说：“天气不错，空气很好，平静无事，吃点东西吧。”

杰斯寇斯特常这样自言自语。他独来独往，可称得上是个怪咖。身为人类最高议会的议员，他是有些烦恼，但都不是什么私人问题。他的床上方挂了一幅林布兰——世上仅存的一幅林布兰。这世上唯一还能欣赏林布兰的人，也只有他了。后墙挂着某个远古文明遗留下来的织毯。每天早上，当他欣赏阳光在那上头演出的精彩戏码——柔化、燃亮、变换各种色彩——那景象带给他生动的想象。仿佛过去的那些纷争、谋杀，各种人类斗争的戏码再度于地球上演。他还有一本莎士比亚、科斯格罗夫、两页传道书，全都锁在床边的箱里，全宇宙只剩四十二人还读得懂古英文，杰斯寇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喝的红酒是机器人在自己位于落日海岸的葡萄园酿造的。简言之，他这个人会把私下的生活打理得舒舒服服、率性自在，好更慷慨无私地在公务上贡献专长。

在这特别的早晨，当他醒来，完全不晓得将会有个美丽的女孩无可救药地爱上他，而且爱得死心塌地。这一切都要等到他在政府单位里工作一百多年后才会知情。（那将会是地球上另一个和他现在所处的政府一样强大、历史同等久远的政府。）他也还不知道，自己将会为了某个他一知半解的原因，自愿投身危险的反叛阴谋。还好，现在时间还没到，他还有无知的幸福。此时的他起床后只烦恼：该不该在早餐时来杯白酒呢？在每年的第一百七十三天，他都一定要吃鸡蛋。鸡蛋是很稀罕的，他不想吃太多，让自己过得太奢侈，全吃光的话反而

是剥夺了这种享受。他悠悠哉哉在房间里晃，嘴里念念有词：“要白酒吗？要白酒吗？”

喵梅儿就将进入他的生命，但他浑然无觉。梅儿注定会赢，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自从人类经历新知人阶段，重新带回政府组织、金融制度、报章媒体，再度有了国族语言、疾病与偶发的死亡事件，下等人类的问题就开始浮现。他们不是真的人，只是大群具备人类形体的地球动物。他们会说话、歌唱、读写、劳动、爱恋与死去，但不在人类法律管辖范围内。人类的广义法律将他们定义为“类人胎模”，并给予类似动物或机器人的法定地位，对于来自外部世界的真正人类，则一律称作“原祖人”。

多数下等人都会老老实实工作，对自己等同奴隶的身份毫无质疑。有些下等人则变得非常有名，像喵麦金塔，他就成了第一只能在正常重力下立定跳五十米远的地球物种。他的影像被传遍上千个世界区。她女儿喵梅儿的工作是萝莉女郎，负责接待从外部世界远道而来的人类与原祖人，让他们宾至如归。能在地球港工作是个特权，但为了这份所得不高的工作，她必须非常拼命。人类与原祖人长久以来都过着宽裕富足的生活，不晓得贫穷是什么滋味，而补完阁员早已制定了命令，源自动物血统的下等人类必须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经济体系下。不论是买房、采购食物，任何货物交易，或是下一代的教育费用，都得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支付。他们之中一旦有人破产，就会被送到马棚，用天然气无痛处决。

很显然，人类在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之后，不管地球上的动物再怎么演进，都不打算让他们和自己平起平坐。

补完阁员杰斯寇斯特七世不认同这种政策。他是个淡薄、无畏，没有野心又一心奉献工作的人。但他对于“统治”拥有的热情与挑战之心，就跟“爱”一样深厚。两百年来，因为对自己的自信心，以及总能高票当选的情况，让他就此发展出一种强烈意志，认为一切都要顺着自己的意思进行。

杰斯寇斯特是极少数赞成下等人权的真正的人类。他认为，只有让下等人类自己拥有一些巩固权力的工具——武器、权谋、财力以及足以对抗人类的组织动员力（这个最重要），否则人类永远不会去改正长久以来的错误。杰斯寇斯特不怕起义造反，他最在意、最渴求的就是公平正义，其他的事他都不放心上。

每当补完阁员听到传言，说下有等人类图谋造反，他们都会交给机器警察去搜索调查。

但杰斯寇斯特并不这么做。

他成立自己的警力，雇用下等人类当警员，希望能在敌方阵营中招募到一些人，他们能明白他虽然处在敌对立场，却是怀着善意的友好对手。而且，最好的状况是，过一段时间后这些人还能帮他联系下等人类的首领。

假设这些首领真的存在，那么他们显然非常精明。像喵梅儿这样的萝莉女郎，是否泄露过什么线索，让人怀疑她渗透了

地球港那缜密的情报网，并且是站在最前线的情报员呢？如果这是真有其人，那么他们必定是万分谨慎。心灵感应监控者（无论机器或人类）会不时随机抽样检查每个人的思维电频波段，但即使是监视计算机侦测到的，也不过是些几乎不可测的微量喜悦。虽然，根据这些下等人类的现实环境，实在是没什么令人高兴的理由。

在下等人类有史以来名气最大的猫裔运动员（也就是喵梅儿的父亲）过世时，杰斯寇斯特终于观察到能证实怀疑的一丝线索。

他亲自来到了丧礼现场。喵麦金塔的遗体被安置在一艘冷冻火箭，将被发射到太空。来参加的除了哀悼者外，也有好奇围观的人。对运动的爱不分国族、横跨各界，而且超越物种。在场的有原祖人类：他们是真正的人类，百分百的纯种人，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为适应成千上万个宇宙世界的生存条件，都有经过身体改造，所以外貌特别古怪骇人。

而下等人类，这些从动物派生出的“类人胎膜”也在。他们大多身穿工作服，看起来比来自地球之外的真正的人类更像人。凡是身长不足半个人类，或超过人类六倍的类人胎膜，会被禁止培养长大。他们全都必须拥有人类外貌和可辨识的人声。在他们的小学里，失败的处罚就是处死。杰斯寇斯特俯瞰群众，在心中自问：“这些人被我们设定了最严苛的生存基准。求生，绝对是成长进步的条件，这么强大的动力也是从我们这儿得到的——而我们竟然认为他们不可能超越我们？这难道还不够蠢吗！”只是，人群中的真正的人类似乎都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无视这完全是一场属于下等人的丧礼，态度蛮横无

礼，用手杖去敲那些下等人类。而那些熊类人、牛类人、猫类人与其他下等人却立刻退让，嘴里还咕哝道歉。

喵喵儿就站在父亲的冰棺旁。

此刻，杰斯寇斯特不只是监视着她，也是在欣赏这美丽女子。他如果是一般平民，这种行为就相当卑劣。不过，身为补完阁员，他这么做却完全合法——他正在读取她心中念头。

接着，他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在冰棺被送走后，她叫唤着：“咿——特力——凯利，帮我吧！帮帮我！”

她想的内容并非由文字组成，而是像说话一般跳了出来，杰斯寇斯特只能就着那粗糙而原始的声音进行调查。

杰斯寇斯特之所以能当上补完阁员，就是因为他行事果敢大胆。他想事情非常快，快到其实无法深思熟虑，靠的全是心理的整体感受，而不是逻辑推理。他决定逼这女孩和自己成为朋友。

当他正打算挑选有利的时机出手，又改变了心意。

喵喵儿从丧礼返家时，一群忧伤的友人护送着她。他们都是下等人，保护喵喵儿免受前来吊唁的运动迷叨扰。这些粉丝虽出于善意，但却不见得懂分寸。杰斯寇斯特直接闯进这群友人之中。

喵梅儿认得他，依规矩向他行礼。

“补完阁员大人，没想到您会亲临，您和我父亲相识吗？”

杰斯寇斯特一脸沉重地点点头，说了些安慰与悼念的话，博得在场人类与下等人们的认同，纷纷低声赞许。

不过，他垂放在身旁的左手正不停地打着暗号，小心！小心！这是地球港职员之间的暗语——大拇指反复敲着第三指。当他们必须提醒彼此警诫注意，又不想惊扰外界来的过客时，就会这么打暗号。

但处于极度忧伤中的喵梅儿差点让杰斯寇斯特的计划付之一炬。当他还诚心诚意说着一些冠冕堂皇的伪善话语，喵梅儿就大声地说（而且大家都听见了）：“你说我吗？”

杰斯寇斯特持续他的慰问：“正是你啊！喵梅儿，你绝对有资格继承你父亲之名。在大家如此悲痛的时刻，你是我们所指望的人。喵麦金塔总是全力以赴，为求无愧于心而燃烧自我。现在他英年早逝，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像他一样？再会，喵梅儿，我回办公室工作了。”

回到办公室四十分钟，喵梅儿就来了。

II

杰斯寇斯特和她面对着面，仔细读着她的表情。

“这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天。”

“是的，大人，是非常悲痛的一天。”

“我指的——”他说，“不是你父亲的去世，不是这场丧礼。我说的是接下来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未来，在这个当下，则是你和我两人。”

喵梅儿瞪大了眼。她从没想过杰斯寇斯特是这种人。斯托寇斯特是能在地球港自由穿梭的官员，时时迎接来自外部世界的宾客，并监督司仪部门。喵梅儿隶属接待组，当他们必须要安抚心情低落的宾客，或要尽量别让大家吵起来时，就会需要像她这样的萝莉女郎。她就仿佛古代的日本艺妓，具有令人赞赏的专业能力。她不是个性放纵又随便的女孩，但若是需要，她也能调情，也能打情骂俏，稳住场面。现在，她注视着杰斯寇斯特——这人看起来不像是要做什么非分的行为。但是，她想着，你永远不会知道男人在打什么主意。

“你很懂男人。”杰斯寇斯特说，想把主动权丢给她。

“应该是吧。”她露出奇怪的表情，开始用在萝莉女郎培训班学到的（勾人）三号笑容看着他——但下一刻又意识到这样不太对，又努力挤出一个正常微笑。她觉得自己简直像是在扮鬼脸。

“你看着我，”杰斯寇斯特说，“好好观察我是否值得你信任。我将会亲手引导我们的命运。”

她看着他，想不出究竟有什么事能将他——高高在上的补完阁员，与自己——一个下等人女孩连在一起。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共通点。永远也不会有。

但她还是盯着他看。

“我想帮助下等人类。”

她实在不敢相信自已听到什么。这个开头很烂，而通常紧接而来的就是毫不遮掩的求欢。可是，他脸上却散发着认真的神情。她等着他说下去。

“现在，你的族人就连要跟我们谈话的政治权力都没有。我不是要背叛整个真正的人类，但我愿意让你们握有一些优势。要是你们和人类关系打好，长远来看，将能发展出各种救命之计。”

喵梅儿盯着地板，红发柔顺，像波斯猫的软毛，仿佛有团火焰围绕她的脑袋。她的双眼看似人类，却拥有反射所有光线的能力。她的虹膜是古代猫眼的翠绿，她将视线从地板移开，抬起来直直望着他。那眼神带有爆发的力道：“你想要我做些什么？”

他看了回去：“看着我，看我的脸。你确定——真的确定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吗？”

喵梅儿的表情有些困惑：“除了满足私欲，别人还会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吗？我只是个萝莉女郎，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也没受过什么教育。长官，你知道的事比我这辈子能懂的还多。”

“或许吧。”他依旧看着她。

她开始觉得自己不再只是萝莉女郎，而是一个公民。这让她有些不习惯。

他开口，语气慎重而严肃：“你的领导者是谁？”

“长官，是堤准克专员，他负责管理所有外部世界访客。”她谨慎地看着杰斯寇斯特。这人看来不像在耍花样。

他看起来有点恼怒：“我不是说他。他是我的下属。我是说，在下等人类中，谁是你们的领袖？”

“我父亲曾经是，但他过世了。”

杰斯寇斯特说：“抱歉，是我不好，请先坐下吧。不过，我指的也不是他。”

喵梅儿非常疲惫，坐到椅子上时不经意显露出性感撩人的姿势，几乎能轻易打乱任何一个正常男人的心。她穿着萝莉女郎的制服，站着的时候显得合适贴身，自然又时髦，坐下时又会流露意外挑逗人心的裸露感。这是为了萝莉女郎的工作所需所做的特殊设计，不至于让男人感到下流，吓得产生反感，又能靠剪裁、开衩与微缝，带来意料之外的视觉刺激。

“我得请你将衣服收拢一些。”杰斯寇斯特的语气突然冷淡了些，“就算我是高层官员，毕竟还是个男人；我们现在的谈话太过重要，容不得任何分心。”

他的语调有点吓到她了。她无意挑逗，只是，这一天丧礼忙碌下来，她根本没有心力多想什么。除了工作的制服外她也没别的衣服穿了。

杰斯寇斯特从她脸上的表情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他没有迟疑，继续了刚才的话题。

“年轻的女士，我问的是你背后的领导人。你说了你的上司，说了你的父亲，但我要知道的是你组织的领导人。”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她几乎要开始啜泣，“我不懂。”

杰斯寇斯特这时想，看来得赌一把了。他用心理威压直迫对方要害，口中吐出的话简直像钢条一样贯到喵梅儿脸上。他一个字、一个字，缓慢而冷酷地说：“咿……特力……凯利……是……谁？”

女孩奶油色的脸庞原本是因哀戚而泛白，现在则完全没有血色。她挣脱着闪开他，眼睛像两团火焰那样灼热发亮。

她的眼睛……就是两团火焰。

（下等人类的女孩不可能对我施展催眠术，杰斯寇斯特在眩晕中想着。）

她的眼睛……像两团冷冽的火焰。

房间逐渐自周围淡去。女孩消失了，她的双眼变成一朵冷艳白火。

火焰之中站着一道男人的身影，双臂像是翅膀，但翅骨相接的肘部长出了人类的手。他的脸孔清晰、素白，冰冷得像是古代的大理石像；眼睛是浊白色。“我就是叶特勒凯利，你会相信我的。你可以直接对我女儿喵喵讲话。”

影像溶去、消失。

杰斯寇斯特看见女孩以奇怪的姿势坐在椅子上，直直地盯着他，视线仿佛没有焦点，穿过他的脸面。他正准备用玩笑口气夸赞她的催眠技术，却发现自己虽然醒了过来，但女孩却还深陷催眠状态。她的身体绷得很紧，再度衣衫不整，显露出撩人的模样。但目前她的样子吸引不了任何人，只是令人感到怜悯，仿佛这个可爱的女孩子出了什么意外。杰斯寇斯特对她说话。

虽然不预期能得到答案，但他仍对她说话。

“你是谁？”他对她说，想测试她受催眠的程度。

“我是从未有人大声呼唤过我的名字的人。”女孩以尖锐的气音说话，“我是被你破解了秘密的人。我已将自己的模

样、自己的名字烙印在你心中。”

杰斯寇斯特从没有以这种方式与幽魂打过交道。他果断地下了一个决定：“如果我开放心思，你愿意在我的监视下将它探索一遍吗？这种事你做不到吗？”

“我非常在行。”女孩吐出的话犹如嘶嘶气音。

喵梅儿起身，双手搭上杰斯寇斯特的肩膀。她凝视他的双眼，杰斯寇斯特也看着她。虽然杰斯寇斯特是个强大的心灵感应者，但从女孩那儿涌现的庞大心灵电流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在我的意识里找吧，他这么要求，只找和下等人类相关的思维。

我找到了，喵梅儿的操控者用念力回应。

你了解我打算怎么帮下等人类了吗？

这次的心灵连线全靠女孩的心智做中继站，杰斯寇斯特听见她的呼吸变得很大声，他努力镇定心情，好感觉对方是在侦查自己心思的哪个部分。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他默默想着：地球上有这样智慧的能力，而我们这些补完阁员竟然完全不知道！

女孩咳着发出一声干笑。

不好意思，你继续，杰斯寇斯特在心里说。

你的这项计划可以再多透露一点吗？那陌生的心灵发出念头。

全都在这了。

陌生的心灵说：所以你是要我帮你想点子了？那你愿意将钟洞和记忆库里关于灭绝下等人类的信息金钥交给我吗？

当然可以给你，如果我拿得到那些信息金钥，杰斯寇斯特回应，但钟洞的主控码与主开关闸不行。

好吧，我接受，心电交流的另一方说，你要什么回报？

在我向补完组织提出的政策中，你要支持我。当谈判协商的契机出现，如果有办法，就替我控制好下等人类，别让他们失去理智。在后续的协议中，保持光明磊落与诚信。不过我要怎么得到那些金钥……如果让我来破解恐怕得花上一整年。

让这女孩看一眼吧，那奇怪的心灵传来念头，我会在她后面看着，这样可以吧？

可以，杰斯寇斯特答。

中断？那心灵想。

下次怎么搭上线？杰斯寇斯特回复。

照旧，透过这女孩。绝对不要提到我名字。可以的话，连想都不要。可以中断了吗？

中断吧！杰斯寇斯特发念。

刚刚一直抓着他肩膀的女孩现在挽住了他的脸，坚定又热烈地亲吻他。他从未碰触过下等人，更没想过自己会亲吻下等人。但感觉不赖。不过，他还是将女孩的手臂从自己脖子拿开，将她侧转过身，让她靠着他。

“爸爸！” 喵梅儿愉悦地轻叹。

突然，她紧绷地看着杰斯寇斯特的脸，然后一跃逃开，跑向门边。“杰斯寇斯特！” 她大叫着，“杰斯寇斯特大人！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完成任务了，小姐，你可以离开了。”

她摇摇晃晃地朝房内走回来。“我想吐。” 她说完，然后就吐在了地板上。

杰斯寇斯特按了个按钮叫来清洁机器人，又拍拍桌子要咖啡。

喵梅儿放松下来。两人聊了一会儿关于他对下等人类的期望。她待了一小时。等到她要离开时，他们已达成共识。他们两人都没提起叶特勒凯利，也都不打算让他们的目的曝光。就算监控者监听，也无法察觉任何可疑迹象。

喵梅儿离开后，杰斯寇斯特看着窗外。在远远的下方有云，他知道底下的世界正处于日夜交替的暮光时刻。现在他拥有帮助下等人类的计划，也接触到一般思考正常的人不知道也

想象不到的力量，他更加确定自己是对的。他一定要将计划贯彻执行。

而至于他的伙伴——就是喵梅儿！

在一切世界的历史中，还能有比这更古怪的外交使者吗？

III

不到一星期，他们就制定好行动内容。他们要在最核心处动手：也就是补完阁员议会。这么做的风险很高，但假使可以在钟洞里执行，几分钟内就能完成所有工作。

杰斯寇斯特喜欢这样做事。

他不知道的是，喵梅儿对他有两种想法。她一方面是他一同谋事的伙伴，小心翼翼全力配合，认同两人投身的革命理想。而另一方面，喵梅儿有着女孩的特质。

她的女人味比任何原祖女人更真切。

她深知自己身上的魅力，带着专业的迷人微笑、精心保养的柔软红发；她的身躯年轻曼妙，有着坚挺的胸部与诱人翘臀。她十分清楚自己能如何透过那双美腿蛊惑原祖男性，真正的人类更没有任何事能瞒得过她。欲求不满的男人总是容易露馅，女人的妒火也根本藏不住。她之所以如此了解人类，最大的原因是她不是人类，她得靠模仿来学习人的言行，而模仿时是相当需要自觉的。一般女人视为理所当然，或可能一辈子才在意一次的种种细节，对喵梅儿而言都是必须细心钻研的学习

重点。她是因为受了训练才懂得当女孩，因为去消化、理解才当得了人；骨子里，她是只擅长观察学习的猫。现在，她爱上了杰斯寇斯特，她自己也很清楚。

即使她没有察觉，这样的恋爱心情有时还是会传出去，变成绯闻，并在加油添醋后变成传说，再升华成浪漫佳话。她不懂得的是，在很久以后，述说她的诗歌开头几句会广为流传：

她干了件好事，是她，

一块污点遮住大钟，是她，

但她爱上了原祖人啊，

那件好事是什么，又在哪儿？

这些都是未来发生的事，但她还不知道。

她知道的是自己的过去。

她记得某个来自地球之外、曾把头靠在她大腿上的王子。他曾在道别时一边啜饮默特酒，一边说：“真是有趣啊，喵梅儿。你还不算人类，却是我在这里遇到最聪明的地球人。你知道吗？这趟到地球，花了我星球大半的财产，而我有什么收获呢？没有，没有收获，完完全全没有。直到我遇见你。如果管理地球政府的是你，我早就能得到我人民需要的东西，这个世界也会变得更富有——人土，他们是这么称呼这里的。故人乡。天啊，你瞧瞧，这里唯一有脑的是只母猫。”

他手指在喵梅儿脚踝滑来滑去，喵梅儿不为所动。这是待客服务的一部分，而她也自有一套方法，不让这种待客之道太过头。地球警署监视着她。对他们而言，喵梅儿是应对外界访客相当好用的工具，就像地球港会客大厅一张舒服的凳子，或是一台自动饮水机，专为受不了地球那平淡无味开水的陌生人提供气泡水。她不能发展私人情感或干涉任何事务，一旦她引发事端，他们就会给她严厉的惩处，就像往常对付动物、下等人或其他物种那样。他们会先开一个简短正式、但没有上诉机会的公听会，然后直接——把她做掉。法律允许，社会惯例也这么鼓励。

她吻过一千个——甚至一千五百个男人，并让他们感觉宾至如归。在他们要离开时，听他们抱怨几句或说些心事。做这份工作挣钱很容易厌烦，但常能得知一些令人大开眼界的事。有时，她看着那些人类女性趾高气扬的模样就觉得好笑，而面对这些人类女性身边的男人时，她知道自己懂得比她们多。

有一次，一个女警必须翻阅一份记录，内容说的是两个来自新火星的开拓者。喵梅儿事先曾接获指示，必须跟他们保持密切联系。那名女警读完报告后看着喵梅儿，狰狞的表情上写满忌妒，她强压着暴怒的情绪。

“你还敢自称是猫。什么猫！你是猪！你是狗！你是畜生。可别因为能替地球工作就以为自己像人类那么高贵，人类补完组织竟让你这种怪物接待外界来访的真正的人类，我觉得根本违法！但我拿这件事没辙，可是，只要你敢碰地球男人，小姐，钟洞一定会‘处理’你的！只要你敢靠近地球男人！只要你敢在这儿玩什么把戏！有听清楚吗？”

“有的，女士。”喵梅儿回答，然后在心里想，“这可怜的家伙完全不懂穿搭，发型也弄不好，怪不得对于能把自己装扮漂亮的人会这么愤慨。”

那个女警大概以为这毫不掩饰的恨意能吓倒喵梅儿——但其实一点儿也没有。下等人类对这种恨意已习以为常。再说，比起表面客气有礼、背后批评毒害，这种直接的叫骂并没有比较糟。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喵梅儿爱上了杰斯寇斯特。

杰斯寇斯特爱她吗？

不可能的。不对，也许这样的确违法、的确不寻常、不合礼俗，但不是不可能。杰斯寇斯特肯定能察觉到她的感情。

但他完全没表现出来。如果他真有感觉到的话。

过去曾发生过几次人类与下等人相恋的事。每次下等人都会被处理掉，而真正的人类则会接受洗脑。有某些法律专门禁止这种事。创造出下等人的人类科学家赋予他们许多真正的人类没有的能力——五十米的跳远距离、从地底两英里深处发出心灵感应、能在紧急通道口守候一千年的乌龟人、不需任何报酬，心甘情愿守着大门的牛人。这些科学家还给了许多下等人人类的外形，因为这样设计起来比较方便。人类的眼睛、五根指头的手掌、人类的身长——一切都是为了施工方便。他们把下等人类做得和真正的人类差不多大小形状，就不需要多设计

不同尺寸的器物和家具。只要有人类的形体，就能配合所有东西。

但他们忽略了人的心。

而现在，她——喵喵儿，她爱上了一个男人。一个年纪大到可以当她曾祖父的人类男子。

但在他身边时，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像是他的女儿。她记得和父亲在一起的感觉，自然会有一种陪伴的感受涌上，像是一股十分纯真的感情，让她能完全忽略父亲比自己更像猫的事实。他们之间有某种令人悲伤、却又永远无法弥补的隔阂。那些一直没说出的话——然而两个人都说不出那是什么，说不定，那根本无法被描述。他们的极度亲密反而制造出巨大隔阂——而且是一道令人心碎又无法言喻的隔阂。现在，她的父亲去世了，这个真正的人类来到她身边。他亲切、善良。

“就是这个，”她悄声对自己说，“我在来来去去的男人身上从没见过这样的温柔，也是我可怜的族人从没展现过的深厚情感。不是因为我的同胞生长不出那样的厚度，但当他们出身卑微，被视作烂泥，死后也被当垃圾处置，这些下等人怎么可能发展出真正的仁慈？仁慈带有一种感动人心的特性，那是身而为人最珍贵的部分。这种特质在那个人身上仿佛没有尽头。而最奇怪、最不合理的 places 是，他竟然从未真正爱过任何人类女性。”

她没有继续想下去，心里一阵寒。

平静下来后，她继续喃喃自语，“又或者他有爱过，但那都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也都无所谓。他已经有我了——但他自己知道吗？”

IV

补完阁员杰斯寇斯特知道，但对此毫无知觉。他习惯别人都要效忠于他，他自己工作时也全心全意奉献。他很清楚，忠诚很可能会变为痴迷或肉体上的依赖，特别是女人、小孩和下等人类，他们最容易这样。他以前老是碰上这种状况。他冒险接近喵梅儿，是因为他相信她特别聪明，相信她身为萝莉女郎、在地球港警署做接待工作，一定懂得克制私人情感。

他想：我们生错时代了，当我遇上这辈子见过最聪慧美丽的女人，却得把工作摆第一优先。只因为这件事关系人类与下等人类的命运。实在太棘手了，我们一定不能牵涉到私人情感。

他这么想着，而他也许是对的。

如果那个无名人士——那个他不敢想起的人——发令攻击钟洞，他们都将赔上性命。这时候不能意气用事，重要的是钟洞，重要的是公平与正义，重要的是人类要生生不息地进化。他自己如何并不重要，因为他已经做到大部分的工作；喵梅儿也不重要，因为就算他们失败，也只不过是让她一辈子当下等人。钟洞是最关键的。

要让他的提议成功，必须付出的代价很高。但如果直接在钟洞动手，整件事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

钟洞（当然不是真的钟）是个立体局势显示表，有三个人高，设置在会议室下方约一层楼深的位置，形状就像古时候的大钟。补完阁员的会议桌因此在中央挖了个洞，让补完阁员能随时查看任何以手动或心灵感应唤出的局势报告。在钟洞下方被地板遮住的“记忆库”，则是储存整个系统的重要数据库。地球上其他三十几处都有备份资料，另有两处位于星际空间，其中之一就设在九千万英里长的黄金战舰旁。自从打完罗姆·索格那场战，它就一直留在那儿。另一处则是伪装成小行星。

大多补完阁员正因人类补完计划的工作而身处外部世界。

除杰斯寇斯特之外，还在地球上的阁员只有三名——补完女士乔安娜·慈恩、补完阁员依善·欧拉斯科嘉，以及补完阁员威廉·自他方。（自他方是一支来自北澳星的望族，在许多代前就已移民回地球。）

叶特勒凯利将初步计划告诉杰斯寇斯特。

杰斯寇斯特应该要借传唤的方式把喵喵儿带进会议间。

传唤必须搞得一派严肃认真。

如果值班人员正在交接，他们得确保她不会被机器执法者快速处决。

喵喵儿将在会议间里进入半睡眠状态。

然后，杰斯寇斯特要在钟洞里把叶特勒凯利想追踪的项目叫出来。只要一次就行，资料追踪由叶特勒凯利负责，而他也会分散其他补完阁员的注意力。

看起来很容易。

但实际操作时当然就没那么简单。

这项计划似乎有不少漏洞，但这时杰斯寇斯特已经无能为力。他忍不住开始咒骂自己为什么要对这个政策规划一头热，因此卷进这件麻烦事中。到了这个关头，要想好聚好散地退出已经太晚。再说，他也做出了承诺——而且他也对喵梅儿心动了。他将她视为人那样喜欢着，而不只是萝莉女郎。他知道下等人类有多么珍惜自己得到的身份与地位，他绝不想看到喵梅儿下半辈子都活在懊悔之中。

杰斯寇斯特心情沉重，但心思仍然动得很快。他走向会议室。几个月来都在门外看到的那个常驻传达员（是个狗女孩），向他做了会议简报。

他不晓得喵梅儿或叶特勒凯利会怎么联系他。一旦他进入会议室，就会被紧密的心电拦截网包围住。

他坐在桌前，有点不耐烦。

接着，他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谋反者伪造了会议报告，上面的第一项就是：喵梅儿，喵麦金塔之女，猫族（纯种），一一三八区。犯行自白：阴谋输

出类人胎模原料。参照：德·普林森马赫星。

补完女士乔安娜·慈恩已按钮叫出这颗星球的相关资料。那里的居民源自地球，他们无比壮硕，但是为了维持原本地球人的外形，必须忍受剧烈疼痛。他们有一个初代先祖正在地球上，头衔是暮光亲王——普林斯·范·德·希莫里希。他是因外交与贸易的双重任务前来。

因为杰斯寇斯特迟到，所以喵梅儿被带进会议间时，他还在浏览会议备忘。

补完阁员自他方询问杰斯寇斯特是否担任主席。

“在下恳请诸位博雅绅士，”杰斯寇斯特说，“请同我一起吁请补完阁员依善主持这次会议。”

选个主席只是礼貌做个形式。如果杰斯寇斯特不当主席，才能更清楚地看着钟洞与记忆库。

喵梅儿身穿囚衣。这种衣服在她身上还是好看。他以前只看过喵梅儿穿萝莉女郎套装，当她穿上淡蓝色的囚犯束腰外衣，那模样更加年轻、更像人类，看起来更柔弱，也更畏怯。只有她披肩上的火红秀发、坐下时的轻盈身段，以及文静端正的姿势，才能感觉到她来自猫族。

补完阁员依善要求她说：“你已经自首了，现在再坦白招供一次。”

“这个人，” 喵梅儿指着暮光亲王的照片，“想去专门表演虐待人类小孩的娱乐场所。”

“你说什么！” 三名补完阁员同时大吼。“你说什么地方？” 补完女士乔安娜完全不能容忍残酷行为，大声问她。

“经营那场所的人和这位先生看起来很像。” 喵梅儿说，手指杰斯寇斯特。

没人来得及阻挡她，她已迅速绕过房间，碰触杰斯寇斯特的肩膀。她的动作轻轻的，没有人担心那会带来什么伤害。杰斯寇斯特感到心电感应接通一股电流，听见喵梅儿脑中的咯咯鸟叫，立刻明白叶特勒凯利已经接触到喵梅儿。

“那个场所的主人，” 喵梅儿继续说，“体重比这位先生少五磅，再矮两寸；头发是红色，他的店在地球港的夕寒街角，沿着大街走过去，地下位置。在下等人之中，一些有恶行恶名的人都住在那一区。”

钟洞变成乳白色，快速排列好后闪出数百张照片，都是住在那区的下等人类恶棍。杰斯寇斯特下意识注视着模糊的白色影像，并没有特别专心。

画面净空了。

又显示出一个房间的模糊图像，里面有小孩在玩万圣节的恶作剧。

补完女士乔安娜大笑着说：“那些不是小孩，只是机器人。只是古时候的无聊把戏罢了。”

“接下来，”喵梅儿继续说，“这个人就要了一美元、一先令，想带回家。那是真的钱币，有个机器人曾经找到过一些。”

“那是什么东西？”补完阁员依善问。

“古时候的钱——古代的美国与澳大利亚真的使用过的货币。”补完阁员威廉说，他非常热衷搜集钱币，“我有些复制品。不过，除了国家博物馆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原始的真品。”

“机器人在地球港正下方一个古代的藏匿地点发现过那些钱币。”

补完阁员威廉几乎可说是对着钟洞大叫：“翻遍每个藏匿点，把那些钱给我找出来。”

钟洞变得暗浊，在搜寻那些龙蛇混杂的地区时，它已闪现地球港塔楼西北区块的每一个警察哨，现在则换成扫描塔下的警察哨。画面上跑过上千组图片，让人一阵头昏，最后停在一间老旧的工具库房，有机器人正在擦拭某种圆形的金属片。

补完阁员威廉见到后非常激动。“把那东西拿来，”他大喊着说，“我要自己买下！”

“行，” 补完阁员依善说，“虽然有点违反正常程序，不过还可以。”

机器上显示出主搜寻装置，并把机器人带进电扶梯。

补完阁员依善说：“这算不上什么案件。”

喵梅儿发出呜咽，她的演技很好。“然后，他要我帮他弄一颗类人胎膜卵，E型，鸟类种源。他要带回家乡。”

依善戴上搜寻装置。

“也许……” 喵梅儿说，“这颗蛋已经进销毁流程了。”

钟洞与记忆库开始以高速扫视所有销毁装置，杰斯寇斯特感到自己的神经绷紧。钟洞里快闪而过的数千笔图像快到肉眼看不清，人类根本不可能记得住，但正透过他的眼睛读取钟洞资料的这颗脑袋并不属于人类——它甚至可能就住在计算机里。杰斯寇斯特想，堂堂补完阁员被当成一个人体望远镜使用，还真有些丢人。

机器停住。

“你骗我们，” 补完阁员依善大吼着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可能是那个外界来的人。” 补完女士乔安娜说。

“跟监他，” 补完阁员威廉说，“如果他会偷古代钱币，就可能偷其他东西。”

补完女士乔安娜对喵梅儿说：“你这笨蛋，竟然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本来应该要去处理一些真正重要的跨境事务。”

“这的确是跨界案件啊。”喵梅儿哭着说。刚刚她一直将手摆在杰斯寇斯特肩上，这时则自然滑落，于是转接中断，心灵联结也随之断线。

“这由我们来判断。”补完阁员依善说。

“你可能会因此受罚。”补完女士乔安娜说。

补完阁员杰斯寇斯特不发一语，但脸上却因为欣喜而暗自发光。只要叶特勒凯利的实力有他所展现的一半，下等人类就有查哨位置与逃亡路线清单可以好好利用，不必害怕人类政府单位草率地下达安乐死，进行处决。

V

当晚，长廊传出一阵歌声。

下等人因某种不明的原因欢声雷动。

就在那晚，喵梅儿为一位从外界转运站前来的客人献上舞蹈，像野猫般疯狂地扭动身躯。当她回到家，打算上床休息时，跪在父亲的相片前，为杰斯寇斯特的举动感谢叶特勒凯利。

他们所做的努力得过几个世代才会为人知晓。到那时杰斯寇斯特将会因为捍卫了下等人类的权利而得到赞赏，仍对叶特

勒凯利这号人物一无所知的政府当局，将接受下等人类选举出来的代表积极他们的生活谋取更多福利。到那个时候，喵梅儿早已不在人世。

在那之前，喵梅儿一生长寿，过得很幸福。

在年纪大到不能再当萝莉女郎后，她转行成了厨师，一手好料理相当出名。杰斯寇斯特曾去找过她，就在用餐快结束时间问了一件事。“下等人中流传着一首好笑的歌，我应该是唯一听过的人类。”

“我不太留意流行歌的。”喵梅儿说。

“歌名叫作《她干的好事》。”

喵梅儿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一路红到衬衫领口。中年的她已经明显发福，或许跟她开餐厅也有关系。

“喔，那首歌啊！”她说，“真的是满好笑的。”

“歌词里提到你爱上了一个真正的人类。”

“哪有……”她说，“我才没有。”她深情地看着杰斯寇斯特，碧绿的双眼还是跟以前一样美。杰斯寇斯特开始觉得有些尴尬。这太个人了，他比较习惯政治上的交涉，私人情感总让他不太自在。

室内的灯光变换，喵梅儿的猫眼对着他发亮。她看起来一如他从前认识的那位魅惑红发女孩。

“我没有爱上任何人，那不能算爱……”

喵梅儿在心里呐喊，我爱的人是你，我爱的是你，就是你。

“不过那首歌说，”杰斯寇斯特继续强调，“是个原祖人类，该不会是那个暮光亲王，普林斯·范·德·希莫里希吧？”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喵梅儿问得很小声，但心中却正焦急地大喊，亲爱的，难道你真的不懂吗？

“那个大猛男啊。”

“喔，他啊。我都忘了。”

杰斯寇斯特从座位起身。“喵梅儿，你这一生十分精彩。你已成为一位公民、当上议员、成为领袖——还有，你算过自己生了多少孩子吗？”

“七十三个，”她马上回呛，“我可不会因为孩子太多就不记得他们。”

杰斯寇斯特不再开玩笑，脸色变得正经，并且以温柔的语气说：“我没有恶意，喵梅儿。”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他离开后，喵梅儿躲到厨房哭了好久。许多年前，当喵梅儿决定和他并肩作战，他就一直是她深爱的人——即使她知道他们注定没有结果。

在喵梅儿以高龄一百零三岁去世后，杰斯寇斯特还是不断在地球港里看见她的身影。她的曾孙女们长得跟她非常像，其中有好几个都将萝莉女郎的接待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她们都已经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了。她们是合法公民（特留等级），而且拥有附照片的身份证件，能保障她们的身份、财产与权益。杰斯寇斯特是她们的教父。当这群全宇宙最性感挑逗的生物对着他笑闹、抛飞吻，他经常觉得不太好意思。比起满足个人欲望，他一心想要的是完成政治抱负。长久以来，他一直热爱、爱得无法自拔的就是公平与正义。

终于，他要离世的那天也到了，他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且心中没有一点懊悔。几百年前，他曾有个妻子，也好好地爱过她。他们的子孙已繁衍成许多代人。

在最后的最后，他还有件事想弄清楚。于是他呼叫了远在世界底部的无名人士（又或是他的继任者）。他在心底呐喊，越喊越大声。

我已经帮助了你的族人。

“是的。”在他脑中，传来极轻极轻的遥远低语。

我就快死了，但有件事我一定要得到答案：她爱过我吗？

“没有你，她仍然活了下去，就像她对你无止境的爱。她放手，是为了你好，不是为了她自己。她真的曾爱过你，超越生、超越死、超越时间，你们将会永远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永远永远，在人类记忆里。”那个声音说完，然后就静下来。杰斯寇斯特躺下，靠上枕头，等待这长日将尽的一刻。

名为楔尤之星

I

梅瑟在运输船和小渡轮卫星上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运输船的服务生会在带食物来时嘲笑他。

“叫得大声点，”某个鼠脸管家这么说，“这样的话，他们在皇帝诞辰日上播放惩罚录音时，我们才会知道是你。”

另一个胖管家用湿润又鲜红的舌尖舔了舔肥厚的紫红嘴唇，然后说：“我认真的，老大，如果真的那么痛，你们早死光了。那星球上铁定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就是在你和那些东西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怎么叫那些东西——说不定你会变成女人，说不定你会变成两个人。听好了，小表弟，如果真那么好玩，记得让我知道一下啊。”梅瑟不发一语。他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没心思再去思考这些下流人士的白日梦。

渡轮上的情况则不太一样。那些生技制药人员熟练又迅速，丝毫不带个人情感地解开他的锁铐，把他的囚服全脱下来留在运输船上，并在他裸着身子登上渡轮时，将他全身打量了一遍，仿佛他是某种稀有植物，或是手术台上的一具尸体。他们触碰的方式相当灵巧，像在进行检查，几乎称得上亲切。而这全是因为他们只将他当成某种样本，而非罪犯。

裹在医疗工作服中的男男女女盯着他看，仿佛他已经死去。

他试图说话。一名比其他人更老、更有威严的男人坚定而清楚地说：“先别说话，我马上亲自回答你的问题。我们现在做的初步检查是要确定你的身体状况，请转身。”

梅瑟转过身，某个清洁人员用非常强效的抑菌剂抹擦他的背。

“这会有点刺，”其中一个技术人员说，“但不会太痛。我们要判断你不同层皮肤的韧性。”

梅瑟第六节腰椎上方开始冒出尖锐、细微的灼痛感，他被这种不带情感的态度弄得有些烦，终于忍不住开口：“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们当然知道你是谁，”有个女人的声音说，“角落的档案里有一切的资料。如果你想，主治医师之后会跟你讨论你的罪行。现在安静点，我们要进行皮肤测试了。不要拖太久的话，你会舒服一点。”

出于诚实，她又加上了一句：“我们也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他们一秒也没浪费，马上回到工作上。

他用眼角余光偷瞄他们。他从这些人身上完全没有感受到地狱接待室的氛围，也不觉得他们是披着人皮恶魔，也看不出

这里就是楔尤的卫星——惩罚与羞辱最终极之地。他们只像普通的医疗人员——就是在他犯下那无以名状之罪前的日常生活会遇到的那种。

他们的例行检查一个接一个。一名戴着手术口罩的女人对白桌摆了摆手。

“请爬上去。”

自从被守卫在皇宫边界抓住，就再也没人对梅瑟说过“请”字。他照她的话去做，然后便看到桌首加了衬垫的手铐。他停下动作。

“请照做。”她下令道。另外两三个人转过头来看着他们。

第二个“请”字让他震了一下。他得说些什么。这些只是一般人，而他也再次成了人。他感到自己的声音拔高，在问出问题时几乎爆出一阵刺耳的杂音：“拜托，女士，惩罚要开始了吗？”

“这里不会有惩罚，”女人说，“这里是卫星。上去桌上，我们要在你跟总医师说话之前先强化你的第一层皮肤，然后你就能跟他讨论你犯的罪——”

“你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他说，语气仿佛在跟邻居打招呼。

“当然不知道，”她说，“但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被认定为曾经犯罪。一定是有人这样认为，否则那些人不会来到这里。大部分人都会想讨论自己犯下的错误，但拜托你，请不要延误我的工作。我是个皮肤技师，而下到楔尤星地表的时候，你一定会很需要我们尽其所能，为你进行最好的手术。现在，请躺到桌上，等你准备好跟总长谈话时，除了罪名之外，你还能多一件可以拿来讲的话题。”

他照做了。

另一个戴口罩的人（可能是个女孩）用冰冷轻柔的指尖抓住他的手，以他从来没见过的方式替他铐上衬垫手铐。他以为自己早看过整个帝国所有的审问机器，但这又和它们完全不同。

负责清洁的人向后退了一步。“都清干净了，长官、医生大人。”

“你想要哪种？”皮肤技师说，“瞬间剧痛还是不省人事几小时？”

“我为什么会想选择剧痛？”梅瑟说。

“有的样本在到达这里时想要这样，”技师说，“我想那取决于他们来到这里之前其他人对他们做的是什麼。我就当作你没受过任何梦刑好了。”

“没有，”梅瑟说，“那是漏网之鱼。”他心想，我还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漏掉的东西。

他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审判。那时他被接上线，插在证人席中。房间又高又黑，明亮的蓝光打在法官团队身上，他们的法官帽是一种完美的模仿，对象是许久以前的主教礼帽。法官彼此交谈，但他听不见内容。但在突然之间，隔音的效果消失，他听见他们其中一人说：“看看那张恶狠狠的脸，这种人肯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投痛苦航站一票。”“不选楔尤星吗？”第二个声音说。“那个介仆体之地。”第三个声音则表示。“那应该很适合他。”第一个声音说。此时，其中一个法庭工程师大概注意到犯人正在偷听，于是他又被隔开了。从那时起，梅瑟就认为自己已经历过人类的残酷与智慧能想象出的一切。

但这个女人却说他逃过了梦刑。这宇宙中还有人比他更糟的吗？下方的楔尤星上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从没回来过。

他就要成为他们的一员了。他们会不会向他吹嘘自己在被送到这里以前做过的那些事呢？

“你自己选的。”女技师说，“醒来时别太紧张，这只是普通的麻醉过程。你的皮肤会在化学和生物层级上受到加厚与强化。”

“会痛吗？”

“当然，”她说，“但不用想太多，我们不是在惩罚你。这里的疼痛只是一般医疗上的疼痛，任何做过大量手术的人都会遇上。至于‘惩罚’本身——如果你是这么称呼它——就是

在楔尤上。我们唯一的工作是要确保你在降落后还能活下去。就某种角度而言，我们为了救你的命先做预先措施，你现在就可以心怀感激了。同时，要是你能先了解末梢神经会对皮肤的改变有所反应，也能替自己省去很多麻烦。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在回复期间会非常不舒服。不过——当然了，到时我们也会给你帮助。”她压下一个巨大的杠杆开关，梅瑟晕了过去。

醒来时，他身处一间平凡的医院病房，但他对此没什么感觉。梅瑟觉得自己像是躺在火堆。他抬起一只手，想看上面是否着火，但它看起来就跟以前一样，只是有点红肿。他试着在床上翻身，火焰却爆开来，转成一阵烧灼感，让他手停在半空中。他无法抑制地发出呻吟。

“你已经服过止痛药了。”某个声音说。

是个女护士。“头先不要动，”她说，“我会给你一半强度的愉悦感，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皮肤是什么问题。”

她把某种软帽盖在他头上。这东西看起来像金属，却有丝的触感。

他得把指甲抠进掌心才能让自己别在床上打滚。

“想叫就叫吧，”她说，“很多人都会这样，这帽子需要一两分钟在你脑中找到正确的脑叶。”

她退至角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他看不见。

那儿有个开关。

火焰并未从他的皮肤上消失，他仍能感觉到，只是突然之间就不再那么难受了。从大脑汨汨涌出的甜美愉悦充满心中，朝着他的神经传导而去。他曾去过娱乐皇宫，但从没有过这种感受。

梅瑟想要谢谢那个女孩，于是在床上转过身去看她。当他这么做，可以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都窜过一丝疼痛——但那痛很遥远。而那些从他脑袋涌出、沿脊髓向下直至神经中的愉悦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疼痛只不过是一阵遥远、疏离又不重要的讯号。

她直挺挺地站在角落。

“谢谢你，护士小姐。”他说。

她不发一语。

排山倒海的愉悦感穿透过他的身体，仿佛一首以神经讯息写就的交响乐。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见什么，他还是努力想看清一点。他让眼睛聚焦在她身上，发现她也戴着一顶金属软帽。

他指着它。

她一路羞红到脖子。

她眼神迷蒙地说：“你看起来人很好，我以为你不会这样揭穿我。”

他给了她一个亲切的笑容……印象中应该是吧。但在皮肤疼痛、大脑被愉悦淹没的状况下，他实在不确定自己到底露出了什么表情。“这是违法的，”他说，“这违法违得可大了，但感觉还不错。”

“不然你觉得我们是怎么忍受这地方的呢？”护士说，“你们这些活体样本来到这里，说话与态度都像普通人一样，然后你们便下到楔尤。你们会在楔尤遇到一些可怕的事，地表工作站会把一部分的你们送上来，一而再，再而三。在我的两年任期期满之前，我也许得看见你那接受快速冷冻、准备好随时分解的脑袋十几次。你们这些囚犯应该要知道我们受到怎样的折磨。”她低声呢喃，不断输送进来的愉悦电流让她维持放松而且幸福的状态。“你们应该要一到那里就马上死去，不要再用你们的罪来纠缠我们。我们是听得到那些尖叫的……你知道吗？即使在楔尤对你们下手之后，你们听起来还是像一般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样本先生？”她咯咯笑着。“你们真的太伤害我们的感情了。怪不得像我这样的女孩总时不时必须走上岔路。这真的、真的很舒服，就算现在就得替你做好前往楔尤的准备，我也完全不介意。”她摇摇晃晃来到他床前：“可不可以帮我把帽子拔下来？我连抬起手的勇气都没有了。”

梅瑟看到她的手正颤抖着，想伸向软帽。

他的手指抚上女孩从软帽落下的柔软头发。当他试着将拇指塞进帽子边缘，好将帽子脱下来，他意识到：这将是他触碰过最可爱的女孩。他觉得自己其实一直以来都深爱着她，而且

会永远这么爱着。女孩的帽子被摘了下来，她直直地站在那儿，在找到椅子扶撑之前还踉跄了一下。她闭上双眼，深呼吸。

“等我一下，”她以正常的声调说，“我马上就去帮你。你们这些新来的人为了克服皮肤问题而拿到帽子时，是我唯一能放纵一下的机会。”

她转向房里的一面镜子，重新整理自己的头发。当她背对着他时，说：“希望我没说什么关于下面的事。”

梅瑟还戴着帽子。他深爱着这个把帽子放到他头上的美丽女孩。一想到她曾经体会过他现在享受的这种愉悦感，他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永远也不会说出任何伤害她的话，而他确信，现在的她希望有人可以告诉她，她没提到任何关于“下面”的事——即便那只是一些跟楔尤地表有关的客套话。于是，他体贴地向她保证：“你没讲，你什么都没讲。”

她来到床前，倾身亲吻他的嘴唇。那个吻就像疼痛一样遥远，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他脑中犹如尼亚加拉瀑布一样向外喷涌的愉悦冲击，让他容不下其他感官。但他喜欢那其中传达出来的友善。他脑中某个严肃又理智的角落对他悄声说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亲吻女人的机会。但即使是这样，也无所谓。

她的十根手指熟练地调整了他头上的帽子。“呐，好了。你是个温柔的人，现在，我要假装自己忘了帽子，把它留给你，直到医生来为止。”

她露出一副灿烂的笑容，捏了捏他的肩膀。

然后便快步走出了房间。

穿过门时，她裙子的白色闪闪发光，他发现她有一双极为匀称的腿。

她很好，但那帽子……噢，最重要的是那顶帽子啊！他闭上眼睛，让软帽继续刺激他大脑的愉悦中枢。皮肤的疼痛还在，但就跟靠在角落的椅子一样不重要。那分疼痛只是某个刚好在房间里的东西而已。

手臂上传来扎实的触碰，让他不禁睁开眼睛。

那名相貌威严的年老男人站在床边，正露出疑惑的笑向下注视着他。

“她又来了。”老人说。

梅瑟摇摇头，努力想表示那位年轻的护士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是冯马克特医师，”老人说，“现在，我要把这顶帽子从你头上拿下来了。你会再次感觉到痛，但我想应该不会太糟。在离开这里之前，你还可以再用这顶帽子几次。”

他以迅速而准确的手势把帽子从梅瑟的头上抽走。

梅瑟立刻因皮肤上爆出的烧灼感坐起身。他放声尖叫，然后看到冯马克特医师正在一旁冷静地盯着他。

梅瑟喘着气说：“现在——现在比较好了。”

“我知道，”医生说，“我得让你拿掉帽子说话，你有一些决定得做。”

“好的……医生。”梅瑟喘息着。

“你犯了一项重罪，之后将会降到楔尤的地表。”

“是。”梅瑟说。

“你想要告诉我你犯了什么罪吗？”

梅瑟想到了在永恒日光照射下的白色宫墙，他碰触到那些小东西时发出的柔软喵呜声；他的手臂、双腿、后背和下颚全绷紧了。“不想，”他说，“我不想谈这件事。那是一种没有罪名的罪，对抗帝国皇室……”

“好吧，”医生说，“这态度正确。罪行本身已经过去，你的未来还在前方。现在，我可以在你下去前摧毁你的心智——如果你想要我这么做的话。”

“那样做是违法的。”梅瑟说。

冯马克特医生温柔而坚定地笑了：“当然，很多事情都是违反人类法律的，但世界上也有属于科学的法律。在底下的楔尤星，你的身体将会为科学服务。无论那具身体拥有的是梅瑟或低等贝类的心智，对我来说都没有差，我得留下足以让这个身体继续运作的心智能力，但我可以抹除你的人格历史，然后让你的身体有机会过得快乐一点。这是你的选择，梅瑟，你想要做你自己吗？”

“我不知道。”梅瑟前后摇着脑袋。

“我现在是趁着时机让你有点转圜余地，”冯马克特医生说，“下面的状况挺糟的，如果我是你，我会选择那么做的。”

梅瑟看着那张圆润的脸，他一点也不相信那张脸上轻松的笑容。或许，这是用来增加他身上惩罚的诡计。皇帝的残忍众所皆知——看看他都对前任皇帝的遗孀王太后达夫人做了什么。她的年纪比皇帝还小，他却把她送到这个比死还糟的地方。既然梅瑟已被判到楔尤来，那为什么这个医生还想破坏规则呢？也许医生已经被制约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好意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冯马克特医生读懂了梅瑟脸上的表情。“好吧，你拒绝。你想要带着自己的心智一起下去，这对我来说其实无所谓，你并不会让我良心过不去。我想你应该也会拒绝下一项提议吧？你要我在你下去之前把眼睛拿出来吗？没有视力的话，你会舒服很多。关于这件事，我是从我们为吓阻广告所录的声音知道的。我可以灼烧你的视神经，这样你就不会再有重获视力的机会。”

梅瑟前摇后晃。那灼热的疼痛已变成某种来自四面八方的痒，但皮肤的不适还不及他精神上的心痛。

“你也拒绝这项提议吗？”医生说。

“我想是的。”梅瑟说。

“那么，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一切准备好。如果想要，你可以再使用这顶帽子一会儿。”

梅瑟说：“在我把它戴回去之前，你可以告诉我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可以告诉你一部分，”医生说，“那里会有个服务人员，一个男的，但不是人类。他是以动物为材料制造出来的类人胎膜。聪明，在道德上一丝不苟。你们这些样本人会被放在楔尤的地表，那里有一种特有的生命体，叫‘介仆体’。当它们定居在你们身体后，毕第卡——就是那个服务人员——会用麻药把它们挖出来，然后再送上来这地方。我们会把那些组织培养物冷冻起来。它们几乎能跟所有以氧为主的生命体兼容。你在这整个宇宙中所能看到的手术修复术，有半数都依赖我们从这里运送出去的培养芽。而以生存的角度来说，楔尤是个非常健康的地方，你不会死在这里的。”

“你的意思是——”梅瑟说，“我会受到永无止息的惩罚。”

“我没那么说。”冯马克特医生说，“如果我那么说，就是我错了。你不会马上死。我不知道你在下面能活多久。只是要记得，无论到时你有多不舒服，毕第卡送上来的样本将能帮助所有人类世界，还有那世界里成千上万的人。喏，把帽子拿去吧。”

“我宁愿继续讲话，”梅瑟说，“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你忍受得了皮肤上的痛，那就继续说吧。”医生露出奇怪的表情看着他。

“我能在下面自杀吗？”

“我不知道，”医生说，“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但从那些声音判断，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很想这么做。”

“有任何人从楔尤回来过吗？”

“大概四百年前开始禁止人进入后就没有了。”

“在下面的时候，我可以跟其他人说话吗？”

“可以。”医生说。

“那在下面的时候，负责惩罚我的人是谁？”

“没有这个人，你这笨蛋，”冯马克特医生的音量大了起来，“这不是惩罚。人们只是不喜欢下去楔尤。我认为就算被判刑也好过来当义工。但那里不会有任何人对你不利。”

“没有狱卒？”梅瑟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抱怨。

“没有狱卒、没有规矩、没有禁忌，只有楔尤，以及照顾你们的毕第卡。你还想要保留神智和眼睛吗？”

“我要留着它们，”梅瑟说，“我都走这么远了，最好还是把剩下的路走完。”

“那就让我替你把手戴上，继续第二次疗程吧。”冯马克特医生说。

医生轻巧又细心地调整了一下帽子，就跟之前的护士一样。但他的速度比较快，看起来也完全没打算拿出另一顶帽子戴上的意思。愉悦感的涌浪就像一波狂野的醉毒，他皮肤的灼热感窜向远方。医生离他很近，但在此刻，就连医生也仿佛不存在。梅瑟完全不害怕楔尤。从他大脑不断向外涌出的幸福脉冲之巨大，甚至容不下一点恐惧或疼痛的空间。

冯马克特医生正向他伸出一只手。

梅瑟疑惑地想，他这样是要干吗呢？然后才意识到，这位好心给他帽子的亲切老人其实是想跟他握手。他举起自己的手（手臂好沉重），但这手跟它的主人一样快乐。

他们握了手。隔着大脑的愉悦和皮肤的疼痛去感受握手这个动作……梅瑟想着，这实在是非常新奇。

“再见了，梅瑟先生。”医生说，“再见……晚安……”

II

卫星渡轮是个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地方。接下来的几百小时就像一场漫长又诡异的梦境。

在他拿到那顶帽子的期间，年轻的护士又溜进他的房间两次，偷偷和他一起戴上帽子。他们会让他洗澡——他全身上下都因此开始结痂。他的牙齿在强效局部麻醉下全被拔出来，替

换成不锈钢；他在炽烈光线照射下接受放射治疗，带走了皮肤的疼痛，然后他们对手指甲与脚指甲进行特殊处理，用巨大的爪子逐一取代。有天晚上，他发现自己对着铝制的床磨爪，留下一道道深深的抓痕。

他的神志始终没有完全清醒。

有些时候，他会以为自己回到了家，和母亲一起，又回到了小时候，并感到疼痛异常。而其他时候，在帽子的作用下，他只要一想到人们被送来这种地方受罚，就会在自己的床上不住大笑。这里明明好玩得要死啊！没有审判、没有法官、没人问一大堆问题，食物又好吃——虽然他并没有多加留意（因为帽子比它们好上太多了）。即便在清醒的时候，他也感到昏昏欲睡。

到了最后，他在戴着帽子的情况下被他们放进一个隔热的个人舱。那是一艘单体导弹，可以从渡轮卫星投射到下方的星球。他全身上下都被包了起来，除了脸之外。

冯马克特医生像游泳一样游进房间。“你很强壮，梅瑟，”医生大吼着说，“你非常强壮！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

梅瑟点头。

“我们祝你一切安好，梅瑟，无论发生什么事，记得，你都是在帮助这上头的人。”

“我可以把帽子带走吗？”梅瑟说。

冯马克特医生亲自拿走帽子当作回答。两个人关上个人舱的舱盖，把梅瑟留在全然的黑暗中。他的头脑逐渐清醒，开始在束缚中挣扎。

雷声怒吼，血腥味弥漫。

梅瑟意识到的下一件事，便是自己处于一间非常、非常冷的房间，比他在卫星上的卧室及手术室都冷得多。有人正轻柔地将他抬上一张桌子。

他睁开眼睛。

那张硕大的脸——比梅瑟看过的任何一张人脸都大上四倍——正由上而下盯着他看。那仿佛牛只、温和无害的巨大棕眼移动着，随着检查梅瑟的大脸而来来回回。那是一个英俊的中年男子，胡楂剃得干净光滑，棕栗发色；嘴唇肉感而丰厚，扯开一半的笑容露出巨大又强健的黄牙。那张脸看到梅瑟睁开眼睛，便用低沉、友善的吼声对他说话。

“我的名字是毕第卡，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不过，在这里不用那么叫我，只要喊我一声‘朋友’，我就永远都愿意为你效劳。”

“我痛。”梅瑟说。

“当然会痛，你现在全身都是伤。你坠落了一段很长的距离。”毕第卡说。

“给我帽子，拜托你。”梅瑟哀求着。那不是问句，而是要求。梅瑟觉得，自己内心有个专属于他的小小永恒感受，现在全由那顶帽子决定生死。

毕第卡大笑：“在我们这下头没有任何帽子，要是有的话，我大概会自己拿来用吧——至少上头的人是这样想的。我这里有其他东西，比帽子更好。别怕，朋友，我会把你治好的。”

梅瑟一脸怀疑。如果是在渡轮上，那顶帽子还能带给他幸福的感觉。但在这里，少说也得对大脑进行电流刺激，才能与这片楔尤大地可能带来的折磨相抗衡。

毕第卡的笑声仿佛绽开的枕头那样填满整个房间。

“你听说过康达明吗？”

“没听过。”梅瑟说。

“那是一种麻药，效力强大到所有药剂书上都不能提到有这东西存在。”

“你有那个吗？”梅瑟的声音充满希望。

“我的东西比那更好——我有超强效康达明。这东西的名字来自他们当时开发时的新法兰西小镇。化学家在上面多挂了个氢分子，让它的效果变得极为强烈。如果以你现在的状态去用它，三分钟就挂点了。但在你的意识里，那三分钟将会像整整一万年的快乐时光。”毕第卡意味深长地转了转那双牛一般

的棕色眼珠，然后用长度惊人的舌头扫了两下肥厚的红色嘴唇。

“这样的话，那东西有什么作用？”

“你还是可以用它，”毕第卡说，“当你接触了这间屋子外的介仆体，你就可以用它。到时候你会得到所有正面的药效，不会有负面的部分。想不想看个东西？”

这问题的答案当然会是“想”啊！梅瑟窃笑。难道他以为我等下还要赶着去参加别的茶会吗？

“你从窗户看出去，”毕第卡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这个星球的大气很干净，地表近似沙漠，一片姜黄中带着绿色纹路，纹路是显然受到干风阻碍、遭到摧折的地衣和低矮灌木。这片大地的景观单调，两三百码外有群恍若生物的亮粉色物体，但梅瑟看不清楚，无法判断那到底是什么。在更远处，他视线范围极右的方向有座巨大的人脚雕像，足足有六层楼那么高。梅瑟看不到脚的上面连着什么。“我看到一只大脚，”他说，“但是——”

“但是什么？”毕第卡说，仿佛一个壮硕高大的孩童，但心中藏着某个高深莫测的笑话的谜底。然而，即便高大如他，若和那只巨脚上的任何一趾相比，他不过只是个小矮子。

“那不可能是真的脚。”梅瑟说。

“那是真的。”毕第卡说，“那是开路舰长阿尔弗瑞兹，发现这个星球的男人。六百年过去了，他看起来还是很不错。当然啦，现在他的大部分都已介仆化，但我想在他心里的某处应该还是存在着一些人类意识。你知道我是怎么晓得的吗？”

“你是怎么晓得的？”梅瑟说。

“我给他六立方厘米的超强效康达明，然后他就会哼个几声给我听——是那种出于真正的喜悦发出的细微闷哼，不知道的人可能会以为那是火山呢。超强效康达明就是有这种效果，而你之后可以拿到一大堆。你是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梅瑟，你有我这个朋友，还有我的针筒提供你快乐时光。辛苦的都让我来，你呢，独享所有乐趣，如何？跟你本来想得很不一样吧？”

梅瑟想，你这骗子！说谎！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有人在惩罚日听到那些不断尖叫的警告又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医生会提议要抹除我的意识、拿掉我的眼睛？

牛人忧伤地看着他，脸上露出受伤的神情，伤心地说：“你不相信我。”

“不是这样，”梅瑟说，试着表现出一些真诚，“但我认为你漏了一些什么没说。”

“没什么了，”毕第卡说，“你会在介仆体找上门时吓一跳，然后在开始长出新器官时变得有点沮丧——头啊、肾脏啊、手掌之类的。我这里有个家伙出去后，一次就长了三十八个手掌，不过我把它们都移除了。冷冻起来、送到楼上。我把

每个人都照顾得很好。一开始呢，你可能会大喊大叫，但记得，只要喊我一声‘朋友’，我就会把整个宇宙最上等的享受准备好送给你。现在你想要来点炒蛋吗？我自己是不吃蛋啦，不过大部分真正的人类都很喜欢。”

“蛋？”梅瑟说，“蛋跟我们说的这些事有什么关系？”

“是没有关系。这只是用来招待你们，让你们在出去外面之前先填点胃用的。但这可以让你的第一天过得比较好。”

梅瑟一脸不敢相信，看着这个高大的男人从冷藏柜里拿出两颗珍贵的鸡蛋，手法熟练地将它们打进一只小平底锅，然后把锅子放到梅瑟醒来那张桌子中间的加热台上。

“用炒的对吧？”毕第卡露齿而笑，“你之后就会知道我是个很好的朋友。当你到了外面，记住这一点。”

一个小时后，梅瑟到了室外。

他站在门口，内心出奇平静。毕第卡像兄弟似的推了他一把，轻轻柔柔，恰好带有些许鼓励的力道。

“别逼我穿铅制太空衣，兄弟，”梅瑟看过那种衣服，足足有一个普通的太空舱那么大，挂在隔壁房间的墙壁上，“当我关上这扇门，外门就会开启，你只管走出去就是。”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恐惧在梅瑟的胃里翻搅，一点一点自身体里掐紧他的喉头。

“别又来了。”毕第卡说。过去一个多小时，他都在解答梅瑟心中一大堆关于外头的问题。有没有地图？毕第卡对这个想法一笑置之。食物呢？他说无须担心。其他人呢？你会遇到他们的。武器？要干吗呢？毕第卡这样回答。一次又一次，毕第卡坚定地告诉梅瑟，他是他的朋友。而梅瑟会遇到什么事呢？就跟其他人会遇到一样。

梅瑟踏了出去。

没有任何事发生。天气凉爽，风轻轻吹在他经过强化的皮肤上。

梅瑟忧虑地四下环顾。

阿尔弗瑞兹舰长犹如高山那样巨大的身躯占据右侧大半边的地景，梅瑟完全不想跟那东西扯上关系。他回头瞥向小屋，毕第卡已不再看着窗外。

梅瑟缓缓地走着，笔直向前。

地面上出现一道闪光，比玻璃碎片上反射的阳光要暗一些，梅瑟感到大腿上传来一股刺痛，仿佛某个尖锐的东西轻轻戳了他一下。他用手刷过那里。

瞬间，他觉得好像整片天空都塌了下来。

疼痛——而且其实比“疼”更糟，活生生的抽痛——从右侧臀部往腿上窜。然后抽痛窜抵胸膛，截住他的呼吸。他倒了下去，撞到地面一个吃痛。医疗卫星上完全没有任何东西比得

上这种痛。他躺在空旷的地上，试着不要呼吸，但还是憋不住。他每呼吸一次，抽痛就随着他的胸膛上下起伏。他翻身躺在地上，看着太阳。最后，他注意到这个太阳是粉紫色的。

他根本无法想着去叫人，因为自己根本发不出声音。不舒服的感觉像触须一样在他体内紧紧缠绕；因为无法停止呼吸，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该怎么用最不会痛的方式吸气。大口喘气太累人，轻轻啜吸空气对他的伤害最小。

四周的沙漠空旷虚无，他连转头看看小屋都做不到。他想：就这样了吗？这就是所谓楔尤星的无尽惩罚吗？

他的身旁响起了几个声音。

两张异常粉红的脸正由上往下看着他。他们可能是人类，他想，除了脸上并着两个鼻子之外，那男人看起来挺正常的；至于女人，则长得超乎想象的滑稽。她两边脸颊上各长了一个乳房，前额则无力地垂着一大团新生婴儿般赤裸的手指。

“是个新来的，”女人说，“长得不错嘛。”

“一起吧。”男人说。

他们抬起他的脚，他连抵抗的力气都没有。当他试着对他们讲话，嘴里只冒出一阵刺耳的嘎嘎叫，仿佛某只丑鸟正在大声嚷嚷。

他们极为迅速地帶他移动，梅瑟看到自己被拖向一群粉红色的东西。

慢慢靠近后，他发现那是一群人——或者更精确地说，他们曾经是人。某个长了红鹤鸟喙的男人正在啄自己的身体；一个女人躺在地上，头是只有一个没错，但除了应该本就属于她的身体外，还有个赤裸的小男孩躯干从她脖子一侧向外长出。那个男孩的身体仿佛全新，干干净净，却像是瘫痪一般无力软棉，除了有浅薄的呼吸之外毫无动静。梅瑟环顾四周，人群中唯一穿衣服的，是一个将大衣挂在半边身体上的男人。梅瑟盯着他，然后终于发现男人的腹部外侧长了两个（还是三个？）胃袋。它们被那件大衣固定住，透明的腹膜壁看来极为脆弱。

“新人。”抓住他的女猎人说。她和那个有两个鼻子的男人把他放了下来。

那整群人散散地躺在地上。

梅瑟也恍惚地躺在他们之间。

有个老人的声音说：“我想它们马上就要来喂我们了。”

“噢不！”

“太早了吧！”

“不要又来了！”

抱怨声在人群中四处回荡。

老人的声音继续大声喊：“你们看，在大脚趾山附近！”

人群中此起彼落发出咕哝，表示他们也看到了老人看到的东西。

梅瑟想问他们到底是在说什么，但只发得出一声“呱”。

有个女人——那算是女人吗？——用手掌和膝盖朝他爬过来。除了本来的两只手外，她整个躯干直到大腿一半的地方都长满了手。有的看起来苍老又枯槁，其他的则跟把梅瑟抓来的女猎人脸上的婴儿手指一样，粉嫩而新鲜。虽然没有必要用叫喊，但这个女人还是对着梅瑟大吼大叫。

“介仆体要来了，这次会很痛。等你习惯这个地方之后，就可以往下挖。”

她朝着环绕在这群人周围的小土堆挥挥手。

“他们都埋进了土里。”她说。

梅瑟又发出了“呱”声。

“你不用担心。”那个被手掌覆盖全身的女人说。但下一秒，她就被那片闪光触及，因而倒抽了一大口气。

那片亮光也击中了梅瑟。它就跟第一次一样那么痛，但又更深入、更具刺探性。梅瑟睁大了眼，因为他身体里冒出一种诡异的感觉，而且他只能导出一项必然的结论：这光、这群东西——不管它们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正在喂食他，让他变得更强壮。

它们的智力（如果它们有的话）并不属于人类范畴，然而它们的动机却非常清楚。在那些充满疼痛的戳刺之间，他感到它们填饱了他的胃、将水分注入他的血液、抽出他肾与膀胱中的水、按摩他的心脏、替他运动肺部。

它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自善意，是为了要给予帮助。

然而，它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令人剧痛不已。

刹那间，它们又仿佛一片昆虫聚集成云雾那样升起、离开。梅瑟发现外头的某处传来一种奇怪的声响——是一连串毫无章法、整个倾巢而出的鬼吼鬼叫。他到处寻找着，但接着那个奇怪的声音就停了。

原来，发出声音的是他自己，是他在尖叫。他尖叫的声音是如此难听，害他以为那是哪个精神病患在乱叫，又或者是某个惊恐害怕的醉鬼，或失去了理解能力和理性的动物。

他安静下来，便发现自己又找回了说话的能力。

有个男人朝他走来，他跟其他人一样赤裸着身体，但脑袋上穿了一根长长的钉子。他的皮肤在伤口两端是愈合的状态。“嗨，伙伴。”穿了钉子的男人说。

“嗨，你好。”梅瑟说。身处这种地方，这样闲聊问候显得有些愚蠢。

“你不能自杀。”头上穿了一根长钉子的男人说。

“不，你可以。”全身长满手掌的女人说。

“我出了什么事？”梅瑟发觉最初感觉到的痛消失了。

“你多了一个身体部位。”穿了钉子的男人说，“它们会一直在我们身上种下新的部位，过一阵子，毕第卡就会来把它们都割掉，只留下那些可能得多长一点的部分，就像她这样。”他补充，并朝那个躺在地上，脖子上多了一个小男孩身体的女人点了点头。

“就这样吗？”梅瑟说，“它们刺你是为了长新的部位，螫你是为了喂饱你？”

“不只这样，”男人说，“有时候它们觉得我们太冷，就会用火灌满我们的身体；或者它们觉得我们太热，就会一条神经、一条神经地把你冷冻起来。”

那个长了小男孩身体的女人朝他们喊道：“有的时候它们还会觉得我们不快乐，于是就强迫我们快乐。我觉得那是所有举动之中最糟的。”

梅瑟的舌头有些打结。“你们——我是说——你们是唯一的一族吗？”

插了钉子的男人想笑，却咳了起来：“族？有趣有趣。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人，大部分都已经埋到地里，我们这些人还能走动，选择待在一起，好有个伴，这样也能得到毕第卡多一点照顾。”

梅瑟想要再问另一个问题，但觉得自己浑身无力。这一天之中发生的事太多了。

地面像艘入水的船一样摇晃了起来，一瞬间天昏地暗。他觉得有人接住了向下坠落的自己，并将他平放在地面上。然后，最慈悲而且神奇的事情是：他就这样睡着了。

III

不到一个星期，梅瑟就和这个团体熟了起来。他们是一群散漫而健忘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介仆体会在什么时候发出闪光，过来替他们加上新的器官。梅瑟没再被叮上第二口，但他在小屋外得到的伤口却开始硬化。他稍微松开皮带、放低裤头，让其他人检查伤口，钉子头把它仔细看了一遍。

“你长了一个头，”他说，“一个完整的婴儿头。等毕第卡把它切下来，楼上那票人一定会很高兴能收到这东西。”

这群人甚至想要替他安排社交。他被介绍给其中的一个女孩，她会不断在原本的身体长出另一具身体；她的骨盆变成肩膀，那副肩膀下面的骨盆又再变成另一副肩膀，如此不断循环，直到她足足长成五个人那么高。不过她的脸依旧完好。她有努力尽量对梅瑟亲切一点。

但梅瑟还是被她吓到了——他吓到挖开了脚下柔软又干燥的易碎土壤，把自己埋进去，并在里面待上了一百年——虽然后来他发现其实并不到一天。当他终于出来时，那个拥有许多身体的长女孩正在外头等着他。

“你真的不用为了我特地出来。”她说。

梅瑟拍开自己身上的尘土。

他环顾这片大地。紫罗兰色的太阳正要下沉，天空中参差交叠着深浅不一的蓝色条纹，还有夕阳拖出来的橘色尾巴。

他回头看她。“我不是为了你才起来的。反正躺在那里也没有用，只是等下一次被咬的时间而已。”

“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她说，然后指向了某个低矮的土丘，“你把那挖开。”

梅瑟看她似乎没有任何恶意，于是耸耸肩，开始用自己尖锐的爪子破坏那个土堆。因为有了坚硬的皮肤和手指末端的巨大掘爪，他发现自己可以像狗一样轻易把东西挖开。在他忙碌的手掌下，泥土如瀑布喷涌。他挖出的洞窟底部冒出某个粉红色的物体。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挖着。

他知道那是什么。

而且他也没猜错。那是一名男子。深深沉睡，身体的一侧整整齐齐向外长出好几排多余的手臂，而另一侧则完全正常。

梅瑟回头看向那个拥有许多身体的女孩。她扭着身体靠近了一些。“这跟我想的一样，对吗？”

“对，”她说，“冯马克特医生帮他把脑袋烧掉，也拿走了他的眼睛。”

梅瑟坐回地上，看着女孩。“你要我这么做，但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我只是为了要让你看到，让你知道，让你思考。”

“就这样？”梅瑟说。

女孩似乎吓了一跳。她扭动着身体，顺着个个相连的身躯，她一个又一个的胸口向上拱。梅瑟不是很懂空气到底是怎么进入她所有的胸口，而他并不为她感到难过。他不会为任何人感到难过，除了自己。那阵突如其来的痉挛停止后，女孩对他笑了一下，表示抱歉。

“它们刚给我种了新的器官。”

梅瑟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这次是什么？一只手吗？我觉得你负责的已经很多了。”

“噢，这些吗，”她转头看着自己一个接一个的身体说，“我答应过毕第卡要让它们继续成长。他是个好人。但那个人——那个你刚才挖出来的男人——新来的，你说说，到底是谁过得比较好？他还是我们？”

梅瑟盯着她看。“你要我把他挖出来，就是为了这个问题？”

“对。”女孩说。

“然后你希望我会有答案？”

“不是，”女孩说，“至少不是现在。”

“你到底是谁？”梅瑟说。

“在这个地方，我们不问这个问题。那不重要。但因为你是新来的，所以我还是会告诉你。以前的我曾是达夫人——皇帝的继母。”

“是你！”他惊呼一声。

她笑了起来，悲喜参半。“你真的是刚刚到，还会把这当一回事！但我有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她停顿一下，咬了咬下唇。

“什么事？”他催促她。“你最好在我又被咬一口之前告诉我。到时候我会有好一阵子不能思考也不能说话，现在就告诉我！”

她把脸凑向他。即使在粉紫太阳的惨橘夕阳下，那张脸看起来还是非常可爱。她说：“人无法活到永远。”

“是，”梅瑟说，“这我知道。”

“你要真心相信。”达夫人用命令的口气说。

远处光群闪烁，穿过黑色的平原。“挖吧，”她说，“挖个洞度过今晚，也许它们会漏掉你。”

梅瑟开始挖起土，然后瞥了一眼他刚才挖出来的那个男人。

那具身躯没有心智、活动起来仿佛水中的海星般柔软，他正将自己再次推回土里。

过了六七天后，人群中突然冒出一阵大喊。

梅瑟认识一个半身人。他身体的下半部已经不见了，内脏被集中装在用半透明的塑胶绷带绑成的容器。半身人示范给他看，在介仆体带着它们避无可避的善意前来时，应该怎样安静地躺好。

“你不能反抗它们，”半身人说，“它们为了让阿尔弗瑞兹不要动来动去，就把他变得像山那么大。现在它们想要让我们快乐，把我们喂饱、清干净、为生活加点甜甜的东西，你就躺好别动。不用去担心、尖叫什么的，每个人都会这样。”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药？”梅瑟说。

“毕第卡来的时候。”

就在那天，毕第卡推着一架装了轮子、仿佛雪橇的东西来了。他靠着滑轨翻过小丘，到了地面上就改用轮子。

他还没到达，整族人就陷入一阵忙乱，人人都忙着把睡在地底下的人挖出来。等毕第卡到达他们等待的地点，他们已经挖出比自己的数量还多一倍的睡人——男的、女的、老的、小

的。这些睡着的家伙看起来其实跟醒着的人差不了多少，没更好，也没更糟。

“动作快点！”达夫人说，“他要等我们都准备好了才会开始打针。”

毕第卡穿了他那件厚重的铅衣。

他抬起一只手臂，亲切地打着招呼，仿佛一名返家的父亲带上要给孩子的礼物。人群聚集在他周围，但又没将他身边塞得密不透风。

毕第卡把手伸向雪橇。他将雪橇上一只绑了背带的瓶子甩上肩膀，利落拉开背带上的锁，垂下一条软管。软管中段有个小小的压力阀，底部则是一根闪闪发光的注射针头。

准备好后，毕第卡用手示意人们靠近，他们一脸喜悦，向他靠了过去。他走进人们排好的行列中，穿过他们，直接来到脖子上长了一个小男孩的女孩面前。他机械般的声音从太空衣顶端的扬声器里传出来。

“好女孩，你做得很棒。孩子，你可以得到一份很好、很好的礼物。”他把皮下注射器插进她身体，时间久到梅瑟看见一颗空气泡泡从针筒里慢慢向上，游进瓶子中。

毕第卡继续走向下一个人。他以不可思议的优雅和速度在人群之间移动，只偶尔吐出一两个字。针头的光芒闪动，他急促地替每个人进行注射，人们仿佛困了一样跌坐下地，或根本躺到了地上。

他认得梅瑟：“嗨，伙伴。当初在小屋里我简直想把你打晕呐。不过你的欢乐时刻来了，你准备了什么东西要给我？”

梅瑟一瞬间哑口无言，不懂毕第卡是什么意思。于是有两个鼻子的男人替他回答：“我想他长了一颗漂亮的婴儿脑袋，不过还太小，不到可以给你的程度。”

梅瑟完全没注意到针头碰了自己的手臂。

当超强效康达明的药效袭来，毕第卡已经转向下一群人了。

他想要跑上去追毕第卡，用力拥抱那件铅制太空衣，告诉毕第卡他有多爱他，却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不过一点也不痛。

多重躯干的女孩就躺在他很近的地方。梅瑟对她说：

“这样是不是很棒呢？你好美、好美、好美。我好高兴可以来到这里。”

长满手掌的女人走了过来，在他们旁边坐下。梅瑟觉得她看起来既高雅又迷人，浑身散发温暖、善良的友善氛围。他扭动着脱去自己的衣服。当这些美好的人类都赤身裸体时，他竟然还穿着衣服，真是好傻、好自以为是。

那两个女人对他细细低语，轻轻唱着歌。

在他心底某个角落，他知道她们其实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表现出愉悦感——来自一种强大到所有已知宇宙都列为禁药的

药物。但他的脑中不断喊着：好幸福！怎么会有人能这么幸运，来到这样一个星球呢？他想。他努力要把这些话告诉达夫人，但说出口的一切都含含糊糊、不清不楚。

他的腹部爆出一阵难忍的刺痛，药马上针对它压了上去，将疼痛一口吞下。这就像医院里的那顶帽子，只是效果好上几千倍。疼痛消失了，这好像是第一次有人能让它缓和下来。

他强迫自己开始思考，用力集中脑袋里所有注意力，对着两名在沙漠中躺在他身旁的粉红色裸体女子说：“啊，那一下盯得太舒服了，搞不好我会长出另一个头。那一定会让毕第卡非常高兴！”

达夫人用力将诸多身体的第一节向上撑起九十度角，说：“我也是很强壮的。而且我也还能讲话。不要忘记，老兄，记得，人无法活到永远。我们也是可以死的，我们也可以死得像个真正的人。我就是这样相信着死亡！”

梅瑟在一阵幸福感中对她露出微笑。

“你当然可以相信，但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他一边说，一边觉得自己的嘴唇肿了起来，脑袋也变慢了。他非常清醒，但什么事也不想做。于是他坐在这美景环绕之地，在这些友善又充满魅力的人之中，傻傻笑着。

毕第卡正在替刀消毒。

梅瑟不知道超强效康达明的药力在他体内停留了多久，他既没尖叫，也没扭动，就撑过了介仆体的服侍。对他来说，神经的剧痛与皮肤的瘙痒不过是旁边发生的某件事，完全不算什么。他看着自己的身体，带着疏离而随意的态度。达夫人和那个长满手掌的女人一直待在他旁边；很久之后，半身人才过来以强壮的手臂把他拖回人群之中。梅瑟一脸惶忪，友善地对他们眨了眨眼，便又重新陷入舒服的恍惚里。他偶尔会看到升起的太阳，然后把眼睛闭上一会儿，再张开时就又看到闪烁的星光。时间在此是没有意义的：介仆体以特有的神秘方式喂养他，而药则抵销了他对身体循环的需求。

最后，他注意到那痛入心扉的疼痛再度回归。

痛苦本身没有任何变化，但他不一样了。

他知道会在楔尤上发生的一切，他记得它们曾在他的快乐时光里发生过。之前他只是注意到而已——而现在，他则全都感受到了。

他试图想问达夫人，在他们用过药之后过了多久，以及还要等多久才能再被注射一次，但她只是露出和善疏离的幸福表情对着他笑。很显然，拥有诸多躯干的她把药效留在体内的能力比他更强。（此刻这些躯干都顺着地面摊平了。）她对他很好，但并不处于能够清晰交谈的状态。

半身人躺在地上，动脉在保护着他腹腔的半透明薄膜中搏动。

梅瑟捏了捏那男人的肩膀。

半身人醒了过来，认出梅瑟，然后对他露出一个明亮、慵懒的微笑。

“‘早上好啊，我的孩子。’这句话出自一出戏呢。你以前看过戏吗？”

“你是说用牌玩的游戏吗？”

“不是，”半身人说，“我是说会有真人在观看器里进行角色扮演的那种。”

“我没看过，”梅瑟说，“不过我——”

“想问毕第卡什么时候会再带着针头回来。”

“对。”梅瑟说，对于自己的意图竟如此明显有些不好意思。

“很快，”半身人说，“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很像戏剧——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会发生，知道那些假人会做什么。”他指向仿佛摇篮般怀抱所有脱皮人的小土丘，“然后也知道新来的家伙都会问哪些问题——但我们就是永远不知道每一场要演多久。”

“什么是‘场’？”梅瑟问，“是某种针的名称吗？”

半身人大笑，那感觉很像是真正的幽默感。“不不，不是——你脑子里装的东西真的是很有趣。‘场’是戏的一部分。

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知道事情发生的顺序，但这里没有时钟，也没有人会花心思去数到底过了几天，或弄个日历什么的，再加上这里的天气几乎一成不变，所以我们没人知道哪件事花了多久时间。疼痛感觉起来很短，快乐的愉悦感觉起来很长，我自己是认为，它们大概都各有两个地球周那么久。”

有鉴于梅瑟在被定罪前并非广泛阅读的人，因此他并不知道“地球周”是什么。但在此时，他也无法再从半身人那里得到更多相关信息了。半身人又被介仆体移植了一个部位，只见他脸色转赤，对着梅瑟大吼着说：“把它拿走！你这笨蛋！把它从我身体里拿出去！”

梅瑟正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时，半身人突然转向一侧，用沾满灰尘的粉红色背部对着梅瑟，用嘶哑的声音哭了起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梅瑟完全不记得毕第卡到底过了多久才又回来。有可能是好几天，也有可能是好几个月。

毕第卡再次像个父亲一般走在他们之间，他们也再次像群孩子那样簇拥他。这一回，毕第卡对着梅瑟大腿上长出的小巧脸蛋露出了微笑——那是一张孩子的睡脸。小孩头顶覆盖着一层稀疏的毛发，两道精巧的眉毛就长在紧闭的双眼上方。梅瑟得到了一针祝福。

当毕第卡把头从梅瑟的大腿上割下来，他觉得刀抵在他身体和那颗头中间连接的软骨上，又磨又锯。头被切断了，他看到那个孩子做出痛苦的表情。毕第卡将具有腐蚀性的抗菌剂涂

在伤口上，一阵遥远、毫不重要的淡淡疼痛一闪而逝。血马上就被止住。

下回，换成胸口上长出两只脚。

然后他的头旁也长了另一颗头。

不是，还是说，那是在他身侧长出小女孩的躯干和脚（从腰部直到脚趾）之后的事？

他忘记顺序了。

他也没在算日子。

达夫人时常对他微笑，但爱在这种地方并不存在。在她摆脱了那些多余的身体之后，直到下个畸形的部位长出来之前，她看起来就是个漂亮匀称的女子。但他们之间最美好的部分是她对他说的话。她会一次又一次地露出笑容、带着希望重复说道：“人无法活到永远。”

她在这句话中找到巨大的慰藉。不过对梅瑟而言，这并没有太大意义。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样本的外表不断改变，新的可怜人继续到来。毕第卡偶尔会带来新人。他们会躺在一辆卡车上，默默无语地沉浸在脑袋烧掉后降临到身上的永眠中，一面等着加入其他族群。这些躺在卡车上的身体会在介仆体击中他们时抽搐、扭动、大声号哭，完全失去人类的言语。

最后，梅瑟真的想办法追上了毕第卡。他一路追到了小屋门口。他得不断抵抗超强效康达明带来的幸福感才做得到。但是，先前那些关于疼痛、困惑以及纠结的记忆让他确信，如果梅瑟不在沉浸在幸福感时问毕第卡这个问题，那他就无法在真的需要时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一边抗拒满脑子的愉悦感，一边哀求毕第卡查看之前的记录，然后告诉他到这里之后到底过了多久。

毕第卡不是很情愿地同意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走到门口。毕第卡透过小屋内建的广播系统对梅瑟说话，从喇叭里吼出的巨大声响传遍整个空旷的平原，稍微撼动了那群正处在各自幸福世界里的粉红色人，让他们以为好朋友毕第卡有话要对他们说。而当他说出来时，其实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大家却都觉得这其中必定带有高深的寓意。不过那只是梅瑟来到楔尤后经过的时间：

“标准年——八十四年七个月三天又两个小时十一分五十五秒。祝你好运，伙伴。”

梅瑟转身离开。

在他心底的秘密角落——在那里，他清醒地度过所有愉悦与痛苦的时光——不禁开始怀疑起毕第卡。到底是什么能让这个牛人愿意继续留在楔尤？为什么他可以不用超强效康达明就保持愉悦心情？毕第卡只是一个固守职责的工作狂吗？又或者，他也怀抱着希望，期盼有天能回到自己的星球，受到一家子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的小小牛人簇拥着？尽管满心喜悦，梅瑟

仍偷偷为毕第卡诡异的命运掉了几滴泪——不是为他自己。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他还记得自己最后吃的食物，那是几颗用真正的锅子烹煮的真正的鸡蛋。介仆体让他活了下来了，但他却不知道它们到底怎么办到的。

他蹒跚走回那群人之中。达夫人赤身裸体站在沙尘满布的平原上，热情地朝他挥手，示意自己身边有个位子正等着他来坐。虽然实际上他们周围有好几平方英里乏人问津的空旷处，但他还是深深被她的善良感动。

IV

一年一年过去（如果那算是年的话），楔尤大地依旧如昔。

平原上有时会传来犹如间歇喷泉般冒着泡的沸腾声，微弱地飘至梅瑟的族群中，还能说话的人宣称，那是阿尔弗瑞兹舰长呼吸的声音。这里有日，有夜，却没有任何植被变化，没有四季转换，也没有人类的世代兴衰。时间在此为这些人停滞，他们感受到的幸福和愉悦，跟介仆体赐予的惊恐和痛苦混合交杂，以至于达夫人那句话的意义变得如此遥远而缥缈。

“人无法活到永远。”

她说的只是某种希望，而不是人们能全心相信的事实。即使星群出现在这些人的轨道上，他们的脑子也不到能够去追寻的程度；他们无法交换名字，也无法累积各自的经验，并汇聚

成一套更宏观的智慧。对这些人来说，“逃离这里”是个连梦想都算不上的概念。他们虽然看得见旧式化学火箭从毕第卡小屋后方的空地冉冉升空，却完全不会想办法躲进那些由变形血肉组成的冷冻收成品中。

某个囚犯在很久以前曾写过一封信，把自己的笔迹留在岩石上。他不属于这群人。梅瑟读过这封信，其他几个人也读过，但没有人有办法告诉他那是谁写的。事实上，他们也不在乎。

那封刻在石头上的信是一封家书，信的开头仍清晰可见：“曾经，我也像你一样，会在一日将尽时走到窗外，让风轻轻将我朝家的地方吹；曾经，我也像你，拥有一颗头，两只手，手掌上有十根指头。我头前面的部位称为‘脸’，是我用来说话的地方。现在，我只能用写的了——而且只能在我不会痛的时候。曾经，我像你一样，也能进食、饮水，并拥有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我曾拥有过的那个名字。收到这封信的你啊，你还能以双脚站立，但我连站起来也没办法，只能每日等待那些光把食物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放到我体内，然后再拿出去。别以为我是在受罚，这地方并不是惩罚，它是别的东西。”

这群粉红色的人从没真正思考过什么是“别的东西”。

他们的好奇心早在很久以前便消亡殆尽。

接着，有着小小人的那天来临。

在某个时间点（不是一小时，也不是一年，而是这两者之间的某个时间长度），当达夫人和梅瑟带着满心的幸福，默默并肩而坐（他们不需要对彼此说任何话，药已经替他们倾诉了一切），整个脑袋都充斥着超强效康达明带来的喜悦。

一阵让人不快的巨响从毕第卡的小屋中传来，让他们稍微清醒了一下。

他们和另外一两个人同时朝小屋的广播喇叭看去。

虽然这件事不太需要再用言语表达，但达夫人仍喃喃念了几句。“我很确定，”她说，“那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战争警报。”

他们又昏昏沉沉地浸入各自的幸福世界。

有个头旁边刚长出两颗新头的男人朝他爬来。他那三个头看起来都相当高兴，梅瑟想着，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竟能看到他，真是令人愉快啊！在超强效康达明不断发散的美好药力下，他有点后悔没趁自己的脑袋还清醒时问过这人以前的身份，但那男人随后便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男人以强大的意志力撑开眼皮，向达夫人和梅瑟行了一个懒洋洋的军礼，然后说：“敬爱的女士和先生，前巡逻舰长萨兹达在此，警报已经响起，向您报告在下……在下……还没做好作战准备。”

然后他倒头就睡。

达夫人不容置疑的温柔口气让他再度睁开眼睛。

“舰长，他们为什么在这里拉警报？你为什么选择跟我们报告这件事？”

“女士，您和耳朵先生的脑袋应该是我们这群人中最好的，我想你们可能会有命令要交代。”

梅瑟四下张望，寻找着所谓的“耳朵先生”。不过那人指的是梅瑟。那时的他整张脸几乎被一丛丛新长出来的小耳朵盖满。不过，除了满心期待毕第卡会在它们成熟后割走，让介仆体给他一点别的东西外，梅瑟完全没把那些耳朵放在心上。

小屋传出来的噪声逐渐增强，变得更高，来到几乎要让人双耳炸裂的强度。

梅瑟的团体里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崇动。

有的张开了眼睛，四处张望，喃喃说着“这声音好吵”，然后又沉回超强效康达明的幸福睡意中。

小屋的门打开。

没穿太空衣的毕第卡跑了出来。他们从没看过他没穿那件金属保护衣就跑到室外。

毕第卡朝人群冲了过来，急忙乱找了一阵，认出达夫人和梅瑟之后，抓起两人（一边一个，夹在腋下），带着他们又跑回小屋。他们两人被用力一甩，扔进双开门的玄关里，以足以摔碎骨头的力道跌在地上——然后觉得能这么用力地摔到地上

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地板是斜的，他们朝屋里滑去。过了一会儿，毕第卡也进到了房间。

他对着那两人大吼：“你们是人——或者说曾经是人，你们懂人，而我只懂得听从命令。但你们看看这个东西，这种事我才不会去做！”

地上躺了四个漂亮的人类小孩，最小的两个看起来像双胞胎，大概只有两岁；另外还有个五岁的女孩和七岁左右的男孩。他们的眼皮全都松松垮垮，太阳穴周围也都有着红色的细线；他们的头发全被剃光，表示大脑都已被移除。

毕第卡丝毫不顾介仆体的威胁，径自站在达夫人和梅瑟的身旁大呼小叫。

“你们是真的人，而我只是头牛；我会认真做我的工作，但不包括这个。这些只是小孩啊！”

梅瑟心中仍有一个强悍地活下来并保有智慧的小角落，此时他的这个部分充满了震惊与不敢相信。但他很难留住那些情绪，因为超强效康达明仍像大浪一样冲刷着他的意识，让一切看起来都好幸福、好可亲。他心智最前缘、充满药力的部分正对着他说：“有些小孩来跟我们在一起也不错啊！”可是他心中的理智还在，一如他来到楔尤之前拥有荣誉心。那部分悄声说着：“这比我们犯下的任何罪行都要糟糕！而且还是皇帝本人做的！”

“你干了什么事？”达夫人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我试过呼叫卫星，但毕竟我不是人类，他们听懂我在说什么之后就把通话切掉了。首席医生叫我做好工作。”

“冯马克特医生吗？”梅瑟问。

“冯马克特？”毕第卡说，“他一百年前就死了，太老了。所以不是，不是他，把我的通话切掉的是一个新医生。我没有人类的情感，但我生于地球，身上流的是地球的血；我有我自己的情感，属于牛的纯粹感情！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

“你做了什么？”

毕第卡的眼神朝窗户飘去，脸孔因为坚定的决心发着光。那种决心甚至超越了迫使他们敬爱他的药力，让毕第卡看起来就像是这个世界真正的父亲——负责、无私、值得尊敬。

他笑着说：“我猜他们会因此杀掉我吧。但总之，我发出了银河警报——‘所有船舰到此集合’。”

达夫人坐回地板，说：“那只适用于有新入侵者的时候啊，这是假警报！”她让自己再次镇定下来，重新站起身。

“能不能把我身上这些东西切掉？现在就切，以免有人闯进来。然后给我一件衣服——你有没有可以抵销超强效康达明药力的东西？”

“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毕第卡大喊，“我不会收下这些孩子的，你快告诉我要怎么做。”

于是，他就在小屋地板上把她重新修剪成一个正常人类的模样。

小屋里，那些腐蚀性的抗菌剂像烟雾一样在空中发散。梅瑟一边打着瞌睡，一边觉得这一切非常戏剧化——也非常有趣。但接下来他就发觉毕第卡也开始修剪他的身体了。毕第卡打开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抽屉，把所有肉体样本都放了进去。从屋子的寒冷程度判断，那应该就是他的冷藏柜。

毕第卡让他们两人靠墙坐下。

“我在想，”他说，“超强效康达明应该还是没有解药的。有谁会需要那种东西？但我可以给你们我救生船上的注射针。那本来是要用来救人的——无论那人在太空中遇到什么。”

小屋屋顶出现一阵嗡鸣。毕第卡用拳头敲掉一扇窗户，然后把头探进窗户的洞里，朝上方看去。

“进来吧。”他喊。

外头迅速传来飞行器触地的闷闷响响，以及数扇门打开的声音。那一瞬间，梅瑟心中升起一阵疑惑。这些人怎么敢降落在楔尤星？但等他们一进来，他就发现，那并不是人：它们是海关机器人。它们能够以人类永远无法企及的速度进行星际旅行。其中一名机器人戴着督察徽章。

“入侵者在哪里？”

“这里没有——”毕第卡正想开口。

即使赤裸着身体，达夫人的一举手一投足仍散发着皇室的威严。她以极为清晰的声调说：“我是前任皇后，达夫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女士。”机器人督察说，它看起来就跟所有机器人一样不自在。此时，超强效康达明的药力让梅瑟这么想着：要是在楔尤的地表上能有机器人做伴，应该也挺好的。

“我现在宣布：这次紧急动员令，一如古语所言。听懂了吗？帮我联系补完组织。”

“我们不能——”督察说。

“尽管去问。”达夫人说。

督察照做了。

达夫人转向毕第卡。“现在就替梅瑟和我进行注射，然后把我們放到外面去，让介仆体修复这些疤，一旦联络上，就把我们带进来。如果没有衣服可以给我们穿，就用布把我们包起来。梅瑟忍得住痛的。”

“好。”毕第卡说，把眼神从那四个软绵绵的孩子及他们塌陷的眼皮移开。

那一针注射之疼痛，烧灼得像是不存在于这世上的火。不过，对于抵抗超强效康达明的药力肯定有用，因为毕第卡为了节省时间，舍弃了大门，直接从窗户把他们送到外面。感觉到

两人需要治疗的介仆体立刻扑到他们身上。不过，这次超强效康达明要处理的是其他状况。

梅瑟没有尖叫出声，但他靠着墙哭泣——大概有一万年那么久——如果用客观时间来算的话，也肯定有好几个小时。

海关机器人在一旁照相，他们身上也有介仆体不断闪动，有时甚至是一整群，但没有发生任何事。

梅瑟听到小屋里的通信器正在大声呼唤毕第卡。“医疗卫星呼叫楔尤。毕第卡，把接听器接起来！”

毕第卡显然没有要接的意思。

另一阵比较温和的呼唤声是由海关官员带进房间的通信器发出来的。梅瑟非常肯定他们已经接上了观看器，楔尤这个地方即将第一次被呈现在其他世界的人眼前。

毕第卡从门口走过来，用从救生船拆下来的导航图把他们两人裹起来。

梅瑟发现，达夫人稍微调整了包裹在身上的披风，让她一瞬间看起来像个极为重要的大人物。

他们重新从门口走进小屋。

毕第卡的语气仿佛充满敬畏，低声说道：“他们联络上了补完组织，你们马上就要跟某位补完阁员说话了。”

梅瑟无事可做，便在房内一角坐下，看着皮肤都已复原的达夫人，她一脸苍白、紧张地站在房间中央。

某种无味无形的烟雾弥漫整个房间，到处都是。全通信器打开了。

某个人类的身影从那里头浮现。

一名身上衣着剪裁保守的女人看着达夫人。

“这里是楔尤，你是达夫人，你呼叫我？”

达夫人指着地板上的小孩。“这种事情不该发生。根据补完组织和帝国之间的协议，这里被划为惩罚之地，但没人提过任何关于孩子的事。”

荧幕上的女人低头看向那些孩子。

“这种事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做得出来！”她大叫，并且一脸责备地看着达夫人，“你是皇室的一员吗？”

“女士，我曾是皇后。”达夫人说。

“而你竟然允许这种事发生？”

“我允许？”达夫人发难，“我跟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然后她瞪大了眼睛。“我也是这个地方的囚犯。你懂吗？”

那个女人的影像反驳道：“不，我不懂。”

“我是样本之一，”达夫人说，“看看外面那群人吧。几个小时前我还是他们的一员。”

“调整我的方向，”女人的影像对毕第卡说，“让我看那群人。”

她站得直挺挺的身体穿过了墙壁，像一道发光的弧线，进入人群的正中央。

达夫人和梅瑟看着她扫视眼前的景象，就连那个影像都丧失了原先的强硬和自豪。女人挥了挥手臂，示意毕第卡可以把她带回小屋了。毕第卡把她转回来，面对屋内。

“请容我向您致歉。”那个影像说，“我是乔安娜·慈恩女士，补完组织其中一名补完阁员。”

梅瑟向前鞠躬，但却失去平衡，又得从地板上爬起。达夫人则以皇族的点头礼表示对此头衔的认同。

两名女人注视彼此。

“你必须对此进行调查，”达夫人说，“而当调查完成后，请你把我们都杀了。你知道药的事吗？”

“别提到药，”毕第卡说，“连名字都不能讲，那是补完组织的秘密！”

“我就是补完组织，”乔安娜女士说，“你正处于疼痛之中吗？我根本不晓得你们还会有人能活下来。我听说过在你们

这颗禁星上有医疗备品库，但我以为是机器人在照顾这些人，然后再用火箭把植入的新部位往上送。那里有人类跟你们在一起吗？负责的人是谁？对那些小孩做出那些事的又是谁？”

“负责的是我。”毕第卡站到影像前方，并未鞠躬。

“你只是个下等人类！”乔安娜女士大喊，“你是头牛啊！”

“我是一头公牛，女士，我的家人被冷冻在地球上，在此服务一千年，我就能换得他们和我的自由。至于你的另一个问题，女士，是我负责所有工作。介仆体对我的影响不大，虽然我偶尔还是得切除自己身上的某些部分。那些部分不会进到备品库，我把它们都丢了。你知道这个地方的秘密规定吗？”

身处另一个世界的乔安娜女士和她身后的某人交谈了一会儿，然后看向毕第卡，以命令的语气说道：“不要提到药的名字，也别说太多相关的事。把其他事告诉我。”

“此处，”毕第卡口吻变得极为正式，“仍有一千三百二十一人，这些人可在受到介仆体移植时供给可用器官。另外，包括开路舰长阿尔弗瑞兹在内，大约还有七百多人已被这颗星球完全吸收，就算进行修裁也没有用。帝国将此处设为最大限度惩罚之用，但补完组织会秘密开立、给予‘药品’补给。”他以诡异的腔调说着那几个字，暗示那就是超强效康达明。

“以中和其惩罚。帝国提供罪犯给我们，而相关手术材料则由补完组织发配。”

乔安娜女士举起右手，以手势表达肃静与同情。她环视整个房间，最后眼神回到达夫人身上。也许她已经猜到了——达夫人的血管里有两种药：超强效康达明和救生药剂。这两种药正在相互争斗，她必须花极大的力气才有办法挺直身体站在那里。

“你们可以松口气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们会尽可能为你们解决所有问题。帝国已经灭亡，一千多年前，补完组织拿来当依据的基础协议早已废弃。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存在，虽然迟早会知道，但我们非常抱歉没有早点发现。我们现在有什么立即能替你们做的吗？”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达夫人说，“我想，因为介仆体和药的关系，我们可能永远没办法离开楔尤了。前者太过危险，而后者则应该永远禁止，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补完女士乔安娜·慈恩环视房间。当她的视线触及毕第卡，毕第卡双膝跪地，举起巨大的手掌，脸上是满满的祈求。

“你想要什么？”她说。

“这个，”毕第卡指着那些残缺的儿童，“请下达对儿童的禁令。现在就禁止！”他以最后一声哭号发出请求，而她也接受了。“女士，然后——”仿佛是太过羞赧，他的话讲到一半。

“如何？请说。”

“女士，我没有办法杀生，那不是我的天性。我可以工作、可以提供协助，但就是没办法杀。我该拿他们怎么办？”他指着地板上那四个动也不动的小孩。

“留着他们，”她说，“留着就是。”

“我没办法，”他说，“没有人可以活着离开这颗星球，我的小屋也没有可以给他们的食物。他们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死掉，而政府组织……”他睿智地加了一句。“做起事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你可以给他们‘药’吗？”

“不行，如果我在介仆体强化他们的身体机能之前就先给他们那种东西，会直接致死的。”

补完女士乔安娜·慈恩银铃般的笑声充斥整个房间，听起来仿佛啜泣。“一群笨蛋——一群可怜的笨蛋——而且最笨的就是我！如果超强效康达明只能在介仆体之后起作用，又何必拿来保密呢？”

毕第卡恼怒地站了起来。他眉头紧锁，却弄不清楚是哪些话冒犯到他。

达夫人——这位没落的帝国前任皇后——以礼节与魄力向另一位女士提议：“把他们放到外面去吧，让他们去接触这个世界。他们是会受伤，但可以让毕第卡在他认为够安全时立刻给他们药。现在，请您先行离开，尊敬的女士……”

梅瑟在她倒下前接住了她。

“你们承受得够多了，”乔安娜女士说，“一艘风暴舰已经载着重装部队往你们的渡轮卫星去，他们会扣住所有医疗人员，并找出对那些孩子犯下这种罪行的人。”

梅瑟壮起胆子说：“你们会处罚那个犯错的医生吗？”

“你还敢说处罚？”她高声大喊，“你这种人！”

“这样才公平。我是因为做了错事而受到惩罚，难道他不该这样？”

“惩罚，惩罚！”她对着他说，“我们会治好那名医生，然后，如果办得到，我们也会治好你们。”

梅瑟顿时哭了出来。他想到超强效康达明曾带给他的那片幸福之海，让他忘却楔尤星上可怕的痛苦与畸形。他还会有下一针吗？他无法想象离开楔尤之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模样。他是不是再也看不到温柔又充满慈爱的毕第卡带着手术刀出现呢？

他抬起满是泪痕的脸，看着补完女士乔安娜·慈恩，抽抽噎噎地说：“女士，身在此处的我们都是疯的，我不认为我们会想离开。”

她被那份同情震慑，多得难以承受，于是将脸别到一旁。她对毕第卡说：“你即使不是人类，也还是充满智慧——而且善良。给他们需要的药吧，补完组织会决定该如何置所有人。

我会派机器士兵去你的星球进行调查。机器人会有安全问题吗，牛人？”

毕第卡不喜欢她不经意用来称呼他的名字，但也并未因此生气。“机器人不会怎么样，女士。不过，一旦介仆体发现自己无法喂食或治疗机器人，可能会因此受到刺激，所以派来的数量越少越好。我们并不知道介仆体是如何维生或会因为什么而死去。”

“尽可能越少越好。”她喃喃自语，然后举起手，对着某个在远远的地方的技师下了命令，无味的烟雾包围她，接着影像就消失了。

一个愉悦的尖声响起。“我修好了你的窗户。”海关机器人说。毕第卡心不在焉地谢过它。机器人扶着梅瑟和达夫人进到玄关，他们一走到户外，立刻被介仆体叮了一口。不过一切都无所谓了。

毕第卡走了出来。他用柔软的大手抱着那四个孩子，将他们软绵绵的身体放在小屋附近的地上，并在孩子因为介仆体的攻击开始痉挛时注视着他们。梅瑟和达夫人看到他那双棕色的牛眼渐渐变红，宽宽的脸上流满泪水。

几个小时（或几个世纪）过去。

谁又能分得清两者有何不同？

粉红人群又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是每针的间隔变得短了许多。昔日的巡逻舰长萨兹达在听到这些消息后便拒绝再

接受注射。同时，只要还走得动，他便会跟着海关机器人到处转：照相、采集土壤样本、计算躯体数量。那些机器人对已成为山脉的开路舰长阿尔弗瑞兹特别感兴趣，而且就连它们也坦承，自己无法确定那里面到底还有没有有机生命体存在。那座山确实会对超强效康达明产生反应，但他们侦测不到血液，也没有心跳，而由介仆体将水分移出移入的过程，似乎取代了以往属于人类的身体循环。

V

然后，在某个清晨，天空打开。

船舰一艘接一艘降落，里头走出许多衣着完整的人们。

介仆体无视这些新来的家伙。还处在幸福之海中的梅瑟左思右想，却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接着他才意识到：这些宇宙飞船里满满都是通信器，而那些“人”——不是机器人就是身处他处的人的影像。

机器人用独轮手推车把数百名丧失心智的人带到降落地点，迅速聚集了楔尤的人群。

梅瑟听到一个他认得的声音：补完女士乔安娜·慈恩。“把我拉高一点。”她对着某人发出命令。

她的形体向上增长，直到她看起来有阿尔弗瑞兹的四分之一。她的声音也被放大了。

“把他们都叫醒。”她下令。

机器人在人群中穿行，对着他们喷洒某种恶心又甜腻的气体。梅瑟感到自己的脑袋清醒了。虽然超强效康达明仍在他的神经系统与血管持续发挥效用，但他的皮质层却非常干净，足以让他清楚地进行思考。

巨大的乔安娜女士以充满怜悯的女性嗓音大声说：“容我为您说明补完机构对于楔尤星的最终决定。

“决定事则：持续供给手术备品，介仆体不会受到任何干扰。部分人类躯体将会留在此地继续成长，移植物由机器人负责采集，任何人类或类人胎膜都不得在此居住。

“决定事则：牛种下等人类毕第卡将被授予即刻返回地球的奖励，且被给付其一千年应得之薪资的双倍金额。”

毕第卡大吼抗议。“女士、女士！”即便没有扩音，但他的音量就跟扩音器的补完女士一样大。

他的身躯庞大，有她的脚踝那么高。身穿飘扬长裙的她低头注视着牛人，以非常友好而且亲切的语气说：“你需要些什么吗？”

“让我先完成我的工作，”他大叫着，好让所有人都能听到，“让我完成照顾这些人的任务。”

还保有心智的样本人都专注地听着，已经没有大脑的那些则都在挖洞，善尽那些强壮的爪子该尽的职责，把自己再埋进楔尤柔软的土壤里。每当有一个人消失在土里，机器人就会抓住他的手或脚，把他重新拉出来。

“决定事则：所有心智永久毁损的人都将接受头部切除手术。他们的身体会留在此地，头则会被带离这里，并以我们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舒适手法杀死——很可能会用给予过量超强效康达明的方式。”

“最后大绝招，”站在梅瑟旁边的萨兹达舰长喃喃说道，“也就只能这样啦。”

“决定事则：在这里发现的孩童是帝国最后的子嗣。是一名过于热心的官员把他们送到此处，以防他们长大后会上叛国罪，而医生没对命令多加质疑，径自付诸执行。该官员和医生都已接受治疗，他们对此事件的记忆也抹除了，因此不会再对他们做过的事感到羞愧或哀伤。”

“这不公平，”半身人喊道，“他们应该跟我们一样受到惩罚！”

补完女士乔安娜·慈恩低头看着他：“惩罚已经结束了。我们会给你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但不会是另一人的痛苦。我继续说。

“决定事则：由于你们没有人想要继续过原先的人生，所以我们会将你们移至邻近的另一个星球。那个星球跟楔尤很类似，但更加美丽。那里没有介仆体。”

说到这里，一阵喧闹声从人群中爆开，他们又喊又叫，哭泣咒骂、要求再议。所有人都不想放弃注射，如果他们非得留在楔尤上才能拿到药，他们就会留下。

“决定事则——”巨大女人的影像用洪亮但女性化的声线压过人群中的嘈杂，“你们在新的星球上不会有超强效康达明，因为一旦没有介仆体，那东西就会致你们于死。但你们会有帽子。记得——是帽子。我们会试着治好你们，让你们再重新当个人，但如果你们放弃，我们也不会强迫你。帽子的效用非常强大，若是加上医疗协助，你们可以在拥有帽子的情况下活上非常多年。”

人群陷入一阵安静，每个人都在打着各自的算盘，思考着是能够刺激愉悦脑叶的电流帽好，还是能让自己淹没在幸福感中上千次的药物好。他们喃喃自语，似乎是同意了。

“有任何问题吗？”乔安娜女士说。

“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帽子？”好几个人问。他们还有足够的人性，能对自己的没耐心嘲笑以对。

“快了，”她保证，“很快。”

“很快。”毕第卡复述，再三安抚那些孩子，即使他已经没有了管理者的身份。

“我有问题。”达夫人突然大喊。

“夫人请说？”对于这位前任皇后，乔安娜女士用她应得的礼节回应。

“可以替我们许配婚嫁吗？”

乔安娜女士的表情有些震惊。“我不认为——”接着她就微笑了起来，“我不认为有什么要反对的理由。”

“我向您要求这个男人，梅瑟，”达夫人说，“即使在药效最强、痛苦最深的时刻，他也从来没放弃过思考。可以把他赐给我吗？”

梅瑟曾想过这件事，但抱着随缘的心情。现在他很高兴自己什么都没说。乔安娜女士仔细将他打量一遍，然后点点头，抬起手，给予祝福及道别（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

机器人开始将粉红色的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将会被悄悄地送上船，航向新世界——新麻烦和新人生。而另外一组人，无论这些人有多努力地想没入土中，都会被聚集起来，让人类对自身的人性致上最后的敬意。

至于毕第卡，他丢下所有人，带着瓶子跑过平原，要把充满喜悦的大礼带给跟山一样高的男人——阿尔弗瑞兹。